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七四册目次

禮記陳氏集説補正三十八卷　（清）納蘭成德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〇一
禮記析疑四十八卷　（清）方苞撰　清康熙嘉慶間桐城方氏抗希堂刻抗希堂十六種本　二〇二
新定三禮圖二十卷　（宋）聶崇義集註　宋淳熙二年鎮江府學刻公文紙印本　四六五
學禮質疑二卷　（清）萬斯大撰　清乾隆萬福刻萬充宗先生經學五書本　五三五
郊社禘祫問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五七七

禮記陳氏集説補正三十八卷

（清）納蘭成德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內府藏本）

國朝納喇性德撰。性德有刪補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已著錄。是編因陳澔禮記集說疎舛太甚，乃為條析而辨之。凡澔所遺者謂之補，澔所誤者謂之正。皆先列經文，次列澔說，而援引考證以著其失。其無所補正者，則經文與澔說並不載焉。頗採宋元明人之論，於鄭注孔疏亦時立異同。大抵考訓詁名物者十之三四，辨義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澔注多主義理，故隨文駁詰者亦多也。凡澔之說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為詳核。而愛博嗜奇，亦往往泛採異說。如曲禮席閒函丈，澔以兩席並中閒為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駁之，是也。而又引王肅本文作杖，謂可容執杖以指揮，則更謬於集說矣。月令羣鳥養羞，性德既云集說未為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及項安世人以鳥為羞之說，云足廣異聞，則明知集說之不誤，而強綴此二條矣。曾子問晉昭公慈母一條，既用鄭注孔疏以補澔注，又引陸佃之謬解，蔓延於集說之外，是正陸氏，非正集說矣。凡斯之類，皆徵引繁富，愛不能割之故。然綜核衆論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即其據理推求者，如曲禮很毋求勝，分毋求多，澔注稱況求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則謂此乃不忮不求，懲忿窒慾之事。陳氏所云，不免計較得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可以必多，將不難於為之矣。是雖立澔於前，恐亦無以復應也。然則讀澔注者，又何可廢是編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

通志堂藏板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一

納蘭　成德

曲禮上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集說程子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劉氏曰篇首三句如曾子所貴乎道者三毋不敬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儼若思則正顏色斯近信矣安定辭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竊案毋不敬者無時無處而不敬即中庸所謂戒慎恐懼兼動靜而言也惟敬故寂而靜之時儼然若有思而容爲德容感而動之時安然定其辭而言爲德言劉氏乃以動容貌三者強相配合失其旨矣安者安重之意定者一定而不游移皆以辭言程子謂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可援爲此記之訓

很毋求勝分毋求多集說況求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

竊案毋求勝毋求多乃不忮不求懲忿窒欲之事毋求多即與毋苟得相似財利者人所最易惑者也故再言之陳氏乃云求勝未必勝求多未必多却不免計校得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必多將不難爲之矣

立如齊集說疏曰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

竊案祭前有散齊致齊人皆知之不知祭時齊敬之容亦齊也故中庸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記立如齊乃祭時之齊非祭前之齊蓋祭前主祭者齊於適寢有坐亦有立祭時齊於廟中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時之齊爲法鄭氏謂立如齊罄且聽也齊謂祭祀時其義精矣孔氏亦云立者謂祭之日立於神前時非祭前齊戒之齊人之倚立雖不祭祀必須磬折屈身如祭時之齊也陳氏引疏文而改爲祭前誤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集說引疏曰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爲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爲疏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

竊案禮指五禮不特喪禮爲然疏以喪禮明之謂餘可類推耳集說惟引喪以釋之近陋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集說踰節則招辱侵侮則忘讓好狎則忘敬

竊案孔氏云禮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過下

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永嘉周氏亦云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居上而偪下則踰下之節是不知上下之分也然細繹不踰節之義殆專爲犯上越分而言乃集說反謂踰節則招辱一似所謂恭過於禮者失之遠矣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集說引朱子曰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來學往教即其事也

竊案黃氏玉巖日録云記者兩舉禮聞似不專明一事注當云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故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又曰取於人若伊尹之三聘於成湯傅説之爰立於高宗之類取人若韓愈之三上相書張師德之兩及相門之類

涖官行法集說分職以涖官謹守以行法

竊案涖官行法涖官府之事而行其法也今以分職謹守分屬殊無意義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集說禽者鳥獸之通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

竊案此本孔疏也然周禮禽作六摯易從禽失前禽及月令戮禽皆省文單舉非與飛鳥對舉者也

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走謂之獸故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然則以走獸對飛鳥其稱不易矣此記鸚鵡曰飛鳥猩猩自當曰走獸盧植本正作走獸可正俗本之訛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集說）大上帝皇之世但貴其德足及人其次三王之世

竊案魏志博士馬貽云大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先儒之說大抵如此而集說仍之不如長樂劉氏所云大上者致極之稱全德之人自得而已繫其人不繫其時爲得解且二帝之時如館甥饗舜迭

爲賓主羣后四朝則五年一巡守以荅之安在其無施報耶

雖負販者必有尊也（集說）負者事於力販者事於利

竊案負販恐當作一事蓋販之人背每有所負不

必有事力事利之分

戶外有二屨（集說）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衆脫屨于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有二屨則并戶內一屨爲三人矣

竊案此本熊氏說也禮賓主敵體則二屨在戶外鄉飲酒云賓主皆降脫屨于堂下是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少儀云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此記云戶外有二屨不言戶內有一屨則室內只二人明矣何以知其必有長者一人而共爲三人乎或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若二人在內聞言則入是離坐而往參之故知必三人也曰禮所謂離坐毋往參者謂同在室內坐各有位見人有兩兩並坐者而往參之恐干人之私故君子戒之非謂戶內有二人在外者聞言亦不得入也

拾級聚足（集說）拾級涉階之級也

竊案此本鄭氏說也鄭氏注投壺云拾更也此注又云拾當爲涉一字不宜有二訓呂氏曰拾更也

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踊者拾踊皆更爲之也拾級者左右足更上也其說甚善陳氏何舍之而取鄭乎

奉席如橋衡（集說）如橋之高如衡之平

竊案橋衡從注疏作一事爲是鄭氏曰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桿槔衡上低昂孔氏疏之曰所奉席之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故注云如有首尾言如有則實無首尾也若集說則橋作橋梁之橋衡作權衡之衡分爲二事矣不知古人但有杠梁之

目如徒杠輿梁淇梁澤梁無逝我梁造舟爲梁之類未有以梁爲橋者紂之鉅橋蓋積粟之倉而非橋梁也足知橋謂桔槔衡謂桔槔橫於井上古衡橫字通用非必權衡而後謂之衡也

席間函丈〈集說〉疏曰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兩席并中間空地共一丈

竊案文王世子云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共一丈間猶容也函亦容也故鄭氏注此記云容丈足以指畫注世子云容三席則得指畫分明所謂函丈也孔氏亦云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未嘗云兩席并中間空地共一丈蓋曰函曰間但指中間空地而言非并兩席計之共成一丈也陳氏改之非其質矣或曰丈王肅作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其義亦通

容毋怍〈集說〉劉氏曰將就席須詳緩而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怍

竊案怍者愧赧不安之貌如劉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郎吏之比非謂有失而可愧怍故鄭氏云怍顏色變孔氏云初來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集說〉古者席地而俎豆在其前盡後謙也盡前恐汙席也

竊案孔疏云虛坐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以爲謙也王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汙席故盡前也王藻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其說可謂明暢陳氏不分解虛坐食坐但云古者席地而俎豆在其前即繼之云盡後謙也似謙不敢近食矣不亦混而無辨乎此類甚多姑舉一以例之

冠毋免〈集說〉免音問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不可免

竊案禮固有喪冠曰免者檀弓免焉五世袒免是也人情惡凶好吉非當吉之時而吉冠者有之矣未有非當喪之時而喪冠者也何必著之禮文以垂戒乎鄭氏曰免去也孔氏云免脫也冠常著在首不可脫也豈不直捷而好爲改作乎若程氏演繁露謂喪無免制而凡記中言免者皆作免去之免則又非矣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集說〉卜其吉凶

竊案此承上文取妻不取同姓而言則卜者卜其是同姓與否故鄭注無文從可知也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旣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失經旨矣陳

氏從之何邪或謂卜而同姓則凶異姓則吉此亦爲先儒文過之辭

賀取妻者集說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

竊案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故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俗人稱賀失禮意矣記者將以先王之典示後世豈可苟徇俗稱陳氏既不能正其失柰何又從爲之辭

葱渫處末集說渫烝葱

竊案此鄭注也郝氏敬曰葱渫處末渫與渫通作泄易云井渫不食古字借作屑內則屑薑與桂士

喪禮云甕三醯醢屑是也而注曰烝葱非矣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集說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

竊案此注非不是而與辭之故則未能深明也凡飲食之禮臣於君則降食於堂下公食大夫禮云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是也若賓主相敵無欲降之理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是也惟大夫於卿則欲降而不降此記云客若降等執食興辭鄭注謂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是也陳氏但言不敢當主賓之禮而不深明其故則所謂致辭於主人者何爲乎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集說不櫛不爲飾也

竊案儀禮疾者齊養者皆齊通冠與未冠者而言也此記所陳養父母疾之法皆齊之事亦兼有童子在內非獨冠者爲然不櫛止言冠者以別於童子也故方氏曰冠者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無冠不櫛則不可集說不爲分疏則下文行不翔云云似專屬冠者而童子不與失其義矣

言不惰集說不惰不及他事也疏謂惰訛不正之言

竊案不及他事本藍田呂氏之說鄭氏謂憂不在私好疏以爲惰者言語戲劇華飾文辭故鄭云不私好謂華好也要之不惰祇是憂勤而不解惰非

但不及他事及爲華好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集說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

竊案此記水潦降與左傳水潦方降同謂天降下水潦非水涸也惟水潦盛昌則魚鼈豐足不必獻之以饒益其多故鄭注云不饒多也集說反謂水涸而魚鼈多失記意矣然盧植庾蔚孔穎達等並以爲天降水潦魚鼈難得則又誤解鄭注不饒多之意

獻鳥者佛其首集說佛謂捩轉其首

竊案此王肅之說不如鄭注爲長鄭氏云佛戾也
蓋爲小竹籠以冒之恐其豫害人也

獻田宅者操書致〔集說〕呂氏曰古者田宅皆屬於公
非民所得有而此云獻者或上所賜予可爲已有者
如采地之屬故可獻歟

竊案先王之世田皆公田宅皆公宅臣民固不得
私相獻遺卽采地授之君公傳之先祖亦非己可
擅以予人者此蓋周末亂世之禮漢儒雜採而記
之耳黃氏日鈔曰春秋譏以祊易許爲無君親也
呂氏言采地可獻何居

進矛戟者前其鐓〔集說〕疏曰鐓如矛戟柄尾平底

竊案鄭注平底曰鐓取其鐓也孔疏之曰鐓爲矛
戟柄尾平底如鐓柄下也今集說改云鐓如矛戟
柄尾平底恐誤

執禽者左首〔集說〕禽鳥也

竊案此執禽之禽與前獻鳥之鳥不同卽周禮所
謂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鶩工商雞
是也故下文繼之云飾羔鴈者以繢不可專以鳥
釋之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卽
執禽左首之謂也

毀瘠不形〔集說〕疏曰居喪許羸瘦不許骨露見骨爲
形之主故謂骨爲形

竊案鄭氏云形謂骨見故疏云不許骨露見蓋皆
以見訓形非以骨訓形也而陳氏又云骨爲形之
主故謂骨爲形何歟

急繕其怒〔集說〕呂氏曰急追之也繕言作而致其怒

竊案左傳征繕以輔孺子杜氏云繕治也莊子繕
性亦訓爲治故柳子厚詩云繕性何由熟此急繕
其怒謂以四宿指正四方又標招搖其中而舉之
於上使戎陣整肅急治士卒之怒以同敵王氣耳
鄭氏讀繕作勁呂氏不從謂繕修也得其義矣集
說采呂氏之說而削繕字之訓不知何意也

大夫之所有公諱〔集說〕大夫則諱其先君也

竊案公諱謂公家之諱人於大夫之所止得避公
家之諱不得避大夫之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若
兼爲大夫諱則君諱不尊而國有二上矣故玉藻
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謂無大夫私家之諱
也註疏甚明陳氏諱大夫先君之說非是

臨文不諱〔集說〕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
於承用也

竊案臨文不諱鄭氏云爲其失事正孔氏引何胤
之說謂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若有所諱則並
失事正故不諱此集說取以爲解者也然經意實
不然蓋謂爲文章時不避君親之諱耳如箕子爲

武王陳洪範曰邦其昌周公作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孔子作春秋書同盟書壬申書黑肱書庚午書宋公之類是也陸菊隱元輔曰唐人最嚴於諱以世爲代以民爲人以治爲理而昌黎作文獨不諱凡遇世治等字皆正言之深合禮意

大功小功不諱集說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亦不諱

竊案集說所云尚有當詳辨者案雜記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在父爲王父母者在子則爲曾祖父母其服小功在父爲世父叔父姑者在子爲從祖祖姑其服亦小功在父爲姊妹者在子爲姑其服期與大功子與父同諱則大功小功皆有所諱也何以曲禮云不諱蓋諱者以父之諱而諱之不諱者不與父同諱者也故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集說初無分晰不免疏漏矣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集說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己辛癸爲柔先儒以外事爲治兵然巡守朝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內事如宗廟之祭冠昏之禮皆是

竊案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以治兵執祭皆稱有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是矣故鄭注惟以甲午治兵徵剛日又案春秋壬午大閱是治兵皆以剛日可見矣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是祭宗廟皆以柔日可見矣集說乃以巡守朝聘盟會之類皆爲外事冠昏之禮皆爲內事似覺非是陸菊隱曰隱公夏五月辛酉會齊侯盟于艾九月辛卯及莒人盟于浮來桓公夏四月丁未及鄭伯盟于越其他盟會用柔日當不可勝數故先儒但以兵祭言之必有所據也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集說疏曰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曰欲問遠某日此大夫禮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主人告筮者曰用近某日天子諸侯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

竊案黃氏日錄云案凡卜筮日謂天子諸侯大夫士凡卜筮吉日以行內外事者非只謂大夫士也非但謂卜日行祭也觀上文言內事外事下文言喪事吉事可見矣又十日謂之旬一月有上中下旬何必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而後謂旬之外也疏家謬矣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集說爲字去聲讀爲卜吉日故曰爲日

竊案馬氏云布席謂之爲席擇日謂之爲日以其
有所爲故也作平聲讀爲是注疏亦然
定猶與也集說疏曰說文猶獸名與亦獸名二物皆
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似之謂之猶與
竊案說文云猶玃屬豫象之大者而與與豫通故
疏以爲二獸然爾雅但有猶名離騷云心猶豫而
狐疑亦以猶豫對言未嘗謂豫爲獸也蓋猶獸多
疑慮健登木每聞人聲輙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
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隴西又謂犬子爲猶人行
每豫在前待人不至又反而迎候故氏遲疑不決
者爲猶豫是也至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
四鄰則與儼兮渙兮云云並舉注家并不作獸解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集說御讀爲迓迎
也
竊案詩召南百兩御之春秋傳致者御致者眇者
御眇者皆迓也故鄭氏謂御當爲迓而陳氏本之
然上文皆言乘車之禮而此類記之則御當如字
讀張子曰御謂御車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
者當親御之方氏曰自御爲之使也其說允矣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集說彗音遂卹蘇沒
反勿音沒引疏曰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帶
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微近馬體搔摩之卹

勿搔摩也行緩故塵埃不飛揚出軌外也
竊案此節當以國中以策彗卹爲句勿驅爲句塵
不出軌爲句策馬杖也彗埽之也卹與恤同撫卹
之意蓋車行國中宜徐不宜疾故但以馬策埽馬
背若有不忍鞭箠而撫卹之之意此之謂以策彗
卹勿驅者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塵不出軌者馬
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不出軌陳氏沿注疏之說
誤矣然孔疏猶驅字句絕令人讀屬下句其誤加
甚馬可言驅塵安可言驅乎是以郝氏深非之與
可傚氏云以彗爲竹帚未安馬有策可也若入國
旋添竹帚馬上何從得此蓋用策如用彗但搔摩
之而不加鞭撫卹之而不必驅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一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

納蘭　成德

曲禮下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集說言卿大夫有徙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皆當謹脩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

竊案此鄭氏說也諸儒多從之此乃誤認如其國之故一語遂謂人臣去國者不變其故國之俗與下文去國三世混爲一事殊非本義此君子蓋指在位者言不求變俗不改其舊俗也特言喪祭者尤人情所不忍變也王制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左傳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豈得以下章之說爲此章之說乎李氏及廣安游氏廬陵胡氏皆常以注義爲非今即其說而引伸之

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 集說席所以坐卧蓋所以蔽日與雨

竊案鄭注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孔氏疏之曰輤喪車之邊牆也在上曰屋在邊曰裳帷士喪車用葦席爲上屋蒲席爲邊牆也舉士爲例卿大夫喪車亦不得入又曰席蓋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車比柩爲緩宜停外也愚案鄭孔席蓋之說與下重素正爲一類集說易爲席與蓋非是卿大夫朝畢在公門內議事豈容不敷席而坐又豈容不以蓋蔽雨日乎

公事不私議 集說馬氏曰季氏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季氏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

竊案公家之事當與同列議於公朝不可與家臣謀於私室若冉有退朝之晏而曰有政是公事私議也故孔子譏之若田賦之訪而私於冉有此因訪而私論其事理豈謀議之謂哉馬氏以爲不得已誤矣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集說君大夫士有等降故所取各有限制此與王制文異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

竊案黃氏日錄云此言春蒐之禮隨分而嚴其制者正以廣其仁也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取其不孕者故不圍澤羣聚則多而有孕者存故不掩羣麛獸子之通名卵鳥卵也以方向生育故不取夫此三者皆因其分之尊卑而定其取之限制以義而制其仁也故鄭注

曰生乳之時重傷其類最爲得經之意矣而陳氏
特以位言之且謂與王制文異何也至方氏曰用
大者取愈廣然則何爲而不圜澤也其說謬矣
告喪曰天王登假集說假音遐乃遠逝之義登遐言
其所升高遠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
其往而不返故曰大行也
竊案登假有三說鄭氏謂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
若仙去云爾以已訓假未詳何據呂氏讀假爲格
引易王假有廟詩來假來享爲證謂其精神升至
於天義亦可通然終不若升遐之說爲明切也吳
幼清曰登猶言升陟假與遐同尊之弟敢言其死

但言其升陟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陳注與
之略同可謂允矣又引漢書大行比擬之則非也
周公作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王者崩臣
子尊之不敢褻慢將以大名崇之故曰大行皇帝
非往而不返之謂也或曰詩假以溢我左傳作何
以恤我何之爲假聲之轉也登假云者言其神靈
恍惚矣於稱何有也鄉云爾此又一說姑備之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集說呂氏曰考之禮經未有以
帝名者史記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
遷據世本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名帝
竊案易稱帝乙歸妹書稱自成湯至于帝乙是殷
王稱帝之明證也則祔廟固稱帝矣但禮記後儒
采輯之書則間雜秦漢之禮未可知耳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集說鄭氏
曰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
是僭號也呂氏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臣下
之稱與史策之辭異也
竊案鄭呂二說心嘗疑之陸荀隱曰春秋景王崩
悼王未踰年入于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
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猛所謂死亦名
之也非稱小子王之謂小子王者天子在喪之稱
號其得謂之名乎可正二說之誤

大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
卜典司六典集說此六大者天官之屬也
竊案黃氏日錄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六大者何
統之者大宰也周禮天官冢宰是也其屬則大史
大祝大卜周禮皆屬春官至大宗大卜二屬又不
見於周然必天官之屬也鄭孔以與周禮不合皆
指爲殷制誤矣故陳氏以爲臆說其意以爲周禮
也但以大宰爲天官之屬則其說與周禮益背矣
惟葉氏曰大宰王者所賴以治國也故建官特先
之其屬則大宗大史大祝大卜精於周禮矣大宗
大士二屬君子當缺疑而不講也六典與周禮一曰

治典二曰敎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此六典者大宰統其綱於上而大宗以下五屬則舉其目者也

死曰薨集說薨之爲言瞢也幽晦之義

竊案下文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氏云自上傾壞曰崩薨傾壞之聲孔氏疏之曰崩者譬若天形墜壓四海必覩王者登假率土咸知也薨者崩之餘聲聲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狹也是以薨爲傾壞之聲而非幽晦之義也今以詩螽斯羽薨薨兮及蟲飛薨薨度之薨薨考之或謂飛聲或謂衆聲則鄭孔之說良是若以幽晦釋之當從瞢而不從薨矣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集說寡君之老唯上大夫可稱見玉藻

竊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集說所本也然彼分上下大夫此但云使人使於諸侯則無別矣彼云擯者之辭此云自稱則非擯矣記者所聞或有不同恐未可混而爲一也孔氏於下文列國之大夫使者自稱曰某疏曰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言則稱名若與彼臣民言自稱曰寡君之老以釋此文庶幾近之

諸侯皇皇集說皇皇壯盛顯明之貌

竊案鄭注聘禮云皇皇莊盛也疏援以爲說今集說曰壯盛恐轉寫之誤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集說某名也若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

竊案此用孔疏說也然不云以私事而使則與上文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相違矣孔氏曰案玉藻上下大夫於他國擯皆無稱名之事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彼以私事使稱

名此文使自稱曰某稱名與彼相當故鄭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如此說經則前後無窒礙今但舉大略而不別白言之能免學者之疑乎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集說疏曰君子不親惡者謂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故書出名以絕之也呂氏曰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天子無外安得而言出然而言出者德不足以君天下而位號存焉耳諸侯不生名惟死而告終然後名之然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名君子而位號存焉耳故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

惡故也陳氏曰言出所以外之生名所以賤之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譏之也書以蔡侯獻舞歸以其失地也書衛侯燬滅邢以其滅同姓也夫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在所棄焉君子所以不親也然春秋書天王居于某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滅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蓋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不能保國而至於失地不能親親而至於滅同姓其名之也宜矣

竊案此節記文與集說三說皆有可疑臨川吳氏論之詳矣其說曰此一節蓋前儒說春秋之辭而記禮者錄之然春秋書天王居凡三居于皇居于狄泉不書出者未離天子之國也居于鄭書出者已去天子之國矣謂天子不言出非也諸侯失地皆當名雖去國而未失其國則不名也亦有小國之君其名無可考而不名者衛侯燬滅邢蓋因下文有衛侯燬卒而傳寫者誤衍一燬字非以其滅同姓而特名之謂諸侯滅同姓名非也君子不親惡若依注疏之說褊迫刻薄有害於敎呂氏謂君子之人不親為惡凡天子書出諸侯生而書名者皆親為惡之人不可以為君子欲抹注疏之失而亦不免支離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集說呂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矣

竊案此本注疏父子相承至三世之說也夫醫之為術固有父祖子孫傳業而精者然或有非世傳而自得於心或有傳非其人雖三世亦無足取者此解未可槩之也孔疏載一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嘗歎今之庸醫抄撮成方不讀三書以致殺人者多矣宋景濂有云古之醫師必通三世之書非是不可以言醫故記禮者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傳經者既明載其說復斥其非而以父子相承三世為言何其惑歟夫醫之為道必志慮淵微機穎明發然後可與於斯雖其父不能必傳其子也世之索醫者不問其通書與否見久於其業者則瞀瞀焉從之人問其故則曰是記禮者云爾也其可乎哉

閒之始服衣若干尺矣集說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干字從一從十故言若干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顏注食貨志云干箇也謂當如此箇數意亦近之

竊案若干之說有四以箇釋干謂當如此箇數者顏氏之說也以求釋干謂事不定當如此求之者

孔氏之說也以數釋干謂方約其數之多少者方氏之說也以從一從十釋干謂或如一或如十者陳氏之說也皆以意爲說未見其必然古來相傳之語有可略說而不可詳求者此類是也故君子於其所不知則闕之呂氏曰若干者數未定之辭古有是語如數射筭曰若干純之類其義未聞極得闕疑之意

雞曰翰音（集說）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

竊案雞之鳴也必振其羽是爲翰音非肥而聲長之謂

雉曰疏趾兎曰明視（集說）雉肥則兩足開張兎肥則目開而視明

竊案趾者足趾非足也雉之趾本疏非因肥而足始開兎者望月而生故其視明亦非因肥而眎始明也

槀魚曰商祭（集說）槀乾也商度也度其燥濕之宜

竊案周禮𩇕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薧又禮夏宜腒鱐則祭用槀魚亦必於夏可知此有定制何煩商度陸荊隱曰商者傷也言其枯槁死傷全無生氣云爾

稷曰明粢（集說）明則足以交神

稻曰嘉蔬（集說）蔬與疏同立苗疏則茂盛嘉美

竊案明粢者言其精鑿之至如有光明也凡畦畛而種待水而生者皆曰蔬稻特其嘉者故曰嘉蔬集說以爲明足交神苗疏嘉美未當

四足曰漬（集說）呂氏曰獸能動之物腐敗則死矣漬謂其體腐敗漸漬也

竊案人與禽獸皆能運動死則皆腐敗何獨於四足之死言漬乎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牛馬之屬其一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故謂之漬注疏之說較呂氏爲長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集說）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於禮

竊案鄭氏曰於朝廷無所不用禮孔氏曰朝事既重諫攻不輕殷勤戒之言及問對則宜舉事稱禮也集說本之然一事而分爲三條未免支離吳氏曰在朝議禮問此一禮則對以此一禮其說爲當

庶人之摯匹（集說）匹讀爲鶩鶩音木

竊案周禮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鶩此記云庶人之摯匹故鄭氏以匹爲鶩而釋文依注匹作鶩音木朱子注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云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然祇從匹音不從木音陳注猶仍釋文之誤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

納蘭　成德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集說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爲過禮之免以弔而譏之

竊案鄭注以公儀仲子爲魯同姓者蓋因魯公族有公鳥公若又有公儀休爲相以仲子與休同氏而同稱公且意下文子服伯子即子服景伯故云蓋魯同姓蓋者疑辭未敢質言也今集說直云魯之同姓非先儒傳疑之意郝氏曰凡免冠而皆布於首曰免與絻通自五服以至朋友新喪皆絻禮也而集說曰故爲非禮之免非也

通志堂經解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集說劉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僞以文過也且墓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於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

竊案如劉氏之說非禮明矣何取而記之故張子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所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也山陰陸氏則曰請遷於外而合葬之先儒謂杜氏之葬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然晏子春秋云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何盆成逆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則是古來多有此事不獨杜氏葬於季武子之寢也張子以爲城中無墓恐非且記文明說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何得乃謂之殯意者請遷於外而合葬如陸氏之說殆未可知姑存以備考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集說子上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謂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爲之隆殺也

通志堂經解

竊案張子朱子皆以不喪出母爲正禮而孔子令

伯魚喪出母爲行權心毋疑之嘗讀吾師徐先生
健菴所著讀禮通考然後知喪出母爲禮之正而
記禮者誌其變禮之始不得反以夫子爲行權也
通考曰玩經傳所言爲出母之喪者父在則齊衰
杖期父殁嫡子爲父後嫌於不祭則無服若衆子
則雖父沒猶得爲出母服伯魚母死與子上母死
皆當父在之時則齊衰杖期固其禮矣伯魚服過
期而猶哭故夫子甚之明乎不及期則哭之可也
子上母死而不喪則齊衰杖期之禮廢矣子思道
隆道汙之說先儒皆不能無疑而從而爲之辭者
朱子曰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

母禮也是不分父在父沒衆子嫡子而皆以爲不
當服矣陳澔曰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
無服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是謂嫡子宜
無服而不思嫡子於父在時猶有服也伯魚父在
而服期爲合於禮則子上父在而不服爲非禮明
甚然則先儒何所據而斷從子思之言爲能守禮
之常者乎且道即禮也解之者曰聖人以道揆禮
而於道之所加隆者則從而隆之於道之所當降
殺者則從而殺之是禮全無定準一聽道之轉移
聖人用道恐不如是之模棱前却使人皆得以其
意爲重輕而令守禮之學者亦將漫無所依據也

大抵戴禮所記多駁雜如孔氏再世出妻子思母
嫁皆不可信後世定禮不分嫡子衆子皆齊衰杖
期以喪其出母所以緣人情之不得已而變通之
者於古制亦無害如子上之事之有無皆不可知
其不可援以爲據也明矣○又案草廬吳氏云子
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
使其子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
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者
又云子思有兄則支子爾子上則繼禰之宗子也
古禮有奪宗謂宗子死無後則非宗子者代之主
祭也然以支子奪宗子不若以繼禰之宗進而爲

繼祖繼曾祖之宗者爲順或曰不立後而但奪宗
可乎曰禮惟大宗無子者不立後而但奪宗也吾
友姜西溟宸英嘗駁之曰使子上主尊者之祀而
不敢服其私親則不但不當服出母之喪亦當降
服於其父矣今但以續伯父主祭而不服出母之
證於義安乎傳曰天子建國諸侯奪宗謂諸侯爲
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於己此所謂奪宗
也禮自大夫以下支子不祭或宗子有故而代攝
之祭則必告於宗子宗子爲士庶大夫以上牲祭
於宗子之家祝稱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宗
子有罪適他國者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亦如之

而禮有降等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時祭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凡禮言庶子代宗子祭者如
是而已皆不得謂之奪若宗子無後者則必爲之
立後而繼大宗者必繼其禰未有越禰而直繼其
曾祖祖者喪服傳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衰言繼
禰也禮惟大宗無子爲立後非大宗則不立後不
言非大宗不立後而但奪宗爲此說者所以祖述
濮議縱一時之辨不知其下貽宋世議禮小人之
口實其爲剌謬豈不甚哉且子上誠爲伯父後則
子思不當云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矣設使子上
既不後伯父又不後其私親天下有無父之人則

可也古者士惟一廟以祭其禰而祭祖於其禰之
廟子上士也不祭禰不立其禰之廟矣雖有曾祖
祖之祭不知其將安設此尤理之不可通者也然
則爲子上者宜何居曰自有孔子之禮在矣記言
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志變禮也明其爲
變禮從而強爲之辭者皆後儒之過也此辨吳氏
之謬而與先生之言足相發明故併錄之○又案
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女明年生子適魯昭公
賜之以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至六十六而
亓官夫人卒則無出妻之事可知聖門禮義之宗
豈有不能刑于而三世出妻者其爲異學詆毀無

疑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
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集說朱子云拜而后
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也稽
顙而后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卻交手如常也
竊案朱子謂禮太祝九拜辨皆取注疏爲說此其
一節也吳幼清則以周禮九拜約之爲三一曰拜
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
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
周禮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與凡經傳記單言
拜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

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
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
地仍俯其首下至於地在手之前首下腰高如衡
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
最重者頓首亦手下腰高然頓首首但至手稽首
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二字特於
稽首言之稽顙則是稽首以其爲凶禮故易首爲
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
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顙九拜中此名
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
拜則曰稽顙而後拜九拜中此名爲凶拜重喪之

拜用此末世重喪之拜亦如輕喪故夫子正之曰
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二字與論語所言吾
從周吾從下吾從先進意同○又案士喪禮弔者
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
拜稽顙成踊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
待于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
主人拜稽顙疑若先拜而後稽顙者然孔疏言拜
稽顙者爲拜之時先稽顙非拜而後稽顙也喪大
記每拜稽顙與士喪禮同且檀弓下云秦穆公使
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示未爲後也若
爲後當稽顙而後拜矣周末文勝習儀禮之讀而

昧其義誤以拜稽顙爲先拜故孔子正之如此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集說既葬曰亡雖已葬
而不忘其親所以爲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祭義
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家宅崩毀出於不
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
或曰殯葬皆一時事於此一時不謹則有悔惟其誠
信故無此一時不謹之患
竊案上節必誠必信言孝子愼終之禮此節言孝
子追遠之情本不相屬集說以誠信解無一朝之
患恐非是蓋孝子有終身之喪有終制之喪有終

身之喪故親雖已亡而三年之外其心恒戚戚然
念其親而未嘗忘有終制之喪故三年以爲限極
不至常毀滅性有一朝之患而惟忌日致其哀也
孔氏吳氏大意亦如此○又案中庸曰事亡如事
存朱子云既葬則反而亡焉故集說亦以既葬解
亡字然亡對死言則有始死既葬之分單舉則死
後無形聲影響之通稱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
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
合葬於防集說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
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

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
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
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
滋後世之惑其不然審矣
竊案家語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
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
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
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先聖之裔
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
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
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

之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則馬遷以爲野合之云可謂至誣而孔氏以不備禮爲野合亦屬曲説陳氏辨之當矣但謂無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之事則非也蓋古者墓而不墳坎其中而瘞其土葬者藏也使人弗見而已故既葬則去之亦無墓祭周公制禮始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而冢人亦有祭墓爲尸之文叔梁紇殷人葬從殷禮墓無封識葬後人不知子孫亦無展省之禮孔子少而母後在死則不知其父墓理或有之且三月而葬士庶之禮三月以後既不可以違禮而弗葬又未知父墓所在則葬期不可預定故不殯於家而殯於

野蓋在野則雖久而未葬亦未害也耶曼父之母與孔母相厚善故獨能知其墓而以告孔子然問此母之時與殯己母之時非必在一時也第相去久近不可考耳觀孔子之不知父墓則知周公制禮墓有封識且設官掌之子孫亦常展省夫婦又皆合葬其視古禮之簡質不侔矣此孔子所以從周合葬而封之崇四尺也

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集説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爲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此則殯引爾

竊案鄭注云愼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集説本之而爲此解然不若如字讀之爲允山陰陸氏曰愼讀如字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周愼有如葬然故人之見者皆以爲葬也其周愼實是殯故曰其愼也蓋殯也臨川吳氏曰人見將殯出外皆以爲正葬其禮又甚謹愼與正葬同雖甚謹愼如葬蓋但是殯而非葬也蓋者記人度孔子之心欲得訪求父墓所在而舉以合葬也其時非不訪求人皆不能知故且權殯也○又案孔子喪母時年十七至合葬於防在東西南北宦遊之時已在數年之後故有門人爲之脩墓張子謂孔子葬母時年十七安

得已有門人似備考之未詳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集説瓦棺始不衣薪也堲周或謂之土周堲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爲甎而四周於棺之坎也殷世始爲棺槨周人又爲飾棺之具蓋彌文矣

竊案此注跡舊説也然案易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説者以後世聖人爲黃帝堯舜孟子亦言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則是上古之時已有棺槨矣今謂有虞氏始以瓦棺易衣薪夏后氏始以土堲周于棺有槨之象殷人始以木爲棺槨易瓦棺堲周與易傳

孟子不合吳氏謂此記之說未可盡信當矣〇又案管子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正堲鄭注以正爲折燭德明曰即燭頭燼也孔穎達曰折燭之炭燼名之曰堲以鄭氏知堲是火熟者今集說但謂堲者火之餘燼而不引管子折堲爲證學者亦未易明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集說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大事喪事也驪黑色翰白色易曰白馬翰如騵赤馬而黑鬣尾也

竊案三代所尚色不同先儒亦多異說鄭氏謂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此與緯書證同不足據也陳氏謂夏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此猶可通至謂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克殷而取火之勝金故尚赤則是秦皇李斯以水勝火而尚黑之見非帝王應順之意矣甚矣其失經旨而誤天下後世也惟吳幼清謂夏以金德王而色尚黑黑水之色水者金之所生也周以木德王而色尚赤赤

火之色火者木之所生也夏則以道先親親故以我所生而相者爲所尚殷以水德王而色尚白白金之色金者水之所從生也殷道先尊尊故以我所從生而休者爲所尚其言差爲有理然三代所尚物色只是隨時損益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已其實無甚取義諸儒紛紛皆不免臆說也〇又案戎事乘翰以乘驪乘騵例之則翰宜爲白馬之名故鄭注云翰白馬名而陸氏釋文亦云翰字又作韓今集說但云白色疏矣且鄭氏注易白馬翰如云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朱子則謂如飛翰之疾非馬之白色也從翰爲是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集說申生自經而死陷父於不義不得爲孝但得謚恭而已

竊案驪姬譖申生以弒君重耳懼其自明與出奔

皆不從而自縊與果餘子義所謂死而不孝不如
逃之者相反故鄭氏以來皆以申生陷父於不義
爲不孝而集說本之能知由生心事而許之得其
平者惟臨川吳氏而已其言曰申生之事父有承
順無違孝子之事親一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
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故張子訂頑亦嘉申生之
無所逃而待烹也世之議者咎申生不合不去而
陷父於不義申生縱去父必殺之而後奚齊可立
豈一去而能免陷父於不義乎去則有背棄君父
以逃死之罪而陷父不義之罪自若也申生固云
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又云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

命申生之自殺可爲得子道之正未容輕議也設
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
己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
盈至此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即是彰父
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爲陷父於惡也長樂陳
氏謂孝子之事親有言以明己申生可以言而不
言此乃孝子事親之常法申生之所遇則非常也
豈言之所能自明者哉子常謂屈原之忠申生之
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屈原過於忠忠而過者也申
生過於孝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
則純然天理之公略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

之爲孝屈原但知憂國之爲忠而一身之死生不
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斯言得之
矣

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集說士雖同爵卑不應謚莊公
以義起遂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焉

竊案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如哀公誄孔子之
類非必有謚也古之人讀誄而定謚而鄭注遂解
誄爲謚集說仍之誤矣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集說姑息二字無解

竊案鄭注息猶安也姑息言苟且安息也孔疏不
顧道理且相寧息集說無解想同之也然以姑爲

姑且之姑以息爲安息之息殊無所據案尸子云
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
兒也其義始明揚慎丹鉛錄亦辨之

始死充充如有窮集說心形充屈

竊案陳氏從孔疏以心形充屈解充充二字其義
未明吳氏謂滿悶塡塞之意庶幾近之

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集說從從高也扈扈廣也
言爾雖不可太高不可太廣

竊案此解本注疏非不是但未明其所以爾案孔
疏從從是高之貌狀故楚辭招隱云山氣巃嵸兮
石嵯峨則巃嵸是高也扈扈猶廣也爾雅釋山云

旦而大扈郭云扈是履貌也又云與之極稍輕自
有常在而得太高太廣如斯者也爲廣也如此文
義方白

南宮縚之妻〈集說縚妻夫子兄女也〉

竊案南宮縚即孔子弟子南宮适以兄女妻之者也故孔子欲縚妻爲其後所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集說敬叔即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復其位其爲兩人也明矣世本言仲孫貜生南宮縚鄭氏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論語注以南宮适爲南宮敬叔先儒皆

無異說集說亦未有所辨獨近世王麟州世懋深非之其言曰家語孔子弟子傳南宮适字子容而述論語二條以實之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而史隱注遂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注遂云是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疑一也按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甚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遠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宗矣豈孔子得以兄女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爾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後世孟浪者合而一之耳其言殊辨殆不可易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四

納蘭　成德

檀弓上二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集說）引孔子事以見餘哀未忘也

竊案吳氏謂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終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然近日玉巖黃氏疑之蓋以上文魯人朝祥暮歌章觀之可見祥後踰月禫訖方可歌聖人喪親縱

不敢越中道亦宜如定制豈有祥未踰月但五日而即彈琴十日而成笙歌不又將爲子路所笑乎集說以爲餘哀未忘而不察記文之自相背戾惟鄭玄略識此意故於既祥下注云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先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由外除也是以既祥爲踰月且異旬故合正禮但據本文是言祥祭之後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鄭注雖爲曲解未免啓千古不決之疑當闕以俟知者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集說）方氏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應氏曰爲國而死於兵亦無不弔之理若齊莊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弔也愚闇見理不明者多自經於溝瀆此眞爲死於畏矣或謂鬬很亡命曰畏

竊案戰陣無勇奔北而死固謂之畏見理不明自經溝瀆亦謂之畏若鬬很亡命書所謂憝不畏死者豈得謂之畏乎齊杞梁之死戰非有畏而亡也力不支也不可入此例又案慈湖楊氏曰畏死於兵壓死於巖牆溺死於水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畏死于匡則亦可不弔乎屈原之死亦可不弔乎而先儒謂之賤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所不安也愚案楊氏此說與應氏說相類皆誤認記文之意蓋畏壓溺三者皆

謂死非正命非如孔子之畏匡屈原之沈汨羅者也昔宗魯事孟縶齊豹欲攻之宗魯不告及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琴張欲往弔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是死不合禮者君子所不弔也故應楊二氏之說皆未盡也惟游氏謂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異其衣冠使生有所愧死而不弔使死有所憾於是人有所愧恥而不麗於罪惡此說較長○白虎通義曰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

友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
葬昭穆之域也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集說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
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敢違也
竊案行道有兩說鄭氏謂行道猶行仁義臨川吳
氏本之謂稍知率性之道而行之者其性必過厚
故以禮制其情則皆有所不忍也方氏胡氏則以
爲行道之人與孟子所謂行道之人弗受同集說
雖不分別言之應是從鄭注之說然而謬矣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集說太公雖
封於齊而留周爲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

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
親盡而後止也
竊案太公五世反葬之說心常疑之顧甯人炎武
云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
就封於齊矣其復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
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
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
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
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
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塴於墓反哭於其寢
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

曠日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
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
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
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
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殽之南陵有夏后皋之墓豈
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
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
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集說閣所以度置飲食蓋以
生時度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
竊案此注疏說也山陰陸氏則曰閣其餘者幸其

更生若有待焉爾如先儒說以其閣之餘奠不惟
於文不安亦大夫七十而後有閣則大夫死有無
閣者矣
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集說委曲也曲巷
猶言陋巷細民居於陋巷
竊案委當如原委之委水上流之發處爲原下流
之聚處爲委言至此窮盡無復可去委巷猶云窮
巷窮巷之人見小聞寡無所知識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集說
疏曰縮直也殷尚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攝
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衡橫也周尚文冠多辟積不

一一直縫但多作褶而并橫縫之若喪冠質措疏辟
而直縫是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言古喪冠與吉冠反
故記者釋之云非古也止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
冠同直縫也
竊案此集說取孔疏本亦可通而衛氏集說復載
陳黃二說長樂陳氏曰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
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爲縮縫順緯
爲橫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橫縫而喪
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譏之長樂黃氏
曰斯蓋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謂
古之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而衰世喪冠亦皆橫縫

失禮無別故譏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是後之喪
冠反同吉冠爲非古正文患喪冠無別注義患喪
冠與吉冠異制誤辨其旨疑黃說爲長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集說攝貸也
竊案鄭注攝猶貸也孔疏孔子之使未至貸之束
帛乘馬而行禮此集說所本也然以貸訓攝於義
未當愚謂攝猶攝祭攝王攝位之攝江陵項氏曰
攝代也孔子之賻贈未至冉有爲之代出束帛乘
馬是也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
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集說馬氏

曰兄弟出於祖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
而外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己之德而其親
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己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
之寢門之外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皆汎交之者
也
竊案馬氏之說皆順文立解而不究孔子之哭位
與周禮異似尚爲疏略兄弟之喪周禮哭於寢不
哭諸廟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
若無殯當哭諸正寢師之喪周禮哭諸廟門外不
哭諸寢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是也由兄弟與師
推之則父之朋友所知亦必不同可知矣今云兄

弟哭諸廟師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故孔疏皆指
爲殷禮又案吳幼清曰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
知哭諸野彼之野蓋謂國門外之郊野此之野蓋
謂稍遠於寢門外空閒之地無室屋處非郊野之
野也或謂哭不以禮謂之野孔子所惡蓋指呼滅
野哉之類而豈哭諸野之謂乎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集說張子曰子夏不推尊
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
子使人知尊聖人也
竊案疑女於夫子諸解不同注疏謂不稱其師自
爲談說辨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人疑女道

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謂疑子夏是夫子之身李氏謂子夏得聖人之一體而未得其全故行有不合於聖人之道則人將疑夫子之道於子夏人之疑聖人子夏之過也非謂疑子夏若夫子爲子夏之過也吳氏謂疑當讀如擬謂以擬於夫子也後篇疑於君疑於臣易文言陰疑於陽並同蓋合張子說凡四家而皇氏最爲紕繆蓋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氏不近人情矣張子謂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是疑夫子於女非疑女於夫子也李氏之說似乎稍鑿吳氏改疑作擬亦屬不必惟注䟽得之集說舍

孔而引張何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集說䟽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

竊案長樂黃氏曰此謂人服齊衰而心貌無哀戚之實其云寧無衰者謂若人但謹服衰而心貌忻悅者寧如不服衰也蓋言物者謂哀戚心貌之實也何以驗之左傳載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宴膳夫屠蒯入諫罰其嬖叔曰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以此驗之物者心貌之實以稱其服若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也蓋哀戚者喪禮之實也齊衰者制度外飾之容若但服衰在身而無哀戚豈得合禮而爲孝哉其言至切優於注䟽遠矣以實訓物如易家人所云言有物之物

齊衰不以邊坐集說䟽曰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

竊案以邊坐爲偏倚舊說相承如此橫渠張子則曰有喪者專席而坐也故齊衰不以邊坐

遇舊館人之喪集說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

竊案鄭注舊館人謂前日君所使舍己孔䟽曰知非舊所經過主人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

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左傳云以爲東道主又云昔我主於趙氏皆稱主人爲主今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故以爲君所使舍己者集說殊未分明

遇於一哀而出涕集說舊說謂主人見孔子來而哀甚是以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爲之賻然上文既曰入而哭之哀則又何必迂其說而以爲遇主人之哀乎

竊案注䟽是也果如陳氏之云則遇字無謂蓋此遇字謂遇主人之哀與上遇主人之喪之遇同不得謂遇己之哀也若疑一哀之哀與上入而哭之哀不相應則出涕獨不可謂之哀乎夫子於司徒敬子之喪主人不哀而哭不盡聲則此遇主人之

哀因而出涕從可知矣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集說〕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竊案此本鄭注散哀之意未爲失理蓋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喪服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子夏子張除喪而見孔子皆予之琴亦敎以節哀之道於親喪且如是況師之於弟若喪子而無服者乎孔子彈琴散哀正合中制然程子及吳氏疑之程子曰受祥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臨川吳氏曰

所饋祥肉謂斬衰再期大祥之祭肉也設使孔子自爲其衆子服期一期後亦不止樂矣況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者乎顏淵之死已兩期孔子每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日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食此祥肉之先人不悟以爲孔子彈琴散哀而後食顏淵之祥肉故記者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實孔子不爲散哀而彈琴也程子說是然祥有大祥小祥此祥肉必是期年小祥之祭肉孔子哀猶未忘故彈琴散哀而後食之若大祥則不必然矣吳氏解爲大祥祭肉故因程子之說而疑之未敢遽以爲是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集說〕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

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己而使南面坐於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竊案集說不過順文爲解吳氏則於此多致疑焉其言曰澄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門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其妄一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是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辭則可聖人自爲歌辭而自稱自比乃若是其妄二也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哉其

安三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爲之欲表明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畢之也記者無識而采取其言記文旣妄而諸家解尤謬不足論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集說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絰所以隆師也羣者諸弟子相爲朋友之服

竊案集說本之鄭注於理可通而張子陸氏更有二說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千羣者不在七十子之列者也其服孔子如此張子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師

之禮也絰而出特厚於孔子也吳氏曰鄭陸二說不同然皆當以羣字爲一句疑未安竊意記者先記孔門弟子爲師之特禮又記凡爲師與朋友弔服加麻之常禮於後以表出不釋絰者之爲特而非常也張子說是愚則於陸說有取焉蓋此節只言孔門喪聖師之禮有等差非兼言諸弟子相爲及凡爲師之常禮也二三子之情親而誼重者則絰而出以隆師羣弟子之情疏而誼輕者居則絰出則不絰各以情誼爲隆殺也如門人三年治任子貢獨居三年之類耳羣字未嘗不可句讀若羣居相連下則絰二字又與出則否不相對矣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集說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

竊案孔氏云喪禮有餘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故此所謂禮陳氏以用財當之其實凡所行節文皆是不當專指用財

主人旣祖塡池（集說塡音奠池音徹劉氏曰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矣曾子至主人榮之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所以徹奠者奠在柩

西欲推柩反之故必先徹而後可旋轉也

竊案塡池改作奠徹集說取鄭注也案廬陵胡氏作如字讀曰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所謂池視重霤是也塡謂懸銅魚以實之謂將行也鄭改爲奠徹未詳吳幼淸曰胡氏不改塡池二字則塡當爲陟刃切塡猶云安頓也謂已安頓棺飾之池而將行也但考之士禮塡池在朝祖後階下載柩之時今二字在旣祖之下則亦可疑未敢必以不改字爲是愚案如胡吳之說則池者柳車之池也生時旣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

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爲池以象重霤此所謂塡池者胡氏謂懸銅魚以實之是也不必以朝祖後載柩時爲疑鄭氏曰塡池本謂塡起柩前柳池使見棺行禮也而變作奠徹非山陰陸氏則云池殯坎也旣祖則塡之故曰主人旣祖塡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是也是又一說要之改字者非矣

多矣乎予出祖者集說多猶勝也曾子聞之方悟己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出祖勝於吾之所說出祖也

竊案此鄭孔舊說也應氏則曰出祖謂主人也予者親之之辭多矣乎者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

禮雖不可寡亦豈可多乎吳氏曰多矣乎猶言其贅也祖者行之始柩旣出而爲行始矣豈可再入而反宿乎此禮之所無故爲贅而謂之多矣乎也

愚案應氏之說草廬取之然以予爲親主人之辭則有未安者多矣乎予出祖者蓋自悔其於出祖之事多此一弔使主人至於反柩受弔違喪事有進無退之禮也集說固不明而吳氏亦未爲當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集說方氏曰曾子徒知喪事爲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

竊案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子游亦盡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弃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王巖黃氏亦云曾子子游同門執友旣是同時往弔豈不議其服之所宜而往縱或至有先後乃見子游之失胡不明以相正乃私指以示人而揚其失子游旣知曾子之非胡

爲亦不以告乃至主人小斂趨出易服而入以暴其過哉此事俱可疑又云此經多是子游而非曾子劉氏謂此篇疑子游門人所記意或然也蓋子游以文學名想當時必有傳授其徒欲推之而爲之辭如此非實事也曾子之質雖爲魯鈍然專用心於內學極誠懇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故卒聞一貫之旨其在孔子之傳唯顏曾獨得其宗當時穎悟莫如子貢猶不能及豈其所見每每差失而又屢出於子游之下而不見正於他賢何哉前章與此章幷闕之可也愚案張子黃氏之說可正集說之誤然謂此經多是子游而疑其門人所記似未

必然蓋弟子當爲其師諱過觀沐哉叔氏專以禮
許人之議其非言游門人所記也明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集說均爲除喪而琴有和不和之異者蓋子夏是過之者俯而就之出於勉強故餘哀未忘而不能成聲子張是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哀已盡而能成聲也

竊案夫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商惟不及恪信夫子故篤實近厚而其情有所過師惟過好爲苟難

故高虛近薄而其情有所不及今集說反言子夏是過之者故餘哀未忘子張是不至者故哀已盡何其與聖人之言乖違也山陰陸氏又謂師過商不及今其除喪如此蓋學之之力李氏又謂夫子之言言其學道也子夏惟情之過故於學爲不及子張惟情之不及故於學爲過皆曲說也家語及毛公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言子夏子張者不同孔氏謂疑當以彼爲正蓋子夏喪親無異聞而子騫至孝孔子所稱也熊氏又謂子夏居父母之喪異故不同二說未詳孰是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四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五

納蘭　成德

檀弓上三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集說〕辭服者辭其服也文言敢辭者辭其立於臣位也此時尚未喻子游之意及子游言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也

竊案惠子舍適立庶子游爲之牡麻絰又趨而就臣位皆有意義而集說不言馬氏曰死喪之威致哀戚者惟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緦親之恩相爲袒免檀弓之免子游之牡麻絰皆非在他邦者也而其服有過焉以爲仲子之舍孫惠子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爲之服以視其親言唯親則有可正之恩就臣之位所以視其臣言唯臣則有可正之義此說發明殊確可謂得其微矣

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集說〕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

竊案士喪禮始死爲君出小斂以后爲大夫出是受弔有迎賓之禮今待於廟而不迎者必是同等故異於君大夫集說固非矣疏曰以除喪受弔故不迎或曰此非己君之命以敵體待之故不迎恐非也夫始喪猶迎君小斂以後猶迎大夫而謂除喪反不迎賓有是禮乎且外君雖不同於己君而稱臣稱名初不異苟有使來亦未可待之以敵也

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集說〕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爲之禮又引疏曰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

竊案陳氏前之所云是以其庶幾乎爲句亡於禮者之禮也爲句後引孔疏又似作一句讀兩說無定當以孔疏爲正

五十以伯仲〔集說〕朱子曰儀禮賈公彦疏云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

竊案孔疏曰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賈公彦儀禮士冠禮疏

則云某甫者若云尼甫嘉父也伯仲叔季若兄弟四人則依次稱之夏殷質則積仲周文則積叔若管叔蔡叔是也殷質二十造字之時便兼伯仲叔季稱之周文造字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若孔子始冠但字尼甫至年五十乃稱仲尼是也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旣采賈疏又引檀弓孔疏而曰與此賈疏不同疑孔說是今集說乃誤以孔疏爲賈疏亦踈莽甚矣

掘中霤而浴毁竈以綴足及葬毁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集說）疏云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

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毁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又曰毁宗毁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毁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毁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毁宗廟處出仍得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學於孔子者行之效殷禮也

竊案集說取注疏而刪其言周禮與殷道別者使人不知殷周之所以爲異踈矣鄭氏曰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毁宗躐行孔氏謂周人浴不中霤者周盤承浴汁也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盤也則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毁宗也故士喪禮不云躐行也周綴足用燕几亦不毁竈綴足鄭但擧首末言之則中從可知

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集說）應氏曰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

竊案集說應氏之云與長樂陳氏同臨川吳氏駁之曰亡謂去其位也陳祥道解亡字與鄭異謂社稷亡則與亡爲人臣殫忠致命而已其言深足警乎人臣然國亡則臣身當與俱亡今方危則他人固有能安之者去位足矣何至遽殞其身哉且如

陳解則死亡二字無別吳氏之說蓋亦本之鄭注注云言亡者雖辟賢非義退則先需已有亡去之說但朱子注論語云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由是觀之則亡去之說亦未必愈於陳應二氏昔元兵下宋執政曾淵子文翁倪普及侍從臺諫等弃位逃去太皇太后詔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旣不能爲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

書自謏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縱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何以見先帝學者觀此詔則知見危授命不可易矣姑存吳說以備參考

吾子樂之則瑗請前集說劉氏曰伯玉之請前蓋始從行於文子之後及聞文子之言而惡其將欲奪人之地自爲身後計遂譏之曰吾子樂之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

竊案請前行以去子語覺太峻不似伯玉中和氣象吳文正曰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爲豫定其所若徇其意實譏非之愚謂以豫先解前字亦非本旨蓋是時伯玉從後請前者若徇其意而請前行以觀斯丘耳風刺之言深於正諫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集說孺子泣者其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聖人制禮使人可傳可繼故哭踊皆有其節若無節則不可傳而繼矣

竊案集說之云未爲不是但析言與雜記異而不爲別白亦疏略矣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孔疏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日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較集說爲勝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集說卜首僕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體射人之長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遷尸則仍用此人也方氏釋師爲衆應氏以卜人爲卜筮之人

竊案卜與師俱有二解以卜爲僕者鄭氏據周禮大喪與僕人遷尸之文也以卜爲如字者應氏本釋文前儒之說且據禮記卜筮皆在左右之文而知之也以師爲長者陸氏以爲僕人之長即太僕也以師爲衆者方氏以扶君舉尸固非二人所能勝二官各下大夫爲之且有小臣上下之士非一也吳文正斷之曰周官馭者亦名爲僕蓋人君生時在車則僕人在右少前射人在左與君最親近未嘗暫相離故疾則二官扶右扶左薨則二官舉尸皆生時每日親近之人卜人雖曰在左右然不如僕人之親近且與射人非儔類案陸氏經典釋文前儒已有讀卜如字而以爲卜人醫師者皆不若鄭注以卜爲僕者之審蓋古者贊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則皆吉士俾之扶疾而舉尸所謂不死於婦人之手也集說存方應二說贅矣師字釋文解爲長者是方氏云衆者非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集說從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爲同爨緦之說以處之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

竊案此條乃據甥而言相爲服故曰從母之夫又曰舅之妻也若果二人自相爲服在男子則當曰妻兄弟之婦在女子則當曰夫姊妹之夫矣且從母之夫與舅之妻以情而言則無恩以義而言又當避嫌乃以同爨之故得相爲服失經甚矣何取而記之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稺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吳氏亦曰禮爲從母服小功五月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爲舅服緦麻三月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育之恩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者相爲服然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爲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

起此服也張子義是注疏非也集說亦擇之不精矣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集說其徒門弟子也

竊案鄭注以徒爲客之旅者近是今作門弟子則客字爲無著矣然吳氏以下文吾父死爲客之言恐亦未然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集說敬叔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竊案鄭注但言載其寶來朝於君不言所以載寶之故集說遂有欲行賂以求復位之說然上文死欲速朽爲桓魋自爲石椁發即就死而言則此載寶而朝亦當就喪而言若行賂復位則隔一層矣故吳文正曰必載寶而朝者蓋前時委棄家財而去在外無可資用今再反國懲艾前事故嘗以寶貨隨身雖每日朝君車上亦載寶貨倘被君放逐而出則有寶貨不至貧乏也家語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則載寶之非行賂可知

矣
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集說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

竊案孔子之出處進禮退義故雖欲得君行道而必不肯自輕所謂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者已爲可疑況考之史記世家孔子失魯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年月相去甚遠又有適衛適宋適鄭適陳還蔡等事何得云失魯司寇將之荆其事尤可疑也孔氏謂哀六年孔子之荆

是失魯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是亦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惟何氏孟春云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欲富而暇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爲也檀弓所載蓋傳聞之謬者得之矣

仲憲言於曾子集說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

竊案此鄭注說也然原憲名憲字思今加仲於憲是以名爲字矣此必當時之人有字爲仲憲者或姓仲名憲爲子路之族亦未可知而鄭注誤指爲原憲也

公孫木集說公孫木衛公叔文子之子

竊案春秋定十四年衛公叔戍來奔又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是文子之子名戍亦名朱而記獨作木者蓋戍與朱聲相近故世本誤戍爲朱朱與木形相近故檀弓又誤朱爲木也鄭氏云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詳矣集說漫不致辨何歟〇又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則公孫木戍別是一人不應一人所記又誤戍爲木也更詳之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

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集說柳若衛人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有其禮謂禮所得爲者然無財則不可爲禮時爲大有禮有財而時不可爲則亦不得爲之也

竊案集說所云諸儒相沿舊說也或以吾何慎哉詞氣輕忽不似子思平日戒慎之學而集說未辭今以臨川吳氏一說通之吳氏曰禮父在爲嫁母齊衰期父沒爲父後者則不服其時子思父伯魚久沒祖仲尼亦沒而其已嫁之母死於衛子思將爲之服柳若疑子思不當服此嫁母故戒之謹慎依禮而行毋或厚於情而踰於禮時子思嫁母之家蓋貧子思雖欲備禮而不可踰喪主故其心歉

然以爲不得盡禮於其母柳若所謂慎者防其或過耳子思之歎則恨其有所不及也子思謂吾之於母禮所得爲時亦能備而時弗可行方恨不及於禮何事須慎防其過於禮乎故曰吾何慎哉其言似得理惟所云孔伋接續主祭之說不免鑿空姜子西溟已辨之矣至若馬氏直貶子思爲不慎且謂聖人之後而能慎之不失爲君子廬陵胡氏又以爲子思習於禮未嘗不慎曰吾何慎哉言其慎久矣二說不同要皆未曉柳若與子思所言慎之之意也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集說】疏曰滕國之伯名文爲孟虎著齊衰之服者虎是文之叔父也又爲孟皮著齊衰之服者文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也

竊案周之滕國其君侯爵春秋降而爲子今曰滕伯必是周以前諸侯故鄭注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孔疏不言殷時以注已明耳集說引疏而不引注使讀者不明矣又案吳氏云其叔父也二句文同不應異議注疏以上其字爲滕伯下其字爲孟皮不若馬氏以二其字爲二孟者疑是馬氏曰唐虞夏殷之時其禮猶質故天子諸侯以少長相及不降上下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子且不降則爲諸父及昆弟可知矣至周則立子以適不以長故其嚴於貴貴之際一爲之君則諸父昆弟皆不得以其戚戚之若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猶降而爲大功也而況天子諸侯之爲君愚謂馬氏以兩其爲一勝注疏多矣然以爲指二孟則非也蓋指滕伯耳當云孟虎孟皮爲滕伯叔父而滕伯皆爲之齊衰不以已諸侯之貴而降其旁尊則凡上下之親可知矣或謂周無貴貴之禮非也既云古者不降則今降可知矣

子蒲卒哭者呼滅【集說】滅子蒲之名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

竊案鄭注云滅蓋子蒲名蓋者疑辭本無所據未敢質言也集說則疑事而質矣應氏曰滅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絕之義呼而哭之然不敬甚矣故子皋曰野

縣棺而封【集說】封音窆縣棺而封謂以手懸繩而下之不設碑繂也

竊案鄭注云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集說取之然易傳古之葬者不封不樹此記亦言孔子葬防封之崇四尺門人葬孔子三斬板而已封

封皆掐築土爲墳而言則此亦當如字讀謂以手縣繩下棺而築土爲墳耳不必改字而後通也

司徒旅歸四布集說疏曰送終既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竊案疏所云乃熊氏說也皇氏又謂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歸之於四方吳氏曰侯國三卿魯之季孫上卿司徒也其下二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宰一如王朝之小司徒叔孫亞卿司馬也其下一大夫如王朝之小司馬左傳所謂叔孫之司馬鬷戾

是仲孫下卿司空也其下二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司寇一如王朝之小司空夫子仕魯爲司空司寇即仲孫氏之司空司寇也家臣之賤應無稱司徒司馬者熊氏說非皇氏謂歸之君而君使司徒歸之者亦非但如鄭注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是矣案周官諸大夫之喪宰夫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者冢宰之下大夫也季孫魯國上卿實兼冢宰之職司徒乃季孫之下大夫故其旅得爲孟獻子之家治喪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集說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俱淺矣故居其喪則自處如此衎爾和適之貌此章以文勢揣之喪下當有如之何夫子曰字舊說謂記者之略亦或闕文與又否則問當作聞

竊案王巖黃氏云鄭注爲小君惻隱不能至此說是也蓋小君主義重而恩輕也惟其義重故須爲服惟其恩輕故容得和適也陳注謂恩義則淺矣此大失也夫先王制服只有二道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二者之外更無他道今曰恩義俱淺然則何從而爲之服哉不幾於畏而哭之之謂乎至陸氏又曰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樂者子夏失問故不答此又一義也學者詳之愚謂

黃氏駁集說恩義俱淺當矣引陸氏夫子不答之說非也依集說闕文爲是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集說疏曰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小祖者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者天子始祖之廟諸侯太祖之廟也馬氏曰寢所居處之地祖所有事之地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嘗至之地今案馬氏以小寢大寢爲燕寢正寢與舊說異

竊案復者所以招魂復魄魂氣雖無所不之而始死之時必在生時熟習之地故先復之於燕寢正

寢生時所居處之地次復之於羣廟太廟生時所有事之地又次復之於庫門四郊生時所出入經歷之地記言自有次第不可混也言小祖大祖自足以該廟中之寢何用兩言之乎馬氏之說較注疏爲優方氏謂復必於寢廟者以人死必反本也亦仍舊誤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集說方氏曰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孝子事死如事生也

竊案方氏之說似是而非若云事死如事生則生時不但朝夕二食而已更有午食何以日中不奠故不如鄭注爲精鄭氏曰陰陽交接庶幾遇之吴

氏申之曰陰闇陽明日出者由闇而明陰交接陽也及日將入由明而闇陽交接陰也奠者所以聚死者之神死而神混於天地陰陽之中故於天地陰陽交接之際求之

菆塗龍輴以椁集說疏曰菆叢也菆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椁者此叢木象椁之形也

竊案廬陵胡氏曰菆塗龍輴以椁畫龍於輴車之轅以殯之又菆聚椁材以周輴而塗之先儒云以椁如椁也恐非臨川吴氏曰菆木以周龍輴卽所謂椁也鄭氏謂之如椁者釋此椁字所以名爲椁之義蓋椁猶郭也外城周於内城者爲郭故外棺周於内棺者亦名爲椁其義如外城之椁也鄭意則是而立文不明是致胡氏之惑今案集說又仍疏文而不爲改定則是以以椁爲象椁之形而非眞椁矣

未仕者不敢稅人集說稅人以物遺人也

竊案稅人之稅當作裞郝氏曰裞與襚同贈死者衣服也未仕者則衣服不備不敢襚人而謂以物遺人非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五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六

納蘭　成德

檀弓下一

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集說門外之人以來弔者告若是交游習狎之人則徑入哭之

竊案孔疏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出門外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相識狎習則入與共哭今集說謂告來者爲以來弔者告謂狎爲與生者交游習狎之人皆誤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集說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又引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

竊案三年之喪不弔哭者謂不弔泛常之人也曾子之齊衰而往哭子張者情親誼厚所謂知死者傷而非知生者弔也故曰我弔也與哉劉氏輕肆詆毀過矣後儒復多從之皆於曾子問之文考之未詳耳

齊穀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集說齊襄公夫人王姬卒在魯莊之二年赴告於魯其初由魯而嫁魯君爲之服出嫁姊妹大功之服禮也

竊案魯主王姬服之如內女雖自穀梁以來有此說然嘗疑古無此禮故春秋書王姬卒以譏之石林葉氏亦云王姬之服檀弓所不能決是以設爲疑辭且服稱情而爲之者也莊公於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仇何集說乃以禮許之未敢以爲然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集說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爲之復是盡其愛親之道而禱祠之心猶未忘於復之時也

竊案鄭注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山陰陸氏駁之曰鄭謂分禱五祀是直禱耳清江劉氏曰禱祠猶願幸史記云此禱祠而求也集說兼用兩說遂以爲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爲之復猶未忘禱祠之心誤矣凡禱祠者冀其神之來格也復者冀其神之來復如禱祠然故曰有禱祠之心非未忘行禱五祀之心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集說方氏曰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不文故也喪葬凶禮故若是至於祭祀之吉禮則

必自盡以致其文焉然主人之自盡亦豈知神之所
饗必在於此乎且以表其心而已耳
竊案注疏奠以素器句謂葬前祭祀之禮謂虞後
以士虞禮不同素器故也吳氏亦云虞以前視喪
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奠也非不敬其親也哀心
特甚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卒祔
祥禫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其祭祀
也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也
愚以此章前後考之皆言喪禮則此祭祀之禮指
虞後卒祔祥禫爲合集說竟以爲祭祀之吉禮非
矣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集說疏曰
親喪歠粥之時主人主婦室老此三人並是大夫之
家貴者爲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命之食疏飯也若
士喪君不命也喪大記言主婦食疏食謂旣殯之後
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
竊案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蓋謂士以
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以上也親喪三日不食
過此恐致滅性惟士則鄰里勸其食糜粥大夫以
上則君以糜粥命之食故曰歠主人主婦室老歠
使之歠粥也集說引疏云爲其歠粥病困故君命
食疏飯是以食之與歠分爲二矣故吳氏駁之○
又案喪大記雖云大夫之喪妻妾旣食水飲然主
人室老子姓皆食粥故曰三年之喪饘粥之食至
旣葬然後疏食水飲耳豈得據大記一端遂廢通
喪之禮乎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集說君使臣以禮
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
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竊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殮君往巫止於門外
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殮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
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直言巫出無桃茢之
文故清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

之末造也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
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
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
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
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忘生背死也禍莫甚
於背死而忘生背死而忘生則不足以託六尺之
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
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爲乎諸臣之廟哉
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亦周末之記也
劉氏之云與喪大記士喪禮正合吳氏謂用桃茢

非薄其臣禮則固然未可輕訾恐未然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集說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竊案齊國奢侈晏子浣衣濯冠儉於身可也遣車一乘豚肩不掩豆儉於親不可也曾子美其恭敬是矣而不譏其儉於喪祭非也有子譏其儉於喪祭是矣而不取其矯奢以儉非也集說謂曾子主權有子主經經權豈有二道哉吳氏又謂曾子言禮之本故以其恭敬而謂之知禮有子言禮之文故以其儉不中禮而謂之爲知禮二子之言皆是

猶似未盡也
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集說以爲賢人必知禮矣至死而覺其曠禮故歎恨之
竊案此解曠禮未明吳氏曰曠於禮謂其曠廢居室之禮而溺於燕私好內之情非謂其疏薄於朋友諸臣之禮也頗分曉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集說此言樂極生哀之情但舞斯愠一句終是可疑今且據疏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刪舞斯愠三字今亦未敢從又引疏曰此凡九句首末各四句是哀樂相對中閒舞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又引孫氏曰當作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蓋自喜至蹈凡六變自悲至踊亦六變
竊案陸氏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愠斯戚上有舞斯愠一句并注皆衍文而孔疏亦云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則劉氏欲刪去此三字不爲無據矣集說不從而主樂極生哀之說何耶至於孫氏於舞下加蹈愠上加悲雖屬對整齊未免添設此與鄭又一本所云舞斯蹈蹈斯愠王本所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總屬誤加耳

咏斯猶猶斯舞集說引疏曰咏歌不足漸至動搖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
竊案猶字集說依注疏讀爲搖謂身體動搖也吳氏則以猶爲手動舞爲足蹈手之搖動陽舒之氣爲樂而形於手容者也以足蹈地陽舒之氣爲樂而形於足容者也凡言舞而兼言蹈則動手爲舞舉足爲蹈此言舞而先言搖則搖即手之舞舞即足之蹈也愚以爲皆不然搖者因咏歌而首動搖舞雖是手動而足蹈亦該其中矣廬陵胡氏曰猶若所謂君子蓋猶猶之猶郝氏曰猶合也凡歌必有節以合之如今人唱則拍板拊手之類乃作搖

讀非也未有歌而振考並存之以備考
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
嘗問焉〔集說〕引石梁王氏曰是時吳亦有太宰嚭如
何
竊案鄱陽洪氏曰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
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
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忠
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爲之辨正臨川吳氏
謂洪氏正千載之訛而從其說遂於纂言兩易二
人之名而石梁王氏之疑可釋矣孔疏云此太宰
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天下同姓名者閒

有焉得吳陳一時皆有太宰嚭耶
知悼子卒〔集說〕知悼子晉大夫名罃
竊案知悼子名盈若罃自是武子非悼子也左傳
昭公九年夏四月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
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云
云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
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則知悼子爲
荀盈明矣故鄭注云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公九
年卒今集說之名罃以悼子爲武子不應紕繆至
此
子卯不樂〔集說〕黄言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

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
竊案鄭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
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孔氏疏之曰案
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又史記云兵
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
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昆吾
與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
此集說所本也然鄭謂桀以乙卯亡孔謂桀以乙
卯被放非言其死於乙卯也集說改爲桀以乙卯
死誤矣又案漢書翼奉說與賈逵異張晏云子刑
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
推湯武以興乎鄭司農注春秋亦云五行子卯自
刑

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集說〕故記者云至
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
竊案鄭氏云畢獻獻賓與君孔氏云知獻賓與君
者蓋杜蕢此事主爵在燕禮之初賓主既入得杜
蕢之言不可即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然則所
謂既畢獻斯揚觶者燕禮獻君獻賓之後於斯揚
觶非燕禮既終也集說不免考之未審也
啜菽飲水盡其歡〔集說〕無解

竊案陸氏釋文菽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孔氏疏云以菽爲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集說於王孔之義未有折衷故略之與又案臨川吳氏云澄嘗食於北方至貧者之家不惟無飯亦無粥但以豆煑湯每人所食約豆一掌所掬雜以米一二十粒煑湯一盂攪起啜之而以療飢始悟古所謂啜菽者蓋如此無蔬菜可羹但熟煑白水飲之故啜菽飲水爲至貧者之家孔疏謂以豆爲粥非也○又案家語載子路親在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二百里之外孔子稱其生事盡力則於菽水盡歡之孝蓋克允蹈之矣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集說公輸氏若名爲匠師方小年尚幼也斂下棺於椁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幼欲代之而試用其巧技也

竊案此注疏說也郝氏則云般公輸若名稱般者自謂之辭若方與小斂因自請他日葬時已爲機以封不用碑繂也乃以公輸若般爲兩人以方小爲句謂若爲匠師年幼般爲若族人而掌窆事者非也

過墓則式過祀則下集說墓與祀人所易忽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

竊案孔氏謂墓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墳尚然則己先祖墳墓當下也集說不言墓祀爲他墳神位失分曉矣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七

納蘭　成德

檀弓下二

爲懿伯之忌不入集說劉氏曰左傳注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也此疏云敬叔當殺懿伯爲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之知禮也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彼注言椒爲之避仇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以禮之不當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殺已而難之則晉之遣使而使其仇爲之副不恤其相仇以棄命害

事亦非善處也且叔弓爲正使得仇怨爲介而不請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常以仇敵備之而往反於魯滕之路亦難言也使椒果欲報仇則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耶而遂入又非通論也案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爲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此說固可通然亦未知然否闕之可也

竊案孔子言居兄弟之仇奉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叔父之親與昆弟等則魯使惠伯爲敬叔介固有是理但敬叔殺懿伯事既不見書傳不如作忌日解爲直捷也劉氏辨之當矣又曰未知然否何耶

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集說舊說以撥爲紼未知是否天子之殯用輴車畫轅爲龍椁幬者叢木爲椁形而覆幬其上前言加斧於椁上是也諸侯輴而設幬則有輴而無龍有幬而無椁也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溢滯也今三家廢輴不用而猶設撥是徒有竊禮之罪而

非有中用之實者也方氏曰爲輴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輴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撥三臣旣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撥雖無所經見然以文考之爲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先儒以爲紼失之矣今案方說如此亦未知其是否闕之可也

竊案舊說以撥爲紼以榆沈爲水浸榆白皮汁以播地方氏又謂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陳氏皆疑之而未有定解當取陸氏吳氏說補之山陰陸氏云諸侯無椁設幬而已先儒謂亦累木爲椁特不

題湊非是揄性堅忍中車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轂是也然以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輴者也鄭氏謂撥爲紼非是臨川吴氏云揄木名蓋以爲輴車之輪轂者沈猶重也木性本重所載又重爲難轉動故殯設撥以撥其輪大夫殯用輁軸其轉動甚易既不用輴則撥無所施徒爲虚器實無所用蓋借竊君禮而不中事宜者也二說實相發明優於諸家矣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集說〉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蓋初試爲士未廩祿者有饋於君則稱獻使他國則稱寡君此

二事皆與羣臣同獨違離之後而君薨則不爲舊君服此則與羣臣異所以然者以其未嘗食君之祿也又引方氏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也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若孟子之在齊是也惟其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蓋獻爲貢上之辭而寡則自謙之辭故也以其有賓主之道而無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其曰違則居其國之時固服之矣

竊案二說中方氏爲優集說初一條本之注疏則之可也然方氏又有所本臨川王氏曰君有饋焉而解曰有饋於君似非臣之饋君謂之獻豈問有祿未有祿乎老泉蘇氏曰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人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李氏曰立於其朝矣命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焉則獻使焉則不以主君賓焉而不臣之也賓之故有獻而無賜玉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

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爲之服矣山陰陸氏曰未純於臣則雖君饋之猶曰獻雖違之他邦弗爲君服案此數家之說方氏所本也勝注疏多矣

赴車不載櫜韔〈集說〉甲不入櫜弓不入韔示再用也

竊案鄭注謂不載櫜韔兵不戢示當報也故陳氏仍之臨川王氏駁之曰禮者將以恩止爭且務脩己而不責人不載櫜韔如鄭義則禮亦悖矣愚謂當報不當報亦顧其用兵之義何如耳若有名之兵雖百戰以復君父之仇雪國家之恥亦無不可

也故魯莊忘仇春秋譏之若無名之師則敗而思復干戈相尋逞憤虐民君子所大惡再用且不可況亟戰乎秦伯之濟河焚舟春秋狄之梁惠王欲洒恥孟子第教之以施仁政故方氏謂義則動不義則止也集說但言示再用於義未然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集說先人之室宗廟也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主初入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注云書其得禮此言故曰者謂春秋文也

竊案此注疏舊說胡康侯傳春秋則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新宮將以安神主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又曰丹楹刻角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不然焉災而哭得禮爲常事春秋則何以書案此則先人之室不爲宗廟而新宮災三日哭亦不爲合禮矣不惟與公穀鄭孔異亦與檀弓小有不同更詳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集說考公無解

竊案鄭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顧寧人曰考公去春秋之世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也失國而爲寓公亦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集說疏曰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故子亦三日而杖官長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服齊衰三月而除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繐衰既葬而除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云云然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言邑宰之士也

竊案鄭注集言服不分杖與衰孔疏以上兩服爲杖服下兩服爲衰服一字二解首尾衡決殊屬可疑雖曰喪人之冠帶衣裳杖屨通謂爲之服然烏知非周末之變禮與喪大記四制所聞各有不同乎似宜闕疑也

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

集說在官者諸臣也在宮者家人也天下之惡莫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以誅之無赦之之理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石梁王氏曰注疏本作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爲是

竊案鄭氏云臣弒君子弒父羣臣子孫皆得殺之其罪無赦孔氏云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弒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也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殺父之人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討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且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此集說所本也山陰陸氏則謂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同一官府之人亦

坐焉爾弒父放此鄭氏謂弒父者凡在宮子孫皆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吳氏則謂凡在官在宮謂被弒者之羣臣子孫非謂行弒者之羣臣子孫也當即時殺無得緩誅逸賊故曰無赦宋萬弒閔公縱令出奔陳君子以爲宋無臣子也陸農師謂同一官府之人亦坐弒君之罪果是逆賊之黨則自應殺之無赦若不預弒謀而一府一宮之人皆連坐刑不亦濫乎春秋誅亂賊之法不聞有此愚謂諸儒議論紛紜皆因凡在宮句似子亦可以殺弒祖之父於情理有礙耳若從疏中所云在宮諸本或爲在官則於文義順矣然朱子

注孟子好辯章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胡氏春秋傳云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執殺於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弒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罪者不越此矣此皆從在宮之說汪氏則曰謂討其與弒君父之人凡聞乎故者皆誅之而不赦非謂在官在宮者盡誅之也

晉獻文子成室集說晉獻舊說謂晉君獻之謂賀也然君有賜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之類

竊案趙武謚文子經傳並無稱獻文子者故先儒

以獻爲賀初無異解自廬陵胡氏疑謂晉君賀其成室爲獻之非而以獻文爲趙武謚於是集說本之遂引貞惠文子爲證不知君之於臣亦可曰獻故周禮有獻王饋禮有獻爵君未嘗不獻臣臣未嘗不受君之獻豈可疑此而并增益文子之謚乎

美哉輪焉美哉奐焉集說輪輪囷高大也奐奐爛衆多也

竊案此輪即廣輪揜坎之輪從之深爲輪橫之深爲廣言輪足以該廣則此輪爲室之深廣也集說謂輪囷高大者非是奐本亦作煥與煥乎有文章之煥通只謂室之華麗亦不必言奐爛衆多也此

皆本鄭注而失之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集說京音原
竊案鄭注以晉卿大夫之葬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孔疏鄭知京當爲原者案韓詩外傳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絶高爲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爲原也九原山在山西絳州西北二十里晉大夫葬處愚謂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平曰原後人亦有擇山地而葬者如淮陰侯葬其母行營高敞地是也似不得謂京非葬處而必改其字以從韓詩也
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集說宋國雖以子罕

得人心可無吾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一說微弱也雖但弱晉之強使不敢伐而已然推此意則民既悅服必能親其上死其長而畢天下莫能當之矣前說爲是
竊案集說前條以微爲無後條以微爲弱而獨取前說愚以爲皆非也微當如注疏訓非言雖非晉人其誰以爲可伐而與之敵者乎孔子嘗云仁不可爲衆子罕蓋亦一事之仁歟詩微君之故何爲乎中露朱子亦訓微爲非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集說馮氏曰毋死而歌惡有大於此者乎宜絶而不絶蓋以平生之素而事有出於一時之不意者如此善乎朱子之言曰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其有以深得聖人之處其所難處者矣劉氏曰如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椁之滑膩也壞之廢敗禮法甚矣
竊案周之末世文繁而僞於是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爲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爲禮如子皮琴張者卿大夫死倚其門而歌自以爲狂如曾皙者要未有若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者也然夫子佯爲不聞未遽絶之者夫子與原壤爲故人

知其猖狂無禮久矣哀其母喪而助之沐椁吾盡吾誠俾得終大事而已時方忽遽狂奴故態勿與知可也若平日夷俟則有扣脛之責矣此見聖人之處故人經權各得其宜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集說叔譽叔向也
竊案叔向字左傳國語俱無之鄭氏以叔譽爲叔向者蓋據韓詩外傳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之語而知之也集說當引韓詩爲證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知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集說引疏曰

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禮叔仲皮
死子柳妻雖是魯鈍婦人猶知爲舅著齊衰而首服
繆經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兄當時婦人好尚輕細
以告子柳云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如此
亦以爲然乃請於衍令其妻身著繐衰首服環經衍
又答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繐衰環經無人相
禁止也子柳得衍此言退使其妻著繐衰而環經
竊案鄭孔以子柳爲皮之子以衍爲皮之弟子柳
之叔以其妻爲子柳之妻以請繐衰而環經爲子
柳請於衍以曰爲衍之言以退使其妻繐衰而環
經爲子柳從衍之言而使其妻如此皆出於臆決
非有的然依據愚謂以兩其妻爲子柳之妻是矣
其餘云云未可盡以爲信也應是衍告於子柳請
柳之妻服時尚輕細之繐衰環經而曰昔者吾喪
姑姊妹亦如斯未吾禁也於是子柳得衍之言退
使其妻繐衰而環經如此解經覺徑直無許多
問答之繁曲注疏之所以多其問答者以衍爲子
柳之叔尊請於卑於禮有違耳然考之注疏衍之
爲皮弟本無確證安知非子柳之兄弟乎
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
爲之衰集說朱氏曰絲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
蟹之有匡非爲蠶之績也爲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
乎緌之所飾然蟬之有緌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已
兄死者必爲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爲兄之死也
爲子皐而已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
竊案此說大旨若此而語氣似猶未肖蓋絲績必
須匡乃蠶無之而蟹之匡似爲蠶設首冠必資緌
乃范無之而蟬之緌似爲范設兄死必服衰乃成
人不爲兄服畏子皐而後制服似子皐爲之衰衰
無係於成人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范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
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集說子春曾子弟子矯爲
過制之禮而不用其實情於母則他無所用其實情
矣此所以悔也
竊案子春下堂傷足以虧遺體爲憂至於數月不
出其識孝有過人者今乃謂以勉強過禮爲非實
情因而自悔竊恐未然黃氏云禮制雖云三日而
曾參喪親不食七日故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不
五日而後食既而告人曰吾悔之云吾母之喪不
能及於七日是不得盡吾哀痛之情以報其罔極
之恩更於何處盡用我哀痛之情歟乃悔不及七
日之謂也可謂得子春之意矣
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集說無解
竊案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山陰陸氏曰問然問其

所以然集說無解未知孰是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七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八

納蘭 成德

王制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集說鄭氏曰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疏曰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各當其大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竊案此節次於下當其下大夫之下故鄭氏通解爲並會之序且謂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而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一句說甚難通惟吳臨川移此節於上士二十七人之下而取方陸胡三家之說者近是蓋其上之上指上士而言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若二分其數則爲五十四人三分其數則爲八十一人也今列三說於後嚴陵方氏曰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

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爲三分焉則合爲而八十一矣故曰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猶言各與上爲三分也山陰陸氏曰後言上士二十七人而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言之如此三分讀如去聲謂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合八十一人廬陵胡氏曰前云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諸侯之國自有上中下三等之士也鄭以大國士爲上士次國士爲中士小國士爲下士誤矣○又案下文上士二十七人節集說取馮氏說云士亦有上中下而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也其實士又有

上中下之異既已得之而此又取鄭氏上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云云不免自矛盾矣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集說共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御謂凡天子之服用並皆取之租稅也○方氏曰以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爲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爲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爲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己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爲御也要之以共官爲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耳

竊案集說之云本之注䟽然百里之稅似不足供百官之求而千里共御則疑其過厚是以諸儒之說多有不同馬氏謂官所用輕故以近地所出給之天子所用重故以遠地所出給之山陰陸氏謂百里之內共官若禹貢百里賦納總千里之內以爲御若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粗者多是皆與方氏尊卑之說相近然於節財用謹制度之義未爲深合長樂劉氏又創爲之說曰官謂王國所祿士大夫也御謂王之卿掌其政教以御天下之諸侯者也言百里之內專以養鄉遂之

民而教以三物拔其賢能以共王官千里之內專以養大賢大能用爲王之公卿上大夫以典其六卿之治以御諸侯皆不取爲己利也其說又不免紆曲惟石林葉氏得之葉氏云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饗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己嚴於事神人故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內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內猶之家造以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皆以奉己爲非悳也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集說無解

竊案鄭氏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

於其君此文似誤脫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吳臨川亦云案上文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三卿而此云小國二卿鄭氏疑為文脫誠然集說竟置不辯疎矣

任事然後爵之集說任事則能勝其任矣於是爵之以一命之位

竊案古者立賢無方不拘資格故才任公卿者即使為公卿才任大夫士者即使為大夫士如伊傅一出即陟保衡置左右其一材一藝至有終身守其官者今集說但云爵以一命之位拘矣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集說暴者殘殺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謂以美沒禮也

竊案鄭注暴猶耗也浩猶饒也長樂劉氏推明其意曰以三年之仂共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故曰暴儉於禮而不盡其財使財有餘故曰浩此甚足明暴浩之義而集說不取顧以殘殺汎濫為解何耶臨川吳氏則又謂暴如日之暴曬乾暵削小宜加之以滋潤浩如水之浩渺汎濫過多宜約之以限節似亦未為的然也

庶人縣封集說庶人無碑繂縣繩下棺故云縣窆也

竊案鄭以縣封當為縣窆集說從之然封字如本文解未嘗不可通長樂陳氏謂縣棺而下封土而瘞之是矣且下文不封不樹之封亦謂封土為丘壟不宜一字兩解也

喪不貳事集說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庶人則終喪無二事也

竊案注疏謂庶人既無爵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外不供他事大夫士在喪有二事如喪大記云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是也王氏則謂凡有喪者皆不二事非耑言庶人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革無避上使之非也亦權制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集說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疏曰鄭疑為夏殷祭名者以其與周不同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集說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礿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石梁王氏曰特礿春物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於此時不祫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祫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祫故曰祫禘祫嘗祫烝而礿則特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甞甞則不烝烝則不礿集說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甞祭四方皆然石梁王氏曰諸侯歲朝為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甞祫烝祫集說此章先儒以為夏殷之制然禘王者之大祭也今以為四時常祭之名何歟豈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專為大祭歟

竊案周禮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甞冬曰烝故詩曰礿祠烝甞于公先王至禘則五年大祭之名非時祭之名也今王制云春礿夏禘而郊特牲祭義又云春禘先儒疑為夏殷祭名非也蓋記

者誤耳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諸侯礿則不禘以下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甞烝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遂云爾吳氏亦謂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章內礿皆當讀為祠禘皆當讀為礿犆謂分祭於各廟祫謂合祭於祖廟記者以天子惟春時分祭夏秋冬三時並合祭諸侯四時之祭每年必缺其一一年止有三祭春祭亦如天子之犆秋冬祭亦如天子之祫惟夏祭或犆或祫不同今既無從考據疑古制未必然蓋記者妄傳輕信而云也趙吳二氏之疑不為無謂集說不過仍

襲舊說耳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集說謂視其饔餼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也

竊案鄭注視三公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也集說取之然春溪楊氏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耳注疏拘於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不免太泥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集說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

竊案鄭氏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

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能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鄭所引左傳注孔氏亦謂其與禮稍異不可以因國之說顧寧人云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此因國之明據矣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集說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即薦然亦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竊案注謂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謂

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此牲此穀兩物俱有非謂氣
味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也長樂陳氏亦云
卵魚豚鴈以時之所宜論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
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則羊宜黍豕宜稷
鴈宜麥魚宜苽此則黍以豚麥以魚蓋卵之於春
魚之於夏豚之於秋鴈之於冬尤多而易得庶人
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月令季夏薦稻稻常穫於
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爲貴故與庶人異此三說
者皆集說遇時物即薦之意然嚴陵方氏則取陰
陽相配之義謂韭之性溫則陽類也故配以卵卵
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

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
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
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得勝
陰陰不得勝陽而已愚案古人雖取時物以薦亦
不無相配之意二說兼之其義始備○又案月令
天子薦黍及含桃於仲夏薦麻於仲秋皆以仲月
其餘季春薦鮪孟秋薦穀季秋薦稻季冬薦魚皆
非仲月豈天子之禮與大夫士庶有異歟注疏強
生分別恐亦未有稽據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集說烹牛羊豕必爲鼎實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
則設所以無故不殺也

竊案周禮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諸侯無故不殺
牛以下皆飲食之禁令也豈因鼎非常用之器而
然歟且鄭注故謂祭饗孔氏引天子大夫祭亦得
殺牛及諸侯與大夫饗食賓皆得用牛甚詳此皆
略之則所故者何指乎

庶羞不踰牲集說羞不踰牲者如牲是羊則不以牛
肉爲庶羞也

竊案此本鄭注然張氏又云不踰不豐於牲也傳
者謂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掩豆謂之踰牲
庶羞不踰牲自指多少言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集說大夫有田
祿則不假借祭器於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
可也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

竊案此亦本之注疏蓋以曲禮有云無田祿者不
設祭器及禮運以大夫祭器不假爲非禮故以有
田無田分別之長樂陳氏亦云無田祿者必假祭
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有田祿者必具祭器
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然案周官王之大夫四
命公之孤四命四命受器則有祭器者必如王之
下大夫及公之孤四命者也故曰大夫祭器不假
曲禮亦謂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

假若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禮則廷平周氏駁之矣蓋王制之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畀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即不容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意也且士之有田者亦得有祭器況於大夫孟子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謂器皿不備則士之有田者得備器皿也曲禮云大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則士與大夫皆有祭器也故呂氏解凡家造祭器爲先云言家造雖士有田祿者皆然非獨大夫吳氏雖之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集說〕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竊案集說引周禮以證是也若大全引長樂陳氏之說則非矣陳氏云周官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周制也然歲不過三日謂雖豐歲用力亦不過三日耳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已包舉其中此正是周制何得以爲非附辨於此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集說〕居謂儲積以備用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材者夫人日用所須之物如天生五材之材天地之氣東南多煖西北多寒地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因其地之所宜而爲之備如羶裘所以備寒絺綌所以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此皆因天地所宜也

竊案天地之氣感應不同故天氣有寒煖地氣有燥濕因天地之寒煖燥濕而各使民質之能堪其氣者居之鄭氏謂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堪地氣也此解極當下文廣谷大川異制至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居民材因天地之大凡也集說以居積物材爲說與下意不貫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集說〕耆老鄉中致仕之鄉大夫也

竊案下文有君子耆老庶人耆老則此耆老蓋兼指大夫致仕爲父師少師者及年老有德行不仕者而言非獨言鄉中致仕之鄉大夫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集說〕引劉氏曰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穎出於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於司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爲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舉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名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集說〕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

司徒也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成也言成
就其才德也
竊案集說以不征於鄉不征於司徒二者直承上節則造士與選士俊士何別不知選士雖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未即貢舉入官而免鄉之徭役也俊士雖升身太學非特升名然猶給司徒徭役若其學業既就皆免其學及司徒細碎之徭役方謂之造士故方氏曰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其說最爲明著蓋造士即下樂正所造也所謂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國之俊選皆造焉者是矣與選士俊士有別未可混而爲一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集說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失行而悖常亂俗生則擯棄死則貶降
竊案廢其事鄭注云以不任大夫也既升之士之上而爲大夫矣則當爲大夫之事而乃廢於其職固宜黜之沒齒不待於敗國殄民而悖常亂俗也若果如此則國有常刑矣生廢黜之而死猶以士禮葬蓋既申其罰而又微示以思歟
有言無簡不聽集說若有發露之言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難於聽斷矣
竊案集說亦近是然簡字未明惟方陸二說爲當方氏曰簡所以書獄辭與書所謂五刑不簡之簡同陸氏曰聽訟若無簡書之實狀可據則不聽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八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九

納蘭　成德

月令一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集說〕太皞句芒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

竊案天播五行於四時而生萬物故王者必祀五天帝若五帝及五人神皆有功德於民者也故祀天帝之時即以爲配從春迎青帝則配以太皞而從以句芒夏迎赤帝則配以炎帝而從以祝融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此孔氏謂太皞句芒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是也集說去春祀之時四字但曰於春祀之則似不祀青帝而以太皞爲主句芒爲配矣語爲不詳疑誤後學特爲正之

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集說〕春祭先脾者木克土也夏祭先肺者火克金也中央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秋祭先肝者金克木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

竊案五時之祭所先不同陳氏以五行生克及所居所屬兼言之支離塞礙蓋以春祭脾爲木克土夏祭肺爲火克金秋祭肝爲金克土則於中央祭

心之火生土冬祭腎之水濟水而不尚克制有所不通以中央祭心爲居中象君四時何獨不用方位以冬祭腎爲屬水則春夏中央與秋又何以不言所屬反覆推之未見其可惟注疏以四時之位五臟之上下次之者爲得其義也鄭注曰祀戶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臟直脾脾爲尊祀竈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祀中霤先祭心者五臟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門祭先肝者秋爲陰中於臟直肝肝爲尊也祀行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孔氏疏之曰祭戶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耳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夏稍却而當秋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據牲之五臟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若五行所主五臟則不然吳幼清亦曰夏祭先肺者謂先祭肺而次祭心又祭肝也中央先心者謂先祭心而次祭肺又祭肝也秋先肝者謂先祭肝而次祭肺又祭心也冬先腎者謂先祭腎次祭脾又再祭脾也春先脾者謂先祭脾次祭腎又再祭腎也五時之祭所先不同諸家以五行生克求其義者皆鑿今以人身五臟之

次明之肺最在上心次於肺亦在上故依心肝二脉皆在上部脾在中肝次於脾故候脾肝二脉皆在中部腎最在下故候腎脉在下部四時之位則夏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也自是後日漸南夏末比夏至之日微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土王之時祭先心也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腰脾肝之位象之故春祭先脾秋祭先肝也冬至日近南極最下腎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腎愚案吴氏之說發明注疏勝集說多矣大全棄而不載何耶又案張氏曰中央祭先心心當作腎土所勝也冬祭先腎腎當作心水所勝也愚謂以五行生克爲說必改記文乃得與春夏秋所祭相合若如集說又以所居所屬兼言之自相矛盾矣

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天子居大廟大室孟秋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天子居總章大廟季秋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天子居玄堂大廟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集說青陽左个注云大寢東堂北偏也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明

堂大廟南堂當太室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玄堂左个北堂之西偏也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疏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明堂與太廟大寢制同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歟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竊案鄭氏釋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爲大寢而以青陽爲東堂明堂爲南堂總章爲西堂玄堂爲北堂青陽之北偏爲左个南偏爲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爲左个西偏爲右个蓋以南面而

言也總章之南偏爲左个北偏爲右个蓋以西面
而言也玄堂之西偏爲左个東偏爲右个蓋以北
面而言也朱子因之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个隨
四時所向而易其名春居東室而東向則以北室
之右爲左个南堂之左个爲右个夏居南室而南
向則以東室之右爲左个西室之左爲右个秋居
西室而西向則以南室之右爲左个南室之左爲
右个冬居北室而北向則以西室之右爲左个東
室之左爲右个吳幼清則謂太寢乃聽政之所戶
牖之閒設黼扆四時皆南面向明而治安得一月
各居一處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者況冬寒而

北面尤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
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皆於古制不合事宜不
足詳此記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
居之時也案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則無他文
惟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
此而其名異故使人惑也陳用之禮書云王大寢
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大寢聽政小寢燕息也五小
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
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此說蓋本孔氏
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
月制事宜兩不背戾凡居五寢皆南面夏寢秋寢

在中寢之前就中寢向前而言故二寢皆以西夾
爲左个東夾爲右个冬寢春寢在中寢之後就中
寢向後而言故二寢皆以西夾爲左个東夾爲右
个其左右二字如曲禮所謂客入門而左大夫士
出入君門由門右並是以西爲左東爲右也此言
太廟太室則中寢之室也愚案吳氏之說較鄭氏
朱子之說爲近是然月令出於呂不韋豈能悉合
古制盡通事宜故馬氏云王者向明而治故謂其
堂曰明堂而此云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
冬居玄堂又裂爲太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爲
太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

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
犬冬食黍與彘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
黍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集說】麥以金王而
生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兌爲羊當屬金而
鄭云火畜皆不可曉疏云鄭本五行傳言之然陰陽
各塗不可一定故今於四時所食及彘嘗麥雛嘗黍
之類皆略之以俟知者
竊案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
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
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
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

與古異矣故集說闕疑以俟知者得審之義然
諸家之說亦有可備採者不能盡廢也鄭氏曰麥
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菽
實孚甲堅合屬木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
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
也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
也孔氏曰鄭云麥屬木黍屬火麻屬金菽屬水稷
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案尚書五行傳曰貌之
不恭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言之不
從則有犬禍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視之不
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聽之不聰則

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思之不睿
則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屬思是
雞為木畜羊為火畜牛為土畜犬為金畜豕為水
畜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
氣尤熱水能克火木能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
方之牲以減其熱氣秋氣既涼又將向寒不有其
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
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項氏曰麥自苗至實
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實皆在
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稷專受土氣故中央之
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

食黍與彘皆水類也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
稻獨食犬與麻者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食之也
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
取官事之宜此以氣類分也方氏曰春木王之時
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也
夏火王之時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木畜
也秋金王之時而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
之所勝也以麻木穀而黍火穀也夏食菽者是物
之所勝以菽水穀也中央則食稷與牛秋食犬冬
食彘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犬金畜彘水
畜也所生者所以相繼所勝者所以相治同類者

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臟之疾不生
焉又曰孟夏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
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
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
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嘗得其宜焉胡氏曰
麥性蘊毒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宜其毒也鄭
氏曰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此嘗雛也而曰嘗黍不以牲主穀也黍火畜氣之
主也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黍非
新成直取舊黍方氏曰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
之謂之雛者雞以雛為美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

耳於配菽之食則曰雞者曰之所食爲常時之所食爲暫也鄭氏曰仲秋嘗麻麻始熟也季秋嘗稻稻始熟也高氏曰孟春食麥與羊麥屬金羊屬土是月也金土以老食所勝也菽孚甲堅合屬木雞木畜木生火也案諸家說所食穀之配各有不同未知孰是故兼存之以補集說之缺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集說迎春東郊祭太皥勾芒也後倣此推之

竊案賈逵馬融蔡邕皆謂太皥及勾芒以上云其帝太皥其神勾芒也集說固有所本矣然迎者迎四時之氣有氣則有神故祀蒼帝於東郊之兆而以太皥勾芒配從祀赤帝於南郊之兆而以炎帝祝融配從祀白帝於西郊之兆而以少皥蓐收配從祀黑帝於北郊之兆而以顓頊玄冥配從周禮所謂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禮器所謂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者是也若五帝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且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乎故鄭氏謂祭五帝天帝者近之但妄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等名則未免信讖緯之過耳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集說參參乘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

竊案此本鄭孔注疏也然以介爲甲是矣以保爲衣則有未安蓋保爲保護之義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所以備非常而保護之也故曰參保介措耒耜於參保介御者二人之間而曰參保介之御閒臨川吳氏謂其立文猶書立政言有司及牧夫而曰惟有司之牧夫是也

雪霜大摯集說摯傷折也與摯獸摯蟲之摯同

竊案傷折之說蓋本之蔡邕然不若直作至字解蓋摯與至同毛傳摯而有別朱子亦讀爲至霜雪冬之盛陰冬陰勝春陽故雪霜大至不必言傷折而後見其陰盛也

鷹化爲鳩集說孔氏云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如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竊案陰陽推遷因物形而移易之謂之化非反歸舊形之謂也鳩化爲鷹見於王制夏小正固可謂之反歸舊形矣鴽又爲鼠則夏小正未嘗謂之化也方氏曰鷹之爲鳩鼠之爲鴽皆因形移易而已

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
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
易而化不足以言之矣故皆直言爲而已此說較
長

擇元日命民社集說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
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召誥社用戊日
竊案元者一也始也故始年謂之元年一日謂之
元日又謂之上日元日所穀於上帝說者云上辛
是也社日用甲甲者十干之始故曰擇元日命民
社非謂擇甲日之善者也召誥戊午社於新邑又
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非常祭也

毋竭川澤毋漉陂池集說漉亦竭也
竊案川澤曰竭謂竭澤而漁陂池曰漉謂漉之以
網罟字各有義不可混也集說以漉爲竭而不言
網罟與上句何以別乎徐師曾云漉謂撈取之

上丁祭說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
竊案大胥春入學合舞釋菜用丁以丁火文明也
今祭先聖用丁本此若易之先庚後甲蓋取丁寧
之義於天子視學何與耶

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集說
周濟其不足也
竊案集說之云本之鄭注然嘗考方氏吳氏之說
則謂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也
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古者諸侯必貢士於天子
以是勸勉諸侯欲其所聘所禮周於天下而一無
所遺也則周天下蓋指聘禮而言若謂周濟其不
足則上已言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此所云出幣
帛繫於賜貧窮之上足矣且舉天下之無衣者而
皆以帛周之必有所不給似不若方氏吳氏之說
爲長也

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
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集說五庫者金鐵爲一庫皮
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

爲一庫
竊案此孔疏文也方氏云五庫之量百工所治之
材以其材各有所受故謂之量五庫以五材而得
名蓋金鐵之類皆不離於五材也先儒別而爲五
拘矣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集說九門說見上章
竊案以九門爲臯應路雉庫城遠近郊關與上同
吳山陰陸氏曰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

孟夏王瓜生集說王瓜注云萆挈本草作菝葜音同
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朱氏曰王瓜色赤
感火之氣而生

竊案歸震川與王子敬書云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即今之黃瓜則鄭注萆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也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又云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爲今之黃瓜萆挈非也且引王萯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爲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俟考

反舌無聲〈集說〉反舌百舌鳥疏又以反舌爲蝦蟇未知是否

竊案百舌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故謂之反舌其鳴也感陽中而作故感微陰而無聲若蝦蟇則五月中始得水方喿聒入耳何反無聲耶所以引之者蓋舉舊說而駁之非真以反舌爲蝦蟇也蔡云反舌者蝦蟇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向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搏勞鳴蝦蟇無聲又靡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住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向後此以蝦蟇爲反舌之自也然時候今不殊於古百舌鳥至仲夏其鳴稍止蝦蟇則不然則知讖緯與俗儒之言不足信矣集說又何疑焉○反舌能爲百鳥語故一名百舌又春則鳴夏則無聲故一名呼春杜甫詠百舌詩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是亦以反舌爲百舌而非蝦蟇之謂矣案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杜蓋用其意黃山谷讀周書至此始悟杜詩之旨

挺重囚〈集說〉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輕囚則不如是

竊案孟夏出輕繫則輕囚皆釋矣所存者重囚而已又於何囚中獨拔出之乎不若從鄭氏以寬字解爲允東海王陽答破妖賊方略曰宜小挺緩令得逃亡散鄙計金城傅燮謂曰不若息重養德賊得寬挺必謂我怯政用此義也

以定晏陰之所成〈集說〉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爲災也

竊案晏陰有三說鄭孔謂晏安也陰稱安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應氏所謂陰道安靜不可有所擾者亦此意王肅及蔡邕皆云晏爲以安定陰陽之所成與鄭異矣方氏謂陽造始而爲旱陰代終而爲晏故曰晏陰陽始以生之陰終以成之故曰所成列子所謂晏陰之閒義同吳氏謂晏爾雅云柔也凡內而掩身外而保養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於完備而無所虧傷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陳氏之說以晏陰爲安陰蓋本

之注疏然不如柔陰之說爲長詩云言笑晏晏說
者以和柔解之可見矣
温風始至集說至極也
竊案至猶來也猶言涼風至盲風至耳不但言至
而曰始至者以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
東南故季夏温風始至也方氏曰温風即八風中
景風景風至以夏至而於季夏言始至陽饒之意
然則集說以極訓至非也口短至長至可以極訓
之始至不可以言始極也呂覽温作涼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集說蛟言伐以其暴惡
不易攻取也龜言登尊異之也鼉黿言取易而賤之

也
竊案鄭注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鱉人職云秋
獻龜魚鼈人又云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
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
書於此似悞也其言甚當集說何不採入也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集說四監即周
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前言百縣兼内外而
言此百縣鄉遂之地也
竊案鄭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
地有山林川澤者也孔氏疏之曰周禮有山虞澤
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鄭云百縣鄉遂

之屬知非諸侯者以取芻養牲不可太遠故知是
畿内鄉遂云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仲夏
命百縣雩祀則兼内外諸侯也此集說所本也然
周禮雖有縣之名未可謂百縣百縣自是秦制故
臨川吳氏云凡屬秦地皆名爲縣不可依周制有
鄉遂采邑及諸侯之分也四監亦不可以周制解
之集說一仍注疏之舊非也○徐氏師曾云四監
秦官疑即周禮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下文爲
民祈福亦秦制周人郊廟大祭祀不言祈愚案漢
文詔曰古者祭祀不祈知此則月令不可全以周
制解矣

以別貴賤等給之度集說石梁王氏云給當爲級
竊案給呂覽作級故王氏因之然記文作給未始
無義方氏曰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
等隆非有給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
而度之故言度據此則給正是給足之給不必改
字故鄭氏無注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集說鮮潔而墮落也
竊案鮮落有三解陸氏釋文云鮮音仙又仙典反
孔疏云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
氣初鮮潔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潔而墮落集說
本之方氏云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

也王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此說得之
其蟲倮集說人爲倮蟲之長鄭氏以爲虎豹之屬
竊案四時之物鱗羽毛介皆不露體人類獨祼身故曰倮蟲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木火金水也故以蟲之倮者配土大戴記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則倮蟲爲人類明矣鄭以四時皆言物類遂以淺毛之虎豹當之虎豹雖淺毛亦可謂之倮蟲乎集說並存之贅矣○徐氏師曾云人受土沖和之氣以生其類爲倮故其蟲倮倮露也露見不隱藏也言蟲者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是也若虎豹既爲毛類而又以爲倮恐未必然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九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

納蘭 成德

月令二

盲風至集說盲風疾風也
竊案孔疏皇氏秦人謂疾風爲盲風故鄭玄取以解月令而集說本之然盲字義終不甚明惟嚴陵方氏以爲盲者閉暗之義當建酉闔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以此其說爲當

羣鳥養羞集說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竊案夏小正羞者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故鄭謂所食也集說申明之未爲不是然更有二說學者不可不知夏小正於是月云丹鳥羞白鳥大戴禮於八月亦云爾小正說曰丹鳥丹良也白鳥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者不盡食也鄭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皇氏以丹良爲螢火爾雅釋蟲及郭氏等諸釋皆無之未見的據此一說也又案項氏云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養羞如雉鷄鶉鴈鶩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於古有証矣若謂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爲一候也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

候則人蓋之於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此又一說也要之養羞猶詩言蓄租養謂預畜其所美之食以待冬寒無可取食之時而食之集說近是第采此二說足廣異聞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

集說衣繪而裳繡祭服之制也小大則玄冕之一章大則袞冕之九章也長短謂衣長而裳短也

竊案文繡有恒謂衣之繪六章裳之繡六章有定法也則制有小大復以玄冕一章袞冕九章釋之不幾贅乎且衣長裳短亦未明析愚謂制刀裁也制有小大謂横而裁之之廣狹也如衣用幾幅裳用幾幅袂用幾幅之類度丈尺也度有長短謂從而度之之長短也如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裳及踝無被土之類）又案虞制衣裳繪繡共十二章周亦十二章以爲九章者鄭氏之誤耳廬陵胡氏曰虞書言繪衣繡裳則不必祭服亦文繡易言垂衣裳則燕朝亦云衣裳集說槩從鄭氏不免於疎矣

水始涸　集說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竊案此亦大槩言之於仲秋不切不若注疏駁正記文之爲精當也鄭注曰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成梁以利農也孔氏疏之曰雨畢在九月之初八月宿直昴畢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今言水竭非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國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者韋昭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朝見東方從氣日盛而氣盡也天根亢氐之間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涼盡涸鄭云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者本謂初也案律歷志角十二度亢九度天根在亢之後辰角與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日校一度則九月本與九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餘也而韋昭注國語辰角見雨畢之後五日天根見不同者蓋辰角見後雨以漸而畢畢後五日始天根見中間亦校二十餘日也國語又云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鄭又引王居明堂禮以下者證雨畢水涸在季秋也注疏之說精詳如此則水始涸應在九月初明矣陳氏槩以秋冬氣返釋之不亦泛乎

四方來集遠鄉皆至　集說此言貢賦職脩也

竊案此節皆言來商旅之事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則天下之商旅皆悦而願藏於其市出於其塗矣此正所謂四方來集遠鄉皆至也集說以爲貢賦職脩與上文易關市來商旅納貨

賄殊不合四方來集謂關易而旅來遠鄉皆至謂
市易而商至徐氏師曾以爲近則四方遠則遠鄉
亦非是
鴻鴈來賓集說雁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
爲賓如先登者爲主人從之者爲客也
竊案夏小正云來賓遰也遰者留也鄭氏云來賓
言其客止未去也陸氏云言其寓中國如主賓也
釋來賓之義當矣集說見仲秋言鴻鴈來而不言
賓季秋獨曰來賓遂有先至爲主後至爲賓之說
毋乃鑿乎不知孟秋言來鴻鴈方自北而來過去
不停也季秋言來賓者言鴻鴈客止未去如賓客

之旅寓遷留於外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則又以賓
字屬下雀入大水爲蛤句而曰賓雀與鄭讀異益
悞矣
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内以會天地之藏集說會合也
合天地閉藏之令也
竊案會字注疏又有二說注謂會猶聚也疏曰會
猶趣也言心皆趣向天地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
閉藏也亦通要之不若疏義簡盡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
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
之事無有所私集說引劉氏云合諸侯者總命諸侯

之國也制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
諸侯各敕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
路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上之事而不可有私也
曰郊廟者舉其重也蓋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
命之諸侯而諸侯須之百縣使奉行也
竊案鄭注以合諸侯制絶句固非集說以合諸侯
與制百縣串說亦非蓋諸侯謂附庸之君百縣謂
縣邑之長時六國未盡滅而小國之入附於秦及
受於縣邑者多矣故呂不韋立爲此法方氏曰合
言自内以合外合而同之也制言自上以制下制
而裁之也諸侯有君道焉爲内外之辨而已故曰

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曰制通而言
之則一也必合制其事者爲待來歲受朔日之政
令也可謂明暢矣○徐氏師曾曰此秦制也蓋秦
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則是月爲歲終故須此二制
若古者則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周
禮則以正月之吉始和縣於象魏皆不於是月也
故曰是時秦未并天下焉得諸侯百縣而命之劉
氏曰不韋相秦十餘年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
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時欲
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多有與禮不合者
又案昭襄王時封魏冉爲穰侯公子市爲宛侯公

子悝爲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事者久矣不韋作
相時已滅東周六國削甚秦已得天下大半故其
立制如此也
以習五戎集說習用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
竊案此解五戎之目本鄭注當矣然五兵有二孔
陳二氏之說尤詳也孔氏曰案周禮司兵掌五兵
注云戈殳戟酋矛夷矛又云步卒之五兵無夷矛
而有弓矢此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一丈二
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
六尺五也長樂陳氏曰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
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
車射人處左則車上固有弓矢矣
其臭朽集說朽水屬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
竊案水之清香者多矣何爲以朽腐定其臭水雖
受惡亦能滌惡流活而不朽腐也鄭注云若有若
無曰朽此言爲當
雉入大水爲蜃集說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晉
武庫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
側果有蛇蛻類書有言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爲蜃
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爲蜃理或有之
竊案蛇化爲雉雉交於蛇而生蜃氣類相近交相
變化固有是理然周禮有蜃器皆指蛤灰則鄭注

大蛤曰蜃爲允
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集說占兆者玩龜書
之繇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
待用也釁龜而占兆釁筴而審卦吉凶太史之職也
竊案周禮太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
二百則古人固有龜書與易書並行矣然所謂兆
者乃龜所拆之兆非龜書之繇文也蓋龜以卜而
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
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知吉凶總承兆卦言非單
指卦也且秦以孟冬爲歲首於歲首命太史釁龜
筴而以龜卜之以筴筮之因觀卜之所遇爲何兆
筮之所值爲何卦而推占測審以知一歲之吉凶
亦非玩龜書之繇文審易書之休咎豫明其理以
待用之謂也又案呂覽太史作太卜以周禮考之
作卜良是集說以爲太史之職猶仍舊誤○徐氏
師曾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秦以建亥爲歲首故
於十月行之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
句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集說棺槨厚薄有貴賤之
等塋有大小丘壟有高卑皆不可踰越厚薄之度主
禮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故總曰審
竊案孟子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棺椁厚薄無貴賤之等明甚此言有貴賤之等者蓋本喪大記君大棺八寸上大夫大棺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士棺六寸而云然耳塋呂覽作營故釋文音營非塋域之塋也方氏謂丘壟皆以土塋之故言塋亦近于鑿不如呂覽作營之爲得也集說以塋字作塋域而與丘壟並列爲三非是高卑之度即丘壟之大小厚薄之度即棺椁之厚薄蓋大即高小即卑也其高卑厚薄皆有丈尺之度其度之不同皆以其爵之貴賤而爲之等級集說以大小高卑爲句絕而以厚薄之度總承上棺椁塋丘壟二者似未然也

案度程集說度法也程式也

竊案集說解度程之義未甚著明鄭氏曰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孔氏曰案度程者案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方氏曰案據此以驗彼也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是謂程案之者欲其制之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馬氏曰度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諸說雖大同小異要之必如此發揮乃得明暢耳

大飲烝集說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也舊說烝升也此乃饗禮升牲體於俎上謂之房烝未知是否

竊案天子諸侯四時之祭但燕同姓未有燕羣臣之禮集說云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恐非是不若鄭注之詳核也鄭氏曰十月農工畢天子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孔氏疏之曰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之禮豳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享禮當有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享而用肴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鄭又引黨正及詩者証大飲烝是十月正齒位飲羣臣之事豳詩朋酒斯享鄭云享謂享禮躋彼公堂毛云公堂學校也陸氏元輔云孟夏飲酎則序爵於朝蓋巳月乾卦用事故法天道迨暇飲酹所以示羣臣之等尊尊而卑卑孟冬飲烝則序齒於學蓋亥月坤卦用事故效地德同位以齒同齒以位所以示羣臣同體之義長長而幼幼集說不言正齒

位於序踈矣
飭死事集說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陣當厲必死之志也
竊案周禮仲冬教大閱月令飭死事於仲冬固合教大閱之義然下文又命有司毋起大衆以固而閉則與此又相矛盾矣故呂覽及淮南子時則訓唐月令並無之而朱子亦以三字爲衍文也
地氣沮泄集說沮者壞散之義因破壞而宣泄故云沮泄
竊案沮泄二字皆從水水在下而濕潤及上謂之沮洳水在內而浸淫達外謂之泄漏氣當藏而反

出如水之沮洳泄漏故曰沮泄集說以破壞而宣泄解之似是而非呂覽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以沮作且尤甚徑捷也（）徐氏師曾曰先王之政徒杠輿梁于茅乘屋聚衆大閱皆於仲冬爲之則此命土事毋作爲呂氏之書將爲秦制毋疑矣
命奄尹申宮令集說奄尹羣奄之長也以其精氣奄閉故名奄人
竊案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黃氏曰周宮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爲之宮正宮伯宮人皆上士中士爲之而又統於冢宰凡嬪御閽寺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閨宮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東京以降崇用宦者而人君燕游居養大臣無復知矣是以貴戚擅權近習干政深根固蔕牢不可拔月令此條猶有周官內宰之遺意集說不采鄭註乃以奄尹爲羣奄之長誤矣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集說大曰竹小曰箭
竊案竹箭竹之可以爲箭者爾雅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是也禹貢荊州篠簜孔安國云篠竹箭簜大竹則竹箭一物矣杜陵自秦入蜀詩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

即取竹箭之謂也陳氏以竹與箭分大小非是
天之神祇集說孟冬言祈天宗此或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歟
竊案天曰神地曰祇此天神亦曰祇者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日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也集說祇字無解何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一

納蘭　成德

曾子問

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集說)長一丈八尺爲制幣

竊案鄭注牲幣當爲制幣故集說從之然長樂陳氏曰所告道或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周禮大祝職鄭氏引此文曰凡告必用牲幣而于此則改制幣是自惑也孔云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夫准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則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矣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

牲耶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特諸侯不用牲尤爲無據據此則牲幣無所事改矣

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集說)殯音賓及葬母而反即于父殯設奠告語于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賓出之後孝子遂修營葬父之事也

竊案鄭注殯當爲賓辭于賓謂告將葬啓期也集說本之然辭於殯吳臨川謂告殯以啓期不須改殯爲賓其說殊當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集說)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于他族禮也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后別娶也

竊案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辭昏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使人致命男氏辭昏鄭氏謂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是也然女雖許諾而不敢嫁壻雖許諾而不敢娶則以夫婦之義已定而不可易耳乃除喪之後復有壻弗娶而后嫁女弗嫁而後娶之禮此何爲乎故何燕泉以此記文爲可疑也

吾聞諸老聃曰(集說)馮氏曰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稱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

竊案集說引馮氏王氏之言以斷老聃非老子蓋因記所稱老聃明于禮文作五千言之老子則滅棄禮法也然烏知其非爲柱下史習於掌故見禮之粗而不得先王之微意遂厭爲繁文而思進於清淨乎先儒未有不以老聃爲老子者集說之云未敢以爲必然也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集說)無解

竊案鄭注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

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
公也孔䟽云案哀公三十一年薨左傳昭公十九
猶童心是卽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
歸薨而無戚容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案家語云孝
公有慈母良今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
也或家語王肅所定故鄭不見也山陰陸氏曰練
冠喪慈母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
喪齊歸雖謂之少可矣不愛其母而愛慈母何足
怪也愚謂䟽說是集說初不及何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集說接捷也速疾

之義此言宗廟之祭遇此變異則減畧節文務在速
畢無迎尸于奧及迎尸入坐等禮儀
竊案此經可疑日食雖當救然猶可稍緩至太廟
火則接祭於羣廟心固有所不安無以盡孝子之
敬若正祭太廟勢尤有不得不廢者何接祭之能
行先儒未有疑及此者不知何故愚謂火亦及於
太廟之堂室則可不迎尸而接祭若火起堂室則
救火還主爲急祭固當廢矣又案廬陵胡氏謂接
祭者接續而祭不徐徐也解接字較注䟽更明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

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
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
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集
說八歲至十一歲爲下殤土周堲周也成人則葬于
墓此葬於園圃之中輿猶抗也機者輿尸之具木爲
之狀如床而無脚以繩縱橫維繫之抗舉而往堲周
之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棺
斂下殤於家而葬之于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何
問旣不用輿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爲當用車載
棺而往乎墓遠不葬於園也召公述周公之言告佚
佚于是用棺衣而棺斂于宮中是此禮之變始于史
佚也

竊案集說從注䟽以輿機爲葬於園非葬於墓又
以史佚以前下殤不棺斂而輿機葬於園曾子之
時皆棺斂而葬於墓非也張子曰園是墓之園圃
謂栽植草木處旣曰族葬必不别葬之於園臨川
吳氏亦從張子之說其言曰園墓園輿與舁通共
以手舉之也機尸之牀也往往就葬也周人葬下
殤之禮蓋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
車載衆手舁之以往曾子問若園墓近可如此若
去墓之塗遠則輿機亦不可孔子遂引史佚之事
以荅蓋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舁

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宮中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恐如成人故有所不敢周公曰豈不可蓋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舁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公言行之自是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然則園即墓園而下殤墓遠者史佚以後則棺斂於宮中而車載以至墓其墓近者即曾子之時亦輿機以往而未嘗用棺與車載也集說悞矣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集說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爲之也

竊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其羣弟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於是周公辟居東土二年之後罪人斯得公乃爲鴟鴞之詩以貽王王疑雖未盡釋亦未敢誚公及感風雷之變金縢將卜天變得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乃出郊迎歸於是管叔不安挾武庚以叛東征破斧又自有三年是時淮夷徐戎並起爲亂伯禽毋喪卒哭往而征之是成王三年以後事非初年事朱子詩集傳雖合居東東征爲一晚年自正是謬故九峰書傳不以居東爲東征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一

納蘭 成德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也【集說】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爲世子也一句衍文又引劉氏曰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禮故曰文王之爲世子也言伯禽所行非王世子之禮也

竊案此篇文王之爲世子也句所以結上文王之爲世子三節教世子句所以結凡三王教世子諸節周公踐阼句所以結武王崩諸節皆結上文之事而標其目於後也而石梁以爲衍文非矣劉氏謂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則又不免於牽强集說兩存之何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集說】大樂正教世子及士以舞干戚之容節及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此三者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之數于是大司成之官于東序而論說此受教者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也

竊案孔疏以大樂正爲周官之大司樂小樂正爲樂師是矣鄭注以大司成爲師氏則非也考之周官師氏雖爲教官之屬掌以德行教國子及以中失之事教國子弟而凡貴游子弟學焉然不言教

於國學之中與此大司成論說於東序者異矣新安王氏又以大司成即大樂正然上方言大樂正授數何又特言大司成論說草廬以爲授數猶未離乎業於論說始可言成總似曲解集說大樂正之外渾言大司成雖差勝諸家亦尚未有明據也陸氏元輔曰成均法大司樂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下文記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疑此所謂大司成者即有道有德之父師也故使教於成均以佐大司樂而謂之司成焉其亦稱大者蓋師保之官與大司樂並尊故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集說】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也舊說合者謂若本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本國故有先聖先師如魯有孔顏之類則不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也未知是否

竊案清江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謂凶禮師旅惟是不合長樂陳氏曰國有故則否與曲禮歲凶祭祀不縣同意集說本之當矣乃復引舊說

以自亂豈亦愛奇而不能割也耶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達之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集說語于郊者論辨學士才能于郊學之中也曲藝醫卜之屬誓戒謹也學士中或無德事言之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皆卻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考評之也三而一有者謂此曲藝之人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善者乃于其同等之中拔而升進之也然猶必使之于同輩中以所能高下爲次序使不混其優劣也如此之人但

日之曰郊人非俊選之比也以非士類故疏遠之若天子飲酒于成均之學宮此郊人雖賤亦得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旅勸焉所以榮之也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絕

竊案集說本注疏而稍更定之然達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二句究未明順今取吳氏纂注一說以備考其言曰語謂合語郊謂郊學案王制不率敎者自鄉移之郊自郊移之遂則郊學蓋在鄉學之外遂學之內鄭氏以此爲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而升諸司馬今案大樂正掌國學之敎何爲出就郊學疑是六遂之士已升於郊學而可升於鄉學者鄉大夫就郊學行鄉飲酒之禮於旅酬之時而合語因以審擇士之賢者才者而取斂之曰舉曰進曰揚皆謂升之於鄉學也曲藝謂射御書數之屬誓蓋戒厲之使勉於學至又語之時考察德與事言三者或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曲藝之上然所進非一人又自有高下爲先後之序也成均及取爵於上尊未詳鄭氏以成均爲天子之太學孔氏謂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蓋是鄉學之秀士已升於司徒爲選士者爲天子視學飲酒之時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選士升於太學爲俊士者始得謂之成

均之士今郊學又語之時曲藝者雖已進等然猶未升鄉學仍在郊學故但謂之郊人以明其未爲鄉學之士也視彼鄉學以選士得升於太學而爲成均之俊士者相去尚遠故曰達之視彼秀士得升爲司徒之選士可以取爵於上尊者相去亦尚遠故冡上達之二字而曰以及也

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集說釋菜禮畢儐禮其賓於東序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于禮亦可也

竊案此言釋菜禮殺雖禮賓一獻無介若與賓合語於禮爲可欲言可也者明釋菜時禮嚴尚未可

語至禮實時方許之耳此廬陵胡氏及朱子之說較舊說爲優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集說禮之修達于中樂之修達于外所謂交錯于中也有諸中必形諸外故其成也懌此懌字與魯論不亦說乎之說相似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敎大矣

竊案孔氏謂內外有樂心悅懌和故懌內外有禮貌恭心敬溫潤文章故恭敬而溫文方氏亦謂懌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溫文言禮之成如此集說則渾言之不仍舊說分疏似矣然又太無別也愚

謂其成也懌總承禮樂言恭敬而溫文分承禮樂言蓋始之禮以修外樂以修內旣而樂從中以見外禮從外而入中內外交錯融浹無間故其成悅懌此禮樂之合見也恭肅而敬謹此禮之分見也溫潤而文雅此樂之分見也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集說師保疑丞四輔也一說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輔四輔與三公不必其全備惟擇其可稱職者朱子曰疑丞疑字曉不得想止是有疑即問它之意

竊案集說四輔有兩說一以師保疑丞爲四輔一以疑丞輔弼爲四輔夫師保者三公也取以充四輔則三公缺其二矣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據此則四輔乃疑丞輔弼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明矣吳草廬曰周之時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輔周之師即虞之疑周之保即虞之丞周之傅即虞之輔弼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

虞之設四輔及三公皆不必備其官及者非謂旣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間不言傅疑丞之間不言輔弼從省以便文此說是也朱子以疑爲有疑即問之意蓋非臆說亦本尚書大傳而云然

君子曰德德成而敎尊集說君子曰德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敎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

竊案上文言輔禮樂乃敎世子之具四輔三公乃敎世子之人此則言世子受敎而成德乃可稱爲君子集說似亦此德是指世子之德殊未明曉

樂正司業集說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

竊案樂正即大司樂以樂德樂舞敎國子故謂之

司業業者筍簴上板刻之截業如鋸齒者也其以詩書禮樂造士蓋兼爲之非專主詩書之業也集說蓋孔疏之誤

公與父兄齒集說君雖尊而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者篤親親之道也

竊案孔疏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集說本之而不云列位在父兄之坐上恐有未安公雖親親而與族齒然不可不稍存貴賤之等夫三大夫尚且不與父族齒燕會則別席獨坐況君至尊反不別席于父兄之上乎故孔疏爲長

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集說人道莫大于孝弟慮之以大者謂謀慮此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愛敬省具之事行禮親迎肅之也孝養獻醴也紀義既歌而語也終仁令侯國行之也

竊案吳氏之說與集說稍異其言曰慮謂圖謀之始養之以教孝弟于其始而徵召衆士無一不至使知之者廣博是不狹小也故曰慮之以大老人者君之所取法先師先聖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道則敬其人將養老而釋奠於先師敬所本也故曰愛之以敬適養老之所首祀先老繼設席位養老之時行此二者之禮最在先故曰行之以禮修謂整飭無欠缺具滋味致其愛躬省以致其敬發咏于其入以悅其耳獻醴于其位以悅其口一如人子養親之孝故曰修之以孝養堂上堂下之樂相繼而作使人知君父之貴其樂在上臣子之賤其樂在下由是而衆著於上下之義故曰紀之以義養老禮終又命諸侯羣吏各歸養老幼於國邑以廣仁恩故曰修之以仁案孝養紀義終仁本文既明二家所說皆當獨慮大愛敬行禮三者稍有未安陸莿隱謂先聖先師人倫之至年高有德者無愧於古人正學士之所當取法也故天子將養

老必鼓召學士釋奠於先聖先師以明大道之所本所謂慮之以大也始養老既釋奠於先老又列老更羣老之席位不敢少有怠忽所謂愛之以敬也又適饌省醴迎門發咏不致傷於質直所謂行之以禮也由此觀之吳氏以鼓徵爲慮大而釋奠爲愛敬又合省具教咏皆爲孝養固似未當集說以慮大泛言推行孝弟之大道愛敬爲省具行禮爲親迎老更亦未得爲合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二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三

納蘭成德

禮運

禮運第九集說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

竊案集說似矣而未詳明取黃氏日鈔發揮之黃氏曰運謂氣運以所值之會而言也氣運在人則為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為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為符應禮樂陰陽相為表裏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此篇大意不過如此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中有格言頗入精微似非漢儒所及獨篇首大同小康之說乃謂禮起忠信之衰道德之薄是即老莊之遺意豈孔子之言哉讀者擇焉可也愚謂風會遷流江河日下五帝之世有異三皇三王之世不同五帝五伯之世更不及三王世變使然聖人制禮不過因勢會所趨而為之沿革耳程子所謂不先天以開人亦因時而立政是也古時治多亂少後世治少亂多故有大同小康之別顧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居小康之時成郅隆之治當大道之隱俾大道之行則是帝王異世而同道也故夫子於大道之行及三代之英皆云有志未逮何嘗薄視三五以下乎石梁王氏以為有老氏意非儒者語黃氏遂欲削去記文過矣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集說蜡禮詳見郊特牲篇孔子在魯與為魯國蜡祭之賓畢事而游息於觀上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

竊案古者建國之神位左宗廟而右社魯之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鄭氏以出遊于雉門兩觀之上為自宗廟中出蓋據月令孟冬之月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故知蜡祭亦祭先祖而注云祭宗廟也然宗社亦在雉門之外烏知非於公社祭蜡而孔子與于助祭乎集說宜有所考辨而但云蜡禮詳見郊特牲大郊特牲亦第言所謂八蜡者烏從見其所饗何地而事畢而出遊于觀也耶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集說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孫而與天下之賢聖公共之如堯授舜舜授禹但有賢能可選即授之矣

竊案集說之意即以堯授舜舜授禹為選賢與能與與天下為公一意也孔氏正義則云天下為公者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鄉明不

私傳天位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惟選賢與能如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此二說皆非也天下爲公乃下文之綱領選賢與能至不必爲己皆所謂天下爲公也猶下文天下爲家爲各親其親以下諸句之綱領也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集說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且有魯論所不言者恐漢儒依倣爲之誠如其說則夏小正之書與坤乾何足以證禮注剅徵爲成尤非近儒有反引此以解魯論者謬甚中庸亦無是說大槩此段倣魯論爲之者

竊案之杞之宋而僅得夏時坤乾故有文獻不足之嘆非謂二書足以證禮也然三正之建惟夏人統爲至善爲萬世法程故夫子告顏淵問爲邦以夏時爲首豈其無關於禮若夫殷正建丑爲地統故易首乎坤蓋取坤以藏之之義故名歸藏猶之周以建子爲天統而易首乾也其書決嫌疑定猶豫即箕子所謂稽疑衍忒者亦豈無關於禮但記者非一手故與魯論中庸大同小異耳王氏云漢儒依倣非也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集說死者之頭向北生者之居向南

竊案集說頭北鄉南既未能明言其所以然之故即小註嚴陵方氏云死者仆故言首生者興故言鄉猶未盡其旨也惟長樂陳氏曰北爲幽陰而物之所終始南爲陽明而物之所相見死者所以歸根故必首於陰幽終始之地生者所以芸芸故必向於陽明相見之方京山郝氏亦云生明死幽如此方盡北首南鄉之義

是謂大假集說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

竊案周頌假以溢我春秋傳作何以恤我朱子以爲假之爲何聲之轉也詩不瑕有害遐不謂矣皆作何音臨川吳氏亦云假與嘏字通用不爲無據然未若讀作嘉大雅假樂君子毛傳云假嘉也此蓋謂祝嘏莫敢易其常古則禮之大善者也若註疏謂假大也雖本釋詁則是謂大大有是理乎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集說祝嘏辭說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周禮大宗伯掌詔六號重其事耳衰世君臣慢禮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故謂幽昏之國言其昧於禮無以昭明政治也

竊案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何以遂爲非禮而謂之幽國乎孔氏謂其辭說皆當從古法依舊禮

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
禮自爲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祗聞今日祝嘏
之辭不知古禮舊說當是君臣俱闇是謂幽國以
前後經文考之孔氏之說爲長故表而出之
醆斝及尸君集說尸君君之尸也
竊案集說以尸君爲君之尸非也延平周氏曰夏
曰醆殷曰斝醆斝非時王之爵而諸侯有用之及
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
酢君者也長樂劉氏亦曰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
於宗廟也獻酢君尸則用醆斝今諸侯亦用之不
亦僭乎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
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
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
身之固也集說藏猶安也君者政之所自出故政不
正則君位危書言天工人其代之典曰天敘禮曰天
秩是人君之政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也
社祭后土也因祭社而出命必效地之政有事於祖
廟而出命是仁義之政有事於山川而出命是興作
之政有事於五祀而出命是制度之政
竊案集說之言辭不達意何以遂見聖人藏身之
固乎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教命將欲使天下之人

稟受於己則己必先有所稟受而所稟受必以天
地鬼神者以其人莫不有敬畏天地鬼神之心則
命之所以行也命之大者則必曰降於天地祖廟
而其小者則必曰降於山川五祀此聖人藏身之
固也又新安王氏曰夫身居於位而政施於外天
下見其政而不見其身然政出而人無不從政善
則君安故政者所以藏身也然爲政有道以禮爲
本立禮有要事神爲本爲政必本於天者禮行於
郊以事上帝此天子所獨而非臣下所可並也自
郊祀而下諸侯卿大夫位有尊卑而祀事或可以
通行然禮有等差凡爲此者先王以正名定分求

至於禮行而身安也命者命祀之謂出命而降於
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之殽地諸侯可
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殽者雜而分也天子
大社兼五色使諸侯立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
之殽地之謂也出命而降於祖廟則天子七諸侯
五大夫三尊祖之謂義親禰之謂仁廟有多寡皆
可以事其祖禰是以謂之仁義也出命而降於山
川山川在四方者天子祭之山川在境內者諸侯
祭之山川所產不一也財用於是乎出器用於是
乎備是以謂之興作也出命而降於五祀居則中
霤門戶食則有竈往來有行自天子至於諸侯卿

大夫士均祀之位有尊卑禮有隆殺有一定之法
爲是以謂之制度也莫尊於帝惟天子可以郊天
此禮不可自上而下也命祀自上而下者一曰社
雖諸侯所可祭而不可以同乎天子之大社也二
曰祖廟雖諸侯卿大夫士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
天子之七廟也三曰山川雖諸侯所可通祭而不
可同乎天子祭四方之山川也四曰五祀此小祀
也然後上下通祭而無差等蓋有天子之命者可
以有事無天子之命者不容僭差使人知天子如
上帝之尊諸侯以下社廟百神無不聽命於天子
則尊無二上孰敢干之所以見其藏身之固也王

氏此說其義盡矣覺草廬吳氏求其說而不得謂
舊本以降命之上闕於地二字命降於之下闕郊
之謂本天降於七字殆不免以意推測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
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集說此承上章言政之
事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儗並鬼神之事凡以
治政而已故處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聖人法之此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
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之此民之所以治
也
竊案集說處天地鬼神之所存玩天地鬼神之所
樂以所存所樂屬之天地鬼神蓋本之廷平周氏
其說迂而難明孔氏正義曰處其所存禮之序者
存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
禰仁義皆是人所觀察言聖王能處人所觀察之
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者謂
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王能愛玩
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所治理各安其事業居
處也只結上文命降于天云云而義自了然無假
別生支節也
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故百姓
則君以自治也集說此承上章君立於無過之地而

言舊說明猶尊也故讀則君爲明君今定此章三明
字皆讀爲則字則上下文義坦然相應矣不必迂其
說也君者正身修德而爲臣民之所則倣者也非則
倣人者也君而則人則是身不足爲人所取則而反
取則於人非立於無過之地者矣惟百姓者則君以
自治其身所謂文武興則民好善也
竊案鄭氏據上三明字改則君之則爲明而陳氏
又據則君以自治改上三明字爲則皆未免拘滯
正韻云明視也廬陵胡氏曰明猶視也言下之所
察視臨川吳氏亦曰所明謂人所視倣明人謂視
倣他人然則上曰明下曰則理固相通豈必改歸

於一乎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
還相爲質也〔集說〕酸苦辛鹹加滑與甘是五味六和
也十二食十二月之所食也還相爲質者如春三月
以酸爲質夏三月以苦爲質而六和皆相爲用也五
色青赤黃白黑也并天玄爲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
令春衣青夏衣朱之類還相爲質謂畫繢之事主其
時之一色而餘色間雜也
竊案延平周氏曰十二食即周官所謂鼎十有二
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此因十二字附會之也唐
孔氏曰十二管每月各一得有還相爲宮其事可

明其食與衣服惟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無
月別食麥與羊春三月其食皆同夏秋冬亦然無
每月之異故月令云春衣青衣夏衣赤衣三月俱
同亦無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似月各別
衣食者熊氏云此是異代之法故與周禮月令不
同或則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攷之一歲之中
有十二月之異故總云十二也集說之言雖是而
未確指十二食十二衣之止有四時之異也故詳
之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
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

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集說〕此章凡
十條自天地至人情九條皆是覆說前章諸事
愚案集說言覆說前章諸事不免儱侗臨川吳氏
曰上文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故此以下言
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鄭
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
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集說〕巫主乎臨
之禮而居前史書言動之實而居後瞽爲樂師侑爲
四輔或掖贊樂或贊威儀
竊案集說言前後之義未明侑爲四輔本之鄭氏

嚴陵方氏曰不祥出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
然故後史以玉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言後史者
對前巫言則爲後而後自分左右也瞽以典樂侑
謂侑食以膳夫考之王日一舉以樂侑食瞽侑者
瞽言其人侑言其事耳若四輔疑丞輔弼比于三
公豈當與瞽並稱況前疑後丞又不在于左右乎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
射御朝聘〔集說〕上言義之修禮之藏故此亦始言禮
終言義居人猶言存人也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
人事當然之義故云居人曰義也冠昏而下八者皆
禮也然行禮者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節

飲食之品亦皆當然之義也
竊案鄭氏曰養當爲義字之誤也故集說因改居人曰義然先儒之以義爲解者十蓋八九據王氏曰下云獲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馬氏曰其居人則曰養何也禮者所以養人非以害人者也禮以養人爲本故曰養荀子曰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通此則可以知其所養之之意也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其他長樂陳氏延平周氏山陰陸氏龍泉葉氏蔣氏無不主養字爲說者也臨川吳氏曰貨財者行禮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實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十者禮之名也考之儀禮飲有鄉飲酒禮食有公食大夫禮冠有士冠禮婚有士婚禮喪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禮御於周官注見五御之名其禮亡四時朝禮有朝宗覲遇四名惟覲禮存聘則有聘禮則集說言冠昏以下八者又不若吳氏之以飲食十者爲有據也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集說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及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是用水必時也
竊案虞人入澤梁獻鼈蜃龜魚者此用物之時非用水之時也必如應氏云用水若藏冰須冰止水蕩水之屬爲是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三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四

納蘭 成德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集說以禮爲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于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爲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

竊案張子曰禮器云者語其成也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用也必大備乃利用也禮器

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窒礙不達處禮未器則亦有不達處此解說亦及措字與集說不同存之以備考擇

人官有能也集說謂助祭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

竊案人官有能禮中所該者廣不必單指祭祀言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固是祭祀中事若蘧篨蒙璆戚施直鎛聾聵司火蒙瞽修聲豈盡拘之祭祀乎集說偏矣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集說革急也言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己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以不墜先業耳

竊案引詩者蓋證上文禮時爲大之意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今但依詩文演義而不顧上文殊記旨矣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集說無解

竊案羔豚薄物也王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豚言薦而已乃謂之祭者蓋別而言之則有薦祭之異以事禮言之則薦亦可謂之祭也

天子無介集說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爲家無爲賓之義故無介也

竊案此本之注疏然孔疏又云其實餘事亦有介

副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

祭天特牲集說特獨也

竊案疏云天神尊貴貴故祭止一特集說本之然尚有未詳者衛氏集說所引新說云天地之祭有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柴于泰壇瘞埋于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埽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也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騂犢于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于天用蒼于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饗牛而已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集說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別雕飾謂之大路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爲罽五色一帀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纓皆以此罽爲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此蓋誤爲七就

竊案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就陸氏曰繁纓如字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云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繁纓

以此見之玉一名繁纓與此同義也喪禮云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鄭氏讀繁爲鞶帶之鞶而以就爲一匝非是方氏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就之多者爲次也至于周則以多者爲貴故玉路則十有二就然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則言次路七就何也蓋彼所謂五就者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于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由三以至五由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輅固不止于三矣二篇所言亦互相備爾攷之于書周所謂大路者非此所謂大路也周以玉路爲大此則木路爲大爾周所謂先路次路者非此所謂先路次路也周以行之前後爲先與次此則以等之上下爲先與次耳愚案陸氏方氏之言則集說依注疏改繁爲鞶改七爲五者過于信鄭注而疑記文矣

鬼神之祭單席集說鬼神異于人不假多席以爲温煖也

竊案此本注疏然陳氏謂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覲饗祔之數而天神之祭則槀鞂而已此言鬼

神之祭單席者殆非周制也

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集說引疏曰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又大于壺

竊案鄭注云缶大小未聞故集說亦不言數然案方氏則云爾雅言盎謂之缶雖不言其所容以算法推之拘四謂之豆積之至于缶二謂之鍾則缶蓋四石之名也缶之名雖同缶之用則不一有用之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以汲水者若比所謂盈缶是矣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離所謂鼓缶是矣陸氏又謂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耶公尊瓦本在尊南上

豈所謂君尊瓦甒者耶士旅食于門而兩圜壺豈
所謂門外缶者耶圜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集說考
工記堂崇三尺是殷制此周制爾

竊案孔疏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
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集說本之然
周氏又謂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周之上公以九
為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為節

天子之冕朱綠藻集說周用五采此言朱綠或是前
代之制

竊案藻必五采特言朱綠則舉其華者該之也亦
與雜帶君朱綠同義注疏必以為前代而非周甚
不必也

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集
說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周禮以燔柴祀
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也今弗綦
為禮官謂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禮祭
至尸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烹者祭饔爨其神
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
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
人報之也

竊案鄭註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故集說從
之不知祝融并與及爨三者不同祝融古火官之
長五祀之神祀于郊奧者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
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
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孔疏
甚明當時人祭先炊于爨竈誤以為火神而燔柴
臧文仲不能正故孔子譏之奧或作竈者近之鄭
作爨者恐非蓋祭爨者必於竈祭竈者必延尸于
奧故誤竈為奧若爨字則不相似矣又集說本孔
疏謂燔柴于奧亦弗綦所為疑屬臆斷案記文但
說弗綦逆祀鄭註亦以燔柴為時人未嘗專指弗
綦也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集說殷尚白夏尚黑素即白也
青即黑也此類皆制作之末舉此以例其餘則前之
創造後之因仍皆可知矣

竊案上句言革下句言因或素或青所謂損益其
小過不及者也夏造殷因所謂殷因于夏禮者也
舉素青則周之尚赤在其中矣舉夏殷則周因殷
禮亦從可推矣集說混而無別

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集說中平也
成也巡守而至方岳之下必因此名山升進此方諸
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于天舜與柴岱宗即其禮也
吉土王者所卜而建都之地也兆于南郊歲有常禮

竊案集說以升中于天爲升此方諸侯之治功以告于天恐非是中者中心也巡守之時至方岳則燔柴而達我中心之精意于天吉土集說以爲王者所卜建都之地亦非是蓋謂兆五帝于四郊而卜其吉土以爲壇墠也

三牲魚腊【集說】腊獸也少牢禮云腊用麋

竊案易有腊肉云乾肉也不必專主獸故方氏以魚腊爲乾魚

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集說】陳列之序龜獨在前以其知吉凶故先之金在其次以人情所同欲故云見情也

竊案集說解見情以金爲人所同欲故次于龜殊失記者夫見金而欲者末世陋習聖王制禮教人先義後利豈以金見同欲之情乎先儒有二說一云金能照物露見其情一云上文內金示和此見其情之和也並存之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集說】諸侯爲助祭之賓禮畢而出在無算爵之後樂工歌陔夏之樂章以送之注讀肆爲陔者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則奏陔夏故知此當爲陔也

竊案長樂陳氏謂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修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以饗元侯之樂送來祭之諸侯重也其義當矣新安王氏曰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案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饗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然則助祭之后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陔夏鄭謂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其說不然饗于廟燕于寢故曰享訓共儉其禮意主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于歡爲其無算爵故也廟中之享必不至醉享于廟燕不于廟安得奏陔夏以警其失禮乎集說仍鄭註改肆爲陔者誤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四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五

納蘭　成德

郊特牲

饗禘（禴）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故春禘而秋嘗〔集說〕禘春祭宗廟也春禘夏殷之禮也周制則四時之祭皆有樂

竊案周禮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王制祭統則云春礿夏禘此與祭義又云春禘說者讀春礿爲祠讀夏禘爲礿讀春禘或爲祠或爲禴而疑爲夏殷之禮皆臆說也趙東山云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此言足以斷千古之疑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集說〕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

竊案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廷公升即席乃奏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廷奏肆夏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享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此疏家約大射及燕禮解之其實

饗禮既亡而無所考據矣孔子燕居篇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則主於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止於清廟言匏竹則不止於象何也長樂陳氏謂燕居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言之是以詳略不同亦未見的據又案歌者在上謂之升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匏即竽笙之類竹即篪笛之類以舜典考之堂上有琴瑟堂下有柷敔而此止言歌與匏竹者蓋琴瑟所以和歌柷敔所以起樂止樂故在上以歌爲主在下以匏竹爲主也集說亦未分明

束帛加璧往德也〔集說〕君子比德於玉往德者言往進此比德之玉於有德之人也

竊案孔氏謂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升往歸於德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此解往字稍明若集說之云則迂曲矣然愚意往字當是旌字之譌蓋所以旌主君如玉之德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集說〕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記者以禮之正言之而又有亡義者舊說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故公子爲大夫者亦得立宗廟於其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也其王子母弟雖無功德不得出封爲諸侯而食采畿内者亦得立祖王廟於采地故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之廟也

竊案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子出封爲諸侯及食采於畿内皆自爲一國太祖不得立天子爲祖廟二代之後則得祭其祖父之爲天子者若杞之郊禹宋之郊契祖帝乙是也大勛懿戚爲諸侯而王命之立天子之廟則立之如魯有周廟鄭祖厲王是也此事之變非禮之正大夫不敢祖諸侯故適子既繼世爲君次子以下爲大夫者悉不得禰先君而立廟於私家大傳所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子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是也若魯三家之祖桓公非矣彼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或先君舊留都此而後他徙或君命庶子立先君之廟於采邑如晉之曲沃齊之五都是也至周禮都家二宗人所掌不過王子弟公卿大夫都家祭祀之禮非有祖王之廟也鄭康成不免鑿空集說弗攷而輙本之舛矣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集說䟽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

竊案三恪二王後有兩說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也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爲三恪存三恪者不過於三以通三正此據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之語也梁崔靈恩云初說爲長何者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非下同夏殷爲三恪也通典唐天寶議曰案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三二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政必由舊因取通已爲三也其二代之前第

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
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
三恪是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爲三
恪焉愚案通典所取與集說不同鄭注亦云二或
爲三姑兩存之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集說〕論語鄉人
儺朝服而立于阼階即此事也舊說裼是強鬼之名
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于
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禮大
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竊案論語所記與此事非二則裼作儺爲是況攷

之鄭氏注陸氏釋文有一本作儺者何爲不從而
必以強鬼釋之又案葉氏曰儺有二名儺猶攘也
以禦陰爲義故文從難裼讀如陽裼猶禬也以抗
陽爲義故文從昜鄭氏以爲強鬼之名誤也此說
亦通又案室神祖廟與五祀之神注但指廟室之
神偏而未該
上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集說〕生而懸
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能則
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故云懸弧之義
竊案男子初生即懸弧于門左以示將有志於天
地四方則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士苟不能不可直

曰不能當辭以疾以始生即有懸弧之義故耳集
說泥於注疏以初生未能相似解之未當
二日伐鼓何居〔集說〕居如字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
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
之辭
竊案何居即與檀弓何居同不可以居爲居處之
居故鄭氏云居讀爲姬語之助也
牲用騂尚赤也〔集說〕無文
竊案周人尚赤牲用騂牧人所謂陽祀騂牲是也
然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
天之牲宜用青牛矣而此與牧人不然者蓋赤爲

陽之盛色而蒼與青其類也故祀天之牲不必用
蒼亦從其盛者而已集說未辨及此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集說〕問郊之用辛日
何謂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
後辛日也
竊案此句有二說一謂對建寅祈穀之郊爲始郊
始郊則用冬至或冬至月之辛日也一謂周人始
昔郊祀之禮其日但以冬至不卜日也後乃卜用
辛日周之始不如此集說蓋用後說然亦當兼存
而互考之
卜郊〔集說〕曲禮言大饗不問卜既用冬至則有定日

此但云卜郊則非卜日矣下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為卜牲與不然則異代之禮也

竊案此卜郊非卜牲亦非異代之禮也乃周郊之卜日爾蓋周之始郊本以日至因是日適逢辛後王遂用辛以郊天但辛有上辛中辛下辛先以上辛卜之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載在春秋甚明魯禮之三卜即周禮大宰於祀大神示卜日者也集說疑為卜牲過矣卜日吉而後郊故曰卜郊卜牲緩於卜日不可云卜郊也或謂卜郊以日至為主卜日至不吉乃轉卜三辛亦通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集說醢人所掌是天子之禮此言諸侯之禮

竊案此節未見其必為諸侯禮而鄭氏以為非天子禮者以恒豆加豆所用水陸之品物不同於周禮醢人耳孔氏云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麋臡與此同其韭菹醓醢菁菹鹿臡其韭菹菁菹非水物與此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箈菹等非陸產兔醢與醓醢非水物與此異諸侯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天子不同故鄭知是諸侯也然禮記之與周禮異者多矣烏知非異代之禮而必臆斷為諸侯之禮乎且下文皆是陳天子之禮不應前半說諸侯後半說天子以致首尾衡決愚實未之能信又案玉巖黃氏曰據注疏豆有天子諸侯之別然禮器上公十有六則有朝事饋食而無加豆也諸侯十有二則朝踐去茅菹麋臡饋食去豚拍魚醢也與此又不同恐當以禮器為是若如此章所云則公侯於朝事饋食所不得用者多矣故此章宜為疑經

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集說明之昭其禮之異也

竊案鄭注蒲越稾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其義當矣今必易為昭其禮之異何耶方氏又以潔著釋之謂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於蒲越稾鞂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亦未安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集說無文

竊案周禮司尊彝六彝之次虎彝蜼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注黃彝黃目也此言黃目為上尊孔疏云謂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彝之上是也蓋周禮所陳以春夏秋冬所用之次言之故黃彝在下以冬所用也此章所陳以祭時所列之次言之故黃彝在上以其義之大也凡行祭六彝皆設此章祼陳

祭儀不可分郊廟已上王巖黃氏說最爲明着孔氏又云案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於諸侯爲上愚案此本汎言疏以爲諸侯恐非是又案吳氏謂黃彝乃六彝之最下者而在六尊之上者陸氏云尊先大彝先小勝鄭注於諸侯爲上之說

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集說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大古齊時之冠也緇布爲之不用笄用頍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

竊案鄭氏注儀禮謂緇布缺項者缺讀如有頍者

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着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故集說本之然毛氏傳詩以頍爲笄貌許氏說文以頍爲舉頭貌則頍非缺項矣陳用之云鄭氏說缺項之制蓋有所傳讀缺項爲頍無所經見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集說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但三代之易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耳委貌即玄冠舊說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之詞追循椎也以其形名之此一條是論三加始加之冠

竊案此皆鄭義又案白虎通云夏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言其追大也商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周十一月爲正萬物萌小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委曲有貌也觀此則三代之冠異制矣又案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鋭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阜繒爲之觀此則二代之冠同制矣陳用之云禮文殘缺其制度名義莫究其詳禮圖謂毋追有覆杯之狀於義或然鄭司農釋周禮言夏后氏之牟追蓋古者牟毋通用也內則有敦牟卮匜而牟乃食器則覆杯之說蓋有所傳也

又云儒行謂孔子冠章甫之冠莊子謂孔子冠枝木之冠蓋枝木之冠即章甫也枝木其郎也古者喪冠厭而無郎言冠郎而不厭章甫之郎枝木猶皮弁之郎象璣又云論語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左傳劉定公謂趙孟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端委以隨宰人蓋端衣委貌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朝服私朝天子至士亦以爲齊服故劉定公晉侯董安于皆得以服之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士冠禮緇布冠有纓無笄則委貌與緇布異矣愚案記言緇布冠冠而敝之是始加

暫用以存古自後便不復用今玄冠端委見於春秋士大夫者如此則二冠不同可知集說謂毋追章甫委貌皆緇布冠未審是否賈氏云庶人雖服委貌而儉者服緇布其言爲允孔子所謂冠而敝之儒敝綾亦未可知但與玉藻所言又不合耳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集說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以爲降殺也死必有謚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爲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竊案此明諸侯有冠禮大夫無冠禮之義蓋諸侯繼世以立所以象賢故有冠禮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爲其德之殺也故無冠禮今說隨其德之大小以爲降殺非是又謚法始於周公殷以前無之此所謂古蓋指周初今指作記之時春秋以後無士有爵無爵死則皆謚如莊公之誄縣賁父是也若周之盛時必爵命爲大夫然後得請謚於君而君命之謚非若後世之濫集說本注疏謂殷以前大夫乃爲爵死則有謚亦非是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集說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

竊案鄭孔諸儒往往以臭味單指殺牲說以下文有出迎牲之語耳然臭與味不同臭主鼻味主口方氏云臭未成以其未用鬯故也味未成以其未殺牲故也兼說爲長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集說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爲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是周人先求諸陽之禮

竊案記云周人先求諸陰集說乃云先求諸陽何相背戾如此況灌鬯焫蕭一先一後昭然甚明乎又案吳臨川云鬱合鬯臭蕭合黍稷臭皆當臭字絕句鄭以臭字屬下句者非

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集說既奠謂薦孰之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麥食之燒正此時也馨

香即黍稷也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
也
竊案此本注疏然既奠之奠乃夫人奠盎之奠在
朝事時而誤引特牲士禮祝酌奠於鉶南之奠以
釋之陳氏曰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
奠盎言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是迎牲奠
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灌求神
之始也而焫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
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爲未足又求諸陽焉
膟膋之氣蕭黍稷之氣也祭義設燔燎羶薌見
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
禮祭義郊特牲之文雖異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則
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膟膋焫於堂以達
其臭氣而後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
尚臭矣以祭義所言爲朝事之焫蕭以郊特牲所
言爲饋食之焫蕭非矣吳臨川亦有取於陳說
直祭祝於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
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集說索
求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於祊也祊有
二一是正祭時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而祭
之詩云祝祭于祊此則與祭同日一是明日繹祭祭
於廟門之外也

竊案孔疏據詩楚茨祝祭於祊及禮祊之於東方
云然朱子集傳亦從之近朱汝礪氏則謂只有正
祭之祊無繹祭之祊蓋祊者正祭日求神於門內
之禮繹者祭明日事尸於明堂之禮也鄭康成以
爲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祊於廟門外之西堂繹
又於其堂失之矣其釋郊特牲則言索祭謂之祊
者以於繹祭名也祊本索祭而反以繹祭稱名於
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彌失之矣唐孔
氏疑祊有二一是正祭求神之祊二是明日繹祭
之祊宋嚴粲說楚茨亦以爲正祭之祊在廟門內
若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此皆委曲以徇鄭之失而
不知繹之無取於求神但主於接尸義不得稱祊
也其言甚辨而確
尸陳也集說尸神像當爲主之義今以訓陳記者誤
耳
竊案此用鄭氏說然陳字亦未始不可通方氏云
尸神像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舉斝角詔妥尸集說尸始即席舉斝角之時祝告主
人拜尸以妥安其坐
竊案孔氏云斝角爵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
先奠爵於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尸始即席舉斝
角之時未敢自安祝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

妥尸也集說取之而刪其半似無可疑然孔疏之誤不可不辨陸氏曰凡祭祀灌獻用鬯齊用醆酒用爵然則斝守角詔妥尸當灌獻之節妥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祼前先儒謂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牲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酳尸前若祭自祼始尸即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妥尸

汁獻涗於醆酒集說謂摩挲拒鬯及鬱金之汁也秬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挲而泲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涗於醆酒也

竊案鄭注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集說因之然周禮有鬱齊獻酌即此汁獻涗於醆酒也不必改字方氏云其實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獻言其事也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祼

有由辟焉集說由用也辟讀爲弭如周禮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用此以消弭之也

竊案弭災兵遠罪疾見於周禮小祝然必改字而後通非記者本義也不若方陸二家讀如字爲安方氏云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水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因而用之也陸氏云有祭而由之有祭而辟之由若祭門之類辟若祭厲之類二說雖又自不同然較鄭氏改字爲優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五

納蘭　成德

內則

左佩紛帨集說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

竊案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則是以紛帨爲一物集說分而爲二未審孰是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集說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舊讀嘯爲叱今詳嘯非家庭所發之聲宜其不可叱或有當發者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讀如本字爲是

竊案嘯讀如本字足正鄭注之訛但以嘯指爲聲容有異駭人視聽則於男女之別無預先儒謂嫌有隱使也蓋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奸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嘯指諷之而已故曰隱使如齊莊公命賈豎拊楹而歌之類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集說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終不絕之也

竊案明言其惡之謂表接遇以恩之謂禮子婦既不可於怒而至於放出所以處之者固不忍明言其惡而表之亦不接遇以恩而禮之不表所以全我仁不禮所以致其義集說謂不表明其失禮之罪是不表失禮非不表禮矣雖先儒皆說皆爾然

終不免強解也

舅沒則姑老集說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

竊案此注本無可疑但所謂老當有証據然後讀者易明否則似老而傳之老矣吳氏云老與孟子堯老而舜攝左傳吾將老焉桓公立乃老之老同謂謝事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集說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劉氏曰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己遂不愛敬之也

竊案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王氏則讀毋怠句絕而以友作敢劉氏則以毋字統怠與不友無禮三者二說劉氏近是然謂怨介婦不助己遂不愛敬之非也項氏云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己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蓋婦姒猶兄弟不善待之亦可謂之不友矣

毋敢敵耦於冢婦集說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爲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己與冢婦爲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

竊案兩相抗爲敵兩相合爲耦言舅姑若使介婦介婦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冢婦故曰毋敢敵耦

下文不敢並行並命並坐正其目也記無分任均勞之意○又案鄭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孔疏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訐崔氏云北海謂相激之事為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訐為掉磬愚謂注疏以掉磬釋敵耦恐亦非是

不敢並命集說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

竊案命謂出命以使人凡事宜請命於冢婦不可以舅姑命我遂與冢婦敵耦而並命也集說謂不敢出命於卑者是矣又曰不敢並受命於尊者非也

無私畜集說畜許六反

竊案釋文畜許六反又勅六反是畜牲畜藏初無定解今集說定著為許六反則正謂所養六畜矣意欲與上文私貨分別然所舉反狹不如作勅六反者之較廣也下文私親所賜亦必獻諸舅姑舅姑不受亦必藏以待乏其無私畜可知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乃賜而后與之集說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

竊案上文婦以物獻舅姑舅姑不受如再受賜而藏以待乏是以謂之故賜謂舅姑前日所賜也今以故字句絕非矣自鄭氏以下諸儒亦無如此讀者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集說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

竊案宗敬如詩君之宗之之宗謂宗之而敬事焉故孔疏云大宗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而加敬集說云致宗廟之敬非矣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集說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穀熟而穫之則曰稰生穫之曰穛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

竊案此本注疏未為大失然天子六飯諸侯四飯

降殺以兩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唯有黍稷稻粱無所謂白黍黃粱則知此言黍稷別有白黃二色食時或用黃或用白耳以此例之則下文稰穛者亦言稷稻各有稰穛二種也集說並數之為六與天子混而無別矣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集說醷梅漿也濫襍糗飯之屬和水

竊案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凡有十飲說者謂重醴至以酏為醴十九字即周官

三禮六飲之一也黍酏即周官六酏六飲之二也漿即周官二漿六飲之三也水周官一水六飲之四也醷即周官五醫六飲之五也濫即周官四涼六飲之六也或又謂醷與醫非一物未審孰是鄭氏謂紀莒之間名諸爲濫故釋濫爲以諸和水孔氏謂諸者衆糗之詞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釋文云以諸乾桃乾梅皆曰諸今集說去以諸二字但云糗𥺌飯之屬則濫字無所根據

羞糗餌粉酏集說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酏字當讀爲餈記者誤耳許愼云餈稻餅也炊米擣之粉餈以豆爲粉糝餈上也糗炒乾米麥也擣之以爲餌蓋先屑爲粉然後溲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餈之言粢也

竊案經傳文字豈能一一相同鄭氏因周禮有糗餌粉餈遂改酏爲餈而集說本之然如字又何嘗不通也陸氏云糗餌籩人所謂糗餌言糗餌則餈可知粉酏醢人所謂酏食言粉酏則糝可知頗爲徑直

濡豚集說濡讀爲胹烹煮之也

竊案左傳宰夫胹熊蹯不熟則胹固有烹煮之義然不可以釋此濡字也濡與乾爲對猶曲禮所謂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也故注云凡濡謂烹之以

汁和也疏謂烹煮以其汁調和今不言汁和但云烹煮而改濡爲胹非矣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集說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四時皆以滑甘象土之寄歟

竊案食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鹹四時各減其味與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不同而集說無文以辨之孔氏云經方所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劉氏云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此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欲其飲食參記四時長養五藏之氣以助於五行也二說頗明著黃氏又云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發收斂也冬多鹹耎堅栗也四味一多恐其不通滑所以養其竅慮其不和甘所以養其脾此說不主多時味以養氣與集說異且集說但釋甘字而滑字惟此能兼明之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集說舊說此膳所宜以五行衰王相參及方氏燥濕遲疾強弱之說今皆略之

竊案此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之於此論調和飲食之法而集說不推本於周禮非是且膳羞所宜

先王制禮自有深意諸儒解經亦有是非豈得一槩略去今特采以補闕鄭氏云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孔氏云此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䓁春宜羔豚膳膏薌者春爲木王牛中央土畜春東方木木尅土木盛則土休廢故用牛膏也夏宜腒鱐膳膏臊者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尅金火盛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秋宜犢麛膳膏腥者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尅木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雞膏也冬宜鮮羽膳膏羶者羊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尅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

文與此同鄭彼注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熯熟而乾魚雁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膳之義與此同劉氏云此四膏皆謂四時之所宜食或謂取休廢之膏以抑其盛非也先王日一舉膳用六牲不特其脂膏制於腒鱐然後爲養直煎和之味各有所宜爾豈有休廢哉方氏云春木用事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薌之土氣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勝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秋金用事肝木有所不勝故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冬水用事心火有所不勝故以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愚案諸儒之說不同然飲食主於養人或節其太過或補其不足俱所以善其養也鄭孔劉方諸家並宜參考

冬宜鮮羽集說羽雁也

竊案以羽爲雁此本注疏蓋謂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唯雁故耳然鳧雉鶉雀之類冬皆可食不止於雁故王氏曰羽物皆是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集說芝如今木耳之類栭韻會注云江淮呼小栗爲栭栗又引鄭注云自牛脩至此三十一

物

竊案鄭云三十一物者牛脩一也鹿脯二也田豕脯三也麋脯四也麕脯五也麋軒六也鹿軒七也田豕軒八也麕軒九也雉芼十也兎芼十一也爵十二也鷃十三也蜩十四也范十五也芝栭十六也蔆十七也椇十八也棗十九也栗二十也榛二十一也柹二十二也瓜二十三也桃二十四也李二十五也梅二十六也杏二十七也楂二十八也梨二十九也薑三十也桂三十一也集說既以芝栭爲二物後仍舊注云三十一物踈矣豈以楂梨爲一物歟不知楂自山查梨自梨實二物也又案

木上生芝故曰芝栭如今樹鷄之類庾蔚云無葉而生者曰芝栭盧氏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花而實者名栭皆芝屬則芝栭是一物自賀氏以芝爲木椹栭爲軟棗於是集說又有木耳栭栗之解未敢信爲必然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集說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羹胾亦謂燕食也不徒食言必有饌疏曰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竊案集說燕食爲燕享之食本之注疏及方氏然不如黃氏謂燕居之食者較確其說曰膳膾是食之珍而位至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胾爲食之本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倘庶人無故可食肉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愚案羹食自諸侯以下無等者蓋獨指羹食一事而言以其爲食之主也故無等差其餘則有等也安得以羹食無等爲燕居之食遂謂燕居有等爲燕饗之食乎

三牲用藙集說藙茱萸也

竊案鄭注藙煎茱萸也不但以茱萸釋藙而必曰

煎則有人工作之矣猶秋用芥以芥醬釋之也故孔氏引賀氏說申之曰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藙集說既從舊注以芥爲芥醬矣於茱萸獨去煎字何也

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集說雛鱉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爲鯁人也醜竅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

竊案此多本鄭注然未備未當諸儒之說不可不參陸氏云雛鱉鱉之雛者鱉固善矣然猶不食雛者它物可知狼之腸直去腸蓋以此狗去腎以其熱皷俗云凡腎豕不如羊羊不如狗今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方氏云狐死正丘首天性然也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故狐去首爾雅云魚腸謂之乙謂其形屈如乙字之形也魚之餒必自腸始故魚去乙蓋物之美莫如鱉其肉爲美其竅爲醜故鱉去醜吳氏云凡所去蓋爲有害於人解者推求其故各以己意臆度豈其然乎雛鱉去乙後說較鄭注近是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

闍三士於坫一集說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
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
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
中惟一房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
三閣士卑不得爲閣但於室中爲土坫以庋食
竊案先王於飲食之節尊卑之辨其嚴如此此每
謹於微之意然本文止云大夫於閣三則止是大
夫三閣也疏謂大夫亦於夾室果何據歟且諸侯
不得有夾室而大夫反有之無等甚矣故陸氏云
大夫言於閣三即蒙上房中可知吳氏因而推之
曰士言於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疏謂

於室中爲土坫恐非是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
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集
說樂其心諭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飲食
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
之身也
竊案樂其心者心無所事則樂之而不使其憂非
諭親於道之謂孝子之身終以上曾子之言終身
也者以下記者恐人不解故申明之非有終父母

之身終孝子之身之異也
有善則記之爲惇史集說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
者未常無言要之以德爲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
可記者言故也
竊案有善之善蓋指老者之德行而言非謂記其
善言也故孔疏云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衆
人法則爲惇厚之史集說以爲可記者言謬矣若
徒記善言何以爲惇史
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集說於乞言
之際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故云微其禮
竊案乞言所以亦微其禮者尊老之至不敢急迫

須從容致曲伺間乘暇然後問之與五帝不乞言
雖殊其乞言之禮亦微而不顯露也孔疏甚明集
說誤矣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集說無解
竊案鄭注衰老無嫌孔疏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
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
婦六十以下若夫雖七十婦唯六十以下則猶閒
居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閒居據婦人言之若其
宗子雖七十無妻猶得更娶故曾子問宗子雖七
十無無主婦是必須有主婦也據注疏則同藏爲
同居室集說無解想同之矣雖吳氏謂上文不敢

藏於夫之篋笥蓋謂年未七十者則此同藏謂藏
於夫之篋笥二說未審孰是然以妾年未得五十
必與五日之御推之其指居室無疑
擇於諸母與可者集說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侍
御之屬可爲子師者也
竊案侍御之屬本之鄭注似無可疑朱子儀禮通
解又引古本可作阿謂阿保之屬也
咳而名之集說說文咳小兒笑聲謂作咳聲笑容以
示慈愛而名之也
竊案咳字有三說孔疏謂父以手承子之咳而名
之陸氏謂咳始垂之時咳而名之待之若有識焉

此集說爲三也愚案咳即前不敢噦咳之咳音苦
愛反非戶才反也河間曰有聲無聲曰咳咳而名
之謂先咳嗽而後名之也非作笑容之謂亦非承
子之咳之謂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集說隱疾二字
無解
竊案鄭孔皆謂體中幽隱之處疾病其義甚明然
疾而非隱可爲名乎杜氏左注云隱痛疾患辟不
祥也此說爲該○案鄭內則注諱衣中之疾難爲
醫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
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集說注讀
旬爲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
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
見也應氏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
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略易通故不
必以旬而見今詳二說俱可疑闕之可也疏曰天子
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
禮食之後乃見適子緩於庶耳
竊案集說前一條本注疏後一條本陸氏然不如
朱子之說爲當朱子曰疑鄭說失之旬如字謂十
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承記大夫禮而又

別其冢適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同惟適
子庶子爲異耳
惇行孝弟集說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
而後博文也
竊案此本夫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然惇行
二字未明方氏云敎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
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惇而行之以期
於熟焉其論當矣
姆敎婉娩聽從集說婉謂言語娩爲容貌司馬公云
柔順貌
竊案孔氏云案周禮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

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爲婦容鄭以婉爲婦言娩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以下爲婦功以此備其四德此二說自相矛盾宜以九嬪注爲定蓋記言愉色婉容婉非言也且上有男唯女俞則婦言已備矣

納酒漿籩豆菹醢（集說）無解

竊案此解有二集說不言應從注疏矣孔疏云謂於祭祀之時觀看須於廟外納此酒漿籩豆菹醢之等置之神座一納之文包此六事言之吳氏則云籩豆菹醢者籩豆其菹醢謂以菹醢實之於籩豆也然菹醢實於豆者爾實於籩者有脯脩等物

不言者文從省也納其酒漿籩豆其菹醢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於神位之前也二說吳氏爲允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七

納蘭　成德

玉藻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集說）朝日春分之禮也疏曰知端當爲冕者皮弁尊次則諸侯之朝服又其次玄端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玄端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者

竊案鄭注以記文端字爲誤而改從冕孔疏因而申之且云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

愚謂記文固非鄭孔亦非也案國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黼衣韋昭從鄭以大采爲玄冕於少采則無以言之矣周家朝日王搢大圭執鎭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而亦其樂則黃鍾大呂雲門禮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槩同矣服不以衮冕而以祀羣小祀之玄冕豈所謂稱也故馬氏以記稱玄端朝日蓋非周禮集說輕信注疏殊非缺疑之義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

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集說疏曰皮弁服天子常日視朝之服也諸臣同此服日中而餕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也日常日也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爲上也

竊案孔疏引趙商問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三牲備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鄭謂禮記後人所集與周禮或合或否當以經爲正周禮六飲此五飲亦非周法也此辨同異甚明集說失於引用特爲補之又案山陰陸氏云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而此云日少牢朔月太牢則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用少牢與朔

月月半然後三牲備耳禮君無故不殺牛王雖尊不應日殺然則鼎十有二不必皆大牢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舉蓋謂朔月月半以盛者言也此說又能合異爲同存之以備攷案以衆爲朔望之盛饌此國語韋昭注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集說無解

竊案孔疏左陽陽主動故左史記動作之事右陰陰主靜故右史主言語之事周有内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而無左史右史之名案周禮大史抱天時又左傳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是記動作之事則大史爲左史也周禮内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

則策命之左傳王命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語之事則内史爲右史也太史記行内史記言是王法若其有缺則交相攝代洛誥史逸命周公史逸成王太史也襄三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内史缺故也若太史有缺則内史亦攝之春秋之時特置左右内史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馬氏云動見於容貌爲陽故左史書之言發於聲爲陰故右史書之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意亦如此此二說甚明可補集說之缺

御瞽幾聲之上下集說幾察也察樂聲之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

竊案注疏以上下爲憂樂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瞽人審音以之侍側察樂聲上下哀樂防君之失此集說所本也馬氏謂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有焉哀心感者聲噍以殺憂聲之下者也怒聲感者聲粗以厲憂聲之上者也愛心感者聲和以柔樂聲之下者也喜心感者聲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有瞽以幾聲則下無匿情又與注疏不同

矣然注疏以上爲美下爲惡馬氏以上下兼有美惡俱是聽見不若長樂陳氏說爲得也其說云樂以中聲爲本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典同言高聲硍下聲肆正聲緩中聲者非高而硍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已御於君所之瞽其察樂聲以中聲爲量齊音傲僻驕志則聲失之高而上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不上不下則中有瞽以幾聲則人主無流湎之心矣此言頗有証據可訂集說之訛

食無樂集說無解

竊案年不順成則天子食無樂即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縣之意皆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則有樂矣曲禮曰歲凶非飲酒不樂此亦集說所漏也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集說踐音翦祭禮有財牲之文此言弗身踐亦謂尋嘗也

竊案鄭注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孔疏云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刲羊擊豕是也此集說所取也第記云凡有血氣之類則螻蟻皆是不必指牛羊犬豕矣踐讀如字猶所謂不履生蟲啓蟄不殺也陸氏又云弗身踐者吾能弗踐而已不能禁人之亦弗踐也解身字太拘

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集說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煇矣

竊案此注疏舊說吳氏則謂煇如乃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乃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此從小雅庭燎有煇庭燎有光得之姑存別解

天子搢珽集說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珽然無所詘故謂之珽

竊案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圭杼上終葵首讓於天日讓於先王也珽挺然而已無所屈焉蓋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以朝日以享先王執冒搢珽以朝羣臣以見諸侯先儒合珽大圭爲一蓋惑於搢大圭搢珽之文已上陸氏馬氏辨之甚明集說猶仍注疏之誤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集說竊意此經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

竊案有此兩解注疏謂登席由下不由前由前則爲躐席爲此之故禮不由前如鄉飲酒禮賓升席自西方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皆由下升此爲字作去聲讀者一也集說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

固可由下升若布席稍寬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己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此爲字作平聲讀者二也先儒多從注疏以其有明証也集說所云恐未足據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集說引王氏云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齊豆去席尺

竊案此有三說注疏謂非飲食及講問時而徒坐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聲則當聞長者食爲其汙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以設豆去席尺不得不前坐就豆也又引或說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爲汚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經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合集說爲三說愚謂皆不甚通鄭孔以齊字句絕而以豆去席尺申釋上句似單爲食而言於讀書不屬矣或說雖以齊豆改舊讀而其病亦然王說又似祇爲讀書矣凡三說所以舛者皆由分讀書與食爲兩事耳今案讀書食與上徒坐相反徒坐謂非飲食坐則謙不敢近前而不盡席尺曲禮所謂虛坐盡後是也讀書食謂因讀書而食則坐近席畔人頭臨前一尺與豆相齊曲禮所云食坐盡前是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集說無解

竊案燕禮臣先受爵而後拜此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此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燕禮爵無算此禮止三爵故孔氏云此謂朝夕侍君得爵者非大享之飲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蓋謂侍君小燕耳集說略不一辨何也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集說此言縞冠素紕而緌之垂者長五寸蓋以其惰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恥之耳不齒即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屏棄之者使之玄冠縞武亦以恥辱之

竊案集說二節俱言恥辱之而不較其輕重猶爲缺漏陳氏曰惰游之責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緌五寸重於玄冠縞武惰游之辱則重不齒之辱則輕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已苟變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緌弃之可也若夫玄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忍重其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如是民孰不勵業而遷善哉其說殊有分曉

大帛不緌集說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緌

竊案左傳備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繒冠也雜記大白冠不緌謂白布冠也此大帛不緌應同左傳鄭注謂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孔疏遂援雜記以實之集說略不分明槩曰冠之白者何與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集說引鄭氏曰凡裼衣象裘色

竊案衣裘之色雖以相稱爲貴然不必一色故狐青裘加以玄綃衣白麛裘加以蒼黃之絞衣玄綃衣之類尚不必一色則其外又可知也故冕服雖

玄衣不害其加於狐白裘狐青裘之上皮弁雖白布衣亦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其衣裘同色者惟素錦以裼狐白黃衣以裼狐裘耳集說引鄭氏衣象裘色之云得半而失半矣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集說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爲飾也

竊案不文飾也不裼所該甚廣如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下文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亦是此義集說謂犬羊裘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爲飾似以不文飾句釋上句矣案方氏云犬羊之裘庶人之服庶人之容焦焦而無文故不裼故繼言不文飾也不裼集說之誤蓋出於此

居士錦帶集說以錦爲帶示文也鄭氏曰居士道藝處士也

竊案鄭氏尚有一說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幼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騎馬衣文錦民之未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者有罰鄭氏釋之云居士錦帶然則此記所謂居士即命民也以其有德成之文故錦帶古之居士有守貞而不仕者如論語逸民是也有成

材而未仕者如鄉飲之賓介鄉射之君子是也荀卿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能而云能者也雖蹤而跂訾者也處士即居士漢書又謂之處子

凡帶有率無箴功集說凡帶各縴縫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

竊案無箴功者謂實無箴線之功非若無箴功如杜詩所謂裁縫滅盡箴線迹也故孔氏云無別裨飾之箴功陳氏亦云無刺繡之功集說獨謂若無箴功失之過巧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集說徵角宮羽以

王聲所由言也徵爲事角爲民故在右右爲動作之方也宮爲君羽爲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歟方氏曰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

竊案集說既取注疏又取方氏義非不具然草廬吳氏之說更明云徵謂聲中林鍾律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鍾律羽則中南呂也林鍾爲徵陰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鍾爲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者周樂不用商調也方氏云孔子謂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商於四時爲秋秋之氣肅非溫也於五行爲金金之性剛非柔也故象德之佩享神之樂不用惟射樂貍首於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集說此言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故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竊案此記上言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即繼之云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意與上一串凡爲臣者受賜通用之禮集說從鄭氏獨分此句爲諸侯之卿大夫受賜於天子之事上下判隔矣故陸氏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之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此說爲優

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集說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可同日

竊案方氏分說賜與與注疏不同引曲禮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爲二字對舉之証集說本之然賜字實與字虛舊說較爲平穩周氏陳氏亦云賜君子以德賜小人以力均賜之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如詩勞使臣則歌出車勞還卒則歌杕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苟君子之與小人同日而賜之是何異倒置冠履混淆珉玉乎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集說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皆再拜而送之也

竊案此本注疏而稍改之意遂晦滯不如舊文爲

明白也孔氏云皆再拜稽首送之者雖大夫從人
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於君門
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
禮不盛服不克故大裘不裼集說前章言不克其服
與此克字義殊此言禮之盛者則以克美爲敬
竊案方氏云禮不盛服不克禮所以行道也故國
家未道則不克其服又案吳氏云此章前後有四
克字雖記者雜取非必出於一人一時之言然其
意亦不異蓋克者備也滿也備滿有盛之義焉不
克其服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自抑損而
不備滿克盛其服也服襲也克美也鄭氏謂克

猶覆也蓋襲衣掩覆裼衣使其美深藏於內而不
淺露有如數仞之牆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
其美之在內備滿克盛者也若露裼衣而見其美
亦如及肩之牆窺見室家之好不得爲盛矣臣之
於君不敢以克美自處惟自抑損乃爲敬君故臣
以見美不克爲敬也不敢克服不克亦同此義集
說謂克字義殊非矣
圈豚行不舉足集說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爲上
聲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
也方氏謂此言廻旋而行羔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
而廻旋於其中矣故取況如此未知是否

竊案集說二解皆不明且近於鑿陸農師更有一
說以圈屬上句豚屬下句爲革屨所取今存之其
說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圈句圈讀如杖圈
之圈言雖舉趾稍高尚猶徐趨圈域之內豚俯其
首豚行蓋冤行也下文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
謂服爵弁皮弁而行吳氏曰案陸說似優於注疏
蓋此節之首總言與尸行之節次言徐趨疾趨之
異末言豚行端行弁行及執龜玉而行四者之異
也愚案集說於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下
亦引一說云端謂玄端素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
各欲稱其服也與仍舊說以端爲直以弁爲急者

不同則陸氏以豚行爲冤行者良是蓋冤後高前
俯豚俯其首似之故以取況
燕居告溫溫集說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則皆
欲其溫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敎也
竊案鄭氏云告謂敎使也孔氏云私燕所居色尚
和善敎人使人之際惟須溫溫不欲嚴慄據此則
燕居告者謂燕居敎人使人之時非兩事也
視容瞿瞿梅梅集說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昧昧瞻
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
竊案瞿瞿驚顧之貌孝子在喪思見其親故若有
形影而驚顧也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

是也梅梅則微昧之意集說以爲所視不審非矣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七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八

納蘭　成德

明堂位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集說既曰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曰千里之外曰采

竊案新安王氏曰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男服采服衛服外乃有蠻服夷服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士於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蠻夷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何所據而爲此說也大抵此記之言多所可疑與諸經不合集說未一一細辨也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集說無解

竊案明堂之說諸儒紛紛不一准大戴記以爲天子之路寢又以爲文王之廟者近是蓋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前堂向明故曰明堂天子有三朝而燕朝在路寢之明堂每日退朝聽政之所不於此見諸侯秋冬諸侯來朝天子在太廟之明堂負依而立若此篇所記諸侯朝位蓋周公營洛邑時制爲此禮大朝享則於洛邑文王廟之明堂受之也

記者不察以明諸侯之尊卑解其義謬矣嚴陵方氏又從而推廣之謂明有三義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其說尤謬乃大全復取之何耶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集說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而此云七百里者蓋以百里之田爲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并附庸爲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周禮封疆方五百里之制當時設法未行不可以據或問孟子說齊魯

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耶朱子曰此等處皆難考

竊案此記所云七百里集說雖謂并附庸言之恐未可據信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出車萬乘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豈止革車千乘耶觀魯頌云公車千乘則孟子儉於百里之言誠可信矣吳臨川亦云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其後定制諸侯之地方四百里乃是周公制作禮樂時事蓋除王所食之外有方百里之國有方百里之鄙并附庸二十六國爲方四百里此記所云地方七百里者夸大之詞非其實也況周公受封在武王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王初喪之時今此乃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然後封之於曲阜而有方七百里之地妄矣方百里則有輕重車凡千乘

薦用玉豆雕篹集說篹籩也雕飾其柄故曰雕篹

竊案鄭注篹竹籩孔疏篹形似筥亦爲時所用篹用竹不可刻飾故雕鏤其柄據此則篹是籩之類非即籩也集說似誤然孔疏謂竹不可刻飾而雕鏤其柄者亦非也今之竹刻甚多豈古人獨拙於今人焉知非雕鏤其身而必指言柄乎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集說象象武詩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故曰下管象也

竊案清廟周頌祭文王之詩象是文王之舞維清亦祭文王之詩即象舞之樂歌也武則大武之樂歌武言勝殷遏劉維清不言征伐則象決非武舞矣注疏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爲象維清象舞爲文王下管象爲武王其意蓋謂清廟其管象若皆爲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

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歌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集說於文王世子篇既取嚴氏說以正注疏之訛於此記仍以象武爲解不幾自相矛盾歟內則成童舞象亦謂文王之舞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集說魯在東方或有朝於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此略之秋省秋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爲蜡之豐嗇陳讀省爲獮者非

竊案鄭注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孔疏魯在東方朝常以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巡守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侯預前待乎竟故也嚴陵方氏亦曰不言春祠與王制言烝則不礿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礿爲春祭耳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集說蓋本其意以愚考之周家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王非歲歲東巡守至於岱宗魯侯亦非歲歲朝於鎬洛也安得春祠常闕著爲定典乎且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故云爾古制未必盡然夫四時之祭不可闕不言春祠有脫文爾先儒謂王春東巡則魯闕

春祭當朝之年用春則亦闕祭非也又案春社以祈年秋社以報賽春省以補耕秋省以助斂此記於社言春不言秋於省言秋不言春秋足以該春也集說太略

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集說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皐由內而外路門亦曰畢門今魯庫門之制如天子皐門雉門如天子應門也

竊案天子有五門本於鄭注實無所稽據清江劉氏謂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與諸侯皆三門但門同而名不同耳天子有皐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皐應畢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集說周禮交龍爲旂綏讀爲緌以旄牛尾注於杠首而垂之者也鄭云當言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旂謂虞質於夏惟緌而已至夏世乃有旂之制也

竊案鄭以虞旂夏緌爲誤遂而易之而讀綏爲緌如冠緌之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恐非也下文有虞氏之綏乃喪葬之飾鄭豈因此而改歟應氏曰子華子謂舜建大常舜惟建旂常耳至夏復綏之以羽旄綏者旒之係於竿而垂者也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此有虞氏之旂也至於夏則

致飾矣故曰綏方氏曰旂即所謂交龍爲旂也殷之大帛即雜帛之物周之大赤即通帛之旃唯麾不在九旂之數故以綏名之此雖皆臆說然較改字者爲優故並存之以俟考

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集說龍勺刻畫爲龍頭疏勺刻畫疏通也蒲勺者合蒲爲鳧頭之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三者皆謂勺之柄頭耳

竊案龍勺爲龍頭無疑矣以蒲勺爲鳧頭恐未必然陸氏又以疏勺爲雞頭不知何據豈疏曰疏趾故爲此說歟更詳之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集說拊搏舊說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方氏以爲或拊或搏或揩或擊皆言作樂之事又案書傳云戞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皆與此文理有礙當從鄭注

竊案拊搏玉磬揩擊琴瑟與書言戞擊鳴球搏拊琴瑟同義拊取聲淺搏取聲深揩取聲淺擊取聲深注疏以爲樂器者泥於記文而云然其實非也集說不從方氏而從鄭氏何耶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集說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

竊案集說引孟子以見異而不解其所以予取方氏說足之孟子以殷爲序周爲庠而此以夏后爲序虞爲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也

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集說封父國名

竊案左傳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璜即此大璜封父之繁弱方氏以爲大弓陸氏以爲即此封父龜蓋此龜一名繁弱以其善中而名之也未知是否

周獻豆集說獻讀爲娑獻尊刻畫鳳羽則此豆亦必

刻畫鳳羽故名也

竊案前尊用犧象之犧本謂尊爲牛之形而集說取舊注音莎謂刻畫鳳羽娑娑然也此獻豆集說又從舊注音娑不知獻者若周官所謂再獻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爲初獻矣醢人所謂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爾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此但未審飾此豆尊者果加刻畫否耳胡翰曰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云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爲犧又音犧爲摩莎之莎非也獻與其事犧言其象其爲尊一而已以其

尊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羽象尊以象鳳凰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為牛形象尊為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或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為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又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

形則犧當讀為義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閟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說而今獨取鄭氏摩莎之音豈非過乎況杳之言足以證肅之說為益可信乎○熊朋來曰古字沙莎同音故沙娑等字諧聲於沙此沙飾之所以音娑也犧之為娑亦如皮之為娑儀之為義犧尊將將之上文亦以騂犧協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証騂犧尚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緣酒尊而異其音也說文引賈侍中云犧非古字蓋古者犧讀為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為獻以其字文之相近故條頟以犧

戲獻三字互見二韻或為戲本虛宜反切騂犧協虛何而犧尊為桑何反切疑若小異是則然爾而訶娑字音可以相入如華之為敷洩之為泄委蛇亨之作亨之為烹單之丹蟬二音皆不可以字義字母為拘者古人之音在易書詩者盡為後儒所變獨用禮之獻尊詩之犧尊左傳之犧象猶得三代之舊音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為牛而鳳羽娑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為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集說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為勝赤故祭心殷尚

白為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為勝白故祭肺

竊案諸陽皆會於首虞氏祭首尚用陽氣也集說采方說而獨遺此何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戶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事異則禮異矣又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如之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以心與肝為主而已虞之祭首想當亦然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集說此篇主於誇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適足以彰其僭而已

竊案記陳伊耆氏之樂女媧氏之笙簧非唯四代擇其多者言之爾亦有但舉三代者如卒旗言四代馬言三代尊言四代其爵其璽其勺言三代篹俎言四代豆言三代祭言四代其牲其酒言三代鼓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綏言四代鼓與簨簴舉三代是也然四代服器魯實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至於四代之官魯不過百里諸侯何能兼備冢太宰職諸侯惟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馬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成王雖褒崇於魯亦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而已非謂魯盡備其數也吳幼清曰周末無識之儒不知魯國天子禮樂之爲非方且極推其盛以爲夸以其意在於夸也故其言多有非實者而石林葉氏又欲爲之掩護以爲成王伯禽無失禮作明堂位者無失辭其誤亦甚矣○明周洪謨曰周公以冢宰攝政而已漢儒不達洛誥朕復子明辟及魯頌閟宮之義而妄爲此篇謬謂周公有大功又常踐天子之位故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殊不知魯之郊禘後世子孫僭之耳夫子存之魯頌筆之春秋所以示戒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九

納蘭　成德

喪服小記

喪服小記第十五（集說）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

竊案解喪服傳是矣何以名爲小記臨川吳氏曰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也

男子免而婦人髽（集說）髽有二斬衰則麻髽齊衰則布髽皆名露紒

竊案此孔氏之說也若據皇氏則髽有三種有麻有布有露紒其形有異同謂之髽也麻髽者斬衰之服以對男子之括髮然齊衰爲母自初喪至小斂後括髮以麻與父禮同則女亦麻髽不應遽服布髽也若至尸出堂拜賓後往即堂下之位時則男子不復括髮而着布免此時女亦着布髽非齊衰全用布髽也至成服後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以笄對冠不復言布髽而喪服傳云女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又據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鄭云去纚大紒曰髽則知但露笄亦曰髽也又檀弓

孔子誨髽曰爾無從從爾無扈扈蓋榛以爲笄但
戒其高廣不復言麻布繞紒是知露紒惡名髽也
此三髽之說皇氏之言爲足據也又案集說括髮
以麻謂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於紒而不
言免與髽之制據鄭註士喪禮云免者以布廣一
寸自項中而交於額上卻繞紒是免形與括髮同
也又據鄭註喪服曰髽露紒猶男子之括髮是髽
形亦與括髮同也但免廣一寸而髽廣四寸耳馬
融曰髽屈布爲之高四寸若鄭衆以爲枲麻與髮
相半則無謂矣

以五爲九〔集說〕不言以五爲七者蓋由祖以親曾高
二祖由孫而親曾孫玄孫其恩皆已疏略故惟言以
五爲九

竊案此不言七竟言九者庾氏云由祖以親曾高
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服之所同義由於此也
蓋曾高一等同爲齊衰三月所以喪服註云重其
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
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又曾孫正服緦
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略同三月此所以不須言
七而竟言九也集說不言其故此經何由而明乎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
王亦如之〔集說〕四廟謂高曾祖禰四親廟也始祖居

中爲五并高祖之父祖爲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
而庶子立爲王者其禮制亦然

竊案經文云而立四廟集說又謂并高祖之父祖
而七何也經傳庶子王多矣豈世子盡有疾乎惟
韋玄成謂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廟故立四
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
如之者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或更衰亂統
序既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
復七廟則其高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
王亦如之也草廬吳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大傳
經文諸侯及其大祖六字加於而立四廟之上此

又一說

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集說〕宗是先祖正
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

竊案鄭氏曰宗者祖禰之正體是包禰在内也臨
川吳氏曰敬繼祖之宗所以尊其爲祖之正體敬
繼禰之宗所以尊其爲禰之正體上但言尊祖不
言禰者舉尊以包卑祖者兼曾高二祖通言三祖
也其說備矣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集說〕此據適士立二廟祭
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爲適士其適子
之爲適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

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

竊案此庶子非禰庶乃祖庶同堂兄弟也今止云兄弟二人一適一庶則是禰庶親昆弟矣若禰庶則并不得立禰廟下經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孔氏云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此雖並爲適士禰廟已在禰適之家此庶子又何禰廟之可立乎惟其爲祖庶故得立此禰廟鄭氏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孔氏曰正體謂祖之適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爲庶也其説審矣

從祖祔食集説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故曰從祖祔食

竊案此祖廟就殤與無後死者言之非就祭者言之也若就祭者言之則祭殤在於禰廟己禰即殤之祖也祭無後在於祖廟己祖亦兄弟之祖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集説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爲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

竊案集説之誤甚矣彼既云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豈以適士之貴而庶子遂得立禰廟乎葢以陳氏不明前言庶子不祭祖者就祖庶而言故適士得立二廟不得立祖廟而得立禰廟者雖爲祖庶而猶爲禰適也此之庶子不祭禰者竟是禰庶故雖下士得立禰廟以廟必在宗子之家而不得祭也就此説觀之亦見其自相矛盾矣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集説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杖今世子既不降其妻之父母則其爲妻服與大夫服適子之服同也

竊案此於禮文何據儀禮父爲長子三年通上下言之豈有大夫適子死而服齊衰不杖者乎儀禮齊衰不杖章有大夫之適子爲妻此經文上有爲妻二字故下止云與大夫之適子同其實與大夫之適子爲妻同也陳氏竟謂與大夫服適子同謬矣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集説此句承父稅喪己則否之下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而降爲緦也從祖昆弟之長殤以小功而降爲緦也如此者皆追服之凡降服重於正服

竊案同爲日月已過而聞喪乃祖父母諸父昆弟則不稅叔父及適孫之下殤以期降爲小功庶孫

之中殤以大功降爲緦則稅之何也若云降服重於正服今父在爲祖周父已則三年顧不重於緦小功與意祖父母諸父昆弟則不及識叔父適孫庶孫之殤則及識之各有其義與集說未明言之也然則此節不必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矣山陰陸氏曰嫌小功不稅降服猶是也故言之在此非脫誤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集說）大夫爲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爲父三年也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爲其母大功

竊案此非經文之正解也孔氏曰大夫降其庶子故爲其庶子大功而喪服條例云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不服其妾妾子爲母大功也公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庶子之子猶三年也鄭氏曰祖不厭孫也其義始備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九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

納蘭　成德

大傳

大傳（集說）鄭氏曰記祖宗人親之大義

竊案長樂陳氏謂禘者祭之大追王者孝之大名者人治之大道者禮義之大故命曰大傳即鄭氏之意也其說非不可通然臨川吳氏之言更確吳氏云儀禮經十七篇唯喪服一篇之經有傳如易之彖象傳此篇不釋經而泛說則如易之繫辭傳不釋經而統論大凡也人以繫辭傳爲易大傳故此篇亦名大傳云

五曰存愛（集說）存察也人於其所親愛而辟焉有以察之則所愛者出於公而四者皆無私意之累矣

竊案愛者仁之發所謂惻隱之心也人君爲物欲所攻則流於忍刻而愛之存焉者寡矣故必以愛存心而不敢有一念之忒舍則應接之際愛親愛賢愛人愛物皆由此出焉吳臨川謂存愛民之心固與上文民不與焉相悖集說謂察其親愛而辟者亦失記者之旨

考文章易服色（集說）文章典籍也服之色隨所尚而變易

竊案集說亦通但舊說亦宜備考孔疏曰服色車

之與馬各從所尚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也臨川吳氏曰文章謂禮樂之秩序節奏政刑之制令科條也服謂所服車馬各有所尚之色愚案考文章者即中庸謂天子所考文而天下同書者也

服術有六四曰出入五曰長幼集說出入者女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爲人後者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

竊案姑姊妹女子之在室齊衰期出嫁則降大功九月集說以適人爲出是矣但以在室爲入則未安蓋女子在室無外事何以云入入者或旣嫁而被出或無子而復歸本宗則仍服在室未嫁之本

服也至於長幼者謂昆弟非謂成人與諸殤也蓋同父昆弟服齊衰期同祖從昆弟則服大功九月同曾祖再從昆弟則服小功五月同高祖族昆弟則服緦麻三月由長推而上之則父之親昆弟爲從父則服齊衰期父之從昆弟爲再從父則服小功五月父之族昆弟爲族父則服緦麻三月祖之親昆弟爲從祖則服小功五月祖之從昆弟爲族祖及曾祖之親昆弟爲族曾祖並服緦麻三月由幼推而下之子之從昆弟爲親昆弟之子則服齊衰期子之再從昆弟爲從昆弟之子則服小功五月子之族昆弟爲再從昆弟之子則服緦麻三月

孫之再從昆弟爲親昆弟之孫則服小功五月孫之族昆弟爲從昆弟之孫及曾孫之族昆弟爲親昆弟之曾孫並服緦麻三月此臨川吳氏之說其義詳明視集說爲勝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集說疏云自用也仁恩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故名曰輕也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宜合如是故曰其義然也案喪服條例齊衰表恩若高曾

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豈非爲尊重而然耶至親以期斷而父母三年寧不爲恩深乎

竊案自由也訓用非是至親之服斬衰三年者仁也循至親之重服等差而上至祖則減爲齊衰期義至曾高祖則減爲齊衰三月愈殺而輕矣故名曰輕於曾高祖之服齊衰三月者義也循曾高祖之輕服順序而下至祖則加爲齊衰期又至禰則加爲斬衰三年愈隆而重矣故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爲也諸儒輔氏應氏吳氏之說皆如是集說獨謂祖則義重故名曰重引喪服條例爲証於記文不順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集說〕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朱子曰衍文也凡大宗族人與之爲絕族者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爲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集說〕君無適兄弟使庶兄弟一人爲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爲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於己矣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

竊案集說一本注疏諸家之說亦同蓋前一節是卿大夫士繼別子之宗後二節是特言公子本身自爲宗之宗公子本身之爲宗者一君但有一大宗非若其他別子之爲祖而不爲宗者每一公子爲一大宗與此數公子共一大宗者不同也獨藍

田呂氏以二者合而爲一其說曰國君之適長爲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次適爲別子別子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每一君有一大宗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羣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之祖死則其子其孫爲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上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絕若君無大嫡子立爲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無宗以統當立庶長爲小宗使諸弟皆宗之吳臨川曰若呂氏說則後一節與前一節其義不殊一君但有一公子謂之別子君之子雖多止有一人爲大宗以下皆不得謂之別子彼魯三桓之爲三大宗鄭七穆之爲七大宗蓋非正禮與此舊說未知孰是姑兩存之歸震川曰公子者別子之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有

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爲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出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爲大宗之道出矣小宗四大宗一並而爲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謂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爲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

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愚案震川之說以別子公子爲一與呂氏同而以魯三桓鄭七穆者爲古之遺制又與呂氏異故併錄之以備考

敬宗故收族集說宗道既尊故不離散

竊案收族非不離散之謂乃收卹之收也東萊呂氏謂窮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其說爲當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一

納蘭　成德

少儀

不疑在躬集說一言一行皆其在躬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在躬也

竊案下文言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皆粗迹也無緣此句獨說向言行細處蓋衣服之類皆在躬者也冠圜冠者知天時屨方屨者知地形珮玦者事至而能斷至於深衣之應規矩權衡先王之制衣服豈徒然乎若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即所謂疑也當學習明了不可使疑事在其身此之謂不疑在躬

不訾重器集說訾訾毀之也重器之傳寶之久矣乃從而毀之豈不起人之怒乎

竊案方氏云重器九鼎之屬訾與國語訾相之訾同朱子云訾猶計度也下序訾衣服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爲無訾者又云不訾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注疏以訾爲思謂客思玩主人珍物重器則憎惡已貧賤生淫亂濫惡固非經義集說以鄙毀釋訾亦未盡當也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集說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兆不吉則不可以不正者再問之也見人卜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與志與義者事之宜爲志則心之隱謀也故義者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一說卜者問求卜之人義則爲卜之志則不爲之卜亦通

竊案前說謂我問人之卜筮後說謂太卜問來卜筮者皆與上不貳問問字相違愚謂二問字但當就卜筮者言曰者卜筮者心中自忖度也不貳問謂謀之龜筮宜誠心問正事不可雜以不正之事也以下不貳問之目將問卜筮之時心自忖度曰我之所問者出於公義與抑出於私志與合義則可問私志則不問此之謂不貳問也劉氏云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此而違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於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貳問也其言先獲我心矣輔氏云問卜尚誠壹惟誠然後此問彼應亦通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集說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子弟酌酒置於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

竊案此注疏說也似亦可通然朱子則云此皆是卑者與尊者爲耦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使它

子弟酌酒以罰尊者必先洗爵而請行觴若偶勝則亦不敢煩它子弟酌而飲巳必自洗酌而請自飲也注疏說恐未然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集說方氏曰執謂執轡也凡御必立今坐者君未升車而車未行也劒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以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綏正綏也散綏貳綏也正綏君所執貳綏則僕執之僕在車前而君自後升故曰負良綏申之面者言垂綏之末於前也拖諸幦者引之於車闌覆苓之上也以散綏升者復言僕初升時也執轡然後步者防馬之逸也今案苓即軾也

竊案朱子云下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帶劒負綏而攙綏末於幦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皆君取綏而拖諸幦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爲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掖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掖之中以巾於前而自車下攙於幦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幦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案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爲君御者之事蓋劒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巳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注疏皆誤朱子之辨甚明何集說不取而取方氏也

師役曰罷集說方氏曰師役勞苦爲甚故於其還曰罷以其疲故也愚案罷當作欲罷不能之罷

竊案春秋莊八年書師還公羊傳還者何善之也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故鄭氏引以注此文而方氏從之朱子亦云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集說雖引方氏而又主欲罷不能之罷似屬贅矣

不旁狎不道舊故集說論說故舊之非非重厚者所爲也應氏曰旁狎非必正爲玩狎旁近循習而流於狎也

竊案旁如旁求俊乂旁求天下之旁廣也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此之謂旁狎學者當以玩人喪德爲戒也注疏旁妄也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陸氏謂旁近也雖在側不狎朱子謂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集說取應氏雖通不若廣字解爲正不道舊故鄭謂言知舊之過失朱子亦謂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愚謂故舊不遺富貴無妄乘車

戴笠相逢下車在彼不失爲厚我若向富之人有
述故舊是有千澤之心且爲不入耳之談也故戒
之
諫而無驕集說謂君若從己之諫不得恃己言行謀
用而生驕慢也
竊案凡諫君之失而非出於忠愛之誠心則有招
其君之過以爲名而揚之自矜者矣非必言行謀
用而生驕慢也輔氏曰以是諫非易失於驕此言
爲允
謂之社稷之役集說以其有勞於社稷也
竊案社稷之役猶言社稷之臣不曰臣而曰役謂

其勞於社稷之事若僕役然也左傳云子先大夫
無能爲役
毋測未至集說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逆料
其將然也未至而測之雖中亦僞
竊案集說蓋本不逆詐不億不信之意恐非記者
之旨孔氏云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固不可預
欲測量之也若終不驗則傷知也胡氏亦云測未
至謂幸中如子貢二說甚當子張問十世可知乎
夫子不過即三代已往之因革以斷之非若讖緯
術數之家用其私智以推測也至人且然況學者
乎

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集說方氏
曰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鳴者之
敬雍雍應者之和
竊案詩云四牡騑騑四牡翼翼皆馬之行容故鄭
氏讀匪爲騑而胡氏取之肅肅敬也雍雍和也敬
與和合乃見鸞和聲之形狀今以肅肅屬鸞雍雍
屬和不免強生分別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
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
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
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集說

此與曲禮所記不同蓋記者之詞異耳
竊案曲禮云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
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
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
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
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
未能負薪也與少儀所記不同非僅記者之詞異
也其故有三焉曲禮之問乃它人之旁自相問故
對之者其詞文少儀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
其詞卑先儒誤以此之問對爲人之問對其詞意
皆不適乎中且人之對父必啓其子父之言子必

承以謙此古今常情天下達禮也尚何疑焉又此
禮所記天子之大夫士禮少儀所記諸侯之大夫
士禮知然者以問國君之子長幼而知之也少儀
見曲禮降一等以此又曲禮是一人之身長幼問
荅少儀長則能從社稷之事幼則能御未能御其
問客有衆子非止一人有此三者所以不同也然
曲禮上焉問天子之年下焉問庶人之子而少儀
不及者蓋彼亦旁為之辭而此則請問其父天子
之父故無與之敵而致問其子者矣庶人卑賤其
自相問荅之辭不足記也此諸侯之子亦必鄰國
君故得問荅以上應氏陸氏之說余合而纂之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集說肅拜如今婦人拜也
左傳三肅使者亦此拜婦人以肅拜爲正故雖君賜
之重亦肅拜而受
竊案集說本之注疏是矣但有可參異同者不當
遺也孔氏云肅拜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
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
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
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集說凡僕之禮必在君子之先
下在君子之後故君子下車而步僕者乃得下而還
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也
竊案此本之注疏而疏中尚有一說可存或云君
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
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
君去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集說周
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命云卿六
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者或周禮成
而未行亦或異代之制也
竊案孔疏謂周官大行人典命並與此經不同疑
爲殷制集說本之然陸氏又云周官凡諸侯之卿
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然則下大夫三乘蓋子男之
卿應氏亦云案此與周禮未甚差似非異代之制

當時記禮者所見多諸侯禮故所見止及於此若
上公禮亦自是等而上之爾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旣受乃問犬名集說
乃問犬名無解
竊案鄭氏云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
若韓盧宋鵲之屬孔氏云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
名可補集說之闕
加夫襓與劍焉集說夫襓劍衣也
竊案襓劍衣夫字發聲以夫襓爲劍衣未安然有
所本鄭注夫襓劍衣也夫或爲煩皆發聲熊氏云
依廣雅夫襓木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若今刀榼孔

氏云襪之一字是衣之正名襪字從衣當以繒綿
爲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爲之其義未善也○又案
博雅作袜襪進劒者左首而加於袜襪之上不敢
褻也禮書云

枕几穎〔集說〕穎警枕也

刀卻刃授穎〔集說〕穎刀鐶也

竊案此本之注疏孔氏云穎是頴發之義故枕之
發動謂之穎然警枕是矣以爲取穎發之意恐未
然也愚謂穎當作頍頍小明也詩云無思百憂不
出於頍又云耿耿不寐有警枕之意至於授穎之
穎恐非刀鐶方氏以爲刀柄謂禾首爲穎刀首亦
爲穎刀以柄爲首也澤劒首吹劒首皆柄輔氏亦

云

會同主詡〔集說〕詡氣明盛之貌前篇德發揚詡萬物
義亦相近

竊案注疏云詡謂敏而有勇若春國佐陳詞以拒
晉師是也劉氏云詡煦也德發揚煦萬物人君法
天地治會同以建極而生成萬物之德在焉愚案
劉氏之說以人君言注疏之說以使臣言集說不
知何主大抵會同之際凡車馬旌旂圭璧繅采衣
裳幅舄及儀容詞令俱主於盛麗非僅指詞氣也
案韻會詡大言也奢麗誇詡一曰徧也和也又普
也又敏而有勇也其所該蓋多矣

儐爵〔集說〕儐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

竊案此本注疏儐作遵騶留反然其義則未明也
孔氏曰謂之爲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
也或又爲騶一音巡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集說〕此言尋常
燕食進魚者如此祭祀及饗食正禮者不然

竊案此亦本之注疏然不詳說則不明也疏多不
錄陳氏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右首或左首或
進首或進尾或進鰭或進腴或右鰭則右首左首
者於俎爲縮於人爲橫進首進尾者於俎爲橫於
人爲縮公食大夫禮魚縮俎寢右進鰭士喪卒塗

之奠左首進鰭士虞亦進鰭少牢右首進腴蓋鰭
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
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
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鰭而喪奠與
虞進鰭未異於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禮皆薨魚
周禮𢾭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曲禮曰薨魚曰
商祭鮮魚曰脡祭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先儒謂
天子諸侯之禮備薨濡也陸氏云凡食魚進首唯
羞濡魚進尾嫌軟媚無骨鯁

祭左右軓范乃飲〔集說〕軓轂末也范軾前也尸僕君

僕之在車祭軓之左右及范乃飲也

竊案此注疏說無可疑者但軓范不可不詳辨鄭氏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軓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孔氏云軓謂轂末范謂軾前僕受爵將飲則祭酒於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己不使傾危故也祭徧乃自飲又云案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不同則左軌與兩軹是一故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謂車轂小頭也此云范大馭云軓兩事是一聲同字異軾前之範與此范俱是軾前但軾前之軓車旁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即詩邶風濟盈不濡軌亦車旁凡與此同此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陳氏亦曰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傳云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云經涂九軌此轍廣也轍廣曰軌而兩轊亦曰軹少儀所謂祭左右是也猶之兩轊曰軹兩輢下亦曰軹也又云大馭軷祭軓少儀祭范考工記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古書作軋則軋范一也鄭康成曰軋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輢軾之所植持車正也鄭司農曰軓謂軾前也蓋三面之材輢之所[illegible]而其面出於軾前矣杜子春亦曰軋謂車軾前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集說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咡口旁也

竊案洗洗爵也盥洗手也洗必先盥故云洗盥洗爵乃執飲食苟有氣爲人或嫌之故屏使勿氣辟咡而對亦恐氣穢爵與飲食非謂不可使氣衝長者也注疏謂洗盥者與尊長洗足洗手勿氣者不敢鼻臭尊長飲食亦非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 集說雕刻鏤之也幾漆飾之畿限也

竊案鄭氏云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也孔氏云幾謂沂鄂不雕畫漆飾以爲沂鄂也鄭孔所謂沂鄂集說所謂畿限不知於車爲何物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一

禮記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二

納蘭　成德

學記

學記集說石梁王氏曰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敎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如大學篇敎是敎个甚學是學个甚

竊案此篇家有塾至九年大成詳言先王學制也大學始敎至學不躐等及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與知四者敎之所由興六者敎之所由廢而長善救失及善喻繼志撞鐘攻木記問聽語皆敎者之法也察於三者有志於學察於四者有志

於本皆學者之法也豈必與大學雷同然後謂之非泛論乎且篇中言大道至道言敬道信道言辨志先志言游志繼志言敬業孫業亦何嘗非所敎所學之事王氏之云不免於誣矣

發慮憲求善良集說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求善良親賢也

竊案憲如憲章文武之憲發慮猶俗言發心言其發心合乎憲與以求爲善良之人二句一貫非兩事也集說以親賢釋求善良則使下就賢矣吳氏知其難通而以求爲求仁之求善爲性之所固有良爲良心之良言充善之至爲良以對上句亦屬牽強

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集說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敎於塾也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敎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序則敎黨學所升之人

竊案學記黨庠州序似有定制攷之諸經則又不然吳氏云鄉飲酒迎賓於庠門之外則鄉學亦稱庠不但黨有庠也州長言射於州序則州之學亦稱序不但遂有序也黨正言飲酒於序則黨之學

亦稱爲序孟子言殷曰序周曰庠則不分所在之地然則曰庠曰序蓋鄉遂州縣黨鄙之學可通稱之也又案鄭注云術當爲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孔疏云六鄉之內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遂之內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今此六鄉舉庠六遂舉序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其比與鄰近上五家不必有學愚謂鄭以術爲遂與集說以術爲州者不同遂有萬二千五百家州不過二千五百家而已非萬二千五百家也術者邑中道徑也道

徑者人所遵循故術述通用下文蛾子時術之術
即述之義遂與述相似由此而訛耳集說改爲州
字則不惟家數不相符字形亦大遥庭矣○熊明
來曰術有序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
徑術則本注直云周禮作遂徑術即周禮遂上有
徑初不以爲聲之誤愚案遂術古字通用非字之
誤亦非聲之誤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公羊作遂明楚文選取我邊城遂字書作述術字
從行述字從辵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
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三年與此必有學周禮黨正
州長之官其學亦名序此經舉遂可以見鄉不以

鄉遂斷說而言二十五家之閭五百家之黨皆互
文見義也○近顧氏炎武亦云春秋文十二年秦
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
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
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

蛾子時術之 集說蛾魚起反

愚案以蛾爲蟻以從舊注古人蛾蟻同音本一字
也故爾[illegible]月從人說爲常從詩菁菁者莪與樂
且有儀叶此類亦多不可枚舉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集說示之以尊敬道藝

竊案古者始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故有司皮
弁行釋菜禮並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集
說云尊敬道藝而不及先聖先師與釋菜無涉矣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集說以二物爲扑以警其怠忽
者使之收斂威儀也

竊案師道貴嚴威夏楚之不可廢也故易曰發蒙利
用刑人以正法若廢法則無威而學者怠玩之心
生矣則收其威者乃振收教者之威非收斂學者
之威儀舊說恐誤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集說禘五年之大祭也不
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
仲秋視學之禮

竊案視學有二中年考校而視離經辨志視敬業
樂羣視博習親師視論學取友者有司之事也仲
春上丁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習舞釋菜
者天子之事也有司隔年考校而非天子每歲仲
春敬勵之則易至於怠廢然必卜春禘而後視學
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而不欲急迫之也吳氏云
禘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禘蓋周之春祭名
祠周之前春祭名禘見王制郊特牲或云禘即祠
字之誤視學謂考較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有司
爲之非天子大視學之禮也愚案卜禘乃視學正
合月令仲春上丁天子視學之文吳氏以禘爲時

祭當矣但春禘止見郊特牲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無所謂春禘又云或君親往或有司爲之又自反其說何也集說所云仲秋視學致之月令無其事豈據周禮大胥秋頒樂合聲之語耶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集說藝即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興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

竊案注疏興謂歆喜也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

若欲學詩書正業意不歆喜其雜藝則不能耽玩樂於所學之正道黃叔暘亦曰操縵博依雜服者藝也退息之所宜興者也弦與詩禮者學也時教之所宜安者也惟其退息不興於藝斯於時教不能樂而相安此可見退息居學有關於時教正業之成否如此君子豈容以一息間乎是以君子藏身於大學之時則脩治其正業如弦與詩禮之類固隨時勤厲而不息退息於燕居之際則游玩以適情如操縵博依雜服之類又隨在致力而不惰今集說謂不與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又藏脩息游四字略不分析外矣注疏以藝爲六藝藏謂心常懷抱學業游謂閒暇無事游行亦非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集說教人者但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縕奥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云言及於數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

竊案集說以多其訊言爲句及於數爲句吳氏以多其訊言爲句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爲句及於猶言至於數進謂數數進之言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詞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否也黃東發日抄又以數爲度數之數云言及度數之末而不於其本

使人不由其誠集說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

竊案使人不由其誠以教者言如集說不肯實用其力之云則反以學者言矣吳氏云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否則是使之不由其實也其說爲允

教之不刑集說刑成也

竊案此本鄭注賴氏云刑猶儀刑之刑其教不足爲人之儀刑亦通

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集說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強其必進作興其志氣之所尚而不阻抑之使退

竊案道謂引導其前牽猶挽也強謂激勉之抑猶

偪也但引導其前使之自進而不以力挽之以速其進則受教者不至於乖戾激勉其志使之自能而不以力偪之以速其能則受教者不至於艱難道非示之以入道所由之謂抑非沮抑使退之謂也

從而藏（集說）言不峻而善則明也

竊案藏如詩覗鹵不臧之臧謂善之也教者之言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如孟子陳王政而齊王曰善哉言乎陸賈每奏一篇漢高未嘗不稱善是也觀上約而達下罕譬而喻亦謂使人達之喻之可見

後其節目（集說）無解

竊案節目二字有辨方氏云節如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堅多節是矣目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斲目必荼是矣皆至堅難攻之處也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集說）疏曰從讀爲舂者舂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鍾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一舂而爲一容然後盡其聲愚謂從容言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鍾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故以爲善荅之喻

竊案以從爲舂固非矣然不疾擊之之說亦未爲得也蓋待其從容之其與下盡其聲之其皆指鍾言則從容應爲鍾聲之餘韻猶瑟之鏗爾也朱子云從容鍾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荅盡所問之意然後止斯言得之矣

大時不齊（集說）元化流行一氣屈伸不可截然分限求之故方榮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有專者焉

竊案鄭注或以時生或以時死孔疏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天生殺不共在一時猶春夏華者自生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薺麥自生故云不齊不齊爲諸齊之本也集說從之吳氏又云天之有時春夏秋冬歲之齊同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或亂是爲大時豈可齊同測哉然則

不齊齊之本也注疏集說主一歲之時言吳氏主萬古之時言皆屬天道與上大德不官三句不類惟黃氏日抄取戴岷隱說謂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時所以不齊獨屬人事與舊解異

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集說）可以有志于學而洪其本矣

竊案上文可以有志于學承學爲箕學爲裘車在馬前而言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以三者皆學之事也此云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以大道大德大信大時四者皆有其本也集說謂可以有志于學而洪其本迂曲之甚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二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三

納蘭　成德

樂記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集說】桑間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間也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也

竊案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桑間在濮陽南孔疏言濮水桑閒一處而皆引師涓靡靡之樂爲証集說從之愚謂桑閒濮上地雖相近而樂則異濮上之音即衛靈于濮上所聞新聲命師涓寫之者是也桑閒之音乃衛風桑中詩故小序亦引樂記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語而朱子從之其與濮上同爲亡國之音者蓋衛國自宣公宣姜宣淫于上而世族在位亦至於相竊妻妾未幾遂有狄入衛之禍後雖賴齊桓攘狄衛國忘亡然不可謂之非亡國也集說從鄭以桑間與濮上爲一非矣或謂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合于韶武之音刪後豈得有桑間亡國則于其間不知詩之入樂者大小正雅三頌二南及

豳風七月餘不過使樂工存肄以備鑒戒耳未必盡用之於朝廟賓客也左傳鄭七子所歌本國之風蓋斷章取義以明其志然其甚不類者亦見譏于聘賓矣誰謂桑中非桑間也哉

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集說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為弦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

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為上俎以生魚為薦太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

竊案鄭注遺猶餘也孔疏謂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是有餘音餘味集說取之愚謂劉氏云遺猶忘也棄也清廟之瑟貴其德而忘其音意不主于音也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意不主于味也輔氏曰有遺音言弗盡其音有遺味言弗盡其味如二說方與上文非極音非致味相合不宜作有餘解至熊氏又謂聲有五聲但有三人嘆之餘兩聲未嘆是有遺音益舛矣又一倡三嘆自是清廟鼓瑟之節如此非因好者少而寡和也集說謂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亦非是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集說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為順又引劉氏云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內

竊案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即書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也以敬四海之內即書所謂始于家

邦終于四海也兢兢然守此禮節而推廣之是之謂敬劉說當矣集說引應氏解以亂之固非嚴陵方氏謂四海之內皆相敬者亦非也

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集說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

竊案和故百物不失者人倫日用無所乖戾此和之所為也節故祀天祭地者天尊地卑辨方圓分冬夏以祭祀之此節之所為也孔氏謂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頗為近之集說太略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集說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爲作樂之主焉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爲行禮之制焉此聖賢君子之所獨知也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者則衆人之所共知也

竊案孔疏謂樂之和同在心則論說等倫無相毁害故爲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爲樂事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馬氏謂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皆不出于一人之身若夫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此二說絕分明集說不采而取劉氏既以情質屬禮樂官制爲在人語脈支離復以論倫爲辭足論而音有倫與下文施金石越聲音相礙非經旨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集說方猶道也或以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劉氏曰方以類聚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羣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羣而分則以其各正性命之不同也故聖人亦因而異其禮矣

竊案類聚羣分爲解甚多鄭云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孔申之云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于藪澤者也鄭注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注云云二注不同各有以也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殖生無心靈但一物而已故云物萬物各有區分性命之別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黃氏日抄云性者人物之所得以生相似而不同者也命者生而長短壽夭隨所付而不同者也程易傳云事有理物有形也事則有類物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朱子易本義云方謂事情所向事物善惡各以類分又云方向也所向善則善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人皆來聚物通天下之物而言好物事則

所聚者皆好物事不好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物事林夬崖曰人之作事必有情意計度他作好事則其情向于善作不好事則其情向于惡故曰事情所向伊繼山云如情向于孝弟則仁民愛物之事以類而聚情向于不孝不弟則犯上作亂之事以類而聚此所謂方以類聚也吾儒異端君子小人入此則出彼所謂物以羣分也姚鳳梧曰方指人念頭物指人說方以類聚衆理衆欲各從其意向也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各從其品類也此諸說雖皆有可采然畢竟以朱子易本義爲當林伊姚三家不過發明本義耳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集說著直略反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

竊案鄭注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孔云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爲處集說因之然下文著不息者天著不動者地及著往飾歸著誠去僞先王著其教以著萬物之理皆作顯著解獨此作直略反有所難通金華邵氏曰太始氣也成物形也太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何等切當豈必以處釋之乎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集說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

竊案此節舉樂之大者而言天子之事莫大于養民諸侯又代天子養民者也故南風之歌取解民慍阜民財之義諸侯亦必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非專爲賞諸侯而制樂也王氏拘于章句毋乃固乎又案南風之詩見于家語及尸子而鄭注以爲未聞孔疏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鄭所未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証故云未聞也熊氏云即邶凱風之篇大誤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集說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噍枯減殺也

竊案鄭注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山陰陸氏曰言志微以著嘽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動正寬裕肉好流辟邪散皆志也據此則不必改志爲急亦自可通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集說廣大賁憤也廣憤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

竊案賁當如書用宏茲賁詩賁鼓維鏞之賁大也鄭氏以賁飾賁大皆非猛厲之類遂讀爲憤引春秋倖忿氣狡憤爲証言怒氣充塞也集說取之然廣既可以大訓賁何不可以大訓乎音大則自猛厲矣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集說廣其節奏增益學者之所
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之辭使五聲之打和相
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
竊案文采節奏俱爲樂之飾節奏如淸濁高下舞
之屈伸綴兆疾徐文采如文以琴瑟飾以羽毛五
色成文而不亂皆是也舊說謂音曲相和應如五
色之雜以成文采非是鄭氏注下文文采節奏樂
之飾也謂樂之威儀何于此時獨以爲節奏合耶
長樂陳氏曰節奏文采均聲之飾始博而終約始
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
其解文采甚當以省爲省約之省與廣字對亦通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集說反情復其性情之正也
竊案情者性之欲易流于不善所謂人心惟危也
反情者反淫溺之情以復于性如下文淫樂慝禮
不接心術是也非復其性情之謂反情猶克己和
志猶復禮
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集說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
治亂而使之理故曰治亂以相訊亦治也雅亦樂器
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
訊疾以雅也
竊案鄭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
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

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孔疏云相所以
輔相于樂亂理也言治亂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舞
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延平周氏曰相雅皆樂
器名也以其節樂而能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
謂之相以其趨樂之節奏而不失于雅是以謂之
雅此集說所本也然長樂陳氏之辨尤明禮書云
拊之爲物以韋爲之狀若鼓然書傳所以謂韋爲
鼓謂之搏拊是也實之以糠白虎通所謂拊革著
以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
先歌周禮所謂登歌合奏擊拊是也荀卿曰鞉拊
椌楬似萬物又曰懸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懸一

磬而尚拊子夏曰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
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言尚拊則拊在一
鍾一磬之東也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
作也旣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
鄭氏以相爲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
拊搏蓋以其以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
之節或說節卽相也晉傳休奕節賦曰口非節不
詠手非節不拊江左淸樂有節鼓唐雅樂升歌用
之其詳不可考也又曰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
以教裓樂鄭司農云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
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此約漢法

云然也鄭康成云雅中有椎𧙍樂𧙍夏之樂牘應
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
知矣賓醉而出奏𧙍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
樂記曰訊疾以雅孔頴達曰舞者訊疾奏此雅器
以應之蓋樂者正也賓出而舂雅欲其醉而不失
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不失正也賓出之
奏雅有𧙍樂則工舞之奏雅各以其舞之曲歟
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集說綱維網大
繩紀附網小繩網目則附於紀也三綱謂君爲臣綱
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
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

竊案此以紀綱專屬綱言亦自可通丘瓊山云綱
紀始見于五子之歌再見于詩棫樸假樂之篇大
約以綱紀爲喻綱爲網之大繩紀爲網中絲縷之
目張其大者是之爲綱理其細者是之爲紀揚子
雲云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
惡得一目而正諸鄭詩箋云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孔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乃網
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以舉綱
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
之爲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朱子
詩傳云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又云綱者猶

綱之有綱也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
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皆是以網罟爲言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邦克順克俾比集說嚴氏曰克明謂知此理克類
謂觸類而長一理渾融徹上徹下也君又尊於長學
記言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
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歡
然相愛矣
竊案左傳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敎誨不倦曰長賞
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李

氏皆以爲斷章取義鄭氏引以說經非也故嚴氏
詩緝不從而自以意爲解集說取之朱子以貊爲
莫然清靜克明爲能察是非克類爲能分善惡比
爲上下相親其餘皆從左傳之說學者所宜詳也
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
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集說濫者泛濫之意謂泛及非己之色也燕者
宴安之意謂躭於娛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而疾速
也敖辟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言淫溺鼓煩
驕敎爽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宗廟
竊案既云四者皆淫于色則趨數煩志傲辟喬志

自當俱作淫于色解諸儒惟于鄭宋之好濫淫志燕女溺志爲鄭及它色宋安燕于己妻妾以衛齊爲好色外兼有煩喬非也左傳云煩手淫聲蓋煩叫趨數而流于淫又曰驕奢淫佚喬則放恣而行其淫如衛宣淫其婦齊襄淫其妹皆出于煩喬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集說一說引君執干戚就舞位讀天子連下句

竊案鄭注云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熊氏申之曰祭統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文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冕而總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此執鐸爲祭

天地時也愚以爲不然武樂在庭天子至尊下造綴酇與舞人爲列可乎矧舞有定列有定人八佾六佾之外固不多庸一人其人亦不可妄廁一位果天子與大將夾舞振鐸將舞人六十有四之位數天子與大將亦在舞位乎抑不在舞位而參介于旁乎廁諸舞位則人數浮參介其旁則爲亂行爲離局無一可者也且既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志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此象武王者非它人必時之天子也則天子業已總干而舞立于綴兆矣又別振鐸以夾舞人即所夾者何舞人而舞干振鐸其一天子兼爲之乎否也周禮鼓人職以金振鐸通鼓大司馬教治兵振旅則兩司馬振鐸摠鐸蓋雖真戰伐亦第令司鐸之人主之天子與大將不親之也而況乎其爲舞類也惟皇氏謂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舞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此說近情理勝于熊氏集說不引皇氏而引熊氏何歟

武王克殷反商集說反讀爲及言牧野克殷師之後即至紂都也

竊案古文書云乃反商政政由舊家語作反商之政方氏謂反商之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反商政

之事吳氏謂反復也克殷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鄭注以反爲及而集說因之非是

名之曰建櫜集說建讀曰鍵鎖也櫜韜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鍵櫜閉藏之示不用也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櫜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竊案上文散牛散馬衅車甲包干戈使將帥爲諸侯五者皆建櫜之事建立也櫜韜也建立五事以示天下使天下知韜武而用文也故名之曰建櫜鄭氏改建爲鍵以甲兵之衣爲櫜鍵櫜言閉藏兵甲而引詩載櫜弓矢左傳垂櫜而入周禮櫜之欲其約爲証若建櫜句單指衅車甲包干戈二者而

言者於是集說遂欲移此句於虎皮之下將帥之上失經旨多矣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三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四

納蘭　成德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集說綏讀爲緌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耳

竊案以其綏復之綏有三說鄭謂綏當爲緌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于生也孔申之云若在國中招魂則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緌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王喪于國亦用緌周禮夏采云建綏復于四郊是也此以緌爲旌旗之旄一矣又山陰陸氏云綏旄也以其旄復旄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此以綏爲北方之旄二矣又盧陵胡氏云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爲緌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緌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此以綏爲執綏之綏三矣愚案車上有綏亦有緌皆可以招魂復魄而記文既云綏則不必改字可也下大夫死于道以其綏復同

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集說布輤以白布爲輤也

竊案上諸侯之輤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下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則輤未有無屋與裳帷者也而大夫獨不言廬陵胡氏謂大夫無爲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推此則裳帷緇布同諸侯可知但未知有裧否耳集說未免疎漏

訃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集說實讀爲至言爲訃而至此也

竊案注疏實當爲至周秦人聲之誤也以身訃告故云使某至集說取之然如字讀未常不通何必

改字方氏曰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劉氏曰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愚謂韓退之祭十二郎文以東野之書日月異耿蘭之報無日月疑傳之非眞則實字之解當以方劉二說爲正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集說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于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

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集說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而此經之文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說之詳矣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集說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

竊案夏殷之時但有親親賢賢之禮而無貴貴之禮貴貴之禮始于周公故天子之禮有異于諸侯諸侯之禮有異于大夫大夫之禮有異于士庶即以喪禮言之成王崩未葬康王君臣冕服以受顧命此天子之異禮不可槩以吉凶異道不相干論也服喪自期以下諸侯絶不服而同爲諸侯者不降天子諸侯既然則大夫之異于士庶可知矣故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

服蓋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喪服如士服蓋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使其子主之蓋封贈之典起于後世古者父貴可以及子而子貴不可以加父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大夫之父不得用大夫之禮也昔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爾據此見周家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矣其以精麤爲辭與凡此皆

賓貴之禮與親親賢賢並行者也集說引石梁王
氏說駁之似矣然記者所云恐不爲無說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集說大宗人小宗
人卽大宗伯小宗伯也相佐助禮儀也又引劉氏曰
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
禮者
竊案大夫之喪而相者大宗伯命龜者小宗伯未
免失之過故劉氏有都宗人家宗人之說然攷之
周官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則大小
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而非都家宗人也
故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

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不同矣君則卹其私而
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
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
肆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
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
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
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
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集說待猶君者謂與諸
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
竊案待如論語以季孟之閒待之之待非供待之

謂也鄭注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
序是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集說以此大功
之麻絰易去練服之葛絰也
竊案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特云練冠然
要絰亦除故鄭氏云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孔氏亦
云麻謂絰帶大功言絰明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
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絰帶易三年
冠及絰帶故云互言之集說少此一義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集說小功緦麻疏服之
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爲之畢虞

祔之祭
竊案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
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
同者孔氏曰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
三年者以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
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
集說未能詳盡
緦冠繰纓集說緦服之縷其粗細與朝服十五升之
布同而縷數則半之治其縷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
此布也但爲纓之布則加以灰湅治之耳故曰緦冠
繰纓繰讀爲澡

竊案此注疏說也山陰陸氏云綵讀如𦃃綵之綵綵纓散絲纓也即言絲嫌不散據此則不煩改字而自通

朝服十五升集說朝服一千二百縷終幅

竊案先儒以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則一千二百縷也然周書云成王會壇上天子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太公望朝服七十物唐公虞公殷公夏公朝服五十物物縷也升之精粗不同者鄭氏謂八十縷爲升舉其精者也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集說相襚不可用已之正車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爲正也

竊案春秋傳車馬曰賵衣被曰襚此冕服後路宜兼言賵襚而但言相襚者包賵在其中也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集說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大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遣車之上以麤布爲輤輤蓋也四面有物以鄣蔽之章與鄣同四隅椁之四角也粻米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粻爲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也

竊案有子之意言常時喪奠只用脯醢而已者蓋以死者不食糧也故遣奠亦只用牲體而不用黍稷牲體與常時脯醢之義同皆是用肉耳集說取注疏不甚分明又案既夕士禮藏筲有黍稷麥者遣奠之外別有之非載粻也

委武玄縞而后蕤集說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蕤

竊案委者委貌也委貌有玄有素玄端之冠則玄委貌其武則縞素端之冠則素委貌其武則玄此記所謂玄蓋縞冠玄武所謂縞蓋玄冠縞武也如是而後蕤以飾之故曰委武玄縞而後蕤集說從鄭氏以委武皆爲冠卷非是故採山陰陸氏說補焉

甕甒筲衡實見閒而后折入集說甕甒皆瓦器甕盛醯醢甒盛醴酒筲竹器以盛黍稷衡讀爲桁以木爲之所以庋舉甕甒之屬也見棺衣也言此甕甒筲衡實于見之外椁之內而后折入者折形如床而無足木爲之直者三橫者五窆事畢而後加之壙上以承抗席也

竊案此皆注疏語本無可疑但以見爲棺衣而不詳爲引証讀者終未易曉案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加見者器在見內也

又云藏苞筲於旁注云在見外也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大夫則有人器明器也陸氏德明曰見棺衣也賈氏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其言頗著明又案山陰陸氏曰衡讀如字其桁之橫者也以實見閒非止此四物以此四物該之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集說禮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君來弔則輟事而出拜之若它賓客至則不輟事待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徧拜之故特舉此三節言之若士於大夫當事而大夫至則亦出拜之也

竊案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啓殯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爲甚賓亦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吳草廬曰應氏謂賓亦於是拜死者古無是禮也王巖黃氏云案吳氏所辯是古今禮一大變易處何也儀禮喪禮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及後凡襚賵儀皆大略放此又禮記此篇後章諸侯襚亦放此由此觀之古人弔賓之禮於生者只有慰問之辭於死者只有襚賵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而已并無拜祭於死者之禮至於主人拜賓以謝其恩禮拜送以重其來辱亦惟自盡而已賓皆無答拜之文此古禮之精意也蓋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賓之情於是爲至主人拜謝理所宜然喪事倥偬各欲自盡而已此何時耶而可交拜欵曲以成禮耶故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獨喪拜不答意在斯也此古禮之至也後世之禮一變大與古人相背故楊氏復曰今世俗弔賓來見几筵哭拜主人亦拜謂代亡者荅拜非禮也旣而賓弔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此古今禮之大縣不同如此應氏乃謂賓於是三者拜死者於禮果何據而云然耶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集說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斂凡七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之朝三也又明日之朝四也其日旣小斂五也小斂明日之朝六也明日大斂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之朝二也明日之朝及小斂四也小斂之明日大斂五也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者始死一也小斂時二也大斂時三也凡踊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閒故云居閒也然記者因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

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爲三踊之限也

竊案集說皆用注疏語山陰陸氏云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與三五七然後有間士三踊婦人居間言皆三無又間故也然則婦人居間若公七踊其二日甲一踊又二日乙一踊又二日甲一踊大夫放此

商祝鋪席乃斂集說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斂事

竊案周禮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喪大記君將大斂商祝鋪絞紟衾衣則商祝固與大祝喪祝皆主斂事矣但以商祝爲習知殷禮者殷禮非時王之制何必用習知前代之禮者主斂事也儀禮士喪禮又有夏祝注亦以爲習知夏禮者則夏祝與商祝或周監于二代而兼存其禮亦未可知也然商與周官止有大祝小祝喪祝而無商祝

客使自下由路西集說自牽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輈畢賵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也

竊案鄭注云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孔疏引覲禮証馬爲下也四亞之謂馬四匹亞次路車也此集說所本也山陰陸氏謂客使牽馬者也自下自路西之前聘禮所謂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是也

孤降自阼階集說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集說此條在弔者即位于門西節下

竊案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謂未踰年之君也公羊傳云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其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外客來弔亦容有既葬踰年而後至者耳集說謂平常

無弔賓時升降不由阼階恐非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集說言卿大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

竊案國有君喪不獨指卿大夫以下即諸侯亦然也故山陰陸氏云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設若衛靈公弔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四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五

納蘭　成德

雜記下

如。今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集說既顈者既虞受服之時以葛絰易要之麻絰也顈草名無葛之鄉以顈代(顈口迥反)

竊案此本鄭注初無可疑而大全反引山陰陸氏說以亂之不得不取吳臨川說一爲辨正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葛蓋禫而後顈顈吉服也知然者以被顈黼衣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顈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顈在禫之後明矣

吳氏曰案古字聲同者多借用檾麻之檾與單穀之穀並通作顈鄭氏以顈爲代葛之檾是矣陸氏以此爲單之穀而謂穀乃禫之吉服且引詩衣錦尚絅儀禮被顈黼爲証詩之穀衣禮之顈黼皆婦人之服加於正服之上以御道路之塵者至夫家則脫去豈可指爲男子常服之吉服哉若欲言禫後吉服何不言玄端而乃言顈乎陸農師于禮注正捄甚多但時或好新尚奇以破鄭說而不自知其失當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集說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于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

竊案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說者曰猶者可已之辭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所以盡肅敬之誠于宗廟不繹者所以全始終之恩于臣子今仲遂國卿也死而猶繹則失寵還大臣之禮矣夫君之于臣尚且不可聞其喪而繹況大夫士于父母之喪反可既聞訃而猶與祭于公乎苟從此禮則是人君不以孝處其臣人臣不以孝事其親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故王巖黃氏以此節爲疑經而集說猶循舊注之誤閩之陸荀隱云案記云次于異宮則必不與祭矣但不敢即哭而歸俟君祭畢而後釋服出歸耳集說云不得不與祭大謬非正文誤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集說至齒爲嚌入口爲啐主人之酢嚌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則嚌之也衆賓兄弟啐之謂祭末受獻之時則啐之也

竊案集說本注疏無可疑者王巖黃氏發明甚暢

采之如左其說曰此記喪祭之禮案古者喪禮禫
而始飲醴酒今曰小祥之祭主人受賓長之酢爵
則嚌之大祥受酢則啐之何也曰此又是一議論
古人禮意絶與今人不同今人奠祭自始死便有
獻爵古人皆無之自虞以前未葬也其禮爲奠只
奠置所薦之物而已無獻酬酳酢等禮以始死哀
至其禮質也及虞則謂之祭所以安神則有尸有
獻酬酳酢等禮稍與吉祭相似所謂以虞易奠蓋
殺哀變吉之漸禮遂稍文矣故虞祭之日尸酢主
人主人飲卒爵則小祥大祥其受賓長之酢爵或
嚌而或啐之蓋信然矣所以然者疏云神惠爲重
受尸酢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爲輕受賓酢但嚌之
此義是也蓋既在尸以象神則不得不以神禮事
之故尸酢而卒爵非以爲酒也以尊神也猶之既
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祥而食肉禮之正也若既
葬而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雖粱肉不
辟也非甘于肉也尊君父之命也夫明而人之尊
者強之食則食而不敢違則幽而神之尊者酢之
爵又敢拒而不受哉故不飲不食之至痛雖三年
之經然或飲或食之隨宜亦一事之權蓋親之尊
之皆人道之大故時有並行而不悖者在得其意
然後可以觀于先王之禮也尸酢主人主人飲卒

爵見儀禮士虞禮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集說疏
曰於夕爲期謂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祭期也朝服
謂主人著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祥因其故
服者謂明旦祥祭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
竊案此引疏說是已而記者之意未能明也山陰
陸氏曰嫌于夕爲期嘗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
故云爾然則祥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所謂除
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
大祥素縞麻衣是也此言最爲明著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集說疏曰
謂大祥後有來弔者雖不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
須著此祥服縞冠以受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後
素縞麻衣之服也
竊案記未嘗言有來弔者鄭何以知爲喪事贈賵
而來故山陰陸氏更引一說云親喪雖既祥猶有
它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
然後反服然後反它喪之服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
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集說無解
竊案孔氏謂上大夫平常吉祭用少牢虞依常禮
卒哭成吉事與祔廟二祭皆大並加一等用大牢

也下大夫吉祭用少牢虞祭降一等用特牲卒哭
祔依常吉祭禮此即方氏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
之說也山陰陸氏謂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
亦云特牲則容父爲士子爲下大夫其祭如此於
上大夫言父爲大夫子下大夫言父爲士相備也
此兩解者未知孰是姑並存之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
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集說作車輪之人以其
衰服之杖穿于車轂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自後
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
竊案輪人賤者也不知喪禮故以杖關轂而輠輪

武叔正當呵戒以杖不可褻且可因此使人人知
杖之當尊何至一舉而盡廢之使無爵者皆不得
杖夫杖之爲制先王使無爵與非爲主而皆得杖
所以輔病也教孝也今不教輪人以孝而乃禁人
之爲孝毋乃與懲噎而廢食者同乎故輪人之不
知禮其罪尚小武叔之廢杖其罪實大也且當時
三家歌雍舞佾其褻禮之甚豈特以杖關轂輠輪
而已詎而獨惜一輪人之褻杖不知務甚矣故記
者特謹之以垂後鑒非僅以杖之由廢也
襲而后設冒也集說后字衍
竊案鄭注襲而設冒言后衍字爾集說取之然記
意謂未衣以前始死須沐浴此時未可設冒自既
襲以後至小斂以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
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而后設冒后字語意從未
襲以前生來初非衍字陸氏說得之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集說今案
檀弓鄭注以拜而后稽顙爲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
爲周之喪拜疏云鄭知此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
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但殷之喪拜自斬
衰至緦麻皆拜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制則杖期
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
此章疏義與檀弓疏互看乃得其詳

竊案檀弓稽顙而后拜即周禮所謂凶拜此所謂
喪拜也三年之喪用之檀弓拜而后稽顙即周禮
所謂吉拜亦此所謂吉拜也期功以下之喪用之
皆周禮也但周末禮廢人不知喪拜之儀有輕重
之別故記者正之如此鄭氏以此與檀弓所云爲
殷周喪拜無所經見未足信也又案檀弓言吾從
其至與論語吾從衆吾從下吾從先進同進有先
後皆以周之初終言麻冕與純拜下拜上亦皆以
周時言何拜稽顙稽顙拜獨分殷周故馬氏深闢
之集說猶信注疏何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集說石梁

王氏曰居喪而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
竊案居喪之禮有疾則飲酒食肉此受之而不食必非有疾者也王氏說非是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集說疏曰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如有五服之親喪而往哭不著己之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也不弔與往哭二者貴賤皆同之

竊案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則諸侯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其服者孔氏云當是斂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也集說未及援据疏矣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集說既葬大功者言己有大功之喪已葬也儀禮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爲之齊衰不杖期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此喪既葬受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

竊案此本注疏爲說然以期喪功衰爲姑姊妹無主者則未別白也今引注疏以明之疏云經直云期喪鄭知爲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經期喪未葬已得弔人則知此期服輕故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女未廟見反葬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于它族成婦日久但夫既早死故殯在夫族此云功衰它本或云大功衰今案鄭注則此功衰還是姑姊妹無主之功衰不得別云大功也黃氏云有大字者誤也呂氏云功衰下脫一不字此謂卒哭之受服吳氏謂從孔疏其義爲長

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集說同鄉之人五十者始衰之年故隨主人反哭而四十者待土盈壙乃去

竊案王䂓黃氏曰四十者待盈坎非徒執綍以待而已蓋爲之執綍以下棺及實土也故儀禮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注云謝其勤勞是也集說待土盈壙則是袖手旁觀全不事事也豈故人助喪之義乎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集說酪說文乳漿也

竊案鄭注酪酢截也釋文曰酪音洛酢七故反截才代反內則鄭注又以漿爲酢截孔疏謂與漿人六飲三曰漿之漿同是酪與漿一也既非水漿亦不名乳漿酢亦作醋醋醶也此所謂酪與鹽相配與上水漿別應是醋類集說舍鄭注而取說文乳漿之云不知何謂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集說）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它所亦諱之也

竊案非宮中而諱母之諱非其側而諱妻之諱唯與從祖昆弟同名者則然似從祖昆弟之名重於母妻之諱矣其實不然吳幼清曰注云從父昆弟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者蓋己之從祖昆弟父之同祖昆之子也於父爲子行屬卑且疎父服小功其服輕父不爲諱故子亦不從諱若此從祖昆弟之名與母妻之親名同而相重則爲母妻之親諱而因爲之諱爾非正爲從祖昆弟而諱

知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集說）孔子美之言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

竊案此本鄭注作孔子美其能用禮文山陰陸氏以爲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臨川吳氏申之曰喪禮有情有文誠於中者情也形於外者文也伯母叔母之疏衰期其文隆於大功矣然義服之情輕於骨肉故踊不絕地其哀淺也姑姊妹之大功九月其文殺於疏衰矣然骨肉之情重於義服故踊絕於地其哀深也知此二者則知哀之淺深由乎其中之情也豈由乎外之文矣哉陸說優於

鄭注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集說）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

竊案鄭謂此蓋夏時禮故集說亦疑其制爲異代無所證據案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天子用玉也雜記諸侯甍鄰國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用璧也左傳聲伯夢食瓊瑰懼不敢占吳戊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注謂瓊玉瑰珠食珠玉含象是大夫用珠玉也（珠玉以玉爲珠）士喪禮貝三實於笄是士用貝也今此記自天子至於士雖有九七五三之殊然皆用貝不知何謂鄭氏不得其說槩歸之夏

殷非也大戴又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說苑又云天子含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各記所聞不能歸一然云大夫以珠以璣亦可補經傳所未備

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集說）三患言爲學之君子

竊案臨川吳氏謂得學得行猶幼而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之行行謂見用於時得行其學也非行而至之行三患君子兼該有位無位之人與集說異愚謂學未有不兼知行者況聞既屬知則學當

兼行而弗能行之行自宜作行道濟時解矣吳說較長

旣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集說】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

竊案此句注疏無解方氏謂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旣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歟集說蓋同方氏愚謂鄙夫事君患得患失君子難進易退何有恥其旣得而又失之者此句承上恥無其行來謂居位行道有初而鮮終也故君子恥之

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集說】國有功役己與彼衆寡相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己是不能作興率勵其下五恥也

竊案集說本注疏近是方氏亦云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廢功故衆寡均而倍焉謂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陸菊隱謂此合上句乃君子庶富敎之事上文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者恥其不能使民庶也禮所謂地廣大荒而不治士之辱也此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者恥其不如善治國者之能富敎其民也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如此解尤爲明切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集說】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不同未詳（集說本王制有云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此記者多言雜記凶年祀以下牲孔子之言也）

竊案王制冢宰制國用祭用數之仂是豐年用豐年之仂凶年用凶年之仂乃一定之制故豐年不加於仂之外而至於奢凶年不略於仂之內而至於儉此云祭以下牲則人君自貶損之道宜然也易損而有孚二簋可用享非乎且所謂下牲者降於常祭一等耳如天子諸侯常祭用太牢凶荒則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蓋猶用本牲之下者也則與祭凶年不儉之文亦未甚剌謬集說以爲未詳何也

一國之人皆若狂【集說】若狂言飲酒醉甚無禮儀

竊案蜡有迎貓迎虎等事近於嬉戲故曰若狂非僅飲酒醉甚也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集說】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

竊案孔疏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久也此集說所本亦方氏所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也然以終歲勤動爲百

日之蜡終有可疑呂氏曰自秋成至於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此說爲允

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集說）此言獻子變禮用七月禘祭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爲之蓋一時之事耳

竊案明堂位稱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孟夏建巳之月也此魯之正禮也春秋凡失禮者必書七月而禘非時失禮宜見於經然春秋所書惟有僖公八年秋七月禘

於太廟用致夫人一條是時獻子猶未得魯政也蓋獻子之見經始於宣九年之如京師終於襄十九年之卒自僖之八年至宣九年相去蓋二十五年計其時尚少當時秉魯政者公子季友也則僖七月之禘非獻子爲之可知矣其後宣公襄公時獻子爲政又未有書七月禘者殊爲可疑豈因一時之事後不沿習遂不書於冊乎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於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孔氏謂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禘爲得正故變文言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惟識於宣公得正之禘也愚案此說與春秋非時皆書之例相違又鄭答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亦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當闕疑爲是

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集說）子男執璧非圭也記者失之

竊案五等諸侯雖有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之分然統言之曰五瑞曰五玉則圭亦似可以該璧也故聘禮兼五等諸侯言而云賓襲執圭致命論語亦但言執圭是圭可

以兼璧也或曰論語執圭蓋指孔子執魯侯信圭聘於鄰國愚謂不然孔子仕魯時未嘗有出聘鄰國之事夾谷之會定公在焉諸侯相見親執圭以行禮孔子不過相其君而已則知論語所陳乃舉聘禮以詔當世耳誰謂不兼璧也哉又長樂陳氏曰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illegible]言以聘它國者也繅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illegible]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子男執璧以朝以圭聘頫今此言圭則子男聘頫之玉也所謂博二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主公言之其餘以是爲差此亦

義

藻三采六等集說藉玉者以韋衣板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故曰藻三采六等也

竊案集說本鄭孔以藻爲以韋衣板以藉玉非是長樂陳氏曰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眂玉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繅或作藻冕繅織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爲之亡據又案孔疏曰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子男皆二采再就謂一采爲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二采則四等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此謂卿大夫二采共一就也天子五采五就則十等矣此條辨析甚明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五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六

納蘭 成德

喪大記

寢東首於北牖下集說案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

竊案古人宮室有南牖無北牖士喪下篇云東首于北牖下是方不視之時病者恒在北牖下也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東首令君得以南面視之故鄭注云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金仁山亦云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牖而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墉上起柱爲壁西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今宮室之制惟南方有北牖北方有南牖無北牖然則牖依儀禮作墉爲是集說以屋漏爲北牖者鑿說也其義則李氏所云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牖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眞宅是已

屬纊以俟絕氣集說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

竊案此本注疏儀禮士喪禮注又云爲其氣微難節也信齋楊氏以爲二註相兼乃具

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

受之降自西北榮集說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大夫以下但前簷後簷而已翼在屋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上於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魂自天而來一號於下冀魂自地而來一號於中冀魂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其辭則皐某復也皐長聲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而下也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集說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

竊案北面三號以求諸陰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以衣尸若得魂而反之以合於魄則復生也復者降自西北榮不自東嫌虛下也凡此皆望復其生之意孝子不忍死其親迫切之至情也及復不衣衣尸而尸不生則是不生矣於是而行死事浴尸而後則不更以復衣斂也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斂於文爲駢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浴而去之者也據陳氏說則不字爲衍上文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正爲以衣衣尸冀其魂之復魄耳馬氏反謂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不亦謬乎

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集說髽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

竊案此雖無可疑而未甚詳明長樂黃氏曰士喪禮云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則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主人未襲絰爾又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愚案呂氏云婦人不俟男子襲絰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此說似優於禮疏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句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集說君謂遭喪之嗣君也寄公與國賓入弔則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汜拜之而已亦旁拜之比也

竊案集說本皇氏但指國君遭喪拜賓之禮不兼

大夫士言故於大夫士士之妻句絶然玫上下文皆主君以下并言而此獨指國君不惟於文旣不順而理亦不備矣案熊氏云大夫士拜卿大夫者是卿大夫家自遭喪小斂後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幷言之者以大夫士家小斂後拜賓同故也孔氏云此言大夫士之喪小斂後拜賓與上文未小斂時文類其義踰於皇氏集說舍之而取皇謬也

管人汲〔集說〕管人主館舍者

竊案方氏云管人主管籥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焉孔疏以爲主舍館者集說仍之非也

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集說〕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

竊案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不同者鄭注蓋天子之士也孔疏若士喪禮云是諸侯之士今此云士沐粱故疑天子之士也集說又有士卑不嫌於僭上之說愚謂皆非也古者貴賤有等君與士雖尊卑濶絶無僭偪之嫌然五穀之中豈無次者可用而必用粱況天子之士僅尊於諸侯之士亦未可遂同於諸侯疑是記文之誤當以士喪禮爲正

又案稷雖爲五穀之長而味美莫如粱故古人曰膏粱此君用粱不同於大夫之用稷也孔疏以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謂稻粱卑於黍稷其云稻卑於黍稷是矣以粱卑於黍稷恐未盡然也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集說〕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

竊案鄭注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集說刪去一升但云二十四分升之一則米不及半合矣不知何據豈從王肅劉逵滿手曰溢之說耶

小斂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大斂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集說〕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舊說此爲天子之士

竊案鄭注士喪禮小斂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亦天子之士也孔疏君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顯案雜記篇注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言之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也今案士喪禮陳衣與喪大記士陳衣雖有南領西上與西領北上西領南上

之不同然其為三十稱一也恐未必有天子之士
諸侯之士之分亦記者所聞之異耳若云君百稱
者舉上公全數言之蓋以襲衣九稱則斂衣當九
十稱故孔氏推而言之亦未敢信為必然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
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集說君無襚謂悉用己衣
不用亡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己衣然後用襚
竊案士喪禮小斂之時但有襚者而無君襚至大
斂陳衣而後云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則
此記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當從熊氏胡
氏之說矣熊氏曰小斂之時君無以衣襚大夫士

雖有不以斂至大斂則得用君襚廬陵胡氏曰此
謂小斂君不以衣襚大夫士若大斂則君襚臨川
吳氏雖以為鑿然其說合於儀禮可信據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
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集說此音泰胥音祝
胥讀為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喪事也周禮大祝之
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
斂故知當為祝侍猶臨也
竊案此鄭氏說也以胥為字之誤而改為祝近似
而非臨川吳氏曰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案周官
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

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
之爵為下大夫喪祝之爵為上士非能親執斂役
者故雖身親莅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之
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殺之其
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
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衆
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檢記雖不言
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
斂則大胥二人臨檢衆胥四人親斂士之斂則衆
胥二人臨檢士之友四人自斂今案此說於本文
不煩改字而於周官未嘗不符且於下凡斂者六

人之文巧合優於鄭注多矣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
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
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
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
集說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
權也弁經帶謂素弁加環經而帶則仍是要經也大
夫士弁經則國君亦弁經也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
國事也堊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
家事也
竊案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書高宗諒陰三

年不言曾子問練不羣立不旅行又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據此諸文則先王喪禮於行立言動之間坊之嚴矣恐其忘哀趨利而禽獸之不若也今此記云既葬與人立則與練不羣立不旅行違矣既葬君言王事大夫士言公事則與三年不言者違矣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則與三年不從政及既殯而致事既葬而致事卒哭而致事者又違矣先儒雖有無事不羣立旅行有事與人立之說又有既葬言王事公事爲禮之經卒哭服王事金革無辟爲禮之權之說總屬曲解徇末世失禮而爲之辭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集說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杜說近是蓋復寢乃復其平時婦人當御之寢耳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內爲證故從鄭說又案閒傳言既祥復寢者謂大祥後復殯宮之寢與此復寢異

竊案鄭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孔疏杜預以禫而從御謂從政御職事鄭必爲御婦人者下文云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既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又云士虞禮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閒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明大祥後宿殯宮也愚案注疏之說甚善集說必欲改之非矣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亦謂御婦人但獻子賢者加人一等過於常禮故比次當御婦人而不入殯宮仍居黝堊之中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集說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爲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爲公也有地大人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釆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待卒哭而反其所治也

竊案此記與雜記所言大夫士居君公之喪不同亦所問之各異鄭氏強生分別謂此公爲公士人夫有地者大夫士歸爲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集

說取而衍之似持之有故炙然終難信為必然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集說君國君也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之內椑又在屬之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而言

竊案孟子謂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趙岐注云古者棺椁無厚薄尺寸之度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朱子云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

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饒氏云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左傳趙簡子與鄭師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辟即椑孔氏云大夫依禮無椑明簡子罰始無椑故鄭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是時僭也檀弓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孔氏云是庶人之棺四寸據孟子所言則自天子至庶人棺椁俱七寸據喪大記與左傳檀弓所言又有八寸六寸四寸之棺椁為尊卑貴賤之差未知何故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集說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鐕釘也用金釘以琢朱綠著棺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綠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用大夫牛骨鐕又引石梁王氏云用牛骨為釘不可從

竊案孔疏定本綠字皆作琢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吳氏云定本近是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本以綠為琢則朱玄句絕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為異爾且如此則又無牛骨為釘之疑良可從也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集說君諸侯也輴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輴上欑猶叢也叢木於輴之四

面至于棺上畢盡也以泥畫塗之此欑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

竊案檀弓云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此云畢塗屋其事參差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輴不得直云殯用輴若君據諸侯不得云欑至于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鄭云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而云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它亦如之集說直云諸侯恐未盡然

素錦褚加偽荒集說褚屋也偽音帷荒下用白錦為

屋象宮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竊案鄭注偽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于其上孔疏偽字與帷聲相近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誤作偽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此集說所取也愚以爲上既云飾棺君龍帷黼荒矣何必又云加帷荒觀下文說大夫畫帷畫荒素錦褚不言加帷荒可見君於龍帷黼荒之外別有偽荒以加於褚上不同大夫矣但其制未聞意者似荒而非荒故曰偽荒乎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集說此章二輴字一國字注皆讀爲輇船音從以讀乃皆侯輴而說輴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今讀大夫葬用輴與國字並作船音若葬用輴者春

竊案鄭注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當爲輇聲之誤也輇或作國是以又誤爲國輇車柩車尊卑之差也孔疏此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輴國皆當爲輇輇則蜃車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至壙時下棺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更載以龍輴以此約之諸侯殯以輴葬則用輴明矣若大夫惟

朝廟用輴殯則不用輴葬時亦無輴也士朝廟得用輁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輁軸愚謂注疏雖改字所以輴國同爲輇者蓋以聲形之轉而誤耳集說以諸侯之輴音春大夫之輴士之國車之國並作船音何其支離之甚也今案二輴一國皆當如字讀爲正蓋諸侯殯既可用輴葬固可用輴矣大夫朝廟可用輴葬獨不可用輴乎至於士之卑賤不同於君大夫則但用國中柩車而已其尊卑之差乃與大夫在碑綍之多寡羽茅之華質而不在輴與輇之分別也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集說疏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不錄

竊案鄭云未聞孔因不錄盧氏之解雖得闕疑之意然亦拘矣今取吳幼清說補之云此蓋言君之椁有裏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裏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並虞筐亦無蓋裏椁如上君裏棺大夫裏棺之謂但未審用何物耳筐亦上八筐六筐四筐之類但所謂虞者又未知何說耳恨不獲盧氏解釋而讀之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六

納蘭　成德

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集說大抵祖功宗德之宗與宗祀明堂之宗不同祖其有功者宗其有德者百世不遷之廟也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一世而一易不計其功德之有無也有虞氏宗祀之禮未聞借使有之則宗祀瞽瞍以配帝自與宗堯之廟不相妨但虞不傳子亦無百世不遷之義耳

竊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與祭法同郊堯而宗舜與祭法異夫舜受堯之天下嚳者堯之父也固宜郊嚳而宗堯矣若郊堯宗舜禹受舜禪以後事也承曰有虞氏則不可解矣豈舜封丹朱于唐而使以堯配天歟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丹朱爲尸此舜郊堯之證也至宗舜又似說有虞氏子孫何也豈商均受封于虞宗舜爲不遷之廟歟然與禘黃帝祖顓頊郊堯並言恐非侯國所當備豈虞爲先代之後亦如杞宋二王之後有天子之事守歟集說引國語而無辨何也要之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與宗祀嚴父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二禮皆自周始有祭法以爲虞夏殷周四代皆有禘郊祖宗之禮此江陵項氏所謂純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爲當然非必有明文可據也若夫依文解義則清江劉氏之說庶爲近之劉氏曰祖非太祖言後世祖之宗非宗祀言後世尊之也知非太祖宗祀者以文王非周太祖武王非周宗祀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也知祖者後世遠之宗者後世尊之者以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太祖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大

抵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宗祖非有功德不爲祖宗非爲祖宗無不毀廟故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者鯀無功食於廟則必毀故推以配天而食於郊則世世修之此禹之孝也殷人郊冥者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與於祖則必毀故亦推以配天而食於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因是見廟已毀雖有功不可復立故立武宮春秋刺之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或配以父三代雖不同所以嚴父配天一也然則夏郊以鯀殷郊以冥而禮運云杞禹宋契不同者蓋湯放桀封禹後以上公還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

後以上公遷冥而郊契祭法言其始禮運言其終
也集說言祖有功宗有德爲百世不遷之廟是已
而又言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一世而一易
不計其功德之有無也假使有虞氏宗祀瞽瞍以
配帝自與宗堯之廟不相妨此於經文何據彼謂
鯀可郊則瞍亦可配帝不知鯀障洪水而殛死冥
勤其官而水死即祭法所謂以死勤事者也其功
烈皆在可以郊配之列況鯀爲崇伯冥亦諸侯瞽
瞍特一匹夫耳成湯尚不以無功之主癸配天而
謂舜可以頑嚚之瞽瞍配帝乎其謬亦甚矣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集說相近當爲祖迎字之誤

也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逆之周禮仲
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
竊案孔叢子相近作祖迎孔叢子僞書也不足爲
據雖迎寒迎暑周禮有之祖送則未聞也謂送之
亦必有禮此意之耳非有明文可據也不如鄭氏
以爲禳祈之誤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禳祈
之禮古兼有之矣然張子又曰寒暑無定位暑近
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則并不改
經文矣讀者詳之

四坎壇祭四方也集說方氏曰四方百物之神也方
有四而位則八若乾位西北艮位東北坎位正北震
位正東皆陽也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
也故有坎有壇而各以四焉
竊案經言四方非言四維八方也乾坤艮巽何兼
舉之與且經言四坎壇將以四坎屬之西南陰方
四壇屬之東北陽方與抑以四壇屬之四正四坎
屬之四維與皆不可通之說也孔氏曰四坎壇四
方皆爲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
見怪物此四坎所祭之神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
祭川谷泉澤是也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集說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
竊案聖王之制祭祀一章非汎言祀典正以申明

前所以祭祀諸神之義山陰陸氏曰言稷嚳堯鯀
禹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以著四代禘郊祖宗非
專爲私恩也孔氏曰日月星辰山林川谷釋上文
泰壇泰折等祀也上陳宗廟及七祀是內務以
下此經所言是外神有功於民
故具載之集說未明言及此又安識此章何旨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七

納蘭　成德

祭義

春禘秋嘗集說王制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註云夏殷之祭名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也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禘讀為禴然則此章二禘字亦當讀為禴也

竊案禘嘗二字經文對舉者多矣中庸云禘嘗之義郊特牲與此皆曰春禘秋嘗蓋祭莫大乎禘嘗爾雅禘大祭是也經但舉天子祭之大者言之曰春秋亦畧舉四時言之耳鄭氏據王制改禘為禴夫周禮夏祭曰禴祭之薄者故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謂作記者舉薄祭以明祭義恐不然耳

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集說見所為齊者思之孰也

竊案河南程子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橫渠張子曰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卻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為思其居處飲食惟當忌日宜然二子之說若此然心之官則思不思則不足以

通乎鬼神上章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下云樂與哀半豈必空空無思始為齊乎商頌那之篇綏我思成烈祖之篇賚我思成註以為致齊之所思則用成知齊有之思明矣特經之所為齊乃思之誠一而無胡從妄想耳非所謂思之孰也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集說不能敬則養與享祇以辱親而已

竊案此數句註疏與下節相聯集說屬之上節非也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孝經脩身慎行弗辱先也未有以能敬養敬享為弗辱親者嚴陵方氏曰生事之以禮所謂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所謂敬享也然由未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曰思終身弗辱也然則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即以養與享為弗辱身失其義矣

如欲色然集說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

竊案大學如好好色論語好德如好色人情之欲無有踰於色者故鄭氏云如欲色然以時人衺色厚假以喻之蓋誠之謂也而集說以為如見親有欲之之色豈足喻其中心之誠乎且下文云其薦之也敬以欲又云薦而不欲不愛也則不得以欲

爲親之欲益可知矣
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集說濟濟者衆盛之容也遠也言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也自反猶言自脩整也
竊案陳氏之解不若嚴陵方氏方氏曰濟濟者威儀之齊遠則優游而不迫也漆漆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也濟濟者之遠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愨者矣何其言之明且切也濟濟漆漆其不爲孝子事親之容審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

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集說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故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
竊案臨川吳氏曰以上十餘節皆言祭之義此一節總言孝子事親之愛敬或生而事之或死而祭之一皆如此也集說止言生事之愛敬不如吳氏之言爲完密矣孝子之道事死如事生若專爲生事親而言何以入之祭義乎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集說馮氏曰秦稱民曰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
竊案嚴陵方氏曰所謂黔首不特兆于周秦素問曰黔首共餘食則黃帝之時固已言矣孔子曰黔黑也凡人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漢家僕隷謂蒼頭以蒼巾爲飾異于民也愚合二說而觀之古人稱民或曰黔首如素問所稱黔首共餘食是也或曰蒼生尚書海隅蒼生是也或曰黎民黎亦黑也尚書所謂黎獻孟子所謂黎民是也本無一定之稱至秦始皇二十六年方命民曰黔首爾猶古人以我爲朕上下通稱之秦幷天下獨爲天子之自稱未可以孔子之言黔首爲後人竄入也秦政十年李斯諫逐客書棄黔首以資敵國亦在始皇命民爲黔首前

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集說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饋熟之時以酬酢爲禮祭之酒食徧及上下情義無間所以爲禮之極至也
竊案教民相愛對上教衆反始而言特文稍變耳非與上下用情相蒙也鄭氏既以相愛用情並言謂此以人道祭之而孔氏又以人道祭之爲酬酢之禮展轉相失而集說因之誤矣嚴陵方氏曰報氣之禮凡皆以臭爲主臭爲陽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反始報魄之禮凡皆以味爲主味爲陰

魄以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敎相愛報氣所以求陽
於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於下是用情
於下也上下用情則二禮之報無以復加故曰禮
之至也其說得之
施諸後世而無朝夕集說施言其出無窮
竊案無朝夕之義鄭氏曰言常行無輟時也孔氏
曰謂施此孝道於後世而無一朝一夕而不行也
其言爲切與集說泛謂其出無窮者異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
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集說劉氏曰大舜貴
以德化民有天下如不與而民化之幾於不知爵之

朝即此所謂大聘或言朝或言聘其實一也再朝而會即
五年一朝再會而盟即五年一巡守
石林葉氏曰康成以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
諸侯歲朝周之制六服以數來朝今以經傳攷之固如其
說豈當時記者誤推晉文之制以爲諸侯之於天子亦若
此與至於五年一巡守而又與周異者以虞氏之世法始
成而未備則脩五禮而巡守歲數周之世法已備而趨變
既悉則脩法則而巡守歲踈此諸侯之朝所以六年爲限
而王之巡守以十二歲爲期
臨川王氏曰孔子謂虞夏歲朝以尚書考之恐無此禮巡
守則朝於方岳之下此謂五年一朝疑即是方岳之朝也
廬陵胡氏曰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云虞夏之制
諸侯歲朝是也然鄭說孝經及熊氏說則皆云諸侯五年

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今考鄭意蓋謂舜時巡守
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
歲徧是歲一朝也鄭說合矣孝經註及熊說非也然鄭謂
此大聘朝晉文霸之時所制則非案左氏昭三年鄭子大
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據以爲
解不知子大叔之言乃諸侯朝霸主之法非朝天子也況
文襄身不肯朝京師豈能令諸侯朝天子乎夫襄王狩於
河陽晉文帥諸侯朝於王所而已不朝於周也然鄭註誤
矣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
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
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
制度衣服正之

則未常易者萬世而無弊故也此三說皆足廣推
經義獨劉氏以貴富爲富其民則非所貴之指讀
者詳之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集說五人爲伍二伍爲什
竊案尚齒止以什伍者什以外齒有所不勝序也
臨川吳氏曰凡軍旅五人爲一伍五伍爲一兩五
人之長曰伍長凡二十人爲伍者四爲什者二四
伍長統之一人爲兩司馬統四伍長共二十五人
蓋尚齒者各行於一兩二十四伍之中兩之外則
不序故曰什伍四伍長爵皆下士是爲同爵四人
之中齒尊者先是爲尚齒其義備矣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八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九

納蘭成德

祭統

祭統第二十五集說鄭氏曰統猶本也

竊案鄭氏見篇内有忠臣孝子其本一也及求助之本祭者教之本禘嘗治國之本等語遂以本釋統字而近世徐氏又以統指心而言祭有法有義皆統於心亦以篇内有祭之心孝子慈孫之心等語故也然愚以爲皆非也夫統者總統之義故易以乾元統天謂貫天德之始終也春秋大一統謂天王爲列國之綱紀也此篇盡志盡物官備具備惠術可以觀爲政廟中可以象竟内以至祭有三重有十倫及於衛之鼎銘魯之重祭莫不該載統括靡遺故名祭統非本與心之謂也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集說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

竊案集說以吉凶軍賓嘉釋五經是矣然莫重於祭未之解也鄭氏云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蓋大宗伯吉禮之别十有二凶禮之别五賓禮之别八軍禮之别五嘉禮之别六五禮之别總三十有六而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祇乃其首也故曰莫重於祭

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集說〕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

竊案集說雖引方氏說而物禮樂時四字未明注疏亦無解今案徐氏伯魯云犧牲粢盛奉之以物也升降酌獻道之以禮也鍾鼓干戚安之以樂也祠禴嘗烝參之以時也此解甚切可補東滙所未備

不求其爲〔集說〕應氏曰不求其爲無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

竊案爲者但知爲私而不知爲公即上文世之所謂福非無所不順之備福也應氏只言無求福之心混矣且祭祀不祈禮雖有此文然周禮大祝有六祈詩小雅有以祈甘雨介黍稷穀士女之語頌亦有春祈秋賽之詩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則爲公者未嘗不求所不求者爲己之福耳應氏泛引殊未精晰也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集說〕南郊等無解

竊案天子諸侯親耕有南郊東郊之異王后夫人親蠶無北郊西郊之異異同之間宜各有義而集說缺焉今取舊說補之鄭氏云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孔疏云天子太陽故南諸侯少陽故東然藉田並有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大陰故北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質少變故與后同嚴陵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爲陽事故於之以耕北者陰地而蠶爲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服赤紘者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服青紘者亦以此此演註疏之說又加詳矣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集說〕物猶事也

竊案君子之爲君子須臾不離於恭敬故詩稱文王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左傳亦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君子之敬無動靜無常變非必待齊而後然也劉誠意曰君子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於齊齊之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君子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事不齊猶可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下文云不齊則於物無防嗜欲無止與此同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集說不爲是正

何也

舞莫重於武宿夜（集說）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

竊案孔疏武宿夜是武曲之名衆武之中無能重於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鼓舞以待旦因名爲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集說旣取武舞曲名之文而不用伐紂宿夜之說蓋闕疑而不敢輕信也然皇氏之云實爲可從未可以書傳而棄之

百官進徹之（集說）進讀爲餕

竊案此本鄭注進當爲餕聲之誤也不若山陰陸氏所云進而後餕餕而後徹不須改字而其義自具備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集說）鄭氏曰倫猶義也

竊案倫之爲解義字不足以盡之增韻曰倫次序也廣韻曰倫等也長樂陳氏曰鬼神父子親疎夫婦長幼五者內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外之倫也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疎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爲主故首言鬼神之道至於恩惠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集說）疏曰酳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

竊案經文明言一獻而孔疏必謂尸飲五君獻之時此其意以爲祭祀爲重不宜一獻而即發策命爾山陰陸氏曰始獻即發爵賜祿不嫌登者重策命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爲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爲重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集說）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鄭氏謂夏殷之禮

竊案周禮大宗伯以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享先王詩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爾雅祭名春祭曰祠

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未嘗有春礿夏禘之制也故鄭康成注王制祭統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皆云夏殷之禮然此特臆說無明文可據也其不信周禮者直指王制祭統所記爲周禮并詩與爾雅而疑之殊不知禮記乃雜採春秋戰國諸儒之說非周制本如是也故以爲夏殷禮者固無明證直以爲周禮者益屬武斷矣不若兩存而缺其疑也

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集說〕無解

竊案此言人君能盡子孫之道以事其先而境內之凡爲子孫者皆化之故莫敢不敬山陰陸氏謂其子孫受邑在境內者固爲太拘而集說亦不免於略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九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

納蘭　成德

經解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集說〕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

竊案臨川吳氏謂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只此一語乃孔子之言自其爲人也以下即記者之言而推廣其義且襯下文復引孔子孝經之語而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則知其中非盡孔子之言矣石梁王氏祗以夫子不以易春秋立教且以詩書樂易禮春秋無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而決其爲非夫子之言若將槩而棄之者不知此記乃作乎孔子刪定之後謂六經有益于人君之教如此既有以教又防其失此亦理之自然也不然當莊子之時何以亦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耶有此六經之目哉

哀公問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集說〕禮本天秩

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非強之以甚高難行之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會節謂行禮之期節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不可廢也

竊案以其所能敎百姓謂以身教之也故鄭氏曰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敎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吴氏亦曰君子先能自行其所尊敬之禮然後推己所能以敎百姓使之亦不廢其會節禮者嘉美之會會節謂行禮之節次也不廢者禮不下庶人隨其所得行者行之不責其備也或曰天地之神豈百姓所得事與曰郊以事天止行於天子社以事地自公侯以下至卿大夫士庶皆得行之非天地之事與且祭葬冠昏皆在其內又何疑焉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集說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此器服常存則此禮必不泯滅矣

竊案有成事者謂君子使百姓不廢此上三事之期節鄭氏曰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方氏曰有成事言敎之有成效也吴氏曰有成謂無毀缺也事即行禮之事雕鏤文章黼黻謂車旗器服之飾有等有儀者也嗣繼續也君子以禮敎民民從其敎於禮之事既無毀缺然後制儀等之飾以示民而繼續所教也必用車旗器服之儀等以繼續身教之禮者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也今但言諏日祭器祭服於上下文何以接乎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集說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算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

竊案順之者謂民皆由禮知禮有順無逆也今言上下皆無違心是上與下混言之矣臨川吴氏曰君子之於民以所能敎之以儀等嗣之皆施於生

人者也生人之禮略備則敎之事死如事生焉慎終於喪追遠於祭皆事死之禮也言謂載之禮經以曉諭人也算謂數也服之精粗經之大小變除之久近哭踊之多寡凡此等類皆有其數凶奠吉祭並有鼎俎豕腊蓋兼吉凶二禮言之宗廟歲時祭祀則專言吉禮也序宗族謂祭後之燕即安其居者居田居邑各隨其時居渚居山各適其宜是也既言喪祭而即安其居先之以哀死而終之以樂生也洪範八政三曰祀四曰司空司空者居民之官見哀死樂生之政相聯屬也方氏曰歲時以敬祭祀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以序宗

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孔氏曰祭祀之末同姓燕飲會聚宗族集說之解未詳故備述之

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集說）節儉也醜猶惡也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其利也

竊案前言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者以有事時辨其儀等言之也此言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者以無事時自奉言之也故吳氏亦曰上文三然後皆教民以禮之事

此五句遂言持身以儉之事今集說與其順之節聯文是無別也

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集說）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

竊案鄭氏曰德有福也辭讓也考前書德福也無幸字之訓曲禮曰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故前章哀公問大禮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此辭讓而後對也今以公之問人道爲百姓之福故敢無辭而對豈謂其無辭說乎

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竊案春秋經傳哀公不見有昏聘夫人之事而禮記言哀公以妾爲妻則是哀公未嘗行大昏之禮故夫子因其問政而言及此鄭氏曰先聖周公也孔氏曰以魯得郊天故兼言天地也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集說）直言二字未詳或云當作朝廷

竊案遂言者孔子既荅哀公之問意有未盡者又推廣而言亦以哀公不能復發問故不待其問而遂言之也陳氏於此竟無解而直言二字乃云未

詳何與鄭氏曰直猶正也正言爲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是也石林葉氏曰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足以治直言之禮延平周氏曰直言者非險詖私謁之言也嚴陵方氏曰婦人不與外事而曰出以治直言之禮者蓋夫聽外治婦聽內職家齊而後國治也

大王之道也（集說）大王愛民之君也嘗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故曰大王之道

竊案鄭氏曰太王居豳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

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乃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石林葉氏曰大王愛厥妃而至於内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若止言不以養人者害人烏足以明引大王之意乎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一

納蘭 成德

仲尼燕居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而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集說兩君相見諸侯相朝也升堂而樂闋者既升堂主人獻賓酒賓卒爵而樂止也此饗禮之一節也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或記者略耳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夏籥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與象武夫序更迭而作故云夏籥序興行中規第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鈴也車行整緩則鈴聲與樂聲相中蓋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即振鷺禮畢徹器則歌振鷺之詩九節也九者之禮大饗有其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則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餘五者則非饗禮所得專也方氏曰雍禘太祖之詩也振鷺助

祭之詩二詩本主於禘太祖與助祭而又用於此者猶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於鄉飲也

竊案集說之分九節依註疏者也外復有盧氏以揖讓入門爲一入門縣興爲二揖讓升堂爲三升堂樂闋爲四下管象武爲五夏籥序興爲六陳其薦俎爲七序其禮樂爲八備其百官爲九又有王氏以揖讓入門至升堂爲一升堂樂闋爲二下管象武夏籥序興爲三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爲四下五事則與鄭同山陰陸氏以爲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舞八夏九籥此無肆夏而知其然者以言行中規還中矩而王

藻行以肆夏知之也熊氏則謂籥句也則籥蓋舞句武武也籥文也夏文武之中也大饗有四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蓋魯與二王後大饗而後有之然要莫詳於臨川吳氏之說吳氏曰此以上夫子爲子游言五者之禮之功效至此則總命三人使同慎聽謂吾語汝以禮曰仁鬼神曰仁昭穆曰仁死喪曰仁鄉黨曰仁賓客其禮有五然不止有此五者猶有九焉九者大饗有四并前之五共爲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就諸禮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也大饗者諸侯相朝既朝而饗之之禮也禮有食有燕饗

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之禮爲大故曰大饗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揖讓入門而縣興此迎賓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賓時也獻畢工入堂上弦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送與象武夏籥之二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雍徹之歌振鷺之詩而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中規矩采齊汎言迎送行禮之時步行車行皆有儀則也雍者周頌篇名祭畢則歌此詩以徹器因名其詩爲雍徹振羽者周頌振鷺之篇迎賓獻賓樂賓之時既以有禮而知其仁及至送賓之時

禮已畢矣而其仁如初無少減殺於其送賓之有禮見君子無一事不在於禮賓出句絕以雍徹以振羽各以三事爲句舊讀雍字句絕又讀徹以振羽者非吳氏以仁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爲禮之五而以大饗之四爲迎賓獻賓樂賓送賓其論當矣志禮者所宜審也

孔子閒居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集說四方將有禍敗之釁而必能先知者以其切於憂民是以能審治亂之幾也

竊案孔氏曰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觀微知著豫見

禍害使民免雖四方有福亦先知此至爲民除害故舉敗言之廣安游氏曰有敗而先知先事備敗使害不及民達於天下爲慶善吉祥之福使民富壽康寧非樂易之君子爲之父母哉蓋知敗則必備敗備敗則民皆慶善吉祥而富壽康寧矣此經文不言之指也而集說止言知之夫止知之何足以爲民之父母乎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集說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盛則言亦盛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有美刺可以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興於詩者

通志堂

必能立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貴於序樂貴於和有其序則有其和無其序則無其和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至則樂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君能如此則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死是哀樂相生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即下文無聲之樂無服之喪是也

竊案五至三無即禮樂之原也致而行之則與民共之矣鄭氏亦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爲以與民共之今集說不言其至於民則所至者何也長樂劉氏曰天子居上而志在富壽其民也皇作其極而民享五福則志至矣又何加焉民樂其富壽也則舞蹈形頌聲作故曰詩亦至焉詩至矣又何加焉富矣庶矣不教則亂是故倫其人以五品而序之以貴賤親疎尊卑長幼男女之別朋友之義四術之法行焉則禮至矣又何加焉曰五品克遜四術已明俗正風醇王道極矣無樂以將之則不可以長久也於是辨五聲調六律陳八音興六樂而國風雅頌歌之鄉黨焉歌之學校焉歌之朝廷焉歌之宗廟焉聞之者感以化而久於其中矣又何加焉曰樂極哀生生窮則死至古今之常道也故爲之喪禮

通志堂

於上而民知所仁於死喪也聖人無爲於上也而五者興於其民莫不至乎其極也爲民父母者必基本於此矣知此則五至始有實義而可以合於爲民父母之義矣

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集說無解

竊案臨川吳氏曰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非眞有形而後爲禮有聲而後爲樂有喪服而後爲哀故以三無言之故孔氏曰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藍田呂氏曰無聲之樂

和之至也無體之禮敬之至也無服之喪哀之至也長樂陳氏曰夫有聲之樂有體之禮有服之喪文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情也有其文未必盡其情有其情無所事乎文此三無之所以為天下貴也以此言三無此孔子之言三無異乎老子之言無者與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集說】無解

竊案鄭氏曰勞勞來也臨川吳氏曰勞謂安其居節其力使勞者得其休息也則勞字去聲嚴陵方氏曰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又曰愛之能勿勞乎皆勞天下之謂也且以力營事曰勞勞天下所

以營事而造業也曰勞天下則與在宥天下者固有間矣夫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爲人上者得不奉此三者以勞之乎雖然勞之而已苟有私人得無怨乎故其所奉皆出於無私也慶源輔氏曰勤勞於天下無私之大者也禹之治水湯武之征伐又勤勞之大者也則勞字讀平聲似後說爲長也

坊記

君子禮以坊德()命以坊欲【集說】應氏曰性之善爲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可踰也天之命令人力莫施以是坊之則覬覦者塞羨某者止而欲不得肆矣

竊案應氏之說未嘗不可通然不若注疏以德爲失德注以命爲教令禮以坊民德之失令以坊民欲之貪吳氏取之

貴不慊於上【集說】貴者不以在上而慊於物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也

竊案慊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曾子曰吾何慊乎哉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然則慊亦但爲心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此記不慊於上當爲銜恨銜少之義故鄭氏云慊恨不滿之貌孔氏亦云聖君制其祿秩

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慊恨君祿爵之薄者也集說作快足解殆恐未然

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集說】貪猶欲也刺厲王言民苦政亂欲其亂亡故寧爲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

竊案此引詩言民貪富貴而厭貧賤故亂而安爲荼毒之行如論語所謂好勇疾貧亂也之意集說作民欲厲王亂亡失斷章取義之旨矣

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集說】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爲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己之曲

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己過然其端甚微貳止曰
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于亡其身亦可念矣
竊案上言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足知受
爵之爵當作爵位明矣鄭注云貪爵祿好得無讓
朱子傳詩亦云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
集說獨從華谷詩輯作酒器非也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集說畜詩作勗勉也莊姜
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
莊姜自謂此以勗爲畜者言能容畜我於心而不忘
是不偕死忘生之意也
竊案鄭氏注衛夫人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

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
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此固非矣孔氏以衛莊
姜送歸妾戴嬀言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
勉寡人者亦未盡合也蓋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者
莊姜謂戴嬀勉己思先君莊公非戴嬀思莊公也
但言以思先君勉莊姜則戴嬀之不忘先君故可
知矣集說既從孔疏戴爲思莊公之說又增入畜
字之義以爲容畜於心而不忘毋乃贅乎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
上施則亂也集說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把乎輿
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

者矣否則民必違犯也
竊案上不酌民言則犯下不天上施則亂亂既就
下言則犯亦當以上言豈可又以爲民必違犯乎
嚴陵方氏曰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
守故曰犯也山陰陸氏曰酌之於民還以治民我
無爲也順民而已豈有犯哉二說近之而陸氏說
尤長
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
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
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集說易无妄
六二爻辭今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以喻

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引之以證不行禮而貪利也
竊案易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
曰不耕穫未富也朱子謂六二因時順理而無私
意期望之心言其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則利
有攸往未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故記引以證
先事後祿之意集說因凶字之誤不考易義從而
爲之辭失易意矣然此說亦起於鄭氏
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
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集說承進也子女也論
語注云進與之也儀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
女曰無違宮事皆恐事之違也末世禮壞故有男行

而女不隨者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
竊案鄭注不至謂不親夫以孝舅姑故於恐事之違以無違命無違宮事解之上下文理自是通貫集說上截從鄭注末又另出不至之義首尾衡決甚矣嚴陵方氏曰不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玉巖黃氏曰婦人有三從之道無一違之禮此所以承子授壻而必親迎也以此坊民婦道猶有不至而事多違者況不敬戒以坊之乎於乎使爲婦人者皆知從夫之義而不敢違使爲夫者皆知婦人所以從我而謹其所以帥之使從之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陳氏解不至甚疎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一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二

納蘭 成德

表記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集說應氏曰裼襲以示文質各有異宜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存其敬不以襲衣而因爲裼不以裼衣而因爲襲蓋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褻之患
竊案從來言裼襲者惟京山郝氏爲長今從之郝氏曰裼袒裼露體曰袒單衣曰裼重掩曰襲裼裘襲裘詳見玉藻裘以皮爲之皮上有單衣爲表曰裼不裼露皮爲表裘皮不用裼則野不可入公門凡裘皮裏布帛表表即裼衣古裼衣即是冬月之禮服若外又衣掩襲是有事示變者不可以入公門詩云袒裼暴虎又云再衣之裼皆言衣也執玉帛亦有裼襲單藉曰裼重裹曰襲不相因如子游裼裘而弔主人小斂畢襲裘入凡袒踊畢襲衣袒割牲袒免拜賓畢袒執弓射畢皆襲衣執玉帛如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又公側授宰玉裼降擯者出請賓裼奉帛加璧享之類皆所謂裼襲不相因也藍田呂氏據聘禮註疏以言裼襲之不相因不知聘禮之言裼襲乃玉帛之裼襲而非言裘之裼襲也不然豈聘禮必冬行之乎

抑夏而行聘禮者必衣裘而後行之乎此可以悟
其失矣
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集說〕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爲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可爲而制法則法無不行
竊案呂氏所言是矣然未盡也不如孔氏曰好仁之法須恩惠及人當恕己而行故君子謀議道理先自己而始己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言從己而始乃可施置法度于他人郝氏亦曰中心安仁者常少故無欲無畏者上智以之自待勉

強行仁者常多故賞勸懲罰者置法所以爲民此是記之本指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集說〕道非仁不立義非人不行凡人之舉動必右先而後左隨之故曰仁右道左
竊案集說仁道二字未明而尊親二句又無解何也臨川吴氏曰人身日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右道左猶言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蓋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體先用後體至用次故借左右二字以喻其有分

非謂一尊一卑相去懸絶也仁之爲體以此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爲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稟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成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温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集說〕仁有數言行仁之道非止一端蓋爲器重爲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謂之仁也義有長短小大言義無定體在隨事而制其宜也
竊案此論仁而及義者也蓋仁之數是亦義也況

氏曰仁所以有等級者爲義有長短小大也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集說以仁義分言殆非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集說〕無解
竊案孔氏曰夏道尊命言夏之爲政之道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勸事樂功也鄭氏曰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内朝廷先鬼後禮謂内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此則近人先鬼之實也皆不可闕略
辭欲巧〔集說〕巧當作考即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

也否則爲無稽之言矣石梁王氏曰決非孔子之言

巧言令色鮮矣仁

竊案巧言有二令色亦有二巧言如簧不善之巧也情信辭巧中理之巧也孟子曰智譬則巧巧固不必皆不善矣猶之令色鮮仁爲僞飾之令令儀令色則爲小心之令詞同而意自異言豈一端而已乎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集說劉氏曰此段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呂氏以爲冬

夏至祀天地四時迎氣用四立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非此則其他自不可違卜筮也然曲禮止云大饗不問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太卜大祭祀眂高命龜春秋魯禮又有卜郊之文郊特牲又有郊用辛之語是蓋互相牴牾未有定說又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洪範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之文簭人有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大卜又凡事涖卜又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而特牲社用甲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歲凡此皆不合禮家之說未知所以一之也姑闕以俟知者

竊案禮家之說固亦不免于牴牾然劉氏所疑嘗質諸知禮者合諸經文而貫通之而知其說之非有牴牾也劉氏曰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是疑祀天地神明之不用卜筮矣是自相牴牾也而不知日之不卜牲與尸之仍用卜筮也卜筮可不用乎劉氏曰曲禮云大饗不問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太卜大祭祀眂高命龜是疑祀五帝爲大饗而曲禮云不問卜周禮云卜日是自相牴牾也不知鄭注曲禮固云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而孔氏疏之云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

五帝總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已是大饗果不卜乎劉氏曰春秋魯禮又有卜郊之文而郊特牲又有郊用辛之語是疑用辛之不必卜日也是自相牴牾也不知郊之用辛魯禮也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用辛之果不用卜乎劉氏曰又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洪範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之文簭人有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太卜又凡小事涖卜是自相牴牾也而不知此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

爲卜祭祀言之謂大祭祀用卜小祭祀用筮也曲禮之卜筮不相襲亦爲卜日言之他事固有卜筮兼用者周禮簭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太卜凡小事涖卜要之筮逆龜從而用者有之如洪範是也未有龜逆筮從而可用者也如晉獻公之卜驪姬是也卜筮豈盡不相襲乎劉氏曰又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而特牲社用甲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歲凡此皆不合禮家之說是自相抵牾也不知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故鄭氏以甲午治兵爲剛日之證本不以郊社爲外事剛柔亦何舛乎劉氏之疑過矣

卜宅寢室〔集說〕宅居也諸侯出行則必卜其所處之地慮他故也

竊案集說以爲諸侯適人之國而卜寢宅者從山陰陸氏之說也館客必有常處卜不吉而易之是何館之多也鄭氏曰諸侯受封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是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二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三

納蘭　成德

緇衣

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集說〕應氏曰命當依書作靈善也

竊案古人引書詩多有字句小異者得其大指所在借以發明吾意而已尚書呂刑本文匪用靈此改爲命未嘗不可通鄭氏云命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御制以嚴刑此依記文解義較應氏爲優然以命爲政令亦未免匪用命者如書言苗民逆命謂不用天子德禮命令而專爲淫虐也

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集說〕梏當依詩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也

竊案詩之言有覺者二斯干有覺其楹及抑之有覺德行是也有覺其楹言楹之直而大有覺德行言德行之直而大故毛傳以覺爲高大鄭又以爲直也朱子取之自華谷嚴氏引釋文覺悟之語而云猶孟子所謂先覺言有覺悟者德行也有德行則四國服從之欲明明德者先致其知于是陳氏本之而小變其說夫大學之致知乃明明德之初事必合誠意正心脩身乃成德行非[illegible]取

大覺也況以有覺爲覺悟則所謂有覺其極者又何以通之乎

於緝熙敬止【集說】引朱子云敬止無不敬而安所止又引呂氏云文王之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

竊案集說解敬止二字旣引朱說又引呂說何其相矛盾也詩之旨本重在敬而止爲語辭此章引之亦重在敬蓋以敬證上文謹言愼行之義無所取于止也若以容止言則擧行而遺言矣至于安所止之說則朱子自爲釋止至善而發于言行無當也宜從詩疏及集傳爲正

行歸于周【集說】周忠信也

竊案國語有忠信爲周之說漢儒因以此解經而集說本之然實非也書自周有終之周金仁山氏謂爲篆書君字之誤非忠信之謂詩周爰咨諏毛傳亦以忠信爲說然實使臣周徧咨訪非訪于忠信之人也此詩行歸于周乃指鎬京言朱子詩集傳當矣

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集說】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祿刑罰之失當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小人不足恥此之謂褻刑輕爵

竊案此言政教之不行不成由于爵刑之失當而馬氏及長樂陳氏則謂政教者爵刑之本無政教而徒加爵刑故不足勸善恥惡人君不可褻刑輕爵當以政教先之其說亦通并存之以廣異聞

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集說】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此蓋由臣之忠不足于君君之敬不足于臣徒富貴之太過而然耳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

竊案此言人君不可以邇臣閒大臣則忠敬不足俱當就君身而言謂大臣之所以不親其上致百

姓不寧者由人君待之忠敬之實心不足而徒以富貴之爵祿羈縻之也大臣旣不治事則權歸于近習而邇臣比矣故人君不可以邇臣閒大臣也今以大臣不親爲不見親信忠敬不足爲臣忠君敬不足于下文何以能合乎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集說】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旣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讐然不用力于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

竊案此嚴氏詩緝之解朱子詩集傳則就王身而言謂始而求之以法則惟恐其不我得也及其得

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讐終亦莫能用也與集
說異
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
知也而况於人乎（集說）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爲
巫爲醫此言爲卜筮乃是求占于卜筮龜筮猶不能
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筴亦不能定其吉凶况
于人乎
竊案不可以爲卜筮言不可爲卜筮之人與論語
不可作巫醫意正同吳臨川云蓍龜無情此以誠
感彼自靈應能知其理斯可爲其事無恒之人雜
念不誠雖叩不驗故不可使龜筮無情而易知尚

不能知况人有情而難知也則豈可使無恒之人
爲治人之事乎集說之云恐未爲當也
奔喪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集說）無解
竊案孔氏曰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
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
哭盡哀感感此念親也可補集說之闕
東髽即位（集說）東髽髽于東序不髽于房變于在室
者也
竊案此鄭氏之說也東序堂上下皆有序男子襲
絰于東序堂之下也婦人髽于東序堂之上也故

孔氏亦云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今但言髽于東
序而不分堂上下男女何別乎山陰陸氏曰東髽
蓋在殯東又少東是也
於五哭相者告事畢（集說）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爲一
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
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
夕哭孫云既朔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朔
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
竊案奔喪入門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拜賓成踊賓
後至者又拜之成踊至出門而哭止初至國不止
一哭也山陰陸氏于始入門之哭不數而數成服

前兩日朝暮哭成服之前又一哭凡五哭較註疏
之說似長也又鄭謂相者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
哭也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
不止于五哭集說依之是事畢謂五哭也而陸氏
又曰奔喪成服奔喪之事畢故曰相者告事畢較
鄭氏說又長矣奔喪之事雖畢其未期者猶朝夕
哭既期者朔望哭無礙其爲奔喪之事畢也又何
必曲爲之說乎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
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集說）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
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

竊案乃爲位者以君命有事不得奔不得已而爲位不然者不得爲位也集說未明言之也鄭氏曰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鄭列之處如于家朝夕哭位矣不于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明非君事不奔可不奔不得爲位也

三日五哭卒〈集說〉此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畢獨此乃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

竊案三日五哭卒與前所言五哭同如陸氏所云不知註疏集說何故而區別之也三日成服必除去始聞喪之一日則五哭亦除去始聞喪之哭也前兩日朝夕二哭連成服爲三日五哭成服未有不哭者前止計朝哭而以成服爲四哭此計朝夕與成服而不幾爲六哭乎然則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爲成服亦誤矣成服即五哭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集說〉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竊案此祖非爲大夫祖也乃奔喪者自祖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尊者也故孔氏

曰大夫來弔此奔喪之士其奔喪先袒拜之成踊之後然後襲衣尊大夫故先拜而後襲若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拜也集說但云尊卑禮異何其泛也

問喪

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集說〉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也

竊案集說是言鄰里爲糜粥以飲食孝子孔氏則謂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二說未知孰是

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集說〉殷殷田田擊之聲也

竊案殷田總承上擊踊而言殷殷與詩殷其靁之殷音不同而義同田田與孟子填然鼓之之填字不同而義同皆謂墻崩倒之聲而婦人擊踊之聲如之集說但言擊之聲未盡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三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四

納蘭　成德

服問

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集說〕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

竊案此條明母出母死爲繼母黨服不服之事鄭註本不誤集說以母死爲繼母死是混母于繼母而以下三句亦爲母出之服矣不知母出而不爲其母之黨服此尊父之故非以繼母之存而然也繼母死豈得即爲其母之黨服而不爲繼母之黨

服乎故吳氏曰母出謂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已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服雖同已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于已母之黨故不服也其義爲當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集說〕罰重者附于上刑罪輕者附于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于親小功以下附于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竊案鄭註列等比也孔疏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集說本之作如字讀然釋文又云列徐音例註同本亦作例吳氏取以爲說曰罪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剕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章爲某人等齊衰章爲某人等之類言罪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其或刑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于在上之例由重而減輕則附于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至多之喪而刑書中之五刑禮書中之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盡者矣其說亦通

間傳

間傳〔集說〕鄭氏曰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

竊案間舊讀如字或曰當讀爲間廁之間間者廁于其間而非正也齊桓晉文爲王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廁于二正霸之間則謂之間霸青赤黃白黑爲正色綠紅騮碧紫非正色而廁于五正色之間則謂之間色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于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間傳云

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集說〕首者標表

之言蓋顯示其內心之哀痛于外也
竊案鄭注首其內而見諸外謂內有哀情則外有此惡貌如物有頭首在內則其尾末見諸外也此說爲優

大功貌若止集說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者蓋亦變其常度也
竊案鄭注止謂不動于喜樂之事吳氏云止謂止而不動貌動者象春之生貌止者象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也非若有所居止而不得肆之謂

小功緦麻容貌可也集說無解

竊案吳氏云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小功緦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畧變于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爲厚而亦未至于甚薄可也云者微不滿之之意其說甚明

大功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集說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緦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亦可也
竊案集說皆本註疏然鄭以偯爲聲餘從容此以偯爲餘聲委曲小異若哀容之容乃容儀之容以從容釋之恐未然吳氏云三曲而偯謂聲不質直而稍文也哀容則聲彌文矣其說爲得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集說唯應辭也不對不荅人以言也不言不先發言于人也
竊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皇氏以唯而不對爲親始死對而不問爲在喪稍久故也愚則謂雜記所云蓋兼斬衰而言所問與問傳稍異耳且喪事有不言而事行者亦有言而事行者似未可盡以不對律之也據喪服四制鄭注唯而不對云侑者爲之應則問傳所記乃人君之喪禮不言而事行者雜記所云乃士大夫之喪禮言而後事行者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

麻再不食集說于後居處條總註云自上章唯而不對以下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者記者所聞之異亦或各有義歟
竊案此條言食與孝經喪大記不無小異而集說不詳其故案孔氏云三日不食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謂三日之外乃食也二日不食謂正服齊衰喪大記云一不食再不食則再不食謂小功一不食謂緦麻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集說于喪大記注云倚廬者于東門外東墻下倚木爲廬也堊室在中門外

竊案此初喪居處之異然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爾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齊衰亦有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于外注云自若居寢也集說不詳載疏文未免漏畧吴氏申其義曰士斬衰不居倚廬乃臣爲君服父爲衆子齊衰不居堊室者乃尊者爲卑者服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集說）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

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

竊案此與喪服記小異集說不言案孔氏曰此明五服精粗之異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云四升五升六升多五升六升二等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七升八升九升多七升一等記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多十二升一等喪服之禮至于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喪服父母爲主欲其文相值故畧而不言喪服既畧故記者于是極列衰服之差所以多于喪服記也此言最爲明晰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集說）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

竊案集說無可疑但未明其義晉賀氏之說可以參觀賀氏云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殺是故以細代粗以齊代斬爾若猶斬之則非殺也若謂以斬衰

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衰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以斬衰之名本生于始死之服以名其衰爾不謂其月日皆不變也

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集說）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說也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

竊案集說蓋本注疏張子則以舊註爲不可用曰此爲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絰麻葛兩施之兼服之名得諸此蓋旣不敢易斬衰之輕以斬葛

大于大功之麻也又不敢以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于首若大功既葬則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于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則喪變雖多一用此制而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踈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集說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踈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

竊案因問三年之喪并及朞九月五月三月諸服輕重之差羣謂服五服之衆人言喪之五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禮文之或隆或殺因以表飾五服衆人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爲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喪服者或貴而有絶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踈而服輕或貴而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也集說畧而未詳且不言五服似秖荅三年之問矣

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集說謂無分君子小人皆使之遵行禮節以成其飾羣之文理則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也

竊案君子小人不同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先王爲之立中人之制以爲年月限節服以三年君子小人皆齊一使足以成文章義理則釋除其服矣釋鄭氏讀猶除去也集說以爲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恐非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集說焉語辭猶云所以也

竊案鄭注焉猶然也山陰陸氏云焉是也春秋傳晉鄭焉依國語焉作是然與是相近二說可以參觀檀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先儒作焉字解則此正宜爲然義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四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五

納蘭　成德

深衣

續衽鉤邊（集說）引楊氏曰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蓋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爲衽續衽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又再覆縫方便于著以合縫者爲續衽覆縫爲鉤邊

竊案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其說不一吳臨川曰此言裳之旁際續猶屬也衽謂裳之旁際鉤謂覆而縫之邊謂其旁之無布幅處裳以六幅之布交解裁之爲十二片每片一旁有布幅一旁無布幅將此兩旁相合縫之縫畢又將有布幅一旁覆掩無布幅一旁而重縫之謂聯屬裳之旁衽者必須鉤縫其所裁之邊也左右各六片依此法縫畢唯當背處二片皆有布幅則不須鉤邊但削幅而已

朱氏曰邊謂邊縫也衽邊斜幅既無旁屬別裁白布而鉤之續之衽下若今之貼邊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于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衽之衣或有衽亦加鉤邊則于袷領相妨身服不宜姑正之以俟知者馮氏謂腰間當縫處亦非也愚案吳氏

之說與楊氏之說相發明朱氏則謂另裁白布鉤衽邊而續于衽下馮氏則謂腰間當縫處各持一見未審孰是更詳之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集說）引楊氏說具詳于續衽鉤邊之下

竊案鄭氏以來皆謂深衣之裳以六幅分爲十二幅故楊氏尚仍其誤不知記所謂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兼衣六幅裳六幅言非專指裳也蓋深衣之裳每幅裁爲二片而顛倒縫之仍爲一幅以其未裂而言則曰六幅以其既裂而言則曰十二片以其裂而復縫言之則仍曰六幅非有十二幅也若如舊說則裳之幅應月而衣之幅獨不應月乎惟衣裳合爲十二幅則衣六幅象六陽月裳六幅象六陰月而其義始備此吳與敖氏臨川吳氏之說予更爲申明之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集說）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各廣寸半袷則廣二寸也

呂氏曰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亦見既夕禮

竊案純謂緣之也如曲禮不純素不純采之純袂袖口也緣鄭氏作緆謂深衣下緣也士喪禮下注云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邊衣裳之側也純袂緣者

緑袂與緑也純邊者緑衣裳之邊也呂氏說是

投壺

司射奉中（集說）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上首圜圜以盛算

竊案集說但言中爲盛算器詳其狀而不及其義蓋所以命爲中者投中則取算計之故謂中也

揖賓就筵（集說）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

竊案今谷投壺賓主相對古賓主席皆南鄉集說旣言之而席之相去未言也鄭氏曰相去如射物

孔氏曰物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濶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斯則賓主席相去之數也

設中（集說）取中以進而設之

竊案此中設于何處也孔氏曰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此中亦設于西階上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集說）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爲投壺之節貍首詩篇名也今亡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

竊案樂工多人是何樂工也鄭氏曰弦鼓瑟者也孔氏曰知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然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也集說又言間若一者詩樂作止疏數之節均平如一其于投壺何當乎鄭氏曰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爲孔氏曰投壺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于樂節故須中間若一是也何集說所解之疎乎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集說）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爲尊敬之辭也

竊案灌旣也猶物之蒙灌旣謙辭也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集說）石梁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薛令弟子若是者浮相屬今從之樂人國子之能爲樂者非作樂之瞽人也

竊案此二十四字註疏在後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之下本害不可何故必欲移之蓋此記自主人奉矢至請徹爲十節投壺之禮已畢後又記算籌之數壺矢之制又記魯薛令弟子辭及擊鼓全半之節又記屬賓黨主黨之人所以補前正經之未及猶儀禮正經後之記也本不相連屬其不必移于薛令弟子之下明矣又樂人乃擊鼓與絃歌者也蓋主人推主黨爲之者今云國子之能爲樂者而又屬之主黨豈卿大夫之子而能爲樂者反不及于外來之冠士耶此則仍註疏而

誤者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五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六

納蘭　成德

儒行

衣逢掖之衣集說鄭氏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疏曰謂肘掖之所寬大故鄭云大袂禪衣

竊案此引註疏是矣然猶未詳明也案疏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哀公以其大袂禪衣異于士大夫常服故怪而問之集說不明其故踈矣又案臣朝于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孔子自衛初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集說呂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

竊案方氏云席所以藉物曲禮執玉有藉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晏氏云君子比德于玉故稱珍方其藏用于身則玉韞于匵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于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而學是日未出先衆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而學是日既入後衆人而未息也席

上之珍則其德可貴夙夜強學則其道可尊二者
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問此解甚切集說取呂氏
雖無不合而于席上及夙夜未之明也
儒有衣冠中集說中猶正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
方氏曰言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于禮
竊案衣冠中者乃得中之中不乖于衆不流于俗
即上文其服也鄉之謂陳氏以中爲正方氏本張
子作之仲反者皆非也
儒有居處齊難集說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
竊案張子云齊者齊莊難者恭慎其難其慎也陸
氏云難猶戒也先心曰齊防患曰難晏氏云齊莊

而不敢易此于本文似可通矣然齊難二字究難
解恐難字爲莊字傳寫之譌耳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集說方氏云
鷙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況儒者
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以況儒
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
竊案此有四說二說以諭言二說以實言鄭氏云
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
往晏氏云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人皆以爲勇吾
則不程計其勇扛鼎者尚力而不尚德人皆以爲
有力吾則不程計其力先儒謂遇鷙猛即攫搏也

見重鼎即引之不程量堪當如是則一勇之夫豈
儒者之事哉胡氏云鷙蟲攫搏辟猛引重雖有力
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此二說雖相反皆以實
言者也孔氏云攫搏引鼎喻儒者見艱難之事遇
則行之不豫度量也呂氏云鷙蟲攫搏不程勇者
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往
也引重鼎不程其力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其
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也張子云與俛焉日有
孳孳不知其年數之不足斃而後已同義于問道
亦然當事亦然如子路者亦無媿于此矣此三說
與方氏說皆以喻言者也諸家之說皆可通胡氏

尤當若鄭氏則謬矣
流言不極集說流言出于人之毀禮義不譽故不極
極猶終也言不終爲所毀也又引方氏云流言不免
乎聞必止之以智也詎可窮而極乎
竊案陳氏所引方說又與其說不同愚謂兩說皆
非也蓋流言之來本自無根如管叔流言以謗周
公下文聞流言不信是也昔人云止謗莫如自修
又云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此非不
極之謂乎鄭氏云不極不問所從出亦通張子謂
不深思極慮過矣
不斷其威不習其謀集說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

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

竊案方氏云威無所屈人不能斷而絕之謀有所定己不必習而成之此集說所同也張子云斷爲剛斷之斷不斷不習言威常著謀常足不臨時旋安排也張說較優

雖危起居竟信其志集說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音申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

竊案起居猶詩言啓處危起居者言讒人危之使不得動止自由也然能自信其志不爲利害所惑信如字不必作申字讀注疏又以下句猶字連志

字而云終能伸己之志謀尤謬

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集說呂氏曰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而順之于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捄其惡常在于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方氏曰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之既不見知然後麤而翹之然亦緩而不失節故曰不急爲也

竊案二說不同呂氏以順美捄惡常于未形故上弗知方氏以爲上弗見知此說近是晏氏又謂陳言而伏者其言雖顯而其身則隱所謂伏其身而不見也則在未仕者言與先儒異

世治不輕世亂不沮集說方氏曰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於諸國

竊案士遇治世而士貴則不免有輕揚自喜之意是世貴士而我反不自貴也處於亂世而士賤則不免沮喪自棄之心是世賤士而我亦自賤也儒者於貴士之世愈不肯自輕其身於賤士之世亦不忍自沮其志故時有治亂而其特立獨行能常貴而不賤王肅云不自輕不自沮是也方應二說未善

博學以知服集說博學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

竊案馬氏謂服如中庸服膺之服方氏謂學雖博苟不能服而行之則亦聖讀而庸行故集說兼約禮言之陸氏呂氏又於博學以知句絕而以服字屬下近文章謂博學以知則有本也服近文章則有文也吳氏亦云服近如衣服服之而當近身也皆曰被服儒術云兩舊以服字屬之上句者非此亦一說姑存之

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集說言人君雖賢若分其國以祿賢者視之如錙銖之輕猶不臣不仕也

竊案分國如錙銖分國以人君言如[illegible]以儒者

言猶伊尹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之意故鄭注云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集說謂人君好賢而視分國猶錙銖之輕恐非

並立則樂相下不厭〔集說〕並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

竊案鄭注並立謂同仕朋友故集說本而言之如此然未必當也蓋君子進脩必資朋友相與講習不可離羣索居故並立則樂有以成其德至於相下而不厭也貴賤皆然豈必以仕言哉或以立字爲疑當如舊說作立朝之立爲確不知立德立言立功立身皆立也此並立承上合志同方營道同

術來則爲立身立德無疑矣下文立義亦是一證

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集說〕方即術也流言惡聲之傳播也聞之不信不以爲實也其行本方立義謂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

竊案集說從注疏以不信句斷其行屬下本方立義吳氏本韓文其行屬上句而引論語聽其言而信其行爲證謂雖聞流言毀其行而已不以其行爲信如此也兩說俱通更詳之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七

納蘭　成德

冠義

冠義第四十三〔集說〕疏曰冠禮起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爲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

竊案山陰陸氏曰二十曰弱冠則二十而冠禮之大節在是也惟天子諸侯十五而冠早成其德先儒謂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魯襄公是時年十二諸侯十二冠誤矣

蓋曰可以冠則非禮之正也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成王時年十五則冠在是歲可知陸氏之言是也十五爲入大學之年可以成其德矣十二而冠保其無有童心乎而以成人之道責之過矣世之人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伯邑考又以冠而後生子故謂天子諸侯十二而冠究之文王之事當闕疑而以陸氏之言爲正也

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集說〕吕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親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

竊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即動容貌斯遠暴慢

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曾子
臨啓手足之時所以告孟敬子者也君子之道三
終身守此而已故下文曰禮義備則正之齊之順
之非禮義之始與馬氏其知之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
重禮所以爲國本也集說呂氏曰禮重則人道立此
國之所以爲國也故曰爲國本方氏曰筮日所以求
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
竊案馬氏曰旬之外筮日前期三日筮賓筮日必
吉者所以期終身之吉筮賓必賢者所以要終身
之賢故戒賓辭曰願吾子之敎之也筮則質之於

鬼神也鄭氏曰日謂行冠之日賓謂加冠之賓國
本謂君臣父子長幼之禮立國之本也是冠者非
子自冠之亦非父冠之是賓加之也不特此也醮
與字亦賓醮之字之也而集說不言故補之且禮
有重於君臣父子長幼者與不據上文而泛言禮
烏見其爲立國之本乎
三加彌尊加有成也集說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
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爲成人敬也
竊案三加彌尊不特所加之冠異而衣裳亦異也
醮於客位三加而後醮之也而集說不言長樂陳
氏曰上而有冠則天道也中而有服則人道也下

而有屨則地道也故三加而彌尊莫不有此三者
焉夫始加也其冠則緇布而服則玄端爵韠屨則
黑而其絇青再加也冠則皮弁而服則素積素韠
屨則白而其絇緇及其三加則冠爲爵弁而授之
以纁裳韎韐屨則纁而其絇黑其加之有序有章
雖衆人由之亦足以得性命之文而況夫君子者
乎所謂喻其志則有成者入在是也三加而後醮
據儀禮
見於母母拜之集說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爲脯
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爲母有從子之
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

此因成人而與爲禮一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啓讀
者之疑惟石梁王氏云記者不知此禮爲適長子代
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於衆子也斯言盡
之矣
竊案數說皆非也據儀禮冠者奠觶於薦東降筵
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
受子拜送母又拜注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
拜俠古洽切音夾並也爲童子時子拜母而已冠
者成人成人則丈夫故與爲禮也疑此者讀儀禮
則釋然矣
之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

成人見也【集說】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鄉先生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

竊案集說之言未備孔氏曰此玄冠玄端則異於朝服之衣但衣冠上士則玄裳中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著玄端異於朝服也若朝服則素裳奠摯奠之於君也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者以摯謂以雉也故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見於鄉大夫在朝之鄉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也嚴陵方氏曰玄冠玄端者齊服也既加以緇布冠矣而又服玄冠者蓋緇布則古之

齊冠也玄冠則今之齊冠也緇布以既冠而敝之故奠摯則加玄冠焉摯則夏用腒也乾雉以防腐敗之患故也鄉大夫則鄉之有職事者鄉先生則鄉之有年德者既加皮弁之朝服而奠摯止齊服者取夫潔己以進也童子則委摯而退耳以摯見故曰以成人見也

昏義

昏義第四十四【集說】䟽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

竊案冠義言冠之始與冠之年而昏義始與年未言也孔氏曰天地初分之後遂皇時則有夫婦是夫婦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太昊制嫁娶[illegible]是儷皮起於太昊也五帝以前爲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質家同姓爲昏其昏之年則大戴禮男二十女二十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然舜年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則人君昏娶早矣先儒又以男二十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禮也至若嫁娶之時周禮仲春會男女周南之子于歸咏桃華灼灼序者謂昏姻以時則昏期在仲春明矣故時過者有摽梅之恨然家語及荀子又有霜降迎女冰泮殺內之說與周禮

周詩矛盾故毛鄭之義各有不同朱子傳詩從鄭晚年輯儀禮經傳通解又兼存家語荀子之文羅願有昏問一篇特從周禮可以折衷諸家矣

問名【集說】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

竊案集說同孔氏之說也孔氏曰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是問女母之姓氏也又賈氏儀禮䟽云言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下記問辭云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然以姓氏爲名者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

也一者是名號之名故孔安國注尚書以舜爲名鄭君目錄以曾子爲名亦撩子爲名皆是名號爲名者也今以姓氏爲名亦名號之類也又下記疏云納采則知女之姓矣今乃更問女爲誰氏者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養之是謙不敢必主人之女也其本云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女之三月名此名即名號之名若尚書孔注云虞氏舜名舜爲謚號猶爲名解之明姓氏亦得爲名若然本問名上氏姓故云誰氏也是問女之姓氏也新安朱子曰孔疏問名與儀禮賈氏疏義不同未詳孰是愚則謂問母之姓氏迂矣

賈疏爲長也

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集說無解

竊案孔氏曰蓋親受之於父母也者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誡之女乃西行母南面戒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但親受之非是分明手有親受亦有親受之義故云蓋以疑之京山郝氏曰親受受女也父母女父母也

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集說笲之爲器似筥以竹或葦爲之衣以青繒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贄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

竊案集說下言婦席於戶牖間矣而不言舅姑之坐處何也孔氏曰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於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於舅席訖婦又執段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姑席是也舅姑各有坐處棗栗段脩分奠舅姑而集說不言故補之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集說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昏禮注云舅姑共饗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於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於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酬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

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歟

竊案儀禮士昏禮饗婦與婦見同日此云厥明與士昏異故鄭注曰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孔疏曰此士昏禮也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雖以士爲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醴婦既訖即饗之不待厥明也集說略無分別何也又案舅洗於南洗先爵以獻婦云云乃信齋楊氏儀禮

圖解之說而混於昏禮鄭注使讀者不知出自誰氏誤亦甚矣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敎於公宮祖廟既毀敎於宗室集說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爲親故使女師敎之於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於君爲疏故敎之於宗子之家

竊案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敎成之是已前恒敎也嫁前三月而特就公宮之敎者欲尊之也公宮天子諸侯之祖廟也天子當言王宮而此言公宮者謂公之宮若公邑及官家之宮廟故知兼天子諸侯也此昏義雖記士禮自此以下廣明天子以下敎女及夫婦之義也敎之者女師即詩周南云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者也此皆集說所未及引者故詳之敎於宗室集說但言宗子之家而宗有大小未之別也孔氏曰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敎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敎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此可謂詳明矣

敎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集說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爲羹也

竊案孔氏曰祭之者祭女所自出之祖也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君則使有司告之若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鄭氏曰掌其禮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集說不言祭者爲誰告事之祭與正祭有別故補之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七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八

納蘭　成德

鄉飲酒義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集說】疏曰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

竊案集說依鄭氏制之以道句絕而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卿大夫連下尊於房戶之閒爲句大拘執矣惟京山郝氏以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作一句讀甚安然以鄉人士君子爲鄉人之賢者即賓介僎之類則專指鄉人之賓介僎矣不知聖人制鄉飲酒禮特立賓介僎以

敎鄉人耳一以使人尊賢一以使人敬老一以使人貴貴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愚謂鄉人泛言一鄉之人也士君子則賓介僎幷鄉大夫州長黨正也讀從郝氏而解鄉人士君子當小異

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集說】由學而後得於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竊案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也術即六藝也有六藝則爲能也道即六德六行也有六德六行則爲賢也鄭氏曰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是也而集說不明言何與

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集說】此是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非賓興賢能之飲也

竊案鄭氏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以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觀鄭氏之說則州長春秋習

射而行鄉飲酒之禮亦如此也故射義曰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而集說止言黨正蜡祭飲酒之禮則經文合諸鄉射何以稱焉

射義

射義第四十六【集說】疏曰繫辭云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二人黃帝臣書云侯以明之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竊案儀禮有鄉射大射禮鄭氏又謂射有大射鄉射賓射燕射而記則止射義一篇孔氏曰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而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

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目錄惟云燕射
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
專於鄉射賓射故特舉大射燕射也京山郝氏曰
天子諸侯之射謂之大射民間之射謂之鄉射射
必有燕燕必有賓未有無賓無燕而成禮者也然
則賓射燕射同此鄉射大射而已此儀禮之止此
二篇也

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
明長幼之序也〔集說〕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
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故明君臣
之義與長幼之序焉

竊案君臣之義長幼之序集說未明言之也鄭
曰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孔氏曰燕
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
成拜君荅拜以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
以報之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者此鄉
飲酒謂黨正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
五十者立侍是也此則別尊卑老穉之義也

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集說〕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
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曰書傳云古者
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
之傲三不適謂之誣

竊案集說旣據注疏云三年一貢士矣而置歲獻
不解不幾歲獻之文祇是貢獻此士與鄭氏云歲
獻獻國士之書及計偕物也鄭意三年則幷與所
貢之士偕故云歲獻貢士於天子也何以知三年
而貢士孔氏曰書傳云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
年時也再不適謂之傲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
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也鄭以此知三歲而貢士
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澤而后射於射宮〔集說〕澤宮名其所在未詳疏云於

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射宮即學宮也

竊案澤即澤宮也澤宮即辟雍也射宮東序也故
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鄭云謂旣卜
必到澤宮澤可與祭祀者因誓敕之以禮也而大
射儀亦云前射三日射人宿視滌鄭云滌謂溉器
掃除射宮愚謂先射於澤宮以習之而後射於射
宮以擇之也長樂陳氏曰射宮在廟非也

燕義

燕義第四十七〔集說〕此明君臣燕飲之義

竊案集說依鄭氏之說也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
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然未明言

何事而燕也賈氏儀禮疏曰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知臣子頻聘還與之燕者四牡勞使臣是也知有王事之勞燕者下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是也知君臣無事有燕者案魯頌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鄭箋云君臣無事則相與明事明德君以禮樂與之飲酒燕樂以盡其歡是也又知異國聘賓有燕者聘禮所云燕與時賜者是也

掌其戒令集說戒令謂任之征役也

竊案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司馬已弗正之已又何征役之有乎鄭氏曰戒令致於太子之事是也即下經國有大事惟所用之甲兵之事軍法治之而不可以征役名之也集說誤矣

聘義

大夫郊勞集說郊勞勞於近郊也用束帛

竊案聘禮曰賓至於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孔氏亦曰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鄭注聘禮上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而記但言大夫郊勞則指上大夫卿也與請

通志堂

行之下大夫有別孔氏云大夫即卿而不分之之上下猶區別之未精也而集說槩略之何歟

賄贈集說還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紡紡今之絹也

竊案集說所言似上君以賄贈之矣而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孔氏亦曰所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是賄贈者卿也集說於此失詮疏矣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集說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餼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積也

竊案孔氏曰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者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之積也夫上公之國二王之後與二伯耳其待客如此非侯伯之國盡然也故聘禮於卿致館之後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聘禮者侯伯之禮也而賈疏云食不備禮曰飧對饔餼也生與腥飪俱有餘物又多此飧惟有腥飪而無生餘物又少故云不備禮而集說不區別言之以凡待客皆出入二

通志堂

積也國何以供乎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集說)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

竊案上言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四者下文不覆說體天地者孔氏謂天地包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總也吳氏云禮之大體體天地者總其

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即天地也人生天地之間其情與天地之情通故天地足以該人情集說不言疎矣又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內各備陰陽今但以吉禮爲陽凶禮爲陰似太拘

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集說)人臣爲君重服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制者也

竊案臣之於君非特諸侯之於天子卿大夫士之於諸侯凡家臣於卿大夫亦稱爲君則亦服之以三年故鄭氏云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孔氏云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爲君者也大夫始入尊境是貴也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爲君者也天子諸侯同爲南面是尊也以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其臣敬君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集說混而無別何與又案貴貴與尊尊對言則有別貴貴與尊賢對言則統尊尊在其中故孟子友德章上述孟獻子費惠公晉平公堯舜等而總之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又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可知矣

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集說)祥日大祥之日也素琴無漆飾也

竊案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

歌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夫子皆予之琴夫曰既祥曰既除喪則非祥之日即鼓素琴也故藍田呂氏曰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自練至祥漸而即吉則既祥可樂矣然又至於禫之徙月爲樂不忍遽也此云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除喪乃可爲樂未聞爲樂以告喪之終仁人孝子之情疑不出乎此謂既祥而樂猶可祥之日鼓素琴或未然集說亦未及辨也

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集說)無文

竊案古者有號無謚至周人始以謚易名武丁號爲高宗者以其中興之功德甚高而可宗故耳非

載之書中而髙之之謂集說亦應辨明以曉學者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集說）於閒傳注云唯應辭也不對不荅人以言也

竊案鄭注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爲之應耳孔氏亦云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爲之對不㫖及也集說不言侑者爲之對似疎

比終玆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集說）篇首言仁義禮智爲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

竊案篇首論喪之四制既以仁義禮智言之矣篇末論喪之三節又復以仁義禮智言而加之以彊蓋彊所以終之也彊以終之則有禮義仁智之實所謂信也篇首四者則分而言之如天地之四時篇末五者則就人而言禮義者聖人所以立敎之道仁知彊者君子所以脩道之德於喪之禮能篤於愛者仁也於喪之義能明其理者知也始終此仁知不易其志者彊也彊即中庸三達德之勇有是三者之德然後能行禮以治喪事知義以正喪禮而可知其爲孝子弟弟貞婦也已此吳氏之說然則篇末未嘗獨言禮義以該仁知集說亦察之未精矣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十八

禮記析疑四十八卷

（清）方苞撰

清康熙嘉慶間桐城方氏抗希堂刻抗希堂十六種本

禮記析疑四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註，已著錄。是書亦融會舊說，斷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樂，辨注疏以周官大樂正爲大司樂、師氏爲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饗腥序爲璧用樂爲血貫柴之次一條，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者，皆爲祭稷之事。其論至爲明晰。於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一條，取荊南馮氏之言，引楚茨之詩，以爲嘗當有樂。於內則天子之閣一條，謂疏以閣爲庖廚非是，蓋閣所以置果蓏飴餌也。又付豚一條，注疏解爲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胖其鼎，羊以羔耳。於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一條，謂庶子之子立禰廟，則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一條，謂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無攝以宗子之義也。於祭統祭之日一獻一條，謂祭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獻飲未終而爵命羣臣以閒之，惟特假于廟，故節其禮而用一獻。今注謂一獻一酳尸，疏謂其節當在後，編者誤列於前，皆具有所見，足備禮家一解。他如謂執鴈奠鴈皆爲舒鴈，而非鴻鴈之鴈。不知禮用鴈贄，取其不失時、能守節也。若舒鴈，則何守節之有。又謂深衣純袂緣純邊，純即緣也，緣字疑衍。其意蓋謂當作純袂純邊。按鄭注曰，緣，緆也。孔疏云，既夕禮鄭注在幅曰綼，在下曰緆。方氏慤曰，袂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半寸。緣字自有典，則非衍字也。凡斯之類，未免武斷。然無傷於宏旨。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別爲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刪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終一段。又刪不能涖阼踐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記一段。夫禮記糅雜，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刪定六經，惟聖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聞奮筆刪削也。朱子改大學、刊孝經，後儒且有異同。王柏、吳澄竄亂古經，則至今爲世詬厲矣。苞在近時號爲學者，此書亦頗有可採，惟此一節，則不效宋儒之所長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錄存其書，而附辨其謬於此，爲後來之炯戒焉。

禮記析疑

自序

自明以來傳注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稱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畧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辭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盡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塗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入焉乃或以已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為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

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夫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若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

禮記析疑目錄

卷之一

曲禮上

卷之二

曲禮下

卷之三

檀弓上

卷之四

檀弓下

卷之五

王制

卷之六

月令

卷之七

曾子問

卷之八

文王世子

卷之九

考定文王世子
卷之十
禮運
卷之十一
禮器
卷之十二
郊特牲
卷之十三
內則
卷之十四
玉藻
卷之十五
明堂位
卷之十六
喪服小記
卷之十七
大傳
卷之十八

少儀
卷之十九
學記
卷之二十
樂記
卷之二十一
雜記上
卷之二十二
雜記下
卷之二十三
喪大記
卷之二十四
祭法
卷之二十五
祭義
卷之二十六
祭統
卷之二十七

經解
卷之二十八
哀公問
卷之二十九
仲尼燕居
卷之三十
孔子閒居
卷之三十一
坊記

卷之三十二
表記
卷之三十三
緇衣
卷之三十四
奔喪
卷之三十五
問喪
卷之三十六

服問
卷之三十七
間傳
卷之三十八
三年問
卷之三十九
深衣
卷之四十
投壺
卷之四十一

儒行
卷之四十二
冠義
卷之四十三
昏義
卷之四十四
鄉飲酒義
卷之四十五

射義

卷之四十？

燕義

卷之四十

聘義

卷之四十

喪服四制

禮記析疑卷之一

[illegible]同里劉月三

[illegible]高淳張鈺[illegible]同訂

桐城方苞著

曲禮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敬肅言又敬之發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也禮不盡不敬則無事無所以制於外而養其中也○事無不敬則天理所著應之不

逆其則民所以安之本也儼若思則見者莫不敬安定辭則聞者莫不信自修篤謹非以求民之安而民自安矣○安者言有序而不迫促也定者言有物而無游移也

安安而能遷

安安者安其所安也處境者身安於所便習而自頹務學者身安於所已得而自畫故能遷者鮮子路終身誦雎鳩之末章安於所已得也夫子抑之欲其遷也

狠毋求勝

已無以狠接人之禮而人以狠來亦不可求勝
也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有爲人所疑之事苟無惡於已志久將自明不
可急於質辨以求伸也直辭任已若抹而有之
則形人之曲君子所不敢○先儒或謂質爲成
言之或謂決而正之苟事爲衆人所疑而已實
有見何妨決正何妨成言若已心有疑又無從
決正而成言之矣此以知爲質辨也

禮從宜使從俗
聖人制禮乃從義之所宜而使民行禮則必因
其俗而利導之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
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義所必革則因其俗而
變通之可也

禮不踰節
踰節與踰等異義或當後者而先之當緩者而
急之皆踰節也如婦人職當縫紝而有女從裳
則國人刺之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道德必以禮求之然後順於性命仁義必以禮
達之然後察於倫物老莊之道德楊墨之仁義
所以自賊而禍天下者不知有禮故也

敎訓正俗非禮不備
衆喙百說編告俗不可以相通先王制禮事舉
其事物爲之節故惟是爲能備

行役以婦人
疏云本國巡行役事蓋謂四方之事不宜以婦
人從但謂近時暫尚慮供養有闕況遠役乎七
十不與賓客之事則會盟聘弔自不宜使老大
夫其或致女問省姑姊妹宜用姆傅則亦可以
內御者從與七十雖役可處於內謂篤老無嫌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藍田呂氏謂石碏告陳自稱老夫得禮荀罃對
荀偃士匄自稱老夫失禮非也叔彭生對仲遂
吾子相之老夫抱之彭生賢者必無越禮之稱
蓋對他國君大夫皆得自稱已國則於君名於

大夫得稱耳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謀非講問之比或長者欲避人而語不可煩他人代操几杖也

冬溫而夏清

冬室嚴密則皆可溫若夏室之涼必寛開深靜非寠人所能構致於夏曰清如蚊虻咋膚貍蟲毒物之潛隙青蠅之汚几席非除塗薰洒使潔淨清虛則寢興不能安靖也

三賜不及車馬

不曰不受而曰不及何也君之命賜雖固辭終不能不受特不敢乘耳內則支子有歸服器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如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家況父母乎不言車服何也服王事與國事必以命服惟車可不乘觀禮侯氏乘墨車春秋傳魯叔孫婼聘於周王賜以三命之路季孫使勿以葬杜洩曰若生不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此受而不乘之明徵也其乘宮焉何也卿乘夏縵則馬之纓勒各有等級明矣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公食大夫禮蒲筵常加萑席尋四人共席必倍尋始可容然則一丈三寸三分有奇者蓋獨坐之席也

祭祀不爲尸

父主祭則孫得爲尸也不然祭必有尸要得盡孤子爲之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

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曰子行則知不用主祭者之子矣其曰父北面而事之謂世父叔父也古者伯叔父統稱父文侯之命父義和是也祭禮拜獻者惟主人加爵者惟長兄弟一人衆兄弟不與故爲尸者得避其父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父母愛子委曲周悉或憫其力之不足或慮其心之不安有意所欲而不忍發於言所不欲而不肯形於色者子不能曲體而微察之則父母

幽隱中有不能自適者矣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古者三十而後娶子踰三十而除喪則父母必
以耆老終矣雖純采可也故未滿三十則謂之
孤
負劍辟咡詔之
佩劍者斜繫於背辟咡詔之則斜倚童子之背
形如負劍也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

辭主人肅客而入
客已至門候拚除而後出迎則比於慢矣故至
寢門然後請入為席客固辭不敢重煩主人出
入也主人必先入或入有宜避物有宜徹必入
視然後無失禮也主人肅客而入者肅以為禮
而自入為席也並入請入為席二句連讀義始
可通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
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按少儀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此因為長者糞
則席前也拚席不用帚加於箕上亦不用也少
儀拚席不以鬣即此篇所謂以袂拘而退也執
箕膺擖即此篇所謂以箕自鄉而扱也其義相
表裏但據少儀則凡拚席皆然據此篇則專用
之長者所傳微異耳○鄭任鑰曰加帚於箕上
者始進兩手奉箕以為恭也繼則置箕於地一
手舉帚一手舉袂以拘塵終則勉斂并手取箕
一手舉帚而扱之

奉席如橋衡
卷席之法宜與稱幣畧同捲其兩端而中稍穹
橫奉之則左右如衡之平而中穹者如橋
將即席容毋怍
不嫻於禮即席之頃必有怍容蓋心不安定故
外若無所措宋李文靖云後生新進相見之頃
尚至愧怍失容是也下文執爾顏正恐其怍
兩手摳衣去齊尺
齊裳下緝也摳衣去裳之下齊尺便坐而整斂

以爲儀也若齊去地尺則當曰攝齊去地尺玉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則登席不攝齊明矣○或疑衣之長若與裳相差則裳之章恐爲所掩然甯戚之歌曰短布單衣適至骭韓退之銘辭曰佩玉長裾不利走趨則衣必覆裳而不逹其下齊可知矣古者衣裳之外尚加韠則不以相掩爲病明矣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古者席地而坐故有此戒

執爾顏

凡坐暫爲矜莊久則不能自持故以執戒之

長者不及毋儳言

周官廛人注立而以物求市者曰儳儳者急於求市往往人不與言而強攙以言故以爲比

毋雷同

雷聲或小或大或疾或徐或震或游隨地皆然終古不易故曰雷同

燭不見跋

舊說炬將盡則藏其餘恐客見以夜久辭非也易炬不愈見夜久而速客之退乎此承上燭至起而言即主人固留亦不見跋而必退也詩曰厭厭夜飲燕禮無算樂後有執燭爲燭之文故以不見跋爲之節

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

嬉遊之時易至傲慢其立易跛其坐易箕若禮法之地則不必用此爲戒矣

斂髮毋髢

以纚韜髮有定制無事以垂爲戒也婦人寡髮益以髢若男子則第斂其髮不得施髢嫌爲婦飾也莊子曰禿而施髢亦謂婦人若男子雖禿不得施以禿者不免知之也施髢則可免矣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

長者就屨則跪而舉之以適長者屏於側待長者著屨也下節乃鄉長者而屨之儀

諸母不漱裳

舊說敬父之道亦所以遠別非也曰諸母則非

以卹父之卒哀也蓋體兄弟之心而達敬孫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
與同器而食
遠同等之嫌第曰女子已嫁而反可矣例言姑
姊妹女子子者見踰等及尊卑懸絕者不泌嫌
也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卜之以決其爲同姓與否非決其吉凶古者有
姓有氏氏者庶姓之別於姓者也魯之姬姓也

季孟臧展氏也齊之姜姓也崔慶欒高氏也周
道繫之以姓而不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若第
知其氏則數世以後有同姓而通婚者矣惟門
祚顯赫姓與氏始並著單微轉徙則氏存而姓
失者多矣故妻之姓氏並著者爲多而妾或但
知其氏其出微也喪服小記復與書銘男子稱
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其姓則書氏爲氏
存而姓失者多故禮文備此○或曰知其氏則
知其姓矣不知古以王父之字爲氏最易相混

如晉有欒氏齊亦有欒氏齊有國氏鄭亦有國
氏魯衛同時有二叔氏若式微轉徙安知其氏
之所從出乎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客雖已飽而主人未辯必微有所食而不虛口
嫌於惰棄主人之品味也
共飯不澤手
與人飯則先自盥濯不可使有汗澤當食而
摩拜也古人於尊親賓長志禮無微不達備

坐則以席飯則以手非智不若後人也其體驗
於天理者蓋詳而所以便其口體則有不盡悉
也○按飯黍毋以箸似餘食皆用箸毋摶飯及
此條又似專用手未詳何故
毋放飯毋流歠
放飯者餘粒散布流歠者餘瀝沾濡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
然後客坐
禮無不報飯齊主人所親設雖敵者亦宜自徹

惟降等乃自前跪以致其恭主人與辭辭其跪
非辭自徹也主人辭而客坐將相者已受所徹
而降也若徹者則自徹而不跪主人無所用其
辭故禮無其文不得援爲不自徹之徵至公食
大夫乃君臣之禮故賓自取粱與醬以降而不
敢以授人徹時亦不跪乃事之體宜然注疏專
複倫類舉彼以證此多所發明然必各就其事
分別觀之然後輕重之差見焉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

疏謂此記與燕禮合與士相見玉藻違而燕及
鄉飲酒禮不聞拜受於尊所疑文不具非也禮
以義起各緣其事經所舉乃國政官司之守記
所傳乃鄉黨燕私之儀其事本異不可比而同
燕者君飲其臣之典禮也士相見玉藻所稱則
偶值君之稍事而賜之飲非獻酢正禮故越席
以拜卒爵而俟其義比於司正舉觶者之導飲
宰夫之先嘗若燕則宰夫爲獻主自宜待君之
卒爵而後飲猶侍食於君有嘗羞者則俟君之

食然後食也此記乃私家偶然之飲長者酌於
尊所自宜就其所拜受若燕及鄉飲酒禮則賓
之受爵有席位主人酌致有常儀安得舉就尊
所紛然淆亂而漫無統紀乎記特舉此以著之并侵於尊所此徹者無此儀
侍飲於父兄師長異於君臣不宜有宰夫
先嘗有司導飲之義則俟長者之釂而後飲
也若祭祀旅酬子弟舉觶於父兄則有先父兄
而飲者亦取導飲之意禮之各以義起而即乎
人心類如此〇祭禮惟見尊彝與酌數而五齊
三酒之寒溫無文竊疑尸賓主人正爵必四面
奉雖春秋仲月不能凍飲況嚴冬乎賓尸之俎
猶熱而後進楚辭挫糟凍飲惟盛夏爲然觴音
齊酒必經火齊而後以注於尊罍器大有蓋深可以久而不寒
及三貳再貳則仍以溫者益之其法必已見於
天子諸侯祭饗之禮故卿大夫以下文略耳諸
數推理祭祀饗燕正禮有酌數者必就尊彝酌
獻其餘卿大夫士相飲雖陳尊而未必皆於尊
酌之故韓奕之詩曰清酒百壺必酌於尊則安

用百壺此記曰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則幷非
士大夫相飲之正禮也若正禮不宜待少者坐
列坐之事必偶然會聚少長皆坐及時而陳尊
故曰酒進其當受爵者至是始起敬者則立而
待獻卑者乃趨尊所以拜受耳雖祭祀之歲主
人所獻不過親衛長實長兄弟衆賓之長則衆
常燕飲主人爵獻不過所親設飲及爲客者父爲
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羞聚賓則獻敬焉宜使人作
節八如之聽投賛者酌刑後賓受之爲等若春所有行爵者賓酌

其拜受於尊所必長者加禮而後親酌獻就拜
而辭焉若衆人皆然亦不勝其擾矣因齊酒
理固宜溫而周官食醫職飲齊視冬時何也彼
謂六飲食後用以漱濁無妨於寒非獻酬之飲
也

餕餘不祭

按饋食禮餕餘皆祭此云不祭者疑朝夕恒食
子婦佐餕父母舅姑既祭則子婦不更祭也宗
廟之祭尸亦餕鬼神之餘尸祭故其下餕者皆

祭若朝夕恒食而餕是以人之餘事鬼神先王
雖卑亦不敢以褻也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此自爲一節與上文不相蒙不祭謂不親饋獻
也父祭子則使其子主之無子則使其兄弟若
兄弟之子主之夫祭妻略同蓋饋獻必拜非舍
者所宜親也舊說妻子所進不祭而食未安今
賓祭而外人之恒饌無非妻子所選者○祭必
王下祭殤五蓋使人專其事喪服小記婦之喪
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謂無子又無兄弟之子
者不得不以夫主然必無拜而饋獻之義若有
子則夫雖與事而不主也

言不惰

父母有疾必志氣明清乃能虛中以體事言不
惰是無守氣也於侍養之節必多疎忽矣

有憂者側席而坐

凡百川有言未有禮變於外而內行不變其常
節者豈惟天屬之疾身家之患哉凡國邑侵削

師旅撓敗荒祲札厲以及三黨閔凶師友在難皆宜揆其分誼寢處飲食以喪禮差之

獻田宅者操書致

采地君所賜不當私獻諸人去受君之賜久而復歸諸公或前人受之子孫不敢專而歸之如春秋傳所載伯石歸邑子尾多受邑而稍致之君子產爲豈施歸州田之類

尊卑垂帨

雖尊卑異等彼非尊垂帨敬侍表而卑者亦令

尊卑相等則然非也此言卑者表之禮雖有令卑共儀則可若尊卑懸絕君於士大夫之獻亦無親授之禮矣

飾羔鴈者以繢

禮所謂執鴈奠鴈皆舒鴈也饋奠兼用而可覆以繢則爲家鵝可知雖用死以難生得也夏用腒以死者亦難以時得也若鴻鴈則必以機弋罻羅致之豈能生得而躪人之畜擾且踐地可立具哉

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出車之詩至于牧而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則不宿於家三代之達禮也聘禮必待使者告旜載旜而後入朝受命正以君有命即不得更至於家耳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疏引春秋傳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尚書傳帝乃稱王而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謂祭天亦有尸

非也曰夏郊曰唐郊蓋配享者之尸也董伯夏之末裔丹朱堯之子即此可知祭天無尸矣喪于謂周官節服氏郊祀送逆尸從車不害爲后稷之尸得之

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

君致齊則不出齊宮尸亦宜然不宜道遇此散齊將事也祫祭尸非一人或以家故入齊宮有先後卿大夫致齊於家以官政家事不可竊也尸無他故散齊皆宜在公宮有故則未及致齊之前而散齊期內或有朝賓與客君亦不

容不出故有與尸相遇之禮、見知者、既下而知其為尸則自此見之必下也、

尸必式乘必以几

君自下以其將為神像也、尸不下、以其既攝尊位也。惟式而不見君之下、為安（猶聘使見主君避拜與賓辭）疏謂廟門之外、尸尊未伸、不敢亢禮、似未得其義。○舊說凡尊者所憑以養安、故尸之乘車用之、似用之車上、車上無用几法、昏禮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謂登車時用之也、凡登車亦

以綏、尸貴安重舒泰故用几、婦人始嫁用几、恐於婿前失容也。○坐而後憑几、尸式則立乘可知矣、以是知用以登車也。○周公有事於泰山、以太公為尸、五嶽視三公、姜姓乃四嶽裔胄也、以是推之、外祀之尸非其苗裔則疇以爵等、

不勝喪

喪雖主哀、而視聽少昏、則附身附棺之事。悔無可追、筋力既困、則含襚賻賵、君長親賓之臨蒞不能答、皆所謂不勝喪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弔而不傷、謂與死者不相知、雖弔其子、哀情不可作而致也、傷而不弔、乃禮之變、若或與死者相知於異國、同事於異時、其子未之或知、而往弔則嫌於以父之行自居、而使主人心愓焉、故心則傷之、而不行弔禮耳。若親交鄰里、雖不識其子、可不弔乎、（注以所致之辭別弔與傷、而所來弔辭義皆傷死、未足為據）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

送喪、謂死於他國、而族姻朋友送其柩以歸者、不由徑、不辟塗潦、互相備也。○送葬必執紼、若避塗潦、恐柩因之傾側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撫問其人而式以禮之、非式齊牛入里必式之類、

刑不上大夫

刑不上大夫、賈誼所謂造請室而請罪、聞命而自裁是也、乃罪之猶可寬假者、至九伐之法、雖

國君不免於殘兇、卿大夫乎、故周官有罰者、與
王之同族、刑殺於甸師氏、其義並行不悖

士載言

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狩則夾王車、所謂載言、應士此類、其不指名何官之屬、而統之曰士者、如掌覲會同、大史協禮事、大師抱天時、師有功、大司馬執律以先愷樂、士師掌軍旅會同之誓誥、王巡

狩殷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其屬士必皆從、故籍以待事、疏專以盟會之辭釋、恐未安、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趙武靈王變服、以習騎射、則要荒二服之有騎法舊矣、周官四翟之隸於王官者、使各服其服、執其兵、則王巡狩征伐、戎夷君長散處并雍河淮間者、必與庶邦君同會、將事有車有騎、宜也、朝會者衆、必各以其班序之、故載飛鴻以示其義、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士師在前、無警備之理、蓋大師之誤也、注疏皆以士師為兵衆或前驅皆未端、雖天子征巡、或所過之地正值蒐閱祭城鑿池、而衆聚焉、或諸侯奉王命討不庭、而師屯焉、亦宜舉類以示衆、

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偏戰必備三軍、有主有輔、決機制勝、挫銳乘瑕、或先用左右、或先用前軍、招搖所指、則將士奮

勇推鋒而前、或敦陳鏖戰以毋、所謂急繕其怒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

周官調人有辟諸海外之法、蓋過誤而殺傷、或在八議、不得已而宥之以遠者、然正其名曰辟。則孝子必伸其志。亦不復加罪也。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此即子與父同諱之禮、蓋諱王父母所諱也、王

父之前父兄弟王母之父母兄弟皆父母所諱。而已所不必諱也故於父母之前亦不敢舉其名若王父母則恩踰義重豈以父母之存殁閒哉大功小功不諱則旁朞皆諱矣況王父母乎

大功小功不諱

大功小功以同等言如外祖父母之小功則諱矣與從祖昆弟名同則諱豈國俗或有異耶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內外不宜以國中郊外爲斷社稷在庫門之內

天子大學在國中皆不得爲內事惟王宮之五祀或不得爲外事耳

卜筮不過三

陳從王曰再三之瀆易所明戒記者豈專據春秋傳郊三卜禮四卜非禮而言與

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

古者立法施令必降命於社稷宗廟山川五祀正祭之後而祭之時日必決於卜筮故民知敬鬼神信時日則益知法令之可畏三者合而爲一其義乃著辨之則與法令與卜筮全無交涉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亦謂此類耳

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

決嫌疑如買妾不知其姓之類

疑而筮之則弗非也

既問於筮不可復以私意擬議謂古者所決爲非也

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

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僕者降等雖可受然必撫其手以示不敢當敵者雖不可徑受而僕終不可以不授故自下拘取之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曰乘路馬蓋始以馬駕路而閑習之所以別於乘路車也必朝服僕與車左右之所同也載鞭策不敢授綏謂御者必蓋不敢授左右以綏而使自登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已而見

而證舉左必式者明不獨陪乘必式謂御者亦必式也右不式者時視險易而登下無常也○舊說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綏授己似據周官有自左馭之文然惟大僕前王則然非乘倅車者之常儀也果自左馭尚可以式乎

步路馬必中道

曰步路馬所以別於乘也謂無事時行之以達其氣非然則馬以生疾

禮記析疑卷之二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曲禮下

士不名家相長妾

曰長妾則不辨其有子與否以積勞績故異其禮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陳氏集說謂去國三世之久往來出入他國仍告於本國之君亦不勝其擾矣蓋即出入於本國也其暫歸入也旋反出也爵祿無列於朝則惟告於宗後不敢復告君矣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

注疏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不得造祭器非也諸侯之國命大夫不常有皆不得造必將誅

假乎、況士翁祭器於士。則士亦得造矣。而子曰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蓋
以田之有無爲斷。若下士與庶人在官者有祿
而無田則第以養器設薦耳。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
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
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注謂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疏謂事畢反
還吉禮而後去又云大夫待放三年得玦乃去、

從郊至竟三月乃行、皆非也。經言踰竟則已出
其竟纔矣。於踰竟後始言爲壇而哭、變用喪禮、
則哭後即行至所之之國、計數三月而後復常
明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
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注疏並以聘禮詰、但事序既倒、辭意難明、且首
節覿聘禮又多還辟之節、疑別言見本國君之
禮。次節乃聘使初至主君迎拜之禮也。大夫士
或始受爵、或承王事、違邦交、踰時而反、或以其
疾久不見君、而君勞之、故旋辟、亦不敢當而稽
首以拜君之勞。若聘禮主君勞客、則一定儀節、
不宜曰若、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弔喪不答主人之拜、所以體孝子哀敬之心。痛
深事劇不暇更與爲賓主之禮以擾混之也。

士飲酒不樂

國君祭事尚不縣、則士不御琴瑟不必言矣。

無故不去琴瑟、乃以肄歌辭業及之、未聞飲
而以琴瑟娛賓也。蓋歲內爲時久長、或門內嘉
慶族姻招延、飲酒必不可禁、但不得以爲歡樂、
而遂忘憂恤耳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鬼神非獨百辟卿士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故魯語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爲
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先王制禮辨
等稱物、雖鬼神亦受紀焉。故天地祖宗日月先

古聖帝明王而外王不稱名曰某甫以後之曰
唐以後有天下者自惟德不足以配天地故於
社稷粢實並自降抑而稱名亦不得以非禮相
譏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記多據春秋所書以爲典法此即據王猛生卒
皆稱名而與成君異也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
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
士司寇典司五衆

五官與周官同獨無宗伯蓋大宗以下五職皆
周官宗伯之屬也大士謂大司成及凡有道有
德使教國子者藍田呂氏以司巫當之司巫乃
大祝之屬中士也而鄭以大士之稱與官正同
列則名不當物矣

五官致貢曰享

周官惟禮職無賦貢天官司會以九貢之法致
邦國之財用大司徒令地貢大司馬施貢分職

惟秋官大行人掌九服之貢司空之篇絕無可考
是侯國之貢必因五官以致之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
吏

尚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注疏未及

於外曰公

於外畿內其及諸侯之國也

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以外諸侯爲二伯終周之世無有也襄王命晉侯
稱叔父將與主之威柄始弛而王猶有志於諸
持之故仍用舊典至晉昭公之世則王室衰微
倚晉以自固故過禮以求得其歡心本不可爲
典要疏乃據此謂時又以晉爲二伯固矣

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於外曰侯鄉國稱之也於其國曰君臣民稱之
也舊說自稱恐未安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

五等諸侯雖國小亦宜以爵稱此後儒以春秋書郤人牟人葛人來朝而爲此臆說耳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

先王處時諸侯或因朝覲而道相遇不應豫有期約會天子巡狩會朝於方嶽亦不應有見於郤地之事疑皆因春秋所書而立文非舊典也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

世婦內命婦無進見天子親接語言之禮惟春官宮卿世婦從王后率齊在廟大賓客饗食及獻

繭或間有問答故禮辭具此古者合男女必當年德況佐王后掌內治彰女教爲嬪婦內外宗所儀式者乎況男子五十始命爲大夫則婦官之爲下大夫者年必近五十可知矣累曰積久以至宮卿則不惟德優而年過艾者必矣其稱老婦以耆事實兼明凡列職於宮中者皆不宜一少艾也應氏乃謂始嫁者則配以卑小之稱謬矣從王后領大禮事者不過一二人而宮卿至十二人視六官之長倍焉正以年德俱稱而事皆敏鍊者於婦人中求之尤嫌放廢其員選以待簡任耳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

自字衍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惡其辭之明也況親接語乎助祭夫人獻尸不過薦璋致爵大饗薦其籩豆酌醴無與賓客通言之道也況寡小君乃臣下所施於君夫人非夫人所得自稱如諸侯自稱曰寡君義豈可通乎○夫人自於諸臣視世子而踰古者男女有別雖禮之必不可

廢者不過以禮相示無親接語言者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

惟大國之上卿得比於天子之士而承事於王室故晉獻齊捷王使責讓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子大叔對晉亦曰靈王之喪先大夫印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可徵周典之舊

於外曰子

此據春秋書高子來盟而云然其實諸侯之大夫無於外稱子之禮春秋書齊高子仍舊史之

諱而不能正也

於其國曰寡君之老

於本國而稱寡君之老者或禮賢士或諭吏民使者將命之辭然也

天子不言出

自周無出傳者之臆說也春秋不書出者皇狄泉皆畿內也書出者越在鄭地也

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周公之典禮不宜有異說者蓋就春秋書名者擬議而為之說亦非其本指詳見春秋通論○

記者之意謂諸侯而生名者以其行惡故君子不敢親於其身為不善耳注疏似失其意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若宗子有疾庶子代攝則必受命於宗子不必復告若宗子去國支子為攝主則禮有常經可以不告且所之國有遠近豈能遇祭必告按內則云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謂適子庶子為大夫士者欲致祭於大宗之祖廟則具牲往乎代祭已往助焉終事乃歸祭其祖禰正此所謂蓋支子不得祭大宗之祖廟若為大夫士而殷致宗敬則必告於宗子而使宗子主之也

犬曰羹獻

羊豕有豚解體解若先薦骨體而後及膚與腸胃惟犬則專用其肉以為羹餘皆不薦

水曰清滌酒曰清酌

明水涗齊以其體至清可用以滌五齊而得名酒則去糟而為清始可酌以祭蓋非若恒食清糟可並用耳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

皇大也王父王母假義也父母之上復有父母猶君之上復有君故假其稱以為義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君命大夫與士肄其職業則在官者各言其所司之事府庫朝條舉之以例其餘也在朝言朝

如大僕則言燕朝之禮、司士則言治朝之禮、朝上則言外朝之禮。命大夫與士肆者、凡職事必其官之長與屬共議之也。若朔有創作、當爲不宜曰肆、

禮記析疑卷之三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虹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檀弓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聘使至他國主君賜饔先薨於祖考下一尸或歸或殯、則子姓未有不從者。而卒於他邦朋友爲之袒免以從之者、非主喪之子姓耳。仲子舍適孫立庶子、故以子不在之服感動之。○何居謂義何所處、

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伯邑考疑無子。未可爲舍孫立子之證。設有子而未立、武王周公封建所必先、未有不見於書傳者

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

非獨從殷禮也、作賓定國、以成其仁。舍孫立弟、以明其義。其事與泰伯不嗣傳國於仲雍畧同

泰伯讓不忍挾商之天下并不欲受周之封國皆遺變而止於至善孔子所以日為三仁稱其至德也

事君有犯而無隱

疏引晏嬰之事以證注蓋據左傳既以告於公故與叔向語而及之但非記者本義記謂不隱情以成君之過耳

左右就養有方

古者列國分土君臣相親不獨公孤卿大夫及朝廷之士朝夕御於君所即鄉遂公邑都家羣吏凡有事於郊野亦各承其事故曰左右就養也觀學養老則學校之官左右供奉郊望類蜡師田朝會則所至之地有司左右供奉故曰有方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

古者萬民族葬墓大夫掌之兆域必有郊野卿大夫居國中即休沐之居亦宜在私邑無緣有成寢而墓在階下之事蓋周禮久廢勢家縱侈作苑囿於郊野因成寢室以恣淫樂也觀魯公葬於臺下則強臣則而象之苑囿中各有寢室可知矣吳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鄭伯有之臣曰吾公在壑谷則當時列國君臣之淫侈皆可見矣

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

疏以父在父沒別隆污非也伯魚子上皆為父後之子而喪出母之喪皆父在之時則張子謂道隆道污就所出之母以定之無疑矣蓋或見出同而過有小大也

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正其位掌其度數墓而不墳蓋殷道故曰古也惟與之日從新國之法自防叔奔魯未有起家為大夫者當從殷禮孔子封識蓋以義起故自白之

防墓崩

古者墓而不墳正爲封土歲久必崩壞也今始
爲封而甚雨敗之自不得不更築遭事之變惟
隱自痛而無可言者是以不應及三告則不得
不以其故語之矣

遂命覆醢

醢朝夕必陳之物而可久留故命以巾冪覆之
旬日中勿以醢進也若已陳之醢則宜命徹不
宜覆之地

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焉耳矣

誠者物必堅良也信者用無僭忒也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

亡以人子而言蓋喪期雖以三年爲極至於哀
慕之心則至於身亡之後而弗能忘猶三年問
所謂子之於親至死不窮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

司馬遷野合之誣鄭康成以註此記故孔氏子
孫輯家語以別白之備載前母施氏生九女妾
生孟皮聖父年餘七十孟皮廢疾乃求婚於顏
父年齒不倫故誤傳爲野合其情甚顯穎達奉
詔疏鄭注不敢正言其非故謂馬鄭之說與家
語文義無殊乃不得已之游辭耳不知遷以身
被宮刑爲百世之垢乃於自古聖賢皆傳誣妄
語以污之於堯則曰知子丹朱不肖念以天下
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受其利授舜則天下
得其利而丹朱病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

一人於湯則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於文王則曰
陰行善又曰閎夭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文
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
用此脫羑里之囚而得專征伐果爾則是諸臣
陷君於不義而文王之立身曾啓叔孫婼之不
若也且方是時伯夷太公召公畢公安在乃懷
姦挾詐而爲此回面污行之舉乎於武王則曰
以輕劍擊紂以黃鉞斬其頭懸太白之旗衛武
公則傳爲弑君兄而篡立之賊孟子則勸齊伐

燕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傳戰國游言曰、
啓與交黨攻益而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
益、實令啓自取之、其無忌憚至此、則至聖身無
可疵、而重誣其父母、何足怪哉、自漢唐以來、諸
儒皆欲辨其誣、而未得其要領、故特著之、○穎
達謂非全不知墓之處所、乃不知柩之所在、是
也、自殷以前、墓而不墳、鄉大夫雖仕於魯、其官
卑、自當守殷禮、不封不樹、古無墓祭、聖母少寡、
謹於禮法、無爲數適墓所、故久而失迷、此事理

之無足怪者、五父之衢、必聖父平生游處熟習
之地、度當年送葬者必多、故殯焉以發人之疑
而啓問端、卒於此焉得之、陳氏謂必無殯於路
衢之理、不知遭事之變、不可以循故常、與棺人
殯而加攢塗、幷象西階爲壁、以依殯爲簷以庇、
衢而廬於其側、非禮之可以義起者乎、今聖墓之祔有子貢築室葬域亦古禮所未有若竟無聊曼父之母、則如之何、
孔子無不知父所葬之方所、而宴然終身之理、
如知其在防、而終不知墳之所在、則近其地而
別葬焉可也、既得之、則身爲司寇、不可不從周
法而合葬、與鄉大夫卒時異矣、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
曰、有虞氏瓦棺、則夏后氏以木矣、堲周者、殯葬
時以堲周於外、以護棺也、故殷人因之加槨焉、
○疏謂堲土爲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似未安、
既有瓦棺、又爲瓦槨、則廣輪有加、而陶冶益難、
義無所取、蓋即以甓周於棺外耳、殷以後之槨、
以衆材攢塗、乃用堲周之意、而以木易堲耳、

齊斬之情
古者父在爲母期、故兼言齊、
未之卜也
馬驚敗車、御者之過、不應譏卜國、且不名而姓、
非稱也、古者軍事、御與右皆卜吉、然後用、今魯
父敗績、是卜不應、○故曰未之卜也、○古未莫通經、
論未之也已、記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傷死之禮、起於生前之恩義、設周親罷好而死

於非命則痛隱更深不宜反有不弔之理蓋亦泄
而號泣呼搶不復習中辭以重傷主人之心也
○朱軾曰孔氏云非理橫死謂以非理而橫死
於畏厭溺者非謂畏厭溺皆非理橫死也
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行道之人猶言塗之人塗之人寡兄弟者皆有
不忍之心而不聞有易喪期者以先王制禮不
敢過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

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而伯魚得爲期何也爲
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父在則父主祭鯉畢
貢之禮輕雖暫廢可也此聖人緣情而變禮者
韓愈以兄命服嫂以期未有非之者故曰禮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
者七日
曾子至性過人毋疑古禮或失於寡恩小功不

稅及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
夫子時親尚存未知孝子不食之情狀若何其
後身執親喪自覺三日不食於哀親之分尚若
未盡故與子思商論而子思直言其不可過所
以能傳曾子之學守孔子之道也注謂以疾時
禮之不如己已失之而疏云誇己能執親之喪
益誤矣
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注宜作忠信則無禮何傳乎

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
民未有聞未聞其哀毁之異衆也韓退之表少
尹墓誌居喪必有聞從鄭注
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經傳中內外所指各異此內謂正寢喪祭致齊
及有憂居之（文王世子等齋服居外亦謂正寢蓋對內宮而爲外也）國君
則路寢之外別有小寢爲夫人嬪婦進御之所
士大夫所宿止則即其妻之正內內則曰七
十同藏無間是也所謂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國君則小寢士大夫則內寢也所謂致齋於路
散齋於外者內謂路寢之室外謂路寢之堂
散齋七日國君猶出御路寢之堂以聽政士大
夫猶赴公朝治官事其退還於家猶在於正寢
之堂接親賓家臣故曰散齋於外也致齋三日
則國君惟居路寢之室不復聽政於堂士人亦
則入居君之齋宮而不返其私室故曰致齋於
內也曾子問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
齊衰內喪則出舍於公館以待事則凡有執於

祀事者必入宿於君之齋宮明矣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升縷不同親疏重輕之等也山陰陸氏謂尊者
服精卑者服粗據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
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而言不知此數條
乃劉歆所增實在禮端衰無等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未之能行非謙言也聖人明於幽明死生鬼神
反不能有如慕如疑之情狀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
消搖於門蓋全其所受而歸故知將死而志氣
甚自得也疏乃云放蕩以自寬縱不能以禮
自持謬矣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所傳不一或以爲羣居時則絰出則否也孔子
沒門人三年然後歸是以羣居則絰與

士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
既夕禮朝祖之後載柩薦車之禮說飾柩二池

設披屬引所謂填池即縣魚于振池中所謂飾
躍拂池也於是商祝御柩乃祖而婦人降於階
間蓋曰御柩則已轉柩而鄉南矣故推柩而反
之降婦人而行受弔之禮記文辭事本明注疏
未稔其義乃易填池爲奠徹謂曾子弔當既
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主人乃徹去遣奠更
設祖奠又令婦人升堂至將旦婦人從堂更降
而行遣奠之禮不惟於記文絶不可通獨不思
祖與遣隔門若弔當遣奠之時而又反宿則非

期且爲之更易矣況曾子云祖切爲其不可以
反宿則爲葬前一日朝祖後之事顯然而可見
臆爲無稽之說乎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軍偏師也師大衆也危則亡之謂避難者得以
敢賴寵專謀以覆人之邦邑也註謂非義退去
非義則不當著爲教矣古者人臣有故而去
盡負罪出亡也春秋傳宋鄭有難辭元子違
出奔國人復之而後入蓋時勢所宜亡無害於

義也
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
故哭踊有節
鳥獸失其群匹鳴號躑躅亦有如不欲生者而
過時則忘故君子貴有繼也。疏謂使後人繼
繼學非也爲可傳謂他人易從爲可繼謂本身
難繼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
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嘗正其舍適立庶之失
矣叔孫州仇毀仲尼不可與莊語故反言以譏
之俾學者喻其意而州仇聞之亦無所施其怨
怒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
二夫人皆對甥而言母之族三故甥服從母而
不及其夫服舅而不及其妻時習依舅以居
而兼服其妻依從母以居而兼服其夫者故習
禮者託之以爲君子未之言也疏義甚明不仰

陳氏集說何故從廢義易之
鼎鼎爾則小人
陶潛詩鼎鼎百年內似以懈怠爲義此篇
書不求甚解之病也
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朱軾曰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後人村撰始爲經傳通解刪之是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
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

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同母異父則途之人也不宜有兄弟之稱稱兄弟俗言之鄙倍也爲之服是謂悖德而傷父之志知禮如子游不宜有大功之疑子夏既未之前聞亦不宜更舉魯人之愿禮者魯人亦必皆其非而紛託聖門諸賢之言以自解飾傳聞者久記者遂不能辨與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禮父沒爲父後者於出母無服則嫁母亦宜同無所用其慎也不忍質言其故故以無其時爲辭蓋母死於父沒之後而已爲父後則無禮之可行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始死脯醢之奠就尸牀小斂有斂席無奠席大斂加設奠席在斂席之西魯禮末失小斂即設奠席於西曾子習而未察故云斂斯席矣猶始死之奠無席小斂斯設奠席也疏義似未晰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子蒲名滅無考疑滅非考終之辭哭者呼號以死爲滅故子皐正之

有無惡乎齊

齊謂分之所際也周官食醫職羹齊飲齊寒熱之分際也考工記金有六齊多少之分際也月令火齊必得緩急大小之分際也此則以貧富之齊爲豐約之齊凡經傳中言齊者皆可類推

司徒旅歸四布

適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周官州長黨正[illegible]師各掌其地之喪紀乃司徒之屬也故獻子之喪得使司徒之下士歸布

今一日而三斬

斬板與詩削屢之削同義蓋殷下版而豐於上

者然親屬有似於喪制注疏謂著來服之緦末
當事理
父兄命赴者
赴於君則大夫亦宜親命赴者父兄不得代赴
於族姻則孝子心絕志摧匍匐啼號如不欲生
豈能一一親命耶士亦必委之父兄不得以士
喪禮雖載赴於君而謂凡所赴皆親命以大夫
喪禮既亡遂強定父兄命赴為大夫之禮而赴
於君亦不親命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士喪禮筮宅後有井椁之文故注謂材為椁材
此禮惟士則然若天子諸侯用輴則殯塗以為
椁於輴上尚書顧命伯相命士須材乃用為明
器及抗木與折之材也周官小宗伯葬獻器不
言獻材以抗木與折亦包於葬器中耳大夫攢
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則椁已在殯亦不與士禮
同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朱軾曰哭無時若念念不忘哀慕惟君命不[illegible]
遑故事畢而反必祭而哭告大夫上既給公事
入於家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則事在國中[illegible]
野者必時使之可知矣文繫於哭無時之下明
此為既葬卒哭後之禮也
行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朱軾曰雖鄰不往以未葬也若卒哭而後弔生
可已哭死烏容已乎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子且不弔況其兄弟
不同居者乎知生者弔弔所以哀生也此人吾
所識則其兄弟不同居者死吾皆往弔所識在
死者之側則於喪次弔之若其兄弟死在異國
則弔於所識之家伯高死於衛孔子使子貢為
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朋友尚為主受弔
則兄弟可知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
天子之禮也

注疏皆云既塗叢木加斧後更爲屋於上而[illegible]
塗之如以竹木爲屋則不可更塗以瓦覆則輴
車重不能勝而不可引與設輴之義相反蓋攢
本加之龍輴之上以爲椁四面畢塗塗乾然後
加幬如大夫攢外有幬士殯外有帷顧御曰天
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則屋即幬而加
於攢木之外明矣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
哉尼父

左傳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
失則昏名失則愆失智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
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哀公誄禮謚以[illegible]名誄以表行誄不列行謚不
昭德而以字爲謚無非失禮失名者以見聖而
不可稱名而上于其班甚大故獨舉二者而無
譏及乎其餘耳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二十四月期以及二十五月之初舉大祥之祭
是月之末舉禫祭逾是月而樂作如此則與二
十五月而畢及中月而禫皆不相背魯人既祥
而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踰月可歌則亦可
樂矣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蓋祝而
樂者禮之常故孟獻子縣而不樂孔子以爲加
於人一等也

君於士有賜帟

曰有者不盡然盡然則有司供之矣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檀弓下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疏謂不達於君者府史胥徒但服齊衰三月非也曰官則非庶人在官者明矣蓋鄉遂之官旅師鄙師鄰長之類鄉大夫所辟除其名尚未達

於君者是也曰達官之長則惟宮正宮伯膳夫內宰內府外府司書之長官則然倘書所謂百尹是也其屬則服焉而不杖矣

及出命引之

陳氏集說孝子攀號不忍君命引之奪其情非也送葬必執引君於臣不親執故命引以爲禮即稱言柩柩有歸之義也弔曰寡君承事蓋弔喪以相助執事爲義雖君於臣亦然

朝亦如之

如之謂命引者三也出宮哀次柩已行故命引朝廟之曰柩尚不行不待命引蓋商祝御柩旋車將命車少進而記者遂以爲命引與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季氏有無君之心自宿始曾點之歌以其死爲快也蟜固之言憤國人視猶君也記者舉此亦見宿雖自矯飾而賢者固得其肺肝非伐美固

之得譏點之失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辭以當事不降拜也喪大記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是當斂則辭也雜記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注當袒蓋斂竟將也士喪禮大斂有大夫則告注後來者則告以方斂蓋先至者已曾出拜視斂有定位後來者斂畢然後降拜之據此三條皆當斂則辭而疏并言殯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

拜大夫之後至者曰乃踊則於後也謂卽前其
絕踊而拜之者大斂之初主人西面拜而主成
踊卒塗殯絕復位後始踊襲則既殯降拜之次
後至者其時主人何爲也

中於人是日不樂

朱軾曰是日終竟是日也既弔不樂哀未忘也

未弔不樂樂則不弔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主人親受拜謝於禮傳無考以文義測之曰必

有拜者則非主人也士喪禮君視大斂亦無視
往拜之文君子不奪人之喪故許以他人代也法
謂無士後蓋因注士喪禮成服之日拜君命及
衆賓謂衆主人親往拜謝而被夕篇乘惡車
以爲據不知所謂拜君命者三日之後君命歡
弔也拜衆賓助執事及來弔者也又曰不拜棺
中之賜蓋大小斂服畢或有後時而致含襚者
因辭不受故無拜然乘惡車則以適宅主人當
先見掘土爲壙耳古者臣有喪君三年不呼其
門而必令成服之日何有而往公所乎答君之
禮猶可言也何鉅者不心純依誰水漿不入者
三日而使備拜衆賓之門先王制禮乃如是不
近於人情乎以彼注決不可通如此注亦誤也
舍人謂其同居之親也先朋友州里而後及舍
人何也庶人不得與國君爲禮必使其同僚生
之朋友州里中之姻親爵位與同者代之拜皆
不可得然後使同居大功之親則不必其盡有
爵位矣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
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
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
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
則往哭之

凡謂不同國者如同國則於往哭妻當歸視屬
纊至卒哭然後還夫及甥當往弔哭不宜爲位
以接來者蓋此及下有殯聞兄弟之喪皆不同
國者同國則往哭乃總結上文特起夫入門右

之文於袒免哭踊後者明袒免哭踊乃拐之
男夫哭妻之兄弟無袒免也○朱軾曰女主人
拜男賓故使其子主之若女賓至則妻自爲主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三年始治任而歸
皆禮所未有故子張之喪曾子齊衰而往哭之
志同道同情親義重不異於同氣他日又曰朋友
宿草而不哭焉是朋友之心喪不異朋之兄弟
也

哭而起則愛父也
常禮無哭而起之文重耳痛不得執喪於宿所
故過禮以明哀是以秦伯稱其愛父也
周主重徹焉
蓋棺之後父母音容不可再見故設木以象神
而魄體尚在柩故名之曰重及既葬迎精而反
立主以栖神子姓之心精專注於此故名之曰
主既作主復懸重義無所取不若徹而埋之爲
安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
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
心也
似因奠而概論祭祀之禮皆主人自盡其心不
必分吉凶爲義
歛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親喪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士庶人之禮也大夫之家則貴者君命歠餘同
士庶人君命食之即命歠也若命蔬食則主人
主婦不宜同命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
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疏先儒以第三虞與卒哭同是一事鄭據雜記
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太牢破之以爲三虞
後更有卒哭之祭按士虞禮三虞曰哀薦成事
而別無卒哭之文則第三虞即卒哭明矣記各
舛駁恐未可據以破儀禮也且禮於虞祔多
畢之以卒哭爲虞之一舉虞可包卒哭也謝

虞卒哭並舉者、亦不害不虞爲卒哭也、即以鄭
所據雜記之文言之、安知非以末虞爲卒哭而
易牲以祭哉、知士虞用少牢之饌、此記義本速及言虞則
以祭易奠、卒哭則以吉祭易而二虞之喪祭、而
卒哭自成事、繫以虞易奠後文亦相承、正例末
虞即卒哭、但古文簡徑未明著三虞卒哭曰成
事耳。○嚴陵方氏謂或祔於祖、或祔於父、各從
其昭穆、非也、祖父猶王父、儀禮稱祖父母曾祖
父母是也、或曰祔於祖則並告於禰、故連及之、

○未殯之前、既啓之後、每遇大節、主人踊無算、
則哭亦如之、三虞既畢、則無算之哭踊至此而
終、若廬堊室之中、哀至而哭、情不能止、義亦不
宜禁也、別記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
也、承君命而使、即未踰練祥、期必返矣、若說卒
去無時之哭、似不可通、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
一日未有所歸也
據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
七月而卒哭、自葬日至卒哭、月相去猶兩月、
不聞有速接其祭之義、何也、蓋又過三月一殯
速葬速虞、尚不接其祭、則三月之內、魂魄已若
無依、孝子所不忍也、若大夫五月而卒哭、則所
伸之期、已在三月之外、諸侯七月而卒哭、更在
五月之外、則哀宜漸殺、且爲期遠、必間日接之、
過於數矣、大夫五月而卒哭、虞亦五、諸侯七月
而卒哭、虞亦七、竊意前三虞與士同、其後則大
夫每月一虞、諸侯每月再虞、以接於卒哭之祭、

舊說大夫五虞八日、諸侯七虞十二日、於葬後
則過於數、於祔前則過於疎、非義所安也、
爲舊君反服古與
儀禮仕焉而已者、齊衰三月、非爲於舊君也、
既聘其臣、則與齊民等、而不敢踰越耳。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
古者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喪大記大夫士
而歸士卒哭而歸戚良問疏 而後有此然其居公館則一也 自季宿不臣先
公之喪、皆即安於私室、而不能復居公館久矣

故曰四方莫不聞。然用此見三桓之外猶臣綴
兼周禮、四方之臣、猶未若三桓之無君也、
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
公室
祭則命婦卿大夫皆與、若宮中婦女之事不應
得與其子俱、且母觀子之所行、豈在與就公室
之頃乎、古者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周官師氏居
虎門之左、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侯國制應同、而
伯少孤、豈敬姜未使就學於公宮南。而至是始

倚之與家語姜戒諸婦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
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懼其以好內聞
也、蓋始以其質美、獨學於家、自能爲賢人。未嘗
使就公室薰習於師友。不料其不好外而好內、
以致隕生耳、
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
孺子求索於親而不得、戀慕躃踊、必哭且踊、先
王制哭踊之節、實緣於此、蓋恐至性篤厚者、常
如孺子哀情中迫。則後不可繼。即能繼。力亦難

勝。故即以哭踊之節。洩其哀情而使之漸殺。又
使人要其節而必哭必踊。則中人之性、必感物
而有動於中。即頑薄者。要其節而強爲哭踊。亦
自覺其中情不應而愧怍難安。以故興物、莫切
於此、衰絰之制、其淺焉者耳、以杖闕殺而殿輸
者豈不衰絰乎、
大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謂方疾時所以養疾者未備、故請使人殉以改
其厚也、曰下、對尊者之辭、猶云在下之人、集說

誤、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
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
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祖不釋服而往遂以襚
之
先儒多美衛獻公能親親賢賢、廬陵胡氏謂獻公無
狀、未必能親賢如此、皆未得其實、衛獻之親柳
莊、以從出之私耳、諸侯祭服、豈得私襚其臣、以
干王章、且莊已死、何妨終祭徐爭、若欲請其遺

言當於寢疾時不當於疾革也時君驕泆故記
禮者以爲盛德之事而錄之其實皆遠於禮未
可以訓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陳氏數呂氏說尚未安魯頌萬舞洋洋宗廟之
樂未有不兼文舞者春秋傳所稱以習戎備乾
楚之先世殊書賜樂至熊貲始作萬舞亦文武
二舞皆具而其爲此之意則主於習戎備耳
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琛以母爲無陳氏集說以其母爲己之母皆[illegible]
可通其母即謂康子之母也記文本平易明白
解者乃以艱深失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
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子路好勇顏子必見其有輕身犯難之道故勖
以祖宗邱墓之重而望其復返也與孔子以大
昏之禮告哀公同意
襄公朝于荊康王卒

見於記者楚皆稱荊蓋七十子所私記觀其
春秋始稱荊繼稱荊人繼稱楚繼稱君爵大夫
皆舊史之文而非孔子所損益明矣然春秋
國號及爵之詳略從史文以見時事而君仍
子以遵周制記則沈舉而仍其舊名此春秋之
辭辨夏所以不能貴也
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
注以撥爲紼似未安雖士庶人喪車必有執紼
者疑撥以去彼而易此爲義盡設數撥使執紼

者番代也屬棺大棺及椁並載於輴以其過於
沈重故設撥使引車者更相代若播榆皮之汁
以澆地則車且滯土而不利於行矣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
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
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子皋不買道而葬所謂不避道以干百姓之譽
也蓋遂欠犯禾無多使民以爲當買則傷忠敬
之俗若大有毁於人君子必不爲也宓子治單

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
自刈傅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
使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凡此類
皆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
君薨弗爲服也
此謂賢者託於異國如孔子在衛孟子在齊君
以客禮待之故有饋曰獻而不曰賜使人存問
使者將命稱寡君舊說初試爲士而未賦廩祿
誤矣既立君臣之禮與辭從以無祿而不反服
是重祿而輕君臣之義非禮意也○春秋傳晉
荀寅奔齊陳恒與之言稱寡君蓋當時之禮辭
如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
祝先服爲服杖恐未然未發主人免括髮祝
佐含斂必先易服將事與免括髮之禮稱特制
無所考耳○先儒以官長及國中次天下各服
其服皆誤下截分上二服作服杖下二服作

服衰亦必無此文義
三月天下服
康成以喪服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爲國君遂謂
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
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又據繐衰七月
章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有服而
士則無服不知繐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
夫服此則士正服小功無疑矣二注既誤遂謂
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繐衰者而言獨不
思此記文承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之
下則謂天下之民明矣周官太宰職以九兩繫
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得爲
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等耳元后作民父
母天崩地坼而天下之民賴以生成仰其怙冒
者無一日之服於義安於心忍乎掌客職凡作
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
下事庶子則侯國之中庶子固有時接見於王
且使從君朝覲遇大喪卿大夫皆繐衰圻

之民皆縞素而侯國之士庶子及府史胥徒
承事者獨以吉服聞則其聞可乎不可乎喪期
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文帝以前天
下之民皆齊衰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
甚明羣儒惑於康成之說者特沫之思耳

寡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
其祀刎其人

致百祀之木者令守者各以材告然後擇可用
者斬之陳氏集說悉斬畿内百縣祀木非也○
不致之罪在人不應廢神祀且人之罪亦不至
於死必記者之誤

自大夫發焉

左傳莘戎入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注云發
幣以禮本此

魯昭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
喪不入

此變父夫人主之也淫逆之人所深忌者盈

百姓有先君之恩故亟廢喪紀以變易人之
目耳

夫子助之沐椁

鄭任鑰曰非身助之沐如敎匠事之類耳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曾子水漿不入口七日不自悔非情者出於自
然而不自知也子春自謂不得吾情者過三日
已若能食而勉爲之也不及礎不可不自強也
過禮而強焉則疑於爲名而非心之本然矣

經074-242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王制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侯國不設中大夫何也王朝六官之貳及官屬要職皆中大夫故侯國小司徒小司寇之類必爵以下大夫乃與王朝有別舊說五大夫於中傳無徵疑三卿之貳以次分掌治典禮典刑典之事而治職之司會禮職之大司樂體大事鉅故別設一大夫而為五也既不立中大夫而下記大國乃別有上大夫何也於下大夫之中又分上下也其諸貳三卿者為上而別設者為下與既曰上大夫卿又曰下當其上大夫而不言稱名之混者又承次國之中卿當大國之下而後則於五大夫中別分上下明矣春秋時更有發大夫則然邦之亂制耳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周官與孟子封國之數懸殊而按其實則不甚相遠蓋孟子言班祿之制故惟計穀土周官言封國之度故并計山川藪牧疆潦附庸以定邦域見於春秋者公惟宋男惟許其始封疆域於傳無徵至於分土惟三以諸侯之國方四百里計之為方百里者十六山川城郭塗巷三分去一為方百里者十有一方十里者六有奇又以一易再易之數除其半為方百里者五方十里者八有奇又以藪澤汎流五而當一十而當一者計之又以附庸在邦域者除之其歲耕口授之穀土亦不過百里有奇耳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畧同猶今壯縣明封常數百里而編賦籍者不過數十里羣儒特未之察耳詳見周官析疑

大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

下當其下大夫

鄭任鈞曰小國之二卿命於君者若繫上卿則當大國之下卿若繫中卿則當大國之上大夫若繫下卿則當大國之下大夫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凡祭祀賓客師田皆天子所御不獨服用也與周官大府頒財式法微異者記所述不獨指制也

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疏卒是卒伍州猶聚也俱未安卒疑萃字傳寫之誤或簡剝也分州以建國故總所建之國而曰州不必別爲之義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篇首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則五人皆下大夫也馬氏謂有上中下似據左傳鄭子産謂公孫楚子晳上大夫女

大夫然春秋時列國多僭制鄭伯男也而其卿有家宰未可據以言禮○疏謂士統稱士府史而言府史非士不得與士並分上中下中從中士下士皆命於君故對鄉遂之士與所自辟除者而稱上耳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此篇原繫當其下大夫復設置此篇首言分上中下爲三等而不數士並三中下皆太君明著其數則不知士一十七人中但五等之士故

特表而出之示中士下士與上士皆各居三分之一而無多少之差也若如注疏爲聘會之細等則當云其中士上士位各當其上士之中下爲養始明不宜有數言屬且曰其有者正承上文上士二十七人而言其中又有中士下士之別者爵等雖異而設官之數則與上士同也然則十七人何以通稱上士也此爲朝廷之士對鄉遂公邑都家之士而爲上也然則王等之國上介之相當何以不言也觀於卿大夫之稱當而

可得其差也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注謂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是也周官太宰施典於邦國統曰設其參薦國雖小而六職無一可闕非立三卿不能兼攝又以次國三卿命於天子差之則小國宜一卿得命也左傳晉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讓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設小國無命卿則節春秋以承事將誰使任之疏乃以鄭注周官三命受位謂列國之

卿三命始有列位於王朝與此記相糾挐不知康成注諸經不過望文爲義各據一方非聖經賢傳安能義無不貫哉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漢儒以三叔監殷周官太宰職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尚書又云王啓監厥亂爲民故臆爲此說非先王之制也命爲一州之伯必忠誠素著威德衆孚而復遣大夫三人以監之況唐英主當艱難倉卒之際且不肯爲而先王乃定此爲國典乎周官所謂牧五等國君也

九牧史記武王滅九牧之君登豳 以嘽嗃邑則非八州州牧河邠所謂監帥

長監五國連帥監十國屬累而上以至州伯是也梓材王啓監亦謂此至於三叔各有國號則非大夫明矣殷地廣大故建周親之國參錯其間武庚亂萌周公必預見之故使監察不得爲大夫監於方伯國內之微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仕者世祿蓋一世二世之世非世世子以田祿

也三十年爲一世父爲公卿大夫則祿及其子而止若世世子以田祿則無田可給而不得不世官矣詩稱曾孫蓋王子弟或公卿有大勳勞而賜以采邑非凡仕者皆得世有其田且變雅多宜平以後之詩或周制之末失也觀此記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則知公卿大夫之不世矣若世其田是嗣也○天子縣內之諸侯則祿也俗讀縣字斷句誤○注疏以稱縣內決此爲夏制非也縣之名肇自周官六遂中大邑也畿內與

侯國皆有之名不韋作月令始云合諸侯制百
縣以百縣與諸侯相對則秦以百縣爲畿內明
矣曰制始爲此制也康成時猶近古故凡言古
法後儒不敢輕易然經傳爲所撥蝕者亦不少
矣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
夫一命
漢儒作王制者各就所聞裒集參以己意注疏必
以周官之法求之其不合者則推而屬之夏殷

皆無益之辯也但學者宜知從辯於經傳內一二
字一句必備考群書以衆證其義類者可以破
學而不思之習
詩人於制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疏謂二者皆殷法引洛誥祭統甸師之文以證
之皆近之而非也記者蓋舉其大畧謂司士論
辨官材必與同進之舉士共定其議於朝士師
協日刑殺各陳尸於鄉遂縣方之
衆棄之耳若洛邑初成告卜公留後尸成周

最大之事即祭統所云祭之日君降立於阼階
下而命之者亦必貴臣要職若始進序遷
一一待大祭而命於廟勢不能行至殺於甸
氏惟王族及有爵者其事甚希故畧焉若謂殷
法貴賤皆刑於市則舜初命官即云五服三就
殷先王何故必易之
不弗故生也
故家語作欲聖人之如天地而有不欲其生者
何也先王之世生養遂教化明而淫用非彝是

皆生有害於人死實無可惜者也故不畜不養
而屏之遠方使惡無可逞求生不得而少自斂
戢則裔荒之人必用其所能而役使之使爲患
於鄉里而未罹於法者知上不欲其生與求生
於遠方之苦必怵然於邪惡之害身而不敢犯
是即先王好生之心拯民於陷溺之道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
惡
命庶邦之大師陳詩司市納價而王朝之大師

司市以白於王使王知民風之不淳好惡之不類非民之過乃庶邦君臣之失其職而庶邦之失職由於王德之不型也。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

不孝不敬之罪重而罰輕者繼世之君怠玩無志者往往有此如魯文公是也以削地黜爵

譬之足矣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之罪似輕而罰轉重者作聰明亂舊章則紛紛雜糅末流之禍將有不可測者革制度衣服其迹尤顯故正其名曰畔○陳從王曰不敬不孝罪止其身故削地黜爵以懲惡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則包藏亂心非流討不足以弭禍也

歸假于祖禰

伊尹訓太甲即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殷已前天子七廟舊矣疏云唐虞五廟殷六廟特據緯書不足信也。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躬行不敎則禮雖考下不能化懷惡而討則刑雖正令不能從故必一其德然後禮與刑之本立能安其國以崇天子觀此益知堯采有邦者必日嚴六德而皇建其有極宜先慎德以作之型矣不曰一心惟曰一德何也欲民之循禮畏刑凡為人君者有同心孤德則多歪於二三故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內則所言齊

之以禮也不曰布敎而曰降德者必后王能明明德以為天下先而庶邦君臣罔不惟德之勤然後羣黎百姓式於禮而不入於刑詩所謂徧為爾德也天子之尊莫過於是矣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戎狄內侵臣子簒弑必待天子之九伐則恐失機會之宜而後或難制故使方伯專征大服邉鄙獄訟放紛三刺三宥必與國民共之非王官遥制所能得其實情也故使諸侯專殺此三代

常法至周官則又設訝士掌侯國之獄訟四方之有治於士者得造焉蓋慮本國司政典獄聽斷或失其平而民窮於無告也其有亂獄則訝士往而成之以獄有疑必訊於介衆也此又朱子所稱周公運用天理爛熟處○凡命爲方伯必賜弓矢建爲五等之君必賜鈇鉞非有賜有否也

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成國賜圭必并賜瓚子男執璧無以爲瓚柄故不賜也五等之君得專刑殺而不賜弓矢則非方伯有命不敢擅興國雖小刑殺當使得專而圭瓚不輕賜又所以使庶方小侯勤思其職以冀加地進律得圭瓚之賜以致孝享於先君也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古者王太子學在虎門貴游子弟亦學焉故侯國之小學亦在公宮南之左制與王朝同也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不學於公官者則入大學少長同之其衆子則庶子之官掌之幼者學於家塾漸進於黨庠及成人然後升於州序以待卿大夫之貢與或隸於宮正以備宿衛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古者天子出征受成於學以授律合謀必與有道有德者同其議也周官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禁暴正亂質諸先師先聖而無所疑也是之謂王者之師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周官四時皆田此或夏殷之制陳氏集說似指下乾豆賓客君庖爲三田於辭事皆不可通疏夏不田亦無以見其然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喪三年不祭蓋主祭不親涖事而攝主代之若書伊尹祀于先王周官量人職凡宰祭與鬱人受舉斝宗伯職王不與祭則攝位則宗廟之祭可攝明矣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

生藏之廟，廟成則有事而後生者得安其廟；未成

與藏葬廟之主，為不祭也。主既反其廟，則其祭

安可廢乎？既有五祀行於宮中，況生廟也。廟之

祭而可廢，三年之久乎？蓋惟祭天地社稷，故

不越紼而行，若宗廟之祭則猶在殯，況主豈猶

既反為之山川諸祀則猶可，與宗廟之祭乎

夫與其越紼等而行，則是以主之不過，猶彼所

無非外事也，與其事而行，[illegible]

三年不為禮，據主喪者之身而言，未可為不祭

之證。且如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即主喪者亦

[illegible]不舉耳，卒哭子

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其禮見

父也。況父之喪，況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

按父在喪時，將見乎？不入門，母喪不見父，未

知何據。鄉或有之，恐為不敢以喪容見動尊者

與父在不敢[illegible]上不祔廟，[illegible]謂無禮也。況子

承兆民於天地，與士庶人不同，如康王以麻冕

受顧命，見諸侯，必成王卽位時周公所用之禮

未可輕議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

庶人無雨具，疑或為雨止，故特明之。貴者不必言也。鄭任鈞曰：庶人分役得簡，縣繩下棺，雖雨可以集事；貴者禮事重大，不然，更舉

喪不貳事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而庶人三年不從。誠者葬，獨遂其哀情，亦寬其財力，使得自營其生，以更業之所費也

祭從生者

鄭、孔、葬盧植貶從死者之非，皆未得其要領。試思子為大夫，父母在將既以大夫之牲鼎養矣，死後忽以士庶人之禮貶，其義何居？且士之祭貶，且加隆而用少牢，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且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自適士至庶人皆得祭禰，禰知然者，觀與無後

者從祖祔食若庶人不得祭祖何有祔食之有
楚語士庶人不過其祖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疏云牲器之異非謂尊卑非也惟尊卑不同故
牲器不得不異耳所引周官大行人惟饔餼之禮
數可視若牢禮則饔餼弘多以非一人一物
用也祭安得視之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天子社稷皆太牢舉其下則上焉者不必言也

諸侯社稷皆少牢著其殺知宗廟必加隆也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家據晏子春秋謂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強而溷
傳本義以成其說謂周官四仲祭者因田獵而
獻禽非正祭經曰獻禽以享礿獻禽以享烝而
謂非正祭可乎春秋亂世之事固不足憑而烝
嘗禘不用孟月或乃以不棄周禮而用仲月然
月令薦以孟月季月正祭用仲月之微而又以
人君人臣用月不同自掩飾不亦謬乎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薦必用新方春穀皆陳故獨舉蔬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
興事任力
興事任力與民事以任其力也周官以九職任
萬民皆所以盡其力山川沮澤限陶寒煖四時
之氣所行各有先後程子以食韭知地氣之遲
如今皖桐稻熟以季夏金陵則在季秋故必量
地遠近以候驗四時之氣然後可以興事任力

也注謂力役之征方言度地居民不應舍民其
而遠及力役之征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
相得也
地耕地也邑四井之民所聚處也故必量四井
地形以制之度地以居民中田之廬也邑既定
四井之地相得中田之廬又與一井之地相得
故曰參相得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

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冠禮修、然後童嬉之性可節。昏禮修、然後嗜欲之性可節。喪禮修、然後哀樂之性可節。（邪身者節其樂篤其喪者節其哀）祭禮修、然後敬念之性可節。（忘者不敢不見數者各有其差）鄉飲鄉射之禮修、然後放情之性可節。相見之禮修、然後高亢之性可節。（卑幼者必致其尊貴者亦不其致汰）明君臣之教、所以興其仁敬之德也。明父子之教、所以興其孝慈之德也。明夫婦之教、所以興其和正之德也。明兄弟之教、所以興其友恭之德也。明朋友之教、所以興其信義之德也。明長幼之教、所以興其遜悌之德也。明賓客之教、所以興其敦睦之德也。淫者過也。有政以齊飲食、則豐凶有限、貴賤有等、老者黎民有制、所以防其貪饕之過也。有政以齊衣服、則吉凶有差、上下有經、製作有法、所以防其淫侈之過也。有政以齊事爲、則百工技術毋敢自作聰明、所以防其淫巧詭異之過也。有政以齊別異、則五方器械毋敢變其故常、所以防其喜新改作之過也。有政以齊度量數制、則工不敢或作、貲不濫、收市不敢雜陳、所以防其姦僞詐害之過也。然道德不一、則六禮七教八政皆虛器、而下無爲其文、民俗豈可得而同哉。必自家塾黨庠州序國學皆崇四術、明先王之道以正人倫、而無異見異聞以淆其耳目、惑其心志、則自王太子王子羣后之適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以及田野之秀民、皆遵之如一、而由辟雍以達六服、翕然無不悟道之君子、則道可一矣。天子秉道自己自昭明德、以正朝廷百官、則而象之、乃布德於衆庶兆民、則觀感興起、莫不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而德可一矣。自周衰幽厲變道、宣平失德、然後老莊楊墨之說橫、而道不一、王臣內亂、諸侯放恣、強家僭逼、姦豪百出、而德皆悖、所以大敗天下之俗、至於抵冒殊扞、熟爛而不可振救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周官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所謂與者進而爲王朝之官卿司徒所升是也。
所謂又者退而爲鄉遂之吏即司徒所不升者
是也。蓋與其才德之大者而升於太學則將爲
公卿大夫以臨長之與其行能之小者爲鄉遂
之吏則淬礪其比閭族黨之事。三王之世所以
不患遺棄也。不公而有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用此道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
造士。

鄉所升士曰選者選於儕輩而得之也司徒所
升曰俊者非才俊不足以語大學也既升
於學又名曰造士者以樂正所造之士不獨稱
士也凡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以上並入
大學曰造士始足以包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才德未成而方有造之時亦不可以
俊愿之。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崇四術標詩書禮樂爲四術也立四教立爲四
時之教鄭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也非
書誦讀而已禮樂則執其器習其容有進反趨
走袒蹈舞蹈之事非盛暑嚴寒所宜也文王世
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者就暑寒二時則不
必於盛暑嚴寒之月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
之俊選皆造焉

羣后諸侯不承王官者

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
終身不齒

三日不舉俾王惕然於躬行之不足以化民而
自責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
進士

學所升士曰進者造之而德成始可進而用之
也不曰論俊士之秀者而曰造士何也升諸司
馬者國子爲多不獨司徒所升俊上也總而言

之則皆大樂正所造之士耳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於司馬者司徒樂正所教以德行爲主及入官則天資之材剛柔敏鈍各有所宜必使司馬論之然後內外文武各得其任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軍旅司馬之事也而有發則司徒教之者非徒作其武勇亦辟以禮義使知親上死長也教田

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誓之義亦如此扑作教刑軍旅而用教刑使秉禮向方之意

郵罰麗於事

郵如字置郵傳命遞相歷也罰之輕重上下必遞考之如郵之徧歷使與所犯之事相附麗而後可斷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輕重曰序制刑之差也淺深曰量犯法之情也比如呂刑上下比罪之比法無明條則或上或下比附而成之○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所以輕重淺深事與罰得相麗也自晉鄭制刑秦漢造律意論愼測無所用之而吏胥假律例以售其姦典獄者莫能正矣○朱軾曰五刑之屬三千皆爲無恩無義者設恩莫親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以是二者權衡所聽之訟而定其刑

刑無不平矣

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

疏云鄉師不掌獄是也然合鄉士士師而曰鄉師則辭不當律疑注本鄉士而傳寫誤師耳盃正掌鄉獄者鄉士正掌遂獄者遂士也士師則與大司寇共聽者本文蓋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則不得以士師從正故獨以鄉士遂士等當之

以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夏曰凡作刑罰輕無赦又別出此條其事各異
也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刑也司寇嘉石
所收罷民及書所稱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者罰
也士師以五禁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
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於
朝書而縣於門閭則此記所謂執禁以齊衆也
犯者怠慢而違禁偶未罹於刑罰也各隨其輕
重而懲之無赦則罰而歸於大惡者必漸少矣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

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此數條不粥同而所以不粥則異圭璧金璋天
子所以命諸侯也粥於市則褻王命於草莽矣
寓公之子孫藉所用之則以獻所寓國君或遺
兄弟婚姻之邦俾以共聘享亦所不禁但不可
粥於市耳車服君所命也宗廟之器君所以隆
其祖考也粥之則辱國與親莫大焉即移見褻
遂不敢復用亦使子孫守藏之可也大夫罷用
索牛不得如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官然必前期

求索毛牲完善者買其牛發則其得食何日而
後用之若旋取於市是備牲發於生人之膳羞
也且祭以犧牲必有田祿者也斯不成其得非
苟簡於追養乎故禁其粥所以使用牲而不預
備者知所恥也戎器非弓矢之比故戎兵必出
師而後授漫陳於市近於不祥士大夫依老而
無賦於軍行則以假其同官卒伍則與此鬭交
易可也○戎器不粥而兵車得粥者古者家不
藏甲而大夫皆有賦乘周官士大夫之兵器司

兵司戈盾臨事授之卒伍之兵器小司徒率兵
屬以蒐狩修稽故不得私粥若大夫中廢或死
沒所有兵車不聽其粥則棄於無用故無禁也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防民之惰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受諫即受簡記中所列之儀法所避之諱惡也
郊特牲云卜之日王親立於澤以聽誓命受教
諫之義也春秋傳申之會楚子使椒舉侍以規過猶古之遺法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陳氏集說司會質一歲之計要於天子而先之冢宰非也觀下文司徒司馬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則司會所質乃經達於天子明矣冢宰齊戒受質者天子省之而復下於冢宰使聽

決也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經司會所質非因司會而達也司徒司馬司空齊戒受質者亦復下使聽決也又謂六官獨不言宗伯為無可歲會亦非也司會曰歲成計要也周官司會職所謂以歲會考歲成也三官及百官第曰成乃治狀非財用之計也周官小司徒所謂考[illegible]官之治成也冢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所謂受其會即司會所考之歲成也所謂正其治乃百官之治成也謂宗伯無可歲會[illegible]

以百官三官所質為財用之計也官[illegible]大司寇市三官特以其成質於天子者[illegible]成服刑獄之多寡百物之貴耗尤天子所當[illegible]聽也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illegible]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者百官所治有定式或其事細微故先之三卿三卿先自決而後總質於天子不能專以煩天子之聽此三官即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也大司寇六官之長而與樂正司市同質其成天子受之

以下於司徒司馬司空而不使參決者刑獄至重司寇所聽不復使自決之欲參稽出入以抑其情實慎之至也司寇以獄之成獻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意亦如此宗伯無所質亦不受百官之質者國子之進退則樂正主之其餘所掌禮樂之事無可質者又秩宗之職惟寅惟清不宜以他事紛擾其心故百官之成亦不使聽也百官之成不關於冢宰者冢宰統衆職不能一一致詳故先之三卿使聽決而後冢宰正焉小

宰職所謂歲終令羣吏致事冢宰職所謂令百
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是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五十養於鄉乃鄉遂都家公邑庶士之老也。知非
庶民之老者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黨正縣正之類爲
行飲食之故曰養於鄉也六十養於國七十養
於學則朝士大夫之老也。黨正縣正以上之老
宜附焉其庶士雖至六十七十仍宜鄉之大夫

州長遂大夫主養之不言者五十且養則過此
不待言矣朝士之五十者無文何也祭祀賓射
凡士之與執事者皆賜爵有薦俎至於燀庖翟
闇無遺焉又何事特聚而飲食之哉庶民之老
則引年者是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州有序
所謂鄉學也五十者家一人亦萬二千五百州
序能容之乎即都遂縣邑國中及郊外六十者
亦不可以數計國中小學能容之乎此於經傳
雖無明文而以理測之決知不然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
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
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國老卿大夫之老也、庶老庶士之老也、庶人之
老及死事者父祖則有司各就其地養之引年
之政是也若並養於學則無地以容其席位先
王制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士爵卑則頭不此、
燕不與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

皆謂士大夫於學校設與臺席位而天子諸侯
親與爲禮非所以示民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注謂庶人之老衆多當校其年以行復除疑復
除之外尚有恩賜如漢法百戶牛酒之類至死
事者之老孤其有爵者君親饗食之周官外饔
職邦饗耆老孤子是也庶人則有司各就其地
饗食之記春饗孤子秋食耆老是也庶民之老
之有德行者則當附鄉遂庶士之老而地有司

饔飧之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
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
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
於流沙千里而遥
此舉南北東西大界故青兗揚梁之域無及者
蓋自東河至於東海徐州之域也舉此而徐北
之青徐南之兗東西之界視此矣自江至於衡
山荆州之域也舉此而荆東之揚荆西之梁南
北之界視此矣

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
東田疑秦人語也春秋傳晉人使齊盡東其畝
齊人曰惟吾子戎車是利秦開阡陌必多東畝
以利戎車故漢初儒者猶相承而曰東田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五倫獨朋友列而為三經其道非一長幼者以
齒相次從交也朋友者以義相合深交也賓客
者以政事相接邦國之交也

禮記析疑卷之六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蒲友

月令

天子居青陽左个
陳氏據孔氏曲禮疏謂王有正寢亦稱路寢小寢
五在後正寢聽政小寢燕息皆在其中四居
四隅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

或據以釋此記非也小寢五不宜用朝堂之制
且與此記分左右个不合周官閏月大史詔王
居門終月則此記謂居明堂以聽政明矣門非
可居以終月且與嬪御同居乎
某日立春盛德在木
易大傳曰帝出乎震則元氣發動實有主宰以
鼓其出入者迎春當祭位東方祈主發藏之天
神配以太皞句芒從祀康成專主緯書固爲蔽
惑賈逵馬融蔡邕謂獨祭人帝及其配亦偏而

不該盛德則帝之神所以妙萬物者、

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

賞不及諸侯者諸侯來朝錫予郡當與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法德開善教而刑居王位聚寧降德於眾兆民

是也教典故曰布德有豐凶事有變遷則政令

當革易以從宜故於歲始布修其舊而播之慶行於

有位者惠賜施於兆民則德澤之流於下者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

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典歷象舊籍也法推步候驗之成法皆治歷之事注作六典八法非也離麗也陳氏集說以宿為止離為行非也日月星辰之行晝夜不息不可以行止相對而言詩云月離于畢亦謂所經歷耳、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參保介者參乘之保介也如參者明保介即與天子同車之車右也如曰措之于保介之御間則似別有保介之官乘副車以從而無以顯其即天子之車右矣天子居左御者居中車右則知不措於天子之旁矣蓋恐尊者動作偪仄也○朱軾曰御侍也謂措於保介所侍處也又呂氏春秋參字在于字上更覺宜截

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

後世郡縣獄訟出於爭田界水道墓地者十六七職由相持吏激於聽斷民失其業蓋由此疆彼界乃郡縣吏所不習。且有爭鬬親履其

地無由別其真偽周官司徒之屬有墓人以掌田采溝洫宗伯之屬有墓大夫居墓中之室以巡墓為民有爭頃即時可決且耳目素習多人無所施其變詐此吏治所以不煩而民安其業也此記命田舍東郊審端徑術猶有周官遺意然詳考篇中所載諸地政乃秦開阡陌後所用為補苴之法若遂人之職不廢又安用此紛紛哉。

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

氏

岡曰邱陵而其土地又各有所宜阪險原隰亦然

存諸孤

春養孤子幷存恤其家也

去桎梏

周官掌囚上罪梏拲而桎拲既在手安得更以梏加易曰童牛之梏防其觸也則梏在脛拲在手桎在足明矣所謂關三木也易又曰何校滅耳則校與梏其一物而二名與

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此祭人妾舉之應禖或呂不韋欲立而未立之祀也周官宗伯之屬凡國之典祀細大畢具參以儀禮春秋三傳國語無一語及禖祀者內宰專掌王后之禮事以下五職無一及惡佐后共祀事者九嬪以下五職春官世婦內外宗二職無一及禖女祝所掌王后之內祭祀至於時祠招梗禬禳女巫所掌至於歲時祓除釁浴以及弔事無一關道內宰佐后立市設次肖著祭以陰禮若果祀天而配以高禖天子親往六宮嬪御盡從王后則宜如宗廟賓客之事大書特書且散見於各職而竟沒其文則三代以前絕無此典禮斷可識矣且先王制禮養廉遠恥莫嚴於男女故妻將生子夫出居側室使人日一問之乃於稠人廣衆中別其孰爲天子所已御使帶弓韣受弓矢於高禖之前瀆亂不經甚矣王莽篡漢娶史氏女爲后依古備嬪御之數同日入宮皆使帶弓韣正與此記相合或亦莽歆所增竄也周官惟九嬪有數以應九卿世婦女御本無數以三相加而定其數自莽始先儒不察乃據月令之數以測周官據此記爲詩箋傳誤矣詳見大雅生民詩辨。六國僭王秦欲稱帝而衆不從至不旋時幷兼之勢已成故篇中皆稱天子而王后亦稱后妃蓋以稱王及王后則僭於六國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

出
凡再記物候後所記必是月之末也雷電發出必仲春之末麥秋至必孟夏之末蟬始鳴必仲夏之末雷始收聲水始涸必仲秋之末草木黃落蟄蟲坏戶必季秋之末芸生泉動皆感陽氣必仲冬之末係同類推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量既同而又曰角斗甬者量之器多斗正則升合以下皆正矣甬正則鍾鼓以上皆正矣蓋舉其中以括上下也

乃修闔扇寢廟畢備

周官比長爵下士即耦耕之農也故耕者或得

冫官閭胥比長通計爲中士下士者亡幾
有廟萬人豈能徧祿必於白屋之外星列其間
耳以禮數寵厲之非朝廷之士
之比皆占籍耳藏祭可考耳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卯月尚寒而開冰者歲或早燠則祭祀賓客殺羞凡具者宜用冰鑑喪浴亦不可無冰也

寇戎來征

令適於時其應寇兵者凡十蓋春秋戰國時列國分爭交兵擾奪無時無之若一統承平之世則其應又當在別事

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非聖人不能刱物先帝宜爲始教民以蠶桑者但經傳別無可稽恐亦秦人所刱立

句者畢出萌者盡達

草木始生必屈既出土然後直上萌即句之出者鄭注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詞義本明陳氏易之以直生屈生對列若種類有二失之矣

天子布德行惠

發倉廩以下行惠也開府庫以下布德也

下水上騰

近夏江河之流浸長而應起非雨潦所積故以下水別之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則王畿遍十有二門春秋釋作南門以非禮書而內外傳無言侯國

之南門者則除殺可知此說所云九門或不侯
國之制或參較周禮皆未可知而其彼與門無
礙也路門應門內不宜有罔撫置罘羅網畢翳
餧獸之藥疏集說並誤

禁婦女毋觀

欲遊觀也婦容宜修若艷冶之飾雖無事宜
有常禁

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分繭之多寡稱絲之輕重毋藝者之勤惰巧拙

可辨所以效其功也或曰辨其良苦之物以授
嬪婦使效其功以共郊廟之服

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
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金鐵皮革筋幹宜為三庫其物多也筋角齒羽
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其質細也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於牛曰累則馬亦累綱可知於馬曰騰則牛亦
求牝可知牛馬在欄廄並難要之不得逼淫及
宜乘匹先擇縱其牡之與者騰者於牧然後使
牝遊而就合焉所以防途中風逸之患也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

周官大司馬時田存祓其列王與諸侯之旗鼓
而冬夏第舉羣吏旌旗者贊寔所以優尊者又
軍禮繁重雖有宗遇之諸侯不以與苗狩也。詳見
析疑周官若首夏初冬迎氣之禮諸侯宜與而月令
於夏冬亦第舉公卿大夫蓋朝覲者既歸而宗
遇者未至爾

封諸侯

冬夏不合諸侯而封國何也朝覲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不宜於冬夏此始封之國策勳錫命宜
於盛夏若加地進律由附庸而錫國由子男而
晉階則宜於嶽狩命之

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
位

周官司馬論辨官材司士諸子皆屬焉故秦仍
其法亦使大尉掌之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繼長增高卽動植之物以驗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氣暢達故不宜有所壞墮馬氏乃以繼增爲人事不識所謂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嚴陵方氏以內外官爲別臨川吳氏謂田里所爲皆近似而非也周官山林川澤各分三等虞衡之設隨地爲布。秦之國監卽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各巡其境內故能周視田原見農夫則勞之遇園圃藪牧之民及百工商賈則勸之大小司徒不過三人庶政繁殷故惟躬臨縣鄙申戒有司命農勉作毋休于都使震動恪恭於穡事而已必不能徧歷田原與農民相勞勸乃分職命事之平勢如此不以內外而分亦無所爲先後也統之曰司徒或凡或貳不可預定也曰縣鄙則至六遂而止其公邑家稍小都大都則各有其長皆以守

徒之命命之。周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其餘八職俱不可失時故勞農勸民並列也野虞司之以不專於農事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於此月斷之決之出之者非極惡大罪不忍覆盛暑之月囚於囹圄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

舊說內命婦獻繭於后妃乃收外命婦繭稅非也季春之月分繭稱絲效功則內命婦之蠶事畢矣無緣孟夏復獻繭蓋外命婦獻之也收繭稅則兼士庶人妻女故曰貴賤長幼如一季春專言王宮之蠶事故曰旣登孟夏兼言國中之蠶事故曰畢蓋蠶者衆成有早晚至是始畢也。周官閭師職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則非庶婦不稅其繭貴賤長幼如一秦法也周官人道其情物有餘裕考課刑賞而教化行於其閒秦則一斷以法以取必於下而待上用凡事類然。

農乃登黍

下文曰以雛嘗黍則不得爲舊黍明矣蔡邕云今蟬鳴黍是也乃日見耳聞之辭徐广亦云河汾之間四種而五穫則黍必有登之最早者故繼麥而薦之

毋燒灰

灰爐無更燒之理蓋燒石爲灰也燕地暑月不燒石爲灰窰者曰地氣上蒸窯內濕強燒即粗礦不可用推此則艾藍糓布亦爲非時不能爲

良非恐傷時氣干盛陽也○後漢書禮儀志曰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

挺重囚益其食

陳氏集說輕囚則不如是非也輕者已月已出矣其未出之重囚至此亦稍寬假也

止聲色毋或進

祭祀賓客所奏雅樂自不可廢此聲與色並舉則必燕私之樂所謂繁手淫聲慆心堙耳者也

聽之而有動於中必拔其精齊成靜定之將不宜以此亂其心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吳楚山澤間時有蛟起則水湧山崩沙徙損民田宅動數百千家相傳蛟卵所在其未起時恒埋藏山谷中有能辨其土與物色者先期掘發而取之則不能爲害惜乎任傳古法者鮮也取他物但以網罟惟蛟必掘以鉤鋋會其既成形而將起則必以戈矛斧鉞斷之故曰伐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

季秋之令以制百縣與合諸侯對舉則百縣爲畿內無可疑者仲夏雩祀既言百縣兼內外諸侯至秩芻不可通復還就以合鄭注曰止於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正謂六遂采邑之屬不思周分稍縣都之地以處公卿大夫王子弟雖須秩祀而祭祀必致福於國稍制必反命於王況秦制郡縣畿內并無所謂內諸侯開阡陌廢井田豈尚如周之鄉遂而乃遠屬以決之乎且下曰

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則通乎畿內甚明毋庸别爲異義也

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毋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

染采雖用法故然使黑黃蒼赤之料或不質良則所染亦漫漶不鮮料有精粗美惡其產之地取之時皆有攸焉故以詐僞爲戒也

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周官山虞職仲夏斬陰木故季月則止之入山

行木行視其已斬未斬而稽其數也古者山澤官守之而不頒於民山虞之法萬民斬材有期日則取者不敢濫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則守者不敢怠凡竊木者有刑罰則耗敗之塗閉此材木所以不可勝用也後世山澤賦於民則非時妄取竊用無餘官司不能禁而盜竊者無所忌是以山則濯濯而童道無列樹暫遇水旱薦餓不屬黎民重困然後知先王之慮民遠也

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始戮鳥也季秋豺乃祭獸戮禽

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罪大者征之其次詰誅之古稱誅戮有重有輕周官司救職邪惡屋誅則爲明竄謂刑罰也宰夫職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曲禮齒路馬有誅則責讓也以九伐之法言之如馮弱犯寡野荒民散犯令陵政必責讓不改而後加罰其餘六者非征伐則勢不行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

傷謂傷於疾病者創謂瘡痏者斷謂當大辟及宮刑者仲秋百刑皆決故先於此月察其傷者創者折者或應放流或當宮刑必少寬其期恐以重傷致死也而斷者不可以復屬尤宜審定旣曰審斷而又曰嚴斷刑者前則獄已成而將致刑於仲月者故更審之後乃獄訟之將決者故戒以嚴愼也

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

古者井田之溝洫所以備水潦非如東南下濕可蓄水以溉田小雅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蓋陂鍾之制偶或有此周官稻人掌稼下地蓋必積水之區始可用溉其餘平原廣陸惟望雨澤故旱則雩祀未聞有蓄水溉田之法季春之令曰修利隄防道達溝瀆毋有障塞此月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完隄防者近川之地以防汎濫如齊趙沿河爲隄也導溝瀆去壅塞者使溝

閒之水順達於用而不害稼也尙書曰濬畎澮距川孟子曰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則主於宣洩而非皆以灌溉明矣井田既廢齊魯周鄭之閒往往困於水災無溝洫而積潦不得達於川也春秋書魯雩旱甚多而大水僅一見於宋蓋非常之災始害於黍盛其餘水潦俱不能爲敗。季春修利隄防毋有障塞孟秋則完隄防謹壅塞何也修利者溝澮閒之小隄防也自四月至六月雨之大小久暫無常惟開通其障塞使川閒之水得達於川而已季秋所完則近江河之大隄防也伏秋之汎期日有定雖水潦盛昌但隄防完固於水勢衝激土性潰壚之所壅塞惟謹則汎期一過卽終歲無虞矣。

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飮食

王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此篇仲春存諸孤仲秋養衰老卽其事也曰存則不獨饗之而又存恤其家曰授几杖行糜粥飮食則不獨食之而

又有賜予也。授几杖行糜粥飮食必各就其地行之始能周徧而無煩擾天子諸侯所養於學中者非庶人之老於此益可信矣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文繡有恒者毋亂以惡色也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者制作必以法也衣服有量必循其故者貴賤各有等也冠帶有常則文從省而兼此數義

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五者以全具肥瘠物色小大長短言毋參因肥瘠而及之不得為五者之一也。五者指牲體言故曰備當

易關市來商旅

周官司門市譏不物所征其薄而為之符節以通達之皆所以便商旅無所為難易也孟子曰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蓋戰國分爭八轉貨鬻財於其境內者必阨之於關市以奪其利所謂難也而秦法於百貨皆成之使易關市以來商

旅尤爭利之巧者蓋不惟便巳國之民豐巳國之財又所以容鄰國之用而乏其事也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孟秋之令選士厲民以征不義則舉兵衆合諸侯之事正在此月完隄防修宮室墻垣坏郭則土功徭役之事正在此月然有大數焉如車馬將卒之有缺者補服之無凶則兵衆不可輕舉也適當凶饑厲疫之作或承軍旅喪荒之餘則功役不可輕舉也而事又有其類焉如征討不能驟舉則先之以文告威讓或授意於方伯大邦以震懾之凶札之方隄防不能自築則移用其民以救之寇戎之後城郭不能自完則藉力於兄弟婚姻之國以國之皆所謂慎因其類也

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注謂嘗羣神以月令圜丘方澤宗廟之典祀皆不載又宗廟時祭用以仲月後世以孟月不宜用季且孝月曰飲烝非烝祭之正則戌月之嘗

亦非宗廟之嘗也但謂大饗不問卜即此記所云則恐未然周官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饗無一定之期理宜卜日曲禮所謂不問卜者惟圜丘方澤耳若大饗則或以為宗廟之祭（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或以為賓客之事（雜記子不見大饗乎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羣儒各記所聞不可以單辭片言之合而強為傅會也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

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受朔外諸侯內百縣之所同也稅民之法貢職之數獨舉諸侯何也稅民無異法外諸侯皆有貢職以給郊廟之事則縣內公卿大夫之采地不待言矣六服遠近豐凶不齊而來歲貢賦之進輕可預定何也若此年其國有寇戎荒札則來歲稅宜從輕至本年則或上或中或下稅法自有常經不待言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非也亥月所來年于天宗丑月之令曰窮於

亥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又曰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則非以此月爲歲終明矣所以飭頒朔及稅法貢職之數者以此月合諸侯故豫數之也呂氏此書蓋雜採古法參以已意欲待秦并天下而行之所以合諸侯議貢職於此月者春朝秋覲而夏與冬不合諸侯也立夏立冬之日皆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而不及諸侯

曰徒搢扑北面誓之

扑作教刑軍旅之事而掌以教官誓以殺罰致

以親上死長之義也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陳氏集說供養之不宜謂服膳僭侈踰制者果爾則有常禁不當曰收註所云貪者能膳之屬亦未盡蓋凡嬪御及王子姓服膳之過靡者凡古者位定而祿安得有不當若服有式安得有不宜凡此皆戰國之亂政也疑同如不韋尚思立法以止時君之欲唐宋而下雖大臣忠直者亦以爲難矣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周官司寇之屬所以求獄訟之情者至詳至悉矣而無一語及官司之枉法者蓋道教彰明忠質之風未遠也不數世而呂刑之命遂列五過之疵世教之難持人心之可畏如此凡罪有掩蔽皆由有司之阿黨阿者或怵迫於威權或承迎乎長吏即呂刑所謂惟官也黨者挾私偏徇所謂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總於是矣故是察不可廢然使能守周公之舊典鄉士遂士縣士方

上分掌之獄訟可嚴聽斷於外朝羣士司下咸
在各監其議以要其法而又詢之羣臣詢之羣
吏詢之萬民則阿黨者皆知公道難逃人言可
畏而姦心自不蘊矣
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不當者或不能密緻或傷於淫巧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祈來年不於歲終而於此月者陰極於此過此
則一陽復生為生育長養之始所謂天地盛德

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也
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
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
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
王府頒其餘於萬民斂人凡斂征入於王府門
入於王府者明所征即角人羽人掌葛所徵皆
角骨物羽翮葛材草貢以當邦賦者而別無他
賦也秦法乃別收其賦而并及於水泉其以侵
削取怨為戒蓋由始立苛政故用此自塗飾耳

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
閉
起大衆謂興師征伐之類大閱於境內行之且
一日而罷不可云起
命奄尹申宮令
周官小宰治王宮之政令內宰申之宮中之事
無細大皆掌於外臣此則一歸於奄尹蓋列國
不用周禮久矣故羣儒述所習見而不知其非
耳○秦變周法自襄公立國之初已廢太僕羣

僕之職並屬寺人始皇卒於沙邱受遺者惟丞
相斯中車府令高則奄尹即以宦者為之必矣
省婦事毋得淫
省察也
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此亦戰國之亂政也蓋必遊士馳說淫辟希恩
而後有無事之官必放意聲色恣情遊戲而後
作無用之器當道揆法守盡失之後而欲求罷
之去之也難矣

命農計耦耕事

此秦所未盡變之周制也周官里宰以歲時合耦於鋤蓋以其井之家或有疾病死亡偶非更合力不可齊故歲合之又以時合之秦法惟於歲終一命農民而無官司以董之則是時鄉遂之法已盡變矣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農民不惟三時勤動即孟冬尚坏城郭完要塞塞蹊徑公旬三日必於是焉將帥講武習射

御府力則卒伍必預習焉古之卒伍即農民也仲冬取疏食田獵禽獸伐木取竹箭塗闕廷門閭築囹圄舍農民無使也惟季冬歲宴公私之事皆畢可以休其餘閒爲父母妻子兄弟族姻閭黨之歡故不得復有所使所以體其情弛其力而蓄之以勤東作也古者四民之中士與商賈自宿其業而無役於公家百工官作霜始降則休之使得自營其私 惟弓人寒定體冰析屑事極艱篤日力無費 惟農則必待歲之將終而後得暫息焉是以先王畏敬戒農以其爲四民之根抵萬事所總會也可不戒哉可不敬且畏哉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周官九式之用祭以九賦農夫自合作登川役公旬三日而外百役不與焉惟以藉蒐遊延縣有餘地而安然自樂其生也古者辟雝事民咸與焉然用其力而不斂其財秦法乃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

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又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之其於民悉矣不韋作月令田賦徵輸之法無一見焉獨因祭祀而附見者其科條煩細若此足徵其取民之術多端而不勝其擾矣又收池澤之賦并及水泉則知依山濱河通流之地田賦之外別以水泉之賦故曰水泉收泰半之賦蓋總計歲收私家衣食之數尚不乃所入於公之半也

此書乃吕氏集諸儒為之將以繼周而維世者乃於養君德求民隱教民育士之大政無一及焉所舉皆粗迹耳而李斯相秦所建立又不能及此漢興多仍秦制此世教所由大變也

禮記析疑卷之七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曾子問

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

不曰冢宰而曰攝主者或冢宰喪疾亦得以他卿攝也告子生攝主涖之子見則就羣臣之列以執事而不稱攝主別嫌也子未生朝夕之奠宰為攝主宜升堂聞子生則與卿大夫同位於階下而不與祝同告三日子見然後從子以升示既有嗣君則致攝主之事而共宰臣之職也○尚書顧命太保太宗與太史俱此記子見宰宗人從祝以是知先君在殯太宰宗伯有大事必偕而四卿皆無堂事大司徒掌屬引大司馬平士大夫大司寇前王皆無堂上之事有司必專司其事然後得與故顧命無祝以無告神之事子見無史以無冊命之事也

告嬪而不升堂以別於子見而前導也

反位遂朝奠

曰遂朝奠則知告必以朝如既朝奠而主則以次日之朝告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

生時二月而見葬則三日而見者重嗣續急欲慰先君魂魄也

少師奉子以衰

世子始生見於君卜士負之君薨則世子以少師以生即嗣國故視猶君也

宰宗人從

前曰太宰太宗後曰宰宗人省文也

入門哭者止

告子生祝升盡階始命毋哭于見則有列於殯宫者已前知之故入門而哭者自止[illegible]行必以朝故並當朝哭之期

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襲中亦踊

始哭而不踊者象始死之時也後乃踊者象斂時之踊也。喪禮一曰小斂而後有踊之文士喪禮不斂若使有則踊大夫有則不踊是常禮斂而後踊也。皆袒者子袒則與從之象始死之禮也。奠謂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位朝夕哭位故袒非也。袒止於三天子諸侯朝致隆恐亦以五與七為度不聞朝夕哭皆袒也。堂上堂下不袒者子未袒也。子未袒者象始死將斂令各後列也。知子袒者以後稱襲也。子在抱

[illegible]謂稱者稱抱其外服非及體也。○奠哭踊者從亦異序視於宰宗人之上以奉子者哭則[illegible]襲之以俱踊也

奠出

世子之生急欲聞於先君故既告而後朝奠子見之後曰奠出則奠已先陳矣蓋世子生三日見於君接以太宰必朝食而後行禮時家未食而見名子乃三月故朝奠亦設於子見之前也祝既稱子之名以見則宰宗人必前期預定其名而記無

文蓋一時問答非如記禮之書備飾具詳既稱名則知名已預定猶云奠出則奠已前設可知也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徧告于五祀山川于當作及下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及當作于蓋互譌也未葬子生無不告於宗廟社稷之理云徧告及五祀山川則宗廟社稷不必言矣既備舉宗廟社稷山川而曰及則贅矣故知當作于也

三月乃名于禰

疏云告殯宮中主以斯時尚未有禰廟也但虞而作主諸侯五月而葬設始殯而子生三月殯宮安得有主蓋即以殯宮爲禰也始生即云告于禰則爲假禰之稱而非有廟有主明矣經傳多稱殯宮爲廟與此同義○陳從王曰君之殯體尚在殯宮子三日而見故早名之既葬而告於禰則遲之三月以安養孺子宜也

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序社稷於宗廟之上者國君主社稷既名于禰則先社稷而後宗廟宜矣

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

不言卿而舉五大夫卿數不一而大夫必五也命及大夫則卿不必言矣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諸侯見天子則慶賞黜陟行焉故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以致其震動恪恭之意也諸侯相見非社稷之役故不告於社而境內山川亦不徧告也反必親告於祖禰者自禰以上出未親告也見天子不言者不必言也

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禮以義起事死如生母殯啓則父不奠原父之情而殺之也父未葬則母不虞原母之情而俟

之也或曰啓以後柩車爲重主人不敢擅離而
父貧又非他人可攝故不奠也。既夕禮夙興
則夜過中即興而至祖廟設燭則已質明矣以
陳饌設器啓殯載柩事充時迫故無暇更設奠
於在殯者蓋下室之饋饌與如常雖缺殯宮一
日之奠情可安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
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
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外喪謂喪家在國外也蓋伯叔父兄弟仕於異
國或被放聞喪不得奔或奔而未得遂行。故即
冠所徹饌而埽爲位而哭若死者不同居或客
死而妻子在本國則宜奔哭於其家不宜爲位
於已之廟矣。至王臣於后侯國之臣於夫人雖
當祭聞喪有廢不宜於冠乃不廢也舊說大門
內外誤矣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
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

陳氏集說謂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則
不可蓋因曾子所問自齊衰而下求其義而不
得遂意爲之說非也將以冠爲嘉禮不可加於
凶服則小功之輕且因喪服而冠矣將謂斬衰
痛深不可以舉嘉禮則齊衰之服兼父沒爲母
三年與祖父母之期其痛不爲淺矣曾子所問
自齊衰以下正爲斬衰因喪服而冠至除喪之
日去冠期已遠而服又極重自不得豫冠故以
齊衰以下或尚可豫冠爲疑耳

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

大夫而有未冠者亦謂內諸侯世有采地如周
召之父子耳卿大夫士之子未冠皆無爵者也
故可因喪服而冠若繼世之諸侯與畿內公卿
之適子則爵列甚貴將以冕弁冠則天子未命
不敢私服也而又不可以無爵者之服冠故諸
侯之嗣必因覲見卿大夫之子必待終喪而後
請命於天子天子假於太廟以賜之所以無冠
醴者醴乃加冠之贊所以禮冠者天子既賜以

冠服不敢更加冠故惟設奠以告祖禰因使人
酌酒而自卒爵焉曰醮以榮君之賜而無加冠
之實則亦無饗賓之禮故云酌而無酬酢曰醮
耳。儀禮不醴而醮者亦有賓贊因俗不同用
醮而不用醴者若此篇所謂冠醮則無賓知然
者既已加冠則饗後有司執爵者進醮爵而無
賓猶女子未許嫁而笄則婦人執其禮而無女
賓也禮以義起加冠重禮故以屬賓賓親加固
親醮冠者若專以醮屬賓則褻矣故知有司進

之也歸貧而備醮者以受服於公朝無醮也

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古者期之親雖異宮必同都宮故可見伯叔父
而後饗冠者舉伯叔父則同室之兄弟姊妹姑
見於內寢者不待言矣

大夫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
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天子諸侯斬衰者奠皆異姓之臣同姓不與所
謂取士人足也大夫齊衰者奠其臣斬衰者皆
與不足然後取於齊衰也士則朋友奠不足始
取於小功蓋親者不使執事以間其哀上下所
同也。知大夫齊衰者奠以伸其哀之不足者禮
盛於士而專取齊衰之兄弟則并不給也。下文
天子諸侯之喪祭不斬衰者不與大夫齊衰者
與則以補斬衰之不足明矣上取於疏者而大
夫取於親者何也執事者皆斬衰而以輕服間
焉則不稱也。上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明從祖
父從伯叔父之小功不與也

緦不祭

緦不祭屢見於經然似不可通行。如鄭宋諸大
族緦功之喪無時無之宗廟之祭必曠絕矣。為
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於母之恩
尚以承祭斷之。乃以功緦廢祭。不亦刻乎。假令
大夫之子為士乃以同世兄弟之服而廢高曾
之祭。先王之禮必無是也。詳見大夫之祭條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
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女不嫁以待壻壻免喪而別娶已非人情壻不娶以待女女免喪而別嫁尤害義傷教此皆禁之之也其禮與辭乃為有吉日而設不得嗣為兄弟者謂不得繼嗣前所擇日而成婚禮也鄭註以在喪之內而致命在既葬之嗣謂繼續前期而更擇日也女氏許諾者以此則也免喪而請許其日也壻弗取係哀未忘不忍遽受室也而后嫁之強而後可即嫁於免喪之壻也若既納幣而未請期則無此禮與辭矣○設彼家父在此家有父無伯父叔父將不得不致命乎禮窮則變稱母以致命可也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向拜猶可況致命乎設父母皆亡又無伯叔父母則壻自稱名使人

致命可也女則兄弟稱名致命可也

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

熊氏謂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非也齊衰之輕者亦伯叔父兄弟姑姊妹也大功九月不御內之期同於齊衰而忍以初喪成昏禮乎女宜入居內次男則赴喪家三月後成婚一同於舊為夫婦者若女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在塗可不反禮與壻有喪同

除喪則不復昏禮乎

朱軾曰竊意既殯當擇日婦以深衣見舅姑除喪合卺無陳設拜贊之禮厥明即廟見不俟三月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舅姑以婦見於祖廟則見辭稱來婦舅姑存則稱之無舅姑則三月後夫婦擇日而祭於禰然後徧見於祖廟○陳氏云若舅姑偏存則厥明盥

饋如常不復廟見非也存者致養而不饋於亡者可乎若舅没姑存則春秋時享子婦宜承之即姑没舅存鉶鐙豆籩亦合婦與供也如時祭適當廟見之期則先擇日廟見而後共祀事如廟見則遠則宜供具而使室老或佐食攝薦焉。王后有故大宗伯攝裸薦而不使宮卿世婦攝攝以俟廟見蓋未有不廟見而遽承祀事者也。朱氏曰廟見則祖禰皆見矣又擇日饋菜於禰猶舅姑存婦見訖以特豚盥饋如是而後婦道完備也

將不杖不菲不次

未婚而女死猶爲之齊衰既葬而後除則未廟見弁衰以終喪可知也

夫死亦如之

女宜斬衰而不杖期而後除泣而無辟

作僞主以行

木主而曰僞何也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作虞主以茬凡筵及練易栗主以依先祖孝子之精誠結聚於是行亡者之靈爽亦憑焉祀於廟而載

於祈多歷年所而更作一主非僞而何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注承明有司宜辯者何事唐宋諸儒皆謂哀公爲主禮也公旣拜賓季孫不宜更拜誤矣古者國君弔有親弔士大夫之禮然不過始至升階

而哭旣斂當心而馮食設要節而踊未聞有拜禮也。弔與燕饗義異燕禮臣拜稽首而君答再可也。弔則尸柩儼然於堂而受君之拜死者之心安乎。衛侯之弔卽固辭不獲命有司宜陳君臨臣喪之禮有哭踊而無拜俾公與衛侯立於堂上而季孫拜於階下季孫雖憒亦無以辭之也。衛侯屈尊於鄰國之權臣哀公不能自強而下同於季氏之孤天澤易位乃人紀莫大之變。當時有司畏季氏而不敢正後之儒者亦懵然

不知其罪、所以公之答拜爲體甚不可解也。
衛賜不能自定於衛、方求見於齊故不惜屈身
以媚季氏報父之人何足深責所譏者哀公之
屈體拜蒙之命齊侯稽首公能據禮不答而衛
賜之拜季斯轉不致不答非倨於齊而恭於衛
也怒齊之禍小而懼於季氏之禍深也然終不
免遜越之辱不能以禮持國而徒屈志於強臣
豈舒禍之道哉。曾子問喪有二孤廟而孔子
曰今之二孤則一時尤而效之者衆矣蓋政在

大夫自是列國強臣皆受鄰君之弔拜而其君
亦以答臣喪之拜爲當然矣
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
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遷廟之主無時祭故可載以行巡狩而殺主於
齊車舍於諸侯之祖廟皆所以止邪於未形起
敎於微渺也。
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此非周公典禮蓋周衰國滅而君奔者有此記

禮者因及之若爲天子所放流則宗廟不忠無
主即以內難出奔國中亦當改立君不應取主
以行也
哀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左傳載魯昭公失禮事多季氏誣辭公於慈母
尙不忍而齊歸之喪三易衰如故哀時公年又
非甚少誣可知矣蓋緣民不知君而惟季氏是
德故其誣辭衆皆信之久而不能辨也。
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

與其兵
如非朝覲之期諸侯不皆在則方色不備雖從
救止常服不以方色與兵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
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
周官冢宰宗伯皆攝王祭先陰則宰攝有疾則
宗伯攝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天地者大
命之所承社稷者蒸民之所依也然曰天地而
不曰上帝則圜丘方澤而外四郊迎氣之祀亦

不親也天地之外但言社稷則四類四望畿內
山川因國帝王先聖之祭亦不親也乃於始殯
之後躬親五祀頗其類矣注疏自護其說乃云
天地社稷去殯處遠故越紼五祀去殯近暫往
則還不爲越紼獨不思社稷在雉門之內與五
祀在宮中等耳不權以義之重輕而較其地之
遠近何其蔽也

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
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

喪自齊衰以下行也
總不祭觀此條義乃明蓋必同宮然後廢祭也
知然者以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諸侯之大夫
服夫人期天王七月皆廢祭則外喪齊衰謂世
父母叔父母兄弟不同宮者可知以同宮爲斷
則祭之廢者鮮矣雜記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
祭況總服乎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亦謂母妻
之黨或有故而與已同居者非然則既曰外喪

自齊衰以下行而復立此文亦贅甚矣門內大
功廢祭者大夫之大功皆期之降也

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注不得追祭惟適子爲庶人庶子仕則然若並
仕則追祭二祥庶子亦與無適庶子亦得自追
二祥

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
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
常事

周人貴貴祖廟以大夫得立恐於禮有變故特
明其祭於宗子之家也蓋至大夫每有變而不
得自立廟則庶子爲士宗子爲庶人者無變可
知矣所問不及庶人者古者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並入國學舍不帥教而屏之遠方鮮不爲士
者宮族士族之適子降爲庶人者至少也古
者命士以上父子必異宮蓋有僚友有屬吏若
與父同宮則已之事難展而父之事亦多礙然
父子宮不可同而廟則可立於宗子之家何也

廟中之事春秋有期而宮中之事朝夕無閒也。宗子得爲介子主祭而無父爲子有爵者主祭之禮何也古者三十而娶四十而仕子爲命士則父必老而傳矣經傳內無庶人爲宗子得爲大夫士主祭之文然義起於祖禰則宗子雖庶人義不可奪諸侯之禮廟木毀公族爲庶人恩禮一與貴者同罪在大辟君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況臣下乎。聘使之副曰介正使有故則介攝其事故子婦亦以是爲稱曰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以禮儀牲器皆介子之遊君賜也。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者主其事也豈大夫割牲而宗子爲之薦大夫之妻治具而宗婦爲之薦與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注但言爲歲事於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非也五者皆攝主自損抑之義非所以施於神也不隋祭亦不敢爲主也故尸則隋祭如常矣不假不敢受其福也不旅不敢尸其惠也不厭祭亦上人不在未能必神之歆飫也事死如事生以主祭者不在而并先妣不得受祭何義乎設以攝主即庶子爲大夫者更非也按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蓋只以國政出子皆攝祭無子則兄弟或兄弟之子此記雖仁正公羊傳所云蓋暫攝也惟暫攝則使主婦與之同薦徹不可也主婦在而使攝主之妻代主婦更不可也故使有司代之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等而下之可知而不必夫婦相比以供祀事所謂不配也如宗子得罪居他國而庶子承祀則庶子之妻宜爲主婦而禮無減損蓋祭必夫婦親之宗子無歸期主婦之事有可可暫攝而不可常也且記特以攝主別之正恐與上義相蒙若五者即庶子主祭之禮則當自相承攝主之文爲贅設矣下文所謂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者即攝主告賓之辭也惟朝聘暫寄他國故以不得親祭告賓若被放出奔而失守宗廟何告之有

○祭莫重於陰厭後見懷閒所以思成而為合
漢之本也必不可廢故知尸主所損乃并非既
畢後之陽厭耳
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
注疏云容宗子之家無廟非也蓋起於已之無
爵不關廟之有無宗子去在他國不敢就其家
之廟以祭而望墓為壇以廟乃君所以優有爵
者而非庶人所得干也既以罪去而其身又死
則其子亦當毀廟而祭於寢況庶弟之無爵者
乎如死於官則廟可存得用其牲禮於子祭於
孫止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
公羊氏謂小宗無後當絕蓋據儀禮喪服傳云
後大宗及此記身沒則已但喪服傳乃謂百世
不遷之大宗決不可無後非謂繼禰繼祖之小
宗不宜立後也小宗無後者蓋遭事之變謂一
有之或庶子僅一子尚幼而身沒其子長不忍
父無主後不肯嗣世父在禮長子不為人後則
無兄弟而獨承父重亦義所不得辭也若庶子
有子二人凡有人心者皆知當以一嗣其兄而
先王制禮乃謂宜絕以教民忍乎吾友北平王
源僅一子以嗣兄遺令他年若有孫二人則以
少者承已後後之君子所宜取法也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首當作省
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曾子意謂成人祔祭於廟而有尸故緣尸之未
入而有陰厭既起而有陽厭殤既無尸何以有
此名故夫子舉其禮以示之也

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庶子即代宗子者弗為後謂庶子以其倫代而
不得為殤子之後也對宗子言則代者無問適
庶皆稱庶子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
以是知自適士至庶人皆得祭祖禰也適士二
廟則分祭之官師一廟則合祭之庶人祭於寢

亦得兼祖禰然後祖以下殤與無後者乃祔祭
於其家○注云凡殤惟祭之適此以往不祭
又云凡庶殤不祭未知何據齊衰大功皆親者
也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則宜以祖之祭為準
祖祧則止其祔食皆於祭之明日備其儀節而
合饗之○儀禮喪服傳乃儒者釋經之文其精
者必承授於先賢而粗者或參以臆說不皆中
於理也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禽獸知母
而不知父對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
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俱鄙倍而不

確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
痁當作阽楚辭阽余身而危死漢文帝詔阽於
死亡蓋邊近之義
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
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
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
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

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陳氏集說曾子問不用輿機則當用人舉棺或
用車載非也果爾則當以人車所宜示之矣蓋
曾子所疑者以機載尸輿而往斂於葬所以在
園也若墓遠則尸不宜暴於道路故孔子答以
自史佚以來已有棺斂於宮中之禮也曰棺斂
者輿機則棺在園以尸就之斂於宮中則入棺
而後行葬也棺衣棺字當作平聲尉人以夏后
氏之塈周葬中殤下殤塈周者以輁周於棺之
坎非不用棺特不以棺斂於宮中耳

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喪大記君既葬王事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
之事無辟也春秋傳閔子要絰而即事曰若此
乎古之道不即人心則此為周制明矣孔子惟
舉夏殷之禮而質以古記與子路問魯大夫練
而牀答以吾不知同義及子夏再問則舉魯公
有為為之而惟痛時人之以喪從利大義取着

終不言周制之非聖人之語言氣象如此、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

朱軾曰初喪哀痛不暇及此故待殯葬畢然後告君而致其職事也、

禮記析疑卷之八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文王世子

命膳宰曰末有原

玉藻夕祭牢肉則夕膳所進亦朝牲膚體但已徹之俎實則不可再用耳

胥鼓南

謂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四裔之樂先王不廢、以示聲教之四訖耳教世子及國子而首以南籥之樂何義哉前儒既知舊說之非又謂象箾南籥或謂南亦雅樂名蓋以春誦夏弦已包二南不知正始之風尤切於修身齊家故始學者於四詩中又時習之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詔書與禮者不目其人何也周官大司樂掌成

均之法、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不必其有職司也。詩樂弦誦有音聲度數、必樂師始可教。禮與書專明義理、則深於禮者皆使執禮、深於書者皆使典書於職、未有列其人、亦無定、故不可指名、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舞干與乞言合語、皆小樂正所詔、而大樂正復教之、何也、小樂正詔以儀法、及將成熟、大樂正

復教之、而使進質於大司成、以講明其義理也、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論說、乃以義理開示學者、後語於郊、始及才能優劣、疏義未安。舞干戚則有進反周折疎密疾徐之數、語說則有辭氣坐與先後久暫之數、乞言則有聽視俯仰應對趨走之數、必有授之者、乃不違其節。三者有禮儀、而無所爲篇數、注似誤。注疏以大樂正爲大司樂、大司成爲地官之師氏、似未安、師氏掌教太子及貴遊子弟從學於虎門者、且王舉必從、朝夕聽治、必在左右、詔美諫惡、安能更與成均之國子講問、故其職並無一語及於大學者、大司樂二人、爵皆中大夫、與師氏等、其職掌成均之法、建治國之學政。凡有道有德者皆屬焉、則大司成即大司樂明矣。注疏蓋以記有小樂正、而周官惟有樂師、故遷就而爲此說、不知樂師下大夫四人、即記所謂大樂正也、上士八人、即所謂小樂正也、且周官別無籥師丞、記者蓋以籥師上士四

人教舞羽籥、而籥章中士四人外、別有下士四人、故以下士爲丞、正與樂師之上士、稱小樂正同耳、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釋奠釋菜皆祭也、釋幣則告也、或釋奠或釋菜、將教士而禮於先聖先師也、行事則特行於學中之事、如出師受成歸告訊馘、語於郊而取賢斂才、王親視學、以簡不帥教者、則惟以幣告、而無釋奠釋菜之禮、蓋義無取於祭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曲藝皆誓以待又語者仍望其能自進於德事言也三而一有謂於德事言大段不能成就而微有一端之合也蓋非粗明於理法雖小職不可使治故雖擅曲藝必於三者微有合然後可因能任使及當作次蓋以次第取爵於其長官

不得達於君也如醫繫籍於醫師下則繫籍於小師俾試以所能程其功而授之爵凡言中下士皆其長所假之爵凡選士不升於學者仍歸之鄉遂使其長量能而授事焉義與此同○司徒所升選俊皆德行道藝出於倫輩者不宜於德事言一無所成而僅通於曲藝蓋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並入於成均則其中宜有質不逮於中人者矣故使習曲藝亦可以收束其身心而藝之成亦可假微職以食於上耳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東序即所立學中之東序蓋釋奠於堂上而禮賓於東廂非與虞庠相對之夏學也使先有東序則虞庠之立不可云始若虞庠與東序並立又不應虞庠不禮賓東序不釋菜以此知爲註家之誤也○舊說不惟與始立學相背即兩學並立後亦不應釋菜於此又徹俎豆八籩而禮賓於彼況一獻無介語禮旣甚畧何故復多此煩擾乎顧命東序西序特饌饋食設席蓋於西

序皆謂廂○熊氏謂秋頒學合聲不釋菜非也承春入學釋菜合舞之後則合聲禮同不待言故文畧耳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舊說謂夏不釋奠其誤亦類此

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

世子之於君兼有父子君臣之道而體勢與臣庶異處之難得其宜故必審察以示所當行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外朝惟行職司者乃與故惟以官序之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官謂有職司者爵謂無職司而有爵命者無職司而有爵命亦或授以事無爵者序立而已蓋宗廟之中與外朝異雖無爵者得與而事則不及焉故特文以著之也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注以特牲嗣舉奠禮爲獻受爵之序非也舉奠主人之嗣子也此記所謂上嗣公族也所謂獻

卽長兄弟之加爵也所謂受爵卽受尸酢爵也獻受爵惟長兄弟一人餕則與者稍多然皆以上嗣而餘子不得與焉餕者有常數故不能徧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

疏云朝覲會同則庶子留守不從行非也周官大會同大司馬帥國子而掌其政令諸子作羣士從[春秋傳同盟於戲鄭六卿門子皆從]故宮中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正分掌公出及留守之政令也公族之無事者謂學於虎門太學及諸子所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者蓋公族爲六官之屬者或從公或治官中之事其名在宮伯之版者則有八次八舍之常職惟君行出疆而守宮廟則諸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者也國子且致則游倅不待言矣卿大夫上之子則掌固頒其守政盡以公族守宮廟則衛士作其義心以卿大夫士之子守邊圉則衆庶

或有固志矣○諸侯朝覲會同必載遷主則庶子亦宜守齊車宮廟亦宜警守不獨征伐故以出疆之政包之

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

周官掌囚職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有爵者及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據此告當作梏舊讀曰鞠非也鞠者獄未成之辭也既成而致刑於甸人不宜曰鞠

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皆與與如一體有罪則體
百姓雖親不以犯有司亦此義也
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
繼世之君臣諸父昆弟以承祖之正體也公族
之適子猶守大廟而其父兄不敢先焉況君之
繼序者乎此所謂君臣之道著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
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
事反命

先聖先師使有司祭而先老親釋奠焉非義所
安也蓋天子非有事不視學五年視學則有比
校蠶士德藝之事簡不帥教者則有習射習鄉
之事皆有司掌之天子親臨特用以興起震動
之故至即命有司行此而天子自舉常典祭先
聖先師也天子視學當在太學中堂祭先聖先
師亦當在此設有司就此行釋奠事則天子親
見之無庸卒事反命矣如出征有受成之事
則必士兵皆受之又有訊馘之事必典獄者訊

之詩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則君不親訊審
矣推之存秩視學亦必有教國子之事有司掌
之而君不親焉者
始之養也適東序
東序即太學東廂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
也
遂發咏焉退爲句盡遂饌省醴樂聲旣發則天
子遂退樂記天子執爵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

干正與此篇義相發明執醬者食之本執醬示
欲親饋也執爵者飲之具執爵示欲親酳也干者
舞之器冕而總干示欲親舞也皆所以爲禮而
不親執其事此篇云適饌則不親饋可知矣曰
省醴則不親酳可知矣發咏而退則不親舞可
知矣蓋養老於東序而天子位在太學中堂樂
舞甫作即退反其位故樂闋有司復以告乃發
命而歸也使天子親饋獻則老更當拜親舞老
更當立而待非所以安養之也先儒論燕禮宰

夫爲獻工義亦如此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

天子將退時老更必酬付以後況謀然後各反其位也

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

文王之德所以播諸樂歌者不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止於至善而已清廟之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故既歌而語凡爲父子爲君臣爲長幼者必合於文王之德音而後爲人倫之極則也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

王制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鄉遂之老有進養於天子之學者故鄉遂之吏偕焉命反養老謂當養於鄉者觀禮則庶人之老各就其地而行引年之政也循奚并及幼者周官養耆老孤子事每相連天子視學雖專養耆老而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不可遺孤子故連類而及之

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

惟朝夕至寢門者正晝君與百官同事世子亦修業於虎門也惟至寢門外者或婢御在側必君召乃敢入也

禮記析疑卷之九

考定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九齡夢錫先儒皆識其妄而未知誰實爲之以莽事及當日所僞亂繆誣予之蓋亦劉歆所增竄也莽篡稱宰衡受九錫居攝踐阼南面朝羣臣稱假皇帝皆託於周公唯即眞於公無可託故特起符命附與昌亭長首言安漢公使者告以攝皇帝當爲眞哀章稱漢高帝降金策書傳位於莽故歆增竄此記以示周之與文武嘗見此異徵以爲莽事之證驗其稱武王養疾亦爲莽而設也莽侍王鳳疾不解衣帶連月其孤貧時以孝母著聞則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必莽之飾行莽革漢命亦王使不御發三日不御食故增竄此記以見莽天性合道凡事皆與古聖同符以義裁之武王必無是也父母有疾當時已之飢飽而飯每減焉或偶輟一飯亦順其自然必以父母之一飯再飯爲準是僞也設旬月不入勺飲予亦如之可乎

成王幼周公相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不能涖阼 踐阼而治 文王之爲世子也

夫不能涖阼踐阼而治八字辭意始相承仍之
則義悖而辭意亦便蓋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
禽爲成王不遠事武王非爲其不能踐阼也且
公於伯禽何待踐阼而後法可抗其爲歆所增
竄無疑。末綴文王之爲世子也義無所處故
先儒以爲衍然非衍也蓋歆於世子之謂也下
綴周公踐阼以示古有周公踐阼之禮故於此
節綴此句於一獻無介語可也下綴教世子以
示三語乃記禮者各標其名目使人疑古記所
傳或有同異蓋故亂其緒以揜飾其所增竄正

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
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
恭敬而溫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
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
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喩之大傅在前少傅
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喩而德成也師
也者教之以事而喩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

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
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刪 仲尼曰昔者周公
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
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刪
古書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丞者言三公者
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
其子置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故歆增竄此記或
謂莊子有舜問於丞語疑古或有此官不知莊

子皆寓言與湯之問棘等耳果虞夏商周之舊
典胡他書更無及此者。先儒謂前言周公相
踐阼而治此闕相字下文又有周公踐阼皆記
者之失不知此歆之微意也記之本文乃成王
幼周公相歆竄入不能涖阼踐阼而治二語欲
并削相字則辭意不安故仍之然恐解者謂相
成王踐阼而治故復出此文以見踐阼而治者
乃周公而下文又特綴周公踐阼以見當時卽

有此名目也。其特稱仲尼、見不獨專爲周公之事、而美其事者、復有仲尼之言。卽莽下書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之意也。于其身以善其君、亦陰爲莽解也。周官師氏保氏教王世子於虎門、凡國子弟及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伯禽乃諸侯世子、本當抗世子法以教之。以親屬爲國子在學在朝。本朝夕王所、王甚幼而有過。爲師

傳者法當督責左右親近衛翼之人以警王心。卽伯禽之撻、禮亦宜然。無所謂迂其身也。莽自居攝踐阼、以至稱假皇帝、皆曰將以隆就孺子、此歆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與、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

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節

以義求之、宜曰武王崩、成王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與不能涖阼何與、其稱此至再至三、不過爲周公踐阼諱耳、君之與世子也數語、亦無謂、且辭意蒙混、與莽傳內制詔書、詞相似、疑亦竄入、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數語本在語使能也下、今移置於此、蓋承上文能爲父、能爲君、能使人而言、養成世子之德、所以如是其重者、以此日之德成、則他日之教尊、而官正國治、然後可以爲人君也、德成而教尊則可以爲人君、而又可以爲人父矣、官正而國治、則能使人之效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

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
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
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
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
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
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
之謂也

周公踐阼。刪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
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
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
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
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
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
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語于郊
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
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
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教世子。刪

此篇首言文王之為世子武王帥而行之繼言

成王幼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文武履常而盡
其道周公遭變而制其宜皆可以法後王立人
極者若夫教世子之法崇禮樂擇師保與齒讓
則三代之所同也古今無異教上下無異學故
列序學世子及學士之通禮而釋奠之禮次之
始立學之禮又次之釋奠而合樂養老又次之
語於郊而斂賢取才又次之始立學而器未備
禮未成者又次之學既立禮既成教既備而後
天子視學焉故次之庶子之宮為世子領國子

及其倖王舉則從以觀禮而聽事者也而其致尤詳於公族皆所以輔成世子之德也故以是終焉篇末世子之記則古所傳世子之疏節而述禮者因以附焉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

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

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

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

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皆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

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奏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其書奏、然後知劉歆之徒竄為之、而是篇說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備成王不能涖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謂不能涖阼也、明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詎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竄竊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即真、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故僞附此記、以示年

甚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問學長之要信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纇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增記本文而憤其僞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乃并及雜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於周官而僭濫逆節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還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講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還其說其義而用官禮記明皆竄其文之微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

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為僞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間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自班固志藝文並以歆所定七畧為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真僞而每至歆所增竄則不以為疑蓋書可僞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為歆所僞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為歆所僞竄者轉賴其自蓋之迹

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欺哉蓋若天所鑒將後之人或以此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書先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選嘉禾篇假王涖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衆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以人丁莽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次及爾雅雜家使累莫測也易春秋無求者以莽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秦漢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說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大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為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不主其

喪則雜記之文母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間耳而古者子為大夫於父母之服即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為大夫父母之為士者尚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為體而可私尊為母與主乎歆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姦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為近故歷世以來碩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攷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為妖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姦言當其時即交訕焉而歆竊飾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薙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禮記析疑卷之十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蕭友

禮運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在埶者去謂有國有家者而不由禮必致傾覆也衆以爲殃謂齊民而不由禮必以致殃咎也舊說與上下辭意不相承接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古人威儀言動毫末不在於禮而亂者決其有死亡之釁後世人狙狂偷惰無毫末之在於禮而未見所爲禍變者以其身心原未嘗習於禮也然悖禮之甚亦未有不招殃致凶者

列於鬼神

即下命降於社云云之義注甚確不可易也

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幽厲以後諸侯大夫僭逼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正矣然究其源則由天子壞法亂紀而後諸侯僭於天子諸侯君臣爲謔而後大夫逼於諸侯其致亂之由因不能示之以禮則撥亂之道亦惟禮可以已之要歸前後乃一篇之樞紐也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孔子不言之意蓋謂夏殷禮既無徵周禮雖存而諸侯放恣大夫僭濫亦不過如坤乾夏時徒留其書冊吾雖學周禮亦不過以觀二書者觀之而已因推原上古中古皆本仁敬誠孝質喪

祭之禮以正天下國家至周而大備聖人創制如此其艱難而今已掃地無遺是以不能不痛惜於幽厲之傷周道也

然後飯腥而苴孰

飯腥苴孰恐謂上古之禮於周無考舊說以生米爲含非也生米不得謂腥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

是謂大假

天子諸侯各有典禮所謂常古也常古不易乃

得大服下所列皆易其常古以生禍亂者故以是起之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禮者聖人所以正天下國家而莫重於祭君人者明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身體力行之然後仁義有所推事物收其本今乃視爲具文及時臨事惟祝宗祝史執其事爲其辭君臣將瘠矣此則萬事皆具行矣是以謂之幽國也

醆斝及尸君

杞宋尸象前王他國尸象國君故曰尸君

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孤希冕大夫玄冕禮也而不得藏於家何也冕弁皆助祭於君之服也周官司服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其支繁孤卿大夫士之役則大夫士之上服皆臨事而官授之共家不得私製所以大爲之防也內司服辨及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爲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共弁師職掌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學今凡諸侯朝覲歸國入子必賜車服則亦不得自爲但可藏於國中大夫而藏

於家是自爲且私用之也必料君之不能詰而後敢擅藏私用非脅君而何用公制禮以冕服役卿大夫而臨事授於有司不得私爲以革事任卿大夫而兵具藏於卒伍不得私作聖人之法所以防微而無弊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記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又問大夫之富曰祭器衣服不假周官大夫有判縣之樂皆王朝大夫之事而在侯國大夫則爲非禮與春秋傳晏

子曰惟卿爲大夫言侯國之卿降於王朝一等得用大夫之禮大夫則當用士禮也

以衰裳入朝

古者士大夫既卒哭而服公事自不能不入朝故脫齊衰存弁經此禮以權制者也當孔子時齊晉雖有強臣然陳氏包藏亂心而方假仁義以收民望自不敢顯悖禮之外節晉則知悼子在殯杜蕢諫平公鼓鐘諸臣亦必無衰裳入朝之事惟魯君如寄生臣民久而安焉史記稱魯

如小侯畢於三桓之家則三桓不肯以臨魯君之朝而易已之衰裳明矣總言衰裳期功皆不脫也

與家僕雜居齊齒

釋者於篇首即曰孔子之歎蓋歎魯也春秋時大夫之強僭列國亦有之而未若晉之甚晉之荀趙家藏甲而未若三桓盡吞君之土地人民而公室遂無兵也歌雍詩舞八佾則所藏者豈獨大夫之冕弁哉陪臣執國命則豈獨與公

上雜居齊齒哉孔子惟汎舉其末至已甚者而隱痛愈深矣然究其源則由君用郊禘不能以禮示下故末流至於此極耳

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此畿內大夫有勳勞賜世邑如周召分子見於春秋者金縢王與大夫盡弁與此篇所舉皆該公卿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舍其祖廟而奉禮籍以入則荒樂匪僻之事無因而至矣

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

刑以正俗而肅刑之世俗未有不敝者以德教無聞民不能服而藏惡於其心也俗敝則民抗敝以巧法而上不得不多方以禁之故法無常

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民避法不暇何暇從事於禮禮雖列猶無列也

故曰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此周末諸儒目擊亂政之君而假聖言以警之也蓋亂國之君以政乃身之所上命惟心之所欲而縱恣以自適不知國亂位危雖欲藏其身而無所也聖人之政皆所以達天心故效以降命必臨之以天地鬼神示非身之私也舍此則

命爲亂命而政必以之敗矣所謂命降於是者非獨因祭而出命也如山川之禁令豈必因祭而發哉凡命之涉於社事者皆法地以盡地利也凡命之發於祖廟者如爵命征討之類皆所以昭仁而率義也凡命之施於山川者皆所以與民財作民事也至一切制度皆順四時以分布而首時必祀其方之帝並中央之帝爲五所謂降於五祀謂之制度也五祀見於經傳者不一所知此爲五行之帝者祀門行戸竈無命之可降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所治之政可參於天地。以贊化育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所治之政可並於鬼神以效殺祥下文處其所存玩其所樂即治政之根源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之實事也。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

物必有則其所存也節之文之各就其本然之則處其所存也是乃禮之所以序也。

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玩與易大傳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義畧同謂思索而體驗之也觀周官於民治凡利於民者皆曲盡而無遺乃知聖人玩其所樂之實。

曰者君以正用之

敬授人時聖人以正用天時也。成則三壤聖人以正用地財也。蕃其生安其性以正成父之恩也勅五典禁四術以正建師之極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

君能自昭明德則人皆觀而喻焉故曰所明也若已昏而欲人之明則有諸己而非諸人無諸已而求諸人已實有過故曰明人則有過也君姓則君以自治正以君乃所賴以明者耳陳氏澔謂直改明爲則於文義可通而按以事理則悖盡君當爲人所則尤當則人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前世誼主皆以虛中受諫而寡過未聞以則人致過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
去其貪

知仁勇之成德者自無詐怒貪之病而中人之
性則不能無累於氣質惟禮可釋回增美質故
知者知有禮則知詐之累於知而明可進於誠
勇者知有禮則知怒之累乎勇而氣可配乎道
仁者知有禮則知貪之累乎仁而仁且兼乎義
鄭注無悖於理而於三其字不可通陳氏澔
去爲棄謂但用其長不責其短則恐詐怒貪之

隱深而知仁勇之效淺久且盡失其故行也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大夫死國事常也若死已之宗廟則必放行亂
人爲君所討如晉八郤或同列相戕如晉滅祁
氏羊舌氏皆事之變也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
忠十者謂之人義

春秋傳齊晏嬰對景公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
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夫和而義妻柔而正義更周於晏子所陳姑
慈而和婦聽而婉以景公溺於私愛不能正家
嫌兄弟相戕之禍則婦姑門必先失其道於此
記特長惠幼順以君人者修此義以明民則兄
弟而外族姻鄰黨中長幼之教不可闕也晏子
欲其君正家以正國故自君臣父子始此記言
人君以禮正天下國家欲民之率義必自君臣
之行義始故以父子兄弟始而以君仁臣忠終
皆古人立言之義法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
秀氣也

健順之性秉於繼善之初所謂天地之德也然
必陰陽交感而後萬物化生人生始化曰魄既
生魄陽曰魂是謂鬼神之會具五性之全而能
通故知爲五行秀氣之所凝而超然異於羣生
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
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山下出泉、風雲皆出於山、故曰竅於山川。李光地曰月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紀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於四時之間、如雷電風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化生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

而成象生之謂也。○朱軾曰、非五行播於四時之中、陰陽協而五行調、何以十二辰各順其序、而劃然爲三旬之十二月、故曰和而後月生也、○月生者、至每月之三日而生明也、惟以月生驗和者、以有生有盈有闕、可計日而知是月之始終、且以定閏而成歲也。此天垂象、聖人效天奉時之最大者、若日之出入、終古有常、非以月爲徵、何以分每月之大小而定閏哉。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天地生人、非以形氣而不能使長育、致其相生相養之道者、聖人也。非以性命而不能使順達顯以可知可行之道者、聖人也。人能致中和、天地位、猶心安而體舒也。人作慝亂常、則三辰爲之失次、川岳爲之不寧、猶心病而形變也。揆諸裁成輔相之實事、驗以感應流通之實理、則人爲天地之心、昭昭然矣。

五行之端也

人有五常、可以見五行之理、有五臟、可以驗五

行之氣、故曰五行之端。

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言此以見人當明於天性而知自貴於物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

朱軾曰、物可舉、謂萬物之理皆備也。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

貪欲無藝、無限極也、功有限極、則人樂趨而事不匱矣、

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

冠昏喪祭朝聘會盟師田學校無事不以鬼神
道之所以使人敬愼鄭重守之而不敢過越也
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
法義與四時爲柄同非也蓋四時之政令皆以
五行之理爲質幹而依之以生故百物息耗之
應天時順逆之後其事一一可復也
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
周於禮義而後爲成人一行虧則如器之敗闕
而不可掩矣故曰事行有考也

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
生民之初人情蒙塞所知者情欲利害而已聖
人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
以聚之播樂以安之然後天地萬物之理五常
百行之義莫不函蘊於方寸中猶奧區之藏百
物也人以爲奧者有聖人之教然後知其爲奧
而自墾治也
五祀所以本事也
堯命羲和曰敬授人時又曰允釐百工庶績咸

熙蓋因民之術業百官之職事皆順四時以興
作故凡有法度必降命於四郊五帝之祀以凡
事皆本於天時也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惟祀五行之帝而作時政故法則可正若門行
戶竈其祀甚卑不應於此正法則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朱軾曰其降於人曰命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也
通節皆言太極陰陽之理至下節始言先王本

此爲禮以教人○天以健順之理降於人而爲
命人秉之而爲性以爲形氣之主宰是即其受
於天之職分故曰官於天凡人祀之不能修五
事之失其則皆自溺於物而曠其官獲罪於天
者也
夫禮必本於大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
天命渾然萬理皆備而不見其形聖人本天以
治政使民還動恪恭以從事者莫大於近山澤
之氣辨種植之宜即上文所稱列地利也故曰

動而之地由是四民之術業以次而不百官之職事以次而頒上下內外之典禮以次而詳即上文所謂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心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故曰列而之事也而因革損益必隨時以適其變故其事既列之後又必變而從時焉。隨時而變損益無常註謂即四時以爲柄未安

協於分藝

藝事也與下義者藝之分同義協於分者五品之人倫皆安其位協於藝者萬事之儀節各得其宜也

小人以薄

禮本於天性附於人倫雖小人不能盡去也惟薄而已若盡去之則亂國敗家亡身之人也

脩禮以耕之

耕則有疆畔行列禮立則物有所紀以禮閑人心之蒙塞猶耕以墾土而發其脊脉也

陳義以種之

義者節文之根柢修禮而不陳其義則失其本而禮爲之虛矣

本仁以聚之

禮義皆本於仁講學而辨之明然後知所謂禮者皆吾本心所不忍越所謂義者皆吾本心所不忍悖則有以覩禮義之會通而心之德日以凝固矣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義虛懸而無所麗者於事物而禮生焉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

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以治教言之文武勤周家積累而未遑制作使天下斟酌飽滿以飫厭皆猶穫而弗食也周公制禮作樂師保萬民而未至於成康刑措之時猶未能萬事順叙百嘉暢遂猶食而弗肥也以學修言之則知正心誠意而戒懼慎獨以體認之猶穫而食戒懼慎獨以至於心廣體胖猶

食而肥
大臣法小臣廉
小臣以廉自守足矣大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廉不足以盡之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德裕於身乃可載物故以爲車有聲教而播之
流行以遠故以爲御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
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

順之至也
並行而不繆與動而不相害語近而異義並行
而不謬者如曾子問君與父母同時而喪衣殯
既殯既啓歸於家與反君所各有其節而不紊
戾也動而不相害者如庶子壓於父爲母無服
然居處飲食猶三年則無害於仁適諸侯適大
夫不反服適大夫適諸侯不反服而無害於義
於禮之常經雖有變動而不相害也茂而有間
與連而不相及語近而異義茂而有間如祭禮

獻酬交錯可謂密矣然事以遞代而成各有間
可暫息遞而不相及如前喪遇後喪其服之變
除包特祭之前後事雖連而不相及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
也
禮有豐有殺是禮之不同也然非豐也非殺也
惟其稱爾禮達而分定則當其常可以持情而
不至於驕盈當其變可以合危而自固以分義
上記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正合危之事

禮記析疑卷之十

同里劉乃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禮器

措則正施則行

措則正禮之體也施則行禮之用也。正如易大傳靜而正之正言不用將其理自具於事物之中。

如竹箭之有筠也

以竹與均成字似當為竹節謂其長短疏密均也竹有節所以約束而能固禮亦君子之所以自約束也鄭注竹之青皮故先儒相承以為致飾於外與下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義不相應

人官有能也

人之五官各所有能如目能視耳能聽之類故必舉其定名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

舊說數為地物所出多少似與以地廣狹義複蓋隆殺之禮數也如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之類其數之所以有此倫次者不獨尊卑之等亦以地有廣狹而定數之中用財有厚薄則與年上下。與年之上下之字疑衍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天地之祭報本反始不忘其所自生故曰倫社稷山川之事因其體之輕重而隆殺焉故曰體

於宗廟之外別言鬼神蓋謂五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九皇六十四氏之屬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疏謂士特牲大夫少牢此用羔豚乃王制所云大夫士無田則薦者又曰無地則無臣助祭而云百官喻衆也俱不可通牲禮之降殺視祀事之大小天子獻羔開冰乃謂士大夫有田者即不用羔豚可乎且如五祀井竈之類豈能備具牲俎記云百官皆足正謂王公之羣小祀耳。

五重八翣

○朱軾曰、五重三重再重皆謂棺椁、喪大記所謂大棺屬椑是也○天子水兕革棺如合甲為一重、杝棺一、梓棺二、故五重

鬼神之祭單席

據周官司几筵、席下尚有筵、記所傳或異、或不言下筵也

天子諸侯臺門

臺門、築臺於門外也、疑今官府大門外左右築土正方、圍高數丈、即其遺制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天子諸侯居得為之位、操可致之勢、德之發揚、可以周徧萬物、其理之所成者大、則用物宜博、故以多為貴也

德產之致也精微

以德致其感格、較之以物產致報、更為精微、故祭天儀物最略也

微者不可大也

微者不可大、蓋以人情言隱晦之義也、如父在為母不杖、堂上不杖、及庶子無服之類、止可隱致其痛、若張大於聲音容貌之間、則非禮矣

有美而文而誠若

美而文而不誠若、則非所以為禮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言三代之禮、為民所共由者、本無二也、其由質而文、如素之加為青、蓋造者從質、因者趨文、物理之自然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其禮亦然、亦猶素之加為青也、至周不惟坐尸、且詔侑無方、殆加於夏殷矣、然其致愛致慤之道則一也

周旅酬六尸

昨祭必祫、何也、古之祭禮繁重、自國君以上、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若每廟犆祭、則人力窮而百政

辟矣以六尸旅酬知每獻七廟之尸必同時而畢獻也匪是則三獻五獻且日不暇給況九獻十有二獻乎以旅酬者六尸如世室文武二尸亦以尊不與旅也如獻在於七尸又備酬六尸則力不支時不逮矣上大夫儐尸即於祭之日諸侯以上則以明日正爲廟適於三則缺酬禮殷必不能同日而畢事耳雖分二日其侑食之儀酬酢之節必大殺於士大夫情邦國禮亡無可徵信耳○適士二廟大夫三廟亦宜有尸自相酬之禮而不見於經何也六尸四尸之相酬已見於邦國禮則於大夫士不覆舉亦如諸侯入王在國在塗之禮已見於春朝夏宗則覲禮惟具郊勞以後之儀節耳至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賓長以下之禮宜與卿大夫別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注謂斂錢飲酒必非忘忮之防故飲必平備不得偶頫辭郢義頗恐非曾子之意也蓋士大夫同飲必立賓介備鼎俎具獻酬庶人工商則財不給禮難成故稽事既終以國法合錢共飲止稽五廟七廟之尸欲依次各發爵以酬賓則時不給禮難成故變而通之爲尸自相酬之禮蓋非此不足以洽歡心成禮節故同稱旅蓋推究聖人緣情制禮所以不得不然也七尸備獻六尸旅酬之後疑惟具尸酢王后賓長三節及嗣舉奠而無暇及祝侑賓長衆賓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必於祭之名數祝侑賓長衆賓兄弟之旅酬則於繹而儐尸舉之亦如士大夫儐尸則

旅酬之節與特牲禮異耳兄弟燕於宗而未得與賓相酬則儐尸必與旅也

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數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

君子非作爲是禮以強致人情使從之蓋有所由始皆由於人情之自然也如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至似乎繁由然其始由於賓主相接不可以未同而言不可以徑前不讓乃人情之

自然顯。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

謂有事於頖宮蓋告后稷似未安夫子有事於閟郊不聞先告后稷魯有閟宮卽告后稷亦不宜於頖宮蓋非常之禮必先擇士於頖宮以習儀配林惡池亦於禮輕者習儀而後舉重故曰慎之至也。

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舊說哭泣擗踊不待詔告非也杜喬之哭姬宮中無相君子以爲沽孝乎況痛昏迷啼哭擗踊

升與出入必待詔告然後能赴禮節記所謂凶事不詔卽春秋傳所謂君三年不呼其門也因事不詔朝事以樂順而達其哀樂之性乃所謂反本脩古不忘其初。

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先王制禮因天地之自然君子體道法化機之不息故觀天時雨澤而達於人道之當亹亹而不倦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將有事天地之神而先舉此者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有德者未必皆有道有道則於德兼之矣故尚與尊異焉○周官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四曰置以馭其行

因名山升中于天。

周官天府職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職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治中及獄訟之中每歲必登於天府則時巡柴望必以治民之功狀告於皇天此升中之義也。

遂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承上文而言禮樂不獨可以觀世之治亂亦可

以辨人之思知古人交接以禮樂相示春秋傳所載執玉歌詩觀者以知其禍福故所以與人者不可不慎也

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洞洞者虛中而無一物之雜也屬屬者內誠緝績而不解也勿勿者欲其饗而惟恐其不饗祭義所謂如將失之如弗及懼而求之然乃致其恍惚之極思也

羹定詔於堂

熟肉曰定者熟而殽體然後大小有定形也

內金示和也

內金謂進樂工舉金奏也

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

古者庭實旅百宗廟之祭亦陳之以示威德及遠非若幣玉用之以祭也康王之誥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即此記所陳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注大旅祀五帝非也祭山曰旅大饗之禮雖繁然祖宗一氣相承誠意猶易貫注至山嶽之祭則精神與相感召爲難饗帝則德足昭事爲尤難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其大小淺深之間實有不可一視者矣○周官大宗伯職國有大故旅上帝蓋因災而徧祀五帝故言旅猶小宗伯職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也此對

饗帝而言則爲山嶽之祭明矣

禮記析疑卷之十二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爾友
桐城方苞著

郊特牲

郊血大饗腥

疑謂祭天七獻有尸而後有獻獻者生人飲食之道也天地至尊大濡且不用不敢以神道求之也乃設尸而以生人飲食之道獻爲可乎其

禮始宜薦璧以禮神次用樂以降神次薦血以告幽全次實柴以達馨香齊尊陳而不酌黍稷與牲同燔祀天之正禮至此而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皆祭稷之事也祀天之禮已燔又安得有腥肆爓熟之爲乎賴逢博極群書必偶見郊禮中有言七獻者遂誤以爲獻天而不知其謂獻稷也蓋宗廟之中稷爲大祖自宜用天子之禮備十有二獻而天終古不變后稷之靈陟降郊壇在帝左右則依然唐虞之侯伯也故獻止於七不敢以在廟之私禮尊之或疑生民之詩曰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似祀天亦具豆登不知經文辭意渾成而其中事義之節次則井然可辨載謀載惟卜日卜牲之始事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出宮道祭之節也載燔載烈祀天實柴之節也登豆升香祀稷饋獻之節也然事天事稷之禮文雖異而自始至終致誠致愨之內心所以對越在天者則無間於帝與稷故以稷之馨饗而知上帝亦居歆耳

先儒又謂郊壇祀天則燔柴明堂饗帝則獻薦亦非也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凡天神皆燔柴無獻薦之禮而況上帝乎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必有爲之主宰者故易大傳謂帝出乎震由是四郊迎氣及中央土有五帝之稱而以上古五德之君配焉而上帝實非有二也日月星辰風雨資天成化必有推行是者人所受之中物所稟

之命、必有秉持是者。是即妙萬物之神、不可得
而見、不可得而名也。故無人可以相配。而饗五
帝於明堂、惟與司五行之臣得從祀。若周官大
宗伯職、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升於實
柴、禋燎、則無獻薦、昭然矣。何獨於明堂之上
帝、而以爲宜有獻薦乎。或又疑惟郊壇可燔柴、
明堂與宮廟等、則宜獻薦、亦非也。宗廟之祭、肝
膋黍稷可燔於堂上。則牲體雖大、獨不可燔於
庭中乎。祀昊天上帝、惟用禋祀、謂致精意以合

莫。雖升香不足道也。而乃薦以俎籩、獻以齊斗、
其俟乎、不已甚乎。周頌曰、惟羊惟牛、惟天其右
之、陳牲實燔、而無獻薦之徵也。伊嘏文王、既右
享之、則薦俎備獻、而祝告饗之徵也。即以本記
證之。曰、郊血、大饗腥、正謂郊則薦血之後、即以
牲實燔。無由有豚解之胙。惟宗廟大饗、乃具薦
腥以下之禮節耳。○豈惟祀天。按祭法瘞埋於
泰折、則祭地亦無獻薦也。周官大宗伯以沉埋
祭山林川澤、則地祇亦無獻薦也。所異於日月

星辰者、其先古守土之君、配享而立尸、則宜有
獻薦耳。社稷則封土築壇、本人之所設。其擧祀
句土穀杜與句龍九土之神、則或爲五行之官、
或爲始造門霤井竈之人。本人鬼之祭、宜同宗
廟之禮。此古籍所載、而可以義推者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荆南馮氏曰、楚茨之詩曰、以享以祀。又曰、禮儀
既備、鐘鼓既戒。又曰、樂具入奏。則嘗無樂、無稽
之言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

入門而樂作、變易以示敬也。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此因私覿之非禮而推廣言之。古之大夫東脩
之問、不出境。人臣體國、苟索交於外、是自貳於
其君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入春秋之初、有以公子爭國而爲亂者矣。未有
大夫以強橫脅其君以基禍如三桓者。故曰自

三桓始、

相賂以利

利者其所欲得非貨財也、春秋時伯者主齊盟、凡先會者爵卑而先歃、載書先列、或世子與會而先於國君、皆以利誘之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三家歌雍、季氏舞八佾、皆由始立桓公之廟。遂自謂可用諸侯之禮、故末流馴致非極其端、必明自信公之德季友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可不懼哉。疏引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謂公子得祖先君、公子爲大夫、得立宗廟於其采地、非也、左氏見亂世之事、誤以爲典禮而記之耳、戰國時薛文欲立先君之廟、猶必因閒以請於其君、則出於特賜、而非有定制可知矣、陳氏集說引周官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之廟、而謂王子母弟得立祖王廟於采地、益非也、周官無此文、乃注語耳、王於公卿大夫士

皆頒禽、不必有祖王之廟。公卿王子母弟致福於王、亦非以王之賜禽、鄭注周官紕繆多如此、不足據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乃虛言世系所自出、亦未可爲立廟之徵

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

朱軾曰、尊天故臣民不敢祭、惟天子爲民祭之、親地故庶民皆得祭也

唯社丘乘共粢盛

不惟王社大社侯社國社之粢盛、宜取諸耤田、即卿大夫之置社、亦宜取諸圭田、所乘共粢盛、蓋州黨縣鄙之社事、使民咸出其力、而有司爲之主、蓋示以報本反始之義、而震動恪恭於農事也

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

鹽當作驗、音近而誤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

祀天之禮見於經傳者甚畧、然周官大司樂奏圜邱之樂、則天神皆降、記曰禮行於郊而百神

受職焉是凡天神皆從祀於圜邱而莫尊於日故曰大報天而主日也特邦國禮亡骍犅次主之位度不可考耳其牲禮則並統於祀天之騂犢養牲必二帝牛之外惟稷牛而已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蓋分而特祀之則牲幣各殊而從祀於圜邱則一統於帝牛之播燎也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此祈穀之郊也故有卜日之禮春秋所書魯卜郊亦祈穀之郊若冬至祀天於南郊則大司樂有明文又冢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則圜邱不卜日明矣

天子大蜡八

八蜡猫虎爲二無昆蟲昆蟲祝其不作而已非祀典所及也詩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且祝以熸滅可知無祀之之義。張子知昆蟲不當祭而以百種爲蜡之一亦未安祭百種以報嗇謂陳百種以祭先嗇耳鄭注甚明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萬物當作萬民下所列八者皆主嗇事與萬物之神無與也蓋蜡之祭乃合聚萬民以一日之澤慰其終歲之勤而主報先嗇以重其事則樂而不荒田索饗者因先嗇司嗇而及先農因農而及郵表畷以至坊與水庸之爲田利猫虎之能除田害者皆爲報則有關於嗇事者求索殆盡矣

祭百種以報嗇也

凡祭祀器有定品惟先嗇司嗇則百種皆陳以報其功。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

中原多墳壤若甚雨驟至川漲暴作則沙土隨流而瀉田多破壞故祝以土反其宅曰反其宅者古法一晦三甽廣尺深尺起其土以爲隴苗生葉乃隤其土反之故處而隴漸平也。四語乃八蜡祝辭之總疏以土爲坊以水爲庸似誤

羅氏致鹿與女

周官羅氏蜡則作羅襦蓋鹿則與羅並致女則

但以禱致而申好女好田之戒也、舊說亡國之
婦女未安、滅國而俘其女又致於衆以爲戒于
政不宜有此、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此自爲一節、舊說亦令使者歸戒其君之事、誤、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移民者鼓之舞之使民樂事勸功而不能自已
也。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以此知十有二月蜡乃夏正也。蓋至丑月、則公
私土功皆畢、可報諸神、息民以爲一日之樂、一
切功役皆不興矣、若蜡用亥月、則迫此以往、正
索綯乘屋公旬三日之期也。其誤蓋由月令孟
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不知是乃秦國
之法、呂氏之書、可執以決先王之典禮乎、疏所
據惟既蜡而收、然記謂山林川澤、疏材木材、凡
畜之物、無不備收。非謂農收也。若農收、則惟稻
之再熟者、至十月而收耳、

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
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欽據儀禮前載三加、後總一醮、又曰若不醴則
醮用酒、其禮每加一醮、故謂後乃殷夏之禮也、
祖曾子問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孔子所述周
禮也、假周禮醮與醴並用、未詳何故、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
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委貌章甫毋追、始加緇布之冠也、弁冔收、再加

布弁也、皮弁素積、三加之爵弁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
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喪服記、大夫而有兄殤、其兄若爲大夫、則不降
服、此二條乃莽歆增竄多端、以證其尊同不降
之說、不足援據、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
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
者生無爵死無謚

般道或生或及雖天子亦然則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必擇其能象先人之賢者而立之不專與子也微子之命曰維稽古崇德象賢微子以支庶承商統故首發此義以明建國以賢乃古之道可與此記相證。以官爵人官字疑有誤

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别也

附此附也以遠相附惟夫婦爲然

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告以直信者欲其以信事人也蓋婦德莫重於信終身不改信之至也集說失之

已之也者親之也

哀公問篇全見家語而文小異家語親迎者敬之至也記誤作親之也者親之也觀此篇承以敬而親之益知當作親之也者敬之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

男女配匹乃陰陽之始交家國之興衰於是乎兆先祖社稷之靈實式憑之故曰鬼神陰陽也

樂三闋然後出迎牲

商頌那三闋之一也其二或在所逸七篇內或用先代之樂周官大司樂祀先祖先妣皆舞先代之樂是也

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羶當如字牲之脂膏羶也黍稷薌也與蕭同焫合羶薌也

血祭盛氣也

牲方殺即薦血用其氣之方盛也

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言主人明潔之心即著見於此水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

使顧名思義必盡其實然後臨尸而不怍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

縮酌用茅者所以明潔此酒也縮而去其滓則明潔矣酒久故乃清明以新作者爲清不知何考

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

澤之酒也

涗欲其清也當以濁者涗於清者不當以清者涗於濁者注疏辭意俱晦蓋酒陳久則愈清故以舊醳之酒明清與醆酒耳

禮記析疑卷之十三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蔚友

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周禮掌邦教而內則使冢宰布之者冢宰掌王嬪御內治六宮之陰禮王后世子之服羞故兆民之家禮亦使布焉不曰敷敎而曰降德者凡子婦孝敬之事皆王后世子所躬行而以爲民則者也

櫛縰笄總

朱軾曰以縰韜髮四周乃可豎其餘而盤之

斂枕簟

正貴長者或欲自假息少壯則不得晝寢故晨與卽斂之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子爲命士則宜與父異宮以治公事俗屬朝夕

講肆於父起居之適親友之交必有閒也若父爲命士則子無爲異宮設有子衆多妥行每人別爲之宮乎

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此下乃凡爲子婦者之通禮也若命士以上則同宮者辨色而入君朝其自家出正當昧爽時宜先朝於父母若父母未寤則問安否於御者而行羣子婦以時進旨甘卽異宮亦然退朝乃

歸侍也凡耆老多好早起若無子婦在旁則所求難致故初起必以雞鳴爲度

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

夜臥有常所有定向此晝臥也席與牀臥具也坐與几備其時起坐而憑之也老者惟所便安臥起無常故有此禮

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晝臥無常處故起則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以是知長者夜臥之枕簟無縣斂篋襡之法

朝夕恒食子婦佐餕

尸賓之食必備朝夕恒食無所用備子婦在旁時其溫凉節其多少皆所謂佐也

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

冢婦不與者主饋也

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

尊者之側進退周旋固當愼齊至升降於階出入於門或見同等而揖或從尊者而遊亦無在而不愼齊也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

退襲而復進侍也不敢當父母舅姑之前而襲於搔亦然

其無篚則皆坐

皆當作背坐當作立不相授器以遠嫌也若皆跪則轉使迫而相向之久其義何居

男女不通衣裳

特言男女別於內外也寢席之類獨內外不通衣裳則雖夫婦不通也

父姓有婢子

婢子侍女也陳乾昔命其子使二婢子夾我。朱軾曰大夫二妾士一妾有定數外此曰婢

舅沒則姑老

疏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與則字義不協當以慶源輔氏不以年計之說爲優舅沒則姑老蓋使子尊之而婦從其夫也先王之閨有家其嚴如此況國政爾有寄之婦人哉此古者冢宰攝政之制所以非後世所能及也歟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次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上節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謂大宗也此別言子弟者謂其祖禰以別於大宗也大宗宗子之家不敢衆車徒以入而已器服車馬不先獻也若弟於適兄諸子於世父則入有饋不敢私焉非所獻不敢以入焉蓋恩近而義隆且同居未嘗異財也上節曰宗子之家此曰宗子之門者同居而異宮故有言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則大小宗之所同也蓋總結二節之意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適子庶子始爲士大夫而欲致敬於大宗之祖廟則必獻上牲於宗子使主其事而夫婦往助焉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蓋謂此也終事而後私祭者以得致敬於大宗之祖廟爲榮而歸告其祖禰也若祖禰常祭

己所得專不必告於宗子如必適子庶子爲大夫士者非大夫士則私家無廟且具牲非庶人之事也。不舉爵而曰富何也古之仕者食田祿君賜無由得富若舉大夫士則似卑士下士皆然曰富則如必命士以上矣如必始爲大夫士者如時祭皆然則幾得祭上祖與天子諸侯無異且族大而有爵命者多會時祭宗子且日不暇給矣。疏謂事小宗子亦然非也大夫士祖禰之廟皆立於宗子之家其祭本宗子主之

無所乃私祭也〇繼高曾之宗子前為庶子則可祭祖禰於寢不得上及高曾也支子之為士大夫者有大勲勞而請於君乃得下祫及其高祖則四時之祭不得干明矣且有君命偶於祫及之則合祭於已所立祖禰之廟〇大夫三廟亦立[illegible][illegible]合祖遵于之家而非於繼高祖之宗子家明矣又安有所謂宗敬乎〇大宗之遠祖得祭而高祖不得祭何也大宗之祖別子也非君之兄弟則有勲勞於國者故其廟得不毀〇然亦惟子孫之冠者婚者告

焉女子之將嫁者教焉於爲大夫士者得用牲而特祭焉其餘四時常祭不敢干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

當為燕居常食若燕饗備物以養賓無膾脯不兼羹胾不貳之義下文所云自諸侯至於庶人無等謂羹與食耳若膾胾之類則有等也疏謂燕食非朝夕常食誤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貴賤之等辨於鼎簋之多少庶羞之有無至於羹食則所用之物製作之方上下同之不容有異也

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天子諸侯朝夕膳品有常大夫則惟所便七十而有閣非秩膳也恐不時需食故庋置於其旁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疏以閣為庋藏所庋為三牲魚臘非也君子遠庖廚未聞置正室之序外也蓋非朝夕常膳乃

果蔬飴餌脯醢之屬所以備不時之需耳據上文大夫七十而有閣則士亦當然〇以文義測之似天子除中央正室外自左右房達左右夾室皆有閣數各五諸侯則於一房之中設五閣而不論左右大夫於房中設閣三士設坫一承諸侯於房中之文皆設於房中也無以見大夫之閣於夾室士之坫於室中也室中正寢不宜庋食物〇注達夾室以最遠故云達

樂其心不違其志

雜言之曰樂其心凡其心之所樂者必務稱批
不違其志則以心之備發者言之
以付豚
注疏以前言豚若牂此獨言豚遂謂豚全羊爲
析非也曰豚若牂或豚或牂也曰以付豚則牂
可知矣如曰以付豚若牂則豚牂共鼎之辭也
先儒所以爲是說者謂牂爲牡羊則其體大耳
不知曰小鼎薦於其中則羊豚以鼎可知矣
不曰羔而曰牂兼辨其牝牡耳

深宮固門閽寺守之
內則后王命冢宰所降也故嚴宮庭之制以示
則焉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
斂枕篋與簟席襡器而藏之也褻器虎子之
屬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
及七十則無專妬之嫌故可同藏無間若夫年
方盛則宜御妾媵以廣嗣續釋幽怨妻不得專
褻也先王制禮後宮進御之夕皆掌於內小臣
而家宰授以節制雖天子不得專君不就后夫
人之寢而后夫人各以所當之夕進御於君之
內寢則專妬害嗣之禍何由而作哉
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
澣慎衣服櫛縰笄總拂髦衿纓綦屨
媵妾將御有情所用焉燕私猥褻也而教之以
齊所以輕男女之邪心而使謹於禮也必如是
然後內和而家理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
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
將娠而夫婦異居夫不自問而使人問及作而
自問妻不敢見而使姆對所以彰羞惡之原存
人道以別於禽獸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
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慕亦如此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蓋主微夫私褻微慎獨必始於此
詩負之
持負謂以手維持而承奉之義長所以別於背

負也、謂之負者、子面鄉君、而背負抱者之咳也、於特牲饋食禮詩懐亦可通、不可以本於辯書而廢之、

妻抱子出自房

房卽側室、於燕寢則爲東房也、妾得有其室、故子生於側室、卽於側室以子見、妾不得有其室、而統於妻、故見子於妻之燕寢、夫及女君臨視。房、以夫就妾子於側室、則嫌襲褻無別也。

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

注謂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者、迂僻難通、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而必同都宮、諸婦蓋子之期親、同在都宮內者、諸母則或異居、故告先近而後及遠耳。

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

周官鄉遂無府史胥徒、而此記有閭史州史、何也、二十五家、不應別設史、閭史卽閭胥也、其職聚衆庶、旣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則兼掌史事可知矣、州史必州長、班序屬吏而使與有爵者、故府史胥徒之數、不見於周官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士大夫名子有辭、而君無辭、何也、辭卽欽有帥記有成之謂也、家人情親而事近、故夫婦以相勗、世子之事守大矣、君不得以欽有帥命夫人、夫人亦不敢以記有成答君也、命世子無辭、則

適子庶子不得有辭、此禮之所以曲當也、○君之燕寢、對夫人正寢稱外、非對側室稱外也、觀此、則世子見於路寢明矣、蓋因君尊、以子見而就夫人之內寢、於義未安、故世子以外皆見於外寢、先儒謂庶子實見於側室、以與世子之弟連文、故同見於外寢、記禮者不宜鹵莽滅裂至此、

公庶子生就側室

疏謂公見庶子於側室、據此、不知此言庶子就

側室而生、非謂公就側室以見子也、大夫尙不可就側室以見庶子、而見於妻之內寢、況國君而就妾乎於側室乎、上文庶子見於外寢、下文又曰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則見於外寢明矣、若在側室、則何爲朝服乎、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側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禮不下庶人、而夫婦之禮、則與士大夫同、蓋必閨門有禮、而後三族和睦、然則婦姑勃谿、家人詬誶、其流不可禦矣、先王之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恃有此也、

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曰祖亦名之者、謂父既名子以見於祖、祖因以命之也、夫婦名子既有辭、祖不復申之、故無辭、禮如子見父、謂姆相及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也、家統於尊、而孫之名不主於祖何也、相戒勉以教子、夫婦爲切、又恐子孫與多、不敢以煩尊者、公庶子使有司名、亦此義也、且舅姑不必並存、設舅以欽有師命、而婦獨豈對不可也、子婦各豈對、而別爲禮辭、無謂也、即舅姑並存、必舅姑別爲禮辭以命子婦、而後子婦交相命、亦無謂、此先王制禮所以由當乎人情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未食、朝食也、蓋見子而後與后夫人禮食也、適子則王后君夫人各朝食而後見、于不舉禮食、所以別於世子也、禮食爲見子也、未見子而先與后夫人禮食、非義所安、

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

始十歲、居宿即於外、而臨以師傅、視聽言動、無由接於非禮、養德養身之要也、

衣不帛襦袴、

非爲太溫也、自孩提至髮齔、或以帛爲之、及就外傅、則宜示以素樸、俾無芬華之慕、

禮帥初、

帥初、謂帥循古先相承出就外傅之禮、而不敢

變易翁子職所裁是也疏謂帥循初日所爲義與所著陳氏集說謂初教之方則書計幼儀非禮帥初之謂也前記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禮帥初亦謂帥循古先相承衆子見父之禮疏謂帥循世子見於路寢之禮非也適子庶子之見事事與世子雖殊而謂帥世子見之禮可乎

請肄簡諒

請肄業則授以篇章而不煩教以語言必信蓋所肄者簡則易數歷久而不忘所以爲精知之

本也所主者諒則言動不欺其本志所以爲力行之本也

孫友視志

友以明道輔仁故志常以友而定友之性資學行高下大小不一觀其所願之友則可以知其志矣

方物出謀發慮

方與義以方外同義蓋有物必有則其理一定不易而又隨時異形必過物而以此方之然後不踰矩也方物而出謀乃無過計方物而發慮乃無邪心

禮記析疑卷之十四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 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爾友

玉藻

聽朔於南門之外

熊氏云周立明堂於洛邑惟大饗帝乾嵩每月聽朔當於文王廟非也明堂數畝爲周公特爲之典天子在鎬之時多朝會於東都之事少宗祀文王之禮歲必一舉若鎬京不設明堂設王耄老或童穉能歲一至洛乎觀此記聽朔於南門之外則爲鎬京之明堂而非文王之廟明矣其禮宜先告朔朝饗於太廟然後出國門而頒是月之政令於明堂兼聽是月之政故謂之聽朔亦曰視朔告朔以牲於神宜在朝廟之始未饗之前春秋書不告朔猶朝于廟聽朔以頒政令宜於朝饗之後也注謂天子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尤非也廟無二王當季秋饗帝然後迎主於文王之廟以配焉今既告朔於文王之廟而又以牲空告於明堂何義乎大饗之禮與圜丘並重惟祀上帝而配以文王今乃每月以特牲告五帝及其神不亦瀆慢矣乎五人帝及五人神[illegible]蓋明堂頒政之堂惟大饗一有事焉聽朔則不宜有祭告也朝饗之禮當終朔而畢[illegible]然後可出國

而聽朔於明堂曰饗則非僅告也其用牲則天子必以太牢諸侯必以少牢魯告朔用少牢有餘羊則饗矣無用特牲之理蓋月朔大食王后膳以太牢君夫人膳以少牢而廟饗乃殺焉可乎其禮節宜簡無灌鬯告血薦腥之節[illegible]又無后夫人之獻只有祝侑群下之酬酢[illegible]則亦可以終朝而畢事矣[illegible]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鄭氏謂反宿路寢、又謂聽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終月、非也、諸侯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天子禮宜同、其處路寢門中、特聽政時耳、居食與宿仍在燕寢也、春秋譏薨於小寢、以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疾革則當遷於路寢以正其終、非謂平時皆當宿於路寢也、雖傳文殘闕、以義測之、必齊衰之期始宿於路寢、以人君聽政之所、而且與婦御燕休焉、非所安也○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注

路寢一以治事、小寢五以休息○文王世子篇公族以刑死、君爲之變素服居外、疑即宿路寢也○疏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當是於門中衍誤

御瞽幾聲之上下

聲音與政通、吉凶先見、理固有之、而朝夕恒食之樂、必使御瞽幾聲之上下、所以警人君、俾時惕然於天心人事之不可常也、箴誦則瞽之師、瞭誅諡則作於眾瞽、蓋以廢疾之人於世無求、使陳法戒於君側、告行蹟於皇天、可以正言不諱而聽者無猜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順者庶徵時敘、成者百穀豐登、惟順故成。惟不順故不成也○雨暘燠寒風之不時、實由肅乂哲謀聖之有忝、故年不順成、以素禮變之、使人君念用庶徵也

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視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天子聽朔於明堂、頒是月之政令於畿內也、諸

侯聽朔於太廟、聽王朝所頒之月令、而宣布於國中也、聽朔於明堂、則兼聽是日之政、以六官與司從王告朔朝饗於太廟、又從聽朔於明堂、無暇更復適於路寢也、諸侯聽朔朝饗畢、則易服以反路寢而聽政、以視朝、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也、若常時視朝則日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不於視朝則聽政而退適路寢者、不敢以倉猝次事、且使羣臣各以次效其功狀、畢其司慮而

詳察其得失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

曰待牲明擇用羊豕而不得兼也於夕門祭牢肉者明用牲餘體而非以朝食之餘也日中則餕朝食之餘而不祭。諸侯之禮然則天子日中及夕食亦用牢之餘體可知是譏王安石說周官膳夫奉膳贊祭之誤

子卯稷食菜羹

非以爲忌也夏正對革而服事殷者仍夏之諸

侯殷命避終而服事周者仍殷之諸侯故於廟社不祀之日而稷食菜羹以示其不敢安坐此必湯武躬行而因著爲令典也於此見聖人遭變雖君臣易位而忠敬之心仍不失其常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山陰陸氏謂踐讀如字血氣之類若蚳蝝得之而未盡也若蠛蠓之類則曰弗踐可矣弗身踐者如遇毒螫害人之物則使人驅除刈殺特不躬自蹴蹋之耳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朱軾曰此言周正也八月乃夏之六月雖不雨猶有待至災成則不止於不舉

君衣布搢本

年不順成天子皮喪禮處之不天降喪亂亡無日也諸侯則聽從臣下之服物示不能康濟國民則無以保其爵命也此義明倘安有視民如草芥者乎

關梁不租

周官之法關譏門市以譏不物商賈貢其貨賄而無所爲租山澤之農貢其物以當邦賦而無所爲稅此蓋春秋戰國苟且之政記者妄述以爲先王之制耳後儒傅會乃謂周官有租有稅所謂道聽而塗說也

山澤列而不賦

列謂分別其地孰爲可取孰爲宜禁而須布之以戒虞之屬掌其以時之大小辨物以恐民愚以歲凶恣取而役不繼也周官角人羽人掌葛皆徵其材物於山澤之

貴以當邦賦之征[illegible]以[illegible]材物之
外別無所謂賦不賦門閭免其材物之役耳

上功不興

後世興土築以救荒上備之也古者力役征於
民故土功不興

大夫不得造車馬

大夫菑歯有貲聚則當盡出以佐民之急無暇
及自奉之服物也

君定體

朱軾曰體必君定者福以德凝殃以德弭使君
自度也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
幦豹犆

上齊車雖與大夫朝車同其皮物之有[illegible]攻治
之良苦必有與大夫之齊車[illegible]
鹿幦豹犆字必有誤[illegible]其文當[illegible]
大夫士齊車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無為別舉
而覆出○陳氏馬氏謂式有衡以横於上有[illegible]
人值於下而異飾非也式之衡者以人憑之故
設幦其直者無事於飾

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

浴用二巾以上下潔汚不可比而同之也入杅
坐而浴水之蕃濁不能分上下汚潔故出杅履
蒯席別用湯立而潘上體以絺巾拭之然後瀉
湯於異器以濯下體而履蒲席焉舊說湯專濯
足則無為易湯矣攷工記㡛氏湅帛易水以灌
練之義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

古禮君日出而視朝自命士以上皆日與君相
見而有復逆此乃鄉遂之吏公邑都家之長以
時以事入國見君之禮也○

書思對命

君所問及對答之辭豈可豫料凡[illegible]君命當奉
行者亦不應待豫書也蓋思者己所欲陳於君○
對命者君[illegible]其所命當復[illegible]之事[illegible]皆豫書
於笏以備遺忘不得為三則

於私觀猶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其事非奇然非職業其脩操行高潔俯仰無慚。
無由得此氣象與召南之羔裘言退食委蛇同
義非美其儀觀乃古人之稱美德行也
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以豆去席尺故半與席齊則書几之去席尺不
必言矣
飯飲而俟
朱軾曰飯畢亦飲而俟君之殘也

君既食又飯飧
又疑乃字誤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飯與醬皆已之餘不敢虛君惠又不敢使公士
食已之餘故出授從者使餕之猶[illegible]之決[illegible]
不喪率撫祭不敢飲[illegible]人受爵
爵之卒爵而飲之也疏謂凡食[illegible]已之所得故
授從者但將以飯醬歸恐非禮意飯醬非牲俎
之比偶然侍食無爲侍食者特設之俎則無可

歸故飯醬宜使從者餕若君與臣禮食則親徹
饌於階西而不授從者以有司將歸賓俎必與
黍醬同歸大夫相食亦親徹饌於階西以歸俎
也禮與公食同也
凡侍食不盡食
飯之數尊卑有等故不盡食。然後可量其多寡。
而不虛後侍者。
避謝登取[illegible]隱辟而後履
不敢鄉君而履故就隱辟之處非并逡巡而退之

謂
惟饗野人皆酒
蜡者聘民之爲一日之樂而非上饗之也惟饗
耆老孤子則有爵者不與故曰野人
冠而敝之可也
非將主之服私居亦不敢常著而始加之元服
又不宜毀裂以充他用故敝之措而不用久將
自敝
緇[illegible]武了如之冠也

父小祥以前子尙服受服之冠父小祥則子之
服將除矣故反常服惟冠猶縞其上以服父母乃
正縞之期又恐父見子服之全吉而不安於心
也知非父大祥以後所服者未有小祥已全吉
而大祥後轉用縞之義也其義與父有服宮中
子不與於樂同聖人敎孝之仿偟周浹如此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惰游之士王制所謂不帥敎者不齒周官所謂
罷民

五十不散送

此謂旁親君子之居喪也顏色稱其情戚容稱
其服五十始衰於父母之喪亦不能致毀矣況
等而下之乎故不散送也若在人則不宜有異
一麻之散與絞而不敢苟同者所以責其哀情
之實也若居處飲食百事無變而其經帶纓
是作僞於親非人道也

緌[illegible]笄要

舊注緌或爲豐或爲逢義當從逢儒行逢掖之
衣其節後闕逢者大也若以緌爲義則目齊
倍要足矣於文爲贅

衽當旁

謂裳衽也喪衽無不當旁者裳則前三幅後四
幅衽之相交或不當旁惟深衣與喪服則裳衽
亦當旁也

長中繼揜尺

中人臂長三尺自肩之中至指則近四尺深衣
反詘之及肘必五尺餘乃可揜若裳幅廣二尺

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僅二尺六寸安能反詘
而揜尺豈除衣身正幅而惟計兩袂之度耶古
尺短其度正合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王制單制度衣服日久其有無君之心犯上之
勢未敢然也季康子時政在大夫天子諸侯若
綴旒久矣故以意而更制及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
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

以裼弗致充也

謂裘或言裘或言服者於見則舉內之裘於充

則舉外之服也○君在裘所也古者卿大夫之

裘君皆所臨

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

入朝旣搢笏必盥了故執笏於朝非再盥蓋

然中不執笏至朝而後執也既發其明言其乃

謂在朝搢笏必盥及有執事於朝不再盥恐未

安蓋中之事無中蟣者方執事於朝無因忽又

執事於朝且廟中設盥水故執事者得盥不闕

朝設盥水今曰盥於廟則於朝弗再盥似乎將

朝中可盥未知何據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

寸再繚四寸

於大帶四寸下史與雜帶則自君及士皆二寸

蓋四寸而複繚之也雜帶猿取其便於佩再繚

要加則於四寸義皆通於大帶舉大夫於雜

帶□寸再繚舉士明自君以下皆同也蓋帶之

廣加於四寸則不便於束既取簡便而再繚則

君大夫不宜有異如有異則宜有明文以別白

之蓋帶之辨在緣而不在長短廣狹也

肆束及帶

肆者紐約之餘帶垂下垂之紳束者以緩所束

之玉佩也蓋惟佩玉不得於有之事及走趨

故收攝玉佩則拜事得及細約之垂者亂禮蓋

爲士大夫設者謂男女非佩不得走趨及有

事也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

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舊說圜殺直三者韠之形制非也言尊卑之等

見者殺於直耳諸侯前後方則殺於天子之直

矣大夫後挫角則又殺於諸侯之前後方矣注

疏殺者去上下各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

使方亦非也直者以全韋爲之而邊幅皆直也

前後方者上下皆只以取方而旁以別卑合之

所殺者下廣左右各五寸而上無變也卽然

若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非下廣左右各去五寸以達於上廣則不得云方矣大夫亦上下皆尺只以方但上角殺墜耳正即直也

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韠之有頸所以綴於帶也韠上尺之下尺廣用不能順貼故止用五寸又去其左右斜削故於兩肩各爲革帶以綴於帶而革帶之博亦二寸也○朱載曰頸與肩乃安於帶上者取足以繫而已故不言長

君命屈狄

疑惟子男之妻五命然後得受命於王自四命以下其妻皆有司等其爵命猶君之衆子使有司名之注謂受王后之命非也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三夫人九嬪必親受命於王世婦必累積功勞乃因獻繭就而命之其他皆從男子則自王之卿大夫公之孤以下婦從夫可而有司命之可知矣外命婦然則內宮自世婦以下亦有司等其班次以爲服命而王不親可知矣侯國之夫人不得親受命於王明矣而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蓋前此其姓氏於王前內史賜以册命耳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朱載曰一節二節謂一使方往又一使隨後也不言三者三亦不過走且見不待三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

錦也

童子多其大父母飾以朱錦蓋用爲親歡又發揚其志氣使知興於道藝而欲爲秀民矣

無緦服聽事不麻

知其哀情之不能稱而空加之服是使習於偽也觀此則知先王制喪服之義矣

凡燕食婦人不徹

注謂婦人質不備禮陳氏集說遂謂弱不勝事非也特牲饋食宗婦徹祝豆籩徹主婦薦俎少

牢饋食告利成後婦人徹室中之饌周官內宗
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籩豆外宗佐王后
薦玉豆及以樂徹亦如之質不備禮弱不勝事
之說不可通決矣古無奴婢非舅姑者即子婦
也朝夕興饋或夫婦居室子女自幼非常徹而
謹收此所謂燕食蓋有慶事而女賓衆至或宗
婦合食旣不可立一人爲賓而獨與之爲禮若
主婦一一自饋衆賓一一自徹則不勝其擾而
義無所取故使內御者婦贊者中代徹而不敢

以煩賓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
君有賜而已無慶不賀也已有慶而君無賜亦
不賀也違此則賀者爲諂受者爲驕矣
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季孫之用孔子蓋將以使其私國而未知孔子
之能從與否也故食孔子而故違於禮以微試
焉孔子蓋如見其肺肝矣故亦以無禮答之示
以飲食之微苟違於禮雖命不行也與取瑟

而歌使孺悲聞之同義
與尸行接武
注疏指不分明陳氏集說遂謂君大夫士與尸
行之別非也特牲少牢禮尸入主人待於階間
而不爲禮尸旣入觀禮入然後主人從之從無
與尸同行之禮蓋至獻薦時然後主人覿尸猶
避嫌若同行於庭中則尸汙行也孰先孰後豈
嫌難辭故惟拱立以待其入此聖人運用天理
也士大夫凡然況君乎此言君至尊尸象先君

亦至尊故在廟之接武同大夫士則各有差等
耳注曰君迎牲而不迎尸正所以昭揭此義也
徐趨皆用是
陳氏集說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非
也趨有疾有徐疾趨則豈可接武繼武哉惟徐
趨始可用是爲節耳國策左師入而徐趨
立容德
朱軾曰必德成然後謂美皆備若手足頭目間
一非有失則立不足觀矣

視容瞿瞿梅梅

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無心之貌也。恐周時方言有此、而傳寫或作梅、或作媒

立容辨卑毋諂

惟立容應有辨別、如對君父、接賓客、涖官臨民、各有當然之則、不可混也。

盛氣顛實揚休

盛氣顛實於中、則休美發揚於外也、

玉色

發之如玉色、休美之外揚者、

桐城方苞著
同邑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明堂位

明堂位劉歆記、先儒以爲誣舊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爲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於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勳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

其錫命誥典冊、而無一具焉。至尊君臣相禮、三揖無其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於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爲之者劉歆之徒也。莽之篡無事不託於周公、其指顯也。今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負斧依、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負斧依、南面朝群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微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爲是猶

行古之道耳其稱替君臣未嘗相猷文以示傳
聞不可盡信若將爲作帝之猷設疑也其篇首
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
南鄉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
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攝
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莽稱書逸嘉禾篇周
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
下書既逸矣茲云者誰實爲之又況漫無所稽
之雜記哉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

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
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周舊冊秘府尚存
殘書甚稀太史公書宜成間始少出自府校遍
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畧東漢宗之凡後世子史
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僞作明堂記獨不能
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苟昔而外周人之書
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觀
然之言於穆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
之說皆見於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僞亂增
竄以文莽之姦也然今考魯世家削去成王
少至攝行政當國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
公乃說前後文義脗合無間而周本紀所謂周
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冢宰正百工義正相
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史而尚存其舊者
儒效篇首與中間語複接以文便如附贅懸疣
蓋自秦昭王問孫卿以下乃其本文也昔韓子
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僞取其正者以相參伍
而得其會通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
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
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
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據此則四面皆有門天子南鄉東西面朝者尚
有相向之義南面則出背後恐非所安周書康
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此正成居攝時用之禮以
此推之四裔之國雖各皆於南門外分左右以

次而上無四面分布之理一刻序朝位忽曰四
塞世告至即承以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即以支
孽末之將來支離亦與莽傳中羣命書疏相類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春秋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
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
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
皆天子之禮也使成王果賜而伯禽受之不將
以爲僭矣

明堂位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按莽傳羣臣始奏宜益莽封三萬戶比大將軍
霍光蕭相國何繼以莽女立爲后有司請以新
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莽封以應古者后父
百里尊而不臣及陳崇頌莽功德追俗古成王
之於周公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
之宇魯公之外六子皆封官爵與伯禽之賜無
遂周公之報自是史氏上書者千八百餘人咸
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及莽將即
眞羣臣尙據此復奏此莽始終布置漸次上逼
以革漢命之本謀也故歆作此記因明堂之
樂而云廣魯於天下以隱相附也

百官發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周官王朝祭祀肆師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
云誅責讀罰何之罰何至以大刑一轉語
受禮樂之賜莽不聞有廢職罪犯之罪而曰天
下大服更不可解如謂賜莽[illegible]時飭降發爲耶
大刑之命則天下宜惝疑駭遽而不知其何所

爲何以遂大服乎蓋莽以窮治呂寬之獄盡滅衛
氏及漢宗親郡國豪傑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
故歆爲此記以示共周公之禮事而犯貴刑者
即服大刑況顯與安漢公爲難及於漢家者以
相驚懼者乎雖鉤黨蔓延亦可以自解也

反坫出尊

凡爵受於席上有坫則降然後出授因以出尊

崇坫康圭

康安也爲高坫以安圭也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當是揩擊玉磬拊搏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文錯也

禮記析疑卷之十六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朱軾曰括髮免髽三者名異而制一麻亦布也以未成布故曰麻鄭注廣二寸似不足以括髮馬融謂廣四寸爲是愚意兩頭宜有殺長可自項交前統於髻文析其末可以結三者之制一也

庶子王亦如之

謂旁支繼大統者專奉四廟而不得祖以親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古之宗法所以收[illegible]者有[illegible]并使各領其族以祀先祖也所謂五世而遷者五世與中族[illegible]

人合食猶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至六世則各以其親者相爲而遷遞也惟宗法爲生者設則雖庶人亦得各領其族若死其先祖則貫聯各有宗若雖宗子爲大夫士立二廟無由得祭高祖也大夫士有及其高祖者有大殤謂於其高祖合祭之惟別子之廟則常常有不毀而宗子得合族人之祭知然者言曰子以貸之宗宗禰下內則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則私家有祖禰之廟所謂宗敬乃祭

於大宗之廟可知矣然亦惟族人始爲大夫士而告於大宗之祖廟宗子代爲之薦其歲祭之常道子則自主之庶子則小宗之適子之可別子之廟將代久遠子孫歲祭合食必有典法而傳文殘闕今不可考矣今秋傳楚滅戎蠻子立宗以誘其遺民若有宗子然後支庶皆往依之其族可復聚耳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立廟雖由庶子而必立於適子之家使適子主祭不敢貳先人之統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曰祭於宗子之家則庶子家無廟可知矣曰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則宗子主祭可知矣

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祔食之禮宜於繹祭於祊後當室之白陳殤與無後者次主設俎敦豆籩一如尸未入設饌厭神之禮宗子獻奠祝一一致告但不主尸無酬

酢則終朝可畢然後儐尸未晚也若正祭之日則無暇及此古禮必別具此節附於大夫祭禮之末如祀方明之附覲禮而今無考耳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雖庶子爲大夫士適子爲庶人庶子家亦不得立廟所以然者既自立祖禰之廟而仍就適子家祭於寢非所安也使適子廢寢祭而來主祭於庶子之家亦非所安也適子自祭於寢庶子自主廟祭尤非所安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或曰此泛論禮之大經不專指喪服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
惟臣從君服不得以所從亡爲斷而拼於臣之失位去國與否蓋君雖亡君之母妻服制有常臣雖失位而未去國亦宜從國民之服循數以推惟嗣君之父以廢疾不立如若齊靈公世子其兄弟之子嗣立而嗣君又亡承國者其旁支兄弟則諸臣於嗣君之父無服耳若道其常則君之妻嗣君之母也君之母嗣君之祖母也而服可已乎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
外喪不廢祭故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朱軾曰大夫士相去不遠故葬從死者祭從生者至於天子諸侯則宜有變易主人冕旒而尸士服禮不宜然此漢儒附會中庸而推之非

類也○三代相繼無父爲士而子爲天子者父爲士子爲諸侯者則有之既建國立廟則宜倣周初上祀之禮矣若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則王子公子之務及寓公之子皆是也惟寓公之子得祭其父餘皆不得祭矣周衰禮壞越禮私祭者多而不敢用天子諸侯之服以衣其尸故記者誤傳以爲典禮耳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illegible]也廣祔婦貧處在故朋友可爲之主若緦麻則子幼妻可自舉而以異姓之男子與焉則當自嫌非大功同居同財者比也夫無族前後家東西家可主喪則小功緦之族人亦可主而第舉大功則族疏者亦宜引嫌與朋友同也若有子則祭時當以衰抱用曾子問君薨而子見之禮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祖父母上親從字謂從祖父母從祖父母同父行服

出之諸父昆弟也從祖父母及其子若孫於父
爲期爲大功於已皆小功小功不稅則此蓋恩
本輕加以生不及見則哀情不屬故遇時可不
稅耳下節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可證此必
文有脫誤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此條皆以至親之降服言陳氏集說引從祖兄
弟之長殤非也

庶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哀有瘠殺不至於甚病而服杖則非誠矣故凡
喪禮之每殺皆所以責其誠也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之從服也君母在則無所從矣父所娶則從繼
母而服其黨父殁則但服其己之黨人不然不
再娶亦不服君母之黨矣不可以從後而忘於
所從也○曰爲君母後以其無子則適兒
於出所以而恩義化毓如　女在死亦猶服其
黨何也蓋多以娣姪則於所服者有骨肉之恩

爲卿取諸家僕隸子弟亦有君臣之義故徒從
者惟此不可絕也買妾而不知其姓者間一有
之耳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先王制禮女君殁妾猶服女君之黨又爲君之
長子服與女君同重其分所以長恩愛化嫉妬
所謂止邪於未形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
同麻同皆兼服之

易服謂男子首仍重喪之葛要則服輕喪之麻
易服重喪之葛也知非以麻帶易去葛帶者間
傳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
者特男子則首絰不易要絰以葛包婦人則要
絰不易首絰以葛包不易者以其本同包者重
喪之痛可外加而不可中變也○然婦人上下
皆麻謂要仍重喪之麻首則輕喪之麻也齊斬
則然大功以下則從易葛帶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虞所以安亡者之靈故不可一日離卒哭所以節生者之哀故必三月而後卒葬曰虞三虞卒哭與祔接則再虞必介乎葬與卒哭之中可知也

大夫降其庶子

禮有降服先王之所不得已也蓋古者諸侯大夫無特不有朝聘會同之事而在喪則禮不得行齊衰杖期雖公門不脫不杖期脫衰而仍絰故諸侯絕旁期大夫降在大功則事不廢曾子

問曰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以受宿爲限是未受宿則廢也齊衰不受宿廢是大功以下不廢也推此以例其餘則大功以下凡公事皆不廢可知矣大夫之子亦降者恐廢祭也曾子問大夫之祭禮器既陳內喪齊衰大功皆廢大夫朝聘出適則其子當攝祭不降服則宜廢者多矣公之昆弟亦降者恐不得爲尸也然所謂降者不過降其衰麻減其時月而

其不飲酒食肉御內聽樂之實則不廢也知然者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君素服居外不舉不聽樂如其倫之喪諸侯且然大夫可知旁喪且然子厭於父而降其母者可知漢戴德喪服變除天子諸侯庶昆弟大夫庶子爲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義甚當而未得所據可以文王世子記證之○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雖與曾子問不合足徵凡有國政祭皆攝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不降不攝祭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此并款所當寘詳見總辨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其與葬以大夫祭以士異義何也特祭於祖祖爲大夫不宜用卑者之牲若四時常祭以已所得致而追養不敢過越也又時祭祫父祖不同位亦不得同牲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

其祔也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喪服傳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此條引用其文而脫然後爲異居五字。有主後者爲異居專指繼父言或本自有子或母生子於其家也疏此子有子亦爲異居當是此母有子之誤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

祔者告以新主將入此廟也若祔後仍各立廟

於寢則此告甚無謂若竟奉主入諸祖父之廟則舊主當祧以讓新主無故而祧人之祖其人之孫當祔者轉無可祔之廟周公制禮豈如此憒亂不經葬欲僞附也。如此則妾亦祀於祖廟至曾元而不廢矣其妾可知

宗子母在爲妻禫

舅沒則姑老宗子之妻承宗祀而領宗婦久矣故特申其恩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舊說非有子而死不得立後非也設其人服勤之久或經父母喪疾而能竭其力乃以無子禁不得立後於義協乎況爲父之妾立後則恩義並起於父何得論其曾有子與否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庶子不得立廟故雖妾母亦適子主祭而祔食即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之義此記及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皆主適子適孫而言也。即妾子爲父後亦止及其身得祔食於君母蓋妾而祔於祖姑是二嫡

也然身之所出不可使無祀於後庶子之子立禰廟則可以祭父之生母矣周祀姜嫄商祀簡狄前聖所行可爲標準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此曰爲殤後者代殤以繼大宗猶官司相承之有前後耳故以兄弟之服本應服者服之而無加也

箭笄終喪三年

婦人重腰小祥則除首絰髽笄亦有變故特立

此文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古者君於本國之臣有疾親視有喪弔則哭國之君相朝或過賓會其卿大夫之喪而弔焉禮宜有之主君亦宜臨其殯宮以接賓但據禮經兩君宜立於階上要節哭踴而主人拜稽顙於下先儒不能辨晉衛之君服拜季孫為失位季氏任君之拜為無君轉引以證此記謂君為主則君宜答拜惑且悖矣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前四句以諸侯貫之異國之君也後一句以君別之兼本國之君也○山陰陸氏謂天子重絰諸侯重衰未知何據周官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弁加絰則服必衰上下同之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

朱軾曰期大功未葬斬衰為母齊衰未練則代人養而已不得親已所服之喪或疾者所不服或有服而已除則釋服以養之若有疾者與已同服或彼別有服則養者亦不必改服也所養者死其服或同於已所本有之服或輕焉或重焉重則服其服同則已服已練而喪亦服其服若同而已服未變或輕則於新死者初成服及當事拜賓服其服事畢反已服非養者入主喪本無服則素服有服則不易至成服然後釋已之服而服其服與大功以前死者同○末小斂主人主婦皆未變服養疾者不得於此時反已之喪服故遂以吉服主其喪直待成服之後權其輕重以為反前服與竟服新服之準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此及前記妾祔於妾祖姑皆衰世悪禮記者所謂入也春秋傳不祔於姑不稱夫人繼室且然則妾無祔廟之禮可知矣其祔食於廟應同殤與無後者俟正祭既畢而別舉之特禮文殘闕

附於傳無妾祖姑注女君謂適祖姑非也曰可以
然祖姑無文之者以意度之謂無妾祖姑者或
祔於女君皆可以明祔於祖姑之必不可耳祔
於祖姑則嫌於嫡之再祔矣若祖姑與女君皆
存妾又安所祔乎然則妾無祔廟之禮審矣

上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

此經但言宗子得兼攝庶子之祭雖異爵亦依
鄭曾子問篇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
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

是也喪主當以親疏爲序君子不奪人親設上
之喪應主者實大夫大夫之喪應士者實士義
不得以他人代也若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
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又無攝以
宗子之義也但禮於爵位懸絕者必有變觀此
篇及曾子問第以士大夫爲言證宗子爲庶人
庶子爲大夫其攝祭之禮必有損益而今不可
考矣

士不爲衆子次於外

雖不次於中門之外然所居必外寢也公族以
罪死君爲之居外如其倫之喪況父子之屬乎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臣兄弟而
不臣諸父既臣兄弟則同於臣而不得曰與諸
侯爲兄弟矣此記蓋謂與始封之君爲兄弟者
封君之生雖不敢臣及其死則兄弟亦當爲服
斬也或曰如在本國尊諸父亦宜服斬若有故
而越在異國則諸父及兄弟之子或可持服於

異國如其倫之喪惟兄弟天顯本父母之一身
必歸介而服斬也春秋傳秦楚之公子隱身於
晉晉人尚以本國之班序其位蘇則骨肉之恩
之不可絶也明矣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詘而反以報之

朱軾曰凡喪大功以上小斂後散帶垂至成服
乃繆之小功則散帶不繆注疏反報之義不明
愚意報扱也以其下垂者反屈而扱於要間是
不散亦不繆也然則大功之降一等者明此益

謂少疏也長中殤之降一等者謂兩然止降一等也九月七月較五月爲少伸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祔葬也將祔葬必先祭告於其主疏謂始來仕無廟者非也既爲大夫則必立廟矣

母爲長子削杖

方以象地且降於夫也子爲母削杖義起於母

也母爲子削杖義主於己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卽位成踊

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奔喪則不括髮者初聞喪時已括髮猶聞父喪已笄纚徒跣衽過時不再舉也

三日而五哭三袒

奔喪之禮三日止於五哭何也其聞喪於異國

心絕志摧痛不欲生哭踊無算必有過於

藥而視含殮者矣故歸至家不得復行無算之

哭踊疏謂聞喪久故禮殺非也

禮記析疑卷之十七

桐城方苞著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大傳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有大事有大功勳也若無功者皆得請則為僭制之常而不當謂之干矣觀下文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可見為非常功伐

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西漢之末絕不聞有緯書自王莽假符命以篡而光武亦以名應赤伏符不能禁絕讖緯興至東漢之末諸老儒遂據緯書以釋諸經傳康成至謂文王已自稱王孔穎達據合符後說謂文王立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中庸所謂周公追王乃以王禮改葬耳其不改葬文王本以丁謂葬也既紛紛聚訟為說豈至於此而經之各有攷書乃莽微而公而其延中者則記於也劉歆承莽意以著七略未有不以諸經之學附入者班固志藝文亦本七略而無一語及緯書則東漢之初明者已棄置而不道矣而莽儒乃據以釋三禮至莽臣勸進之文稱周公踐阼召公不說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為周公攝位稱王之徵而虞以說附會者名賢魁士亦不能辨析其失也如一以義理斥之而膚學數生至今尚有以不用漢儒訓詁為程朱咎者是之謂失其本心

不以卑臨尊也

柴於上帝祈於社然後設奠追王蓋以三王之功德告於皇天后土而後與天下共尊之是以天地臨之而非敢以己之卑臨祖考之尊即至於南郊稱天以誄之義也

所以名者民不與焉

序以名者未若無與於民事然治親報功存愛貴敬之本也舉賢使能立政之源也一物紕繆則教迷而政亂故民莫得其死

五曰存愛

凡古先聖王及其輔佐有功德於民者皆建諸後裔與滅繼絶所以存其遺愛也

綴之以食而弗殊

合食之禮歲時必舉者以五服爲限若始爲大夫士而祭於大宗之祖廟及女子將嫁而教於宗室則凡同姓者皆然綴之以食而弗殊不獨合食爲然故百世皆可考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

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祖之義不宜重於禰而曰重者此記所論宗法也設同父兄弟數人各一子惟宗子無後則必以一人之子後宗子而不得顧私親同祖亦然是之謂祖重於禰也儀禮喪服傳多後儒臆說非先聖之舊如經有爲人後之文傳遂謂獨後大宗何休因謂小宗無後當絶設三人同父而適長無子餘各一子從適長之絶則其次將自承父而爲宗子乎抑以己之子繼祖而爲宗子乎自承父則父本有適以己之子繼祖則上無所承而使兄弟及兄弟之子宗之義不安情不順也必以己之子繼兄承祖以爲父之小宗俟其子姓蕃衍或兄弟之子姓蕃衍然後使繼己而爲己之小宗此天理人情之極也獨子且不可自私而任父宗之絶況多子乎等而上之至於高曾之小宗則所繫愈重皆各自私而任其宗之絶先王制禮不若是之苟戾也記言宗法甚詳而無及於後小宗者蓋大宗無後惟義不

可以苟止而小宗無後則情亦不能自安故以爲不必言而畧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以族人可繼者多故各留其適以後小宗若父祖之小宗無後而已無支子雖適子亦安得不使爲後乎經曰爲人後者正以該大宗一小宗四果小宗無後當絶則第曰後大宗者而不宜曰爲人後矣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生則諸父兄弟皆臣不得言本親之尊卑長幼

八則有服無服者皆斬不得以大功之遠近耳
者所居大位族人所居臣位也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先王制禮小功則不貲以同財非尊以薄植其
力之不能周也六世則不使相爲服非絕其恩
變其恍之不能屬也且使則之當同者知其力
之不可私服之未絕者知其情之不可飾焉

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

古者士公有田以庇其子孫卿大夫之後亦

聚族而居婚喪民七族懷姓九宗自當立社有
社則有祭而社稷以無田祿則無以繫其宗也
愛百姓不獨卿大夫有采地者各私其地子其
民也即士之食田祿者亦慨上就民徵而求其
生養之遂矣舊說以百姓爲百官於下文愛百
姓爲刑罰中不可通

百志成故禮俗刑

財用不足則百志不成教以禮而民不能從矣
視其令之敗而君不能正矣

禮記析疑卷之十八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蔚友

少儀

篇中所載事父兄師長之儀皆童子所當服
行也其中事君承公卿擯贊答交朋友祭祀燕
聘會同宿旅飲食獻遺皆成人所有事而儀度
辭令必講習於童子時故總之曰少儀注疏訓
少爲小似未安

不得階主

將命者上通賓客不得主進見之人未出門通
也鄭氏說得之

者曰某固願見

在聞名宜稱將命者謂欲將命者以名聞於主
人也曰願見於將命者則若久於將命者自辭
不當物矣蓋以敵者而請見焉論曰相與爲朋
稱貸合必有其由主人已知其名故第曰某以

願見也敵見則交親弟曰某願朝見某願夕見無庸更發一辭矣

適有喪者曰比

比附也願自附於執事之人也○與本傳莫與此兩中各有同義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屬官之公六卿之喪等夫與職喪掌官有司而治之凡有爵者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役於司徒何也案大職喪掌其禮

度及其合而已州長則凡州之大喪身涖其事黨正則教其禮事掌其戒令遂師則帥鄉遂之民共丘籠下棺復土凡喪之役事皆而共之者。皆司徒之屬也。

受立授立不坐

受立而跪則近於詔而形授者之倨授立而跪則主於受者之以恐答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

將入門主人先格故始入門詔以讓客使先也

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

皆同等則年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若有異爵者及族姻有輩之長者在則年長者亦不敢以長自居而用此禮也

不疑在躬

此節皆以接人之禮言凡交之疏者及久相狎者多疑人有所道以爲戲謔既失忠敬之道尤人情所忌故戒之若朋友有過而知之審則當忠告亦不宜爲疑辭

不度民械

度謂試其與已稱否恐以欲得相疑也

不訾重器

訾與齊語訾相其質之訾同蓋擬議其所值也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不價義與此類

拚席不以鬣

用袂拘也

不貳問

專問一事不可更端或下不言而更以籤問也

手拚容

不以手俯容也如循面拂髮之類燕居則可對尊長則爲不敬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此與曲禮君車將駕節可互證坐乘初升及既步而皆初升取貳綏跪乘既驅五步而立則又跪而執轡也曲禮取貳綏即此記所謂良綏散綏也綏之本應結於車上載車者設綏而執之故知常時結於車上故僕者自取散綏以升而尚良綏於背更從背繞而出於面故曰申之面也負綏而必申之面者僕當御車前也必負綏而繞於前者右登則以身左轉而援綏爲便也

師役曰罷

師不得已而後用役不得已而後興君民上下無不願其罷休故在師中者所以爲隱辭

不旁狎

君子不身爲狎即人有相狎者亦不可近其旁也

有亡而無疾

亡者以禮去國所謂有故而去非逃也

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僕者御得其道則車馬匪匪翼翼君子在車聞鸞和之聲則其容肅肅雍雍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大夫之子皆入成均大樂正小樂正教之故以正於樂人爲言士之子非秀者不得入鄉學故以耕與負薪爲言若國君之子卿大夫亦所必學而不應以僕御爲言古者世子之齒於父族曰御射義小大莫處御於君所內則父沒母存家子御食是也祭祀之終有嗣舉奠之禮故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將冠則能問寢視膳侍

御於君孺子則不能故幼則曰能御未能御也由禮以言大夫之子則義當爲射御之御蓋國子學六藝御其最下者國君之子辭不當與大夫之子同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

祭禮主婦獻尸受尸酢及獻祝佐食致爵於主人受主人致爵自不得用肅拜所謂吉事乃平常嘉禮慶事與族姻爲禮止於肅拜而有君賜亦然玉藻有慶非君賜不賀蓋此類也

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或下有闕文或此句亦衍也

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襲因也重也反櫝蓋以承櫝底是因而重之也

小飲而亟之

亟之非速嚥恐有悶也蓋雖後君子而已常恐君子早已則已當隨之故不敢任意飲啜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

舊說熟軷時飲僕非也周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遂驅之則犯軷時僕無受飲之事明矣下云及祭酌僕則正祭之後始酌僕明矣祭之末有畀煇胞翟閽況君之御僕乎其所以賜僕宜使膳宰或厲官之屬與大射禮司馬正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司馬師獻隸僕與巾車獲者之禮同以其在車則有受飲而不在車者蓋王朝大馭爲中大夫爵列齊六官之貳親且貴王入郊宮廟宜亦王以入卒爵然後先出車以待王之出升則宜與諸公卿同受

爵於燕飲若王時巡蒐狩省耕省斂偶有燕飲及稍事而賜僕以飲則宜在車耳蓋侯之僕亦然酌尸之僕宜常在車故總見其受飲之儀

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

燕禮大射禮必徹俎然後脫屨升堂坐此飲酒之正禮也禨與醮宜用脯醢有折俎時少氣燕有乾內折凡但酌有無醢日醴則親者則禁而有稍事皆宜通體不獨冠醮爲然故記者因衆正禮而并著之疏謂飲酒者即昏醮冠則三字爲贅設矣

共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

上言有折俎不坐此明取祭反之之後乃得坐也

道瞽亦然

道瞽亦然爲句言道瞽者亦當以在者告也

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上入歡心未盡而以火繼之所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也故此時衆賓傳飲不讓不辭并不得相和而歌惟務盡主人之歡成禮以退也仝華

陸氏謂執燭之人不暇爲此非也凡飲食之禮執事之有司并無相讓相辭及詠歌之節必得執燭者獨有此戒歟

禮記析疑卷之十九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學記

就賢體遠

體遠體恤幽遠小民之疾苦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教學之法莫備於周凡有地治者皆兼教事不

獨師儒也雖農工商賈必皆受小學於里塾不獨秀民也是以無人不明於倫理而仁讓之心易生無事不爲之制防而邪惡之念自閑故化民成俗其本由於聖人之德化而謂專由於學者文武周公之德化至戰國而不能承矣而猶其禮教以相維持者且數百年東漢及前明之季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以其開國之初猶至上下皆知教學爲治本而積爲禮俗也

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陳氏祥說謂術當爲州不若讀爲遂之當也、蓋舉州黨而遺鄉、學則事無統紀、且未知野法之異同於鄉舉細於野舉大則知互舉以見義而凡家稍縣都之采地及散在鄉遂稍縣都之公邑苟地邑民居相附則建學立師考校黨與更無異法矣則官司徒考德興賢書於六鄉勸耕課藝詳於六遂正此義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臨川吳氏謂七年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通數爲九年非也小學九年始教之數自七年尚未學書豈可責以離經辨志蓋謂入大學也經書多十五以前所誦習故一年內校其成熟與否既成熟則離經而辨其志所趨向此以入大學爲始九年而大成乃中人所難況可責之成童以後乎○不日每年而日比者兼明學者各以年時比次而入也○十五入大學又期年則志必有所嚮而不能自掩矣爲之師者非徒辨之而已也使志在利祿則必告以名義之重志在藝術則宜示以小道之輕必至九年出學始各以其所就進退察取之○自一年以至七年皆曰視者爲師者以是爲教即以是程其學也九年則不復言視者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非教者所能為惟學者之自致焉耳周官之法自族師至州長按時月以書其德行道藝而後鄉大夫賓興焉大

學之法自一年至九年積日累月以驗察之然後升於司馬以辨其材器自一命以上所代者天工苟非其人則天職以曠所治者民事苟非其人則民病以滋故教之不可以不詳考之不可以不慎也自唐宋以後致士以課試之文章而決以有司俄頃之心目即所取不失亦無以知其人賢能而使之究大[illegible]

蛾子時術之

術疑即銜字之誤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服以皮弁示王公所以持國保民者在道受之修飾而非徒佔畢之業即學者他日以道事君之根源也。祭以芹藻示先聖先師。所以維世立教者惟道故敬承其而不以菲薄為降即學者終世以道檢身之準則也。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語默動靜咸有以觀示之而不語以所以然之故俾學者存其心以體道也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古者四十而後仕出學之後從容蓄德皆近二十年不宜有未學而仕者而曰官先事也若國子弟及公卿之子有世邑者及將從政定而嗣其守則有人民社稷之事官正宮伯所掌宿衛之士庶子則有時措以之事司士所作升於司馬之士諸子所作致于及國子之卒會同賓客則有從王之事軍旅則有守宮衛及巡守之事其人雖未為命士而已各有守守卒居職

事時或仍來學於太學虎門庠序則就師講問必以其職事為先也

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藏入學時也入學之時則修其正業退息之時則遊於藝

多其訊言及于數

不能罕譬而喻故多其訊不能約而達故言及於數○理明則言約而達若循誦習傳而胸中實無所主以此待問則有反覆數言游移枝蔓而指意終不可明者故曰言及於數也

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若誠心望學者之進則進之必顧其安不顧其安即不由其誠即材之所以不盡也

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

惟教者不顧其安而求之也儆故學者因其不知之實而自為知因其不能之實而自為能所謂隱其學也

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

作說二句義無別當其可者十歲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年力可任則及時而授也不陵節者春誦夏絃秋禮冬書前業未終不更授以他務也若雜然並授是陵其節而必至而無所成矣故曰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

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

燕安也安於朋比之人則必至於逆其師安於邪僻之事則必至於廢其學

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

於力行則道以前路而不牽以道促之於立志則強以進取而不抑以畏阻之於致知則開其端緒而不達以使自得之

道而弗牽則和

牽謂曳之使前也導以前路而不牽則知教者望其行而操之不蹙其慍心化而為和矣

強而弗抑則易

學者之行知所能不可強而志則不可不強隨以強致之是也學者之力有所可抑而志則不可抑強之猶恐其不能進取而或抑之則遂以為難而自沮喪矣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管絃律度成數可循而善歌者則必有心通神遇之妙使聽者入耳而動心然後有繼其音者術業記問教法有定而善教者則必有深造自得之處使學者傾心而嚮道然後有繼其志者故盡乎師道者惟孔孟次則程朱是以其教至今不廢而志可繼也

微而臧

微者其辭約而感動無用正言極論也臧者節人之心聞者皆知其善也

能為長然後能為君

凡為長者於所屬之吏必知其賢否之難易非知其才質之美惡然後使各當其志如將指之使而事不繁於向背之民必知其生死之難易其知其習俗之美惡使民各當上之教於風俗之便而化可成於君不過所屬所治者

愈多而所驗愈博其道貫通二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

木之有節處假曰最堅而難攻相說以解而以攻木言與莊子所謂斲輪徐則甘而不固字義畧同蓋攻而不入如相若者及其久自解相說也○待其從容仍以鐘聲言不宜攻木語出正義且後其節目語意亦未終相說以解承以不善問者反此則非謂相悅而說解明矣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從容悠裕也必悠裕聲乃得盡向者從容以和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鼓一物以求其理未必能盡是物之理也比方衆物則彼此互證而理無不盡矣下四者皆外皆虛混而中實存之皆窮理者如此然後能合衆理以盡其變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上節求之於萬殊以觀其會通此節探之於一本以成其變化也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樂記

先儒以為公孫尼子所論譔，然於荀子論樂篇所取過半，間有刪易，且不循其節次，而分割以從便，則荀況所采集者矣。自史記以前，文有節法者，惟二傳、國語、國策，其他諸子陳義指要，意往言從，多不可求以篇法，況諸雜衆說予諸為一一篇，而以意名之，是以義不安、名不當也。劉向別錄具其名，不識作記時故有名，或向所為之名也。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凡人出言，或通情欲，或迎事故，其辭意未有不音韋相應者。辭意相應，則其聲之或高或下，或疾或徐，自然而變者，可次以宮商而為之節族，自詩歌曲調之所由成，故曰變成方謂之音也。然後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比附詩歌之音以為樂，並而兼配以文武之舞，乃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

當作音者樂之所由生也，與上下文意義始貫。

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

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非人生而靜之初矣，故曰非性。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心之感而形於聲，人所同也，而所感之善惡則異。感之以正，則善心生，所謂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也。感之者不正，則衆心、哀心、樂心、愛心專趨於流蕩淫汚，哀心、怒心亦發於殺暴亂，故所以感之者不可以不慎也。凡人之情，怒也於惡，欲生於愛，惟敬心則有補於天性，有益於人事，而於樂辭與舞為感，故聖人為和頌之音以導之，所以感其敬心也。敬心作則懼心生，而六心之感咸得其正矣。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治民之道有禮樂政刑然後能救之而出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篇首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言心感於物而發以之生也就一人一事而分言之也此節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言政感人心而音以之變也

一世一國而統言之也政和則人心安樂而音隨之政乖則人心怨怒哀思而音亦隨之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非政乖之極不至於亡國故直言民困不復言政乖也○怨以怒猶冀君之一寤政之一改也哀則絕望於是矣故惟追思治世之民沐浴於先王之德教者蓋困極而不可奈何曹檜之風是也

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必君臣民事物皆失其道然後五音迭相陵故可決其滅亡無日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倫者宮商角徵羽淸濁大小之倫也理者君臣

民事物得失盛衰之理也生於人心者無定而列於倫理者有常故必取其聲之和者以播之樂器然後合於倫理而爲雅樂也惟有倫理故審之可以知政得之可以兼禮君子所以成德莫要於此○或曰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者通倫理者也

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

人當安樂之時而無以和之則荒縱慢易之情生以樂和之則周子所謂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

釋也

四達而不悖

謂四者之理交相通達而無悖於人情也止就禮樂政刑言尚未及民不違悖觀下文則王道備矣可見

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自朝廷邦國以及閭門鄉黨皆用雅樂所謂樂文同也故正聲感人而順氣應焉若鄭以哀蔡淫樂則導欲增悲而失其和矣

樂由中出故靜

琴瑟簫笛寄得其傳而能使聽者心靜況雅頌德音乎觀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知大音希聲之靜矣由其出於心之和平淡泊故也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宇宙之達禮也然必能敬四海之內然後假則可以使民觀感政教是以達其分願不如是則禮不行。以敬四海之內者明於天叙天秩乃天子與下民所共稟承必克綏厥猷俾四海之內咸得其恒性而後無負於君師之責也

和故百物不失

樂者天地之和言氣化也故曰百物皆化大樂與天地同和言人事也故曰百物不失言不失其性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人之所以不能合敬同愛者以教化不行而陰陽氣駁所生多乖戾之人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本一貫故禮樂之用能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聖人以節與和者若爲教化而氣感陰陽所以陶冶而成之者無不粹美此四海之內所以合敬同愛也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但與節愛與敬禮樂之情也事與時並名與功

節禮樂之文也雖有損益故文不必相襲也○

禮樂之情則非可以更易之情同也五帝不相沿禮三王不相沿樂而所以合敬和以合愛之情同故明王以此相沿○

過作則暴

不成不容感以生矣所謂過作則暴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論謂雅頌之樂章也無患者言義純粹而無弊也倫謂律呂之條理也無患者宮羽克諧而不

相奪也此作樂之實理故曰樂之情

其治辯者其禮具

如夏殷以前喪服則上下各以其親疏爲制服族皆不復相追至周公辯之而後具是禮也

粗則偏矣

禮之常如喪禮不文所以事父兄君長之禮無微不達使稍有疎畧則於其本然之體皆然之則不能合矣禮之變如曾子所問必遺君與父有之喪或在君所或上於家或私事畢而後之公或公事畢而後治私其間先後緩急之節毫不失然後防閑處其中人理之參差交錯處皆然觀此則知稍粗必偏矣○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敦和則人心一故皆合其一而不事其分也別宜則兆民百物皆列其所以別其大者也神者天地之氣化樂造天地之和以其氣化之行順而不忒如有以率之也居鬼者所謂揖讓各有其方也

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官者得其職也大人舉禮樂以明天地之序達天地之和則四時順序長不忒而天得其職矣河嶽奠安品物暢遂而地得其職矣

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天地萬物動靜有常而小大之性情之殊作動也其止靜也禮樂之限節皆事之宜也以至於日用飲食一動一靜莫不有自然之理皆所以象天地萬物動靜之有常也殊謂動靜異宜非

小與大殊

尊者大常有體以成物

史記引作[illegible]聖人知天識地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和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illegible]必效[illegible]有者天地之形也未有者天地之[illegible]所謂大始也著者因六律五聲而發著神之存[illegible]之教也居成物者因已成之物而措置之也[illegible]父子物之已成者也而制禮以別其分[illegible]其恩愛所以居之也○尊者當之上卑者當之下所謂居成物也

者[illegible]心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靜一動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天地之間一動一靜往來而不窮者[illegible]鬼神有已而禮樂能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illegible]人所以贊化育者必由禮樂也

大[illegible]之也成池備矣

一句辭意以何時而相承[illegible]之[illegible]備矣[illegible]又大而章之也

教不時則傷世

古聖人之於民也自能食能言以至入小學大學苟其聰明志力之所及則教之如不逮焉恐後其時而不能補則性命之理虧也一人之教失其時則其人不成而有傷矣失教者多則世爲之傷矣古者田事既畢入學四十五日農工商賈之子弟無不與焉蓋惟恐失其時也後世小學不行雖或異而問道其容貌辭氣之安厥膚筋骸之固則有不能強者教與學之不時其弊如此况蕩然無所謂教與學哉

壹獻之禮賓主百拜

賓介主人獻酢相酬之拜有數而合衆賓衆兄弟子姓之旅酬則畧計必百拜矣獻酬交錯以次而徧故終日飲酒而不得醉也

禮者所以綴淫也

淫過也綴者有行綴則不可妄動猶禮節之不可逾也

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哀之分以禮終、則適至其分而可以爲樂之分
以禮終、則少過其分而卽爲流。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有血氣心知之性、故易感、無喜怒哀樂之常、故感之者不同、則其心亦異。正聲雅樂、善物也。姦聲淫樂、惡物也。以善物感之、則應而動者其心術必形於善。以惡物感之、則應而動者其心術必形於惡。起物與起於物也。志微噍殺之音、所以感也。思憂之類、心術之所形也。曰民、曰此皆言篇首音之生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一條之義又謂樂作而有志微噍殺之音、則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皆非也。篇首言音之生由人心之感於物。此六節言樂之作、又能感人心而使之各以類應也。故下文言先王之行樂、致取其和聲以厚民德、又言禮慝樂淫則滅和平之德。意義蓋相承。○心感物而動、各有所之、總路之條分也。○疏以前數字屬君心、政後數字屬樂音。就嘽諧慢易一條則知其不可。蓋若君心圖政而慢易、則萬事墮壞、民窮於無告矣、尙得康樂乎。惟樂音則慢可謂舒緩、易可謂顯亮。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

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音之感人如此、故先王作樂必本之情性、以建中和之極。然後稽之度數、而禮義寓其中、以合造化之和氣、著生民之常德、然後其稱爲正

聲樂爲和樂以之教人可檢束其德性也所以
然者樂之小大終始皆象人之事行親疏貴賤
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此故聽之者心術形
於正而不及於邪先王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者於樂可以觀其深矣。制之禮義謂聲音
中倫大如宮商角徵羽象君臣民事物以次降
殺而不可相陵之類。陽而不散四句皆言聲
律之節奏分際非以天地之心言也其音之作
發也如陽之動而旣往而仍留未嘗散也其音

之暫止也如陰之靜而應節則復作不終密也
音之宏廣者其氣剛而不至過暴也音之幼妙
者其氣柔而不至中竭也交於中者律之諧平
聲者也作於外者聲之達於器者也作樂之始
以度數禮義制其陰陽剛柔之分而無不調所
謂四暢交於中也是內之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皆是聲之發也無少乖戾焉是外之安其位而
不相奪也。廣其節奏如自一成而九成也歌
咏其聲則有文舞動其容則有采

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
音之遲重以赴節也若煩手趨數必慢易而犯
其節矣音之平中以貴本也若狄成滌濫則流
湎而忘其本矣。哀而不莊以下皆以樂言不
兼禮故以其聲貫之如孔子贊易稱蓍龜而所
言皆著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鄭衛之風姦聲也聞之者不覺好濫趨數所謂

逆氣應之也一國若狂則逆氣成象而淫樂必
興矣二南之風正聲也聞之者皆思秉禮度義
所謂順氣應之也上下淸明則順氣成象而和
樂必興矣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
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
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
行其義
此承上文言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君子欲興

和樂以導民必先使一身之內有順氣而無逆氣然後能防正聲與和樂以移風易俗○下節所陳是也陳氏集說此學者修身之法與上下文意義不貫○荀卿曰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故必比類乃可以成其行

周還象風雨

方氏曰周旋者樂之節似與終始象四時無別蓋人聲絲竹之相比歌聲舞節之相會如風雨相依以爲作止也

五色成文而不亂

干戚羽毛旌題服物雜用五色各成文也

百度得數而有常

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度皆有數以紀之○或曰度十二律之尺度也數黃鍾八十一分宮聲八十一之類是也凡樂器皆準十二律尺以故曰百度凡樂器之度皆以十二律五聲之數紀之故曰得數而有常

故樂行而倫清

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樂行而倫清

德者性之端也

五常之德性之發見者也性渾然中涵有五德而其端倪始可見故曰性之端

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

謂德本於心可也謂性本於心可乎且既曰本於心則德與性爲二而不可云王氏之說非也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情深文明作樂之事氣盛化神用樂之效氣盛如莊子所稱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是也化神如周官大司樂所稱致天神地示人鬼五土之物及此記所陳天地訢合煦嫗覆育萬物樂在宗廟族黨鄉里閨門聽者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也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情之深氣之盛和順積中也文之明化之神英

華發外也非情深文不能明非氣盛化不能神

故惟樂不可以爲僞

聲者樂之象也

姦聲正聲感人氣皆應以成象故曰聲者樂之象君子所樂其類而成象者也。或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故聲可以言象

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

一成有一成之始再始所以著前奏之旣往而不相混也十成有十成之亂復亂所以示每奏

之有歸而謹其終也舊說專以舞容似未安

奮疾而不拔

樂重在聲故論樂多主聲奮疾而不拔於聲亦然舊說專屬舞亦未安

備舉其道不私其欲

備舉其道廣樂以成其教也不私其欲開諸指得以蕩滌邪穢也即下文君子好善小人聽過之事

是故情見而義立

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所謂情見而義立也。感於樂則人之情見事之義立和敬和親情見也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義由是而立矣

小人以聽過

樂在宗廟之中聽者莫不勸於和敬明惰慢者亦自覺其不類矣族長鄉里之中聽者莫不勸於和順則悖傲爲患者必自覺其取憎矣閨門

之內聽者莫不勸於和親則乖戾勃谿者亦自覺其不情矣雖聞若習於作非而對衆不能無作即過此以往未必能改而當其時必有動於心馴習旣久則自易其惡者必多矣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

疑是明堂位錯簡

[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者也
情情實也揖讓征誅與夫功德淺深之情實不
可變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窮本究其聲之感物而動者知變知律呂宮商
之變也。
著誠去偽禮之經也
喪禮有輕重久暫豈惟責其誠於重者久者亦
以去其偽於輕者暫者也賓禮有隆殺疏數豈

惟效其誠於隆者數者亦以去其偽於殺者疏
者也故老莊偽禮告子外義賊民禍世酷於申
韓
疑是精粗之體
道體之精者存乎中和敬順位育參贊之微雖
致禮致樂乃能凝之於性命之中道體之粗者
見於日用飲食[illegible]節之法[illegible]禮具舉行乃
能凝之於事為之際故大人取禮樂然後入[illegible]
有節而天地將為理也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
語謂樂之倫理皆禮義所寓可講議也道古謂
古聖王之功德事行於是可稱述也、
優雜子女不知父子
自周以前雖桀紂之亂未聞有女樂以形聲象
功無緣使女婦參其間也自鄭衛之風作則所
歌者本男女淫僻之事此女樂所由興也自是
見於經傳者齊人歸女樂鄭賂晉以女樂二八
屈原九歌姱女娟兮容與娼女優雜則必有父

子聚麀而不自知者矣孔子論為邦首放鄭聲
不使接於耳目也、
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
自春秋以前經傳所載民之死於兵革者甚少
而困於饑饉者亦少且希以先王之政教未盡
亡而民鮮失德也自戰國秦漢以後兵戈屠戮
饑饉連延民之死者動數十百萬亂之生也動
數百年以民多無德也而民之無德由於政教
之不行政教之不行由於君心之多欲故文宗

詞樂而子夏言五穀之昌疾疢災祥之息皆由於民之有德使文侯能職思其由則自知溺音之不可好矣其曰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正爲此也

克明克類

克類者明之極也謂能盡其義類也世有明於此事而不明於彼事者不能盡其義類故也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惟能盡事物之義類乃能勤施無私

克順克俾

克順不逆於民心也克比使民皆親比於上也或曰克順能使民從上之教也克比能使民自相親比也

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

據此則宋自有風而所傳惟頌豈諸侯於魯宋親禮故其君臣不肯以怨刺之風播達於周大師而惟好溺音者傳其曲調與衛與齊之詩不得淫於色且逆於倫其文顯存故採其尤數傲辟以爲戒而總之曰淫於色而害於德也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

文侯已自言好鄭衛之音故正告之使知臣且爲之以盡其心民且從之以敗其俗一國若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引詩而揚厲爲所謂不宜誘民於淫辟也

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獨以六者爲德音之音以其爲古帝王始作之

樂器而鄭衛之音無所用此也後世鐘磬絲竹鼓鞞而不及土木二音者以二音質樸不能感人心而使有所思也

鼓鞞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

周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故曰讙以立動動以進衆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卜子在聖門不過文學之科曾子且罪以不能

推崇夫子之道然觀其對文侯則春秋中國僭竽吾勝無此語言氣象也文侯自言聽古樂則惟恐臥而止告以古樂和正以廣文武具備可以脩身及家均平天下受祉於上帝施及於子孫文侯自言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而止告以是謂溺音推其害至於父子聚慝人紀無存臣其殉欲喪繼嗣故爲人君者不可不謹其好惡言德音所由興則推本於天地之順四時之當五穀之昌疾疢妖祥之不作而皆由於民之

有德言聽音之有所合則示以欲正朝廷不可無志義之臣欲保衆庶不可無畜聚之臣四方有事不可無立武進衆之臣封疆有故不可無守死捍患之臣使人君而少知義理必當怵然爲改與德求賢日夜勞來其民之不暇而暇爲溺音之好乎此與孟子好貨好色之對異道而同歸皆引君當道志仁之義也晉或晉自溺於三歸故任其君好內以害嗣令而習與爲征役總甚哉○所思者五臣而立武進衆死封疆居

其二以春秋之末列國分爭猶恐立國偷介強鄰所最急者莫如武守攻身之以所明也人非財不聚故思有聚之臣然非有志義之臣則上無以正其德下無以爲民依鄭子產問及孔子告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也金石絲竹非修禮合樂無所用之琴瑟則無時而不在列人君能時思志義之臣則放心邪氣不體其間矣無信則兵食雖足而民不能守臣無志義則府庫之財亦不可託而況封疆之守三軍之命哉聖

賢之言本末該貫根極義理而未嘗不切於時勢孰謂其迂闊哉

聲淫及商何也曰有司之失其傳也

有誤以貪商爲義則必樂音之辭意有近焉而後習者妄傳之大武之樂章具見周頌與春秋傳所稱無是也蓋淫者過也商者殺伐之聲祭祀不用大司樂所言不用商亦無商之說朱子謂無商調與周禮說合而對大武之時樂音之應詩歌者或過而入於商聲商調必有司失其傳授耳

於闕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賈言戒備之久既已問命而又發問則所說乃六成復綴之後遲之又久而後退也蓋至二成滅商之事已畢三成以下則歸而敖政施教之事故孔子序序在豐以後諸大政而曰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其遲之又久正以傚周道之達且通也安得仍以鎭者未出以前戒備之久爲義乎

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如謂武王代紂待諸侯之至則不宜倒序於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之下按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乃朶武修文丁未祀於周廟來相祀者不過邦甸侯衛至大誥武成然後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則必六成而南又久立於綴象既告武成而待庶邦冢君之至也蓋諸國是難必待諸侯皆至而後調丁之周召分陝必待諸侯皆至而後事可分也乎明堂朝覲耕籍大射養老必待諸侯皆至而後可使之觀禮事之實言之序本自顯明無可疑者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行商容者使西歸於周也使箕子行之者以類相招而不敢追也

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

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以理之不可易者施諸事爲是以莫不承應即下記所云舉而措諸天下者是也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

凡禮之行皆是逐節自收斂故曰主其減樂則動盪而出故曰主其盈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禮之行也少者賤者必深自抑下長者貴者亦致其嚴恭蓋主於減也然而下而無不展之儀致恭而行必要之有終之誠而進也由是舉者心事畢達尊者德與位光禮之得其報也禮以進爲文易見而樂以反爲文難明若物相雜曰文色相間曰文五聲之大小相成八音之作止

歷代人聲之欲往而留舞節之奮疾不拔皆樂之以反爲文也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

文謂樂章也兩漢郊廟樂章音節近古而意義無可推尋魏晉以下益不足觀惟三百之風二雅之正商周之頌其所以脩身及家均平天下者古聖昔賢稱引詠嘆老師宿儒傳詁釋闡明二千餘年其蘊終不能盡是之謂足論而不息也蓋此記者漢儒也智不足以及此必七十子所傳述也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

一者中聲也審得中聲乃可以定其和物者事也樂必比附於郊廟射鄉食饗之事而因以飾其節也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人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所不能免非以正聲雅樂達天地之命存中和之紀則必爲姦聲淫音之所誘而入於邪僻矣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雅頌正始之風性與之宜者皆曰靜蓋樂由中出者本靜故歌者非靜不能直己以奇其德而合德音之致也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肆直者質本能斷以慈愛或有所牽引乎商則能以勇決之溫良者質本能讓以能斷或有所執引乎齊則能以義裁之

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必洗濯其心內無不直然後歌以陳古人之德則動於己而天地萬物無不應也孔子習琴操則見文王使他人習之則不能見故非直己不能陳德也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一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彥家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何尚友

雜記上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

朱軾曰帷上接於輤如裳韍故曰裳帷喪大記君錦褚加偽荒荒即輤褚即屋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於大夫言載以輲車而後入及階說車而後舉以升此曰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則在路即用輲車而因以殯明矣疏在路自天子至士皆用蜃車乃以意測遂師及既夕禮而謬辨見周官觀類釋以廢輴及擯為輲則諸侯在路用輴禮也

士喪[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以為裳帷

[illegible]與裳帷之用[illegible]皆[illegible]及[illegible]皆用布與大夫同也猶於大夫曰以布為輤明備禮與裳帷與諸侯同但布無染色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注謂惟大夫三年無歸似未安如三年中父母有疾豈能不歸但當比類於官與父母可時而喪或先或後之禮且盡歸喪而返宿於公館耳若無疾事則亦不宜無故而出曰公館[illegible]在殯宮[illegible]之門外[illegible][illegible]士人[illegible]於東西序豈能更容卿大夫士及邑宰其制宜於都宮之內別為一館前後區分各有室房廬階而界以中門卿大夫處士廬於中門之內邑宰次於中門之外又其外有門然以為有司供事之所朝夕則皆會於殯宮[illegible]公卿大夫士各返內朝平時治事所次今以治官中之事邑宰則適外朝群士聽獄訟之所各居其次俾吏民之有役從者進[illegible]夕哭皆歸於公館喪次以序其眾[illegible][illegible]此不足以展

聽命事也古者大國國封不過五百里都邑四[illegible]
固分布遠者信宿可至有司庶民有復命則[illegible]
焉故邑宰既練而歸政事不廢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
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
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
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
則爲之置後

此數條自宋以後儒者莫不知其情而未有悟
其爲莽歆所增竄者蓋莽以居攝爲其功[illegible]
君服大子爲諸侯之服不主其喪故歆竄此說
以示士大夫相去一間耳而子爲大夫於父母
之爲士者服卽有降乃爲大夫其父母之爲士
者卽不敢主其喪[illegible]所貴卽者爲體尙
可重服爲[illegible]
私親又於儀禮喪服傳竄尊同則不降之文凡喪
服中可寄[illegible]若無不綴亂者莽以[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

疾盡心竭力過於父母用此得其歡心[illegible]
以託於太后故謂周人以貴貴尊親親雖同等
及卑幼者尊同則不降況世父位極人臣在日
月之際乎其餘所增竄[illegible]傷毀之[illegible]與不與
此前更相表裏互相發明[illegible]多端以惑亂學者
之耳目心志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
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周官卜師眡人外別有占人占者服吉非爲其

尊於有司也方其卜筮所以致生者之志而決
其疑故用吉凶相半之服及卜筮已定而占之
則求吉以安先靈故不可以凶服耳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哭踊二字當在既薦馬下○宋氏因薦馬者三
字疑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周官三公六卿之喪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
治之二官之致也大宗人[illegible]官之正小宗人[illegible]

君之師安得相大夫之子。若邦宗人。家宗人。假此名號以莅事。亦如大射之司馬正。司馬師耳。大射禮公卿自爲耦於堂上皆得執有司之事以士卿大夫不可馬師獻隸僕人巾車獲者則以庶人在官卑於庶家故假名以莅事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朱軾曰婦人衣不單取陰成於偶也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

朱軾曰下大夫之襢衣得兼士之褖則內子鞠衣得兼褖襢而褒衣在三服之上可知矣夫人

不言褒衣者有賜不過揄狄也○世婦命於奠繭蠶祭後有鞠衣其未受鞠衣者則惟用婦命之衣故並舉之古者春官世婦乃卿士大夫之妻列職於內宮故有從夫人而從蠶者其餘外命婦則內史以爵等授之不得命也故曰惟士婦命於繭館主命內宰也他外命婦闕得與焉

大夫卜於士士不附於大夫則附於大夫之昆弟

昆弟則從其昭穆

此亦奔歆所宜不過欲示爵等少異禮法之嚴隔如此其嚴以旁證荼之悖行皆本於先王之禮典耳。獨不思祔者告以新主當入此廟也。若祔之後則祭而不入此廟。又焉用告之入此廟。則遷從祖而以其廟即是孫之入祖廟是者一人而從孫眾多將並入此。一人之廟乎。此人之孫宜祔於祖者又將爲祔至無兄弟則從其昭穆是附於高祖之兄弟而亂五世則遷之宗法也。若高祖又無兄弟則將不附於祖乎。大夫

尚不得有高祖之廟況士乎。凡袞冕禮塌始者必有所爲不宜無故而強人以悖天經亂人紀決不能行之事。蓋非孝不能設此心非故不忍爲此語也

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

無妃謂獨身而立後者

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妾母不世祭而高祖之妾何得有位於廟不經甚心

子附於公子

公子則必有兄弟一人爲宗主者其餘羣公子死者其子自當別立廟而祭之以爲小宗不應祔於祖之兄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人君喪當辟與朝會而與諸侯並列待猶君謂國之臣民耳。春秋時諸侯在喪而列會者乃亂世之事典禮不應及此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同則兼服之謂卒哭後也練後首絰既除服大功麻絰要亦服大功麻帶[illegible]者也練則首絰已除陳氏集說仍言易首絰誤

三年之喪則自祔至於練[illegible]

祭不於正室

此亦衰周俗禮也妾[illegible]不祔祭無列於廟何祔之有其身爲主者或妾子有德位而尊者來也。不敢使其子非宗與。獨言練祔者以有嫌質[illegible]庶之禮[illegible]主喪者宜親之若虞祭無獻賓禮則其子[illegible]矣練祔有賓而子可主助祭之賓[illegible]非可賓比也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徒從唯妾於女君服其黨所以篤恩義化嫉妒。也攝女君則禮與又所以勸賢德也且攝女君則賓祭之事皆[illegible]以徒從之服而廢其事[illegible]輕重之倫失矣。

詐有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朝覲父殁[illegible]存亦不敢稽顙也既以父存在不稽顙不應[illegible]賻物而廢禮稽顙[illegible]人[illegible]車[illegible]賻物不得例於大夫[illegible]必稽顙也其賻也拜德承上[illegible]以[illegible]祭[illegible]而不稽顙也

違[illegible]服[illegible]其[illegible]有[illegible]因[illegible]散裝有子曰非禮也喪食[illegible]而已

小遺貧之餼無黍稷以死者不食糧非也孔者

不食糧又能食乾糧乎詩以峙其粻式遄其行是辭精鑿鬻以爲粻皆以備行路之用則粻必黍稷之既熟而可食者朝夕之食惟脯醢以黍稷其於下室之饋也遣奠不載故以入藏之黍稷實於筲也飯用米則入藏之黍稷必以生者故用筲而不用敦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按士喪禮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則明器固不虛也但在禮器實不滿器又各依其命數以爲差而不

若生時之備物與

端衰喪服皆無等

數可言喪服精粗製作之法周官辨貴賤冠服之等無微不悉未有言僭儗之與者觀此記則諸言大夫爲其父母兄弟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爲莽歆所增竄益明矣蓋忘篇中有此語也非然則一人所記一篇之中而自相謬戾至此哉

委武玄縞而后蕤

朱軾曰或玄冠縞武或縞冠玄武雖微凶猶得有裂陸氏之說是也然以委爲委貌則非委貌上祭服大夫士朝服也而與子姓不齒之服同詎可乎委即武當從鄭注

重既虞而埋之

尸柩尚在神而刊木置銘以依神故命曰重虞則更立桑主故埋之

主孤西面

主孤不言所立以下文主人升堂則知此時立

於阼階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客使乃陳乘黃大路者何也以其主孤爲禮故自下而由路之西也客使下則主人有司也受之可知不言者上介將命委圭宰舉以東則其餘不必言也特言客使者見陳中馬乃客之

伕從非擯介也、○上介執圭將命時客復由
西階而下、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
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
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
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
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
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

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
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
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
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臨者入門右、介立其左、由入者言右東也、左西
也、客立於門西、介立於門右、由內言之左東也、
○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臨哭之禮介在公
私之間、
之在公私之間
故始由闈東而後由闈西也○上
客之始弔也、介西上而臨則東上何也、弔之役
舉介以次而將命、故皆以西上、客北次而以
西為上、臨則升哭者惟上客舉介不與焉故與
上而遠於上客以示無事於臨哭也、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二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雜記下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

練祥行者補祭非除服也既穎行。明未穎不得行也。三年之喪行明條喪不得行也。除喪有主者謂彼自及時而舉練祥卽此人為主既穎後亦不得追舉知然者。壬除服兼諸父昆弟。此獨

舉三年之喪以別之也祭與除服事殊而喪不相當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故合行者與常也而通變則各以義起有君喪服則私服不得除而練祥可追舉。曾子問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是也並繫私服則前喪服皆得除而祭惟重喪可追舉此記是也。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是祭之前夕已除前服而服後服矣故知

除服與祭各為一事。注既穎虞後由除也民以為虞後但未安禪則後喪大祥皆畢矣然後補前喪小祥練祭則過緩虞後則後喪前三月餘而飲福衰朝服可乎禮文殘缺穎惟此記一見未知以穎代葛何所據而云然以義揆之當為練後服也曰練祥皆行者主後喪練期則前喪練祭可以並舉。若君喪服除父母練祥可俟君服除而舉也[illegible]其大祥之期至亦可先舉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曰既穎者將練必先易穎而後祭也[illegible]除諸父昆弟之喪於父母喪期內不皆其祥除之節者旁親不主祭不過皆服其除服而旋釋之、雖初喪可也。曾子問何謂過時不祭者乃因時常祭禘祫[illegible]之類不可追舉、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謂人卒哭而祔。謂孫之卒哭則王父之主已祔於廟而反於寢矣故孫亦得告於寢而祔也若

孫死在三月內則宜俟上父既祔而後祔者
父存則孫中一以上而祔可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
如喪在遠方者若同國雖緦必往也據非兄弟、雖鄰不往則三黨中異姓無赴弔之禮據下記如有服而將往哭之服其服而往則既練始得往然三月五月之期已過如姑之子姉妹之夫、母之父母兄弟亦無練而後往弔之義其當已喪既祔被服未除之期內往與。

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祭必齊齊者齊不齊以致其齊者也父母危疾、子不覩父母死反次於異宮而禁其哭歸不獨非人情所安其哀痛中迫何能齊一以交於神明乎此必春秋之末及戰國時恩禮而漢儒誤述之也
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
致齊則不宜復出齊宮此宜在散齊則可蓋爲君尸者必卿大夫官中各有職業故雖宿齊宮、散齊時可仍出而治事也、
如何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
士之臣妾賤葬事簡旬日可畢又家徒少不能兼共祀事故葬而後祭疏謂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不得爲虞祔卒哭之祭誤矣天子諸侯絕朞爲臣妾祭也乃以臣妾而稽與之大祭乎此疑

曾子問 孫不祭下

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
未殯日哀而盡禮附身附棺一無可悔方謂之敬瘠非不敬但恐毀不勝喪則於禮或有闕耳。若敬而不瘠則敬爲虛文五十者於毀但不致不若未滿六十而不瘠威容稱服之謂何。瘠爲下者鮮食則皆可瘠也、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凡小功者謂之兄弟此所問兄弟之喪謂小功以下也自大功以上哀戚威容各有所宜則必

求其稱。小功以下、則飲食居處、去無喪者不遠、
而哀聲戚容無責焉。獨循書衆以備禮文可矣、
注疏謂上所言獨斬衰之喪、及爲母齊衰、果爾、
則皆有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子兄弟
之子不應專以兄弟爲言、
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
注謂居廬不入門非也、設父母有疾、可不入門
乎、母有父母之喪、能不從母而往哭乎、先王制
禮以人道待人、謂期之內創鉅痛甚、雖以奠於

大婦莳核惟各致其哀敬而已。始喪朝夕命哭既練未次於殯
外皆室之奠必大婦剝之既練居堊室、則悲憂漸殺、以見
母而時接其內人哀敬之心移爲謹疏居於外
哀慕哭泣皆僞也、故雖見母亦有時而母以外
不得見。所以責人子哀敬之誠而大爲之防也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
飲食也
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衎爾、兄
弟之期、其痛如剡刺可比也。按儀禮凡小功者

謂之兄弟、此兄弟謂小功也、小功比葬、飲酒食
肉、故此云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微有別者、
蓋秉於國法。按功衰無鹽酪、謂齊衰之末也、
則此爲此於小功益信矣、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祥爲吉祭、前夕當視濯省牲、不得仍練服、
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不當縞、謂有新喪之重服也。朱軾曰、注疏以
縞爲朝服縞冠之縞、陸氏以縞爲素縞麻衣之

縞、陸氏爲安、
當殯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
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士喪禮大斂舉、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設熬卒塗、
置銘復位、踊襲、此與此合、入棺及加蓋時當踊
不絕、以降拜大夫故絕之、加蓋則殯畢、若方殯
時有後至者、不降拜、相功大夫乃當事而至、則
辭焉、喪大記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是也、疏既

溯畢大小斂諸事恐未安若事爲大小斂及殯
則於大夫亦既事而後拜不獨於士然所謂既
事者即陳神設熬卒塗置銘諸事也蓋於大夫
則加蓋後即降拜然後說奠於士則直至置銘
踊襲後然後拜之故曰不改成踊也於大夫絶
加蓋時踊以前踊未終故曰改成踊
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喪者人之終也故上大夫之卒哭有加隆爲士
之遣奠加隆焉雖下大夫之虞則降而用特牲

何也以別於上大夫也然則與士何以異也士
之攝盛祖遣奠下大夫則成禮於喪祭之終加
隆於祔廟之始則等殺著矣然用少牢於祔廟
而終遷廟之後則犆用牲者之禮殺矣
夫曰乃
稱乃夫某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朱軾曰含襲之時何時也過此以往欲將親可
得乎制於禮者孝子無如之何禮得不申而申

之有人死斯惡之意山陰陸氏乃謂君子不以
焉謬矣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
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朱軾曰三日而後斂本冀其生設冒以揜形恐
人之惡之也既設帷矣人不得再見在帷中者
子婦之外亦親者也乃冒而遮其形乎凡此皆
後儒穿鑿之論未足信也。士喪禮襲而設冒
似非爲人之惡之也蓋既死矣魄質宜安謐形

不揜則親戚自遠至者及朋友中嘗好或有其
手足或有巾覆而現其形貌直且褻矣又思旨
之情既之幽則不欲觸明皆教人以奉死如生
之義也。毛西河謂既加冒則手足盡斂小斂
如何用衾耦人多用此疑古無小大二斂。
然後衣尸之法也。古人有衾有冒之後必有衣
不謂衣必有冒而之。古有衣不在冒裏云襲
至四有以後更衣衽而有必不可入冒袒必不
能容矣故設冒而衆之以有衾則小斂大斂之

衣惟包於冒衾之外而不復入於冒衾之中則矣故小斂之衣惟祭服不倒大斂之衣惟君襚不倒所謂不倒者須領以爲於下而左右掩之以覆於上也其餘則卷疊顛倒以實左右肩之上股肱足脛之旁以與當身之處厚相稱故可用十九稱三十稱之多普皆用衾以束而非以被於身故也斂衣之多至此何也父母生乎朝祭親身之服孝子不忍自服又不忍以襚人惟入壙爲宜此古人之厚也

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父沒爲母齊衰三年故不曰斬齊而曰三年之喪

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與同姓此曰服其服則[illegible]外[illegible]小功[illegible]也又權以人情姑姊妹之大[illegible]則亦不容不往姑姊妹[illegible]不欲往可無哭乎子[illegible]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則父之執友之喪亦不容不往又如

父喪之後母又有父母之喪在未葬以前則宜奔喪視殯而反於夫之喪次[illegible]宜守父母之殯至卒哭而歸母居外家晦期又重有發孝子可旬日不往省視乎凡此類皆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

既葬大功弔

既葬則大功者可弔明期以上不得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

小功之喪而不敢自潔飾則居處飲食一式於[illegible]可知矣禮教明則人道益深此民之所以有恥且格也

[illegible]父母之喪不降常敬而見人

謂身[illegible]非[illegible]情勢有所窮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觀此可知蘇氏以親在仰喪[illegible]程子之[illegible]矣

太原閻百詩云子夏子張子游皆有若曾子不可說稱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

一篇皆親在時所講議也如非禮孔子當正其失而勿與言矣

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王父母總貫下謚王父母之兄弟伯叔父姑姊妹父諱之則子在父側亦不敢稱其名也王父之兄弟姊妹父諱之不待言即王父之伯叔父及姑王母之兄弟伯叔父姑姊妹皆屬親而行尊人子於父母親屬尊行直舉其名義亦未安故凡此皆父所必諱也檀弓逮事父母則諱王

父母與此義正相發蓋人子逮事父母則於王父母親屬父母所諱者從諱焉父母沒則不必更諱矣若直以諱王父母為義則子於父母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雖父母沒不衰王父母義重恩隆可以父母之存沒異乎曲禮大功小功不諱謂同等也知然者自父以上尊行親者期疏者小功無大功者以大功小功為言則兄弟行也疏又謂庶人不諱王父母士以上諱亦無義理禮不下庶人為其力不能備也諱王父母何故異其禮而教以薄哉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朱軾曰此就父言父就子言子也大小功之服有父有子無者有子有父無者有父子並重者有子輕父重者父可冠子取婦而子不可冠不可取妻不得冠取也即已可冠取妻而父不可冠子取婦亦不得冠取也此記謂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子若小功末可以冠子嫁子亦可以取婦矣二段補出父字起下文已字謂小功之末不但父可取婦已亦可取妻惟降服之下殤小功則父與已皆不可此為冠取失時者言故但云可以非謂禮當如是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如此則知哭踊之節乃中心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於外豈徒由其外之文哉

仕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比葬不食肉恐當作殯侯國三卿五大夫皆爲之三月不食肉恐未能行也知悼子之喪在殯詠故飾而不詠飲酒且自言刀匕是供則食肉非越禮獨不宜舉樂耳曰知悼子在堂則未葬非卒哭以前也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國卿而儉陋若此則其下服用又當降下而偪乎人情矣故曰偪下

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

得之以行能言若守正而退非君子所恥也與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同義亦以居位者言始得興而後敗者始得而後爲恥

令名不終者言得之而又失之也

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王制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蓋因禮也士大夫則何敢然恐損自處性始則妻子食用之不然

自有慼然於心者矣。○舊當作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

此以治民言之故不能不弛所謂制法以民也若論道自已則當自強不息豈可或弛韓子於自修之事殊此多見其疏矣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曰君夫人以國中爲斷也若異國不獨從母舅之女不得比於內宗即內宗適他國爲君夫人亦無斬齊之義當以賀循等說爲正

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以救火來者拜之禁既有弔偏拜也

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

俟後命也時國君之夫人可出所以正家則譬婦行也既出尚可以反所以許改過遷善也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婦見舅姑後贊醴婦婦饋舅姑舅姑饗婦姑饗

婦人送者若更與兄弟姑姊妹相見則正禮且不能畢矣蓋兄弟姑姊妹每急欲見新婦而觀其容止故有立於堂下之禮記者本謂是時已見新婦若諸父則不宜以尊臨卑故必俟正禮既畢就其寢而見之而注遂謂不復特見誤矣禰父諸姑等也諸父就見於其寢諸姑在房姑之官而婦乃不特見乎兄稱兄公姊稱女姑所以示婦當敬禮也而始並竟不特見乎兄嫂之嘉禮始成而弟妹不特見可乎婚禮經記無婦

與兄弟姑姊妹相見之儀者乃人事之常無關於婚禮之正無爲具其儀耳若以兄弟爲別嫌而不特見則姑姊妹何嫌且舅姑行食禮于婦佐餕朝夕相見并無所嫌而初至乃以數見爲嫌乎子思之哭嫂爲位所謂不過問者不無故而接語言或使僕婢通問耳此謂兄弟父各就其寢則兄弟姑姊妹見於宮中不必言矣

會去上五寸

鄭氏曰會謂上領縫也領縫即玉藻所謂頸也玉藻言頸廣此言其長云去上五寸者高出於韠之上端五寸也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三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舜歡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蔚文

喪大記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

統言路寢以夫人正寢亦可謂之路耳熊氏謂卒於君之路寢非也君與羣臣治政之所而夫人寢疾於是可乎皇氏謂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亦非也內子未命死於下室遷尸於寢適寢其生時所居也以未命猶不敢死於是況小寢乃夫人所燕居而世婦死於是可乎且死於是則將殯於是亦因可同哉乎蓋世婦非一人生時各有所居私室又必有其治內之公所具牀階焉死則遷尸於是君夫人沈而殯斂

司服受之

周官司服共復衣故受之將以襲於寢也復衣不以衣尸

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

鄭以居攝不服其母故於儀禮之記多竄周人以貴降親之文而不顧其悖天理拂人情試思大夫坐而立其諸父諸兄大夫之妻坐而立其姑姊妹世母叔母從祖母從祖姑族中之庶子婦孫以爲大夫而坐世父叔父從祖父以爲士而立庶女庶婦庶孫女庶孫婦以嫁於大夫爲大夫之妻而坐世母叔母從祖母從祖姑以爲士之妻姊妹於士而立非用鈇鉞之威不能強之使會合之使從也漢唐以後天子私燕猶有用家人之禮而謂周公有此過制乎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小斂前尸在室親戚自外至者入哭則主人以哭答之其儀如此主人承衾以弔者或枕尸股或斂其手足也

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于門外

古人行弔未有不哭者孝子自當與之哭而特
設此文承上文於君命而言也士喪禮君若有
賜則視斂主人出迎於外門外見馬首不哭君
使人弔使人襚使人賵使人賻君必使者始至
皆不哭主人亦不敢哭不待哭使者致命然後
主人以哭答敬用此見大夫來弔則主賓皆哭
如邦人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
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

拜命婦氾拜衆賓于堂上

注疏得之如熊氏之說則似國君惟拜寄公夫
人惟拜寄公夫人矣諸侯朝覲天子無不拜之
禮而康王於喪則答拜諸侯在喪乃不答其臣
非義所安也蓋喪記未載國君夫人答臣下拜
之禮故皆著之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
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親喪所自盡也而使人代哭自元明以來世儒
多用此議古禮之迂不知聖人皆無不用所以
盡人之性而起教於微渺者正當於此類求之
蓋小斂以前三日不食哭無停聲力則不能繼
矣而如斬如劇之初使聯息之間心思或別有
所慮耳目別有所營則聞代哭之聲怵然自覺
哀敬之不篤而內省無以自安又使族姻之過
代而不哭者知出位踰階錯立族談之非禮而
不失臨喪之色皆所以大爲之防也禮有以故
興物者其斯之謂與

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

合爭應氏駁注謂有爵無爵以弔者言不知注
義實優如應說設國卿率爲後者不在同僚卿
大夫竟不入視其斂乎設君加恩禮而視大小
斂卿大夫從君而至亦可辭乎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

注獨以從子言者人大爲君之父母妻長子不
杖輯杖卻非敬君也

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

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集說此大夫指爲後子而言非也此因大夫之喪幷及身爲大夫而遭父母之喪者蓋父爲士庶人子爲大夫其居喪亦必有君命大夫之命也所以不許大夫爲後之子者古者卿大夫適子教之大學命不帥教而屏遠方未有不爲士者下文士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則大夫爲後之子其爲具見矣又服問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則私喪亦得用士禮可知

子皆杖不以即位

杖以輔病故皆授以杖以變親之心同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

非以遽從不繘說也升降於階與人相授受故手縮其繘以防失墜

大夫設夷盤造冰焉

周官淩人大喪共夷盤冰或以兼后世子而統舉夷盤或此所舉非周制也

納羽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

古喪禮惟此難行時顏習齋勉飭之皆庶幾死蓋二十四分升之一以爲粥不能盈杯安能持至三月五月乎朝莫二溢者定其每食之數中間飢則更食但不得過一溢故曰食之無算也若如疏云一日之中或粥或飯隨作之無時不過用此二溢之米則一飲不能充何止食之無算乎疏食則但言食之無算而不言納溢之數蓋爲飯更不可以溢計也

婦人亦如之

婦人初喪既疏食水飲疑既葬復有變故更立此文

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曰比葬者自殯後比至於葬也用此見小功緦未殯亦不得食肉飲酒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大父[illegible]伯叔父不得食何也若大夫父之友之食不當也家人而姑息之喪行焉則喪紀爲

之發矣○陳從玉曰酒醴則辭注疏以發於顏色言之竊意君母妻之喪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哀情本輕也父母之喪豈爲發於顏色而異人之見乎蓋酒醴或至忘哀非梁肉之比故必以自閑耳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註疏

縮用布三幅橫用布五幅也小斂之絞十有九稱之衣不悉著於身故有祭服不倒之制蓋衣有

者有表單衣襲爲一稱者身再三稱勢不容加矣并說衣皆不著亦未安其餘顛倒橫側留尸上下兩旁以取方故必覆以衾束以絞然後可舉也小斂衣尚少故縮一橫三以束之以一衾藉於下而轉以上覆可周遍也大斂衣衾更多故藉用一衾覆用一衾絞之幅亦每加然後可束疏以縮者三共一幅橫者五爲五片并而不敷用布一幅未斂不衾要而縮者用布一幅橫者乃用布二幅裂爲六片而去其一可

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

君棺在楯肆南面故陳衣北領大夫士殯於西序故陳衣西領西上南上皆上左也小斂皆西領北上者遷尸於牖南首君大夫士所同也

絞一幅爲三不辟

總言大小斂絞皆以布一幅析其末爲三片而中不擘裂也爲求析其末則布全幅不可結而所束不得牢貼○前既分舉二斂絞數故

復總言其制注謂小斂之絞廣終幅而析其末以爲堅之強大斂之絞一幅三析之以爲堅之急亦非也

升降者自西階

者當作皆

作之喪大胥是斂衆介作之

臨川吳氏謂未親下大夫喪親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各以其下之胥服勞義執特君親之終臣子所尤嚴也故含玉斂于副主親之而家

宰贊爵大肆大祝渳而小宗伯洎爵遷尸人侯
射人舉焉大祝贊斂小宗伯率異姓而佐故鄭
氏以爲親執斂事者必事官之屬蓋必其識與
攷也大喪之窆鄉師執斧以涖匠師而忍使賤
胥及君之體乎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觀此則斂衣不若襲衣之被於身益明矣凡朝
祭之服皆生時所服也必無改造而左其衽之
理惟鋪被於冒衾之外衽不用結故可使左衽

捬於右衽之外耳記恐其義不顯故申之曰結
絞不紐言衽所以可左覆者以用結絞不若生
時之以紐帶綴旁紐合也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士喪禮襲設冒以韜之幠用衾小斂[illegible]用夷衾
將小斂未別自陳氏集說疑皆小斂有冒故不用
衾襲矣謂之夷衾者襲之衾取足周稱身之衣
冒而已小斂之衾則必甚於九稱之廣厚而與
之等在大斂又必甚於二十稱之廣厚而與之[illegible]

故以夷名曰自小斂以往則包大斂故大斂第
言鋪絞紟衾而不復言用夷衾耳大夫五
十稱君百稱則衾之寬廣因之故統之曰夷衾
襲一牀小斂一牀大斂又一牀皆取其寬廣之
相稱也喪浴用牀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其義
略同○質殺二字疑衍質殺即冒上已具言其
製此復云猶冒不可通○疏云夷衾所用上齊
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
殺按質殺爲二物故上齊於手下三尺不聞夷

衾亦上下分爲二也猶冒謂冒之廣狹取足周
襲衣夷衾之廣狹亦取足周小斂大斂衣物耳

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
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
東面外宗房中南面

子卽位於東序之端面向其東以大斂衣物
陳於戶東斂者便執事也尸自室中由堂北遷
阼階上則堂北亦宜空故外宗亦南面而不
位於堂上也父兄之恩不若卿大夫之義之重

故位在堂下命婦當兼內世婦女卿之內子亦
君之姑姊妹女公子則當在夫人之北內命婦
在夫人之南外命婦繼之以卿大夫位在堂廉
外宗位在房中推類而知之也
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注告斂畢非也自鋪席以至斂絞紟一一親視
而踊何事告斂畢哉蓋告以當馮之節耳於夫
人覆舉東面以見子之南面而馮也獨舉夫人
明世婦視斂而不敢馮也士大夫之喪子婦相
馮而衆妾無馮文義亦如此

主人房外南面
注人房外南面雖移位以避君而不敢遠於尸
主婦尸西東面不入房避君以附身之事必誠
必信非追親不能詳也疏南面欲視斂非也君
既即位於序端西面視斂則主人不敢與君並
立同鄉故南面視斂而俯就也大夫士既殯
而君往焉君即位於阼階下西向義與此同
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
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注降使出戶升伸致其哀與而踊也主婦言命
不言升本在堂上也
既葬柱楣涂廬不于顯者
朱載曰倚廬者兩木相倚上合下開夾草為蔽
前北向不設戶既葬後東墉為楣屋有柱有梁
外以草蔽內以泥塗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于隱者為廬
明庶子與士異廬也未葬已然則既葬可知

矣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
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所謂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皆謂金革之事
也天子微守在諸侯四方有故不得不命諸侯
以敵愾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辟嫌猶有然者不得
不用卿大夫以守禦舍此則王政公政皆有常
經無所為入於國入於家也孔子曰昔者魯公
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

不知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事吉祭後始復內寢也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則此義蓋使比次作㕥而不入居內寢也鄭氏謂御婦人在前期從政而御職事皆未安蓋未復寢則尚在殯宮或居外寢無御婦人之道諸侯大夫既卒哭已服王事君事既練已謀國政家事不待禫後始從政御職事也。疏謂得大祥居復寢者去堊室復殯

宮之寢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者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果爾則將於殯宮御婦人乎既御婦人而不入寢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先王制禮非重妻而輕祖父叔父兄弟子姓也古者士大夫備媵妾或世代侯王傳誌具了不數十可知貴者子姓蕃衍而世叔父兄弟而兄弟下而子姓兄弟之子使一斷以終喪不御於內設族大支繁而死喪相繼必至曠絕人道而人情亦有不能遵止者若妻則一人而已諸侯不再娶卿大夫非宗子娶亦不再皆媵妾以次攝內政故於禮可伸且古人之於妻也貴之嚴故待之不得不厚三月而後反馬以道微缺則還出之非以御私爲愛也其能成婦順則可與祀先爲養父母托幼孤故始則絕而親迎卒則爲之終喪不御於內所以厚人倫美風俗

也何以不言爲父母與妻疑爲父在而屈者也爲父母之伸則不待言矣。曰齊衰而又曰期者以爲衰之有三月也曰大功而又曰布衰九月者以大功中殤七月也爲曾正服喪期雖殺禮宜加隆而無別焉何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既受室而有曾大父之喪者鮮矣故略之弗盧設也。子路有姊之喪過期而服不除故孔子禁之若兄弟者於食肉飲酒御內之類舉過禮以伸恩無害也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喪禮最嚴御內而食肉飲酒尤之既葬若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辭梁肉可復疑則有之後猶不忍也蓋食梁肉而中心猶嫌者尚其有之若男女居室則綺敬之心絕矣非猶御內不可非特兒乎母也不入門蓋恐與夫親見而暫易其哀敬之心則居廬寢苫皆女其事女子既嫁若使遠反夫家則坍哀喪之親屬不能久

所不容故亦練後奔喪後不釋歸此聖人所以立人之紀而盡其變也秦漢以後禮教不明女子能終父母兄弟之喪者鮮矣此滅天理縱人欲之最大者而習而不察可痛也○婦人在深宮固門故不居廬寢處不可苟簡故不寢苫小身之不可輕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公者天子諸侯公制故其屬有大夫士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果爾則既練居宮宗者獨適子經不宜沒其文雜記君之喪邑宰之士既練而歸朝廷之士與大夫同大公館以終喪況于致其哀於父母而可以適宗別乎且必春秋戒因有所嚴任可存為此惟行者世儒不察而誤記之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以尊者而次於其宮則其婦其子當勤於供養而不得致其哀故但居巳之外寢以畢不御內之期

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古者人人有事大夫外命婦之禮也君之伯父叔父兄弟故喪紀不可廢若異姓之臣或君之甥舅與宮卿世婦○君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往夫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是之謂大理之節文

見馬首先入門右

注迎不拜為君之答己非也凡弔喪主不答拜

況君於臣下乎君之臨爲死者非爲己也故必俟君之見殯而後拜稽顙若拜迎則嫌於君之臨己耳

巫止於門外

巫以桃茢驅鬼故止于門外以示在路祓除而非爲死者設也楚子之喪強魯君以襚故魯亦以非禮報之而巫先祓殯荊人始不能辨既乃悔之

夫人弔于大夫士

周官士甚多夫人豈能一一往弔此以知爲同姓親屬也

婦人即位于房中

疏謂前記君臨大斂主婦尸西東面以哀深故不辟君此既殯哀殺故辟非也大斂與殯同時哀心豈得遽殺以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止在斂時主婦不容不親今已在殯則婦人無爲列位於堂上耳

其君後主人而拜

君與鄰國賓客加禮於己之臣適見其來不可竟不爲禮故俟主人拜命拜賓之後然後更拜以展己敬以示非爲喪主也此亦衰周悪禮士不與家僕雜居齊齒而君有命四鄰賓客禮焉必陪臣執國命以後事也然即此可證曾子問有司莫辨謂辨公與衞君不當拜而非謂季康子不宜拜矣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如君有朝會征伐既葬而後弔於其家則不復

踊以此知弔有哭踊亦感發於中心而非徒外之儀節也大小斂則見尸殯後則見柩雜記無柩者不踊謂葬後也見殯即見柩不得以加塗而謂之不見殯者先置棺於肂而後奉尸以入棺無禮柩而使人得見時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注天子諸侯之欑不廣而去棺遠大夫之欑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於棺非也欑外加塗

不論內之廣狹塗無及棺之理不殊於棺乃對
君畢塗士塗上而為言豈猶既也天子諸侯四
面盡塗大夫塗三面貼序壁西面不塗則所塗
不過於棺士則棺在肂中所塗惟上蓋而已自
君至士皆攢外加塗塗外復有帷帳以覆之君
四注其形如屋故名屋大夫三面名幬士覆棺
而下垂於衽故名帷畢塗屋者蓋並之而外加
輤也注謂攢木形似屋誤矣士大夫攢外有帷
帳不應君反無雜記素錦以為屋葦席以為屋

即輴也○注謂輴當為載以輇車之輇非也檀
弓記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
故設撥則載柩以輴明矣周官巾車小喪共柩
路則大喪即用輴輴之龍輴而別無載柩之車
明矣小喪倘稱柩路則遂匠所納之車乃臣下
所用明矣○王后謂媵用厭則遂師所共柩車之
役或以載柩無以見其必為載柩之車而士喪
禮記遂匠納車於階間但言納車亦無以見其
必為柩車也古禮散亡惟漢為近古故後儒遵

守康成之說而援以釋經實多不合不可不察
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
腊焉

棺旁用熬穀魚腊豈寧蟻時以引蟻蟲遠其棺
穴而掘去之而葬下棺後所用與

士葬用國車

庶人葬具與鄰里共之士不能如大夫用其命
賜之車又不可下同於庶人故用公家之車即
遂匠所納是也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四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 同訂
上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祭法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非圜邱之祀朱子既據大傳以絀之而郊與明堂先儒之說紛然散亂竊意荐廟郊祀上無二上圜邱祀天惟以稷配明堂享帝惟以文王配四郊迎氣各祭其帝與其官雖大旅乃合祭五帝與五官蓋歲事之常則天地四時宜分有故而旅則上下四方之神祇不容不合也圜邱祀天則天神從祀方澤祭地則地祇從祭焉而四郊與明堂則無天神從祀蓋但天后土式臨則百神皆宜備於內四時功各有所明堂精意以享不宜汎及羣神且以代之常天神地祇各以其時其地非其事之故圜邱方澤而外無爲別有從祀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謂二世

室不祧與明堂無涉舊說郊祭一帝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又引明堂兼祀武王宋以後諸儒又謂歷世皆以父配不惟於古無徵亦非心理之同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

鳥獸蟲魚多死於斬割雖植物亦必刈伐故曰折人則全而歸之故曰鬼巢子曰人受命於天超然異於群生明於天性然後知自貴於物觀此亦可見矣獨言五代者唐虞之後數始大明上古渾樸人物之死尚未辨其名也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七代宜作四代本記自有虞氏始固語小然皆疏傳不可通

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親疏多少之數即下親者祭多疏者祭少之謂也廟祧壇墠之多或由功行兼化或因設廟祧壇墠而祭之則宜主祭之多少方氏以有昭有

人有祖有考爲親疏之數而隆殺之親親之殺以成七成五成[illegible]爲多少之數而[illegible]之等賢之等似未安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五廟月祭後儒傅會之說也禮之殷事者莫知祭自天子以及公卿百執事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祭之明日又繹而賓尸倘月舉之民治將

爲之不詳矣記所據蓋周語曰祭月祀之文不知所謂日祭者在喪朝夕上食也幾內諸侯卿公卿大夫朝夕上食與執事野故可包服者祭所謂月祀者朔望薦實也侯服以將至者則與執事野故可侯服者祀以記說會周語而[illegible]注則皆曰祭祖考月[illegible]此[illegible]也必欲曲爲之說豈[illegible]亦有[illegible]若正祭之備禮與朱樂陳氏謂月祭爲薦新有時不闕每月而一舉也　張子曰兄弟數人

代立止當一世雖親[illegible]不可爲數十廟[illegible]世傳祭七廟五廟尚若致删遷[illegible]數十年乎以衰者之兄弟數人其爲一世則共一廟亦如昭穆祭合享也朱子曰宗之數[illegible]定恐亦此始爲宗者特立一廟後皆删去書其有定中若以增則立一宗以下者皆當[illegible]遷[illegible]今下制禮不三廟損也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五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祭義

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霜露則秋可知。而雨露通春夏。故必舉首時。霜露與淒愴實相感召。故曰非其寒之謂也。今日散陽雨露滋萬物欣欣但情多有之符暢相

君子濃時而思親。則怵惕焉傷焉。哀親之不得見。而如將見之。所以怵惕也。荀卿子曰。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悽愴而有所至矣。即此義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

於內不出齊宮也。於外猶日出而聽政於路寢。或有事於國中近郊。君知所以爲尸者則門下之是也。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樂以事言。嗜以物言。

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謂佑食闔牖戶後也。與祝宿者皆出其方尸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義正相發。

致愛則存致慤則著

慤愛之篤也。存如見其親也。著親之形聲志意無微不著也。愛與慤。存與著。有淺深而無彼此。觀下文著存不忘乎心。則安得不散及篇內致

其慤而慤與敬信並列。則慤非以散言可知矣。三不忘皆致愛致慤之事。見乎其位云者皆有著之。非陳氏以分解存著誤矣。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以敬養之義。則知非身之誠。不可以順於親。思敬享之義。則知非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不可謂能終。是謂思終身不辱也。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受於天者。惟聖人能全而歸之。而天地所生之

貴[illegible][illegible]以盡其性所以能饗帝也愛於[illegible][illegible]
孝子[illegible][illegible]而歸之而父母所愛敬其以先
其類所以能饗親也
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
怍
聖人之心自日明日且以至於萬物無不無時而
不鄉乎帝也孝子之心自慎行其身以至於家
族無時而不鄉乎親也惟其平日如此所以
臨尸而不怍言孝子之不怍則聖人之對越在
天者可知矣

其親也慤
視當作親
[illegible]濟漆容也遠也
謂[illegible]度之遠也故曰容以遠
[illegible]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
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
饗之孝子之志也
百官奉承而進或諭乎孝子之志意而孝子獨
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也僧[illegible]總以為助祭者
誤矣上託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者[illegible]
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illegible]明助祭則無
所用其恍惚也此曰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則
謂主祭者明矣諭其志意[illegible]詩春秋無言時靡
有爭之義
雖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
慤者思親之篤也信者反身之誠也敬者[illegible][illegible]
之恭也慤敬外別言信者春秋傳稱范武子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詞晏子對齊侯其祝
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illegible]者
者祭祀祝史必陳主祭者之德美以告於神所
謂薦信也慤敬者即事齊肅之心信者乎日誠
身之事臨祭亦有信文于之祭也思死者如
不欲生倚祝以孝告而于人無愛存慤著之實
則拜獻之節肅敬之容皆不信也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
下之和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陰陽迭爲消長或晝長而
夜短或晝短而夜長然後寒暑分四時不違而
歲功成故聖人之報天主日而配以月也○致
天下之和絪縕化醇而百物生也
致和用也
服物采章之用各得其宜然後尊卑上下之分
肅無不知故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
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
致反始愼終追遠之類故曰厚其本也致與神

謂天地社稷百神之祀在民上者猶嚴動恪敬
以奉之則民當嚴上可知矣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
之至也
盛者著見之義神不可見而人之有氣即神之
著見者也鬼不可見而人有骸骨即鬼之著見
者也天道至敎以人之一身而爲鬼神之所
合明乎此則知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凝於人而
萬理畢具日明日用皆亦人之學所由立也

陰爲野土發爲昭明存其精而一氣相感變存
愨著子孫追遠之所由生也故曰敎之至也
○在天風雨霜露在地庶物露生無非敎也而
與吾人之一身兼有鬼神之盛最爲切近故曰
敎之至或曰合即合漠之義是魄在散而有報
氣報魄之禮聚生者之精神以合鬼神於兩實
之中所以爲敎之至也
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著也

百物之死其然斯盡惟人之死其氣焄蒿而見
者悽愴傳所謂魂氣是也此神之著見者百物
之精猶云萬物之靈言百物中惟人得此氣之
最精而其神可識也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
以畏萬民以服
古民愚蒙覩人之死猶夫物之澌盡而已惟聖
人知鬼神之精狀因物之精制爲祭祀以彰仁
義之原而示人以明命鬼神使民知追養繼孝

之追以爲之則是以無不畏服畏者稟於義之
當然服者懼其心之同然也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
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
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
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
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
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始制祭祀不過獻奠於新死者聖人以爲未足
故築宮室設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追思古
始則其事益詳矣又建設朝事饋食之禮以分
報氣與魄則其義益備矣祭祀之終獻酬交錯
教民相愛上下用情則文益周澤益洽矣故曰
禮之至言無以復加也○主人主婦嗣子兄弟
賓長獻爵尸必酢主賓獻酬大小以稱貴賤有
俎畀及翟閽所謂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謂此
及歲將齊戒沐浴而躬朝之
歲時將祭君必齊戒沐浴召卷獻之宮而躬

○凡祭犧牲之中用者以往[illegible]進[illegible]明
而使春秋中朝國人而問焉同義者[illegible]射
之未安
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天子則卜三宮之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首舉
天子諸侯故中以君包之
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
獻繭之禮舉世婦則三宮之夫人獻繭於天子
及后視此矣

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
夫人親繅則后親此矣后布於三宮之夫人侯
國之夫人布於世婦故下總之曰君服以祀先
王先公也不舉后以見夫人何也如曰后繅三
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則似后布
於王宮之夫人世婦而不及侯國夫人之布於
世婦矣或曰當是夫人[illegible]
大孝尊親
尊親不獨嚴父配天也使國人稱願以爲君

之子亦近之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先意承志凡有深愛者皆能之諭父母於道則必本於反身之誠而先意承志亦有助焉又父母既感動於子之誘行而又諒其深愛篤敬則凡有過行必隱度其子之心以為病而不敢言又不忍不言則潛移而默化者必多矣是之謂諭父母於道也

故可能也安為難

莊嚴儆恪未嘗非敬也而父母或為之不自適苟所難者父母之安也與恭而安之義異矣

仁也者仁此者也

於父母而仁恩不篤則外此無可推矣

禮者履此者也

凡禮之存乎書策者皆可以率而由之惟事父母之禮則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可以言傳能履此則知凡禮之行皆所以著誠而去偽矣

義者宜此者也

義可直行惟事父母之義則難得其宜故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能宜此然後知凡事之義皆宜隨以行之孫以出之也

信者信此者也

於父母而愛敬慈誠不能盡其信則百行無能信者矣

強者強此者也

親之存竭力盡誠而無窮息之懈親既殁尊仁安義而不遺父母之羞非自強不息未足與於此

刑自反此作

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刑之作由不孝者始也人而不孝則忘身殉欲凡可以入於刑者無不為矣

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當是博施備物可謂用勞矣尊仁安義可謂不匱矣備物以養口體而已博施而族姻皆勝然後父母之心安所謂養志也

人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超然異於羣生、其於本此、明於天性、然後知自貴於物、明善誠身之本也。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註箕疇有加於諸臣、疏謂於有德者、又校其齒、俱未安、貴與尚其事各別、所施之地亦殊、牽合而言之、其義博晦矣。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不敢過者、遇諸塗、必下車而問勞之、雖齊民亦然、若有道有德、則經其閭、必就見焉、其所居遠、或老欲不能行、問王明巡、而欲言政者、其閭之君就見之、而以其言進可也、敬老之禮至於此、宜者以壽考、則能稽諸古人之德、善[illegible]治之變也。蓋自有虞氏以來、[illegible]則有[illegible]別[illegible]之法、三代[illegible]不知後者有行後[illegible]之法、[illegible]之有[illegible]於[illegible]者則有[illegible]諸[illegible]不收之[illegible]上之[illegible]終不能收、則其[illegible]

務藝次亦放次其各守職業以[illegible]老者自上以上。皆修飭自好之君子。即庶人工商亦[illegible]無罪之良民也。是以君長禮之。假如師友鄉黨敬之、次於事親、至於天子巡行而不[illegible]國君執見以傳其言、後[illegible]有[illegible]有欲不行有命長而政不修。則所謂老者[illegible]終[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士。宜入。[illegible]則[illegible]者加之民[illegible]其[illegible]者宜[illegible]焉。[illegible]加禮致。則彰善癉惡之[illegible]行者[illegible]大府何至有以名民公[illegible]、革除[illegible]者其後[illegible]

之[illegible]所有[illegible]其地有[illegible]則[illegible]聚[illegible]自有可不[illegible]久之[illegible]爲[illegible]入[illegible]求[illegible]者[illegible]交[illegible]列路[illegible]老曰久[illegible]地、故井記之傳有天下[illegible]家[illegible]知萬事[illegible]理、必由本正。[illegible]七。以文。[illegible]不[illegible]德行[illegible]民以租賦而不問其[illegible]俗[illegible]先王總老乞[illegible]之典、法而[illegible]及於民、不可以不察也。

[illegible]不遺身、即[illegible]不遺心、思慮不遺親

[illegible]不遺身、謂[illegible]不遺心、謂臨祭[illegible]

目不違心故僾然如見其形肅然如聞其聲若視聽他用則心亦偷而自行矣。愨善兼思視之篇反身之誠即前所云盡其愨盡其信也目口不違心即前所云盡其敬也思慮不違親即前所云思其居處及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二節之義也祭之本義盡於是矣故以結通篇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六

洵里劉月三
高淳張錫斂同訂
上元翁尚友
桐城方苞著

祭統

統者總也緒也篇中所論祭之大體義理之總會也三重十倫之類節文之條緒也○此記惟篇首心怵而奉之以禮二語似古賢遺言其餘義甚膚淺辭亦冗漫多疵如言祭而曰不求其為言齊而曰不齊則於物無防嗜慾無止言銘先祖而曰足以利之皆害義傷教之甚者觀其舉衛孔悝之銘以為準則則可知矣獨末節可繫周公踐阼之誣蓋記者見春秋書魯郊禘不能辨其為僞而以為成康所賜然曰周公既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勳勞而賜以重祭則二歲以前絕無[illegible]可知也然則明堂位乃劉歆輩所偽作而又王世子及史記荀卿之書有言周公踐阼者皆歆所增竄決矣

經074-402

言頌僖之禘自閔公幼而慶父當國始郊自僖公始謂成王賜伯禽受許妄也詳見魯頌閟宮

補解

大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

凡祭爾於禮與備於心者皆以禮爲物自外至者也。知悽愴怵惕生於心則知怠爲慝其祭矣、知誠敬誠信生於心則知僭爲誣於禮矣。

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

內盡於己者春秋霜露悽愴怵惕之心也。外順

於道者尸賓族姻嚴讓親踐之敬也。

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殷高宗典祀獨豐于昵魯躋僖公立煬宮皆不能順於道不逆於倫者也

養則觀其順也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惟其順於道也。此上

內盡外順[illegible]

也語大則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以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皆順也語小則苟言苟笑以至殺一獸斷一樹不以其時皆不順也

八簋之實

儀禮天子燕食之樂歌也曰陳饋八簋又以儀禮士二敦大夫四敦推之故知天子之禮八簋、以實祭器多同也

防其邪物

謂君子必齊乃防其邪物陋矣

然後會於大廟

以是知散齊期內君有王事國事可以出齊宮獨不當入內宮與夫人嬪婦接耳

大宗執璋瓚亞祼

上言夫人會于廟下言夫人薦豆則夫人親祼不待言矣故衆大宗之禮以互相備也攝

[illegible]

盎豆與攝以包前何也使於祼衆夫人於薦盎豆衆大宗之攝則似夫人止祼大宗主薦盎豆、

而無以見其爲所相備矣
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
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蓋凡齊醆皆必旋加明
水此不云薦盎齊明水者盎齊前已涗於清酒
而至是又加明水云薦涗水然後前後之字義
皆明且可以見諸齊涗與加明水之通例若云
薦盎齊明水則似分爲二物而字義爲之蔽隱
矣○從字當屬下句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

樂歌皆瞽所習樂舞童者所執而君獨親就舞
位何也天子必能張皇六師四征不庭然後能
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諸侯必能敵王所愾
立武保疆然後能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先君舞
莫重於武宿夜總干山立武王之事故嗣天子
帥而行之而諸侯則樂者得執干戚就舞位以
明彰此義周官冑用成均之學子以與君並列
舞位也後代相沿賤者之子猶不得入舞列
况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也言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此獨舉竟內何
也舉天下則似冕而總干乃天子之禮而非諸
侯所得用覆舉而並出則於文爲贅矣
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
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
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
前云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謂先王制禮非以
強人乃生於孝子之本心也然無其心者雖與
物不能強致其情而有志之君子則又可假於

外以增之蓋祼鬯以求神則先王先公如在其
上而可指繼述纂承之志矣升歌清廟則啟然
如見文王而增其秉文之德丕顯丕承之志矣
就武宿夜之位則知先王順天應人止戈爲武
而增其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
志矣若無其志則外物亦何有內懷靜心是謂
深於德於禮者也而求外之物何可得哉○
三重之禮然後乃可使君心不以爲重則人亦
輕之此殆孔子之所以不欲觀也

尸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
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
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
餘也

上大夫之祭主人不與餕而君則與卿同餕蓋
君至尊嫌禮絕於人臣而不可餕尸之餘故與
卿同餕以彰爲子爲臣之義而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
大夫士之祭也必特筵一賓而國君所[illegible]惟卿
大夫士是不立賓也蓋立賓者求賢德以爲親

榮也在諸臣則奉君之祀事義不得爲賓在君
則以示用與其同者無非賢德而不專於一人
仁之至義之盡也大夫之嗣爲上餕以有承家
之道故上不敢同君而下以別於士也卿大夫
之餕有數而賤無數以退老者[illegible][illegible]所其之職
事必隨位也七十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八十乃不
與齊喪之事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夫[illegible][illegible]之數有加
苟則退老者必與祭也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宿作位以
既各執其具陳於堂下則無爲復進徹宜爲餕

之而徹其器也據本文則似士之餕者各執其
具以出而先謂所司徹之蓋以公食大夫禮賓
自執醬黍以降因饌具皆爲已設也祭之饌具
爲神與尸設而君卿大夫餕之士爲末餕而已
理宜有司徹之此禮之各以義起者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
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
竟內之象也

餕之道每變以衆自卿大夫以至有司莫不與

焉蓋周人之祭自朝及闈凡執事者皆不免饑
渴矣先王制禮餕以廣神惠亦以充其饑也[illegible]
以洽人情亦以解其渴也故曰惠術也可以觀
政矣蓋禮脩於廟中無一人不飽其德日攻行
於境[illegible][illegible]無一人不被其澤之象祭之末有界煇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以[illegible]其有未得與於餕與旅酬而
不[illegible]逮也

外[illegible]教之以[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孝於其親
禮行於宗廟則凡與於祭者皆觀感興起而外

得君敬長之義肉食非祀之恩於義未安

壽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壽其道者躬致愛慤敬信之道也。端其義者正明尊君孝親之義也

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

此言國君之祀事而忽及君子之事君必身行之何也國中無在君之上。而為君所尊事之人。惟在廟中則全於臣全於子故事尸之禮一同於事君所謂身行之者此也所以然者必能事

人然後能使人故世子入學而與群士齒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國君與卿並倚尸之餘皆使身行事上之事以無幾無惡於下也

此篇義多膚淺辭亦散漫而就中擇其精者與其書七十子所傳已有淺深而相授受之後漢諸儒行之各失其真而先儒之格言猶有存焉者也

鑄鐘設句乙

陳氏集說牛耳於物無說則時無問故不設

少尸而同八陳氏謂人道貴別神道貴親皆非也虞有女尸。以在寢且獨設之也於廟則非儀況為女尸必為男尸者之婦而後于后夫人一身承祭尚或以故不得親有時之祭設尸甚多。尸必以孫孫必與婦偕何可偏也況大祭乎先王制禮乃緣人情究事理不得不然是而求之斯失之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在祭之末雖強有力者亦以終事不怠為難故。餕與食必上下同之餕則徧於百官獻則下逮於各有司是也。又必分時異地節文乃得終遂故諸臣之獻則於其於堂階上人之眾則於夕於寢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

注一獻一酳尸也疏謂其節當在尸飲五獻卿時又引周官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以爲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皆非也然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道神人之際其事相因其意相續不宜獻飲未終而爵命羣臣以間之惟特假於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天子諸侯之所同也下文於禘祭爵賜服亦謂舉行於禘祭之後耳

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

上記宗婦執盎以從夫人則執醴者亦宗婦也

周禮惟大宗伯可攝王后之祼獻而籩豆敦鉶以授后者皆婦官記云執校執醴授之則外祭不同授器祭宗之主婦執器戚獻者此記蓋言婦人以器相授亦不相襲處繼言夫人與尸獻酢亦然末言惟夫婦致爵亦然以漸而深示男女之別如此其從下祝此又可徵夫人所獻惟尸與主婦與諸大夫以下之賓侑朋友也即祝與佐食非族姻必公士也故主婦親獻之國禮則自卿以下與事者皆羣臣也君親獻之而下逮於有司禮意已厚矣夫人則不宜與臣下相獻酢又五廟之主各畢應獻之數而四尸又相與衆酬宗人又於是夕也燕則亦無暇與賓侑祝佐食爲禮矣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

枝特牲饋食禮主婦致爵於主人席於戶內畢主婦出反於房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南面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謂此蓋授爵受爵易地不相襲耳

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

立者不可不知也

貴周曰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若優貴而備賤昵近而忘遠於同等之中惠有進有退則羣下必私議其不均而政之行無實心以應之則事何由成功何由立哉故之所以誠可懼也人君不可不知也然惠不可以不均有事則不可以不斬故周官之法必以事之繁簡劇易共事者之敏鈍勤惰月稽歲考以上下其爵祿增損其稍食蓋均其惠於廟中以象仁之公核其

事於官中以示義之正故曰禮樂刑政其極一
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
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謂諸父兄弟之燕也其有
司皆以齒謂繼士之後而得獻者故統曰賜爵
以包之疏謂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故注云賜爵
未逮於諸侯之禮祭之日衆兄弟與賓無族燕
凡賓侑祝佐食衆賓衆兄弟旅酬皆在繹而何

尸時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
周官墨者守門以義度之不過倉府幰庫苑囿
之守未可以槪朝廟也
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
陽主於進其盛有終以天地成功言之在辰巳
月然後利見於離百物皆相見故以爲陽之盛也○
陰主於退其盛有始助陽成歲功皆在申酉之
月過此則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故秋爲陰之

也
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
能其事卽祭事也百官各承其事然後主祭者
得致其怵惕以與神明交
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
不明於祭之義則凡政教皆明不能屬誠不能
達故君人之道不全不能於祭之事則凡職業
皆昏而不能辨怠而不能守故爲臣之道不全
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
弗可得已

此承上文而言君之德厚則祭之義章雖或有
故不能親涖而使人攝其人必震動恪恭而不
敢慢若君之德薄其志本以祭爲輕則羣下懷
疑不如其義之重如是而求所使攝祭承事之
人必敬豈可得哉○周官祭僕職掌受命於王
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
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蓋王以喪疾不得親涖故列此職也可與此記

之義相發

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

注至於太廟以夏之孟夏禘祭蓋以自諟一獻一酳尸之說其實非也曰假於太廟正以見特至而非常祭耳若常祭則宜曰有事於太廟

興舊耆欲

耆音旨義訓致興起猶歆而致其所欲致於國家也春秋傳據舊耆亦訓致

作率慶士

慶士謂善士用之而國有慶者也猶尚書立政所謂吉士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七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經解

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傳荀氏之學者為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為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

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為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間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為方不能觀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既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

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抑凡此皆荀氏之學所謂原先王本仁義以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壞則自漢始河間獻王獻古禮明堂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

未布頒以為民禮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處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沉殘闕每至郊廟大議衆皆昧而莫知其原間閭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禾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與○經本無弊解者失其意而恩誣賊亂之弊生此篇别其教並著其失故以經解名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屬辭必與其事相比故義皆曲當有得於春秋之教者亦然

詩之失愚

詩可以興但性情之感發或樂之過而溺於所愛哀之過而毀以滅性憂懼之過而懦怯以傷生則其失也愚

書之失誣

通達事理者或強不知以為知遠慕上古之事或以後世為可復行是之謂誣

樂之失奢

玩心於歌舞則凡可以娛情志悅耳目者必備致而後慊則漸流於侈肆而不自覺矣

禮之失煩

記者意主於禮故言禮之失與諸經異蓋諸經義失則人心或為所蔽陷禮則人之儀則所當服行雖過於煩無他害也

春秋之失亂

辭與事比事同而辭異則義必異矣若以己意

刱而失聖人之本指則大亂經常之道如公羊氏祭仲知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類是也○秦以易爲卜筮之書而不焚則自秦以前未有國立易敎者明矣春秋絶筆於獲麟又二年而孔子歿卽七十子有傳之其徒者孔子不及見也况與詩書禮樂並立爲敎而一國之人性質皆爲之移易哉爲此說者乃西漢武宣以後之老儒明矣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

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荀子曰學至乎禮止矣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是謂道德之極此記上言諸經之失雖禮無大疵以下則極言禮爲道德之極羣類之綱紀也天子當立人極與天地參必德配天地利兼萬物明並日月然後可而非禮無由致此也居處言動皆式於禮然後身可正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事詩所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隆禮由禮之謂耳○德配天地則兼萬物聖人之仁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聖人之智也然非以禮檢身無一不式於度亦不足以爲表儀而正四國卽身能秉禮而所以治百官制萬事者毫末不在於禮亦不能盡得其宜得其序此與論語所云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而動之不以禮猶未爲善義

可相發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信義和仁之本在知仁而其實用在禮最上者如聖人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動容周旋中禮以爲民極其次必知信義和仁非禮無以述之

而議禮以爲正國之器是猶執權衡而不可欺以重輕陳繩墨規矩而不可欺以曲直方圓也最下者則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則亂人犯敗國雖如大防之壞坐觀奔流之潰敗決裂而不可振救矣○康成鄭氏曰義信和仁皆存乎禮是也號令有禮然後順於民心政教有禮然後上下相親而各得所欲兵刑有禮然後天地之害可除○荀子書多兼舉王霸故記者因之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

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荀子曰禮之所以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又曰繩墨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

方猶所也萬事百物其以天理皆有一定之方所即物之則心之矩也不知有禮則其心之所嚮身之所處傾側反覆而無方所之可求矣○荀子曰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又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敬讓之道也上應有闕文

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春秋之末列國君臣皆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戰國益甚及秦遂盡廢先王之禮故大敗天下之民俗未有如秦而君臣身受亂亡之禍亦未有如秦者蓋禮既亡則縱橫權變姦宄百出而不可窮而一時君臣皆不知有禮故無從而辨之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廢非謂六禮之不備也將嫁教於公宮宗室既昏三月而後廟見婦之大小一聽於舅姑而下

之宜與否不得以自專。夫是以家節正而子婦皆安以和也。廢禮而任情。則婦或無道以苦其夫。夫或無道以苦其婦。而入於洴辟者必多矣。

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子之不忘見於族姻。以父母之恩不可倍也。臣之不忘列君民社。以先君之恩不可倍也。觀春秋所書列國臣子之薄於君父者衆矣。前此胡本之則也。以先王之禮教何未盡廢也。

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禮與法皆所以禁民爲非。然使任[illegible]不由[illegible]。則與敎之所積民氣之所感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故君子公愼其始。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八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曾蘭友

哀公問

然後以其所能敎百姓不廢其會節

已能老老然後敎民以孝。已能長長然後敎民以弟。不廢其會節。因事而爲之節文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綜論大經大綱陳紀。既有成事。然後治其服物采章以繼之也。

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

人君不能躬行節儉。居處服用少自便安。則不能與民同利。利之不同。則所制喪祭之禮雖詳明周決。民且以身不能備而滋憾於君。尚安望其觀感而興起乎。

因民是盡

朱軾曰固專固也務欲竭其民財而後已
百姓之德也
君必及於人道則德將及民而民之德亦可與
矣
續少令父大昏爲大
行臣父子之義人所共知也惟夫婦於室易狎
而難敬故必夫婦能敬而後爲敬之至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蓋慎獨主敬必始乎此但衞鄭
關雎之詩所謂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

意不形於動静必如此然後爲敬之至聖德之
極功也○公問行三言之道而孔子獨言大昏
親迎寔末有動於悖婦溺於寵嬖以悖父子
之恩失君臣之義者然後知聖人告君以是爲
尤其義深其慮切矣○記稱哀公爲妾齊衰孔
子蓋早見其微矣
親之也者親之也
家語作親迎者敬之至也下親之宜作敬之
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

興敬其親乃正而可常舍敬則爲私愛而小者
嬖大者傷是遺棄所親愛之道也
以繼先聖之後
哀公以冕而親迎爲已重蓋視昏禮爲男女燕
昵之私故孔子兩曰先君而曰先聖以示公乃
文王周公之裔不可不自敬其身而欲敬其身
以興敬於民則必自妻子始公問爲政而孔子
首言夫婦於父子君臣之上蓋早知公之溺於
愛而不能敬也

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凡夫人不與外祀而曰爲天地社稷之主蓋粢
盛必親舂服冕絲物必親織也疏謂大宗伯攝
未知何據經傳所載后夫人所共無非內祀者
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惟敬可以抑人之邪心惟恥足以作人之敬心
魯自襄昭以後外屈於晉楚齊吳所謂國恥也
內偪於三桓相協相奪受閔忍詬所謂物恥也
至於哀公鞄臣靦面而相陵侮孔子不忍斥

以舉物恥於國形之上。以隱動君心。使知振之
其之非備政無由而禮之不先。政無其本。身之
不敬。禮不能行。念及此尚可溺於嬖幸以失臣
民之望乎。此聖人就君心之所明。而苦言以相
感發也。

又曰吾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
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
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
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不能敬妻子、以恒情觀之、過之小者耳。然究其
本原、則爲不能敬其身。不能敬其身、則傷其親。
而禍至於亡其身、乃理勢之相因而必至者。○
李光坡曰、哀公不用孔子之言、立公子荆之母
爲夫人、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孔子或先覺其
微、或時已嬖幸、而以是儆之、皆未可知。而公卒
由此失國、惜哉。

三者百姓之象也

象猶表儀、言身與妻子、百姓所則而象也。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

祭義、出戸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愾
言其氣之感過震動也。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

左傳、季康子死、公弔之、降禮。注、不備禮、非也。
方是時、魯君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敢不備禮
乎。蓋降君臨臣喪之禮、而用同列相弔之儀也。
無論降爲自貶、爲不備禮、所皆爲過舉。三桓無
君久矣、開隙已成、孟孫彘至面侮公、謂郭重肥、

而公他日怨問、疑曰余將死乎。故傳言三桓患
公之妄、則公平日之過動過言必多矣。故以是
切告之。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
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晉欒書、中行偃弒其君、迎立悼公、年十四、始見
諸大夫於清原、言即有倫、用人行政、次第井井、
國人信服、而書偃之姦心自輯、晉霸復興、是之
謂能敬其身、能成其親也。哀公長君、季氏自康

子嗣私非若宿與意如之橫悖難制也使公能
謹言愼行何至孟孫藉借戲郭重以面侮公孔
子所言皆哀公之鍼石也
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
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
不能成其身
此非汎論爲政成身之道乃哀公當日所宜審
處之時義也蓋民不知君數世矣自季孫宿以
後務以私惠自結於民而民所苦之事則盡

委於公以離公於民如樂圍師師朝霸主會盟聞之類故昭公
孫齊傳稱國人如釋重負齊侯取鄆以居公而
鄆民旋潰皆爲季氏所愚也哀公此時非愛人
之心大信於民將不能有其身矣安土者隨所
遇而安也樂天者知其不可奈何而脩身以俟
命也其後哀公不忍季氏之誣而隱身於越則
不能安土樂天而與以保其身孔子已見其端
倪矣○自古蒙難而安土樂天身以光亨者文
王也箕子貞守道以成其身者箕子也哀公若身

以文王之德或能用孔子則魯國之亂可撥而
反之正卽不然苟能敬身守禮愛人終身無過
言過動則民望所歸季氏之姦心自不能逞保
邦織守以有待於後亦可謂成其身用此卽能
行聖人之言則無不可處之境矣如公之不審
何哉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則御身而與不過乎物則身成矣恐公以成
身爲難或不知所用力故示以約而易守之道
也○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已前陳之

矣猶懼公以爲偶然之言動而忽之也故因問
成身而言不過乎物凡附於吾身者日用倫離
物之小者也綱常名教物之大者也小物或過
於身必有所虧而況人倫父子君臣之所係物
有則身之成敗係於此而可以或過乎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
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
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

不閉其久三句皆以大道之化育言造化之功、皆既成而後燦然有迹其未成之先所以轉運密役者不可得而見也○不已則久於中而其微不可掩矣所謂不閉其久也惟不閉其久故無爲而物成惟無爲而物成故已成而明○哀公於孔子之言亦未嘗不心知其善特所知者淺其明易蔽是以不能澂誠而致行故夫子告以自強不息如天道之不已緝明日新如日月

之相從也不閉其久在天道則秋冬之閉凍也閉而春夏之發生也盛在君德則至誠之久而微也無爲而物成在天道則轉運密移不見其所爲而時行物生在君道則篤恭而天下平也○問以哀公之時位言之信能修身愛民爲一言動之道則其感國人之心良易於之而開日之義自有不見其所爲而默以成之者矣○已成而明在人道則歲功既成生長收藏之迹顯然可見在君道則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

文章而後與者於天之則天也即如晉悼公之小國其類危亦不貴於修哀而用賢訓官息衆保民不敢淫亂而臣民致順諸侯威懷然後知其爲收操柄動皆中乎機會亦中主之所謂已成而明也聖人之言雖高極遠而不淵於事情守此道常而可感乎薦髮學者宜於此類求之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不過乎物恍若無隙之哭及公欲問切要之言復

以此進者仁孝乃人道之總會百政之根源也○凡前所言敬身成親愛人正物皆其次是矣苟過乎物則爲不仁不孝之人豈惟不能成其身有欲有其身而不得矣可不念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孝子之志也非其所受於天而無缺者仁人不能其小大之辨也○張子西銘蓋本此記而推衍之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九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仲尼燕居

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先王制禮皆貼隨事道天理而取其中人之行身週物能以禮周流則大中之理無不徧矣即一貫之指以禮言之乃其顯而易見者

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孔子以求仁為教而曾子謂子張難與為仁仁者天德之首也子產過於慈仁猶失政體如母之不能教而張也過於矜高則不能反求諸身而無進德之基矣故切言以警之若不及則勉之而已故不復言

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領字之義或取承領然後伯天下國家皆當陳政事疏誰與領此是也或取統領楊惲報孫會宗書統領從官魏相傳總領眾職是也或取挈領左傳鄢將師為佐領晉書職官志中領軍是也惟此記及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注皆以治訓未知所據以文義推之此記宜以挈而去之為義樂記則以統領為義但於古書未得其徵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老莊以禮為華而亂道荀卿以禮為化性而起偽皆不知禮之生於仁也仁以體事故明無不照仁以感物故誠無不通明於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則治國如指諸掌職是故也此仁鬼神獨於郊社禘嘗之為仁顯而易見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　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上五者節目禮原禮之所以制也此五者曰以之以人之用禮言也。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如禮則失得從違判若白黑故辯說得其當。凡此皆所謂好也惟有禮故能全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先王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原其體之所以立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究其用之所以行也原其所以立則知心有所不容已究其所以行則知道不可須臾離事無其治則性命之理不順此精粗本末所以一貫也。

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凡此皆所謂惡也惟無禮故無以領而去之也。如侍於君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合聽鄉任左之類如不知此則無所錯無所加矣。其儀法多見曲禮苞始受戴記先兄日次口誦其文必心惟其義凡曲禮少儀玉藻內則所載不獨事父母君師也即長幼朋友賓客往來酬酢少不由禮則於心不安而人情亦不能順。故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又曰仁體事而無不在不知此則雖

能記誦不可謂之學禮

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

李光坡曰入門一也升堂二也升堂樂闋三也升歌下管四也陳其薦俎五也行中規旋中矩六也和鸞中采齊七也客出以雍八也徹以振羽九也

樂也者節也

春秋傳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不惟宗廟朝廷閨門鄉黨之際會非禮有悖經不敢輕動也間時常雜事一舉足一發言非理所當然亦不敢動必如是而後謂之致禮以治躬不惟祭祀賓客射鄉之樂歌非比物飾節不敢輕作也門燕居退息御琴瑟調磬管非道何其節亦不敢作必如是而後謂之致樂以治心

不能詩於禮繆

古者於旅也語多賦詩以見志不能詩則問人之歌而不達其義如蕭芸鶉兩慶封不知或答人之賦而

不應其情如高厚歌詩不類故於禮繆也

不能樂於禮素

明於樂然後從容和順之意周浹於拜跪揖讓之中野人相敬直樸無文則為素而已

薄於德於禮虛

無如斯如劉之隱痛則衰麻哭踊皆虛無守道致身之實心則拜稽恭順皆虛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凡人之言或汎論事理或評議他人未有不依乎天理者若能身履之則禮之實在是矣凡人之行必合乎天理當乎人情然後返之於心而安且樂焉其然則樂之道具是矣○子張志意高廣則檢身或疎故亦以反身之要以抑其過也身之所履必自顧其平日之言事之欲行必先察乎人心所樂則無無實之言無虛高之行而政必宜人矣

萬物服體

萬物皆範圍於禮體之中而無不服從節下文

貴賤長幼遠近男女莫敢相踰越是也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蔺友

孔子閒居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君子為民父母則愷悌之心所以經其衣食拯其災危者無所不至而所至有廣狹久暫則感於德化而形諸風謡者亦應之為純駁淺深故曰詩亦至焉觀二南之風則一一可驗矣君子之德化至形於風謡則比閭族黨冠婚喪祭射鄉燕饗皆以成其禮俗者非一日矣故曰禮亦至焉詩即樂之章也禮既脩則正聲雅樂必隨時而興作矣樂者以樂民之樂如此則凡事之與民同憂者亦無所不至可知不曰憂而曰哀者哀之義足以包憂憂之義不足以包哀也

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

成王日夜敬德於幽獨而升聞於天以為祈天永命之基亦猶樂之和順積中無假於器數音容而足以感動天神地祇人鬼也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方氏所論五起之序甚善所未備者曰不違曰既得己之志氣也曰既從曰既起人之志氣也從者與人無作而已起則翕然以化及於人也○五至三無五起俱不似聖賢之言而其論亦間出精義偶述其所聞而不能無失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天地之化不可得而分風雨霜露皆地氣凡縕

蒸而於天者之者風行天上、雨及霜露降自大

其迹顯著也、風霆之迹於地、迹亦顯著、又動萬

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於庶物

露生舉之、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

耆[illegible]、[illegible]其所欲也、祭統曰、與簡者欲[illegible]

諸有之注訓、上天下之期疏訓主位聖人所貪、

誤矣、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欲非必不善

也、此[illegible]人道至教而古人事之與天地相

應、[illegible]以[illegible]格遐邇上帝是祇之義也、古人果

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所欲致者若將可得、則

必有開其先者、如時雨將降而山川出雲、自然

之理也、嵩嶽降神、生申甫以輔周、乃文武之德

所遐此王者所以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也○

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有[illegible]與有形

近而偽也、物與欲音近而偽也、兆與開疑亦則

與形近而偽、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一

桐城方苞著

同里劉月三

[illegible]清張聯巘同訂

上元翁蘭友

坊記

篇中多引春秋論語爲證、可見非孔子之言、如

文中子謂曰子云、弟子各子其師、非孔子也、

故君子禮以坊德

張子以德爲逆德、尚未盡之之道則近於思義

之道[illegible]人於利慾之道、則流爲蕩佚、[illegible]過

於各以禮坊之、然後有以全其天德、[illegible]之

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

至春秋之末、晉絳之富商[illegible]、是以[illegible]文

錯其服而富蕃木健以[illegible]

貧鄙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安於[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民防者逆矣、

貴不慊於上

貴賤於上、則爲下者多矣、乃[illegible]之所由生也。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

違於長理逆於衆心皆所謂犯也讓即酌民言之謂古人有大事謀及庶人疑獄與衆共之庶人傳語皆不敢爭勝於民[illegible]也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記者之意假謂卜筮無咎之言尚不敢自專而稽他人也

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猶言以弛爲義忘不敢記其親之過非也過已成矣爲子者不復敢記於心安得爲孝[illegible]其過有所解而人不忍攻幹蠱之義[illegible]況滔天之災三代命祀鯀亦列焉[illegible]以禘修鯀之功而與舜同稱[illegible]之過[illegible]矣仲弓以犂牛之子[illegible]人不[illegible]紹既根以瑕疵其父則[illegible]父之過亦可謂弛矣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長民者三字疑衍

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敢客無不親饋之禮其諸侍食於長者與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蓋父兄爲客則主人於子弟容不親進饌也

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

事尸於室中者主人主婦也行事於堂上者長賓長兄弟也觀禮於堂下者衆賓衆兄弟也長

賓三獻賓長長兄弟有加爵皆獻尸於室中故觀主人主婦之愨誠而致其嚴恭衆賓衆兄弟升堂受爵則觀長賓長兄弟之肅雍而用自檢飭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喪禮每加以遠者恐愈遠而哀遂亡故每加設
禮節以爲之紀也自浴於中霤至葬於墓每節
皆有哭泣辟踊祭奠之禮所以示遠而不可忘
也故卒哭之祭宜於家正爲民之卒事不忘於
道厚乎故曰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歎喪紀之薄有薨而鄰國不會葬也若[illegible]以稽
弓卽遠之義詁似不可通
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旣有君則不謀仕於他國或謀得美仕雖筮仕

之初未決所從則可稱二君以決之如畢萬筮
仕於晉或與他國並占而於晉得吉卜則決意
仕晉也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未仕者不敢饋人則已仕者得饋矣然父母在
而饋獻及車馬之重則太專故不敢
故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則不視其饋
雖在喪人饋之酒肉亦無不受之禮注不視猶
不內非也蓋有喪疾則不親受是謂不能見或
之者其意不可虛也而有喪疾則不可食既不
可食而視之則似有欲食之意故不視耳或曰
不能見卽不能食之謂也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坐[illegible]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
盡利之道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疏謂侯伯以下非祭不交爵王饗上公上公相
饗后夫人親裸非也大行人乃周初典禮陽侯

繆侯則衰周之事耳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女不至如鄭子明路遇親迎者而奪之是也吾
旣冠後聞比郡中有女在塗而自裁於舆中
至婿家始知之者若能守先王之禮婦與女同
車則無此情變矣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二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爾友

桐城方苞著

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孔子將歸老於魯慮二三子因道之不行而自弛置故告以君子不得志於時果能修身以見

於世尚可以化及於人也隱者身之晦也顯者道之明也身可晦而道不可不明道明則教可傳人可化不矜而莊則人望其容貌而不生慢易爲不厲而威有過者畏其聞知小人見之而厭然是也不言而信曾子避寇而沈猶氏及人皆諒之小邾人重季路之要言是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闇然故隱日章故顯不矜不厲不言隱也而莊而威而信則顯矣

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不失足於人孔子之不見陽貨是也不失色於人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不爲之變是也不失口於人不與王驩言是也○樂正子從子敖之齊齊諸臣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是謂失足於人足容不恭失之小者耳

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君子之貌色豈惟不可失於人苟能一依於禮且可以抑人之邪心其於言也平生無諾責則雖遇變故而不能復亦不害爲足信也

祭極敬不繼之以樂

祭之終獻酬笑語衎而易弛故以樂爲戒

篤以不揜

篤則所行皆實不必自揜飾○李光坡曰篤實行道險夷一致不可困迫非光輝之謂也○君子之德雖未有不著於外者然皆篤實之不可揜非有意於自表著也

恭以遠恥

傲惰則或承之羞屈節則反以召侮之羞於人

能遠恥。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莊敬日強則作德日休無時而不泰然安肆日偷則從欲心勢馳騖追逐儳焉如不終日故君子不敢一日而安肆也○周官肆人治立而市物者為儳坐列販賣乃可久行故而來市勢不可以終日也

仁者天下之表也

仁者人心所同鄉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故曰天下之表

報者天下之利也

利者義之和也喪服自世父母叔父母以下多曰報蓋彼此互致其所當致則恩義洽而無睽乖利莫大焉況人事之[illegible]辦乎

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怨者猶以德報則物莫之傷而身之所處寬然矣然意主於寬身則非仁之正也故謂之寬身之仁

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此謂氣質有偏勝者

考道以為無失

[illegible]道者於道知之甚行之至也義道者仁[illegible]事而制其宜也下此則於道未有聞[illegible]不能[illegible]知事之宜而制之但或監於成憲或格於輿言而不敢大悖於義故為無失而已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自親親之殺以至仁民愛物各[illegible]分數[illegible]人可見[illegible]若妻子之愛止同於父[illegible]而功不加於百姓則反有[illegible]小大則必以所處之時位與所值之[illegible]敘其大者長者而毋以小者短者[illegible]○中心憯怛與率法而行資力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與

終身之仁功施久近之數也
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此言君子自待宜厚責人宜薄也蓋必天理純固而後謂之仁一時一事所行得宜即可謂之義義之難不若仁之難也然君子欲盡人道則仁雖任重道遠而不可不勉爲其難至於度人苟律以義之精義之全則難爲人矣惟以衆人望人則一事偶合猶賢於無一合者少依於義猶賢於背而馳者荀卿云君子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紲亦此意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后已

引詩見中心安仁者雖不可企及若能如詩人之好仁日有孶孶斃而后已雖利仁之事終亦可以至於安仁也○當作中道不廢文誤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此承上二章言即不能日有孶孶斃而后已仁不失其所好而有志於仁則雖有過必不至於大惡而人亦易諒示人不可畏其難成而不好也

信近情

凡事以情實則近於信矣曰近信者如言或以實而不能復然其道自可復也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俟聖人制行以己則中人之不能行者不如其可恥惟制法以民然後賢有所勸不肖有所愧也

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

游惰之士垂緌五寸不齒之人玄冠縞武所謂

衣服以移之也鄉論秀上而升之司徒則與選士為羣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俊士則與國子為羣其不率教者則命右鄉移之左簡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謂朋友以極之也此所以使民勸勉愧恥而行有壹也

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世豈有有德而無其行者是非君子之言也或曰義理之明於心亦德也然遭變而毀其行者

多矣如揚雄之類是也

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國君以治官而擇人猶漁人以捕魚而畜鵜也小人任官而職不舉如鵜在梁而翼不濡可恥孰甚焉儒者服其服而容節德行不足以副之與夫衰絰端冕則而色不稱皆此類也

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

下文獨舉天子諸侯誠貴極於人君義不可以無事則臣下不待言矣若士農工賈而棄其業則謂之罷士罷民先王之世刑必及焉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

孔子之時齊之陳氏魯之三桓晉之三族皆以私恩小惠自結於民以傾其君乃亂賊之心不可復以仁義責之矣等而上之則齊桓晉文少立勤王之功遂有竊服諸侯之志孔子蓋深痛僭亂之由而發此歎故舉舜禹文王周公以為事上之準則而孟子則明著其義而曰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齊桓晉文之盛身沒而爭奪篡弒之禍與其國終奪於強臣以視舜禹文王周公之受福於天者何如乎而況三桓三族田氏專務何邪而欲以惡德求福乎受方[illegible]猶桀文王者舜禹周公所事皆聖賢之君而文王所事者紂遭君臣之變以新天命而厥德不回其所為良獨難耳

后稷之為天下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嘗作名之浮於行也。虞后稷之烈至矣。然求嘗
自尚其功。而世人動自謂有功於人。惟欲名之
浮於行耳。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

先王之教。其順而易者。固無所用強。至如喪則
之禁。金革戰陳之志。軀命任負之任。人老明甲
爲人情所難。而取必焉。未始非強教也。謂之凱
者。鼓之舞之。如戰期必勝。而以凱入也。說安猶
舉弟者。若父之事。雖服勤犯難。人心所安。不必

有以說之。若事兄事長。已所勤施。人亦以此致
於己。故喪服於旁親。皆曰報。記曰。禮得其報則
樂。人亦以此致於己。則說而安之矣。

下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三代以前。哲師而外。教令無不平易近人者。蓋
庚遷殷民。不適有居。在位者胥動以浮言。而嗥
後化誘如父兄之詔子弟。言及師旅用罰。則稱
高后及其祖父以臨之。可徵古民之畏鬼神。過
於教令矣。

賤而敬

李光坡曰。罰以煩文矜節相符。貴而赦於情理
之宜。

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非殷周之道有敝也。俗之敝。立法以禁之。而法
之中又生敝焉。則終無以勝之矣。

有忠利之教

上思利民。忠也。以忠於利民爲教。故入人深。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

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利者。利於國。利於民也。事有大小。而言隨之。故
所望亦異。所入者大言。而君加以小祿。則終不
能行其言。而道有所屈矣。故不可受。而當引身
以退。其因朝廷不辭賤者。百官隨分以效功。不
以大言受小祿者。君子爲道而自重也。

事君不下達

待君之求。不自干進。或因人以求進也。

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侍御僕從朝夕君側、必能可否相濟、然後有德
正宰正百官則內治修、大臣慮四方則外患弭、
宰非不慮四方、大臣非不各正其官、然也而職
任所專則不可混、唐虞百揆、兖采惠疇、以宅百
諸侯成周一相治內、三相分陝、蓋古制如此、

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

去國無至於三之理、若諫諍屢不用也、此謂羈
旅之臣、必出境以明義、若父母之邦則歸祿與
政焉可也、

君子不以辭盡人

人有虛言而無實用者、又或訥於口而明於心、
皆不得以辭盡之、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行有枝葉、如事父兄接賓旅時、視算其儀節益
詳也、惟有道時乃能然、生民猶險使民不然則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
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
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

不能賻不能饋不能館、而漫為是問、是飾為枝
葉之言、而聽者亦將薄之、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水性淡、故味不變、醴則甘而易敗也、

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初有怨而後解、則怨猶可已、若負諾責則怨望
無已時、

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

雖圜丘方澤、牛亦須卜、故曰無非卜筮之用、

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

大饗不問卜、舊說專指季秋明堂之饗、以事義
揆之、惟圜丘方澤期日一定、大司樂有明文、若
冬夏日至、王與來歲祭亦宜依其期以承玉
越紼而行、故無所用卜、其日祀通行之日、或下
有微失、不能行禮、或剛功正之次、亦不能致其
誠意、則不宜以其日而廢祀、必俟少愈、其期少遠、
而後卜日、所云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謂此類

卜明堂大饗以季秋之月有無定期必宜卜日
與祀五帝同禁□紛亂名份其後惟以事理爲
宜以俟後之君子詳也

不犯日月

李光坡曰不犯日月恐是遭喪後當郊社常祭之日自啟至反哭避此日非他祭卜日之謂也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

卜宅寢室主國卜之也客不筮恐人疑主國卜宅寢室以處之所以愛敬客也卜重於筮注云

不以筮恐人疑卜之人轉不疑乎天子道以筮諸侯乃道以龜乎天子不卜處大廟亦所至之國不卜耶

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此人臣饗君之禮天子適諸侯或諸侯朝於諸臣之家則用祭器卜日而爲之今按傳陳敬仲飲桓公酒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禮若天子諸侯聘朝聘之賓雖用祭器而無卜日之禮且不立日以敬事其君長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三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鍾數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緇衣

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人君不仁則不能厚生以正民德、立志以明其教、禮俗益敗、則閨門之內男女少長相亟相狎、而不能和親族姻鄉黨之中強弱知愚相爭相欺而不能和。百姓雖有仁心。而不能自遂矣。遂者遂之也。必于道因達而不悖。然後民情欣暢而交道也。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老莊之志太古、可言而不可行也。北宮之女不嫁以養父母、陽城兄弟相愛皆終身不娶、可行不可言也。危當作詭以音同而誤。

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

禁人以行、蓋身為之。則管子所謂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也

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

言將焉必慮其所終者、如欲人為太古之無事而不知其終不可行。行難者必稽其所敝。如娶子國各不〇而不知其敝至於偏下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衣服不貳、衣服則一身容貌兼之矣。鳲鳩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是也。○從容有常、其儀一也。儀之一由心。如結。此民德之所由壹也。

為下可述而志也

人臣以利徇私、則其事不可以告人。苟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則皆可述而志也。

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

不及、己之才所不及也。行人子朱不能其職、而以諸御鞅段諸以北伐為己任、援其所不及也。不知者、君所不當知也。書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若舜以煩君之聽則瀆矣。其辭同而

别以已與君者援則自已而言之也煩則不可
自已而言之也
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恥也
人君必能行其政成其教然後爵祿當而民知
勸刑罰當而民知恥若無政無教則爵及惡德
刑枉無辜民且有叛心而何由勸且恥乎
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荀卿曰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
不當賢則賤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
古者侍御僕從大臣皆得進退死生之此君德
所以不荒庶政所以無壅也若大臣不能治身
則必與邇臣比矣不能治官則無以禁邇臣之
相比矣不能治者不可使居其位故居其位者
不可以不敬也○周官王之侍御僕從無一人
不統於冢宰大臣不能自治則使便側媚者無
所畏忌故邇臣比也

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
也是民之道也
人臣以富貴之道而忠哀於君則百姓且爲之
不寧可用爲民表乎此不能敬之道也邇臣能
探君之情移君之計庶士庶民皆覩其趨嚮而
爭赴之是之謂民之道也而可不慎乎道與道
之以政同義
毋以內圖外
圖如我儀圖之之圖度也議也內謂左右近習

也人主於外臣多好與左右近習私議之是非
所以失實而多蔽也若與廷臣之正直者公議
之不得謂以內圖外
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
是以煩
端人正士非不知其賢也以其防已之欲而不
能親便嬖側媚非不知其賤也以其便已之私
而不覺相信此民所以失其親上之心而觀教
令爲其次也

易狎而難親也
水之德居常則日涉而無患故易狎遇險則一
陷而不可救故難親
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閉於人謂其情不得上達有鄙心謂怨惡其上
閉於人則有鄙心所以不可慢也然有鄙心而
上卒無由知以陷於大患故曰易以溺人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行無類也
身不正則言不見信於上義不一行無類身不

正之實也義所陳於上也行所發於身也所陳
之義二三而退而考其行則駁雜而無類欲上
之信其言得乎○君子比類以成其行或出譏
或入焉則無類矣
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
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一也
多聞多識而質以人心之同以精吾心之知似
可不疑於所行矣然以之治己則身所處之時

位不同以之治人則世所因之俗變各異苟拘
於所聞所見而一一以求其合則不能隨時隨
事以處中故必畧而行之所謂擬議以成其變
化也蓋惟所知者精然後能取其大畧而左右
逢其原觀顏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於井
田學校惟粗舉其大要可知畧而行之之義○
引君陳證多聞二句引詩證精知何
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私惠注謂以小物相問遺則曹僖負羈惠盤飧

置璧之類是也但其義甚狹如彌子以衞卿爲
餌而孔子嚴拒之齊王欲以萬鍾養弟子而孟
子遂行皆所謂不自留也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此喻言行之出於身者不可揜也車之有軾喻
大體之顯見也衣之有敝喻微疵之難匿也衣
雖美少有汚毀人必見之故君子於公言大節
自持必嚴即恒言細行自檢必密也必聞其

義與車之見軾相發必見其成義與衣之見敝

相發服之無斁喻謹言慎行終吾身不可懈惰

也

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從訓順則行不可飾也句與上文義不協當作虛字○行發於身雖編戾莫之能禁也從而言之則其不善或雖善而不能得其宜盡其分皆不可飾矣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四

桐城方苞著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奔喪

望其國竟哭

竟哭終不止也過國他國也至竟入本國之界也望其國望見國都也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望見國都則行哭至家不止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

襲絰于序東陳氏集說謂掩其袒而加要絰非也初袒至是襲初括髮至是加首絰下絞帶乃要絰也若絞帶即襲絰之絰則不宜覆舉矣下節襲絰絞帶即位連而及之可見絰乃首絰○陳氏謂襲絰為加要絰蓋以又哭三哭尚括髮疑此時不宜先加絰也不如小斂環絰小斂後

奔尸夷堂襲経帶踊、是括髮後加経、経後仍可
括髮也、疏謂惟斂殯時括髮、不當斂殯、大夫加
素弁、士加素委貌於括髮之上、得之、蓋環経、即
加弁與委貌之上、及斂殯袒踊時、稅弁與委貌、
仍然括髮也、即以此記證之、鬬疑不得行成服
而後奔喪、主家括髮、則経後不復括髮明矣。○
首経腰帶同謂之経、對帶而言、則首経也、此節
襲経于序東絞帶、是也、對免而言、則腰経也、奔
母之喪襲免経于序東、是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
位與主人拾踊
疏謂男子免於東序、故知婦人亦髽於東序、非
也、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主人位在東序、齊衰
以下奔喪者復免於此、外賓偏耳目焉、而婦人
於此變容飾、可乎、其不言於東房者、婦人變
飾必於房中、不必言耳、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
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

主人位経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
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
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
成踊送賓如初
葬日袒、不得親葬事、哀痛中迫、不宜及不袒、蓋
除喪而後歸於墓、猶袒、則不及殯者不必言矣。
○於墓不言送賓以下、齊衰送賓、則斬衰送賓
不必言也、不及殯與不得奔喪者皆言五哭、而
及殯者不言、義亦如此、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
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
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
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
主人拜送
奔喪至家、子則西面、齊衰以下則北面于墓、子
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攢於西序、葬於北
方、子皆正鄉、齊衰以下皆旁鄉也、言襲則袒可
知、葬日主人袒、衆主人否、不及殯而之墓、齊衰

以下皆袒者過。禮以志痛也。然曰遂冠歸入門
左、又曰拜賓成踊、則惟同宮之親乃然。○主人
北面適長及衆子皆然、故齊衰以下不得踐主
人之位。○知生者弔此賓與奔喪者相識、故聞
其歸而來弔也、拜賓送賓、必主人喪無二主也、
主人與賓哭踊、則奔喪者亦如之、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獨此送賓於門外者、非殯所也、若殯所則非君
夫人弔、無送於門外、特言主人者、獨主喪者一

人拜送、餘則否

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奔喪及殯者不言五哭、既及殯、則一循其常節、
不待言也、不及殯則曰于五哭相者告事畢、蓋
既踰卒哭之期、故特明五哭後即止、無算哭踊、
是之謂事畢也、此雖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恐疑
聞喪不得奔、於常節有變耳、注疏乃謂迫公事
哀殺、不復有朝夕哭、繆矣、聞喪而不得奔則哀
親倍切、自痛倍深、何故反殺、初喪既無、無算哭
踊、並止朝夕哭、設歸不及殯。則五哭而畢事矣。
除喪而後歸、則於家不哭矣。先王制禮、乃拂人
情悖事理如是乎。然則事未畢、不過將事之日
輟哭耳、其餘日哀至則哭。孰禁之者。而曰哀殺、
哭可止、旅寓他邦、所居乃彼國之館也、而曰館
舍賓所專、有可以作廬、亦弗思之甚矣、

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
不踊

服除於墓、至家不哭、與養有疾者不喪服同義、

蓋世父叔父同居、或大父母尚存。即吉已久。忽
衰絰而哭。或心以爲忌也。主人之無變於服、其
義亦然、與之哭、哀生者遭大故、而身不得親也、
不與之踊、以前既要節而踊。凶禮不可再舉也。
袒踊之節、豈外加之文哉。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
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
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
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

遠則成服而往

此當爲諸父昆弟死於他國而本國宗親爲位以哭之禮主人應主其人之喪者或以親或以長也告就次者聞喪不入內雖一夕必有次也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後往者近則爲位而哭之次日即可以往不必待成服也首言非親喪者若親喪在外無論遠近即日奔迎無爲位而哭之禮也舊說此以私事出未奔者衆爾則於他國爲位不應有衆主人兄弟故復遷就其

說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爲之拜賓送賓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於文義事情俱不可通○成服拜賓句當在三日五哭卒下舊說五哭之明日然後成服誤矣定制三日成服五哭而告事畢今併五哭於[illegible]日內以成赴喪家故變而就近也若[illegible]成服[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成服而從容以畢[illegible]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成服而襲喪乃以四日於[illegible]件居[illegible]服句未成安得告事畢必錯簡也○此出送賓亦以殯不在也

舊說人臣奉君命以出非聞父母之喪不得去位亦可爲聞外喪之證

凡爲位不奠

張子云爲哭位亦有神位不奠非不祭也不如喪奠之久設以新易舊耳竊疑喪奠之久設以魄體在柩仍以生人之道事之不知親之喪也何時耳既葬之後祭於宗廟然後以鬼神享之聞喪於異地爲位而哭在喪所者自設朝夕之奠於尸柩前而遙設祭奠不亦虛乎宗廟正祭

惟適長主之衆子不得私祭而聞旁親之喪各設祭奠不已濫乎如此類注疏終不可破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諸侯以朝聘薨於異國世子國卿當出迎柩在國卿大夫當次於公館朝夕哭臨於朝異國之臣有聘問或過賓者聞其國君喪未有不入者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蓋謂此也如舊說則其文當曰大夫哭舊君○知子必出迎者世子君行則守而曾子問君出疆而薨其入也子皆

從柩必闈訃而出迎也知在國卿大夫哭女云
君雖未知喪臣服矣則哭臨不必待子之歸但
不敢拜賓耳
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
聘禮使者在他國君薨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
於館赴者至則衰而出無受弔之禮此云不敢
拜賓蓋主國君臣及他國同爲聘使者必相唁
也
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

與諸侯爲兄弟鄭注謂親族婚姻在異國者正
義引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證此爲異姓
皆非也在禮非爲後者不敢拜賓故重耳對秦
使稽顙而不拜況兄弟乎服斬與不敢拜賓並
行不悖未足爲證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於喪以下不及殯先之墓
情迫於見死者之哀也所識者弔則先哭於
家意主於通生者之情欸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
雜記父爲其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下記父
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皆禮之常
[illegible]
[illegible]不爲之[illegible]
爲主無於昆弟而不[illegible]也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
鄭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父雖在不主
衆子婦之喪父既沒各主妻子私喪不待言

矣此承上文而言衆子之無子者父沒則同居
之兄弟得各主其喪也蓋慮兄弟衆多或從家
異國或同國異居或遠出不返必待異居之長
適來主其喪則祭葬之事不可舉故使同居者
主之此禮之以權制者也
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二句皆謂主兄弟無子者之喪知適長異居
同居者四二人民俗之偷或有以同母爲更親
而越次主其喪者故禮經具此以示天顯不可

紊也古者大功同財若期大功同居則必以親
者主之
拜賓則尚左手
逸喪禮言吉喪者雖聞喪而已在喪期之外也
惟小功緦麻則然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
此謂喪不得奔喪於異國受弔唁之禮當袒之
時而大夫至則袒而拜之非特為大夫袒也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五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舜徽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問喪

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
有淑遭兄之喪腹中若蚜蟲之動自丹田之右
逆達左脅轉而右旋偏於胸膈以藥石攻之
不效醫士楊芳初聞之曰此喪禮傷腎乾肝焦

肺也起自丹田之右腎氣逆也達於左脅肝病
也旋偏於胸膈肺病也故先王制禮辟踊袒號
以動體安心下氣叩之果以父母在不敢號踊以相感動覆咽而致此當
其時不知用此故成痼疾惟熊經鳥申久而後
可漸減也其人因學導引之術微有瘳氣結而
不通者終其身
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喪事充遽親者致其哀內外御者各有執事無
暇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庶民則五家之鄰可

其庶士則二十五家之里始足以周事先王敎民以厚自死喪相恤始故感人者深而成俗易也糜之厚以食朋友姻亞承事者粥之薄以食三日不食以下旁親及孝子之疾病者三日水漿不入惟士大夫可勉若庶人身自執事而後行則亦不能不食粥矣

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止謂附身附棺之事皆畢更無可以致愛於親惟自盡其哀而止耳雖心絶志悲無如之何故

不得已而以鬼享之也

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

居如考工記居材居角之居安置之義也言冠爲服之至尊不可安置於肉袒者之身故爲免以代冠也○以此知賓祭之袒露裼衣而不肉袒也親始死悲哀志滿氣盈故袒而踊之以動體安心下氣若賓祭割牲則露裼衣以示敬可已免旅而肉袒非所以爲儀也郊特牲君袒而割牲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割牲以薦神尚不肉袒而肉袒以迎牲於門何義乎明堂位乃歆所僞造未可

〔信〕也禁

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

禿者不宜廢袒踊餘皆然注有一疾則并廢其二似不若陳氏集說爲安下文之不可以備禮則其全廢可矣

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李光坡曰怪成人袒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袒亦著免故問之不冠者之所服謂童子未冠故著

免也緦者其免謂爲族人緦者由爲父皆著免也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服問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公子於期大功降以爲尸也外祖父母妻之父母服輕且外喪無妨於爲尸而不服何也君在爲母練冠君沒大功而服母妻之族則推之無

本矣女君之子不降其私親以於母得遂也公子之妻服公子之外祖父母以於姑得從也

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此與父在爲母期同義皆以義之所不得已也有母出則繼母父之配也宜與同母之恩而服繼母之黨若母死則父有受於外姓者於本應之初配矣故不服繼母之黨以明其義而繼母之服仍一同於因母以爲其母所以義盡而仁至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期之葛則麻同兼服之不得言變變三年之葛者練後葛帶未除遇大功新喪則以麻帶易之所謂麻葛重也

世子不爲天子服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雖先君既薨必三年之喪畢類見而命於天子然後得嗣國若爲世子而不終則庶人也安得遂以重服服天子乎大夫之適子則教於成均舍不帥教而屏之遠方

鮮不爲士者故得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雖朝於君無免絰惟公門有稅齊衰

古者大國不過三卿五大夫王事邦交國政豈容弛置既葬之後入對公事不得不朝於君先王制禮期之喪有稅衰而無免絰三年之喪衰絰而朝使爲人君者知臣以國事而不得遂其父母兄弟之恩所以視臣如手足也爲人臣者知雖迫國事而仍不奪其父母兄弟之恩所以敬君如親心也且知國事尚衰絰於君前則

歸至其家居處飲食哭泣思慕容貌言語有一不稱其服自覺何愧於天何怍於人又所以使之內省其哀誠也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七

桐城方苞著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閒傳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

有人居兄之喪父母憫之臨視而食以肉因不敢要節哭踊痛結膈噎踰年不能飲食高淳張彝歎曰先王之節喪食非獨哀死亦以衛生也哭泣辟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非愚陋邪淫之人而抑其哭踊強以肉食患必生焉為人父母者宜知之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山陰鍾曉母喪既禫以未葬不肉食者又數月及食肉輒腹疾乃食乾肉久之乃復常禮之無微不達如此

又期而大祥居復寢

大祥居復寢謂外寢齋是所居也禫而從御吉

祭而復寢謂燕寢婦人進御之所也喪服傳旣練舍外寢謂堊室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舊說惑於雜記大夫士異服之謬而曲爲之說曰衰同而布之粗細異不知五服中旣分爲上一等若更於其間增減升數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别則每等中又分爲數等不惟

煩碎難得其宜而縷數所爭無幾其粗精亦不可復辨矣若升數同則生麻爲縷更無術以别精粗蓋未知雜記此數條皆莽歆所僞亂也

斬衰三升旣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

大功以上有受服者古者衰不脫非易衰不能服以終喪也小功以下無受服者喪期近而衰布密縷不必易也

期而小祥練冠縓緣

朱軾曰至大祥麻衣反不黃裏縓緣者大祥去衰非若練衣爲承衰中衣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

親喪外除二十四月畢二十五月之首舉大祥之祭旣祭服素縞麻衣至此月之末或逾月之首舉禫祭自祥至禫中間一月所謂中月而禫也如此則與二十五月而畢及踰月則其善也俱不相悖

旣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練時前喪首絰旣除又變腰葛爲麻是重麻也又曰三年之喪旣練期之喪旣葬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大功亦如之是旣葬又重葛也注據此爲說以記本文推之包者以新麻加舊葛之外也兼服亦然蓋斬衰初喪至旣虞卒哭未久也雖輕者亦不可去惟以後喪之麻包之齊衰之喪旣虞卒哭而遭大功之喪其義亦然惟斬衰旣練遭大功之喪而重麻則竟脫去斬衰之葛蓋以

後喪既葬、仍反前喪之葛、故葛帶可暫脫、又雖加經易帶、而前喪之衰不易也。此記雖舉斬衰、以服問參之、為母齊衰三年、易葛反葛之節亦然、服問為母既練遭三年之喪既虞卒哭反三年之葛 所謂易服易輕者、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謂以包、變易非脫去也、所謂反、年之葛即以除後喪之麻為反、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疏據男子以婦人齊衰終喪不葛帶也、蓋為父母舅姑恩義本重、故卒哭後不易要之麻經。

禮記析疑 卷之三十七 四

兼服、知非首腰皆加大功之麻者、以下口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知易輕為包、而非變者、以上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也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八

同里劉乃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彌友

三年問

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

貴賤、謂義服。篇中第言父母之喪者、發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明於以恩制者、則以義制者可知矣。

禮記析疑 卷之三十八

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窮、盡也、止也。大鳥獸哀其群匹、至於越月踰時、鳴號蹢躅而盡矣止矣。人之於親、則致孝之道、至死不窮。春雨秋霜、僾見愾聞、思慕追養之不窮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繼志述事之不窮也。與有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大孝尊親之不窮也。若非父母之死與上之禮、則記曰、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卽至

死不窮之義、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

此篇自荀子禮論摘出本文愚陋邪淫之人、

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爲字衍、

至親以期斷

凡以期斷者皆至親也、惟父母加至再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

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方氏作爲讀去聲篇中焉爲雜出形相近故傳寫誤也爲恩義隆而使倍之故再期爲恩義殺而使不及故由九月遞降也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

日月星辰、光有顯微、行有遲速、山陵川澤、位有高卑、域有廣狹、子臣分久、恩有淺深、義有輕重、故喪禮之爲降爲殺爲閒、取法象而明約則皆、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九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藹友

桐城方苞著

深衣

短毋見膚

當依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即所謂短無見膚與、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續衽謂衣衽與裳相接續也、朝祭之衣長而獲

裳、深衣取其聯貫、故裳與衣續、知然者、要縫半下、以衡縫言之也、惟衣裳相續、乃有衡縫、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負繩以示直躬、乃人道之正也、抱方示義以方外、然義而處中不可踰也。

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擯相禮服、治軍旅戎服、無以深衣當之之禮、深衣蓋著於戎服禮服之內者、故無施而不可也、古人夕深衣、蓋無外事、不與衆接、乃施其上、

服

純袂緣純邊

純即緣也緣字疑衍曰純邊則包袂下齊呂氏列爲三事恐未安

禮記析疑卷之四十

桐城方苞著
河間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投壺

以醉以樂

疏仍以樂賓爲義音義以樂或音岳是也即指下命弦者奏貍首及鼓節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不言賓所立者主人在阼階則賓在西階可知賓先言受後言辟倒文也其賓先還辟而後拜受也據文義主人阼階上拜送二句應在前而倒之者以下節已受拜矢若承賓再拜受之後則疑受者賓也

已拜受矢

主人初奉矢賓主交辭也已授賓者矣故於此復云受矢贊者授矢於賓主人於阼階拜送已

拜乃自受矢於贊者已拜句斷

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一算爲奇奇謂之奇也遂以奇算告奇零之奇也假令餘算九當云九純一奇今云曰九奇似未安

正爵既行請徹馬

罰爵慶爵並稱正者對無算爵而言也

毋嘩毋放

皆當作而音爾而爲也投者及旁觀者多喜噱可以助其勢勝者或色傲故用爲戒曰令弟子者不敢亡戒賓衆而借主黨之童子以爲辭也

禮記析疑卷之四十一

桐城方苞著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儒行

儒有衣冠中

傳記所稱有高冠長佩以自異者有短衣搢飾以自雄者儒者則循禮隨俗而不使見者怪詫所謂中也

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

大讓如慢如不受爵祿君大夫請見而謝不可之類小讓如僞如每飯必先告飽待侑然後加投壺之禮賓必再辭之類

大則如威小則如愧

謂大事則方嚴肅厲故如威遇小事則畏卑謙下故如愧

淹之以樂好

人於嗜慾物或自閉久與之狎將不復能持故

必淹之以樂好然後可以察所安也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

此言儒者見義必爲不計其材力之過人也如赴君父之難豈可俟量力而後進哉

往者不悔來者不豫

儒者之行身一安於義命故雖遭危困而往事一無可悔來者不豫素位而行無入而不可以自得也

流言不極

極抵也至也凡事有其實則言有歸宿儒者即其被流言行禮義不怨流言應時而自息矣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

衆人之情親之則可劫以非義以內無特操也近之則可迫而狎暱以外無廉隅也儒者以義理自防故免此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

李光地曰微辨細核也面數明指也其過失之小者可細核無可明指所以爲之剛毅者凡下

屈於欲無由寡過如斯所謂自勝者強也諸解似失之○如非有之與原思之辭晏嬰之儉辨義至精微始於少過若可面數之過則惡也儒者不應有此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

甲冑干櫓皆所以自衞而非求勝於人也忠信者周身之防禮義者應物之節故義各有取

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暴政如楚王戊胥靡申公竇太后使轅固生刺

豕之類獨舉暴政以處此極難若橫逆之加則惟自反而已

上荅之不敢以疑

急於求進者多以疑事嘗試於君君子無苟得之心故荅以計策不效以理中未信衆也委以職事不敢以材所不宜任也○或曰凡見各則正言不諱不敢以身家之私患自先慮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雖與今人居不敢同流合污必以古人自處之

道與己所行相稽考

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危起居謂繫纍囚奴流放起居不得自由而安

之若素困而不失其所守是謂竟信其志也身

之危若此而猶不忘百姓之病蓋所憂者大所

思者遠也幾邑之民比黨以危君子則思必及

民而憂在君國故志終不奪此古人與稽後世

爲楷之實德也

上通而不困

學不足以應上之求則上通而困矣非達不離

道之謂

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

以者用也猶生死以之之以守禮者多不能和

君子則禮之用而能以和爲貴忠信者多直遂

而不能優游君子則忠信爲美而又能以優游

爲法

毀方而瓦合

瓦形正方以微偪故可規而爲圓而毀之方自

也儒者內方以自守外微圓以與物接

任有過者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

久以輔仁故必欲其自强於善一與己同見親

於朋示切於告其平居相砥礪如此則爵祿相

先患難相死自有不能自已者

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

靜而正之謂格君心之非出邪於未形故君不

知麤而翹之又不急爲者務積移默化而不急

以口舌爭也

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

以衆人之卑下自矜行誼之高臨深以爲高也

以衆人之寡陋自驕學問之博加少以爲多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方所向也故於志言之術路也故於道言之志

分善利專於善故所向之方同道有小大但其

大故所由之路同

聞流言不信其行

韓子引此以不信其行爲句救之文義亦安

敬慎者仁之地也

敬爲德之聚諸德諸行必以敬慎承載之然後靜而安動而順故曰仁之地也○或曰禮卑者業廣必敬慎然後有基可據

不充詘於富貴

充者既得而自滿也詘者患失而氣餒莊子所謂操之則慄春秋傳載程鄭求降階而然明以爲將死而憂是也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

疑亦記者謂哀公就見孔子而命館誤矣

禮記析疑卷之四十二

同里劉[illegible]
高淳張[illegible]欽同訂
上元翁藹友
桐城方苞著

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曰禮義備者虛言其理也曰禮義立以附於人身者言之也○自十年學幼儀容體顏色辭令已無日不使之習矣然幼所習手容足容行容立容之常而已至成人則有仕事及接賓承祭躬身俯仰必式疾徐各當其品節而後謂之正幼所學事親事兄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之道而已至成人則在廟在朝治軍臨下有喪有[illegible]弔死問疾之道咸得其分際而後謂之齊幼所學將命傳言

之辭而已。於成人、則聘頫享覲會盟征伐之辭、
無一不合其揆、而後謂之順。蓋始學其儀節、
求其所以正、所以齊、所以順之禮義。然必至於
能正、能齊、能順、而後禮義始備也。故制冠禮、
是而後責其備、則自十五入大學以後、必志
於此、時自警惕、而惟恐其不備矣。

見於母、母拜之

古者君於臣、父於子、舅姑於婦、皆有拜禮。蓋責
之者厚、望之也深、故禮之不得不重也。而各有

備。會為子之冠、母拜之、始爲成人、又以所執者
廟中之脯也。父於冠不宜答子之拜、故子冠後
亦無拜父之禮。婦見舅姑、舅姑饗婦、則不推姑
答拜、舅亦答焉。婦饋則姑酳之、拜而舅無[illegible]。蓋
婦饋者、婦職之常也。見與饗則將授之室而使
爲主、非饋比也。父之於子、則冠無[illegible]而於廟
中有拜、蓋始敬以成人之禮、未知其[illegible][illegible]家也。
冢婦[illegible]而嫂則以宗廟託焉、且與長兄弟[illegible]敵至。
是始有拜禮也。若非適嗣、冢子之拜更難答禮、

至於國君、則大夫以上答拜、而士非其臣亦答
焉。天子則在喪答拜、而朝覲會同皆無之、獨屈
體於師保、臣於君、必稽首、而大夫之臣則無之、
乃聖人運用天理至極而不可移易者也。○母
拜之肅拜也。按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
爲尸不手拜、肅拜乎。時子升可坐受之、或立受
而不答、重冠禮、故肅拜以答也。唐人禮父坐受
子拜、母立受。○周官九拜、惟稽首頓首至地、其
曰空首者、首至地而頭至手、卽記所謂手拜也、

所謂肅拜者、俯手近地、如今之揖也。覲禮三揖、
及司士王揖羣臣、則推手小下之耳。喪大記君
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康王受顧命於羣
臣之拜、無不答。而春秋傳則曰二王之後、天子
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其說參差相抵而不合。嘗
通論之、稽首非君父無所施。春秋傳盟於蒙孟
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是也。而在喪亦
用於敵者、雖[illegible]鄰國來弔、子[illegible]稽顙。孔子曰拜
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是也然則國君平時答卿大夫以肅拜在喪及饗食燕射以手拜天子平時答公卿侯伯以拜在喪則以手拜答二王之後則以頓首也惟成王之於周公太甲之於伊尹皆拜手稽首蓋先王舊臣師保之尊不可以常禮論如太公授丹書武王北面皆以義起而偶一行之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晉語趙武冠備見諸大夫卿大夫適子有此禮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如傳所稱魯昭公習儀以亟禮與辭足觀與辭論所云論篤色莊色取仁而行違者其於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文非不能合也而夷考其行則實與禮悖爲責四者之行於人故必敬其事重其禮以使之與於行也

子成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

冠用士禮不惟士大夫之子成人以後有服官治人之責即庶人之子受室成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必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昏義

再拜奠鴈

李光坡曰按儀禮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鄭注云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似此鴈爲摯見女之贄鄭特牲所云執贄以相見指此節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

李光坡曰舅洗於南洗酌獻婦婦拜受姑薦脯醢婦飲畢酢舅更爵酌酢自薦脯醢於舅席舅飲畢姑洗於北洗酌先自飲畢更酌以酬婦姑拜受奠於薦左所謂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也此疏似酬亦是舅恐誤

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

不能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則燕昵之私也子其宜其妻而禮則出者此類也○注[illegible]

人謂女姑女叔諸婦聖人制禮夫之姊尊以姑之稱夫之兄尊以公之稱婦明於此義則知敬順宜亟於舅姑矣爲兄公女姑者顧名思義可不勖於教令而必爲謹愿乎。

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微獨士庶人之家必婦順備而後家可長久三季以來亂亡之禍無不起於家不和理家不和理無不由於婦之不順而欲婦順之成必由身教孔子告哀公自古明王必敬其妻子有道是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宮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女將嫁則父母之教成矣而復教於公宮宗室者重其事而使之戒勅恪恭於所教也以先嫁三月爲期非教之三月也教成者試而不費則禮成非謂至於公宮宗室而後所教乃成也

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

聽男教女順者章其教也理陽道陰德者脩諸身也聽外治內職者治其事也○理陽道治陰德所以本身而燮理乎陰陽也聽男教女順外治內職所以治人而整齊乎人紀也細而別之則聽男教女順所以正其德也聽外治內職所以程其事也。

適見於天日爲之食

後世推算日月食度分毫不爽其實皆本周髀而經傳則以爲適見於天周公孔子不易其說蓋以天子王后苟或恣情悖義更無能禁遏而懲創之者惟使知適見於天譴咎莫逃庶幾有所畏憚耳。兩漢歷志惟有推月食之術章和中劉洪改四分歷始言日食而後漢書不載也至晉志始載太史令韓翊推算日食之說蓋踵洪術而精之愚者皆謂星官巧算超越前古不知此正有司淺見大臣無識不能稱義而抑止之

耳、新安程廷祚作論辨之甚詳、

禮記析疑卷之四十四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鄉飲酒義

鄉法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皆賓作賢明官、鄉大夫與賢能之後、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乃所以終前事、爲後舉張本、不得爲飲國中賢者、尹吉甫飲御諸友、而張仲在焉、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凡爲卿大夫飲國中賢者、所以別爲一禮也、

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古者祭祀鄉射、皆獻酬交錯、俾放僻邪侈者時聚會以通其歡、所以爭慢無由生、而鬬辨自遠矣、末世暴亂之興、皆由於鬬辨、然後知先王之禮、乃所以消禍於無形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士君子秀民也鄉人兼樸者而言也聖人制此
禮所以開導鄉人之秀者使觀感而興於
行也秀者見禮則樸者慕矣○故聖人制之何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
賓以義立主人以仁接故以象天地之對待介
以輔賓僎輔主人故以象陰陽之流通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月行正當日下則明盡而爲晦漸遠則明生是
月與日相讓而後明生也明生而後魄可見故

曰二日而成魄朱子以疏義爲非但以魄爲明
生魄爲義不當曰三日而成○李光坡曰歷家
以朔及前後二日爲食限此時月切於日真然
是也所謂二日成魄也謂之讓者朱子解月幾
望爲陰盛亢陽則成魄非讓乎
所以體長幼曰德
鄉飲酒之禮與賓衆子弟皆以齒爲序而不論
其身與父兄之爵位則少者以爲宜而老者
亦爲之不安賓介與衆賓立以德行道藝爲準

並不論其齒之少長則立於階下者或不能平
而席於堂上者亦爲之不適聖人制禮使與於
斯者各自體認其爲長爲幼之道知尙齒貴德
並行而不相悖乃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同然事
習而心安故謂之德也
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鄉飲酒之禮凡在列者皆士也農工商不與焉
故專以學術道者爲言不推賓介主賓以德行
道藝爲衆所推是謂得身凡與於斯禮者有所

觀感興起皆以求得其身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
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
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
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
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
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
行立矣
此節爲黨正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之禮無疑但

宜退置篇末則節次分明而義意相貫焉鄉飲
酒之為國政者鄉大夫興賢能一也州長習射
謝之鄉射而與賢能之後亦用此禮以詢衆庶
三也黨正正齒位二也自術首至故曰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專言興賢能之禮一人之
所記也鄉射有賓無介則黨正之正齒位及蜡
飲可知矣自鄉飲酒之義至庶之次參又一人
所記也其釋賓主介僎位鄉與前記有同有異
則非前人所記明矣此節則因興賢能而及正

齒位又曰合諸鄉射所以補前記之闕也或即
前人所記或別出一人皆不可知然必如是而
後鄉飲酒之施於國政者備若卿大夫飲同官
及國中賢者則私家之事又別無異義故弗之
及耳○前因三賓而推之國中三卿以為政教
之本此因養老而合諸鄉射以為教成國安之
本辭意相應似出一人之手皆編次者誤置於
前或備借與○借伍之長尚宜尊而況天顯之
義乎他人之老尚宜養而況生我之恩乎鄉人

之州長黨正在民上者猶且尊養其所治之民
而況父母諸父為兒為己所自承奉少小保
抱相攜持者乎故必知尊長養老而後能設誠
於孝弟也○野人相與鄉邦父兄則居雜作或至
物務見上之人尊長養老則孝弟之心油然而
生矣

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

李光坡曰一人揚觶在未歌之前立司正在既
歌之後記者以類相從故連言之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
洗者焉

李光坡曰旅酬畢後使二人舉觶賓介主僎徹
俎後皆升堂行無算爵少長以齒終於沃洗
者在無算爵節內鄉飲酒記所謂一人之賤者
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不言卿而言沃者一之
說云因旅酬遂連言無算爵見無不周備

鄉飲酒之義

此下乃別一人所記其中有前記所未備者故

後儒並存之欲調停明上記之意非也

主人者造之者商物者也

造造於東方也主人之造於東方以主人養賓

亦有產物之義也非造作飲食之謂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射義

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
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內志正則無分雜故觀之審外體直則無懈惰
故握之固然其正其直非可以旦夕矯強而合
也故可以觀德行

騶虞者樂官備也

騶牧虞衡皆得其職則賢才衆多而在官當
可知矣注以一發五豝爲義似未安

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明乎其節之志故德行不失其事故功成

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選以助祭也倦忘跛踦不可以行禮射以辨之
必須有力而能比於禮樂始得與執事焉下闕

言試士者諸侯卿大夫雖不預執事亦有定位。若諸侯所貢士射不中則不得與祭也知然者朝會之期羣侯咸在不能盡與執事卿大夫或老耄不能執事或形體不完如有痼疾衛孫良夫跛而爲正卿宗廟大事豈容不洎祭義君牽牲卿大夫序從蓋雖不與執事必在序從之列也。

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

自卿大夫以下雖有禮事不得用樂卽從君賓

祭不過禮容寓於目樂聲入於耳不能人人身其事而盡其志也惟射則要節而行儀雖嫻而猶恐其或失循聲而發聽雖審而猶恐其行遲故曰盡禮樂者禮與樂交動於一時而人人盡志於此故可以立德行也郊廟朝廷之事雖禮樂備具而不可數舉惟射則無地無時不可以習故聖王務此以政教可卽此而通也

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千八百國所貢之士王朝豈能盡用以義揆之凡試之而得與於祭者必使入太學三年大比留王朝者不過十之一二而餘歸其國以備上士二十七人之選蓋惟成國之卿乃命於天子使大夫庶士一任其自擇設遇闇庸之君專任宵壬則民受其病故必試於王朝教之成均以習知其才行而後備官於其國司士又以三年稽侯國之士任而進退其爵祿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歲獻每歲職貢也貢士雖以三歲爲期而必與每歲歸職貢者

偕是當歲獻之時貢士也漢制上公車者與計吏偕蓋其遺制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自爲正者正身以正其國也則以釋己之器不中則反求諸身如是而臣不畔民不安者未之有也以善養人惟有此具耳。

貫革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

後大宗小宗乃先王經禮故注謂宗族既爲其

人立後而此人復求爲之後然禮無二後雖未
世無此況風教盛隆之世乎與繼父同居繼父
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因爲之服期此之謂
爲人後耳

蓋廑有存者

公罔之裘所語鄉黨自好者倘可勉而至若好
學不倦則智識日進於高明好禮不變則操行
不易於危險耄期稱道不亂則年高德劭而教
澤及人視之裘所語者益難故能自信者尤少

也

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屢黜削地絀爵卽不至於易位亦不可以爲
成國矣必如是然後君臣盡志於習禮竭心於
擇士所以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也

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

古者辟雍泮宮必近水澤而爲之則澤乃學宮
也宜在近郊射宮宜在國中近於公宮爲君與
羣臣國子習射之地雖於傳無徵理則宜然

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此道其常若亂賊姦兇則得有過人之技勇不
可以羿與逢蒙之善射爲疑也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燕義

冠昏鄉射聘五篇皆首揭本義不應此篇於篇首漫引周官庶子之文且終篇言燕羣臣並未及公與族燕之禮而篇首特言庶子之職何義乎蓋因篇末有獻庶子之文注家引周官以證而編者誤置篇首耳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

李光坡曰周官諸子乃下大夫王朝之庶子也儀禮燕禮獻之在士舉旅之下與內小臣等侯國之庶子也案秋官朝大夫每國有庶子都則每都有庶子在府史之下蓋庶人在官掌都家士庶子之徵令禁戒者不得與於燕燕禮所獻庶子則周官諸子職會同賓客作以從王之羣子春秋傳同盟於戲從鄭伯之門子蓋國子及其倅非庶子之官也侯國庶子之官宜包舉士中○曰古者周天子可見是漢儒釋經之文

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

庶子之卒謂衆子之副貳於適子者周官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或入太學或居虎門而學於師氏保氏其衆子則諸子掌之仍學於鄉學

司馬弗正

司徒所起戎士則司馬正之庶子所致國子則正於太子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皆使公卿大夫士之子與之俱所以恩義周浹而國勢深固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

國子當為諸子文誤也蓋國子司馬不正其倅則甲兵之事猶聽於司馬惟凡國之政事如力役社田追胥之類諸子之官得存游卒而使之脩德學道也謂之游者以其學道術而無職事也周官師氏職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春秋傳鄭人游于鄉校皆此義

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

人臣貪受爵祿而不思竭力盡能於國事則君必惡之人君盧取十一而不能明正道以道民則民必恨之故必上下各盡其道然後和親而不相怨也

禮記析疑卷之四十七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上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聘義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質謂樸質而無文即七介以見不然則已慤之義

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

禮意篤邦交固則強臣巨族不敢有輕上之心故曰內君臣不相陵也周衰強臣柄國皆私自結於霸主強鄰而其君之邦交反不及焉然後顯背其君而無可如何魯季孫意如衛孫林父陳慶虎慶寅之徒皆是也禮之止邪也於未形觀此亦可見矣

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

疏以質明行事日幾中而禮成謂聘享是也以日暮禮成爽此節為射禮則固矣記者總言聘

射聘兼饗燕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惟饗則然日暮人倦則燕射之所同也專以屬射其義俱不可通

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

疏以三者屬射亦謬也親父子和長幼並以旅酬言古者伯叔父可稱父兄弟之子即謂之子聘禮有燕則有旅酬安得專以屬射且受享於廟禮辭多稱先君嗣君繼世友邦交聘親其父以及其子正聘之本意也

孚尹旁達信也

孚信也尹正也石蘊玉光必外見言玉之德信正於中則其光澤必旁達於外而識者能辨之故曰信也

禮記析疑卷之四十八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 同訂
上元翁蘭友
桐城方苞著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天地之生人本有疏戚故喪服以恩制而有隆殺所以體之也天地之設位本有高下以義制而有重輕所以體之也事理顯著且別見於經記故不復發揮而下所覆解者惟陰陽四時人情也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

舊說四制謂恩義節權名篇之義則然此四制則謂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也蓋以恩義節權詁則恩義二制不可謂變而從宜殯而食葬而沐小祥而除服大祥而聽音變而從宜也四時之變以漸故曰取之四時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記於以節制後別言父母之愛同而服異此以權制之最重且大而爲衆情所疑惑者故更端而首列之此節婦人童子不杖二也扶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賈疏闕庾氏父在爲母期之說而以應杖不應杖爲一杖而起爲一恐未安應杖不應杖義各有當不得爲權若以此爲權則凡禮中有無降殺之節孰非以權制者至以杖而起爲

權制之一尤不可通以上有扶而起下有面垢故不得不並舉杖而起者以見其差等猶欲言婦人童子不杖而先舉授杖之制與其義也若父在爲母期乃權制之最大而所包尤多凡厭降之服皆統於此不屬之權制則於上三制無可附者○杖者中制也扶而起與面垢者俱授杖則非權制可知

終茲三節者

喪之節四而獨舉其三者曰終以久言也故不數三日之頃

新定三禮圖二十卷

（宋）聶崇義集註

宋淳熙二年鎮江府學刻公文紙印本

三禮圖集注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聶崇義撰。崇義洛陽人。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因取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重加考訂。宋初上於朝。太祖覽而嘉之。詔頒行。考禮圖始於後漢侍中阮諶。其後有梁正者、題諶圖云陳留阮士信受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稱隋書經籍志列鄭元及阮諶等三禮圖九卷。唐書藝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禮圖十二卷。張鎰三禮圖九卷。崇文總目有梁正三禮圖九卷。宋史載吏部尚書張昭等奏云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開皇中敕禮部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則所謂六本者。鄭元一、阮諶二、夏侯伏朗三、張鎰四、梁正五、開皇所撰六也。然勘驗鄭志。元實未嘗為圖。殆習鄭氏學者作圖。歸之鄭氏歟。今考書中宮室車服等圖。與鄭注多相違異。卽如少牢饋食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制。飾器必以其類。龜有上下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龜上下甲。蓋者意擬之辭。而是書敦與簠簋皆作小龜。以為蓋頂。是一器之微亦失鄭意。沈括夢溪筆談譏其犧象尊黃目尊之誤。歐陽修集古錄譏其簋圖與劉原甫所得眞古簋不同。趙彥衞雲麓漫鈔譏其爵為雀背承一器犧象尊作一器繪牛象。林光朝亦譏之曰。聶氏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則畫穀。蒲璧則畫蒲。皆以意為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帶銙上粟文耳。是宋代諸儒亦不以所圖為然。然其書鈔撮諸家。亦頗承舊式。不盡出於杜撰。淳熙中陳伯廣嘗為重刻。題其後云。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舊帙錄之。以備一家之學。此書世所行者為通志堂刊本。或一頁一圖。或一頁數圖。而以說附載圖四隙。行款參差。尋覽未便。惟

內府所藏錢曾也是園影宋鈔本。每頁自為一圖。而說附於後。較為清整易觀。今依仿繕錄焉。

新定三禮圖序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昔者秦始皇之重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帝之惡方嚴而人間尚通變上之化下下必從焉是以雙劒崇節飛白成俗挾琴飾容赴曲增抃自然之道也　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思隆大猷崇正舊物儀形作範旁詔四方常恨近代以來不能慕遠無所釐革溺於因循傳積世之漸訛為千載之絕軌去聖逾遠名實謬乖朱紫混淆鄭雅交雜痛心疾首求以正之而名儒獨鳳適其所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髫之歲篤志於禮禮經之內游刃其間每謂春秋不經仲尼恥是闕雖既亂師摯撊之今吉凶之容禮樂之器制度舛錯失之甚焉施之於家猶曰不可朝廷之大寧容濫瀆雖欲正失於得返邪於正潛訪同志定其禮圖而所學有淺深所見有差異作舍道側三年不成衆口云云何所不至會國朝創制飾器追於車服乃究其數量親自規模搢紳之或從或違從理以變推適其本時之學者曉然服義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其猶面焉至當歸一之言豈容如是吾誰適從之歎蓋起於斯何以尤匡於時垂裕於千古遂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躬命繢素不差毫釐率文而行恐迷其形範以圖為正則應若宮商凡舊圖之是者則率由舊章順考古典否者則當理彈射以實裁量通者則兼糾用其互闕旨望存其兩說非其學者無以臻其極非其明無以宣其象通其文譯其器文象推合略無差較作程立制昭示無窮匪哲匪勤理無攸濟既勤且哲何滯不通有以見臨事盡心當官御物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禮圖至此能事盡焉國之禮事之體既盡美矣物之紀文之理又盡善矣其新圖凡二十卷附於古今通禮之中是書纂述之初詔儼總領其事故作序焉

新定三禮冕服圖卷第

大裘冕　袞冕　鷩冕　毳冕　絺冕
玄冕　韋弁服　皮弁服　冠弁服
三公毳冕　上公袞冕　侯伯鷩冕　子男毳冕
卿大夫玄冕　爵弁　皮弁　諸侯朝服

周天子吉服有九冕服六弁服三凡九也故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兵事韋弁服眂朝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又孔疏引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布衣版上玄下纁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已下皆同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阜氏沈氏以為諸侯之冕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阜氏沈氏以為卿大夫之冕若依此言並董巴專記諸侯應劭專記卿大夫此蓋隨代變易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制度為定謂之冕冕者俛也後高前下有俛俛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冕令貴者下賤者也其服章案孔疏云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分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為節上公亦九章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鷩冕毳冕已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玄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大章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又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三寸王用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七旒卿大夫黑玉五旒皆有前無後此亦漢法耳今案三禮經注孔賈疏義并諸家禮圖遂冕下別各明其制度則古今沿革事可知矣

大裘

大裘者黑羔裘也其冕無旒亦玄表纁裏按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但無文彩耳裘下有裳纁色朱韍素帶朱裏朱綠終辟佩白玉而玄組綬赤舄黑絇繶純絇者謂拘履頭以為行戒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黑色大裘已下冕皆前圓後方天子以球玉為笏王祀昊天上帝五帝昆侖神州皆服大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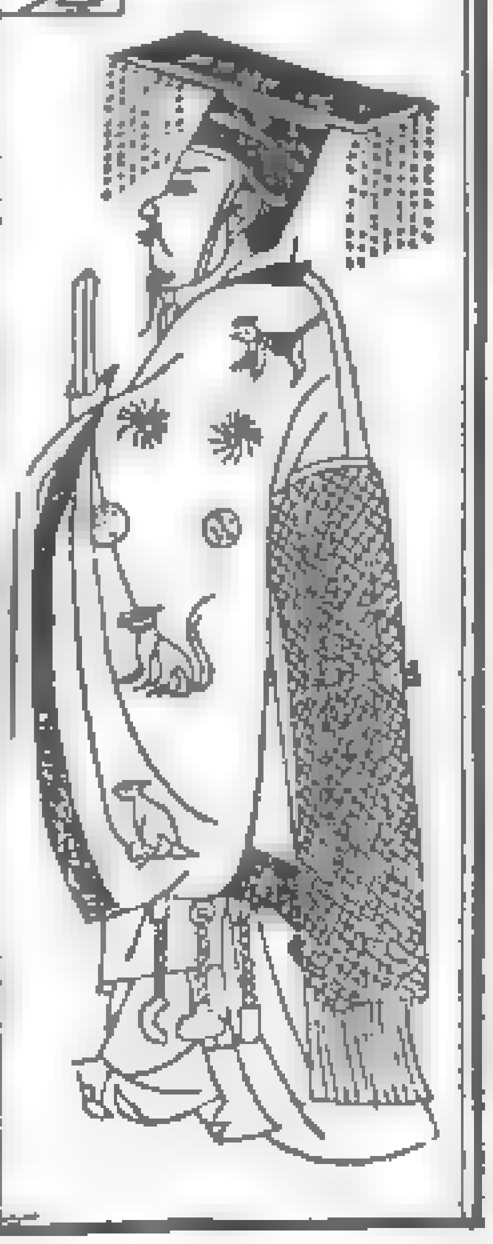
衮冕

衮冕九章舜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刺繡於裳此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以龍能變化取其神山取其人所仰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古宗廟彝尊名以虎蜼畫於宗彝因號虎蜼為宗彝故并畫虎蜼為一章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智為雨以尾塞鼻是其智也冕制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覆為延下以朱衣之又以紐綴於冕兩旁垂之與武傍孔相當以笄貫之使得牢固又以紘一端先屬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向上於右邊笄上繞之冢冕十二旒以五采絲為之繩貫五采玉十二每旒各十二玉垂於冕前後共二十四旒計用玉二百八十八五采繩十二就就成也每就間蓋一寸五冕服皆玄衣纁裳朱韍素帶朱裏[illegible]以朱綠[illegible]禪[illegible]

鷩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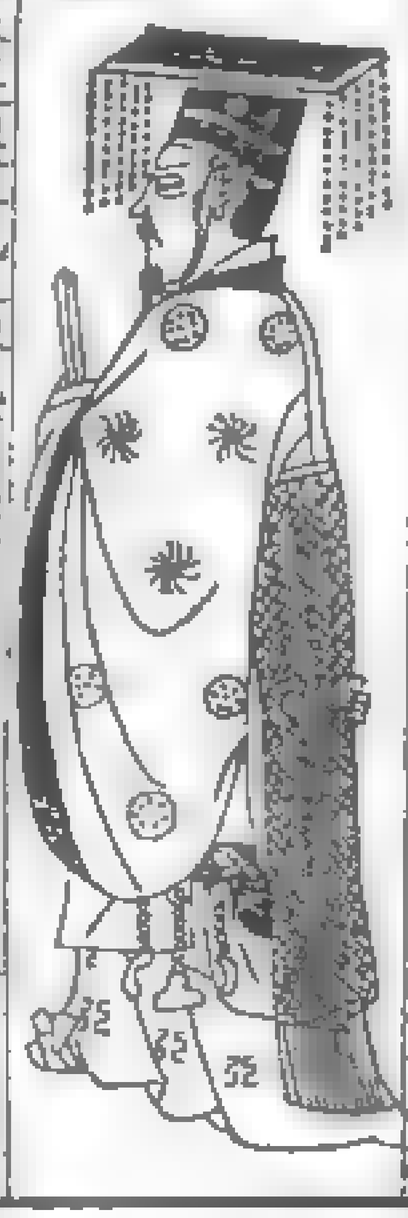
鷩冕七章享先公饗射之服鄭注并師云鷩衣之冕繅九旒亦以五采絲繩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玉垂於冕前後共一十八計用玉二百一十六鷩雉名即華蟲也華蟲五色蟲也故一曰華蟲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於衣四曰藻五曰粉米六曰黼七曰黻皆刺於裳韍帶綬舄皆與衮冕同

毳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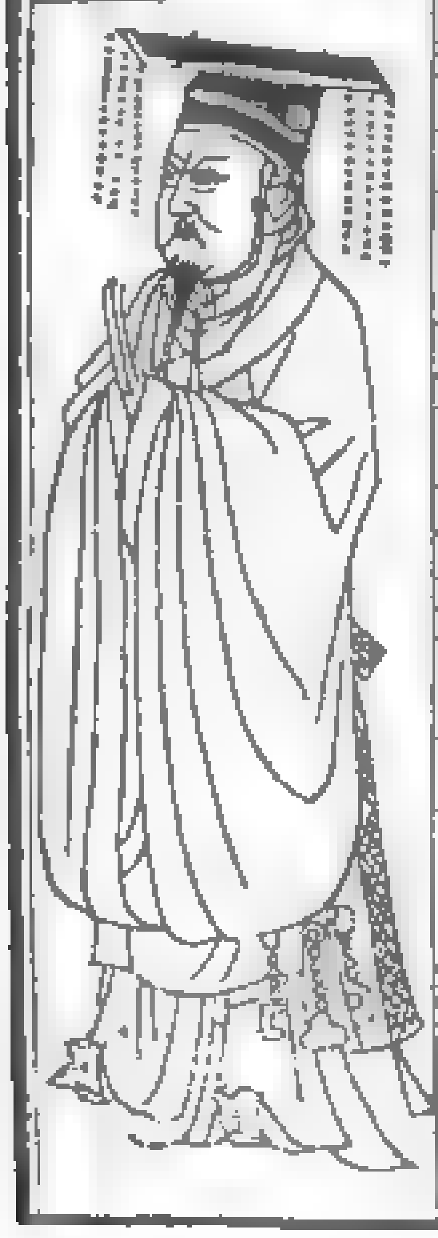
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之服按鄭義毳冕七旒亦合五采絲繩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玉前後共十四旒計用玉百六十八毳畫虎蜼謂宗彝也故其五章初曰宗彝二曰藻三曰粉米皆畫於衣四曰黼五曰黻皆繡於裳藻水草也取其文如華蟲之義粉米取其潔亦取其養人也粉米不可畫之物故皆刺繡於衣與裳也黼諸文亦作斧案繪人職據采色而言白與黑謂之黼若據繡於物上即為金斧之文近刃白近銎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也青與黑為黻形則兩己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離合之義

絺冕



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之服孔安國以絺為細葛上刺繡後鄭讀絺為紩或作黹本有此二文取紩為正既讀絺為紩紩刺也絺之三章粉米在衣是不可畫之物乃刺於衣上故得絺名則黼黻二章準繡於裳衣也其冕五旒亦五采絲繩十有二就每旒各貫五采玉十二用玉百二十

玄冕



玄冕一章祭羣小祀之服賈疏云上四衣皆玄而有畫此衣不畫而無文其衣本是一玄故獨得玄名一章唯裳刺黻而已其冕三旒五采藻十二就每旒亦貫五采玉十二計用玉七十二羣小祀謂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韋弁

韋弁服者王及諸侯與大夫之兵服後鄭云韋弁以靺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靺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矣其跗注賈服等以跗為足跗注為注屬於跗後鄭讀跗為幅注為屬以靺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賈疏云伍行也伯長也謂鄭見漢時宿衛者之行長服此重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之遺象也天子亦以五采玉十二飾弁之縫諸侯已下各依命數玉飾之皮弁玉飾亦然

皮弁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云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此明上古未有布帛衣其羽皮也又云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也亦用十五升布為衣以象弁色蓋天子素帶素韠朱裏朱綠終辟佩白玉白舄青絇繶純又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云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邸謂下柢梁正張鎰圖云弁縫十二賈疏引詩會弁如星謂於弁十二縫中結五采玉落落而處狀似星也又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為柢玉笄三重賓客之事故王服之以日視朝燕諸侯及甥舅視學祭菜皆服焉賈疏云皮弁與韋弁同但色異耳

冠弁

田獵則冠弁服後鄭云冠弁委貌也委安也服之所以安正容體也若以色言之則曰玄冠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其注云玄冠委貌也朝服則十五升緇布衣素裳白舄養老燕羣臣亦服之其諸侯不限畿內畿外視朝行道皆服之天子諸侯之卿大夫祭其廟亦皆同服之但白屨為別然則周之委貌殷之章甫夏之毋追並用緇布為之故有玄冠之名三代諸侯各為朝服以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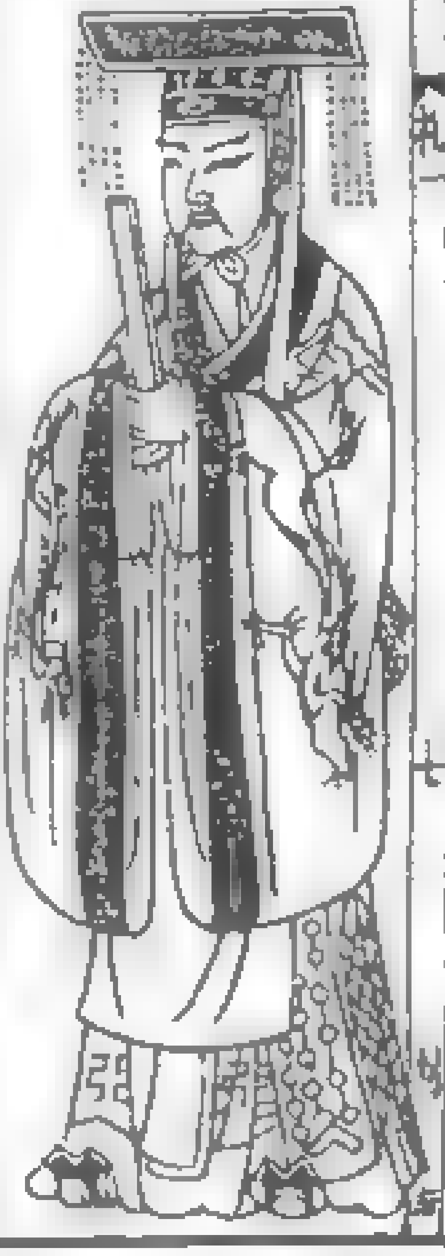
玄端

端取其正也士之玄端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長二尺二寸今以兩邊袂各屬一幅於身則廣袤同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然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司服云齊有玄端張鎰圖云天子齊玄衣玄冠玄裳黑韠素帶朱綠終辟佩白玉黑舄赤絇繶純諸侯唯佩山玄玉為別燕居朱裳朱韠赤舄黑絇繶純卿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大夫已上朝夕服之唯士夕服之夕者若今晡上視事耳

三公毳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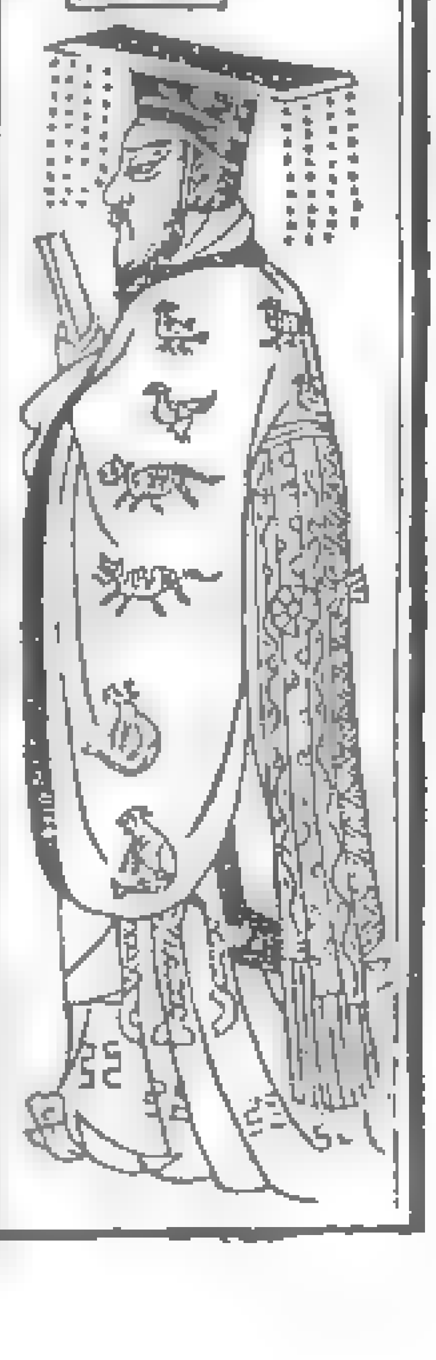
三公八命而下服毳冕者案射人職掌三公孤卿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以三公臣中最尊故屈使北面荅君也其執摯執璧与子男同制故服毳冕与子男同也雖從毳冕五章其旒与小章皆依命數此所謂屈而伸者也王繅亦皆三采每繅八成則八旒每旒八玉計用璿玉百二十八諸家禮圖皆不載三公之冕臣崇義按弁師注於命爵之中獨著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仰推王之三孤六命上極三公繅玉形制繅繪章數爵類可知故特圖於上公衮冕之右亦內外之次也

上公衮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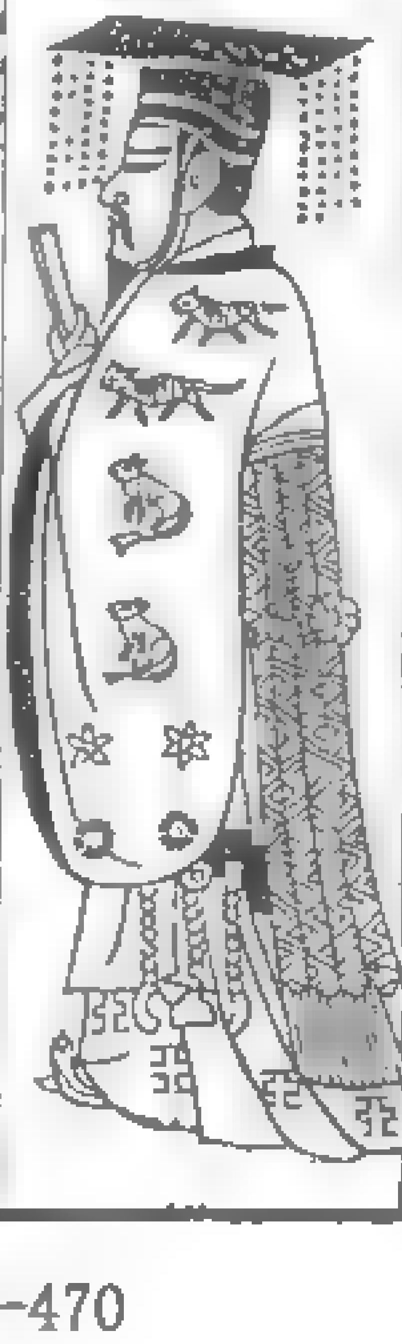
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注云自公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又弁師云諸公之繅旒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旒皆就玉瑱玉笄注云三采朱白蒼其餘延紐皆玄覆朱裏与王同繅斿就皆三采每繅九成則九旒每旒九玉計用五百六十二其五冕之版亦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入覲禮注云公衮有降龍无升龍又明堂位注數畫山火而无龍衮衣云諸侯冕而青絃玉繅云笏諸侯以象又曰荼前屈後直張鎰圖云其服玄衣纁裳朱韍素帶朱綠終辟佩山玄玉朱組綬赤舄黑絇繶純其方伯及王之子弟出封侯伯皆得服之朝王助祭焉

侯伯鷩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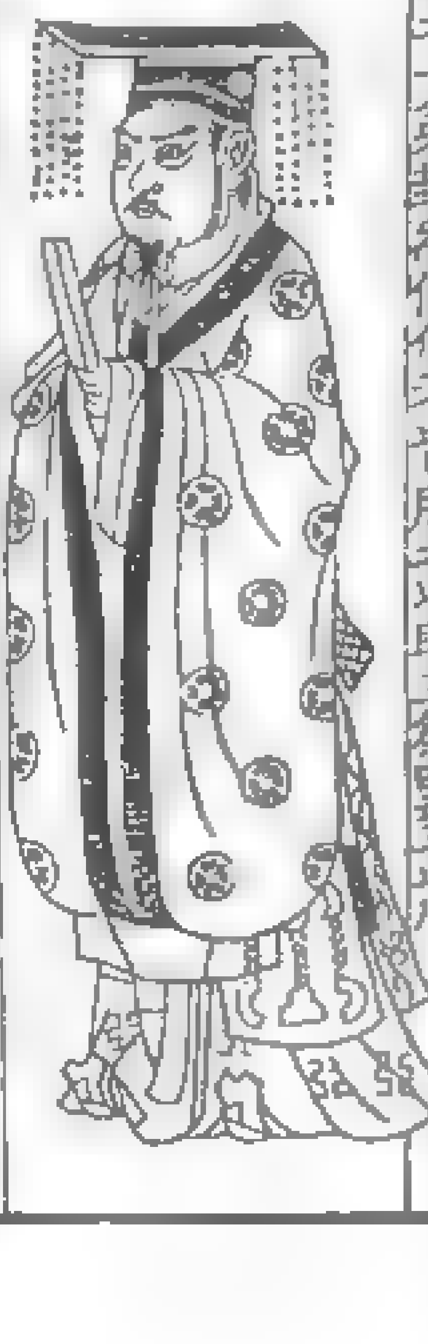
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弁師注云侯伯繅七就繅玉皆三采每繅七成則七旒每旒亦貫七瑉玉計用玉九十八韍帶綬舄皆與上公同王祀昊天上帝助祭及朝王皆服之王者之後方伯王之子弟封為侯伯者皆服之以助王祭先公及饗射

子男毳冕



司服云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又弁師注云子男繅五就繅玉皆三采每繅五成則五旒每旒亦貫五瑉玉計用五十韍帶綬舄皆與侯伯同若朝王及助王祀昊天上帝祭先王先公饗射祭四望山川及自祭四望山川皆服之王者之後方伯王之子弟封為侯伯者皆服之以助王祭四望山川

絺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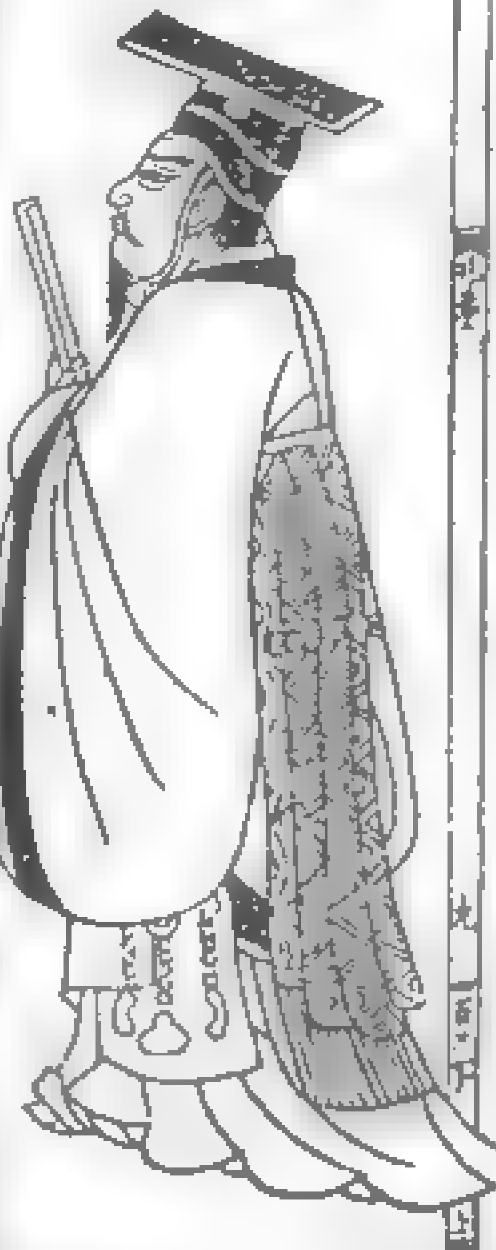


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又司服云孤之服自絺冕而下鄭注弁師云孤繅四就繅玉皆朱綠用玉三十二其服三章玄衣纁裳朱韍素帶玄華裨垂佩水蒼玉緇組綬赤舄黑絇繶純服以助祭社稷又張鎰圖云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絺冕之服三章小章則畫六上公及王之三公二王之後二伯九州之牧侯伯王之同姓封為侯伯者服之以助王祭社又玉藻云笏大夫魚鬚文竹孤亦同焉

卿大夫玄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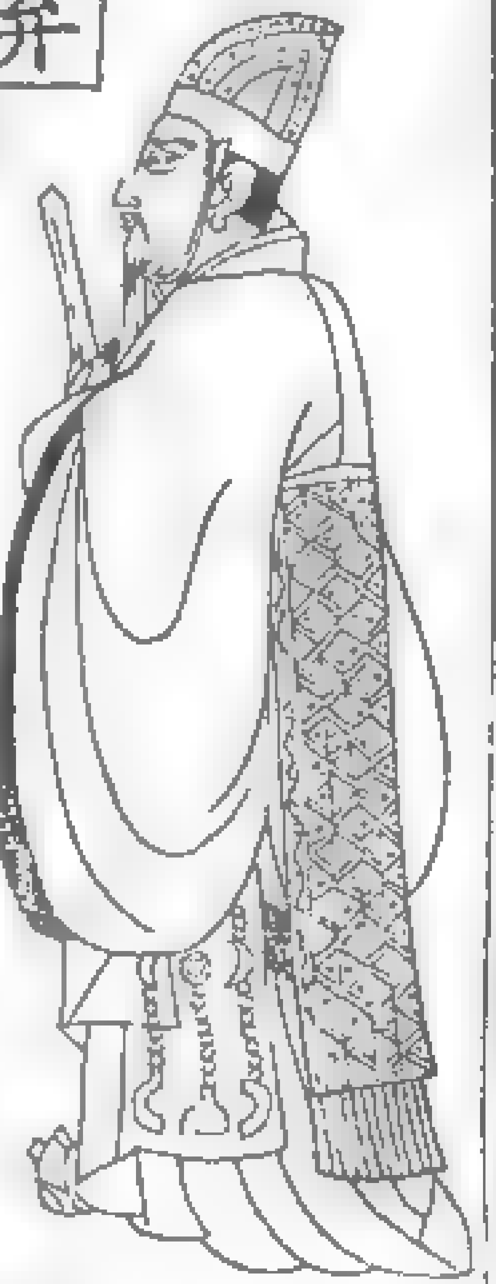
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注云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又弁師注云三命之卿繅三就纓玉亦朱綠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纓玉亦朱綠用玉八若王朝之大夫上公之卿得用三就之繅玉公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者得同再就之繅玉其服皆玄冕一章小章各依命數玄衣纁裳朱韍青帶玄華裨垂佩水蒼玉緇組綬赤舃黑絇繶純二伯九州之牧玉之同姓封為侯伯者助王祭亦羣小祀視朔朝日皆服之

爵弁



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為異士冠禮注云爵弁者冕之次謂冕卑於冕也張鎰退於韋弁之下亦非宜也其弁板亦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弁上覆大冕俱用三十升布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裏亦纁色一命大夫之冕亦無旒其制與爵弁不殊得名冕者一命大夫之冕雖無旒亦前低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又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云此與君祭之服如自祭廟則服玄冠玄端純衣絲衣也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韎韐縕韍也士縕韍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又士佩瓀玟玉而縕組綬纁屨黑絇繶純

皮弁



司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又弁師注云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與君視朔之服同王[illegible]深云佩瓀玟玉而縕組綬又云士笏竹本象可也若上公韋弁皮弁璂飾九玉侯伯七玉子男五玉皆三采孤四命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皆二采諸侯皮弁白布衣素裳素白韠素帶朱綠終裨佩山玄玉白舃青絇繶純卿大夫則白屨諸侯朝王及自相朝視朔則服之王朝之日亦服韋弁服既為軍容君臣同服制度已見於上更不別圖

諸侯朝服

王[illegible]深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天子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即此玄端也張鎰圖云緇玄二服素韠素帶朱綠終裨佩山玄玉白舃青絇繶純天子之卿服以從燕諸侯諸侯之孤卿大夫服以朝君

士玄端

士冠禮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云此暮夕於朝之服
賈疏云謂暮夕之時夕君之服也玄端即朝服十五升布衣也不言
朝服而言玄端者欲見色而取其正也上云主人玄冠朝服此唯云
玄端不言玄冠者但冠者三加冠始加緇布次皮弁次爵弁不加玄
冠故不言也又說諸侯之士有三等之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
雜裳前玄後黃但玄是天色黃是地色天尊地卑故上士玄裳中士
黃裳下士雜裳還用玄黃者以前陽後陰故知前玄後黃也

新定三禮冕服圖卷第一

新定三禮后服圖卷第二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褘衣(音暈) 揄狄(音遙) 闕狄(音屈) 鞠衣
展衣(張彥反又作襢) 褖衣 褕狄([illegible]) 宵衣(音綃)
重翟 厭翟車([illegible]) 笄 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此上六服皆以素紗為裏使之張顯但婦人之服不殊裳上下連則此素紗亦上下連也王之吉服有九韋弁皮弁玄端三等裳服與后鞠衣已下三服同但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翟耳何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皆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人不與者按內宰云祭祀裸獻則贊天地無裸唯宗廟有內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於外神不與以其婦人無外事故也若然哀公問孔子云以為天地社稷主者彼見夫婦一體而言也又按後鄭云六服備於此者以諸經傳言婦人之服多矣文皆不備其六服唯此文為備鄭言此者亦欲推次六服之色故也是以下云闕翟赤揄翟青褘衣玄者以王后六服其色無文故須推次其色言推次以鞠衣象鞠塵其色黃褖衣與男子褖衣同其色黑二者為本以五行之色從下向上以次推之水色既黑褖衣象之黑矣水生於金褖衣上有禮衣則禮衣象之金色白金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之黃矣土生於火火色赤鞠衣上有闕翟則闕翟象之赤矣火生於木木色青闕翟上有揄翟象之青矣五行之色已盡六色唯有天色玄褘衣最在上象天色玄是自下推次其色然也三翟唯褘言衣者褘衣是六服之首故以衣目之也案漢志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上青下縹皆深衣制(徐廣曰即單衣也)隱領袖緣以條假結步搖簪珥([illegible])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也([illegible])續漢志云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分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後漢鄧皇后賜馮貴人赤綬又加賜步搖環佩各一具([illegible])案周禮追師掌后首服為副編次名制有三等雖代有沿革稽諸典禮參於舊圖以意求之則古今之法易驗而見矣其[illegible]笄制古今傳寫各於六服之下圖而解之

褘衣

褘衣翬雉衣也其色玄後鄭以爲素質五采刻爲翬雉之形五色畫之綴衣上以爲文章后從王祭先王則服之上公二王後魯夫人助君祭宗廟皆服之首飾亦副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詩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後鄭云副之言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珈之言加也今步摇上飾也古之制所有未聞孔疏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五色紞懸玉瑱者編次則無衡其笄言珈者以玉飾笄夫人首服尤尊者此別又衡笄以珈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已下則無故云另尊卑也又云珈之言加者以珈字從玉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漢之步摇如周副之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古制得有未聞者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言據此言六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雖多少無文以侯伯夫人推之宜十二今但圖六則餘法可知爰屨人注云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凡舄與裳同色此與衣同色者以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故連衣裳不異其色故云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既玄舄配褘衣則青舄配揺翟赤舄配闕翟又云鞠衣以下皆屨者六服之三翟既以舄配之則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舄故知鞠衣已下皆屨也又云舄屨有絇有繶有純飾也者言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黄條於其中絇謂屨頭以黄條爲鼻絇拘也取拘持爲行戒使人低目不妄視也純謂以黄條爲口緣凡舄之飾如繢次玄舄黄絇繶純者玄黄天地色相對爲繢次之飾也赤舄絇繶純者王黑舄之飾也赤與黑南北相對亦繢次之飾也黑舄絇繶純者王赤舄之飾也青與白東西對方亦繢次之飾也后之赤舄亦黑飾后之青舄亦白飾也若然爵弁纁屨黑絇繶純黑與纁南北相對用繢次爲屨飾者尊祭服也凡屨之飾如繡次此約皮弁白屨黑絇繶純爲飾白與黑西北次方爲繡次之飾又后黄屨白絇繶白屨黑絇繶純黑屨青絇繶純此三者鞠衣已下之屨也然則屨爲王有三等后有五等也上公已下夫人得服褘衣者亦玄舄也

揄翟

後鄭讀揄狄爲搖翟雉名青質五采故刻繒爲揄翟之形而五采畫之綴於衣上以爲文章然則揄翟之衣其色青后從王祭先公則服之首飾珮綬與褘衣同青舄白絇繶純侯伯夫人助君祭宗廟亦服之首飾亦副

闕翟

按褘揄二翟皆刻繒爲雉形又以五色畫之綴於衣此亦刻繒爲雉形不以五色畫之故云闕翟其衣色赤俱刻赤色之繒爲雉形間以文綴於衣上後鄭云今世有圭衣蓋三翟之遺俗者鄭君見漢時有圭衣刻爲圭形綴於衣上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爲雉形綴於衣上漢俗尚有故云三翟之遺俗也首飾珮綬一如二翟赤舄黑絇繶純其子男夫人從君祭宗廟亦皆服之

鞠衣

鞠衣者后告桑之服也按後鄭云鞠衣黃桑之服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又彼注云先帝太昊之屬知非天帝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春時唯祭太昊之屬為薦鞠衣於神坐為蠶求福也以蠶功既大摠祭五方帝於明堂故云之屬以該之又孔賈疏云以季春將蠶后服之告先帝養蠶之服鞠者草名華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又云鞠塵不為麴者古字通用也又云象桑葉始生者以其桑葉始生則養蠶故服色象之其首服用編後鄭云謂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其瑱紞如上翟黃屨白絇繶純屨之與舄形制大同惟禪底為屨耳故屨人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複重也禪單也底也然則禪底者名屨重底者名舄孤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亦皆服之但紞用三采瑱用美石為異三采素青黃也知然者齊風著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後鄭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出至于著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懸瑱之紞為素色下文云充耳以青充耳以黃據人臣三色妻亦然也又云尚之以瓊華尚飾也瓊美石華石色故知人臣用美石也彼毛以素為象瑱鄭不從者以君素是象瑱下文何得更云瓊英之事乎故鄭以素青黃皆為紞色也或曰鞠衣已下后紞亦三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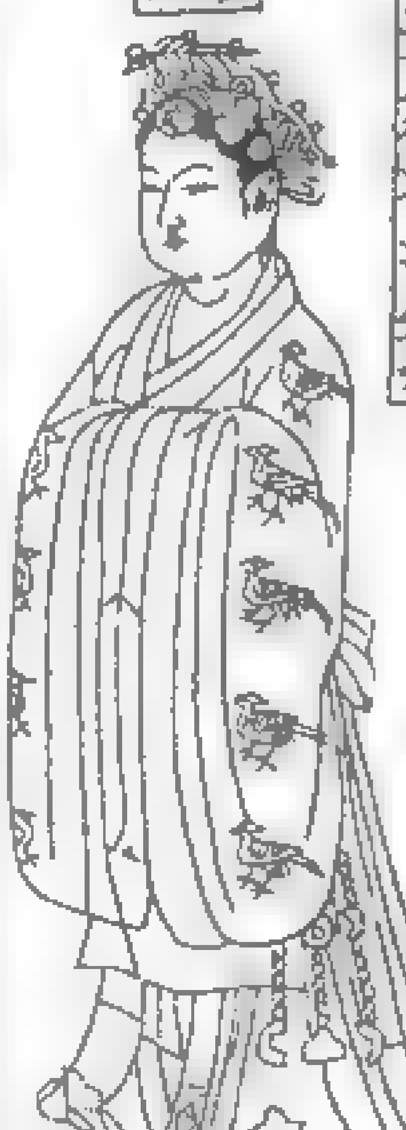
展衣

展衣色白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瑱紞如上上首服亦編白屨黑絇繶純後鄭云展當為襢者按喪大記云世婦禪衣襢之言亶亶誠也按詩鄘風君子偕老及此文皆作展並是正經鄭必讀為襢者以襢從衣而有衣義爾雅亶展雖同訓為誠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貴行賤言襢字以亶為聲有行誠之義故從襢也此亦卿大夫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得服之按祭義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是也

褖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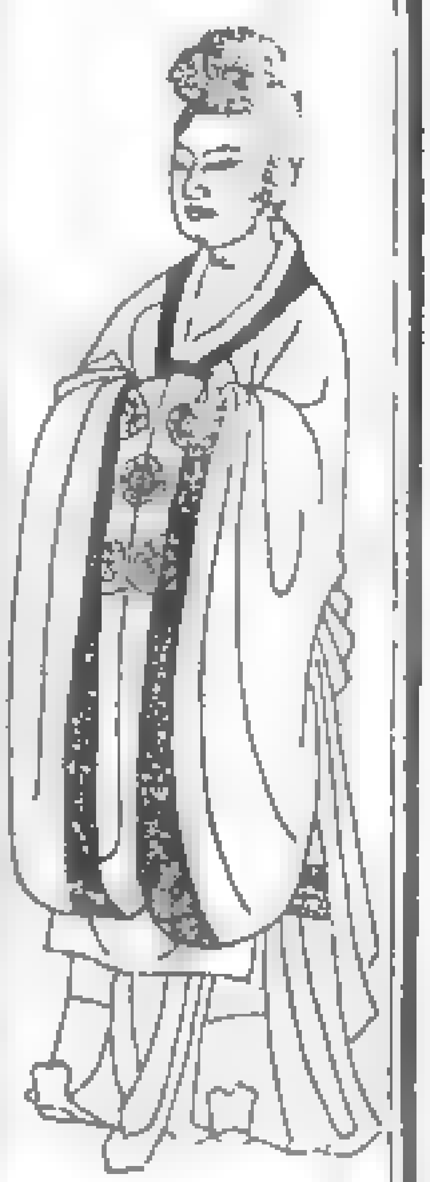
褖衣色黑后接御見王之時則服褖衣又次按追師注云次者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也賈疏云所謂少牢主婦髲鬄即此次也鬄髢同音也彼注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而為之按會哀公十七年說衛莊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杜云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以此言之是取他髮為髢也則有不用他髮為髢自成紒者故鄘風君子偕老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傳云鬒黑髮也如雲言長美屑潔也箋云髢髲也不絜髢者不用髲為善也是不用他髮為髲同今已髮絜為紒者也賈志說大手紒蓋謂此也其瑱紞如上而黑屨白繶絇純士妻從夫助祭亦服之婦人褖衣之黑始因男子之玄端亦名褖衣知者按士冠禮陳服于房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至於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此褖衣當玄端處所以變言之者冠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而襲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玄端亦名褖衣也又見子羔之襲衣用褖衣纁袡鄭注士昏禮云袡亦緣也褖衣纁袡是婦人嫁時之服亦非常衣也今子羔襲之故譏用婦服但纁袡與玄衣相對之物則男子褖衣黑矣男子褖衣既黑則婦人褖衣黑可知矣

褕衣 纁袡



纁袡當嫁之女所服也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今之髲也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純衣絲衣也此衣亦玄色袡緣也袡之為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於陽也取交接有依之義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成昏禮為此服耳喪大記曰復不以袡明非常衣也詩武王女下嫁齊侯之子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乘厭翟服褕翟加纁袡首飾亦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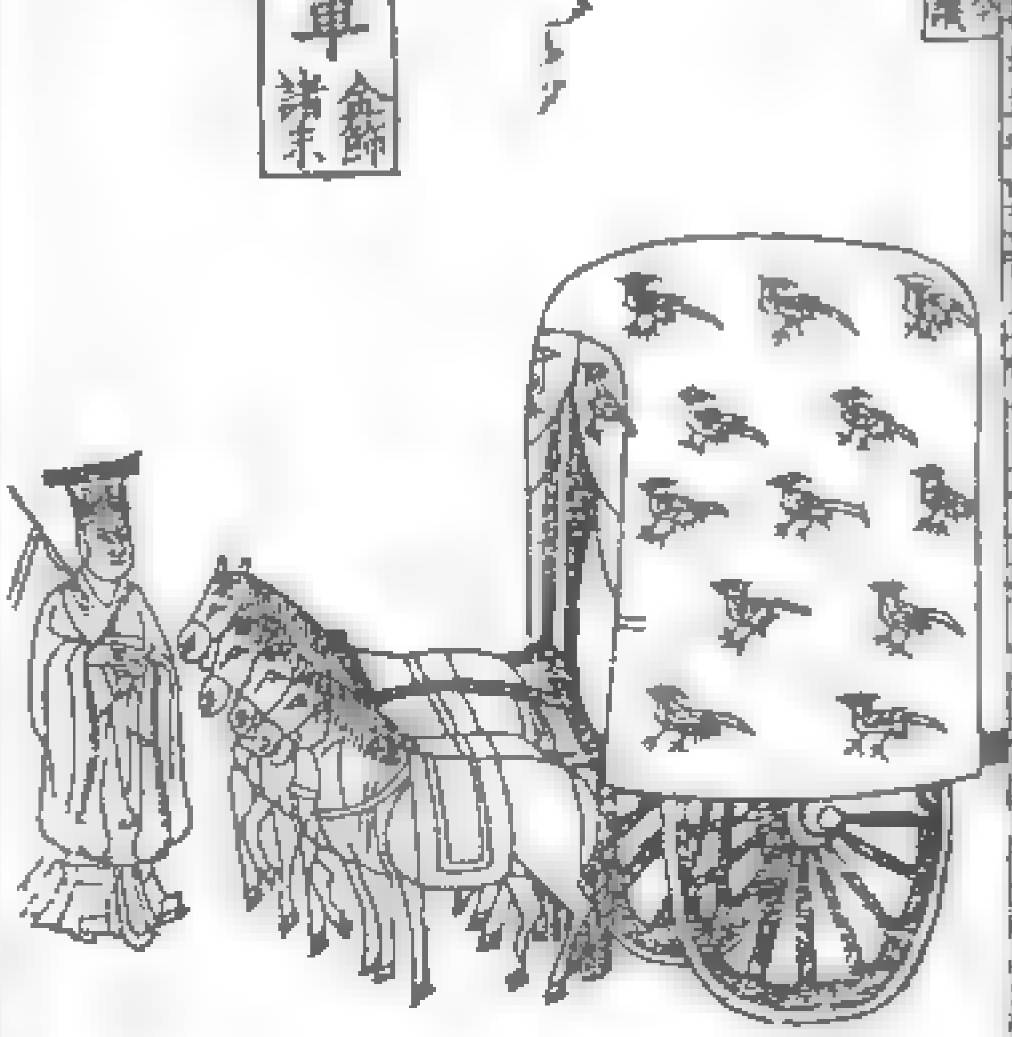
宵衣



此師姆所著之衣也。昏禮云：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纚，韜髮。纚，今時絛也。纚，廣終幅，長六尺。宵讀為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姆亦玄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疏云：釋曰：婦人年五十陰道絕，無子出之，七出之中，餘六出是無德行不堪教人者，故取無子而出，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留以為姆。既使教女，因從女而來夫家也。纚亦如冠，韜髮，又纚以繒，廣終幅，長六尺，以韜髮而紒之。姆所異於女有纚有次，姆則有纚無次。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按詩唐風素衣朱綃，以為諸侯，姆亦玄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者，其衣雖言綃衣，以亦與玄衣同，是據衣用綃為領，故得名綃衣也。且相別耳，[illegible] 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者，按禮記少儀，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地道尊右之義，故姆在女右也。

墨車

厭翟車 金飾諸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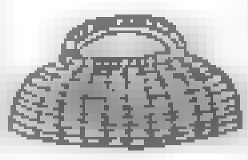


古者駕四馬，轅上曲句衡，衡[illegible]軛也。[illegible]前稍曲而上至衡，[illegible]居衡上，向下句之，衡居轅下，如屋之梁然，詩所謂梁輈也。先以[illegible]服馬[illegible]於軛，又有游環貫驂馬之外轡。游移則知在服馬之背以上，驂馬之外，各以一條皮[illegible]於衡，[illegible]於[illegible]在服馬脅，謂之脅驅，以[illegible]驂馬之內入，服[illegible]其頭有軛，兩驂在旁，劉助之，是於陰版之前。[illegible]也。以皮為靷，前約驂馬之胷，內繫於陰版，[illegible]於軸，以引之，然則此車衡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兩驂頭不當衡，故別為二靷，以約馬胷而引車軸也。又以韁在馬，[illegible]一靷。按士昏禮婿乘墨車，[illegible]墨車[illegible]。考工記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注：大夫以上皆飾[illegible]，[illegible]有革[illegible]，[illegible]飾車之名，車雖有漆無革飾，不得名墨車，大飾車是也。故唯以棧車為名耳。若然，卿已上車有異飾，而名玉金象以玉采畫[illegible]，而墨車[illegible]謂之夏篆，[illegible]用夏篆，[illegible]無夏篆者，謂之夏縵，又有且五等之車，按巾車云：玉路以祀，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illegible]今士乘大夫墨車為攝盛，則大夫當乘夏縵，卿當乘夏篆，孤乘夏篆，已上有革路，[illegible]飾，不可使孤乘之，但禮窮則同，故孤還乘夏篆，亦得上攝乘之，若然，庶人當乘士之棧車，則諸侯以上尊，不假攝盛，依巾車自乘本車矣。玉路非祭祀不可乘，以親迎當乘金路矣，以攝盛言之，天子亦同乘金路，而[illegible]尊，遂子[illegible]，當[illegible]士是降一等也。[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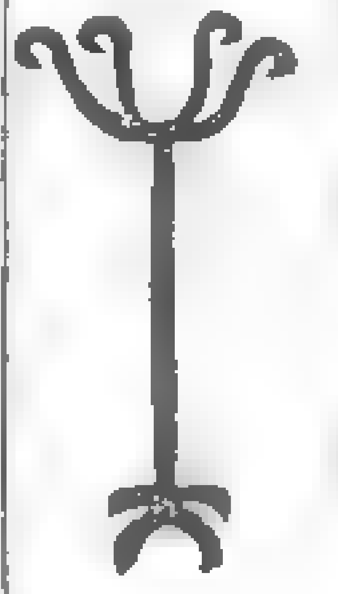
男子立乘其車有蓋無帷裳婦人坐乘有蓋有帷裳故曰婦乘安車下
云婦車亦如之有裧注云亦如者車同等裧車裳帷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有蓋
衛氏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衣裳容也其蓋云帷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
安車皆有容蓋先鄭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幨裳或曰童容即氓詩
云漸車帷裳是也東名帷裳以其帷障車之傍如裳衣以為容飾故謂之帷裳或謂
之童容者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裧故雜記云其輤有裧注云裧謂鼈甲邊
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裧別而先鄭云容謂幨車者以其有童容者必有幨故謂
之為幨車也唯婦人之車為然也王后始乘重翟王女下嫁諸侯乘厭翟服則褕
翟後鄭云重翟重翟雉之羽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謂翟厭其本以輓車也皆
有容蓋舊圖以下著合蚤破輈為之以緣連柄端其制同輈而故不重出杖
[illegible]

笲



士昏禮曰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舅席又降階受笲腶脩外進拜奠于姑席下記云笲緇被纁裏注云被表也笲有表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賈又釋上注云笲竹器而衣者以字從竹故知是竹器也其形蓋如今之筥筶蘆矣舊云漢時有筥筶蘆盛棗栗之以況笲也但漢法去今遠其狀無以知之或見圖中如筥狀其口微弇而稍侈今取以為法笲音煩又音閩讀如皮弁之弁以緇衣之容一斗

橋



昏禮記云笲緇被纁裏加於橋注云橋所以庪笲其制未聞舊圖云讀如橋舉之橋以木為之似今之步按高五寸下跗午貫舉笲處亦午為之此則漢法也既周制無聞今亦依用

新定三禮圖卷第二

新定三禮冠冕圖卷第三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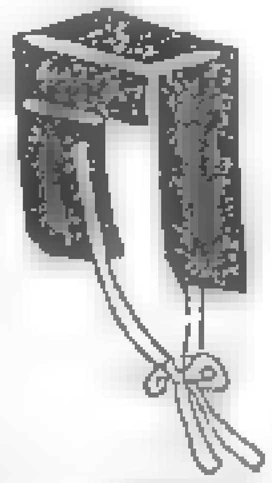
童子服附冠	緇布冠二	太古冠新增	緇布冠新增
頍項	青組纓	纚	皮弁
爵弁	笲	紘	笄	韠
匴	委貌	委貌	委貌
委貌	毋追	章甫	周弁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長冠齊冠
法冠	建華冠	武弁大冠	術氏冠
方山冠	巧上冠	卻非冠	樊噲冠
卻敵冠	章甫冠	四冕	三冠

梁正修阮鄭等圖以童子之服數於冕弁之末不連緇布皮弁等服張鎰圖以童子服連緇布冠下盡般冔夏收以通天遠遊已下為不出三禮經義別編於下卷今按士冠禮云將冠者采衣紒其將冠者即童子二十者也將行冠禮始加緇布次加皮弁次加爵弁若今其行事殺將冠之服列於緇布之上於理為當今依而次之仍升童子之服為卷首下列冠之古冠庶得兩從知禮之自也

童子服

童子采衣紒故士冠禮云將冠者采衣紒注云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云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也賈疏云將冠者即童子二十者也以其冠事未至故言將冠童子既不帛襦袴不裘裳故以錦為緇布衣緣飾又以錦為大帶及結紳之紐故云錦紳并紐也紐長與紳齊又以錦為之束髮總此釋紒謂結髮也詩云總角丱兮是也皆用朱錦飾者以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故皆用錦示一質之義衣襦袴并緇布是質也黑屨無絇青純又盧植云童子紒似刀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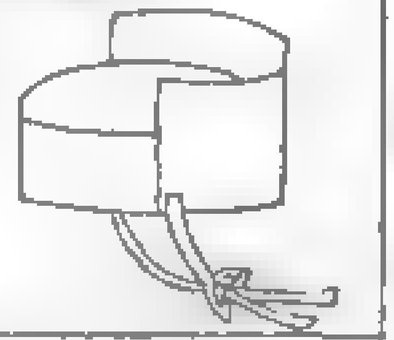
緇布冠 三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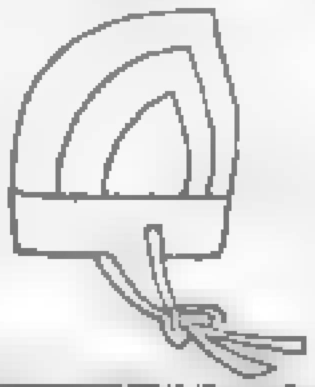


舊圖云始冠緇布今武士冠

則其遺象也大小之制未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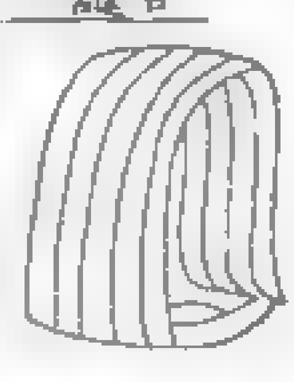
太古冠 新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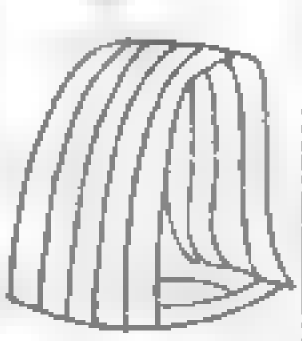
經注文云[illegible]不同今[illegible]冠者[illegible]冠者[illegible]布冠[illegible]舊圖[illegible]其大小[illegible]之大小未聞此皆[illegible]本經[illegible]踈[illegible]相[illegible]於左[illegible]與[illegible]不[illegible]

緇布冠者 太古 始冠



緇布冠[illegible]冠[illegible]太古冠布[illegible]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illegible]冠[illegible]與[illegible]同其[illegible]青[illegible]頍[illegible]缺[illegible]冠[illegible]吉[illegible]後[illegible]都[illegible]有[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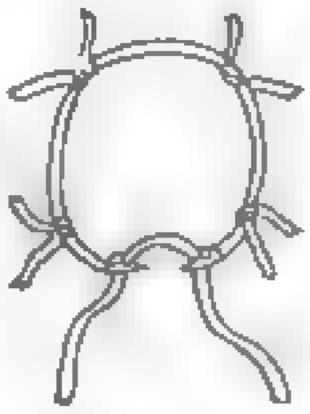
周制者 横縫



者緇布[illegible]今世[illegible]質[illegible]横[illegible]故[illegible]三寸[illegible]積[illegible]即[illegible]多辟積不復[illegible]直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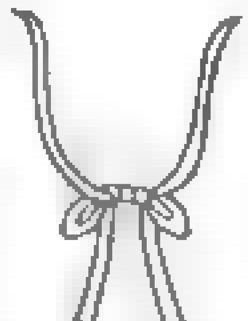
但多作𧝐辟并横縫之故周吉冠多辟𧝐而横縫又以冠兩頭皆在武上向內反屈縫之既吉凶相變其喪冠質猶辟𧝐而右直縫之以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反屈縫於武故得厭伏之名其吉冠則左辟𧝐而横縫之[illegible]義[illegible]服[illegible]經[illegible]小而未聞何[illegible]張[illegible]之順[illegible]斷[illegible]圖之

頍項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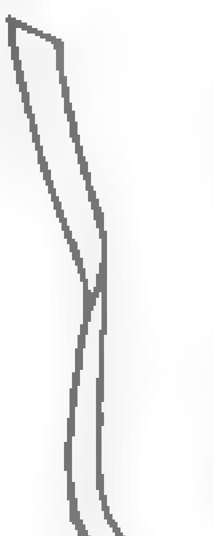
頍經作缺注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為之耳[illegible]頍項者謂於頍兩頭皆有緇別以緇穿於緇中於項上結之因名頍項既結頍於項則頍上四綴當首之四隅以四綴上屬於冠武然後得冠頍之安穩謂別以緇穿項中之緇結之因得頍之牢固故云亦由固頍為之

青組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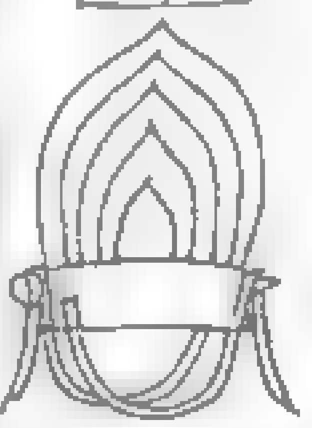
士冠禮云青組纓屬於頍此謂緇布冠無笄乃以二條之組兩廂屬於頍既屬訖則以所垂條者於頤下結之故注云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也

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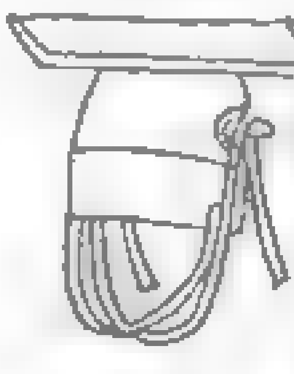
士冠禮曰緇纚廣終幅長六尺注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此謂用纚韜髮訖乃為紒矣

皮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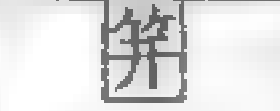
士冠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象太古又舊圖云以鹿皮淺毛黄白者為之高尺二寸[illegible]卿大夫之皮弁[illegible]者[illegible]三[illegible]之皮弁有[illegible]圖中[illegible]見者[illegible]不同也[illegible]士冠禮[illegible]加皮弁[illegible]以重出[illegible]皆類此

爵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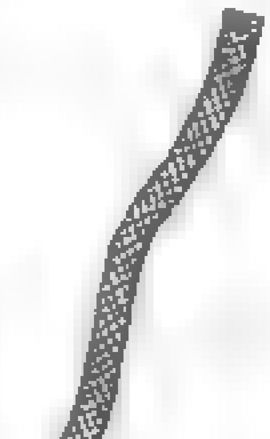
爵弁[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illegible]為之亦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小後大無旒而前後平

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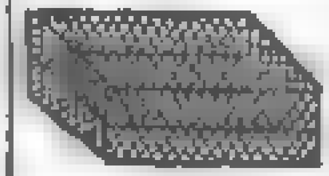
士冠禮云皮弁笄爵弁笄注云笄今之簪[illegible]舊圖云士以骨大夫以象

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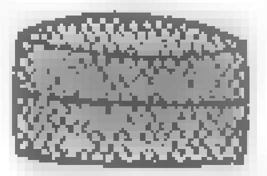
士冠禮云緇組紘纁邊此謂皮弁爵弁皆有笄故設此紘也先以組一頭於左笄上繫定乃繞頤下右廂向上屬於笄屈繫之垂餘為飾纁邊者以緇為中以纁為邊側而織之也舊圖紘兩頭別出細帶深誤

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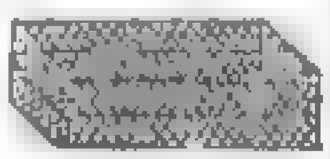
士冠禮注云隋方曰篋謂方而殺其角也又經云同篋鄭以緇布冠已下凡六物同一篋故賈釋云緇布冠屬于頍共為一物緇纚長六尺二物也皮弁笄三物也爵弁笄四物也其緇組紘纁邊皮弁爵弁各有一則為二物通四為六物也

箄



士冠禮[illegible]貫于
箄注云箄竹器也又
曲禮注云箄笥方
曰笥圓曰箄[illegible]
異此云[illegible]
物者彙舉其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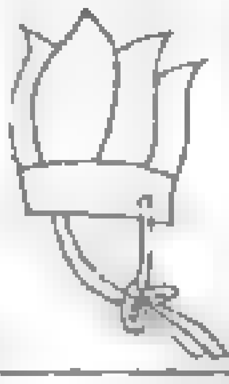
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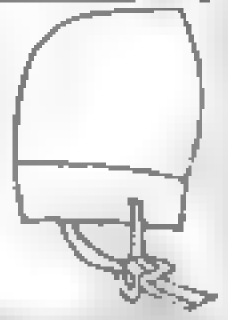
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
布冠各一匴執以待於
西坫南注云匴竹器名今
之冠箱也[illegible]
[illegible]
弁[illegible]

委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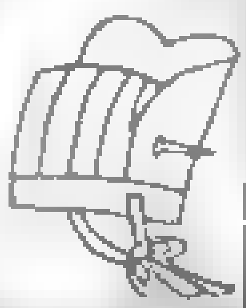
委貌



委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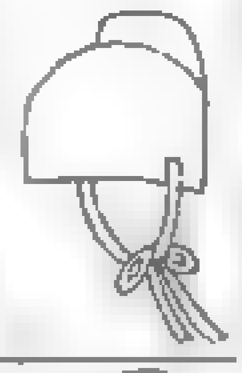


委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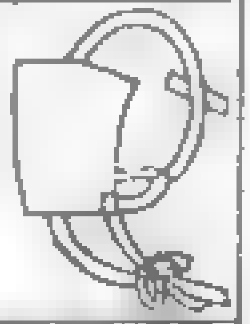


委貌一名玄冠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注云玄冠委貌也[illegible]委貌等冠[illegible]皆緇布冠[illegible]

毋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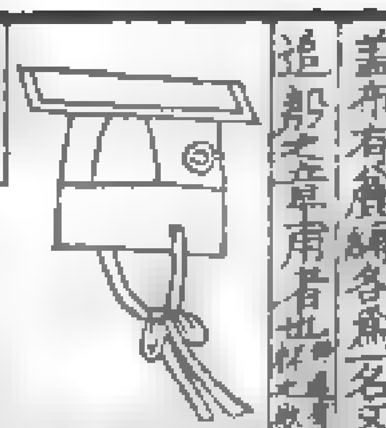
章甫



崔靈恩云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illegible]後代轉以巧意改新而易其名耳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殼以緇縫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廣四寸高三寸章甫委大章甫[illegible]此毋追制與周之委貌同殷冠委大臨前而直冠

委貌前小指曰學義按郊特牲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郊特牲又云三代皆服行道之冠俱用緇布其形自別既言俱用緇布為之則緇布冠是委貌等矣蓋布有麤細各為一名又漢志云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illegible]但未詳識依文觀象備圖於右庶合古制他皆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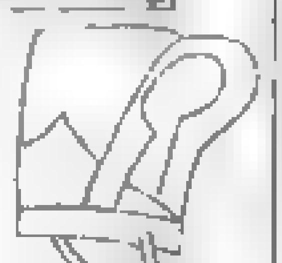
周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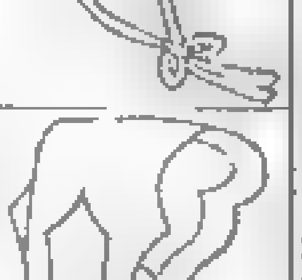


按三禮圖云周曰弁殷曰冔夏曰收三冠之制相似而微異俱以三十升布染為之其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無旒[illegible]下皆有收[illegible]後漢志云爵弁[illegible]廣八寸長尺六寸如爵形前小後大[illegible]所謂夏收殷冔者也

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illegible]
收[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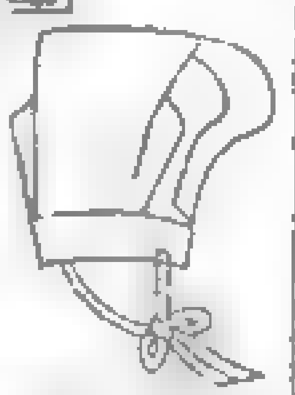
通天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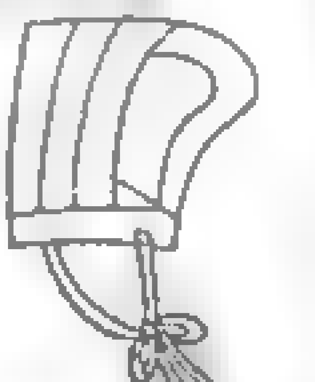
後漢志云通天冠高九寸正竪頂少邪卻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有展筩用乘輿所常服服以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 漢官儀秦禮無文或曰周公抱成王燕居故施袍而存者[illegible]或殘具存[illegible]類此

遠遊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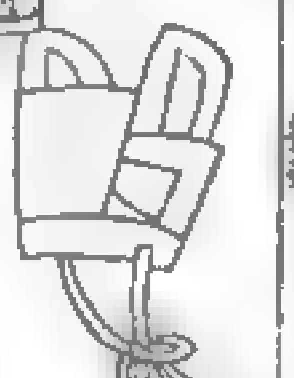
遠遊冠後漢志云如通天冠有展筩無山述又按晉書云遠遊三梁冠黑介幘青綏諸王服之若太子及諸王則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緌翠緌屏[illegible]道

高山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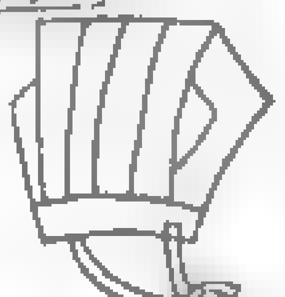
漢志曰高山冠一曰側注冠制如通天頂不邪卻直竪無山述展筩蔡邕獨斷曰鐵為卷梁高九寸胡廣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又史記酈生謁高祖其冠側注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幘直赤丹紈裏衣

長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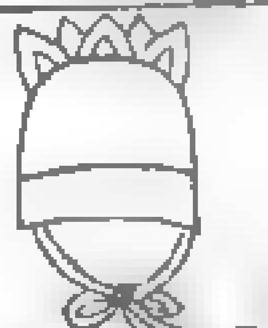
後漢志云長冠一曰齋冠前高七寸廣三寸而後促以竹為裹初高帝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衫玄[illegible]

法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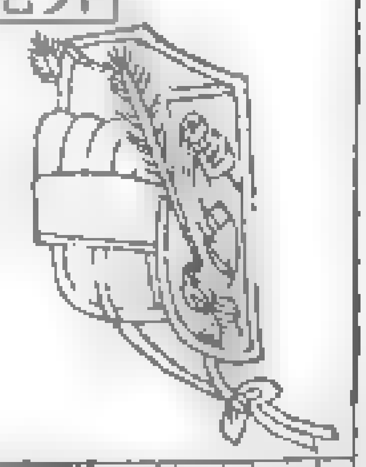
法冠後漢志曰一曰柱後冠高五寸以纚為展筩以鐵為卷柱取其直而不橈也[illegible]或謂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獲之故以為冠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者侍御史廷尉正監平皆服之

建華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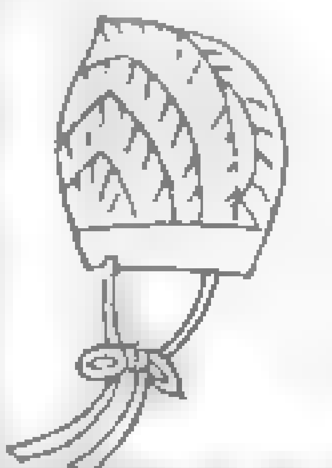
建華冠後漢志云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圓又飾以鷸羽于頂祀天地五郊八佾舞人服之

武弁大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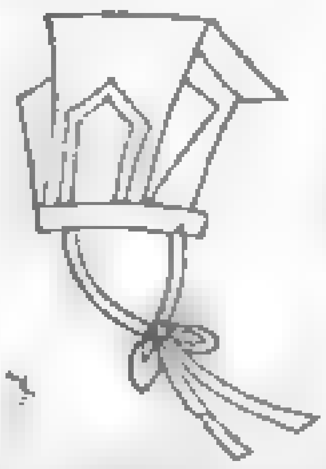
武冠後漢志云曰武弁大冠武官冠之其制古細布之象也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胡廣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蟬貂尾飾者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飲潔而不食貂取內勁捍而外溫潤毛采有彩而不炳灼

術氏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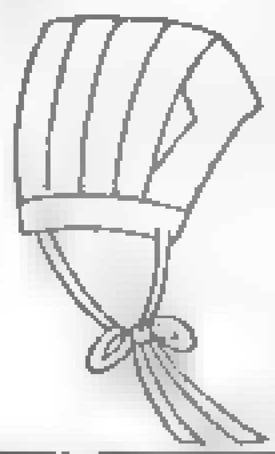
術氏冠即鷸冠也前漢書五行志注云鷸知天將雨之鳥也故記曰知天文者冠鷸冠異制者也四重高下取術畫鷸翠為飾維色又注此術氏冠即鷸冠也舊圖謂鷸為術士冠太子庶事尹相儀又舊圖以為術氏冠仍依繪飾古刊說注俗云鄭子華之弟子臧好聚鷸冠列子本與術名同可依序之故改焉又云鷸水鳥天將雨則鳴古人以知天時乃為冠象此鳥形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冠此其證也鷸音聿亦術蔡邕獨斷謂為術氏冠亦因鷸音聿為術耳非道術之謂也今謂於術士冠下修云亦謂之術士冠工部尚書竇儀議曰按儀今詳術士冠已依舊圖改為術氏冠

方山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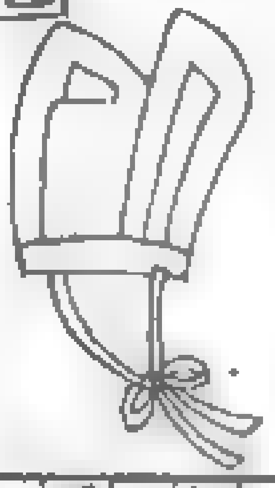
方山冠後漢志云制似進賢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以五采縠為之祠宗廟大予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祀五郊明堂先農五始五行之舞[illegible]宗廟所奏也文始舞也五行周舞也[illegible]舞人執干戚舞也文始者舞人執羽籥舞也五行舞者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也

巧士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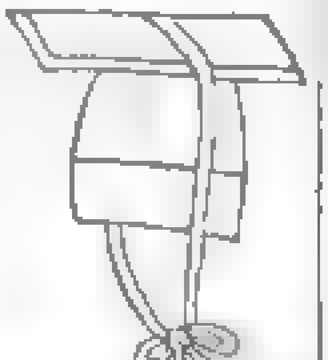
巧士冠後漢志云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前以備宦者四星也

却非冠



却非冠後漢志云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舊圖云高五寸

樊噲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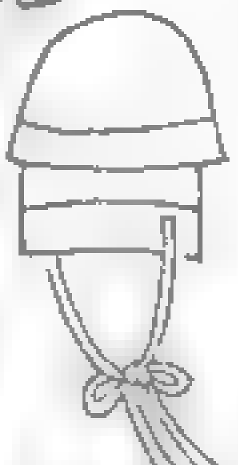


樊噲冠後漢志云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之冠也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裹楯冠之入羽軍立漢王側視項羽舊圖圖如巧士冠既違漢志不敢依從

郤敵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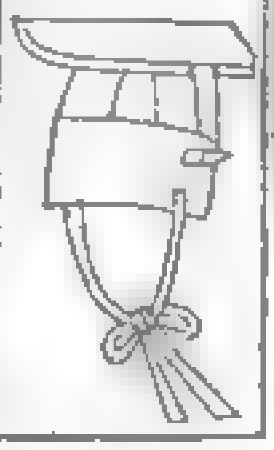
郤敵冠後漢志云前高四寸後高三寸通長四寸注舊圖通作纓制似進賢衛士服之禮無明文

章甫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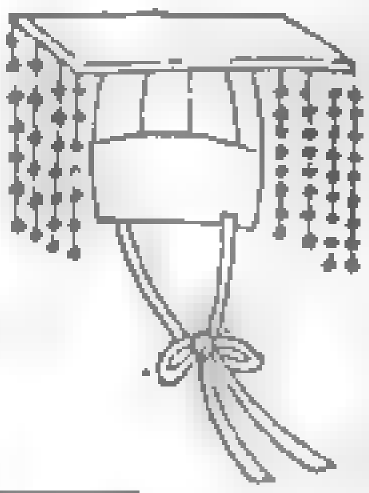


舊圖云章甫冠亦名冔中冒上黑屋冔月行禮服之臣崇義按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又郊特牲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然則章甫是殷之行道之冠冔是殷之祭冕朝祭之異服顯有明文而梁正等皆云章甫亦名冔誤之甚也[illegible]今依行中冒以黑屋之制存章甫之法不可更有冔名兼諸攷證亂亦不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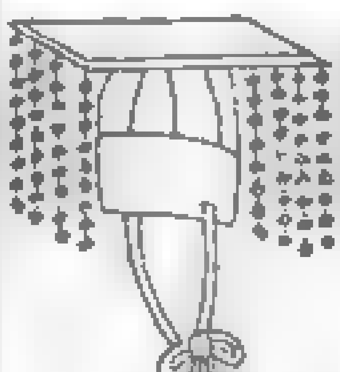
四冕 一本四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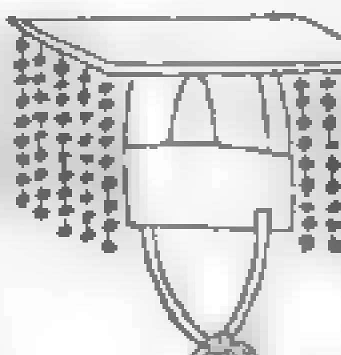
七旒



九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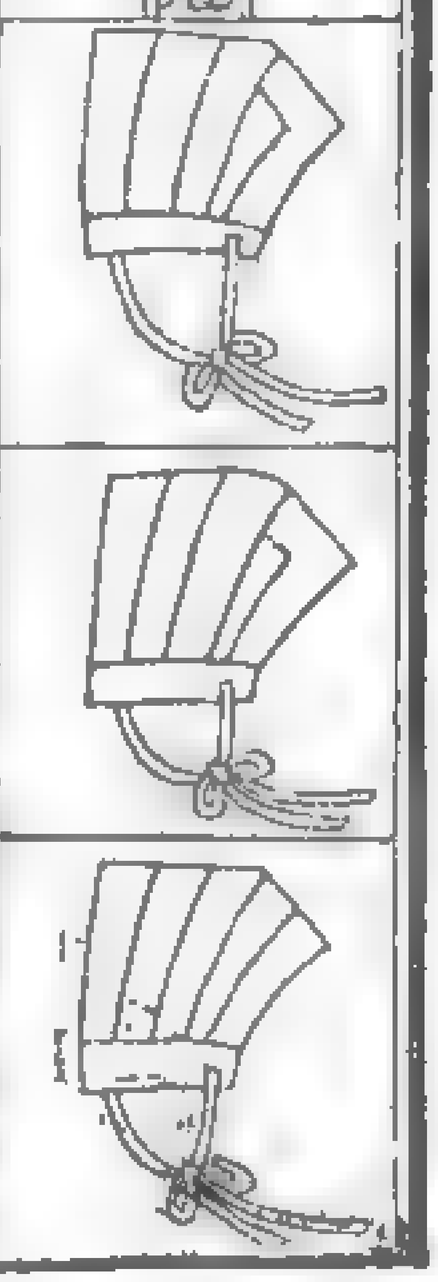


十二旒



世本云黃帝造冕垂旒有虞氏皇而祭論語云禹致美乎黻冕孔子曰服周之冕此明至周冕始加旒藻天子皆五采前後各十二旒孫通制禮多依周法又度制度古今之冕略等俱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漢用白玉珠各十二公九旒青珠中二千石七旒黑珠然冕服之飾周最為備故孔子有服周之冕云

進賢冠



舊圖云古三冠梁數雖異俱曰進賢前高七寸長八寸後高三寸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兩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所服禮不記今按唐典三品已上三梁五品已上兩梁九品已上一梁臣崇義按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又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旒卿大夫七旒諸侯士其緌各如綬色玄衣纁裳畫芭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旒衣裳以祀天地上玄下纁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已下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云漢明帝按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

新定三禮冠冕圖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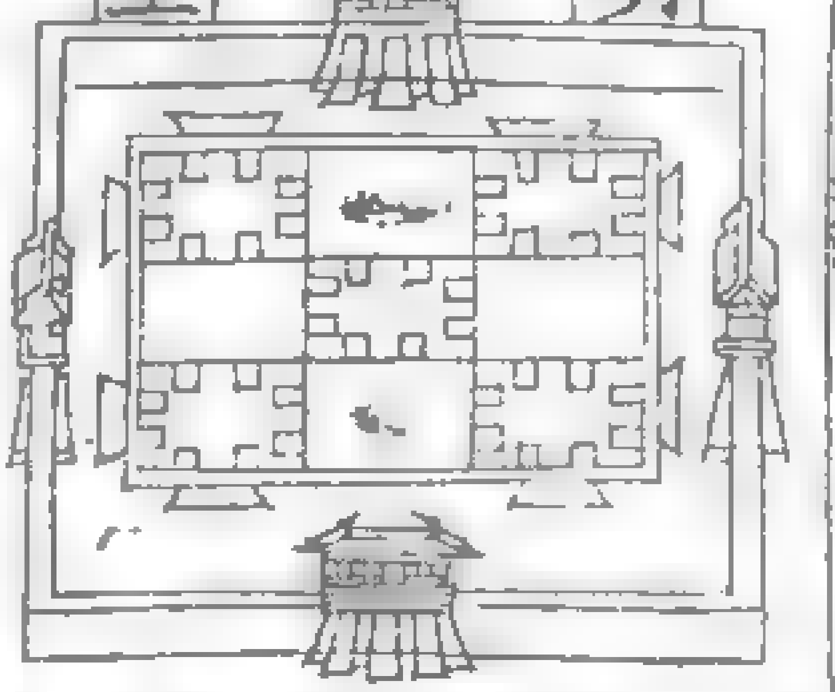
新定三禮宮室圖卷第四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明堂　宮寢制　王城　九服　律呂　圓丘樂　方丘樂

禘祫樂　大學　小學　四等附庸　井田　溝洫

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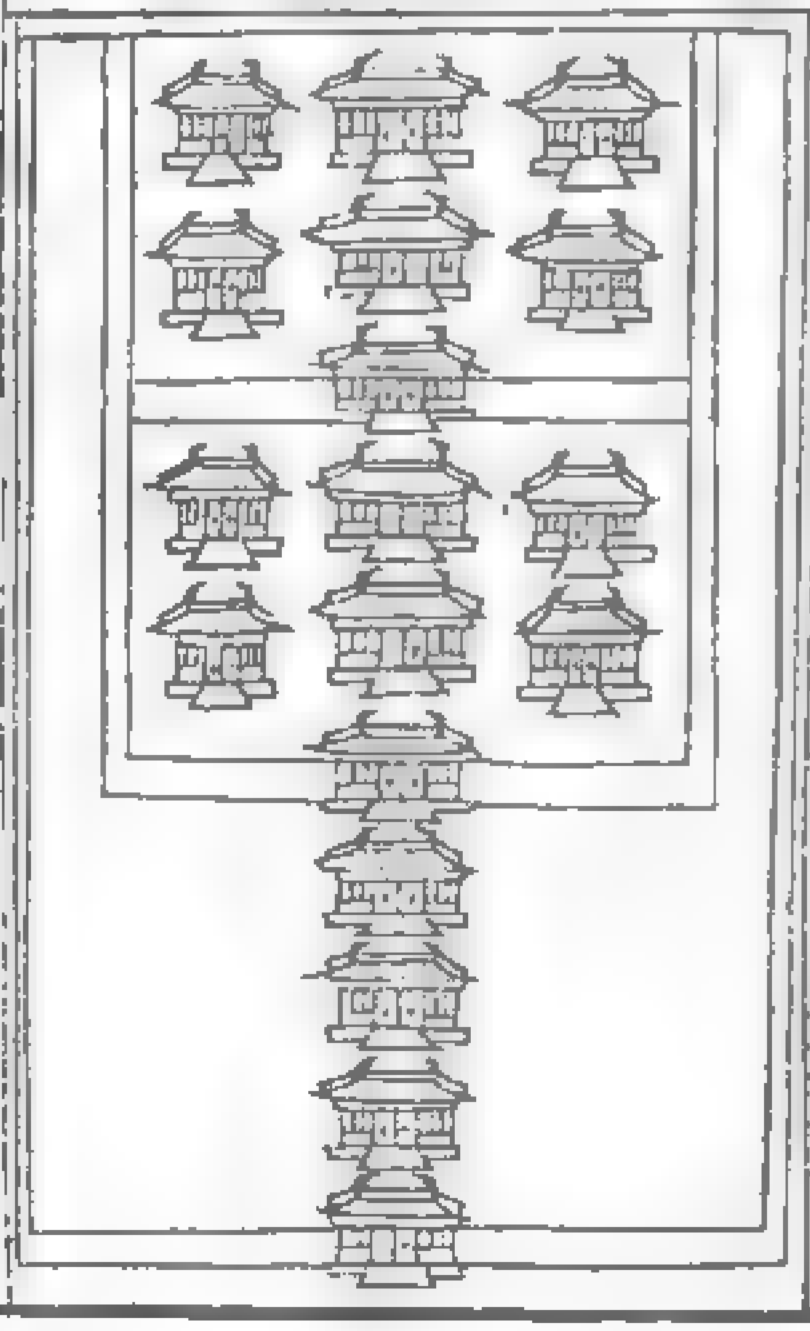
堂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夏度以步今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相改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相參之數禹卑宮室則夏堂高一尺又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室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矣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故賈釋云東曰明月下

丈

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長安既以室為居之堂皆於太室外若用為之則室南北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奇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者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故鄭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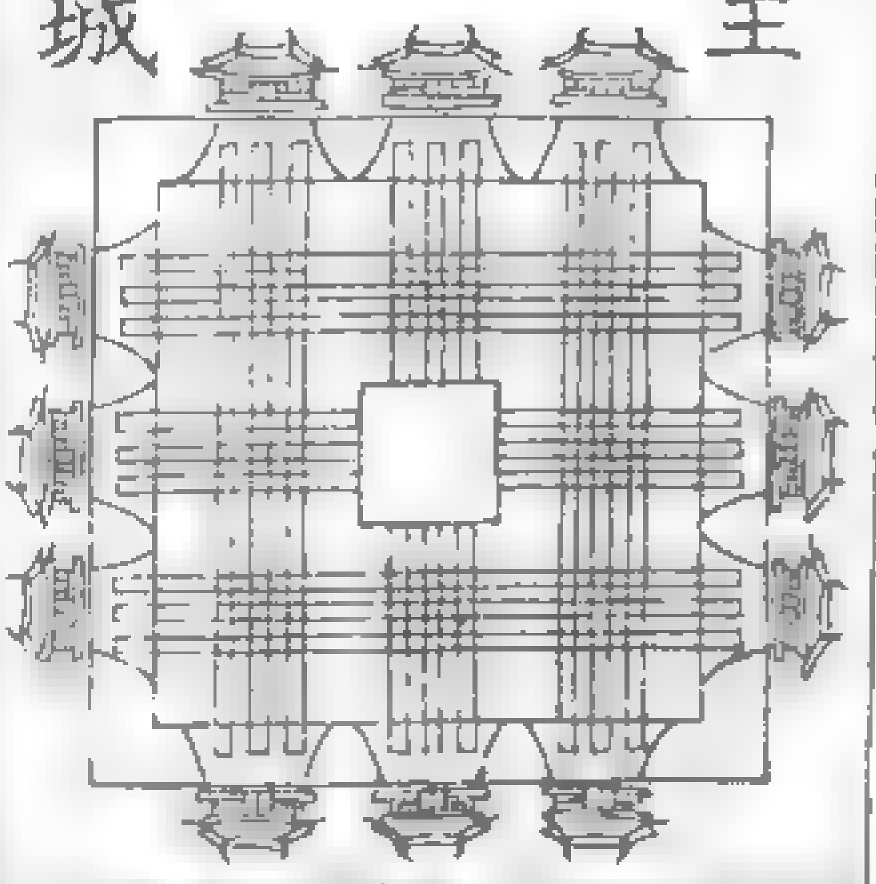
宮寢制



舊圖以此為王宮五門及王與后六寢之制今亦就改而定之孔義依周禮解王六寢路寢在前是為正寢五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中央王季夏居之凡后妃已下更與次序而上御於王之五寢又案內命婦注云三夫人已下分居后之六宮其實三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不分居除三夫人外已下分居九嬪每宮各一人餘有三人在二十七世婦每宮各三人餘有九人在八十一御女每宮各九人餘有二十七人在從后唯其所燕息焉以后不專居一宮須往即停故知從后所在而燕息也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者此謂九嬪已下分居六宮皆三分之一分從后兩分居宮五日一番假令月一日分從后至月五日從后者日滿則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從后日滿者却入在右邊三宮從后者至十日又滿則左邊三宮舊居宮者來替從后日滿者亦却居左邊三宮又至十五日即三番挨徧矣先鄭云后正寢在前五小寢在後若如此說可與左三宮右三宮之義互相發明如王六寢其制自顯

天子五門曰皐曰庫曰雉曰應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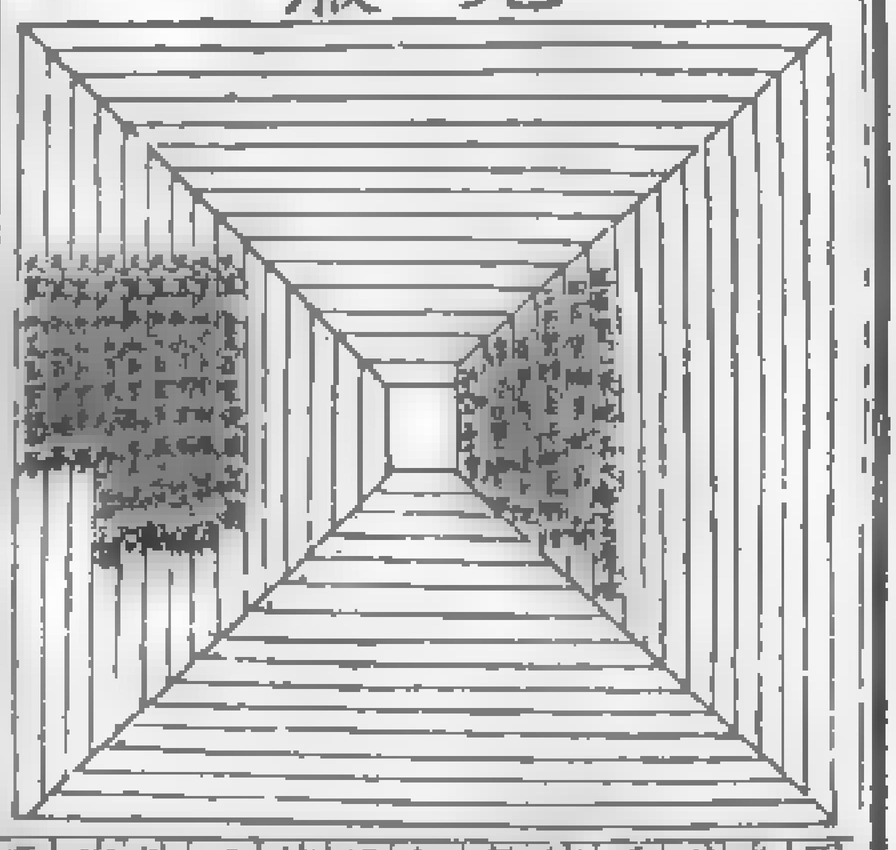
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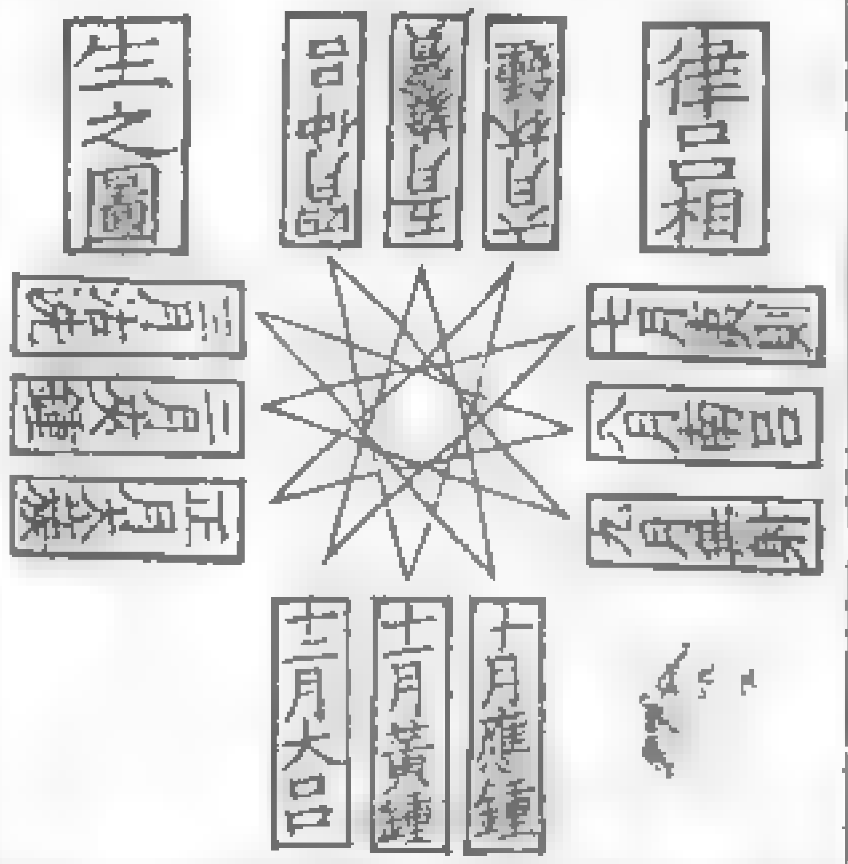
城面有三門有三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王宮當中經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鄭氏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謂以甲乙丙丁等十日為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為子國中地中也城內經緯之塗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也乘車六尺六寸傍如七寸凡八尺九軌七十二尺則此加十二步矣王

九服



周之王畿與九服共方萬里故此九服除王畿之外每服而言又方以界之樂者限也樹之封疆而限千里故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侯者候也為王斥候服者服事於王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甸田也為王治田出稅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男者任也為王任其職理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采事也為王事民以供其上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衛者衛也為政教縻之又蠻服之言縻謂之要服要者以政要束為義於四要之內方七千里故王制注云周公復唐虞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七千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謂此一服在夷狄之中故以夷言之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此服入夷狄又深故須鎮守之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以其最在外為藩籬也



大師注云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賈釋云黃鍾在子一陽爻生為初九林鍾在未二陰爻生得為初六者以陰陽位在未故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也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謂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異位謂若林鍾上生太蔟之九二各於其第為異位是象母子也但律初生者為夫婦呂所生者為母子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圓丘樂

天神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注云天神則主北辰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玄璧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也夫圜丘祭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疏引石氏星經云房之注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大火爲大辰夾鍾在卯位生於房心之氣爲大辰天出日之處爲明堂故以夾鍾爲天之宮又注云以此三者用聲類求之謂以天地人三宮各用其聲類求之若十二律相生終於六十即以黃鍾爲首終於南呂今此三者爲宮各於本宮上相生爲角徵羽或先生後用後生先用故聲類之也注又云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相配合之故鍾呂陰也無射是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從陽數是從無射數也故下宮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仲呂仲呂與地宮同位而不用地宮林鍾也林鍾自與蕤賓合位仲呂與林鍾同在南方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同位而不用也爲宮也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嫌不用林鍾上生太蔟太蔟爲徵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羽以其陰陽相生者也

方丘樂

地祇

凡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注云地示則主崑崙以致其神禮之以黃琮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疏引星經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其輿鬼外也天社神位皆是地神故以林鍾爲地宮也林鍾上生太蔟太蔟爲角太蔟下生南呂南呂爲羽先生後用也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徵後生先用從地宮法則足矣靈鼓靈鼗六面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按左傳云枝幹也幹即身也其言孫若子孫然故知枝根末生者也空桑亦山名上言天神六變此地祇言八變下人鬼言九變者皆據靈異而言俱靈異大者易感小者難致故也

禘祫樂

人鬼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云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以祼禮神也此謂秋祫知者但郊人祫以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爲之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賈釋云黃鍾在子子上有虛危是生於虛危之氣也又星經云虛主宗廟是虛危爲宗廟也故黃鍾爲人宮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避之不取也林鍾上生太蔟太蔟爲徵先生後用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亦不取也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爲羽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之陽以林鍾是地宮與蕤賓相配合故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大呂爲角以絲多後生先用也然下人鬼四聲足矣路鼓路鼗四面故陰竹生於山北者龍門亦山名

大宗子

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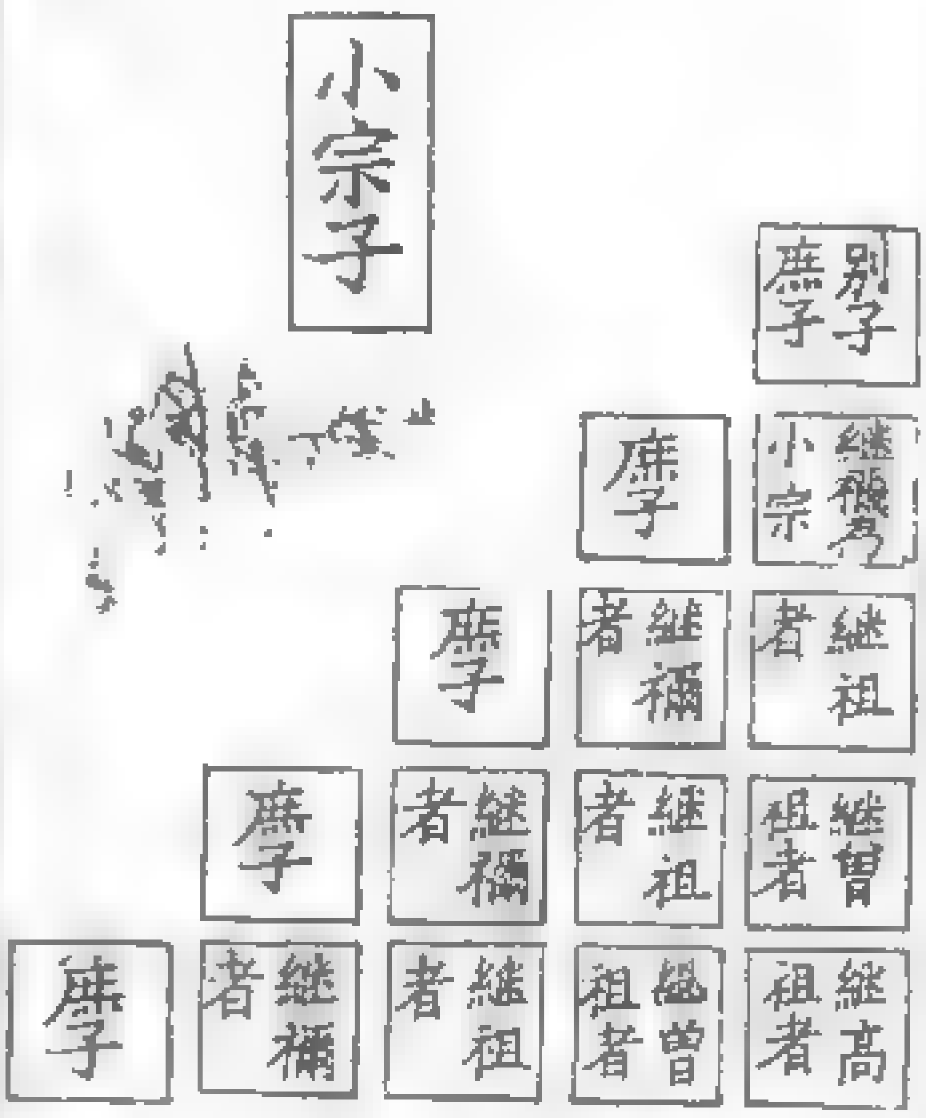
大宗

大宗

大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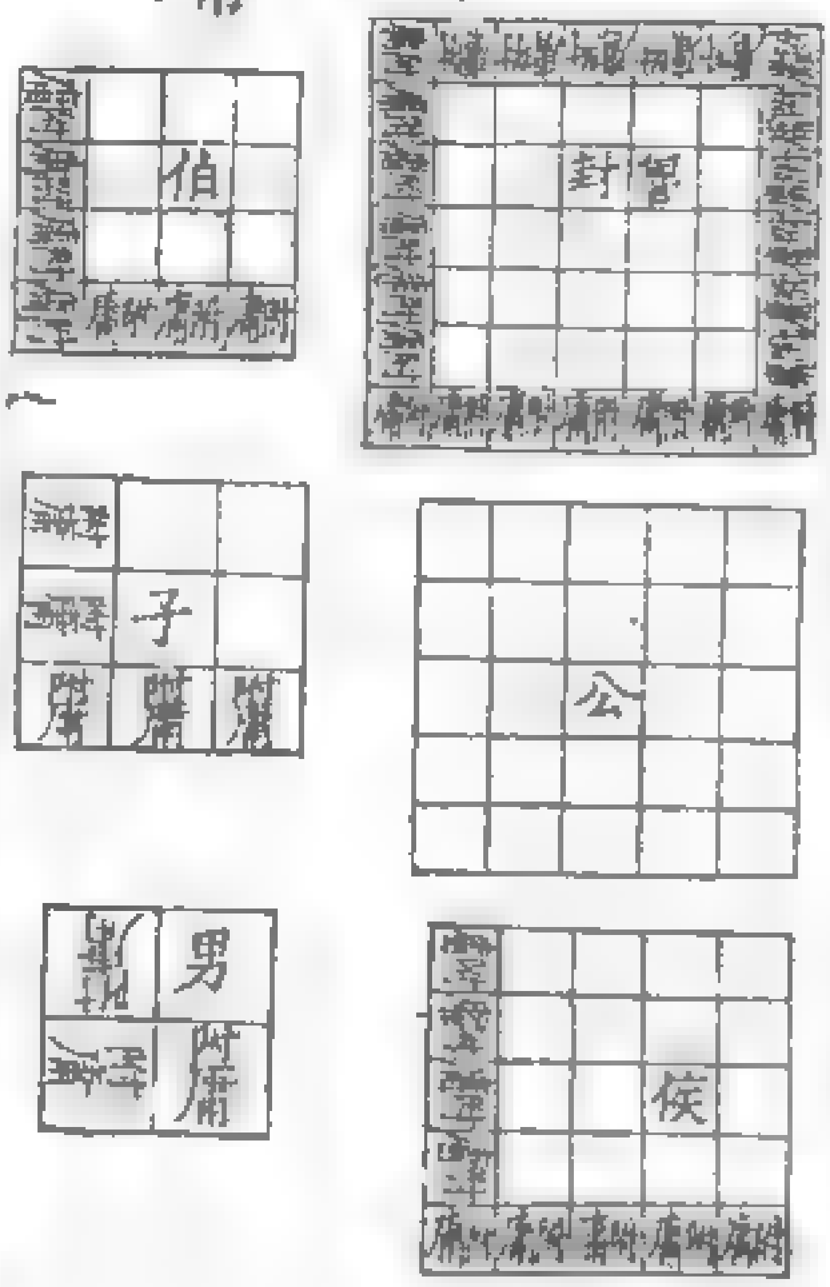
別子爲祖此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爲祖者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者立此別子爲始祖也注云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也此決上庶子王今諸侯庶子乃謂之別子是別爲始祖若其世子不立庶子公子得有禰先君之義今云別子明適子在故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也又云繼別爲大宗此謂別子之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

小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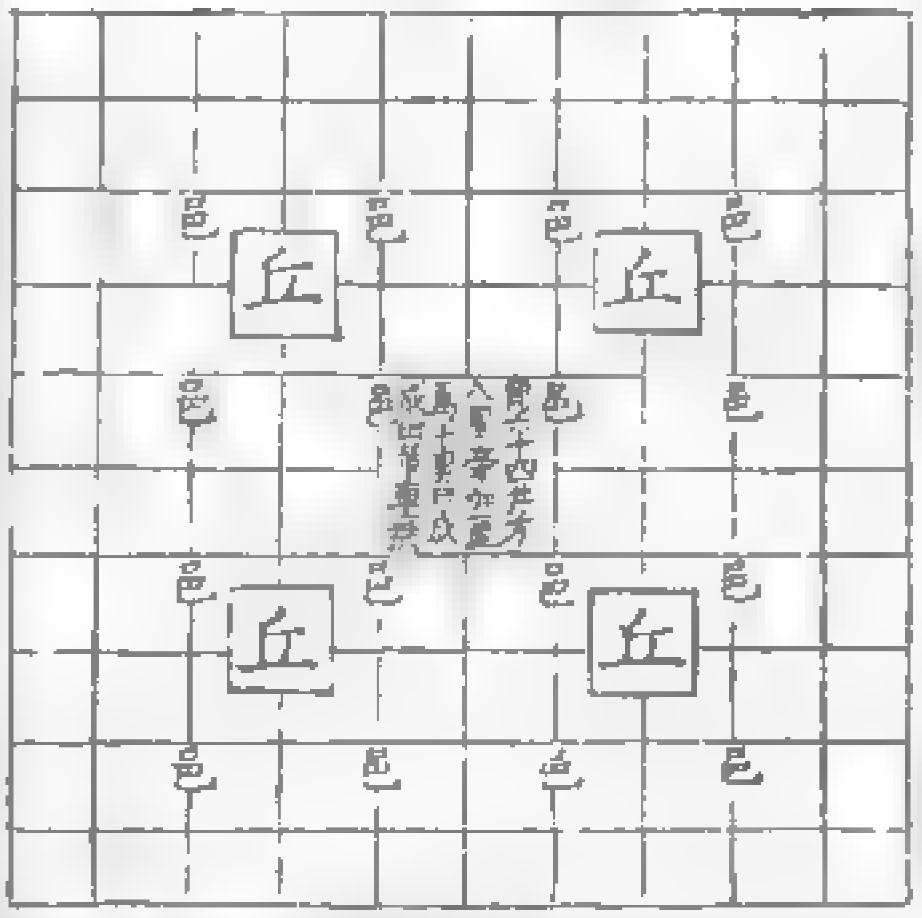
繼禰者爲小宗禰謂別子之庶子其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故云繼禰爲宗世謂之小宗有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爲小也即下云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五世謂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即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爲宗也知此五世而遷之宗是繼高祖之子者以其繼高祖者身是五世而獨言繼高祖者記文略唯云繼高祖者是繼高祖者之子也

四等附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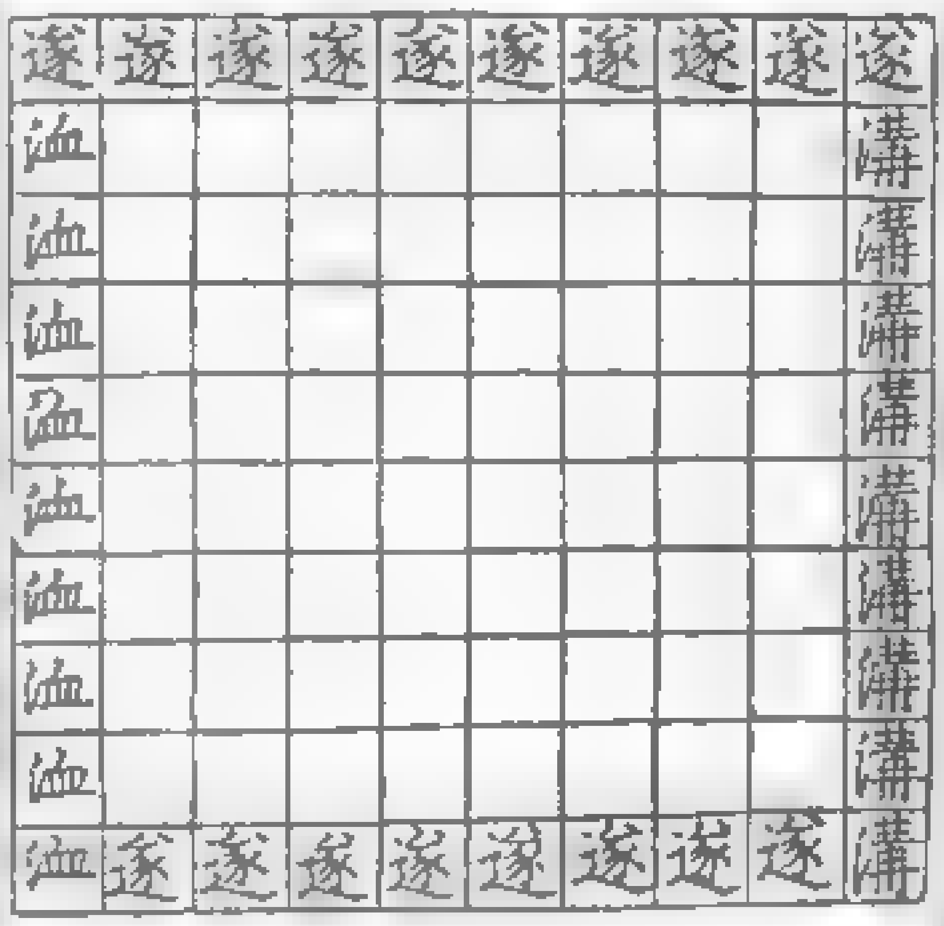
大司徒職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禄者當取焉然則牧正帥長皆是諸侯有功者得有附庸爲禄又諸侯有德者雖不爲牧正帥長亦得取閑田爲附庸以爲世又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以天子畿方千里上公方五百里地極故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者謂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爲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也伯附庸七同者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爲十六與侯等子本地四同有功進受伯地五同與伯等男有功進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進則取閑田爲附庸退則歸之閑田故云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雖侯爵以其是王子母弟得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又成王以周公之勳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下注附庸二十四是此四等附庸之數也

井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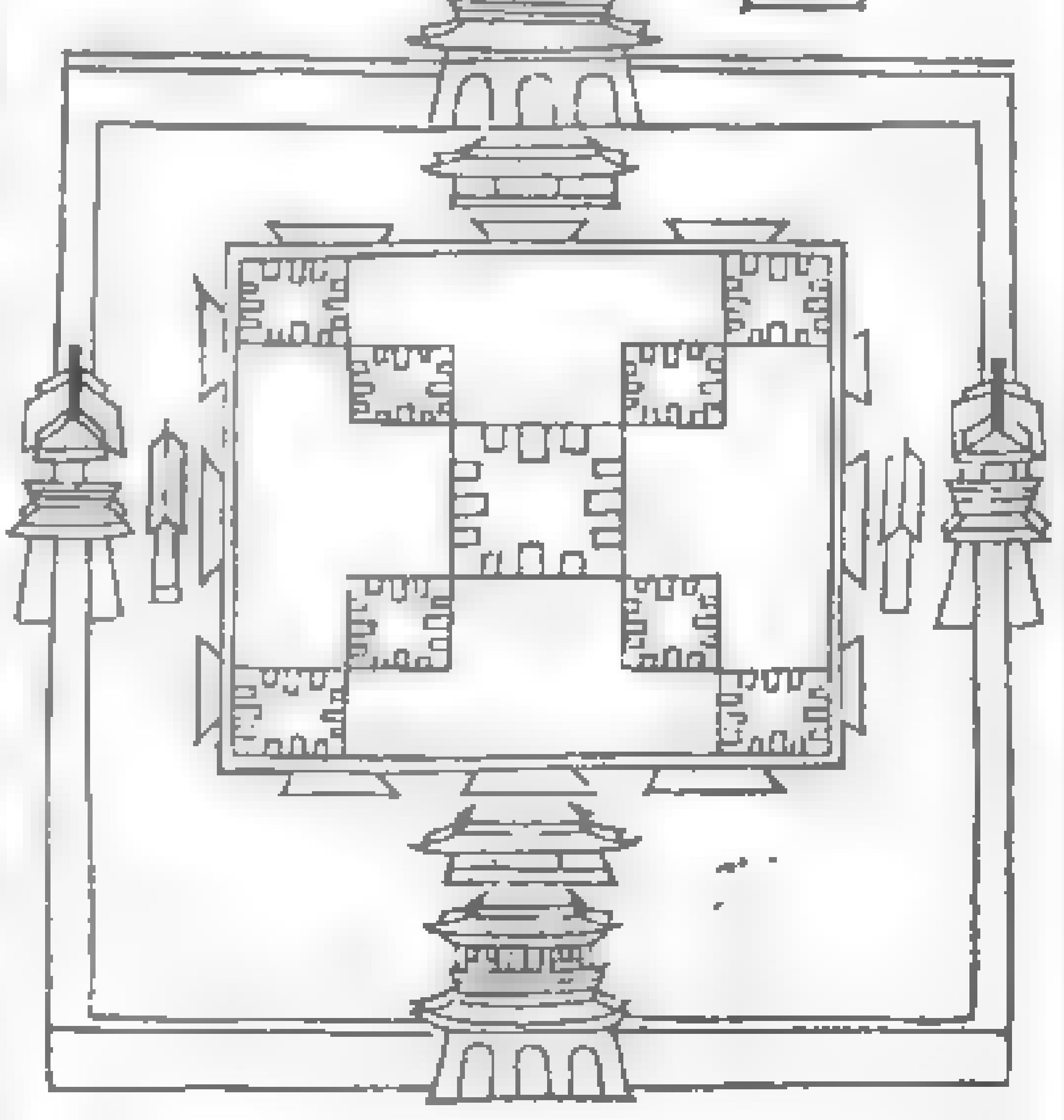
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采地而爲井田故經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賦出車役又采地之中每一井田之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但此都鄙是畿內之地小司徒並營其境界故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正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此圖一甸之田則縣都之法亦可見矣

遂 溝洫同



遂人職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賈氏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洫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匠人環涂七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賈釋遂從者南北細分隔為一夫十夫則於首為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為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為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倣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案梁王計九而方一同積是一同則九萬之夫田也圖施於六遂則六鄉之制亦明矣

明堂



此秦制改周法為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十二階今以月令是秦法故存其制圖之於後

新定三禮圖卷第四

新定三禮投壺圖卷第五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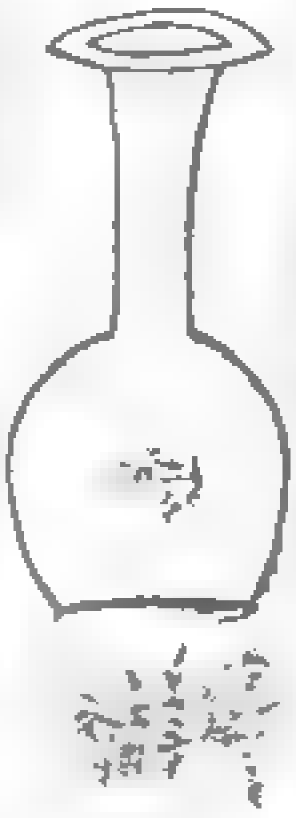
壺　矢籌　三馬　特縣鐘　特縣磬　編鐘　編磬　瑟

琴　古竽　古笙　塤　篪　篴　簫　籥

柷　敔　牘　應　雅　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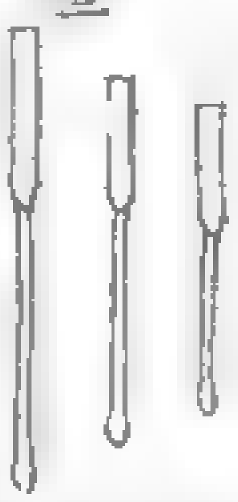
投壺者大夫士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故記云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注云士則鹿中也明此投壺是大夫士之禮也大夫得用兕中不言者略之也左傳說晉侯與齊侯燕設投壺此必言大夫禮知非諸侯者按燕禮人射每事云請於公此記言主人請賓故知非諸侯也每人四矢四算亦三番而止數算如數射算生請之令聽樂之節先飲不射後慶多馬如射禮其所用樂亦與射樂相兼乃備

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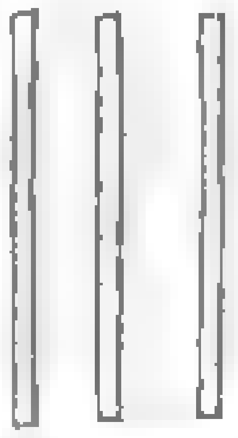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

矢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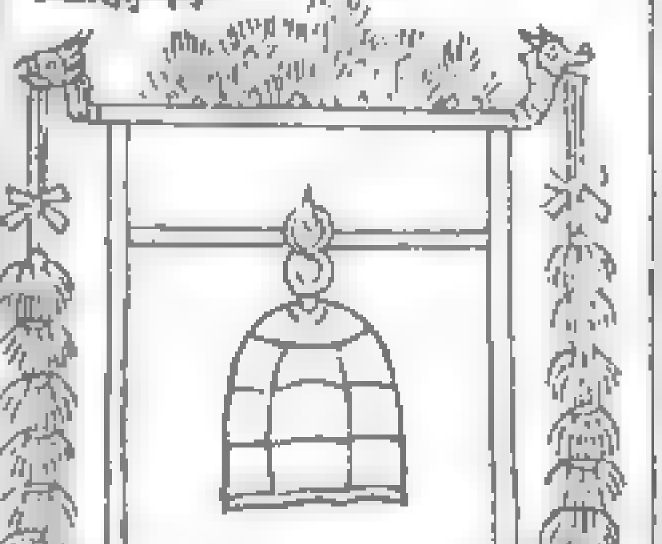
矢以柘若棘毋去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十七分或言去其皮節其壺置於賓主送矢前邪行各去席二矢半投壺有三處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各隨光明也矢有長短長短之數各隨廣狹行用室中最狹矢長五扶堂上差寬矢長七扶庭中彌寬矢長九扶四指曰扶廣四寸五扶則二尺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然則室中則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

三馬



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立馬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之前一馬從二馬以三馬者投壺如射亦三馬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馬於再勝者三馬即勝算也別出此二算以紀勝算謂之馬者其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得乘馬也射與投壺皆所以習武因令樂鄉射算長尺四寸此云算長尺二寸或者投壺射之細故算差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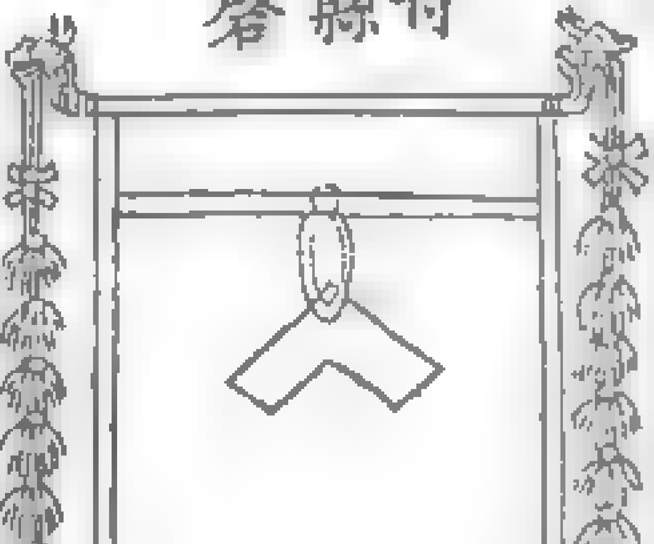
特縣鐘



[illegible]者也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illegible]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illegible]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illegible]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illegible]于上之攠謂之隧[illegible]律曆志云以律各倍半而為鍾若鎛管長九寸其為鍾也高貳尺貳寸半厚八分[illegible]兩欒之間徑壹尺四寸十六分分之十鉦之下帶橫徑一尺壹寸貳分十六分分之六[illegible]鼓間方八寸四分十六分分之六[illegible]舞間方舞之四橫徑八寸四分十六分分之六[illegible]鍾乳謂之枚亦謂之景乳而二名從鼓與舞皆在帶篆之間每處有九[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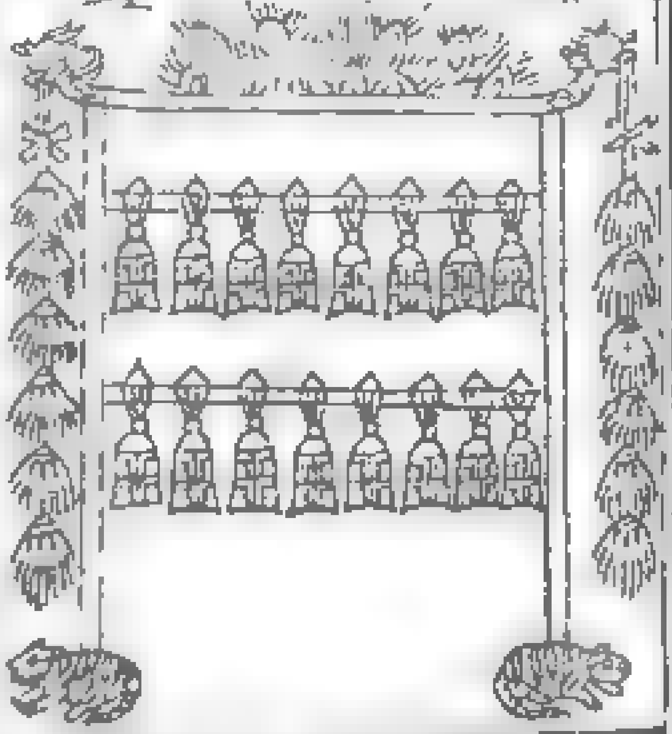
[illegible]用長五寸六分餘衡參寸厚壹寸六分餘衡長貳寸八分餘博一寸八分厚與甬同其甬衡共長八寸四分十六分分之六[illegible]

特縣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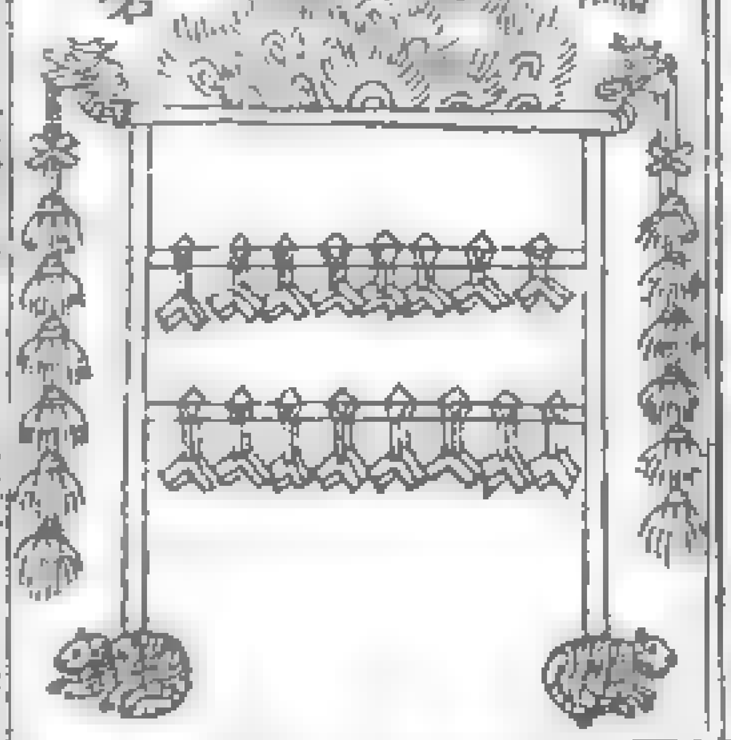
黃鍾磬[illegible]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鍾者也案周禮磬人云股為二[illegible]長二律者也鼓為三前長三律者也又曰其博為一謂股博一律也下云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以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然則黃鍾之磬股長一尺八寸博九寸厚二寸鼓長二尺七寸博六寸厚二寸兩弦之間三尺三寸十分十又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鄭後鄭云太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太而廣濁也短而厚則清也諸侯之大夫特縣磬天子之大夫兼有鍾及孔子在衛所擊此謂編磬非此大磬也

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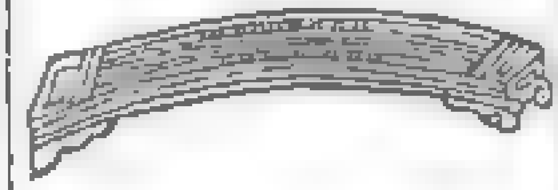
編鐘十六枚同在一簨虡飾以臝人職云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illegible]）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鄭注明堂位云橫者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臝屬羽屬

編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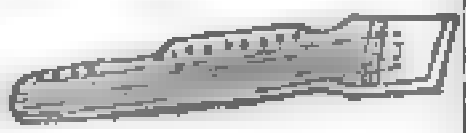
小胥職云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十六枚之數起於八音倍而設之故十六也簨者下橫者也簴者上板曰業其高植者為簴梓人職云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簴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其所在東曰笙笙生也言生養之始也在西曰庸庸功也功成可頌也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制度曰為龍頭及頷銜璧璧下有旄牛尾飾簨簴為獸皆震動頻頌詩云設業設簴崇牙樹羽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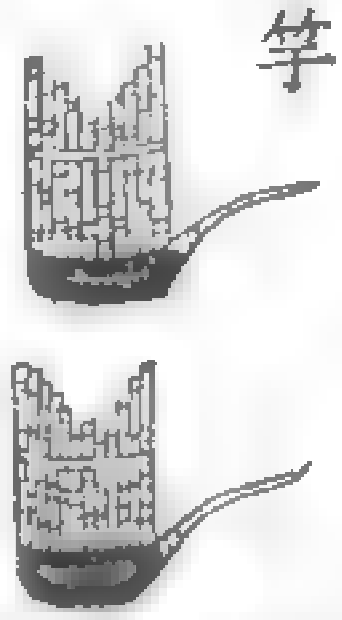
世本云庖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爾雅云大瑟謂之灑郭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舊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樂記云清廟之瑟朱絃疏越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練朱絲為絃不練則體勁聲清練則絲熟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為瑟本兩頭有孔通疏相連使聲遲也以瑟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疏之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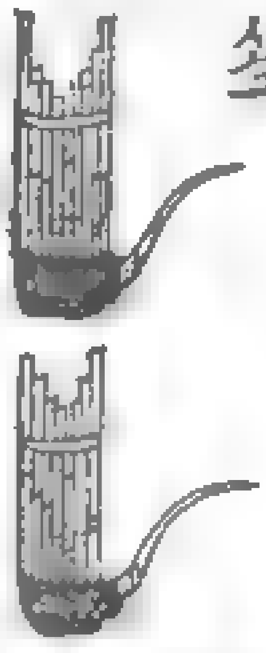
琴操曰伏羲作琴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廣六寸象六合又風俗通曰七絃法七星禮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舊圖云周文王又加二絃曰少宮少商蔡邕伯喈復增二絃故有九絃者二絃大次三絃小次四絃尤小蔡邕本傳無文未知舊圖據何為說又桓譚新論云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illegible]）

竽



周禮笙師掌教龡竽笙先鄭云竽三十六簧賈疏引通卦驗云竽長四尺二寸注云竽管類用竹為之形參差象鳥翼鳥火禽火數七冬至之時吹之冬水用事水數六六七四十二竽之長取數於此世本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

笙



舊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禮記云女媧之笙簧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梁正意缺古之竽笙與今世笙竽不同恐誤故皆圖古今之法

塤

古塤

今塤

上二塤後各有一孔故圖此以曉之

周禮小師掌教塤注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謂之雅塤鄭璞爾雅注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謂之頌塤凡六孔上一前三後二又笙師掌吹塤世本云暴辛公作塤圖五寸半長三寸四分

篪

舊圖云雅篪長尺四寸圍四寸翹長寸三分圍自稱孔頌篪尺二寸鄭衆周禮注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云七孔晉與天台皆誤當云八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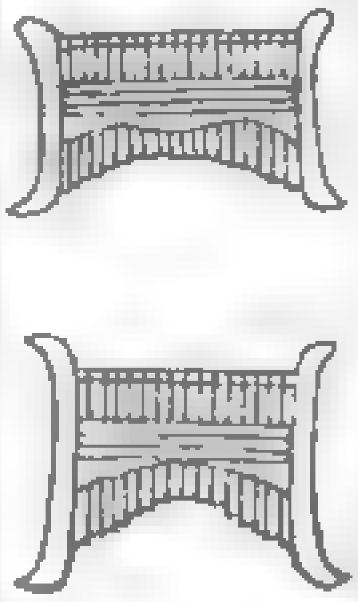
篴（音笛）

周禮笙師掌吹篴杜子春云今時所吹五孔竹篴又漢丘仲作笛長二尺四寸六孔者滌也所以滌蕩邪穢也

籥

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篴三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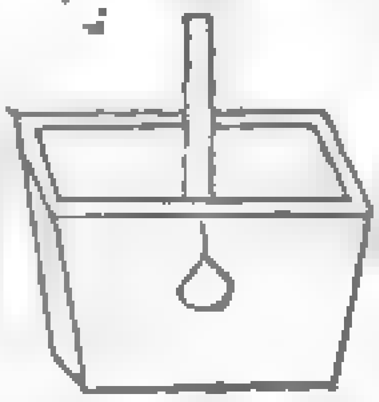
簫



舊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管鄭衆周禮注云十三管頌簫長尺二寸十六管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注云簫者管形象鳥翼鳥為火火成數七生數二二七十四簫長由此也又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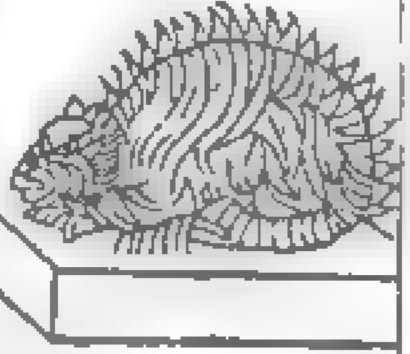
十五

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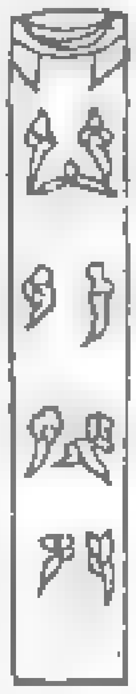
爾雅云鼓柷謂之止郭璞注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椎名書曰合止柷敔鄭注云柷狀如漆筩而有椎合樂之時投椎其中而撞之宜從鄭注今太常樂亦人執其椎投而擊之

敔



爾雅云鼓敔謂之籈郭注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今唐禮用竹長二尺四寸破為十莖於敔背橫擽之又鄭注云敔木虎也背有刻所以鼓之以止樂

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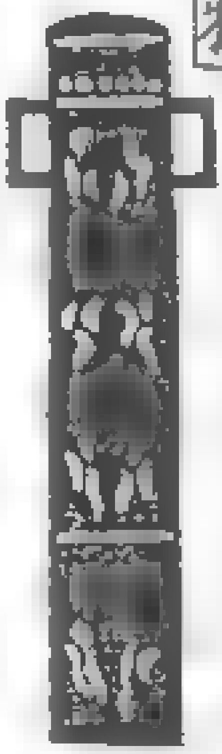


周禮笙師教其舂牘鄭云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

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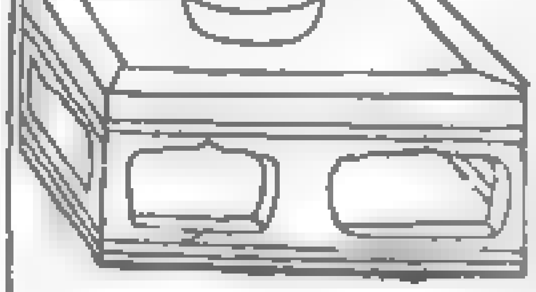
笙師教其舂應先鄭云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

雅



笙師掌教舂雅先鄭云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又後鄭謂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也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明不失禮也祴陔又樂記云訊疾以雅孔疏云雅樂器名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也

相



樂記云治亂以相注云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為名焉孔疏云亂理也言理奏樂之時擊拊而輔相於樂也

新定三禮圖卷第五

新定三禮圖射侯圖上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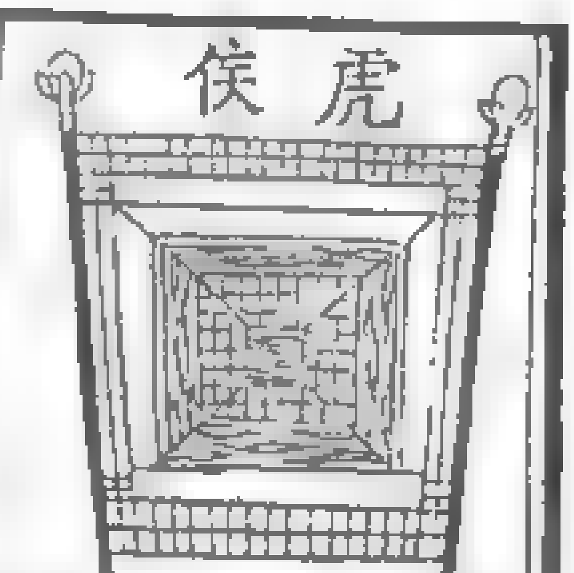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虎侯　熊侯　豹侯　熊侯(畿內諸侯)　麋侯(畿外諸侯卿大夫所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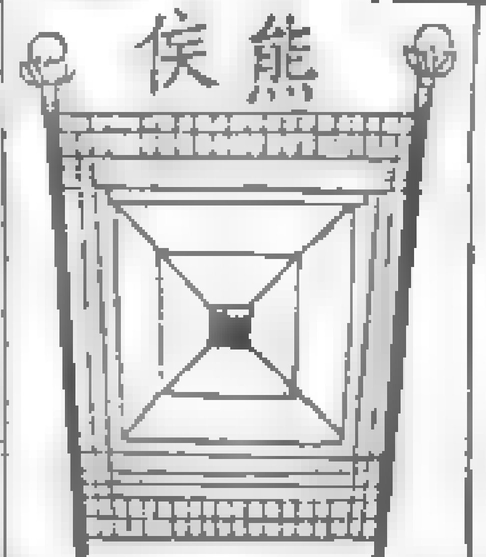
大侯(畿外諸侯所射)　糝侯　豻侯　五正侯　三正侯　二正侯

射之所起在於黃帝故易繫黃帝九事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以黃帝臣揮作弓夷牟作矢是弓矢起於此矣虞書曰侯以明之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則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至周大備故禮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射賓射燕射之文各張其侯鄉射記曰君國中射注云國中城中謂燕射也於郊謂大射也於竟(音境)謂與鄰國君射即賓射也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音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古毒反)此所謂皮侯也皮侯者謂用虎熊豹之皮各飾侯側亦方制其鵠王將祀天地祭宗廟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所射之侯也又夏官射人王以六耦射五正三正二正之三侯者謂來朝諸侯賓射之侯也又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獸侯者燕射所張之侯也凡侯以躬堂為面侯道九十弓者用布三丈六尺(此謂大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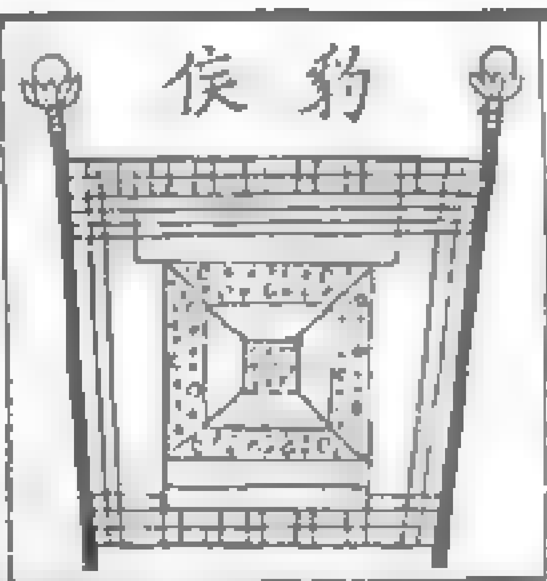
大侯上箇(讀為個)下箇各三丈六尺(上箇最上幅也下箇最下幅也)二中丈八尺([illegible])侯中用布九幅幅有丈八尺([illegible])躬中以為躬躬身也上躬上接上箇下接中躬上接中下接下箇皆三丈六尺([illegible])倍躬以為左右舌([illegible])下舌半上舌([illegible])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illegible])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縜者籠綱維持侯者也亦謂之維故鄭云其制躬舌之角者為維亦曰維耳舊圖唯著三侯取法不盡雖繫解說雖辯指歸今於三侯之外更增十二件通前十五侯分為上下卷所以盡正鵠之差見皮首之狀依經申義煥然可觀又舊圖云上綱曰十二下綱皆十匹三侯數同此說亦失知者九十七十五十弓之侯丈尺廣狹不同縜紐籠綱蓋異今三侯一概何所據乎且以大侯上舌十丈二尺以十二紐所設計之上舌兩端其使四紐餘有八紐布在十丈二尺之間每九尺一紐則侯之縜紐上下不停既非正文今亦不取其縜紐之數但依侯大小取稱為是其於幽之節奏鵠之等衰正之采繢獸之毛物各隨侯圖而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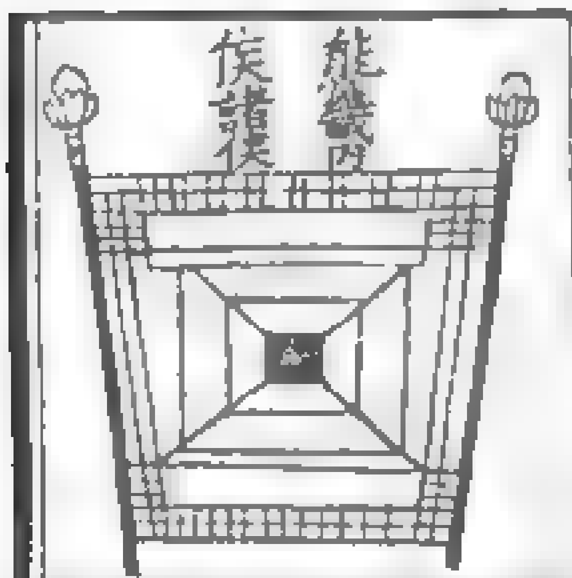
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言王大射者謂王將祀五帝於四郊及天於圜丘先王擇諸侯群臣於四郊小學之中王與諸侯及群臣等行大射之禮也虎侯者謂以虎皮飾其布侯之側并鵠亦以虎皮方制之著於侯中其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亦身也其侯中廣丈八尺今分其侯為鵠居三鵠方六尺矣此王所射之侯也[illegible]人張虎侯[illegible]侯差取象於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illegible]節



王大射司裘亦共熊侯此謂於諸侯所射之侯也亦以熊皮飾其侯側并鵠侯道七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廣丈四尺[illegible]其侯而鵠居其一則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illegible]尺[illegible]分之得四尺[illegible]尺[illegible]寸有一寸在[illegible]分[illegible]於三分[illegible]寸之[illegible]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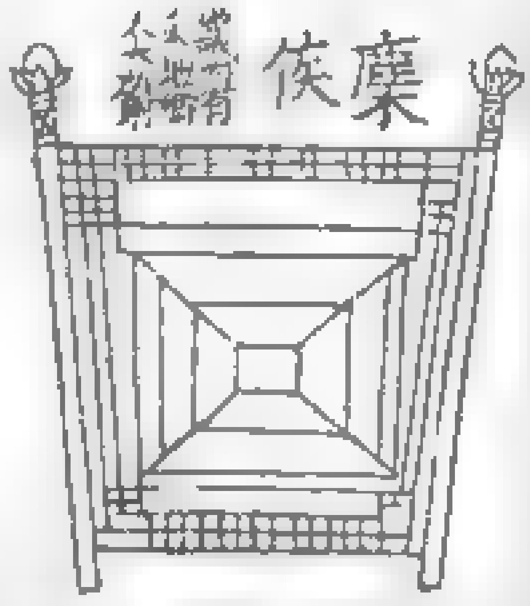


王大射司裘亦共豹侯此謂卿大夫士所射之侯也亦以豹皮飾侯側并鵠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廣丈[illegible]分其侯而鵠居一[illegible]寸也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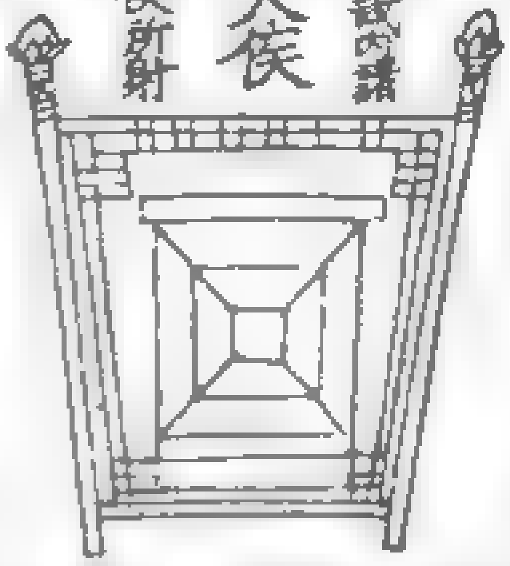
[illegible]司裘[illegible]諸侯大射[illegible]先祖亦與群臣射以擇[illegible]與助祭[illegible]所射者也[illegible]為之鵠其侯道與王熊侯豹侯同

麋侯 畿內有采地卿大夫所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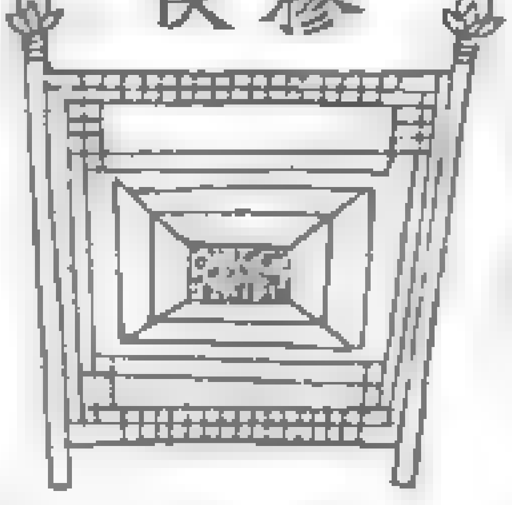
司裘云卿大夫則供麋侯此謂王朝卿大夫畿內有采地者將祭先祖亦行大射之禮張麋侯君臣共射焉亦以麋皮飾侯側又以皮方制其鵠著于侯中其侯道亦五十弓侯廣鵠方丈尺之數亦與王之豹侯同

大侯 畿外諸侯所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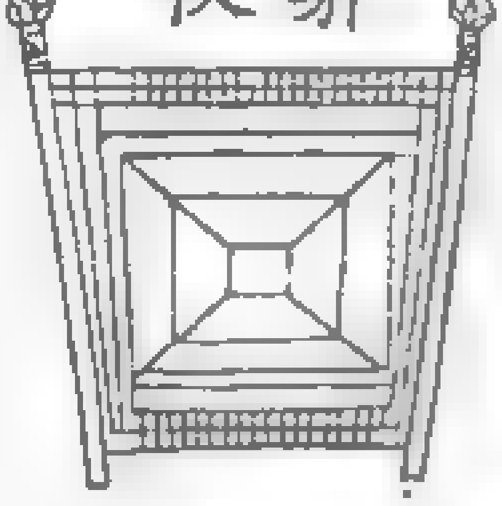
畿外諸侯將祭先祖亦行大射於射宮擇士同畿內諸侯近尊不得同於天子諸侯得射侯而已畿外諸侯遠尊故得申也三侯雖同用皮別其鵠即大射大侯九十參侯七十干侯五十是其大射直言九十七十五十弓者案鄉射記注云大侯九十弓糝侯七十弓豻侯五十弓是有弓可知也又大射注云參讀為糝糝雜也干讀為豻豻胡犬也畿外諸侯自射大侯即熊侯也云大侯者與天子大侯同九十弓也其糝侯與祭者所射也大侯與天子雖同其糝豻二侯用皮為別

糝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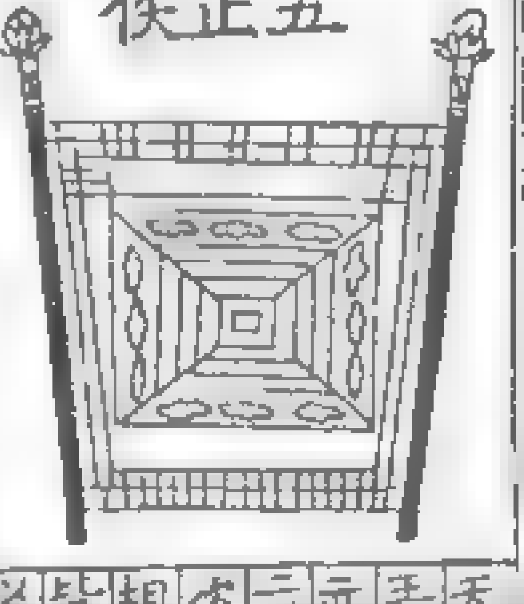
此謂畿外諸侯卿大夫助祭於君所射之糝侯也糝雜也雜侯者以豹鵠於麋明以豹為鵠以麋為飾耳不純用豹麋者下天子卿大夫故也其侯道七十弓侯廣鵠方丈尺之數並與天子熊侯同

豻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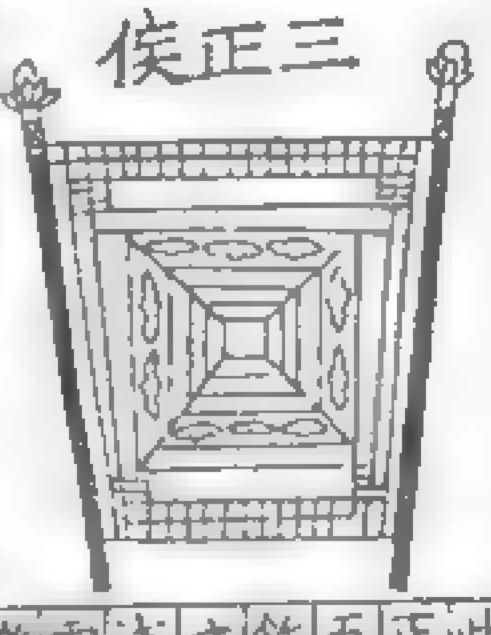
豻侯者外諸侯之士助君祭所射之侯也豻胡地野犬以豻皮飾侯亦方制為鵠其侯道五十弓侯鵠方廣並與天子豹侯同

五正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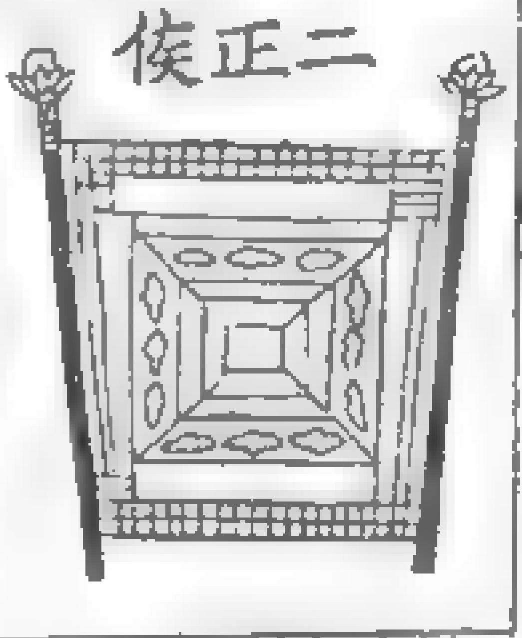
天子賓射射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若諸侯朝會於王張此三侯與之共射謂之賓射五正之侯九十弓亦三分其侯正居一焉凡畫五正五采三正三采二正二采五采者先從東朱方二尺次白次蒼次黃次黑皆尺九寸使大如鵠著即青也以射者是相剋相代之事故遞以南方為本其外白青等皆相剋為次也又畫此五色雲氣以飾其側樂以騶虞九節

三正侯



此三正七十弓之侯亦三分其侯正居一焉三正之侯去玄黃餘同五正還以朱白青三色畫雲氣以飾其側此是諸侯朝王為賓所射之侯也凡畫雲氣用丹為地以丹淺於赤也故於丹上得見赤色之雲諸侯於已國射三正二正之侯樂以貍首七節

二正侯



此二正五十弓之侯亦三分其侯正居其一二正之侯又去白青直用朱綠而已還用朱綠二色畫雲氣以飾其側此卿大夫聘會於王共射之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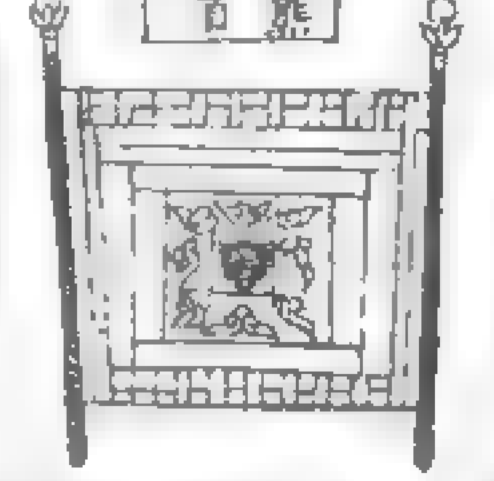
新定三禮射侯圖上卷第六

新定三禮射侯圖卷第七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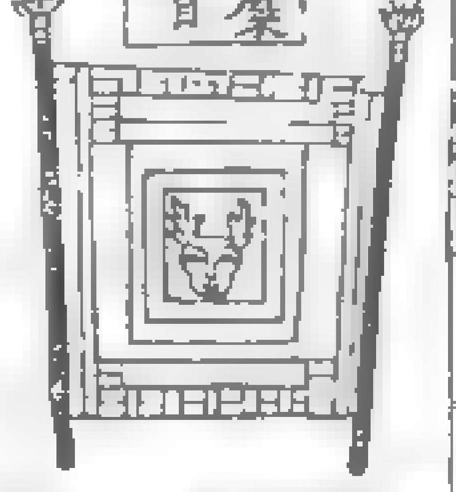
獸侯熊首　獸侯麋首　獸侯虎豹　獸侯鹿豕
鼓足　建鼓　鼗鼓　雷鼓
靈鼓　路鼓　皐鼓　鼖鼓鼛
晉鼓　金錞　金鐲　金鐃
金鐸　兵舞干戚　帗舞　羽舞
皇舞

獸侯 熊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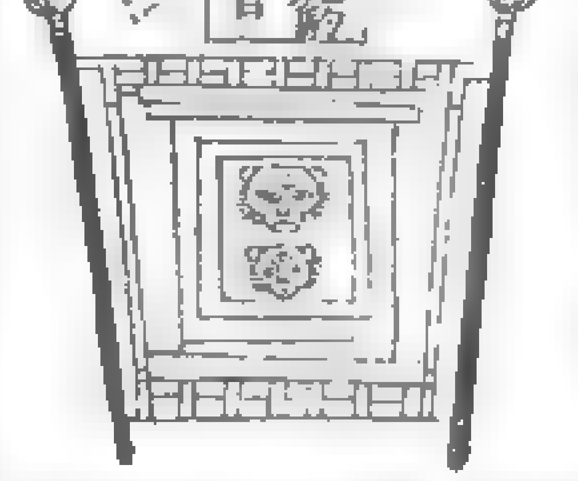
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獸侯畫獸爲侯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白質者謂以蜃灰塗之使白爲地正面畫其熊之頭狀亦象正鵠三分其侯而鵠居一亦各畫以雲氣飾其側燕謂王燕勞使臣與羣臣飲酒而射皆謂王休農息老物之後亦行此燕射之禮王自射此五十弓熊首之侯也

獸侯 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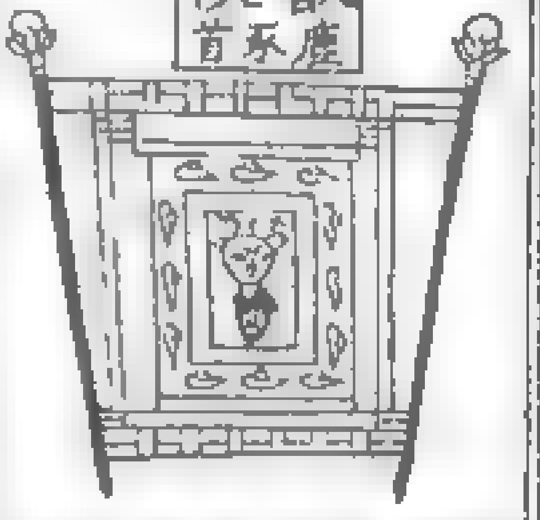
諸侯麋侯赤質謂以赤塗之使赤爲地正面畫其麋之頭狀必知然者案經首者射不來者之首也其熊麋已下皆正面畫其頭也王燕勞之時諸侯射此五十弓麋首之侯也亦畫雲氣飾其側

獸侯 虎豹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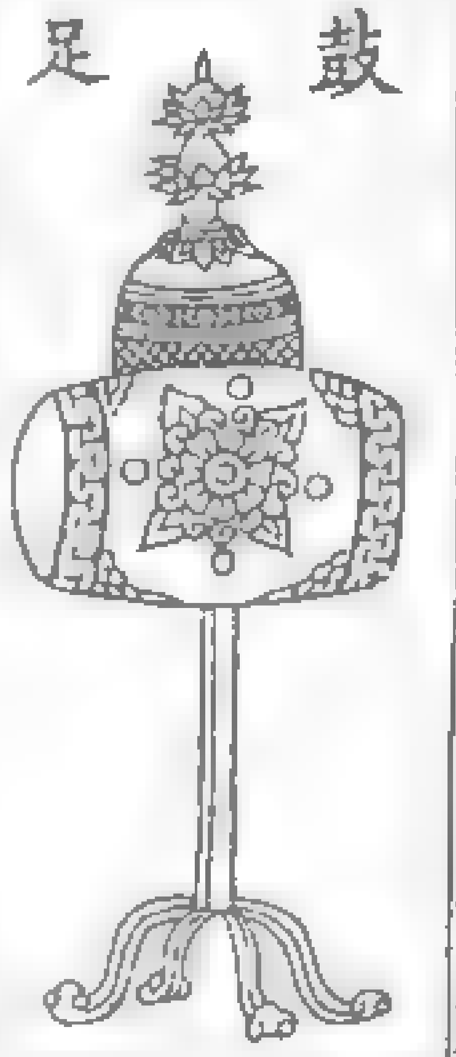
卿大夫布侯畫以虎豹言布侯者謂不采其地直於布上正面畫虎豹頭狀亦畫雲氣飾其側王燕射則卿大夫射此五十弓虎豹首之侯也燕射必射此熊虎豹之首者不忘上下相犯也言此三獸皆日猛不苟相下若君臣之道獻可替否者不苟相從輒當犯顏而諫似此獸也故用之

獸侯 鹿豕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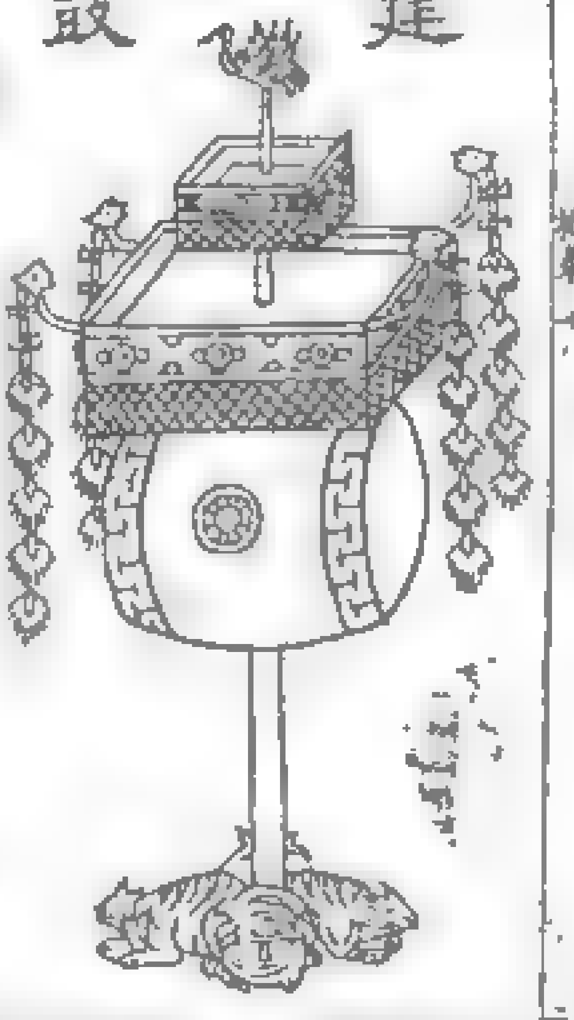
王燕射士射五十弓鹿豕之布侯者亦謂不采其地直於布上而畫鹿豕頭狀及畫雲氣以飾其側諸侯必射麋士必射鹿豕者志在君臣相養也案內則云麋鹿豕皆有軒並是可食之物故知相養也天子諸侯特射熊麋之首卿大夫兼射虎豹鹿豕之首所謂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此燕射自天子已下尊卑皆用一侯其侯道又皆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同方一丈者降尊就卑之義以燕禮主於歡心故也

鼓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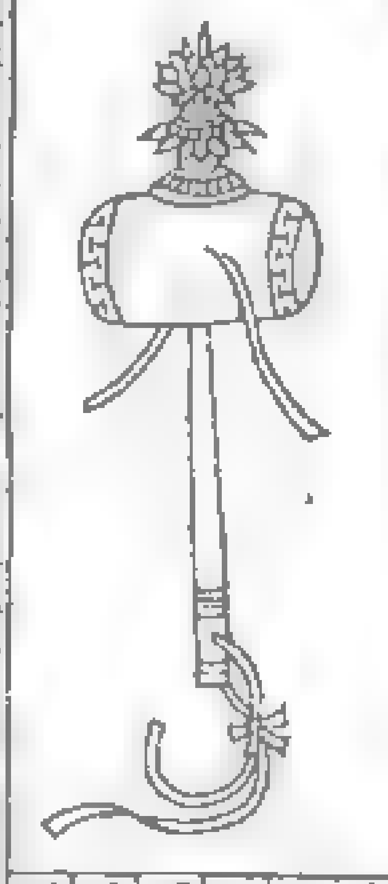
夏后氏謂之鼓足鄭注云足謂四足

建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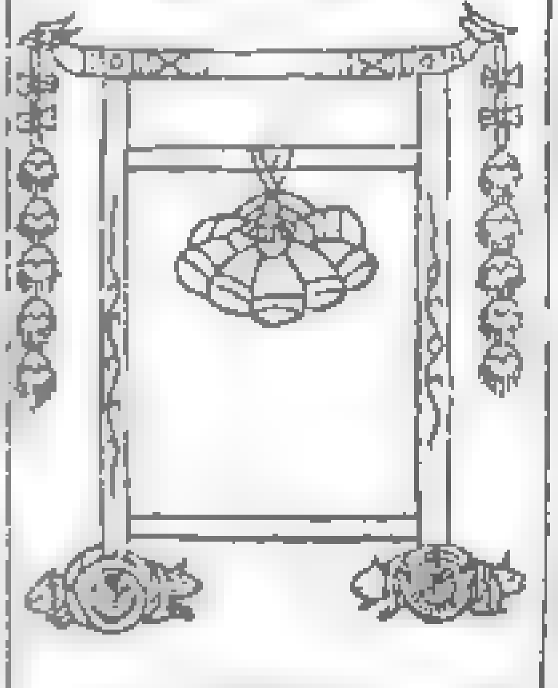
大射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注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南鼓謂所伐面也禮云周人縣鼓今言建鼓用殷法也其射略於樂故用先代鼓此亦諸侯卿大夫射之所用也

鼗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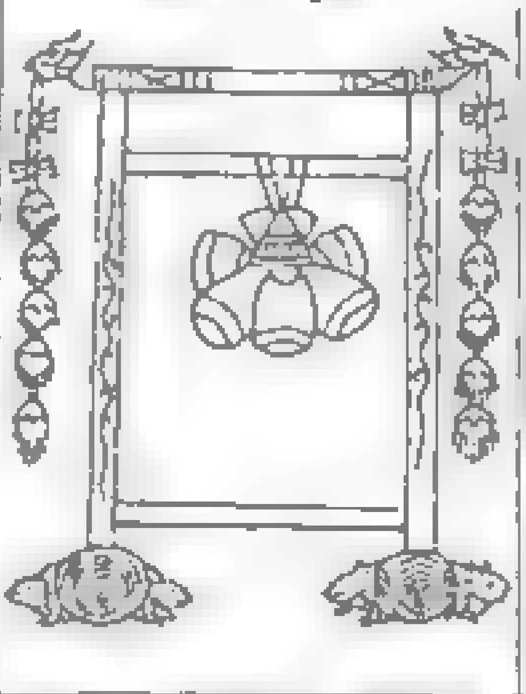
小師職掌教鼓鼗注云出音曰鼓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又大射注云鼗鼓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奏樂也又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言擊鼗言播則搖之可知也鼗所以節樂賓至乃樂作故知賓至搖之以奏樂也又鼗鼓導也所以導鼓聲或節一唱之終也

雷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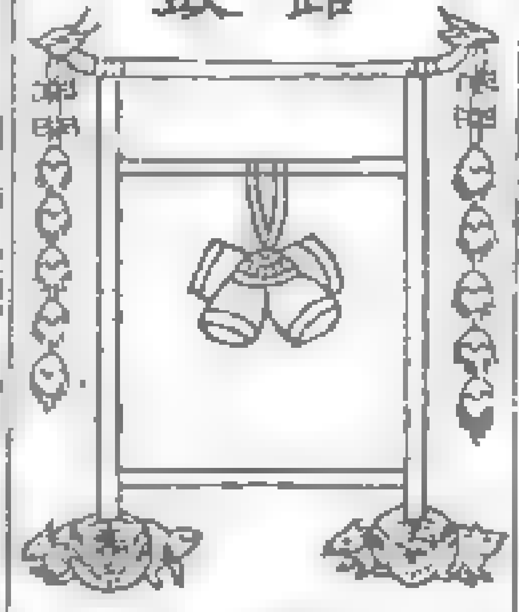
大司徒鼓人職曰雷鼓鼓神祀後鄭云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賈釋云但是天神皆用雷鼓

靈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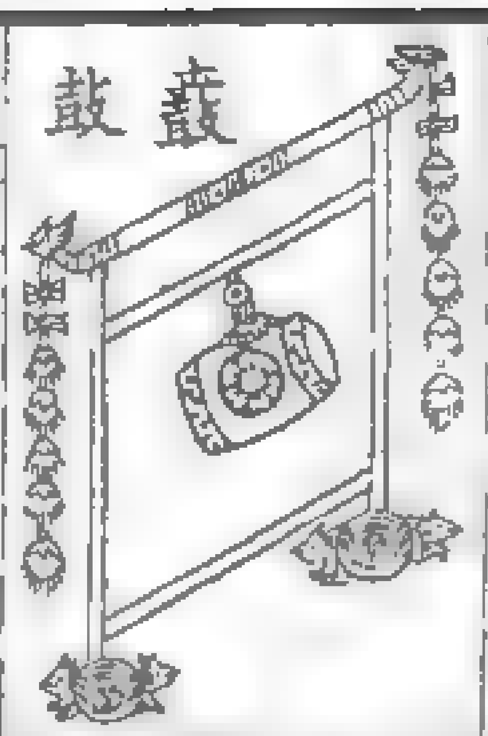
靈鼓鼓社祭後鄭云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賈釋云但是地祇皆用靈鼓

路鼓



路鼓鼓鬼享後鄭云路鼓四面鼓也鬼享宗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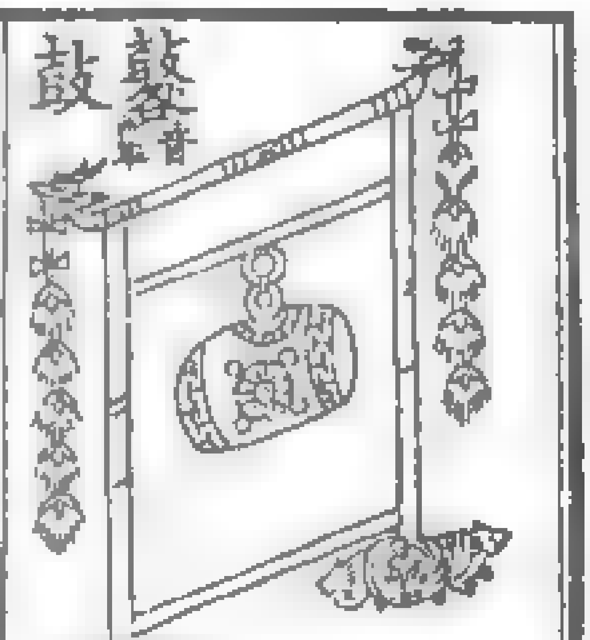
鼖鼓



鼖鼓兩面鼓人職曰以鼖鼓鼓軍事注云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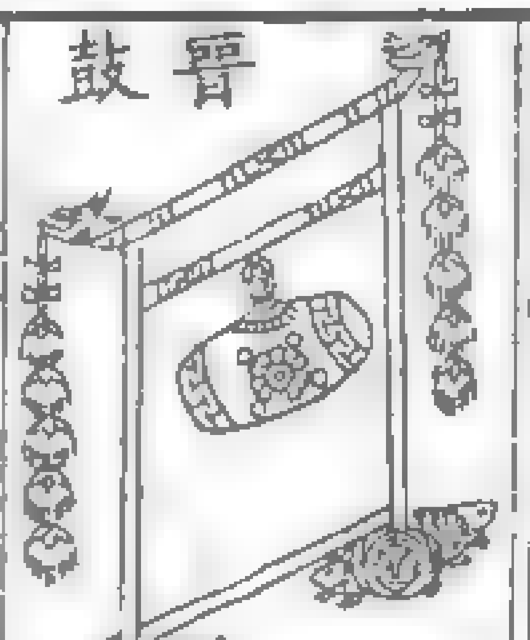
通為大鼓晝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illegible]鼖鼓也

鼛鼓 音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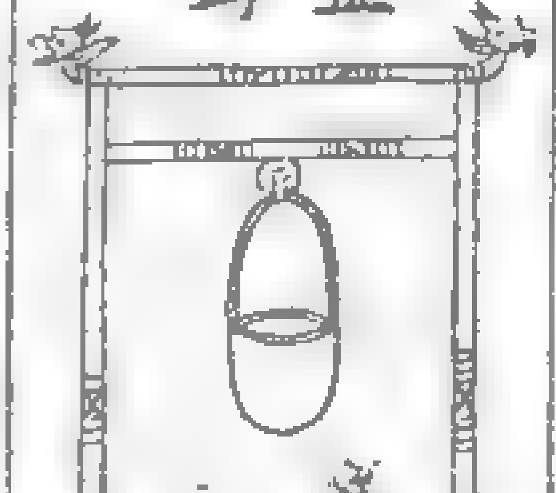
鼓人職曰以鼛鼓鼓役事注鼛鼓長丈二尺案韗人云為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以皋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為異

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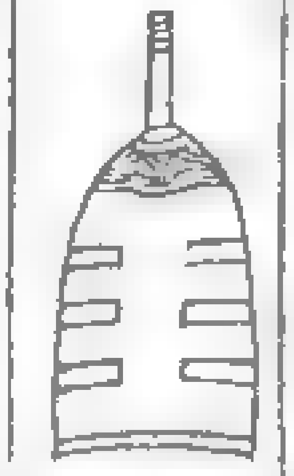
鼓人職曰以晉鼓鼓金奏注云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鐘[illegible]晉鼓韗人云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illegible]面四尺[illegible]者[illegible]六寸三分寸之二[illegible]鼓四尺穹[illegible]三分寸之二[illegible]鼓合二十板[illegible]也[illegible]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

金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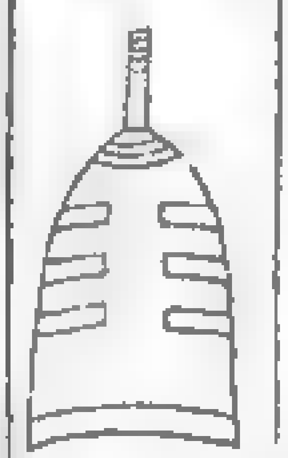


鼓人以金錞和鼓注云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金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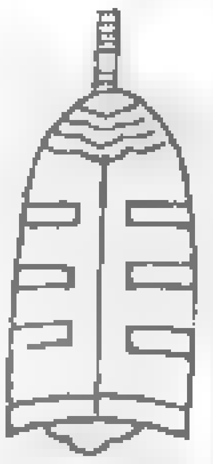
金鐃



鼓人職曰以金鐲節鼓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公司馬執之公司馬伍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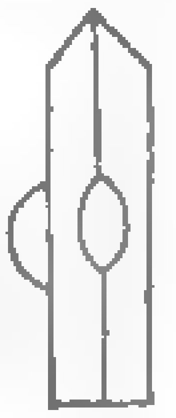
鼓人以金鐃止鼓注云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illegible]記曰復亂以武[illegible]舞畢之時[illegible]之時亦擊此金鐃以限之

金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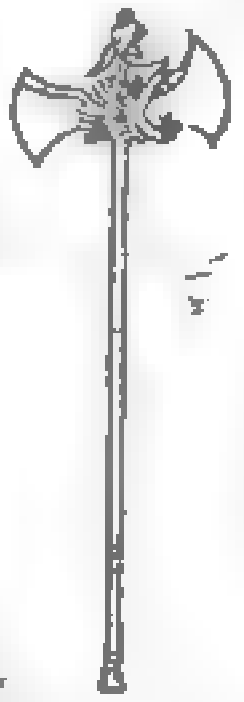


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又大司馬執鐸謂兩司馬執鐸振之以通鼓兩司馬者二十五人之長也樂記曰天子夾振之注云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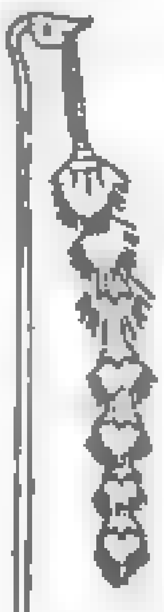
赤楯 朱干也



玉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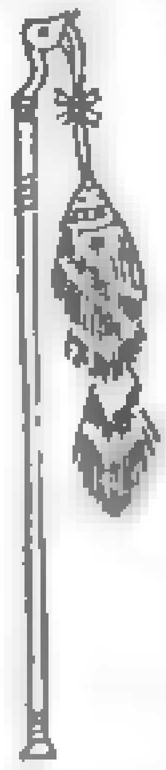


帗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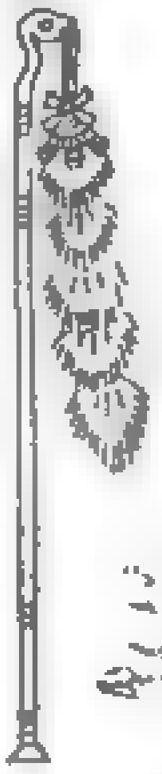


兵舞帗舞後鄭云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翿皆舞者所執大司徒鼓人曰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又舞師職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羽舞



皇舞



羽舞皇舞案舞師注云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陳宛丘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值者持也鷺羽即鷺翿翿也謂舞者所持以指麾又蔽翳其身也樂師注云皇謂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注云鼓之者恒爲之節也又舞師掌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云四方祭謂四望旱暵謂雩也暵謂熱氣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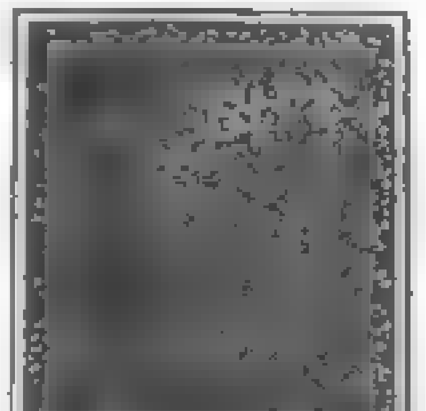
新定三禮射侯圖下卷第七

新定三禮弓矢圖卷第八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聶崇義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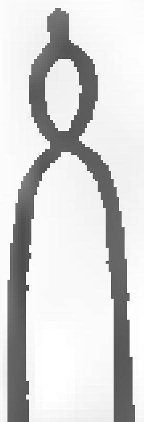
乏　并夾　彤弓　旅弓　彤矢　旅矢
楅　韋當　鹿中　兕中　皮樹中　閭中
虎中　筭　扑　射物　朱極三　遂
文　扆　几　筵　龜　燋鑽
楚焞　蓍　畫爻木　卦板　佩玉　韍
大帶　笏　舄

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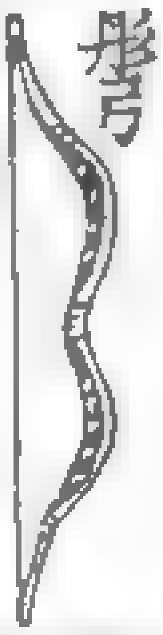
舊圖云乏一名容似今之屏風其制從廣七尺以牛革鞔麥之今按大射禮謂之乏射人職謂之容鄭注兩注謂獲者所蔽以禦矢也賈疏云以容蔽其身故得禦矢言乏者矢至於此乏匱不去也又下文云凡乏用革即大射賓射等乏皆用革也

并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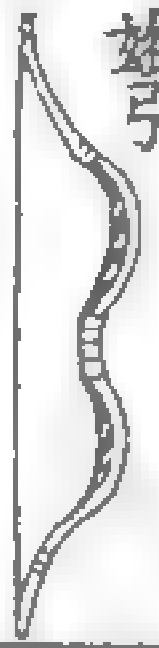


司弓云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注云并夾矢籋賈釋云矢讀之言出於漢時若王射則射鳥氏主取矢其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

彤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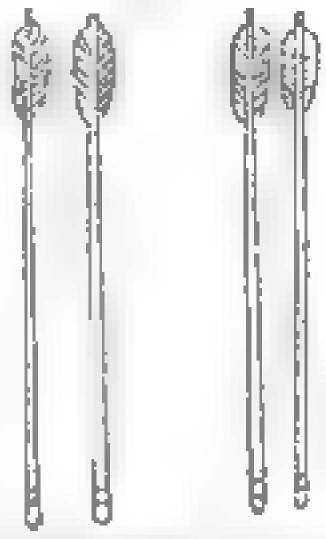


旅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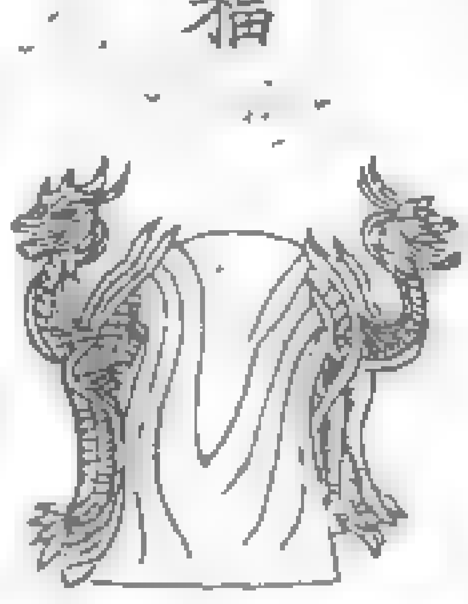
司弓矢掌王弧夾庾唐大六等之弓孔義以爲天子公受王之弓矢之賜以此唐大當彼彤旅以往來之體若一謂之唐大然則唐大是強弱之名彤旅是弓所漆之色又弓人職云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此取人形貌長短與弓相稱爲上中下三等各服其弓也又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當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者也往來之體若一謂之唐大當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者也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當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者也六弓各有其名但赤漆者曰彤弓黑漆者曰旅弓

形矢　絃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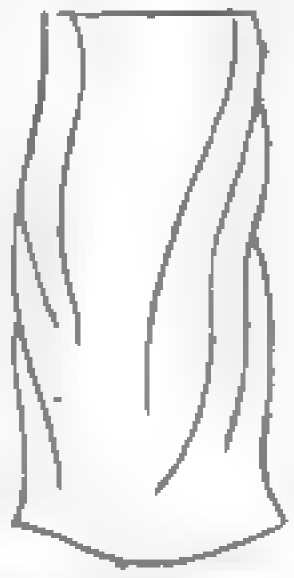
形矢絃矢各隨弓名爲名射用矢各象有
事於四方也其箭皆長三尺引弓兩二寸文司
弓矢有枉矢絜矢殺矢矰矢恆矢庳矢利火射用
諸守城車戰其恆矢庳矢軒輖中利諸散射注
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孔義云但弓矢相配謂弓
用重矢弱弓用輕矢按庳矢大射儀云諸侯大射輖
中則此絃矢當用矢芇用大戰則當用恆矢矣

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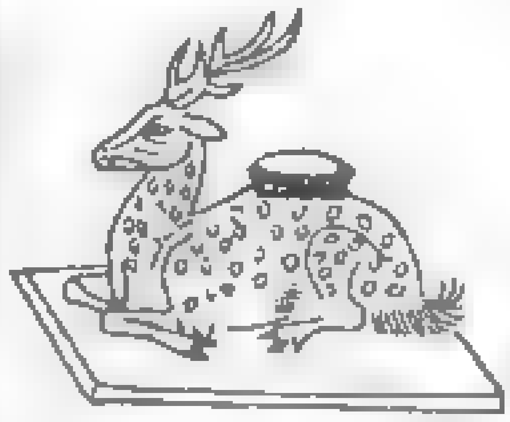
鄉射禮司馬命弟子設楅乃設楅賈釋
注云楅猶幅也所以揚箭齊矢也以
楅爲幅者義取若布帛有邊幅
整齊之意故云承箭齊矢也下記云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
蛇交韋當注云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
交龍蛇君子之類交者象君子取矢於楅上
縣矣畢後射宗鄭注易龍戰于野云
聖人喻龍君子喻蛇其龍蛇相爲君子之類也舊圖云楅長三尺有足置豆當於背

韋當



舊圖云韋當長二尺廣一尺置楅
之背上以藉箭鄉射記注云直心
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右撫
矢而乘之分委於當賈釋云背者通
身之言其楅兩頭爲龍首於背通
身著當言直者當心中央也知丹
韋爲之者周尚赤故也

鹿中



鄭注鄉射禮注射於榭用鹿中有室
無室曰榭榭即州序也舊圖云士
之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
之容算長尺二寸鄉射記曰鹿中形
前足跪鑿其背容八算注云前足
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賈釋
云服不氏教擾猛獸有堪受負
有不合受負者若今駝受負則四
足俱屈又按壺禮孔義戟在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鹿兕而伏鑿背盛算

兕中

大夫射於庠用兕中鄉
射禮注云庠之制有堂
有室也舊圖云兕似牛
一角大小之制如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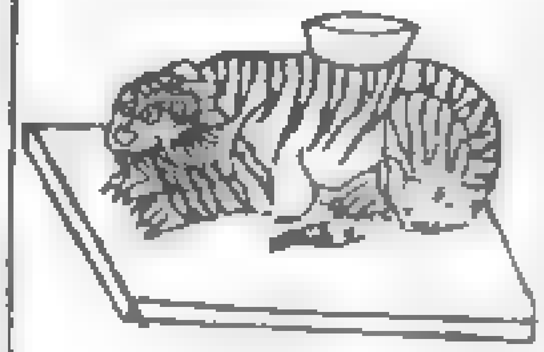
皮樹中

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
皮樹中注云國中城中
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
賈釋云知城中是燕射
者以下有賓射大射不
在國故知城中是燕射
也張鎰圖云皮樹人面
獸形今文樹作豎

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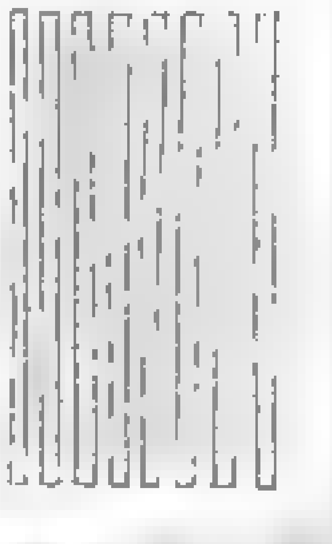
諸侯立大學於郊若行
大射於此太學則閭中
鄉射記注云閭獸名如
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

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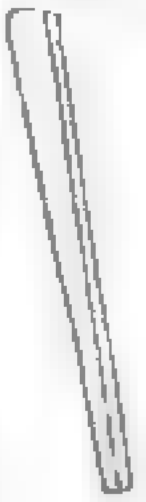
諸侯與鄰國君射于境
則虎中賈釋云與鄰國
君射則賓射也以其主
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

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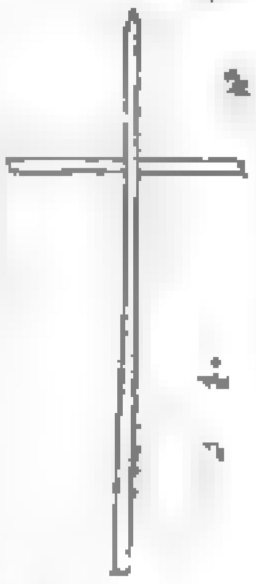
舊圖云筭長尺二寸以籌負於中人四筭一偶八筭并其數無常隨偶多少若鄉射記云筭八十謂十偶而一言是數無常也又此云筭長尺二寸與投壺禮同其鄉射記云筭長尺有握握素指也一指寸是尺四寸也

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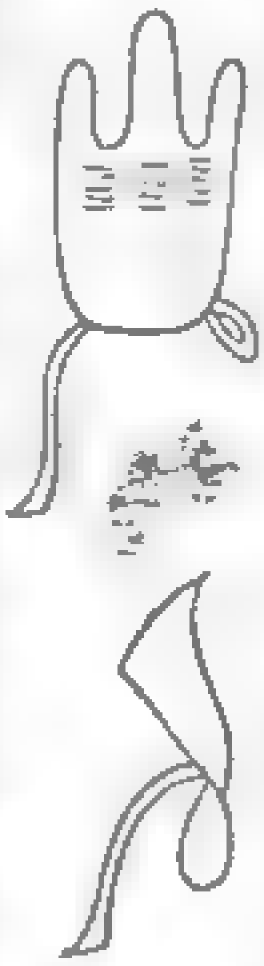
鄉射記云楚扑長如笴刊本尺注云射者有過則撻之刊其可持處扑刑器也以刑常佩之過謂矢揚中人也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志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書云扑作教刑

射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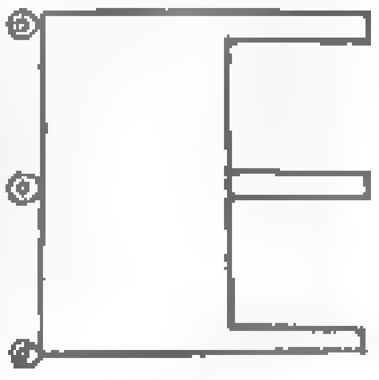
案鄉射大射之義其射物在序之楹間若丹若墨而午畫之從者長三尺橫者曰距隨長尺二寸言距隨者謂先以左足履射物東頭爲距後以右足來合而南面並立曰隨

朱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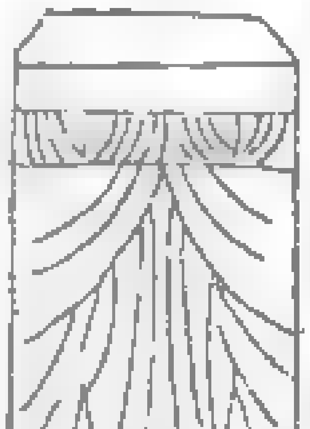
舊圖云決亦以朱韋爲之案大射禮云設決朱極三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若無決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極

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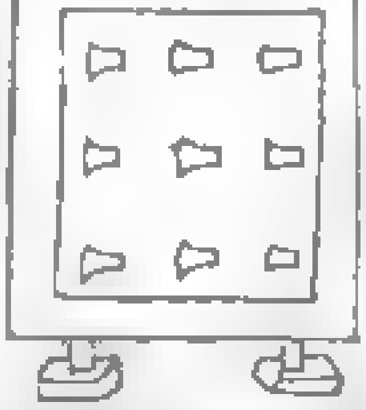
舊圖云遂臂捍以朱韋爲之案鄉射禮注云遂射鞲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又大射注云遂著左臂裹以遂弦也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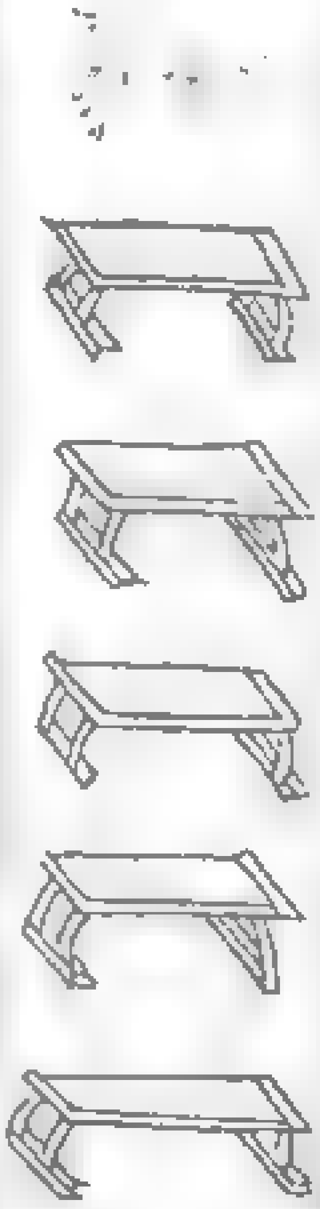
大射禮注云次若今更衣處即所設者帷幄也幕人掌帷幕幄帟以供掌次若王朝日祀五帝則掌次張大次小次祭祀張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後鄭以耦次在洗東大次小次幄也初往所止居曰次次幄也既接祭退俟之處今又射有之故若王射設旅又亦有大次小次也幕人職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帟帟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即王所居之帳也掌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四日雅云帷在下幕在上共爲室幄也亦在帷幕室內故之也

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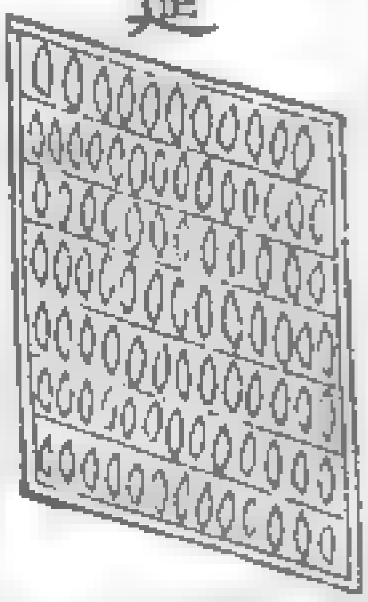
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注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賈釋云案爾雅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注云斧文近刃白近銎黑則取金斧斷割之義屏風之名出於漢世故引爲況舊圖云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

几



阮氏圖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兩端赤中央黑漆馬融以爲長三尺案司几筵掌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注云五几之名是禮其中央黑漆矢蓋取彤漆類而髹之也下云左右玉几注云王皆立不坐設左右几者優至尊也祀先王唯言昨席不言几若王馮之右者神所依詳此經義則似生人几在左鬼神几在右即下云右彫几右漆几右素几但爲鬼神設也又云筵國賓左彤几爲生者設也

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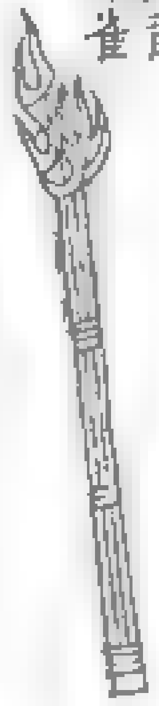


舊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其司几筵祀先王設莞繅次三種之席皆有純也又鄉射記蒲筵用緇布純又公食大夫記云蒲筵常注云丈六尺曰常又文王世子注云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

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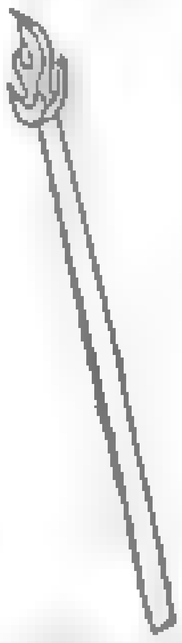
龜人云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鄭以秋萬物成故取龜攻治也凡龜骨以春者是時乾解不發傷也上春謂夏正也釁謂殺牲以血塗之以卜神之也其卜即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

燋 音雀



燋存火之炬當灼龜之時用以楚焞也賈釋云燋鄭音雀者取莊子爝火之義焚焚然不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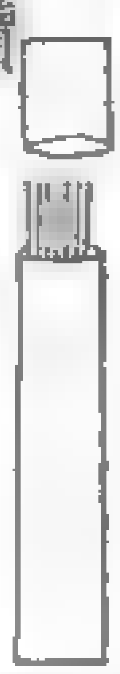
楚焞 焞即焌 俱音鐏



菙氏（菙音垂）掌共燋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外則焞焌契三字二名但是一物皆用楚

焌之焌契也當灼龜之時其菙氏以契之焞契炷燋火之炬吹之其契既然乃授卜師灼龜開兆也明火以陽燧取於日所取之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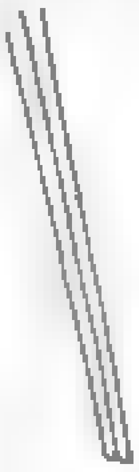
蓍 韇



韇 皮爲之其一從上向下韜之其一從下向上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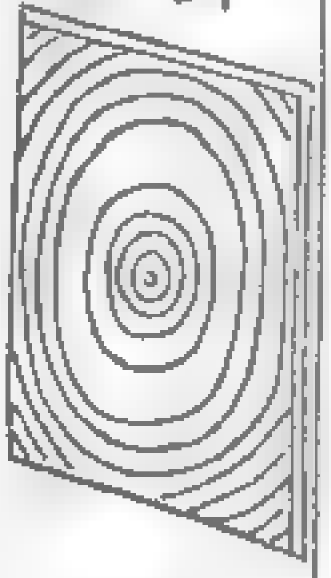
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少牢筮史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注云所問吉凶故擊之以動其神韇藏蓍之器賈釋云韇有二亦用

畫爻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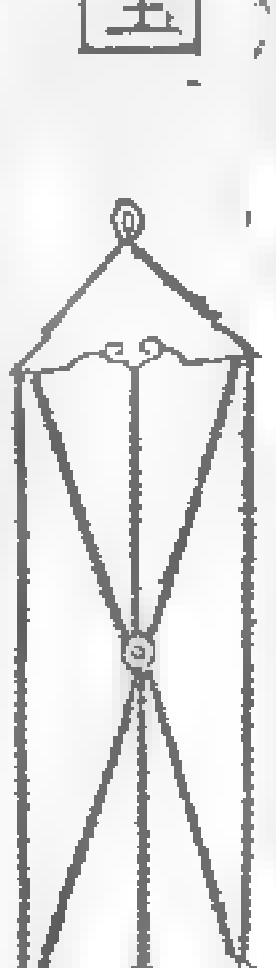
士冠禮注云卦者有司所以畫地記爻也賈釋云古者用木畫地今則錢故少牢云卦者在左坐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

卦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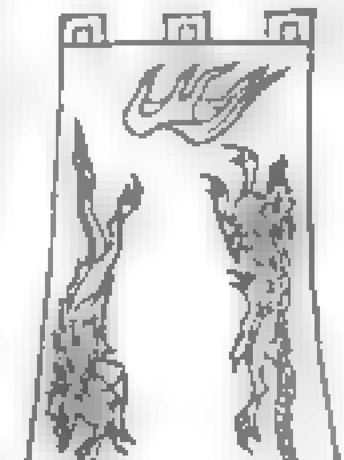
士冠禮云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注云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卦賈釋云言所筮六爻俱了卦體得成更以方版畫卦體示主人也

佩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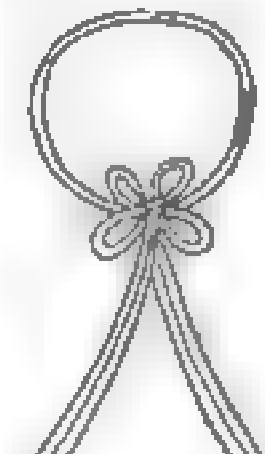
玉府職云共王之佩玉注云佩玉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以玉比德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賈釋云佩玉王所帶玉謂佩於革帶之上者也所佩白玉謂衝璜琚瑀也玄組綬者用玄組縧穿連衝璜等使相承受所引韓詩傳佩玉上有葱衡者衡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有雙璜衝牙者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之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繫一玉其狀如牙使前後衝突雙璜故曰衝牙案毛傳云衡璜之外別有琚瑀其琚瑀置當於懸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琚瑀之內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蠙珠以綴其間蠙蚌也珠出於蚌故言蠙珠納於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蠙珠於其間故云以納其間舊圖云佩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三寸衝牙長三寸

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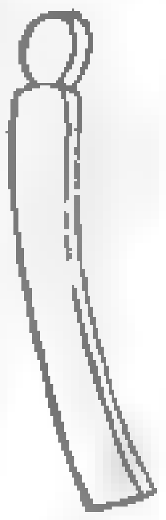
韍天子已下皆用朱韋爲之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人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其制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天子四角直公侯殺四角使之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制同韍但無彩色無山火龍之飾凡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

大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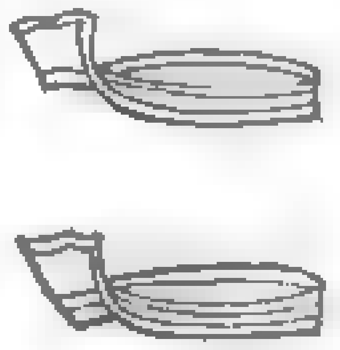
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朱綠終辟大夫已上用素皆廣四寸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亦朱綠終辟大夫飾以玄華辟紳及垂紳之末練帶廣二寸終下辟并紐約用組廣三寸長齊于帶其紳韠紐俱三尺

笏



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注云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孔義云諸侯不終葵首即上云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是也大夫士又杼其下者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得博三寸諸侯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夫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更殺其下即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是也此二尺六寸之笏唯謂天子已下

舄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複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賈釋云下謂底也複下重底也重底者名舄單底者名屨繶者是牙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后用黃繶句讀曰絇絇之言拘狀如刀衣鼻拘著舄屨之頭取自拘持爲行戒使常低目不妄顧視也純謂以絛爲口緣屨舄各象裳色王舄有三冕服則赤舄韋弁皮弁則白舄冠弁之服則黑舄王后亦三舄配褘衣青舄配揄翟赤舄配闕翟鞠衣已下皆屨

新定三禮弓矢圖卷第八

新定三禮旌旗圖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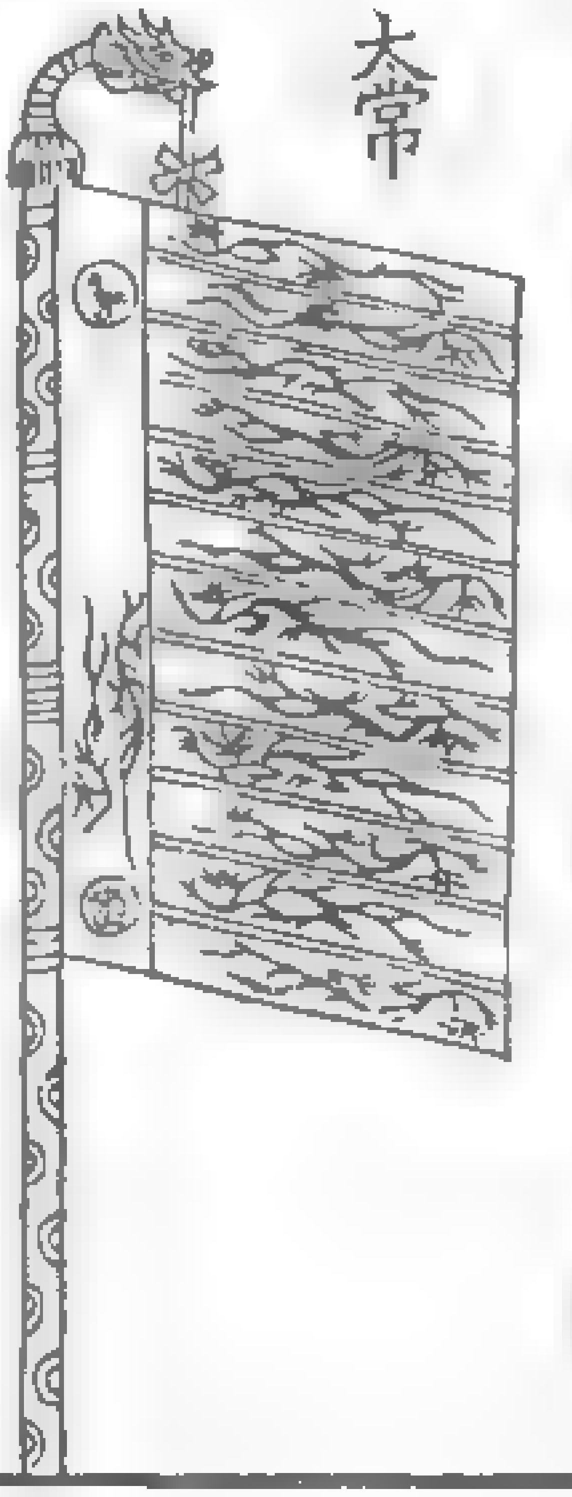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太常　旂　旜　物　旟

熊旗　旐　龍旂　翿旗　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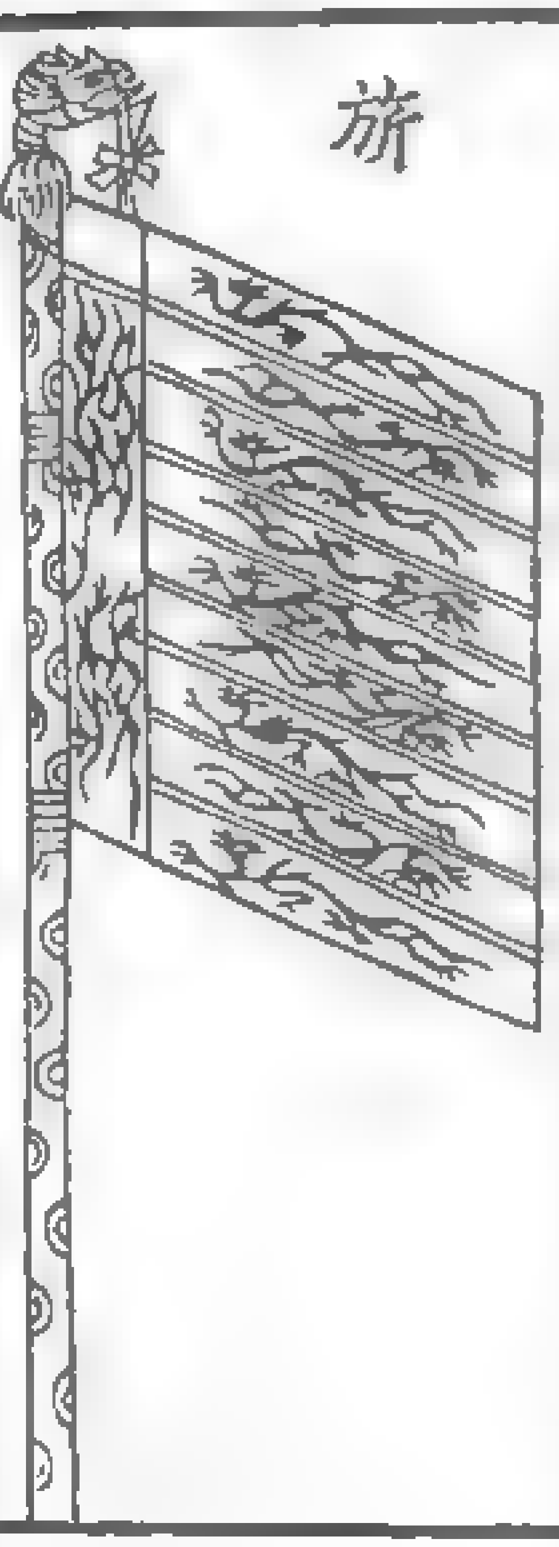
節服氏　車蓋　戈　戟

太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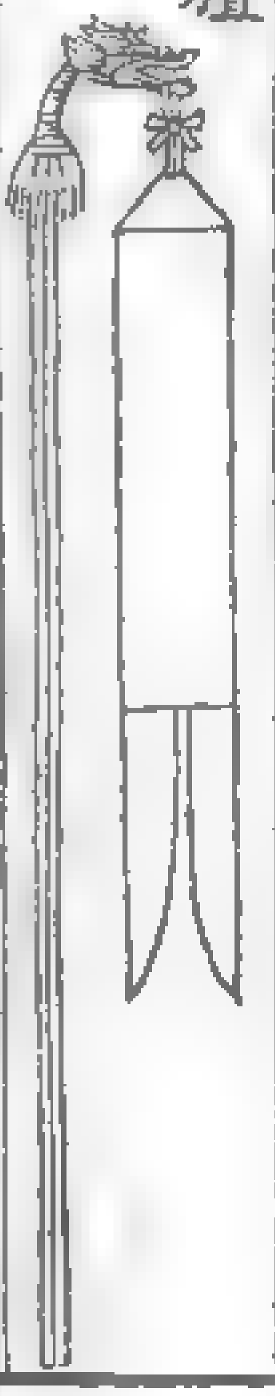
案巾車王乘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又覲禮注云王建太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斿交畫升龍降龍縿皆正幅用絳帛爲質斿則屬焉又用弧張縿之幅又畫枉矢於縿之上故輈人云弧旌枉矢是也凡旌旗之杠皆注旄與羽於竿首故夏采注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其杠長九仞其斿曳地又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據杜鄭二注正日以三辰爲日月星畫於太常之上又畫星也阮氏梁正等圖旂首爲金龍頭案唐志云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綏則古注旄及羽於竿首之遺象也

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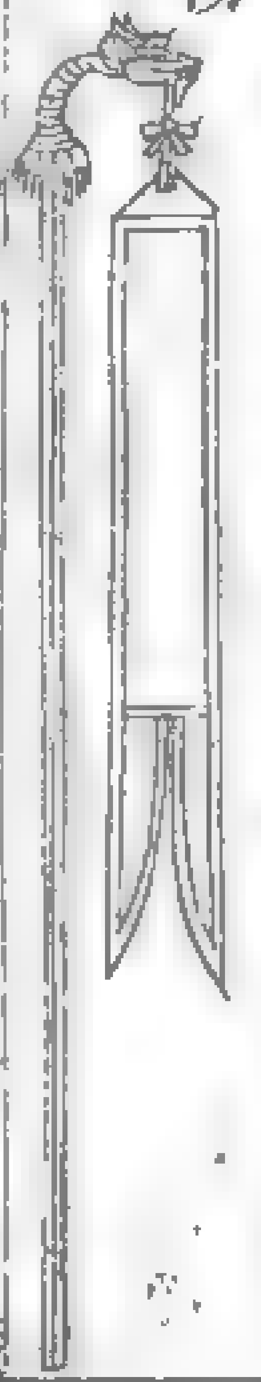
司常云交龍為旂注云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亦謂交畫升龍降龍也此諸侯所建杠長七仞而上公九斿以象大火故輈人注云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若侯伯則七斿子男五斿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其斿長短諸侯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若天王所建其斿與杠長短一如太常

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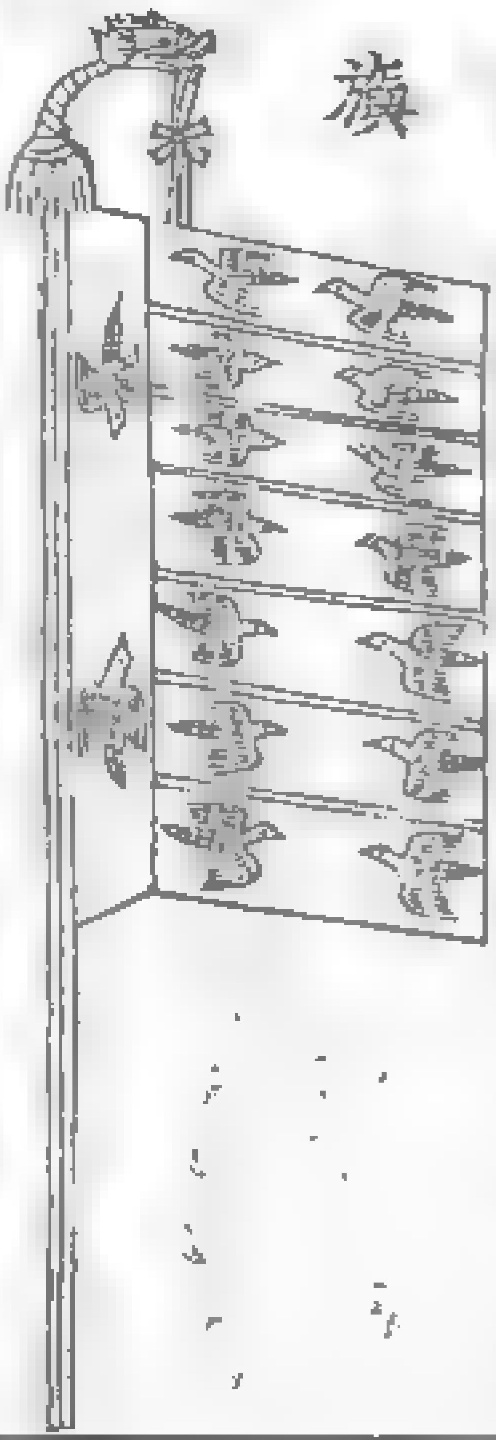
司常云通帛為旜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長尋正幅賈釋云以周建子為正物萌色赤今旌旂通體盡用絳之赤帛是用周之正色無他物之飾也然仍注旄羽於杠首亦繫旆於末　若燕尾也

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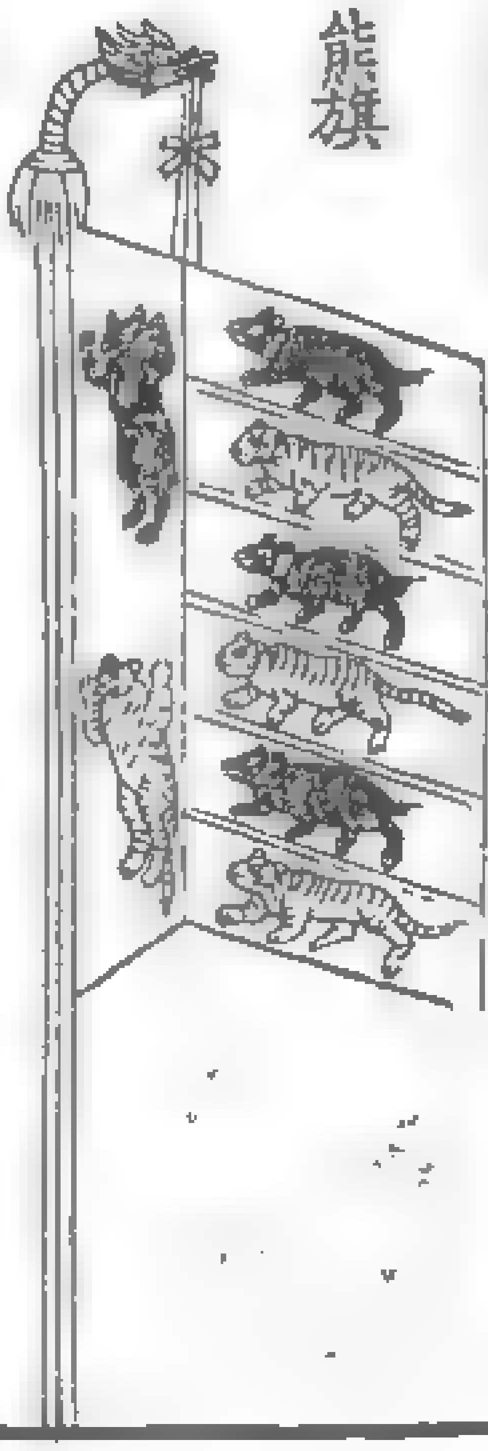
司常云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注云雜帛以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以先王正道佐職也賈釋云雜帛者謂中央赤傍邊白白者殷之正色而在傍故云以先王正道佐職也

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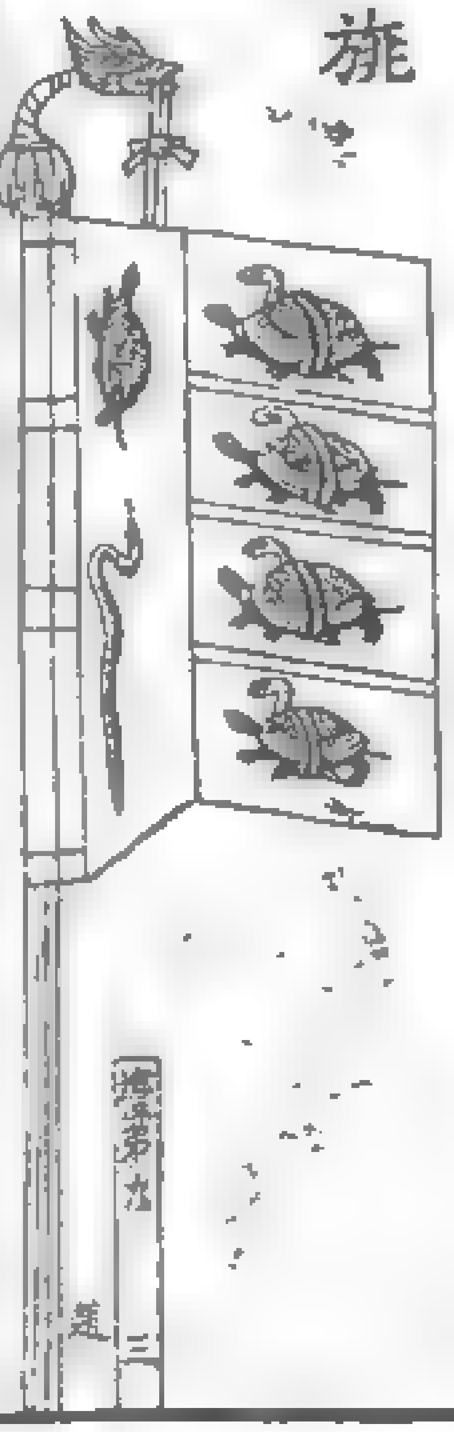
輈人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注云鳥隼為旟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故七斿此亦王者所建又案司常云州里建旟且鄉之州長是中大夫四命遂之里宰是下士一命皆不得建此七斿之旟又後鄭云鳥隼象其勇捷也賈釋云以熊虎龜蛇既各為兩物則隼當謂鷹鳥隼是勇者也鳥謂鳥之捷疾者也

熊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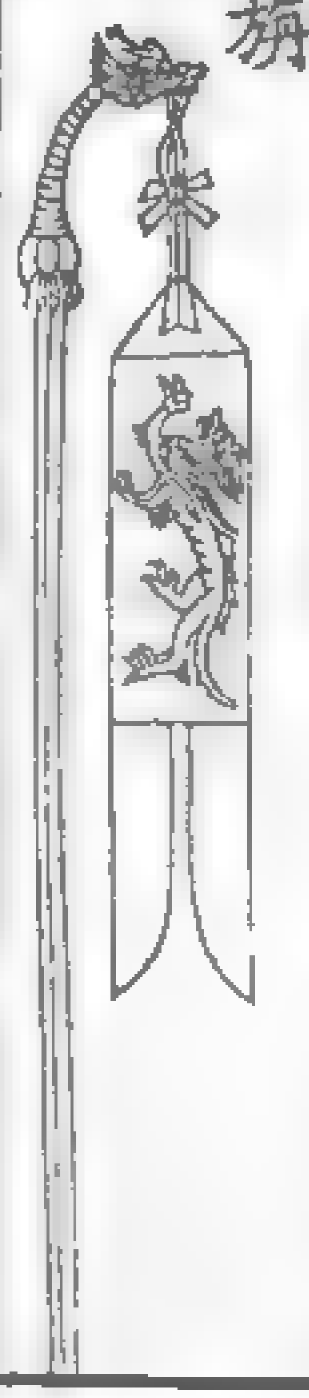
輈人云熊旗六斿以象伐注云熊虎為旗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故六斿此王者所建也其斿與杠長短亦如大常若遂其縣則孤依命數然則遂大夫四命四斿卿大夫六命則六斿之與杠長短則不得如王者之數

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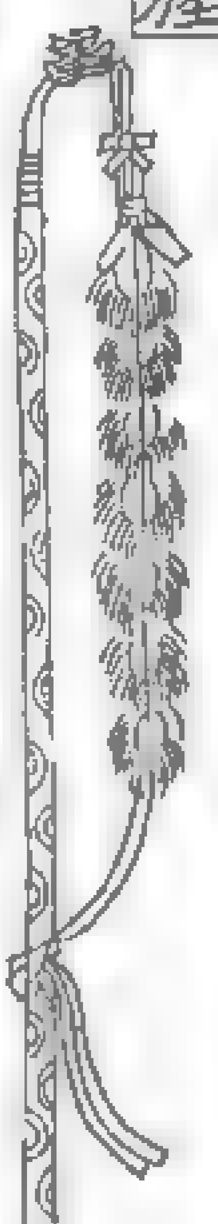
司常云龜蛇為旐輈人云龜蛇四斿以象營室注云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故四斿此亦王者所建也又鄭節長上士三命雖得建旐而三斿其縣正是下大夫四命旐縿四斿其斿與杠長短亦不得與王者同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注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竿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賈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鄭云九旗之帛者據衆有者而言也左傳襄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雖羽旄二字不同杜注皆以析羽為旌孔義以全羽析羽之下皆有其帛

龍旂



鄉射記曰君射于境則虎中龍旜注云于境謂與隣國君射也畫龍旜尚文章也此亦通用絳帛為之

翿旌



翿旌者雜用白羽朱羽以為之案鄉射記國君行射於城中命獲者執旌於乏南東面偃旌而俟射中者則舉旌而大聲言獲獲得也射者講武田之獲是以名為獲也又上文云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云雜帛為物大夫之所建也不命之士無物此旌即翿旌也糅雜也杠橦也鴻鳥之長脰者也國君自有其旌而用不命之士旌者以其崇禮□公故用之也必以翿為旌者尚文德也賈釋云以文德者舞文舞羽舞也以武德者舞武舞干舞也此翿旌既用羽為之故取尚文德也

王輅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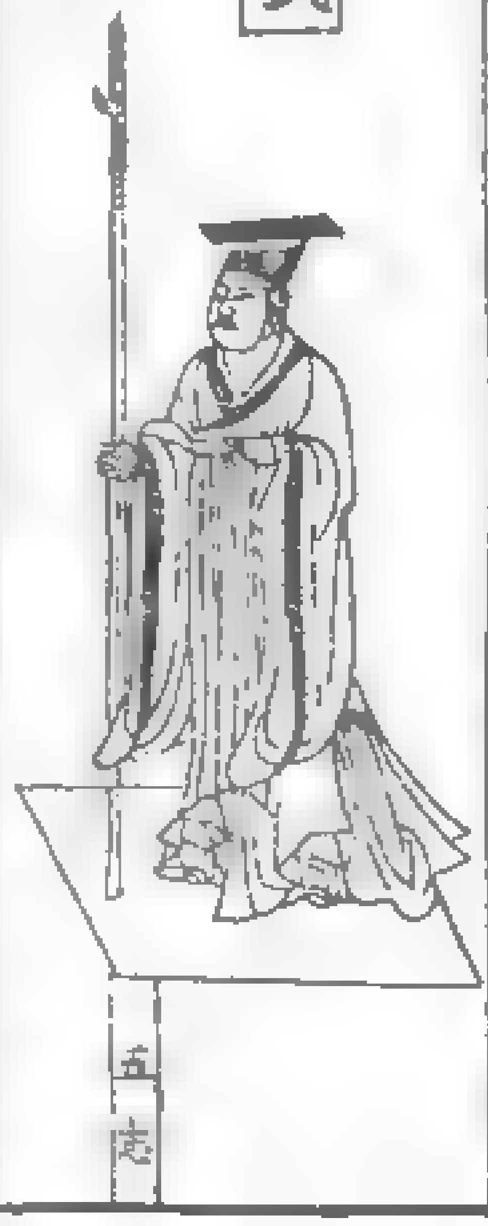
巾車掌王之五輅玉金象革木四輅其飾雖異其制則同今特圖王輅之乘太常之旂以備郊祀所乘其餘車式皆具考工記別錄於下則輪軹之崇軹轂之狀輻內輻外之制大穿小穿之殊蓋之所居軾之所在若試以觀之則諸輅皆可知矣

王輅

節服氏六人與王同服衮冕執維王祭祀朝覲維王之太常

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者四尺以為節也轐與下伏兔也周圍一尺一寸不濫其踐地者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轂大穿空徑二寸九分寸之五大穿中徑四寸五分寸之示穿空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輻廣三寸半轂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轂近開處廣三寸六分寸之三轂轂受輻深三寸半又輿人云輪崇車廣衡長俱六尺六寸輿長四尺四寸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式之高三尺三寸較高五尺五寸[illegible]上二尺二寸別[illegible]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和圍參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轂與軸以革鞔漆之玉路以玉飾諸末軹深四尺有七寸軓之長丈四尺四寸軓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軓之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illegible]軓之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illegible]圍一尺一寸五分寸之二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任正者輿下三面材也

節服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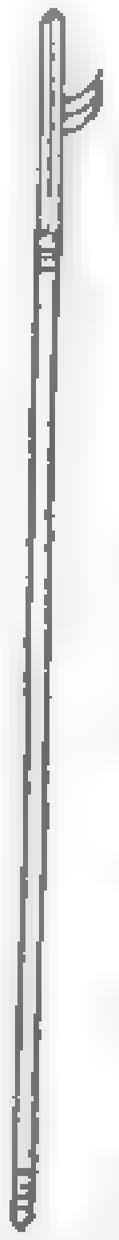
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今圖以明之又太馭掌馭玉路以祀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注云鸞在衡和在式又齊右掌祭祀之事贊王路之右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注云此謂王見牲則拱而式齊右居馬前却行備驚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

車蓋

輪人為蓋蓋斗曰部部徑六寸厚一寸上崇一分斗下達常常長二尺徑一寸達常下入杠杠長八尺徑二寸足以含達常也用弓二十有八每弓長六尺廣四分先數蓋部為二十八空乃置弓於其中兩瑞即大二分其弓近部二尺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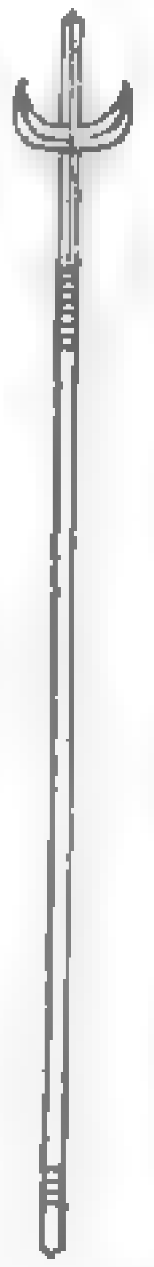
外四尺即撓之斬斬下曲而必末低二尺所以低二尺者謂杠與旗常共高二丈人高八尺故四面字曲下低二尺也蓋受之覆然雖可覆軹不及於轄

戈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云戈今之句孑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援直刃也胡其孑也廣二寸謂胡也其實援亦廣二寸疏云胡孑拂捕微邪向上亦不倨不句似磬之折殺也重三鋝鋝重六兩大半兩三鋝重一斤四兩柲長六尺六寸

戟



戟廣寸半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注云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柲長一丈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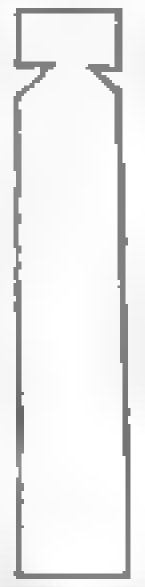
新定三禮旌旗圖卷第九

新定三禮玉瑞圖卷第十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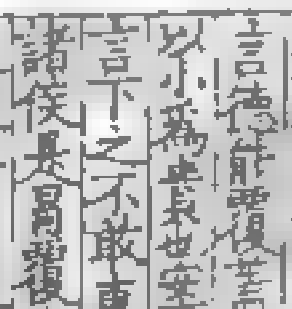
大圭 冒圭 鎮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穀璧 蒲璧 牙璋 穀圭
大璋 駔琮（駔音祖） 大琮 琬圭 琰圭
圭繅（繅音藻） 璧繅

大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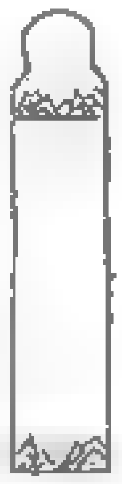
玉人職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云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玉藻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杼殺也終葵椎也以齊人謂椎為終葵故云終葵椎也為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此對諸侯荼前屈後直大夫前屈後屈故玉藻注云此珽亦笏也謂之珽者言珽然無所屈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然則六寸之珽據上不殺者椎頭也五體瑜不掩瑕瑕不掩瑜善惡露見是其忠實故云明自炤也（炤音照）故君子於玉比德焉言其忠實也比他圭最長故得大圭之名以其搢於衣帶之閒同於衣服故以服言之

冒圭



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也案尚書大傳云古者必有冒言下之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覆之臣乃敢進是其冒覆之事然則諸侯所受天子之圭璧者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諸侯朝於天子有過行者留其圭璧三年圭璧不復者少黜以爵六年圭璧不復者少黜以地九年圭璧不復者而盡黜其地此所謂諸侯之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也又孔注顧命曰言冒所以冒諸侯圭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為瑞信子男執璧蓋亦刻而覆驗之大傳以古者圭有冒亦是冒圭之法也此冒據朝覲諸侯時執之詩殷頌云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注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與下國結定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彼縿天子與諸侯盟會故云結定其心故執鎮圭不執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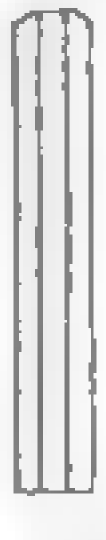
鎮圭



鎮圭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鎮安也)王執鎮圭長尺二寸以鎮安天下蓋以四鎮山為瑑飾故得鎮名典瑞曰王執鎮圭搢大圭以朝日

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珍音鎮)鎮圭以徵守者若漢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上故王使使執鎮圭以往致王命以安之鎮圭大小之制當與琬圭琰圭相依孔義云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又注云尹拙議以鎮圭用五采組約中央以備失墜審貫儀云詳周禮舊儀禮經疏之義自天子公侯已降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絢組約圭中央備其失墜新圖圭繅紋以合玉則舍制奇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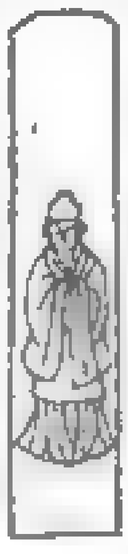
桓圭



大宗伯云公執桓圭注云公者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也玉人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其信圭躬圭皆言命圭而不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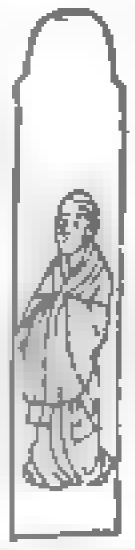
者以其朝覲執為居則守之也後鄭云雙植謂之桓賈釋云象宮室之有桓楹也以其宮室在上須桓楹乃安天子在上須諸侯乃安故圭亦以桓楹為瑑飾也

信圭



大宗伯云侯執信圭(信音申)注云信圭躬圭皆長七寸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

躬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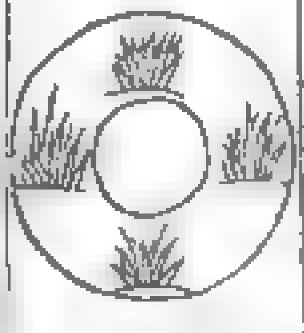


大宗伯云伯執躬圭七寸孔義引舊儒者解之云直者為信其文縟細曲者為躬其文麤略義或然也

穀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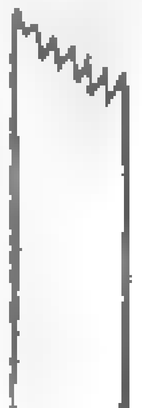
大宗伯云子執穀璧五寸諸侯自相見亦執之曲禮疏云其璧則內有孔謂之好外有玉謂之肉故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此五等諸侯各執圭璧朝於王及自相朝所用也又云穀所以養人蓋瑑穀稼之形為飾

蒲璧



大宗伯云男執蒲璧五寸曲禮疏引此注云蒲為席所以安人蓋瑑蒲草之形為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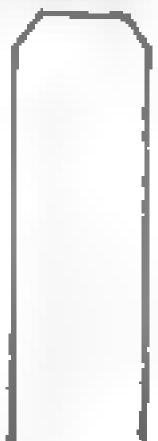
牙璋



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先鄭云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銅虎節發兵也後鄭云牙璋亦王使之瑞

節兵守用兵所守也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之類又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後鄭云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知然者以其二璋同起軍旅故也蓋大軍旅則用牙璋以起之小軍旅則用中璋以起之也首言牙璋中璋不言牙者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之也中璋大於牙璋明亦有牙也以文飾差少故惟有中璋之名不言牙也典瑞不言中璋者以其大小等故不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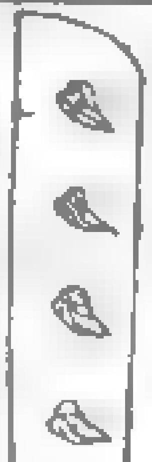
穀圭



玉人云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鄭注云納徵加於束帛賈釋云自士已上皆用玄纁束帛但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大璋亦七寸典瑞云穀圭以和難以

聘女後鄭云穀圭亦王使之瑞節也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也其聘女則以納徵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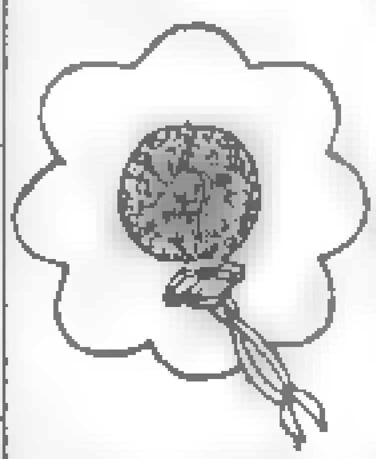
大璋



大璋七寸射四寸厚寸諸侯以聘女注云亦納徵加于束帛也上云大璋九寸此云七寸得云大璋者以天子穀圭七寸以聘女諸侯不可過於天

子而用九寸也謂用大璋之文以飾之故得大璋之名又案三璋之勺注云大璋加文飾中璋殺文飾邊璋半文飾則此璋雖七寸取於大璋加文飾之義謂遍於璋體瑑雲氣如大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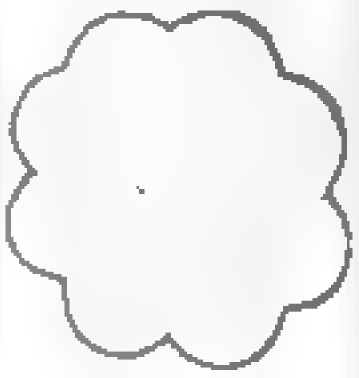
駔琮(駔音組)



玉人曰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又曰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後鄭讀駔為組謂以組繫琮因名組琮以玉飾目即名玉目其類也先鄭解組琮以為稱錘以起量既用為權故有鼻又賈釋云量目是斗斛

之名此權衡而為量者對文量與權為異散文權衡亦得量名以其量輕重故也天子組琮既有鼻明后組琮亦有鼻也

大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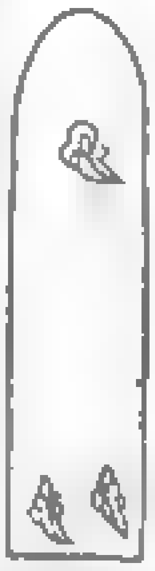


玉人云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後鄭云射其外鉏牙賈釋曰言大琮者對駔琮等者為並言十有二寸者并兩徑之為尺二寸也云射四寸者據角各二寸兩相并四寸內鎮者對天子執鎮圭為內鎮者內宰對大宰內司服對司服皆為內之比也王不言外者男子陽居外是其常但婦人陰主內治故得稱內也云其外鉏牙者據八角鋒言之故云鉏牙也

琬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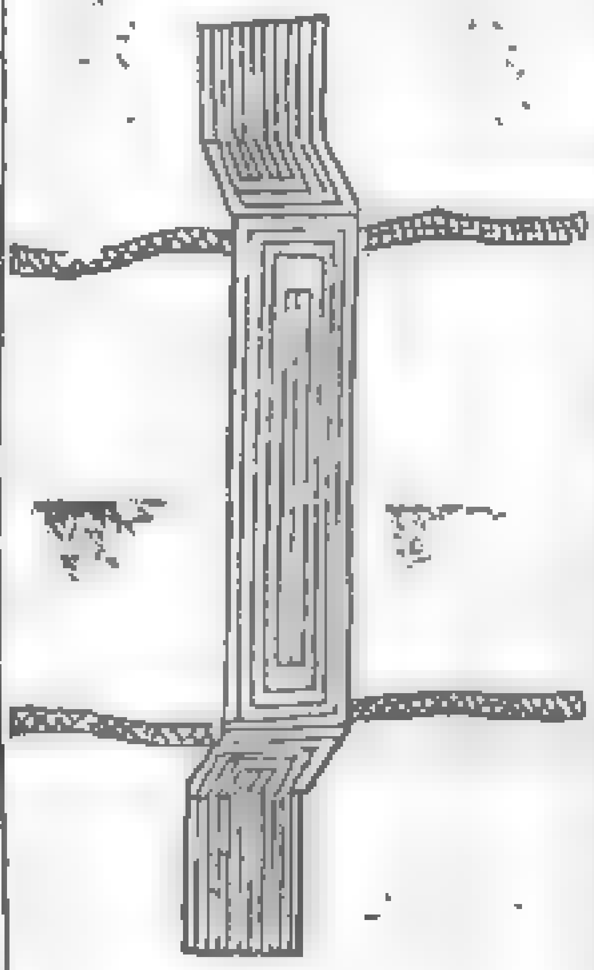
玉人云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後鄭云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故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結好以徂德即玉人注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此結好謂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繅藉先鄭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

琰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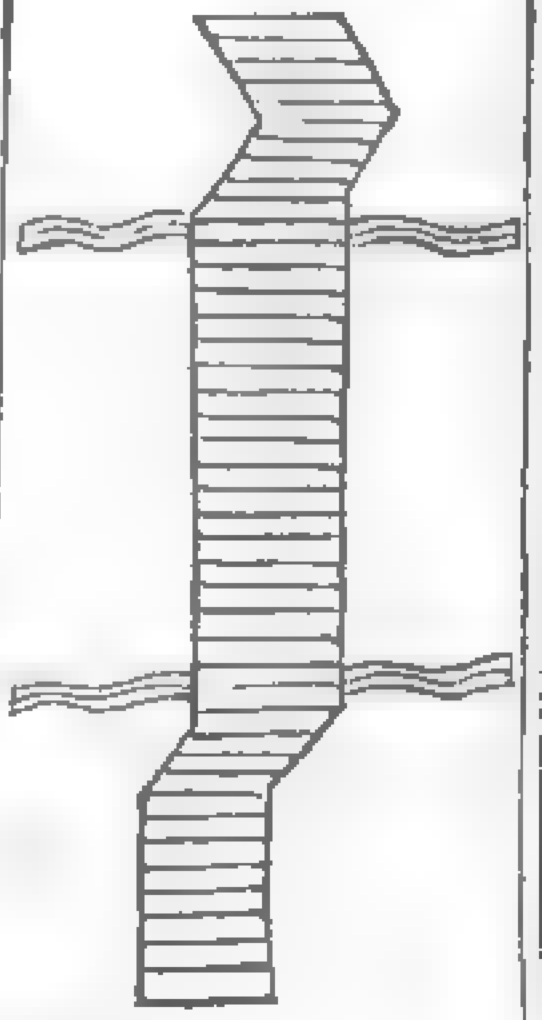


玉人云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賈釋注云判半也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至首而規又半已下為瑑飾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經云除慝謂誅逆惡也易行謂去煩苛也然則煩苛非惡逆之事直謂政教煩多而苛虐也是知諸侯有惡行故王使人執之以為瑞節易去之也又後鄭典瑞注云除惡行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覜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覜以除邦國之慝又先鄭典瑞注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使易惡行令為善也則以此圭責讓喻告之詳先鄭鋒芒之言有違判規之義背經取法唯得圭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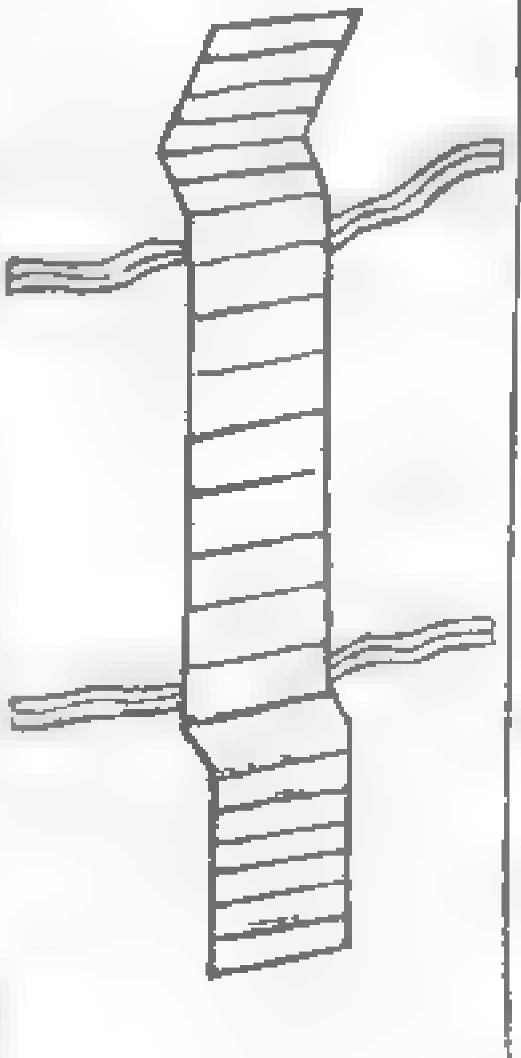
王者圭
玉繅藉 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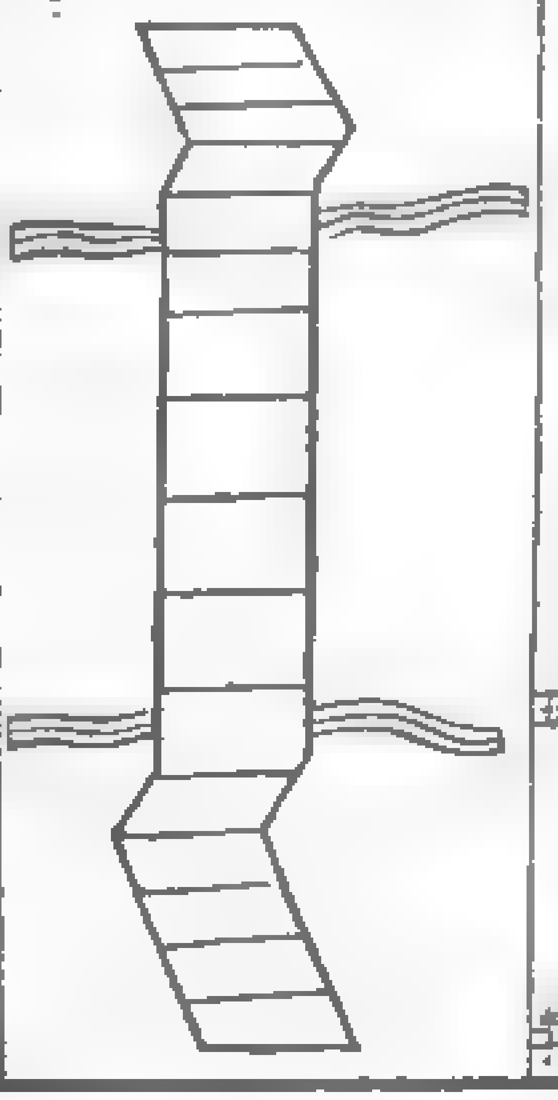
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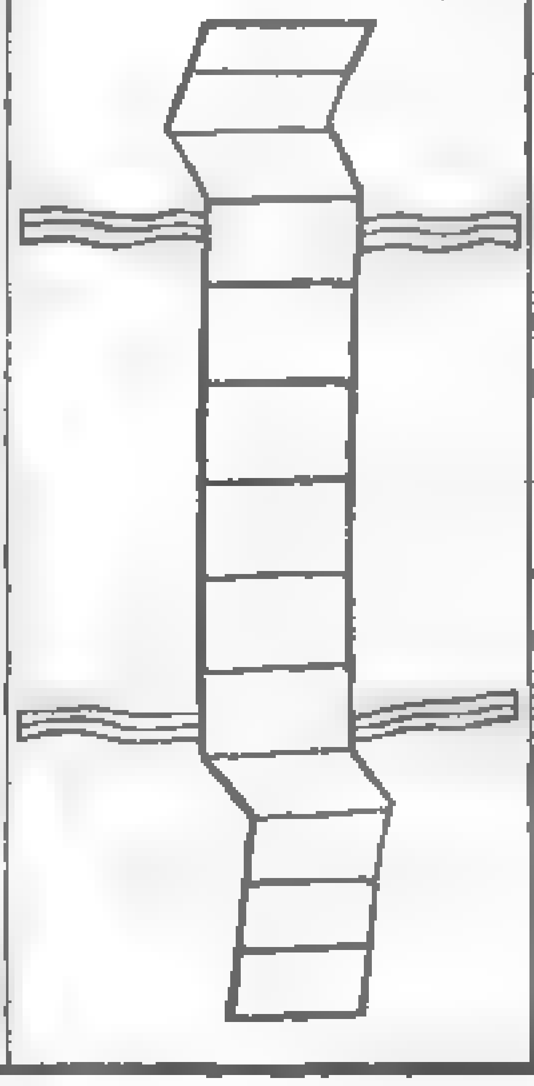
又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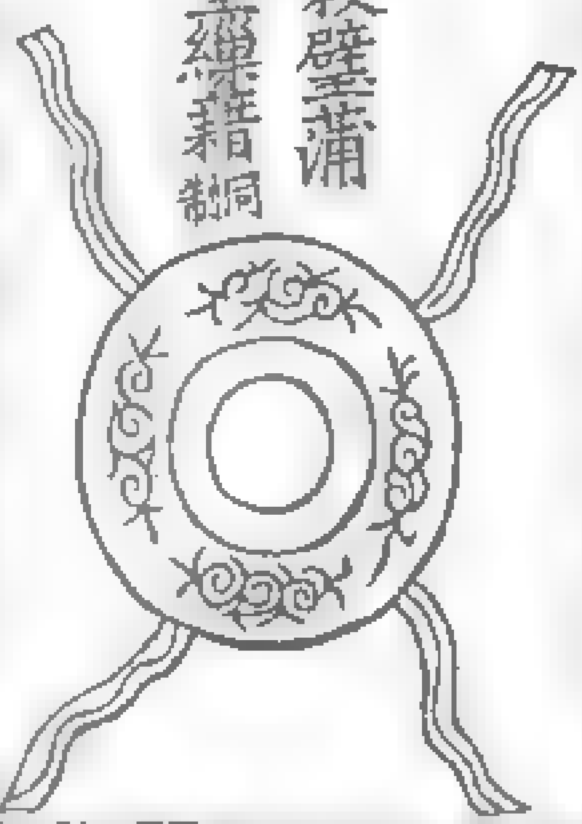
又一說



諸侯
繅藉



穀璧 蒲璧 繅藉 同制



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五就五币也一币爲一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illegible]之言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板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爲一币五采則五币五币爲一就就成也是五采一成者也又案聘禮記云絢組尺注云五采成文曰絢彼不問尊卑皆用五采組長尺爲以繫束所以束玉使不墜落因以爲飾然絢組繫亦名繅藉者見曲禮云其藉者則裼聘禮曰上介屈繅以授賓是亦名組繫爲繅藉者也又曲禮注引鄭注覲云繅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既分別穀璧蒲璧其飾蒲穀之形亦如之天子則以五采畫之公侯以三采子男則以二采其御大夫亦[illegible]二采故典瑞云玉繅藉王五采五就公侯伯皆三采三就子男繅皆二采再就又云瑑圭璋璧琮二采一就是也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爲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三就也又下云二采一就者以自下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別一行共爲一就其就者或兩行名爲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币二行爲一就就即等也知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又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爲再就謂一色爲一币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爲再行行爲一等是一等爲一行行亦就也據單行言之也案有六行故其文有異既三采爲六等則知天子五采已下亦別爲六等也此是周法其殷已上則禮含文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其餘謂堯舜之諸侯也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其組上以玄爲天下以絳爲地則繫王有事則垂爲飾故聘禮記云玄纁繫長尺絢組注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爲飾用五采組上以玄爲天下以絳爲地是也

新定三禮圖玉瑞圖卷第十

新定三禮祭玉圖卷第十一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黍尺 指尺 璧羨 蒼璧 黃琮 青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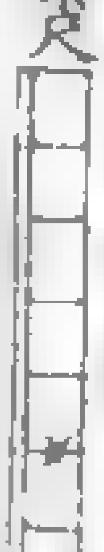
赤璋 白琥 玄璜 四圭有邸 兩圭有邸

圭璧 璋邸射 方明 方明壇

自周顯德三年冬十月奉堂帖令依故實模畫郊廟祭器祭玉至四年春以圖樣進呈尋降勑命指揮昨聶崇義檢討禮書禮圖模畫到祭器祭玉數拾件仍令國子監太常禮院集禮官博士同共考詳合得正前代制度與依典禮執不合同況臣崇義自叨受命敢不竭誠祖述經文研覈法度由是玉瑞玉器之屬造指尺璧羨以規之柷圭鼎俎之屬敢黍尺嘉量以度之所謂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也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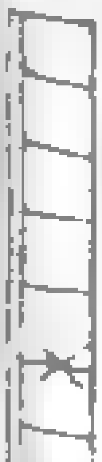
黍尺



案漢書律曆志云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

[illegible]

指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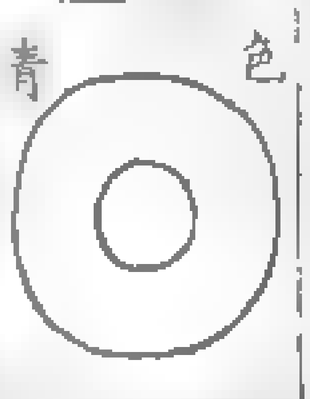
[illegible]又雜令云積秬黍爲度[illegible]則使[illegible]投壺記[illegible]中五扶[illegible]指曰扶一指案寸又公羊傳云膚寸而合何休云側手爲膚案指爲寸[illegible]又案語曰布指知尺然則要自周世歷秦漢以及魏晉黍分指寸之尺見於禮志但禮神之玉皆是比類擬得今自[illegible]已下圭璋之屬[illegible]皆依指寸之尺所見尊彝用木之類並用黍寸之尺

[illegible]

璧羨

典瑞云璧羨以起度鄭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也鄭司農云羨徑也好璧孔也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illegible]此璧好三寸也好即孔也兩[illegible]則此上下廣有八寸故云其袤一尺而廣狹焉此璧羨天子以爲量物之度也

蒼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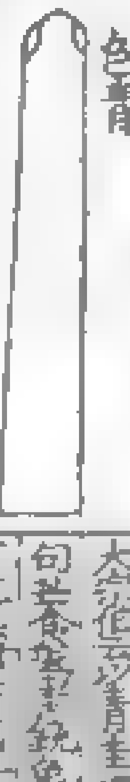
按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亦如璧色後鄭云以冬至祭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地上之圜丘蒼璧者天之色圜璧圜丘皆象天體以禮神者必象其類犯下皆倣此臣崇義又案玉人云璧好三寸賈釋云古人造璧應圜圜徑九寸其注又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郭璞云肉邊也好孔也然則兩邊肉各三寸與此三寸之好共九寸也阮鄭二圖皆云蒼璧九寸厚寸是據此而言也又玉人璧好三寸之下云璧九寸諸侯以享天子[illegible]以此而言是有九寸之璧也案崔靈恩三禮義宗云昊天及五精之帝圭璧皆長尺二寸今檢周禮爾雅皆長尺二寸之璧未知崔氏據何文以爲說

黃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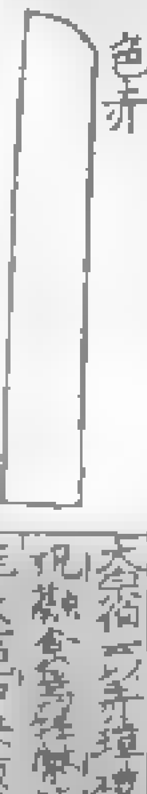
大宗伯云以黃琮禮地牲幣亦如琮色後鄭云以夏至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黃者中之色琮八方以象地此下大琮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臣崇義又案禮記郊特牲疏引先師所說祀中央黃帝亦用黃琮然其琮宜九寸以別於地祇今國家已依而行之

禮十二

青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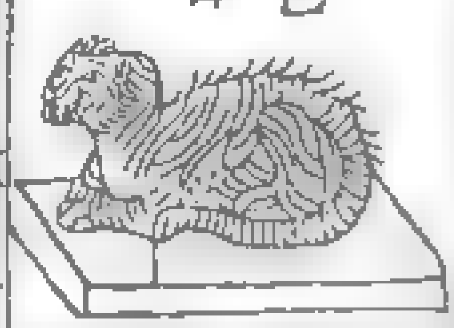


赤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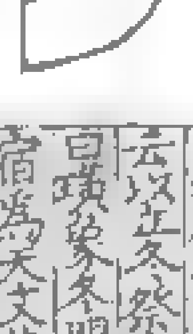
大宗伯云以青圭禮東方注云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圭銳象春物初生賈疏云皆如其色圭長九寸厚寸博三寸剡上寸半臣崇義以祀東方故取此以之大宗伯云以赤璋禮南方注云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臣崇義案能氏云祀中央黃帝亦用赤璋臣崇義案上下經文祀五精之帝玉幣各如其色季夏土王而祀黃帝於五帝之內惟黃帝琮獨不如其色於理未允臣崇義依先師所說用黃琮九寸爲當能氏之義亦存異聞俟哲所擇

白琥



大宗伯云以白琥禮西方牲幣皆如琥色注云以立秋祭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琥猛象秋嚴舊圖云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臣崇義按孫氏瑞應圖云白琥西方義獸白質黑文名騶虞其身故周天禮雖言而言禮西方白帝以騶虞是也又晉中興書云白琥尾參倍其身又尚書大傳說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虞後鄭云虞蓋騶虞也周書曰英林酋耳若虎尾長參倍其身於陵英林音相近其是之謂乎

玄璜



大宗伯云以玄璜禮北方牲幣皆如璜色後鄭云以立冬祭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賈釋云列宿爲天文草木爲地文冬草木零落唯列宿在天故云唯天半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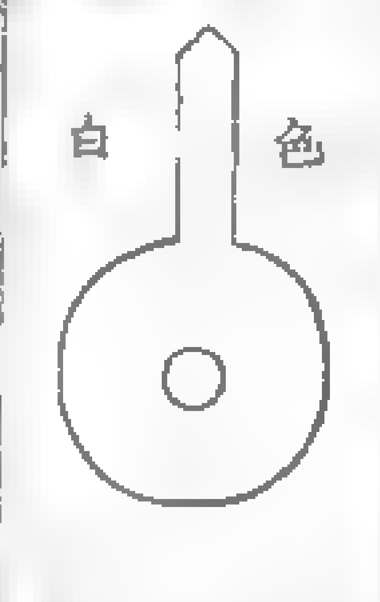
四圭有邸

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又玉人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賈釋先鄭義云邸本也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爲璧形厚寸天子以十二爲節於璧四面各琢出一圭皆長尺二寸與鎮圭等其璧爲邸蓋徑六寸摠三尺又與大圭長三尺同然以禮神之玉宜與此既難得其或玉有不及尺度仍用六寸璧爲邸四面各琢出一圭皆長三寸以同鎮圭長尺二寸之制雖從權改作亦合古便今諸王從宜下皆類此又後鄭云祀天謂於夏正郊祀感生之帝也旅上帝謂祀五帝也太宗伯青圭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用四圭有邸而祭者彼即四時迎氣及總享於明堂是其常也此因有故而祭之也感生之帝亦五帝別言爲大者以其祖感之而生故殊異之也臣崇義案郊特牲義云祭感生之帝玉與牲幣宜從所尚之色此四圭亦博三寸厚寸

兩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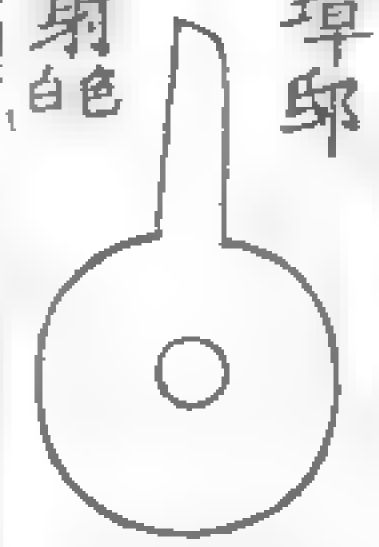
玉人云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此兩圭五寸亦宜於六寸璧兩邊各琢出一圭俱長二寸半博厚與四圭同典瑞注云兩圭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又玉人注云則僢彼僢謂兩足相嚮此兩圭足同邸是足相嚮之義上四圭同邸亦是各自兩足相嚮故此言僢而同邸摠解之也爾雅云邸謂之柢郭璞云柢爲物之根柢與邸音義皆同賈釋云祀地者謂於夏至之月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上四圭郊天此祀神州地祇雖天地相對但天尊地卑圭以四二爲異故鄭直云象地數不言降殺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也若大地祇自有黃琮此兩圭有邸以祀地謂祀神州之神於北郊及國有故而旅祭四望以對上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也又案牧人職注云神州地祇玉與牲幣同用黝色其望祀則各隨其方色

圭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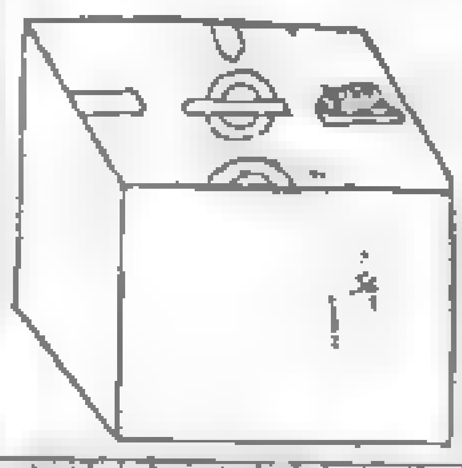
玉人云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此一圭宜於六寸璧上琢出一圭長五寸後鄭云圭有邸爲璧取殺於上賈釋云上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此一圭有邸言取殺者謂取降殺以三爲節也祀日月者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幷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也其祀星辰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彼注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命司中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凡祭日月等用此圭璧以禮其神各隨方色賈釋云兆日於東郊者以大明生於東也兆月於西郊者以月生於西也知兆風師亦於西郊者以五行土爲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亦於西郊知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南郊是盛陽之方司中司命是陽故兆於南方兆雨是水宜在水位故兆雨師於北郊

璋邸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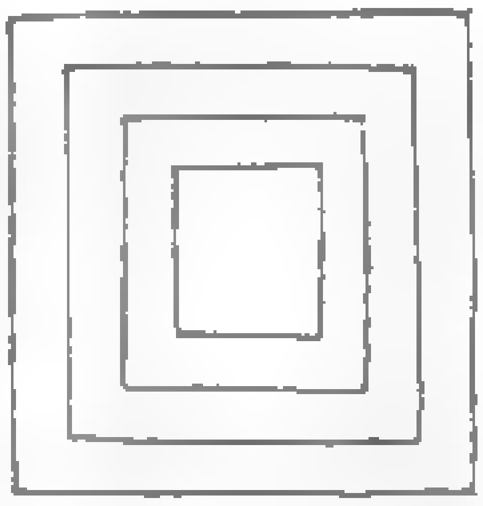
典瑞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注云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又玉人注云邸射剡而出也賈釋云鄉上陳兩圭半圭曰璋其鋒首邪鄉之上從下自邸鄉上極邪郤之名爲剡而出也祀山川謂若小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其神璋邸亦隨方色

方明



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云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賈釋云大宗伯云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後鄭注以天謂冬至祭天皇大帝於北極者地謂夏至祭神在昆侖者皆是天地至貴之神也然則此上宜用蒼璧下宜用黃琮而不用者則此上下之神是日月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此上圭下璧是日月之神也注云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也然知刻木著之者以其非置於地以禮於神上下猶南北刻木安中央爲順餘四玉刻木當於四方亦順故如義於也舊圖云方明者四方神明之象用槐爲之

方明壇



案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云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以宮方三百步則然壇於國外也故司儀職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協而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若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言天子親自拜日禮月之等是尊尊之法教諸侯已下尊敬在上者也八尺曰尋則方九十六尺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又司儀職云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等兩廂各十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則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尺合爲九丈六尺也每等爲一尺殺地一尺上有三成每成一尺三成爲三尺深四尺則諸侯各於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然則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升成拜者初奠玉降拜時王使人辭不拜臣乃升而拜是成前拜也故云升成拜成可降拜者皆降於地升成拜於奠玉之處也

新定三禮圖卷第十一

新定三禮圖匏爵圖卷第十二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匏爵 瓦甒蓋有 蜃尊 概尊 散尊 大罍蓋有

大璋瓚 中璋瓚 邊璋瓚 方壺 圓壺 酒壺

蜃尊 疏勺 蒲勺 爵 觚 觶 角

散 觥 豐 坫 陳饌坫 禁

冪 覆饌巾 篚蓋有 笥 大筐 小筐 竹簋方蓋

匏爵

匏爵舊圖不載臣崇義案以爲飲器明堂位云泰

此匏爵既非人功所爲臨時取可以盛酒升柄長五寸

者爲之祭天地則用匏爵故郊特牲云天報天而主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

象天地之性也孔疏云鄭注破之云觀天下之物無可

以稱其德故先儒此於壇後設正祭於地器用陶匏

匏爵而已周禮瓬人爲簋豆是陶器也禮器曰君西酌犧象

孔疏云祭天無圭瓚酌鬱之禮唯酌醴齊用匏爵

其餘齊酌用匏爵而已其匏爵則無依三禮經注孔賈疏義及開元禮撰定

唯言破匏用匏片爲爵不見有漆飾之文謹案禮圖又不圖說但陶匏是太

古之器歷夏殷周遞所損益禮文不墜以至于今其間先儒不言有飾蓋

陶者質取化而就匏乃非人功所爲皆貴全素自然以象天地之性也

瓦甒蓋有

案郊特牲疏云祭天用瓦大瓦甒也案舊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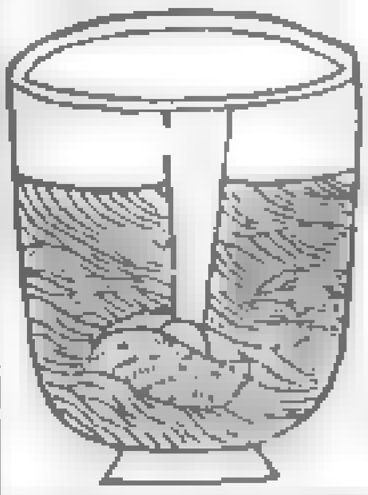
醴甒以瓦爲之受五斗口徑一尺脰高二寸大中身

兌平底今依此以黍尺計之脰中横徑八寸脰

横徑一尺二寸底徑六寸自脰至頸横徑中自腹徑

至底徑八寸乃容五斗之數與瓦大並有蓋

蜃樽



蜃樽概尊散尊阮氏並不圖載此三尊名飾雖殊

以義例皆容五斗漆赤中者良云義宗周禮宗云

廟用脩蜃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疈事

用散後鄭云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蜃畫爲蜃形蛤也

漆尊之象也畫蜃身與其同類也象之屬以概中

其皆容五斗其蜃概散等又列於二尊之下與皆同

曰漆尊故知皆受五斗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足高二寸下徑九寸底至

上下中徑一尺五分乃容五斗之數此蜃尊既言畫蜃形蛤蛤亦有蓋以象其形

概尊

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然則埋沈之祭皆用概尊

形制容受如蜃尊臣崇義案鬯人

職云凡祼事用概後鄭云概

漆尊以朱帶者賈疏義云概尊朱

帶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爲尊以朱

絡腹故名概尊取對概之義也大宗

伯云貍沈祭山林川澤後鄭又云

散尊

疏云此無正文並見當祈禱禜之義也又祭四

望山川披析牲體磔禳及蜡祭也蜡祭百神與四方百物是其一事如

此之類乃用散尊

形制容受如概尊臣崇義案鬯人

職云凡疈事用散尊後鄭云散漆

尊無飾曰散賈義云對概蜃獻象

等由尊各有異物爲飾言此散尊唯漆

而已別無物飾故曰散大宗伯云疈辜

祭四方百物後鄭又云疈疈牲胷也疈而

磔之謂磔禳及蜡祭後鄭又云疈者皆從胷臆析之言旣疈

大罍有蓋

大罍有蓋臣崇義案大罍祭社稷壝

用大罍是也大罍刻爲雲雷也賈疏云謂畫雲雷之形

壇壝內作壇而祭也若三壇同墠之類此

經與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壝者但直具外

壝而言也是大罍者瓦人爲瓦質故

外神明此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

大璋瓚

玉人云大璋九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

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云勺鼻勺龍頭也

已上加文飾勺謂酒樽中勺也鼻者勺流也凡流皆爲龍

口衡古文横謂勺柄徑也周天子十二年一巡守所過大山川禮

敬其神用黃駒以祈沈則宗祝先用大璋之勺酌鬱

鬯以禮神臣崇義案此經及疏并阮氏圖並不言三璋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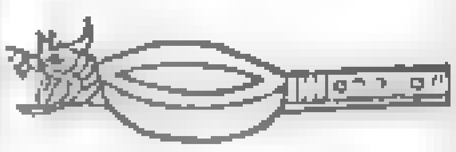
有文飾惟後鄭云大璋加文飾中璋殺文飾邊璋半文飾但解三璋得名大中邊之義都

不言文飾之物又案易云天垂象見吉凶及雷龍風雨之類也玉之十德其一曰氣如白虹天也言五色之光明

天之氣也然則璋瓚既以勺爲龍頭其鼻下有宜刻爲雲氣以爲飾其祼圭勺已

下亦宜瑑飾雲氣以飾之故宗廟有事宗伯執此璋瓚祼尸故有故則大宗伯執以亞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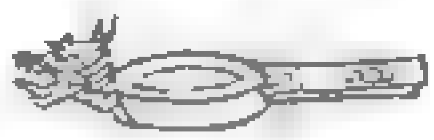
中璋瓚



中璋九寸其勺口徑亦四寸鼻射寸數亦同大璋也皆如大璋其文飾則殺焉天子巡守所過中山川殺牲以祈沈宗祝亦先用此中璋之勺酌酒以禮其神今案阮氏梁正圖內三璋之勺及祼圭所說節略多不依經數後人圖畫皆失形制其璋勺之狀有如畫角者有如畫匙兩邊有柄者其三璋之勺則並無形狀惟畫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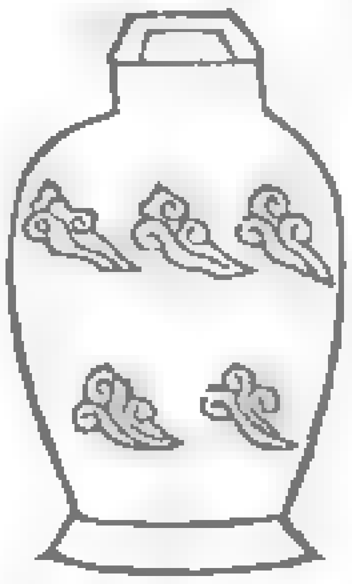
鼻為獰獸之首其柄則畫為雞尾皆不盈寸三禮綵雞以畫之云

邊璋瓚



邊璋七寸其勺口徑亦四寸其鼻射寸數內外金飾朱中並同於大璋中璋唯文飾半於大璋之飾為異天子巡守所過小山川殺牲以祈沈則宗祝先以邊璋之勺酌灌其神三璋之勺形制並同圭瓚但璋勺各短小耳又舊圖三璋之下雖不言槃有可矣其制亦同瓚槃口徑皆可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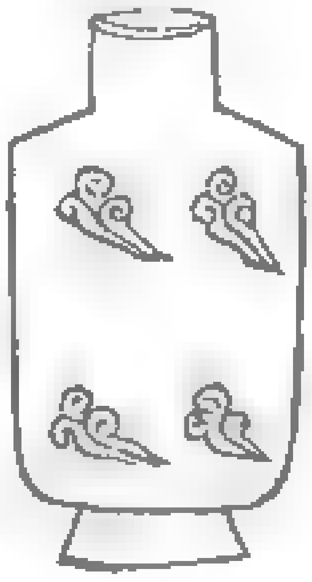
方壺



舊圖云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皆方案燕禮及大射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注云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故設此尊

舊圖壺下圓壺皆畫雲氣

圓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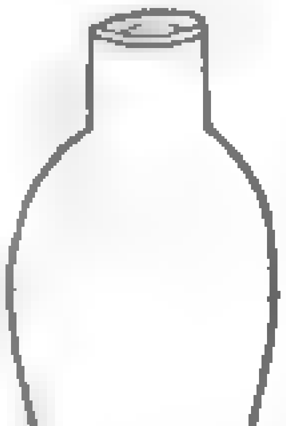


舊圖云圓壺受一斛腹方口足皆圓畫雲氣又燕禮云司宮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鄭意以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用方壺也旅衆也士衆食者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也士大夫已上皆得正祿則王制云下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之等皆是正祿此云所謂王制又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謂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祿徒五人祿皆非正祿號為士旅食者也

酒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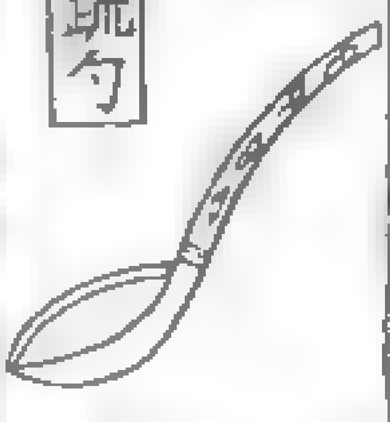
舊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反爵著壺漆赤中有畫飾禮文經注無此形制臣崇義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昭公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蓋此壺也又疏云謂刻畫爵形以飾壺體今以黍尺計之上下空徑一尺四寸方橫徑一尺一寸強乃容一斛之數

罋



舊圖云罋以盛醯醢高一尺受三斗案醯人云王舉則供醯六十罋賓客供醢六十罋致饔餼於賓客之禮供醢五十罋供醯五十罋是盛醯醢也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五分底徑六寸五分高一尺腹下漸殺六寸

疏勺



舊圖云疏勺長三尺四寸五分并漆赤中丹柄端以其義詳此疏勺亦宜如疏枇通疏刻畫雲氣飾其柄

蒲勺

舊圖云蒲勺頭如鳧頭明堂位曰夏后氏以蒲勺注云蒲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今以黍尺計之柄長二尺四寸口縱徑四寸半中央橫徑四寸兩頭橫徑各二寸深一寸受五升挹酒及亞獻已下為飾其龍勺則舊勺制度皆同此不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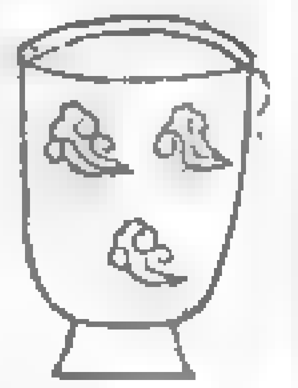
爵

刻木為之漆赤中爵畫並也足也舊圖亦云畫赤雲氣飾同王爵之制

觚

舊圖云觚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柄又觚者寡也飲當寡少也二升曰觚口徑四寸中深四寸五分底徑二寸六分今圓足下至散皆依黍尺計之

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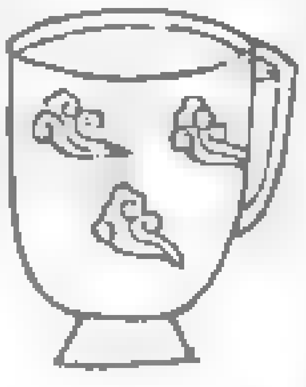


禮器曰尊者舉觶 注云三升曰觶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強底徑三寸

舊圖云凡諸觴皆形同升數則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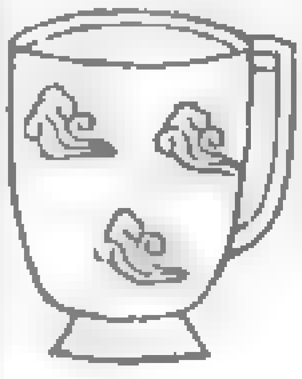
孔疏云觶者適也飲當自適

角



舊圖云其制如散 孔疏云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 禮器云卑者舉角 注云四升曰角口徑五寸中深五寸四分底徑三寸又特牲饋食禮曰主人洗角升酌酳尸 注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

散



舊圖云散似觚 孔疏云散者訕也飲不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餉人也然惟觥不可言觴何者觥罰不敬觥廓也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也 禮器注云五升曰散口徑六寸中深五寸二分強底徑四寸

觥

案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 傳云兕觥角爵也 箋云爵說文云兕似牛 ... 角為之觥者罰爵也 ... 其體也鄭言觥罰爵 ... 以顯其罰 ... 舊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刻木為形以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 疏云觥 ... 升所以罰不敬 ... 許慎謹案觥 ... 五升為過多也由此言之則觥是罰爵 ... 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 ... 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特牲二觚二爵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然則觥之所用正禮所無不在五爵之例

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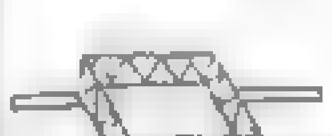
... 制 ... 射 ... 其君 ... 國 ... 以為 ... 射 ... 鄉射記云司射 ... 制 ... 鄭 ... 鄉射 ... 禮 ... 同 ... 相其 ... 度 ... 直 ... 一獻之禮賓 ... 所以備 ... 獨於射事而以 ... 國之 ... 戒哉恐非也其豐制度同 ... 更不別出

桮

案特牲饋食禮云桮在其南實獸于其上東首 注云桮之制如今木輿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 ... 大夫側尊用桮則特牲又用承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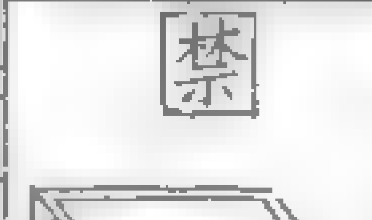
舊圖云桮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畫青雲氣菱苕華飾

陳饌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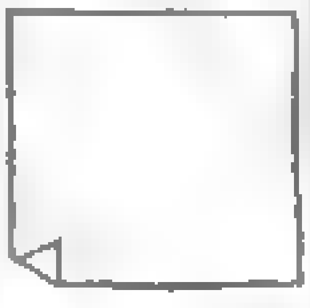
舊圖云陳饌桮長七尺廣二尺四寸深二尺五寸有闌 ... 畫青雲氣菱苕華飾

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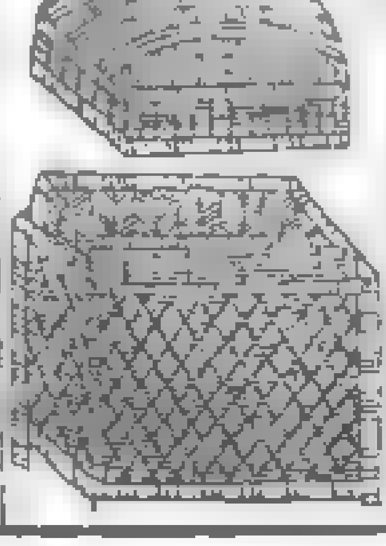
舊圖云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畫菱苕華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 禮器云大夫士棜禁 ... 云大夫用棜 ... 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 ... 又鄭注禮器云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 ... 或時與大夫同言棜者以其祭神尚厭飫也 又鄉飲酒云房戶間斯禁 注云斯禁禁切地無足者此大夫禮謂之斯禁也棜是總名 ... 設棜于東堂下 特牲注云棜之制如今木輿上有四周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此木輿之棜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為棜耳故少牢禮云 司宮尊 ... 房戶間 ... 是周公之時已名斯禁為棜也又注云棜無足禁者為戒也大夫 ... 故名 ... 為之戒 ... 禁有局足高三寸但禮文棜禁相參錯 ... 以 ... 異

覆饌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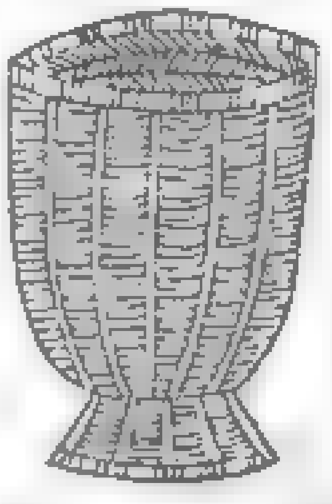
舊圖云覆饌巾大夫以綌布 ... 諸侯天子以玄帛纁裏

篚 有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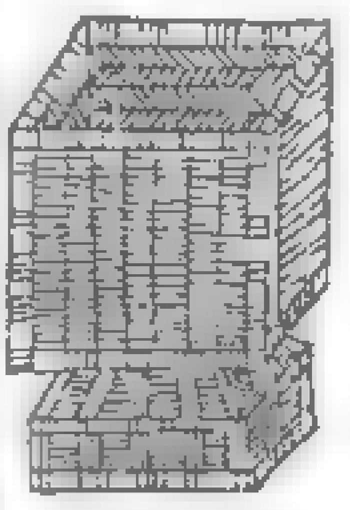
舊圖云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笭 ... 冠禮 ... 爵弁 ... 為觶角柶 注云篚竹器 ... 爵觚觶實于篚 又鄉飲酒記云 ... 篚有二 ... 乃以爵酌 ... 于上篚 ... 取也 ... 下篚或有大夫 ... 于上篚取大夫爵而獻大夫 ... 燕禮及大射說君臣異篚其單言篚者臣篚也言膳篚者君篚也 ... 君象觚所饌也此明非獨君篚名膳其觚亦用象飾也又有王幣之篚又士虞禮有饌食之篚錯于戶左戶 ... 餘于篚古者飯用手吉時食則播餘于會又佐食以魚腊肺脊 ... 實于篚以此言之篚亦有蓋也

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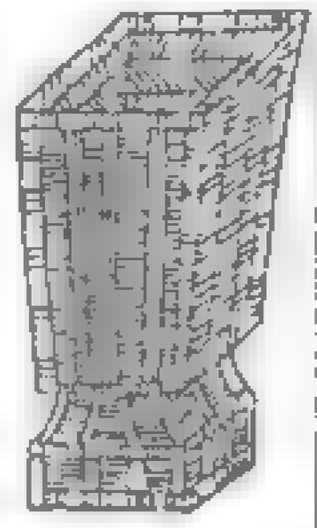
采蘋詩傳曰圓曰筥受半斛主君致饔餼於賓與大夫上介皆以筥盛米故聘禮云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是也

大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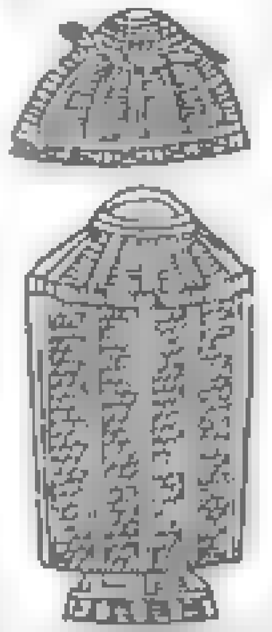
詩采蘋傳曰方曰筐舊圖說筐受五斛案聘禮云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注云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注云又無粱也下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注云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也賈疏云上經米八筐米六筐不辨大小故此記之殊之云筐五斛也鄭云器寡而大略也者以其君禮饔餼于賓與大夫介米百筥筥半斛是器小而多也以尊者所致以多器為貴大夫致禮於賓介唯八筐六筐而筐盛五斛是器寡而大略之於卑者也

小筐



舊圖云以竹為之受五斗以盛米或君致饔餼於聘賓者皆以用之

竹簋方有蓋



竹簋方以盛棗栗案聘禮云夫人使下大夫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注云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讀如文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受亦斗二升如今寒具筥者謂賓以冬食故云寒具筥但筥圓而此方以是為異案掌客上公簋十有二侯伯簋十有二子男簋十有二列注云王巡守朝諸侯覲凡列聘大夫往宜列則十有二豆有簋三十有二侯伯后夫人亦有竹簋方以盛棗栗如於按上故彼引此為證此謂諸侯夫人與聘卿大夫故無案但有竹簋以盛棗栗執之以進

新定三禮鞄罍圖卷第十二

新定三禮鼎俎圖卷第十三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斛量名　釜　牛鼎　羊鼎　豕鼎　鼎冪

牛鼎扃　羊鼎扃　豕鼎扃朼　疏匕　挑匕上他彫反下音由

畢　鉶鼎有蓋　鉶柶　洗　洗罍　洗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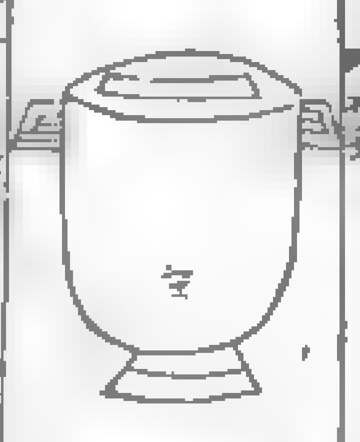
盥盤上音管　匜　簋有蓋　簠有蓋　敦有蓋音對　豆有蓋　籩

登有蓋　籩巾　梡俎　嶡俎　椇俎

房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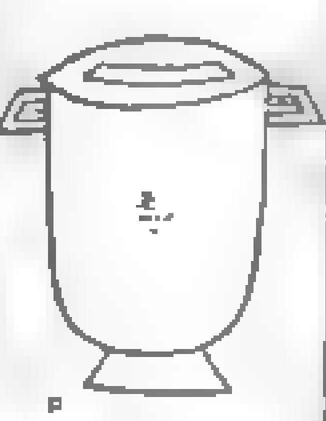
斛者量名也依法制曰量鼎量案漢書律曆志云本起於黃鍾之龠龠以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欲取同名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深尺六寸二內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也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君制器之象也此與周禮栗氏為量法制頗同而容受各別

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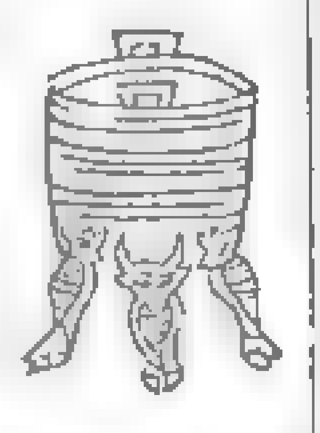
釜量名容六斗四升曰釜故以所容為名按周禮㮚氏為鬴賈疏云謂量金汁入模以六斗四升之鬴又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鬴即釜也以金錫為之與鍾鼎同齊謂之六分其金而錫居其一深尺內方尺積千二十四寸容六斗四升今三分外之一正圜其外謂之遶其耳而量之厚寸以為底且在考者可舉也舊圖釜在舉洗之間都不言所設之處又無尺寸之法但云釜制度受三斛或云五斛既圖之失處而容受又定未詳據何制度有此二式說今據經傳明文賈鄭義注摭遵往式有補將來又按舊圖有釜而無斛但以二量之法方有所庣始要終相兼仍備故並圖之於前以為諸器之首

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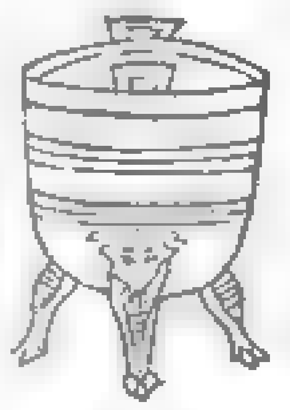
按聘禮云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九鼎者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同鼎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設扃鼏今謂牛羊豕三鼎有圖各自象其形自魚腊已下並無其制以其物之細雜無所象故也蓋所用者皆常鼎而已又舊圖瑚璉之年形制容受與簠簋相同且瑚璉夏殷之禮器其年在禮記內則是今用以圖制既同今略而不出

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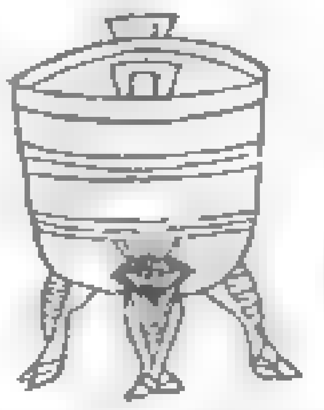
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徑底徑及深俱尺三寸三足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羊豕二鼎亦如之此所謂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之義也

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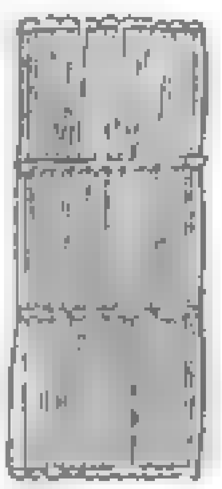
羊鼎受五斗大夫亦以銅爲之無飾今謂大夫祭用少牢故無牛鼎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徑底徑俱一尺深一尺一寸

豕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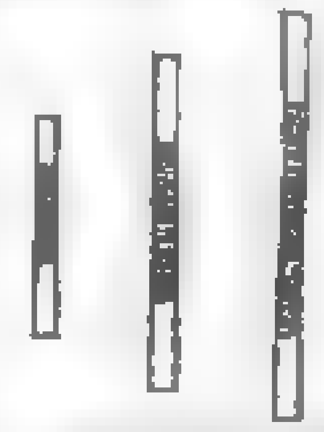
豕鼎受三升口徑底徑皆八寸深九寸壘上以獸爲之無飾今謂士祭用特牲故無羊鼎或說三牲之鼎俱受一斛案下有牛羊豕鼎扃長短不同鼎宜各異其或說非也

鼎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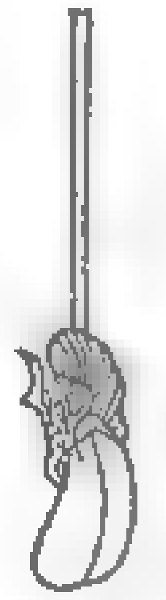
案公食大夫禮云冪若束若編注云凡鼎冪蓋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蓋令其緻密不洩氣也

牛鼎扃 羊鼎扃 豕鼎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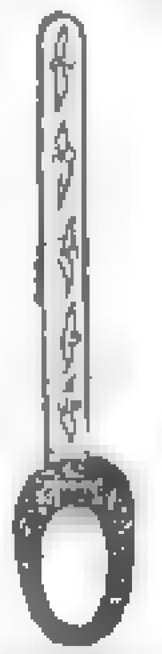
扃以舉鼎鄭注匠人云牛鼎之扃長三尺羊鼎之扃長二尺五寸豕鼎之扃長二尺漆丹兩端各三寸天子以玉飾兩端諸侯以黃金飾兩端亦各三寸飾升

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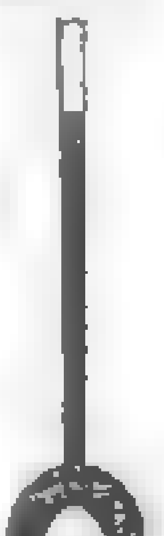
雜記云朼以桑長三尺注云朼所以載牲體者也喪祭用桑吉則用棘孔疏引特牲記曰匕此舊圖下別有刻匕是其重出既非法制今亦略而不圖

疏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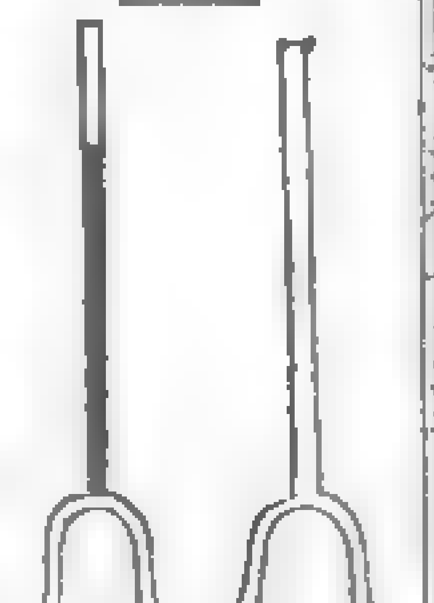
有司云雍人合執二俎陳於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柄音注云疏匕匕柄有刻飾者疏云以其言疏是疏通刻之若疏屏之類鄭注疏屏以爲刻畫雲氣蟲獸此唯刻畫雲氣通飾其柄舊圖疏匕亦形如飯槧音以棘爲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其柄葉通疏皆丹漆之案挑匕注云此亦淺升爲之通疏其葉似失之矣亦丹漆升并雲氣爲是

挑匕 吐彫反又音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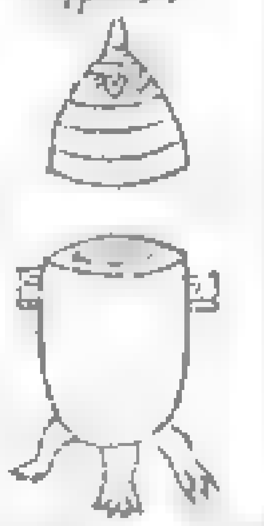
有司云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柄音以挹湆注云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抗之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注寫爲也鄭意以疏上挑匕皆有淺升狀如飯槧音挑長柄可以杼物於器中者也杼食呂反挹也取又引詩或舂或抗今詩抗作揄由音箋云舂而杼出之彼箋此注以杼爲取挹兩義無差者皆同挑匕漆柄末及淺升中皆朱柄葉長短廣狹與疏匕同

畢



雜記云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孔疏云主人舉肉之時以畢助主人舉肉也用桑者亦謂喪祭也吉時亦用棘末謂畢叉末頭亦刊削之也又鄭特牲云宗人執畢先入鄭云畢狀如叉蓋爲形似畢星故名焉舊圖云葉博三寸中鑊去一寸柄長二尺四寸漆其柄末及兩葉皆朱目此義案畢朼二制禮有明文喪祭用桑取其同名表有哀素吉祭用棘取其赤心盡其至敬蓋聖人制禮有以故興物者如此之深也今若以畢朼二物桑之與棘皆漆而丹之則亡哀素之情遐弃赤心之敬既無所法實謂不經今亦並圖於右冀擇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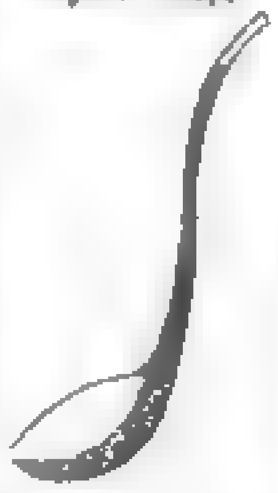
鈃 鉶作



鉶以盛羹受三升口徑六寸有三足足高一寸有兩耳有蓋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之 足高二寸 有蓋士以鐵為之大夫已上以銅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 [illegible] 鉶鼎也

[illegible] 祭祀 [illegible] 若平底無足 [illegible] 鉶字又作鈃 [illegible] 為說故鄭引 [illegible] 所在圖之於右尺鉶有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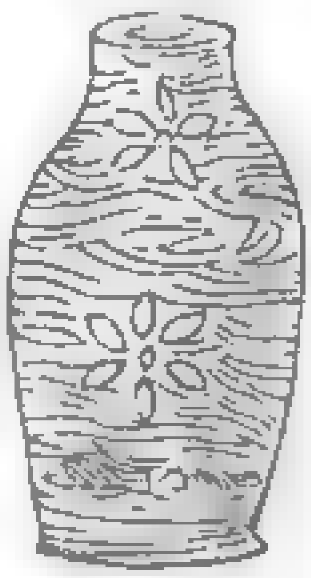
鉶柶



醴有柶鉶亦有柶用木為之 [illegible] 尺柶博三寸曲柄長六寸 [illegible] 亦中及柄端 [illegible] 少牢禮 [illegible] 云柶狀如匕以角為之滑也今祭鉶之柶則用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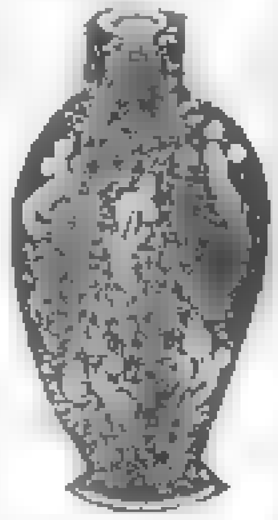
宜如疏匕 [illegible] 升為之方得 [illegible] 鉶芼之滑以祭之也 [illegible] 阮氏 [illegible] 辨 體鉶二柶唯云柶圖為勺形無 [illegible] 深之語恐失之矣又公食大夫禮 [illegible] 設四鉶于 [illegible] 又曰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注云扱以柶扱其菜鉶也賈疏云此經有四鉶而扱上鉶辯擩則有一優賓故用一柶而已少牢者兩鉶皆有柶口扱以柶祭羊鉶豕鉶彼為祭神故宜各有柶也

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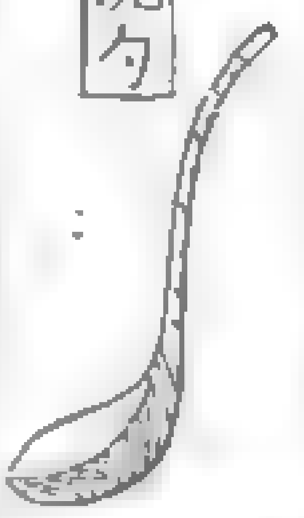
舊圖云洗高三尺口徑一尺五寸足徑三尺中身小疏中士以鐵為之大夫已上銅為之諸侯白金飾天子黃金飾案士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注直當也洗承盥洗者棄水之器也賈疏云謂盥手洗爵之時恐水穢地以洗承盥水而棄之也今俗有言洗故者且崇義案禮文君臣燕冠昏喪祭鄉飲鄉射大射賓射之禮自下皆洗而就洗尸與君尊設洗而不就洗特設盤匜皆無洗故之文並是見當時之洗有身中甚細者狀如青鼓因相傳為洗鼓又鄭注少牢禮云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今概用水為洗以金飾口緣朱中其外油畫水文菱花及魚以飾之是其類也

洗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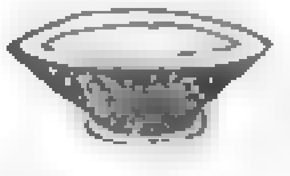
案舊圖云罍受一斛口徑一尺脰高五寸 [illegible] 大中身銳下漆赤中 [illegible] 相似 [illegible] 之下不言 [illegible] 尺脰下橫徑 [illegible] 腹中橫徑 [illegible] 尺四寸底徑一尺足 [illegible] 口一尺一寸自腹下至底中 [illegible] 乃容一石之數又案鄭注儀禮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異 [illegible] 同時而設 [illegible] 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皆異凡罍無文 [illegible] 禮 [illegible] 飲 [illegible] 射及 [illegible] 特牲 [illegible] 大射 [illegible] 不言 [illegible] 少牢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鄭注云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於 [illegible] 見罍洗枓三器唯少牢禮俱有餘文不具之意也

洗勺



案舊圖云勺五升口徑六寸曲中博三寸長三寸柄長二尺四寸漆赤中柄末亦丹且崇義案鄭注 [illegible] 為勺 [illegible] 所以剩酒也 [illegible] 少牢禮 [illegible] 所以剩水也所以鄭酒又案周禮梓人為勺受一升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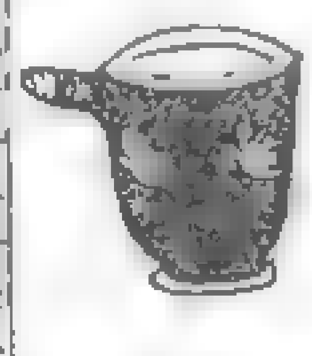
盥盤 盥音管



[illegible] 為勺

盥謂用匜沃盥洗手也盤謂承盥洗者棄水之器也故謂之盥盤 [illegible] 徑三尺 [illegible] 受二斗 [illegible] 亦中並不言深淺之數今以黍寸之尺依此二尺之口徑計之其底徑六寸深一寸乃容二斗之數足高三寸下徑一尺

匜



匜者盥手澆水之器故孔義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又公食大夫禮云小臣具盤匜注云君尊不就洗故設盤匜賈疏云知此盤匜為君設者鄉射燕禮君尊不就洗而唯用匜故知此設盤匜亦為君也今臨元禮皇帝皇后太子行事皆有盤匜 [illegible] 已下及攝事者皆無盤匜亦君尊設洗而不就洗之義也案盤匜張鎰修阮氏等圖云匜容一斗流長六寸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皆畫雲氣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徑八寸深四寸五分底徑六寸微殺乃容一斗之數流口徑可一寸然圖本文有作流長三寸者案鄭注既夕禮云流匜口也又士虞禮注云流匜吐水口也並不言流口寸數後之人憑流長三寸於義為近但周監二代損益可知當國家沿革之初庶為永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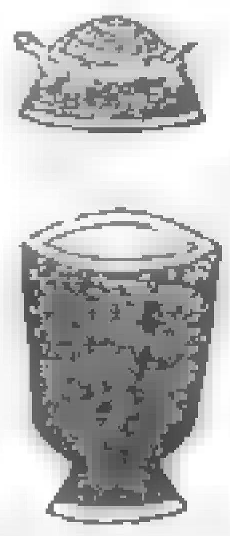
簋 有蓋

舊圖云內方外圓曰簋足高二寸漆赤中臣崇義案鄭注地官舍人秋官掌客及禮器云圓曰簋盛黍稷之器有蓋象龜形外圓內方以中規矩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又案考工記旊人爲簋受一斗二升高一尺厚半寸脣寸又以黍寸之尺校之口徑五寸二分深七寸二分底徑亦五寸二分厚八分足底徑六寸又按賈疏解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皆據外而言也

簠 有蓋

舊圖云外方內圓曰簠足高二寸挫其四角漆赤中臣崇義案掌客注云簠稻粱器又考工記旊人爲簋及豆皆以瓦爲之雖不言簠以簋是相將之器亦應陶在旊人亦有蓋疏云簠簋天地之神尚質器用陶匏而已故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若祭宗廟則皆用木爲之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六寸深七寸二分底徑亦五寸二分厚八分足底徑六寸厚半寸脣寸所盛之數及蓋之形制並與簋同

敦 音對 有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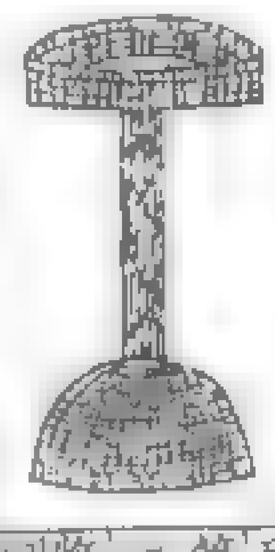


舊圖云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臣崇義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也受黍稷器然則天子八簋之外兼用敦也又少牢禮曰主婦執一金敦黍有蓋凡設四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象龜形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賈疏云鄭必知飾象龜形者以其經云敦皆南首明象蟲獸之形以龜有上下甲故知敦蓋象之亦取其類也又司尊彝注雞鳥虎蜼之等梓人職說外骨內骨注鳴旁鳴之類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刻畫祭器以博庶物是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者也又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illegible]周之八簋鄭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其瑚璉與年案諸圖形制既同於簠簋故略而不取其敦今依孝經緯說與簠簋容受並同上下內外皆圓爲異九嬪主婦贊執有儀故特圖之次於簠簋

豆 有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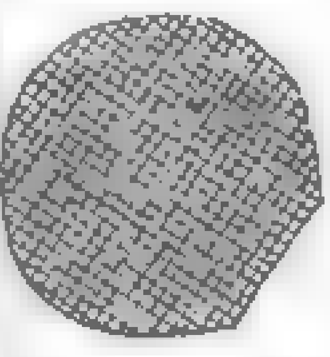
舊圖云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已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足也臣崇義案考工記旊人爲豆高尺又鄭注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所盛昌本脾析脹胡之菹醢蠃醢蜃醢之屬並有蓋者籩之菹濕[illegible]韭菹鹿臡之屬案鄉射記云豆宜濡物籩宜乾物故也

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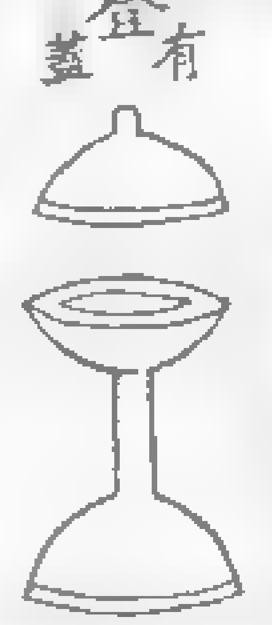
臣崇義案鄭注籩人及士虞禮云籩以竹爲之口有縢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盛棗栗桃梅菱芡脯脩膴鮑糗餌之屬有巾案儀禮鄉射記長尺二寸橫於籩上

籩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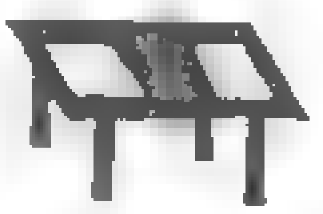
籩巾用綌玄被纁裏圓一幅

登 有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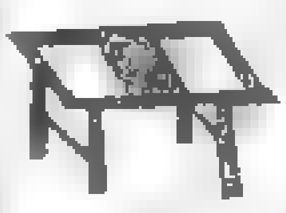
舊圖云登盛湆以瓦爲之受斗二升口徑尺二寸足徑尺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豆狀所[illegible]尺度並非禮文類之于豆則形制全大比之豐坫又高下相殊既非正經不可依據臣崇義案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大雅生民篇曰于豆于登毛傳云木曰豆瓦曰登其在周禮旊人爲瓦豆[illegible]其外高尺空徑二寸厚半寸又生民傳云豆薦菹醢登盛大羹是以其盛湆故有蓋也然則瓦木竹之三豆隨材造作殊名其制大小無異況此圖以三禮爲目梁阮二氏自題又何捨此正經別[illegible]異他說[illegible]與故此登之好是非今依周禮旊人制度爲定

梡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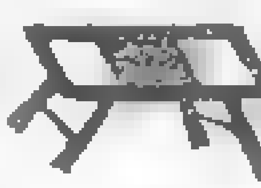


禮記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鄭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孔疏云虞俎名梡梡形足四如案以有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但四足如案耳臣崇義又案舊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然則四代之俎其間雖有小異高下長短尺寸漆飾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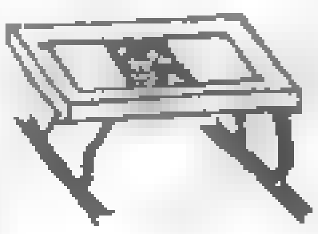
巖俎



椇



房俎



案明堂位曰俎夏后氏以嶡鄭注云嶡始有四足也嶡之言蹶也[illegible]

[illegible]

案[illegible]云椇[illegible]也[illegible]曲橈且足[illegible]宗義[illegible]明堂位曰殷以椇鄭注云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孔疏云枳椇之樹其枝多曲橈房俎足曲橈似之又陸璣草木疏云椇曲來巢房俎足似之

房俎周俎也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謂足下柎上下兩間有似於房孔疏云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柎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柎似堂之東西兩頭各有房也臣崇義

又按詩魯頌曰籩豆大房箋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詩疏云俎大房者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用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以玉飾明俎亦用玉飾也云其制足間橫其下有柎以明堂位文差次為然柎上有橫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此說稍長竊見祭器內俎兩端皆圓其飾亦異唯柎足與頭則似此房俎今雖具四代之俎請擇而用之

新定三禮鼎俎圖卷第十三

新定三禮尊彝圖卷第十四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雞彝 雞彝舟 鳥彝 斝彝 黃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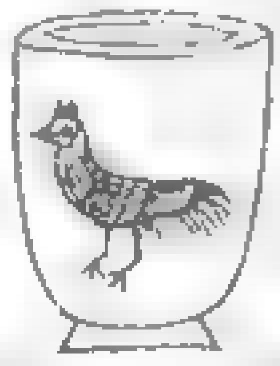
虎彝 蜼彝 畫布巾 龍勺 圭瓚

[illegible]槃 璋瓚 獻尊鄭義 獻尊阮氏 象尊阮氏

象尊鄭義 著尊 壺尊 太尊 山尊

疏布巾 玉爵 爵坫 罍[illegible]

雞彝



雞彝受三斗[illegible]明水[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

雞彝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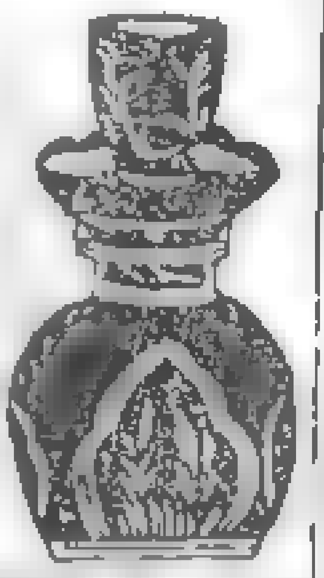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鳥彝下有舟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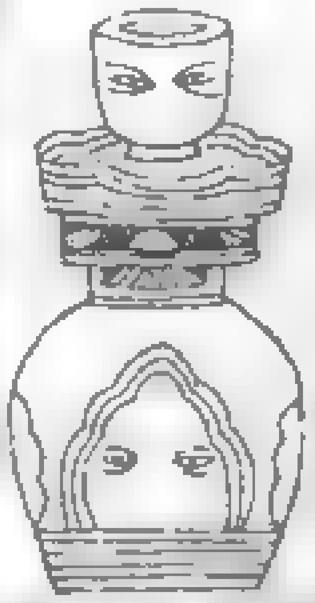
[illegible]雞彝與舟[illegible]相連[illegible]略也

斝彝 下有舟



斝彝盛明水先鄭讀斝為稼謂畫禾稼於尊因為尊名然則宜畫嘉禾以為飾其彝與舟並漆赤中其局足內亦漆畫禾稼為飾

黃彝 下有舟



黃彝盛鬱鬯司尊彝云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禮神后以璋瓚亞獻後鄭云黃彝謂黃目以黃金為目也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其彝與舟並以金[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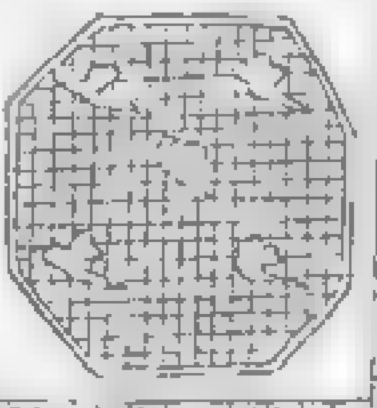
虎彝 下有舟

虎彝畫虎於尊盛明水其彝與舟並漆赤中其局足內亦漆又畫虎為飾舊圖形制既非鄭義今亦不取於雞彝下已有解說

蜼彝 下有舟

蜼彝盛鬱鬯司尊彝云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王亦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禮神后亦以璋瓚亞獻其形制亦與雞鳥不同已在上解其彝與舟皆漆赤中其局足內亦漆畫蜼以為飾案爾雅云蜼卬鼻而長尾郭云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

畫布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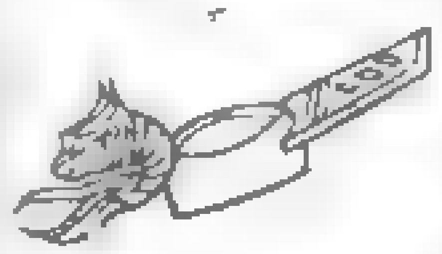


案天官冪人云以畫布巾冪六彝後鄭云宗廟尚文故用畫布巾冪六彝不言尊者畫五色以其風也宗廟六彝[illegible]以畫布[illegible]不有八尊[illegible]以用畫布冪彝之案舊圖說畫巾云圓幅則不言幅之廣狹王制孔疏云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此畫布當用二尺二寸之幅而亦圓也案少牢禮凡尊皆有蓋冪

龍勺 酌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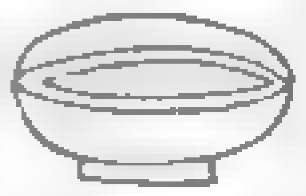
舊圖云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亦赤中以金飾天子以黃金飾臣崇義謹案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注云勺尊升也又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龍勺注云為龍頭今以黍寸之尺計之柄長尺二寸口徑四寸半中央博徑二寸曲頭橫徑各二寸又師[illegible]相傳皆以勺頭為龍頭或又於柄[illegible]以圖說蒲勺頭如鳧頭即知龍勺頭亦龍頭明矣但以今圖與祭器名物內無此勺形故特寫於右用挹尊彝之鬱鬯以注圭瓚

圭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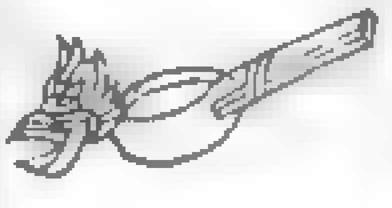
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後鄭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流謂鼻也故下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又案大雅旱麓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凡圭博三寸又肆師職云大祀用玉帛牲牷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牲後鄭云大祀天地次[illegible]亦廟臣崇義謹詳疏義自蒼璧以禮昊天至此圭瓚以祀宗廟以禮神五帛牲牷之外別有燔瘞玉帛牲牷其日月星辰社稷但有禮神之玉無燔瘞之玉也其宗廟雖在大祀唯說祼圭以禮神亦無所燔之玉今案諸家禮圖並無此說故形制差誤然圭柄金勺既異其壯杜相合處各長可三寸厚寸博二寸半流道空徑可五分其下三璋之勺皆類此

瓚槃



典瑞注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臣崇義詳此注雖言槃口徑尺寸而不言其深淺按周禮正經及旱麓之詩箋注並不說槃之材飾今案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云敦槃類珠以為飾疏云此槃敦應以木為之用珠玉為飾耳然則此瓚下之槃亦宜用黃金為之以朱中央瓚既深二寸此槃宜深寸足徑八寸高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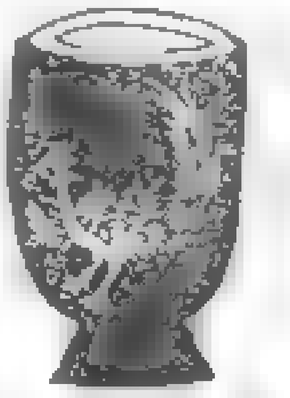
璋瓚



璋瓚者皇后亞獻尸禮神之器也其制一同圭瓚但用璋為柄瓚器小耳故司尊彝注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是也此璋瓚口徑亦四寸深寸柄長九寸其下亦宜有槃口徑六寸深寸足高寸徑四寸一如圭瓚槃形制

獻尊 阮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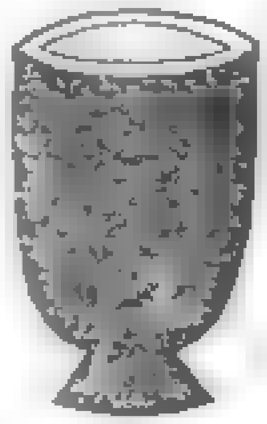
獻尊 鄭氏義



按明堂位云獻象周尊也司尊彝云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盛五齊醴齊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禮器云廟堂之上犧尊在西注云犧周禮作獻又詩頌毛傳說用沙羽以飾尊然則毛鄭獻沙二字讀與娑娑之義皆謂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疏云禮器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今見祭器內有作牛象之形背上各刻尊者又與尊不相連其義有異而此皆依舊阮氏圖其犧尊飾以牛又云畫鳳皇以象骨飾尊以牛鳳中形制亦於尊上畫牛為飾則與古兩所說全殊或之人依可為法今並圖於右請擇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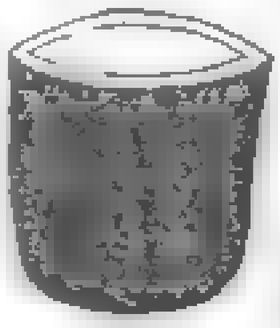
象尊 阮氏

象尊 鄭氏義



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後鄭云象尊以象骨飾尊梁正阮氏則以畫象飾尊今並圖於右亦請擇而用之

著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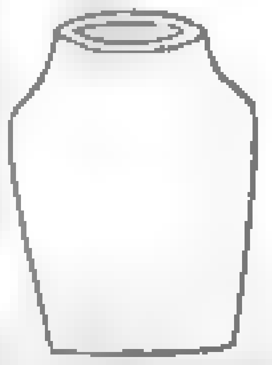


著尊受五斗漆赤中舊圖云無足常著地故謂著尊相承說非其制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以玉爵酌獻尸明堂位曰著殷尊也注云著著地無足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與獻尊象尊形制容受並同但無足及飾耳

壺尊

壺尊受五斗舊圖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注云壺尊以壺為尊也春秋傳曰尊以魯壺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八寸脰高二寸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腹中橫徑一尺一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徑九寸漆赤中舊圖文略制度之法無闕六尊用同盛受之數難異

太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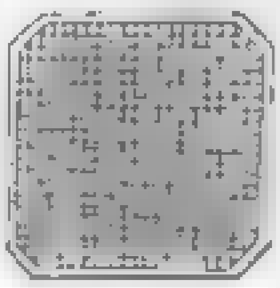


太尊受五斗周禮司尊彝云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太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用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注云太尊太古之瓦尊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唇寸底平厚寸與瓦甒形制容受皆同

山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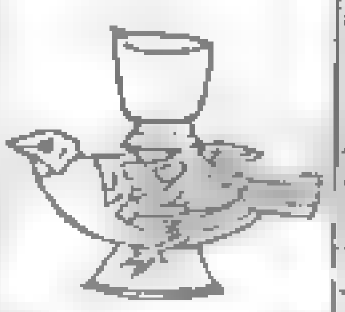
山尊受五斗周禮司尊彝云追享朝享其再獻用兩山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注云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九寸脰高二寸中橫徑八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下徑九寸知受五斗者案郭璞云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今山罍既在中尊之列受五斗可知也

疏布巾



祭天地以疏布巾冪八尊後鄭云以巾覆物曰冪天地之神尚質故用疏布巾也賈疏云天地無祼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而言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八尊皆以疏布冪之天地宗廟之祭亦用疏布巾用尺二寸之幅而冪也其宗廟中有用絺綌者

玉爵



太宰職云享先王贊玉爵後鄭云宗廟獻用玉爵受一升今以黍寸之尺校之口徑四寸底徑二寸上下徑二寸二分圓足舊圖梁正阮氏圖云爵尾長六寸博二寸傅翼方足漆赤中畫赤雲氣此非宗廟獻尸之爵也今見祭器內有刻木為雀形腹下別以鐵作脚距立在方板同雞彝鳥彝之狀亦失之矣臣崇義案漢書律曆志說爵之制曰足者爵之實文(?)又云爵三足鄭云爵尊者也又言觚觶此爵形近得其實而況古代垂象以制器服義非一或假名全畫其物或取類半刻其形則雞鳥已下六彝犧象二尊青赤質是全畫其物若於服器者也玉爵柄足之類龍勺蒲勺之倫是半刻其形飾於器皿以類取呼者也以此而言犧象二尊自然畫飾至於百王之九鼎鑄以象物取其名義亦斯類也

爵坫

坫以致爵亦以承尊若施於燕射之禮則曰豐豐罍則義宗云諸侯燕尊爵之器不用本字之豐皆用豐豆年之豐從豆爲形曲爲聲也何者以其時和年豐是以豆多有黍成豐備而設其祀人受其福也故後鄭注云豐似豆而卑都斷木爲之口圓微侈徑尺二寸其周高厚俱八分中央直者與周通高八寸横徑八寸足高二寸下徑尺四寸漆赤中畫赤雲氣亦隨爵爲飾今祭器内無此豐坫或致爵於俎上故圖之於右請明賢用之

罍

有蓋

案舊圖云尊彝職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illegible]用兩獻尊[illegible]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張鎰引阮氏圖云瓦爲之受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平底有蓋張鎰指此瓦罍爲諸臣所酢之罍非也且夫此瓦罍正謂祭社之大罍也又開元禮云宗廟春夏每室雞彝鳥彝各一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於尊上加一山字並不言容受之數案周禮六尊之下唯言皆有罍並無山罍之名又不知張鎰等各何依據指此山罍以爲諸臣所酢者也況此[illegible]尊之閒依經六尊設之稍遠衆[illegible]以少爲貴則近者小而遠者大則此罍不得容五斗也又爾雅釋器云彝卣罍器也郭璞云皆盛酒尊彝其小罍謂之坎注云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又曰自中尊也此云彝爲上尊罍爲下尊也外既云彝爲上受三斗卣爲中受五斗罍爲下受一斛是其差也案詩周南風我姑酌彼金罍孔疏毛傳指此諸臣所酢之罍並而受一石者也又引禮圖依制度刻木爲之又鄭注司尊彝云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既言刻畫則用木矣又引韓詩説云用梓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又毛説以金飾大一石禮圖亦云大一斛毛説諸臣之所酢與禮同天子用黄金爲飾八[illegible]毛傳注此皆用木不用瓦受石非五斗明矣今以黍寸之尺依而計之口徑九寸五分脰高一寸中徑一尺五分脰下横徑九寸底徑七寸腹中横徑一尺四寸上下中徑一尺六寸足高一寸下徑一尺畫山雲之形

新定三禮尊彝圖卷第十四

新定三禮喪服圖上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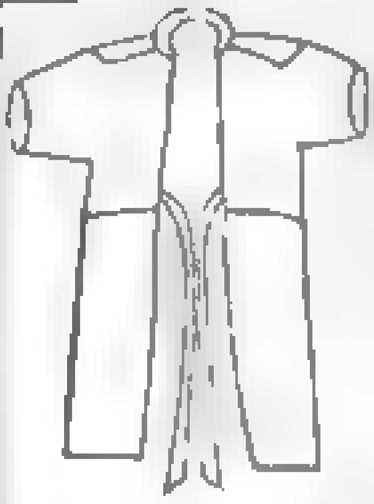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斬衰衣　斬衰裳　苴絰　要絰　絞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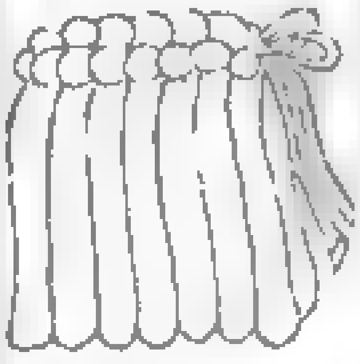
斬衰冠　冠纓緌　苴杖　菅屨　倚廬　附

喪者鄭目録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彼焉亡於此也案曲禮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又爾雅云崩薨卒不禄皆死也是古之各爲義稱庶人之曰死得其總名又鄭注曲禮云死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左傳魯昭公出居乾侯齊侯唁公於野井公曰喪人其何稱是喪爲棄亡之辭若親存於此而有存於彼是孝子不忍言父母精神盡也服者言死者既喪生者制服但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故禮記問傳曰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内見諸外故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然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此言父與諸侯爲天子者是下人爲服上服者也先言父者此章恩義並設忠臣出孝子之門義由恩出故先言父也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illegible]衰既以布爲而何首冠裳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其服乃隨哀降殺故初服粗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受斬衰裳初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此其葬後受衰皆更以輕服受之故有受服受服之名其降服齊衰初死衰四升冠七升[illegible]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illegible]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衰十一升冠十二升以其初喪冠升數與既葬衰升數同故云衰冠其受也大功以上受者又曰小功細麻以其哀者謂降服小功衰冠皆十升正服小功衰冠皆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冠皆十二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illegible]數[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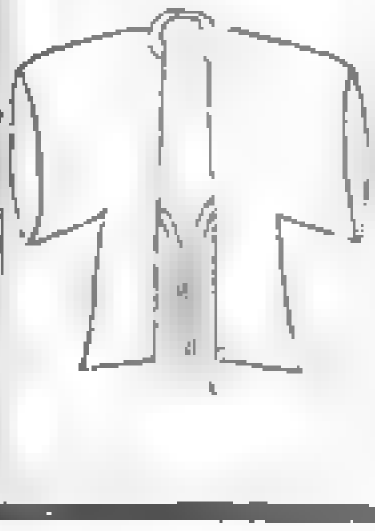
斬衰衣



斬衰裳



斬衰 [illegible]



斬者不緝也斬衰裳者謂斬三升苴麻之布以為衰裳也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 [illegible]

衰裳之辟積 [illegible] 辟屈中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以袧謂辟屈中口胸

義同則每布凡三處屈之辟兩邊相著自然中央空闕也注云太古冠布衣

布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有飾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後代聖人易之以衣幅外殺裳幅三袧者 [illegible]

方寸足有八寸故得出適兩傍各寸也負廣出於適寸適者辟領闊中共尺八寸故用布

[illegible] 四寸出於衰者必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外衿之上廣長當心 [illegible] 負在背上故得負名

闕領之外各廣四寸與闕領共有尺六寸 [illegible] 故兩適向前與衰相望兩傍各出

六寸 故鄭注云前有衰後有負左右有辟領者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也鄭注云衰之言摧也衰當心者明孝子有哀摧之志也負在後者以其

負於背 哀在於背也左右辟領謂之適者以哀戚之情當有指適緣於

父母不獨念於一事以示四處皆有悲痛是其哀戚無所不在也衣自領至衣

要二尺二寸兩身前後四尺四寸 [illegible] 兩傍共有八寸加闕中與辟領

尺有六寸然則六除衽袂衰負四物 [illegible] 衣身而言用布一丈四寸 [illegible]

[illegible] 袂所以連衣身者明兩袂與衣

參齊也 [illegible]

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 [illegible]

斬衰三升 [illegible] 三升半 [illegible] 如三升半而不緝 [illegible]

之意知者案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又雜記縣子曰三

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哀有深淺是斬為痛深之義故云斬也斬衰既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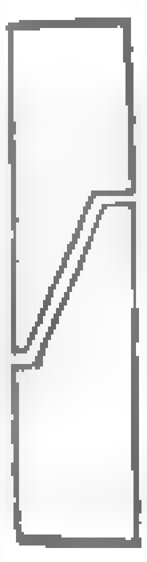
苴麻則首絰要絰及杖亦用苴麻苴竹為之故下云苴絰杖絞帶以苴冒此

三事也又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衰者釋云言凡者鄭摠五服而解之也案

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摠號為衰非止當心而已故諸言衰非止

當心而已故諸言衰者皆與裳相對至於弔服緦錫 [illegible] 者亦謂之為衰也

斬衰衽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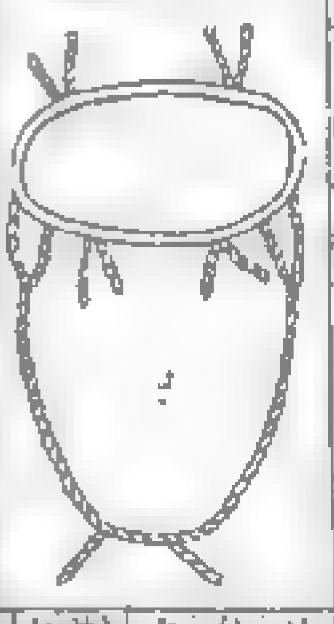
衽長二尺有五寸上屬於衣所以

掩裳際也裳前三幅後四幅開兩

旁露見裏衣是以須衽屬衣兩

傍垂之掩裳交際處也 [illegible]

苴絰



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爾雅云蕡

枲實孫炎曰蕡麻子也以色言之謂

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蕡下云 牡麻者

對苴為名言枲麻者對苴生稱也

故喪服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

枲若然枲是雄麻苴是子麻爾雅云蕡枲實蕡者舉類而言也若圓

曰簞方曰笥鄭注論語云簞笥也亦以其類也又傳曰苴絰大搹左本在下

賈釋云本謂麻根也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又是陽左亦陽也下是內以言

痛內發故也此對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注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

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名則斬衰貌若苴則苴是惡

色貌象苴服因心而發故明孝子中實之心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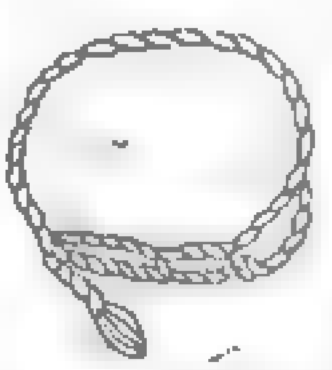
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已下用布下齊衰章去杖布帶

是也下注云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者首是陽故取陽數極於九也

自齊衰已下取降殺之義無所取象也 [illegible]

要絰

絞帶



要絰大七寸五分寸之一兩繆之謂兩股相交

兩頭結各存麻本散垂三尺雜記曰麻者不

紳鄭玄云是以要絰代大帶故喪服注云

要絰象大帶 [illegible]

[illegible]

絞帶者繩帶也謂絞苴麻為繩以作帶故

云絞帶王肅以帶如要絰 [illegible] 亦用苴

麻為之馬鄭不言當從王義但絰帶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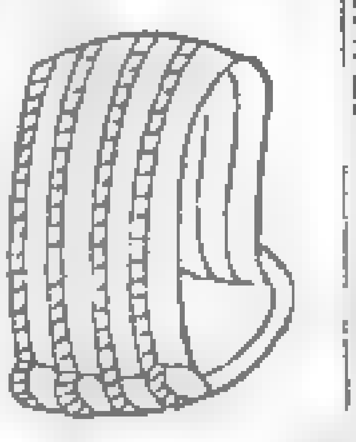
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

變案公士眾臣為君服布帶又齊衰已

下亦云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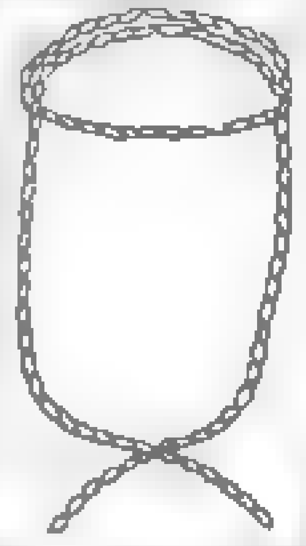
義可也 [illegible]

斬衰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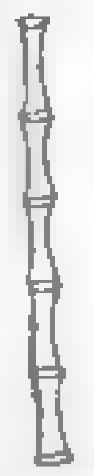
冠亦右縫外畢冠廣二寸落頂前後以紙糊爲材上以布爲三辟積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反屈之縫於武以前後兩畢之末而向外攝之故云外畢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也謂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 [illegible]

冠繩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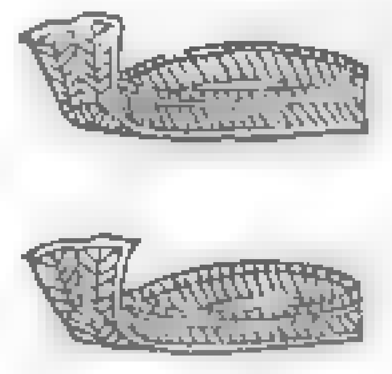
冠繩纓條屬注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於冠也 [illegible] 又禮志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言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謂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於武綴之各垂於頸下結之也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至大祥除其衰杖則朝服縞冠當纓武異材從左縫法也賈釋曰大功已上右縫小功已下左縫故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唯小功已下額額此據孝子朝夕哭在阼階之下西面即賓從外來入門北面見之大功已上哀重其冠三辟積向右爲之從陰唯唯然順也小功緦麻哀輕其冠亦三辟積向左爲之從陽即賓從外來入門北面望之額額然逆向賓也三者繩纓皆條屬其冠辟積或左從吉或右從凶不同也

苴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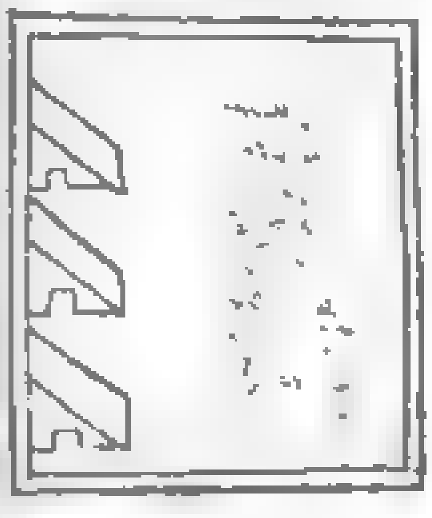
苴杖竹也爲父所以杖用竹者父是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又外內有節象子爲父亦有外內之痛又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

菅屨



菅屨謂以菅草爲屨毛傳云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刃中用矣此菅亦是已漚者用之爲屨又下傳云菅屨者菅菲外納也然則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子夏作傳故也外納者外其飾也謂向外編之也

倚廬 三附



倚廬謂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喪服傳孝子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居門外之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者哀親之在草土也 [illegible] 既虞翦屛柱楣寢有席 [illegible] 既練舍外寢 [illegible] 初喪居廬至室子爲父臣爲君各依親疏貴賤之序天官宮正云大喪授廬舍辨其親疏之居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云朝廷卿大夫士居廬都邑之士居堊室案唐大曆年中有楊垂撰喪服圖說廬形制及堊室苫席次敘列文第云設廬次於東廊下無廊於牆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爲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屛之向北開門一孝一廬門簾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施苫凶其廬南爲堊室以墼壘三面上至屋如於牆下即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薦木枕室南爲大功幕次大中施席次南又爲小功緦麻次施牀並西戶如諸侯始起廬門門外便有小屛餘則否其爲母與父同爲繼母慈母不居廬居堊室如繼母有子即隨子居廬爲妻雀母其堊室及苫席次不必每人致之共處可也婦人次於西廊下 [illegible]

新定三禮喪服圖卷第十五

新定三禮喪服圖下第十六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齊衰衣　齊衰裳　牡麻絰　冠布纓　削杖　布帶　疏屨

大功布衰　大功布裳　大功牡麻絰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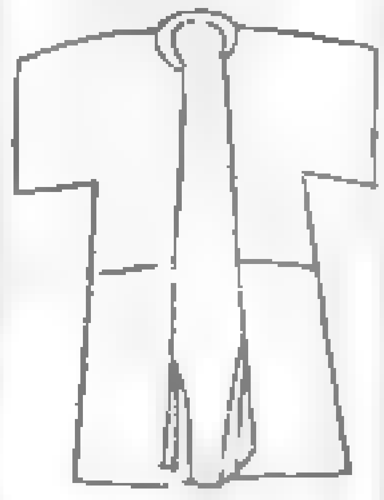
繐衰衣　繐衰裳　殤小功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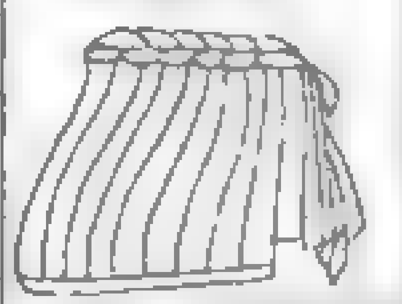
小功葛絰　小功葛帶　繐冠澡纓

凡五服衰裳斬與齊旦齊衰以至緦麻衰並齊 [illegible]

名麤名自顯功緦遺其齊旦齊者亦明 [illegible]

[illegible]


齊衰衣


齊衰裳

曰麤衰以三升正服斬不得雜名三升半成布三升微細則得雜麤稱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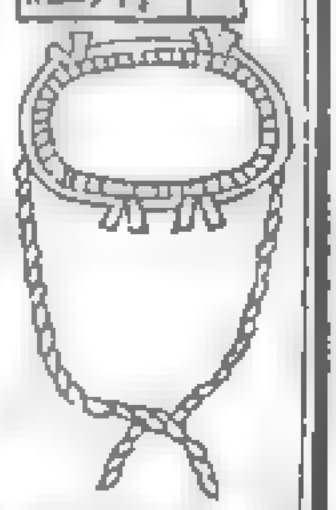
在三升者以斬為正故設義服之 [illegible]

深痛之輕不設人功之飾至於義服斬衰齊衰之等乃見麤稱其大功小

功更見人功之飾緦麻極輕又表細密之事皆為表有深淺故作文不同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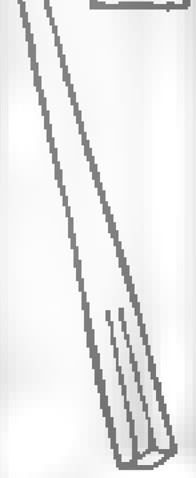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衰稍輕者見造衣之法衰裳斯 [illegible] 斬衰斬在上疏衰齊在下


牡麻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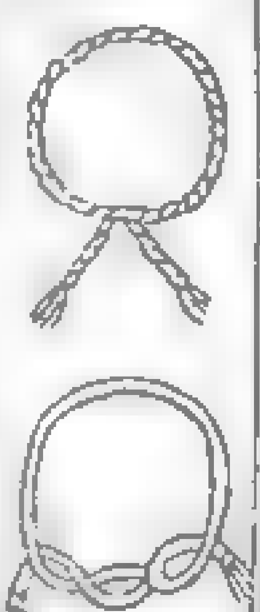
牡麻絰古本在上者也 [illegible]

冠布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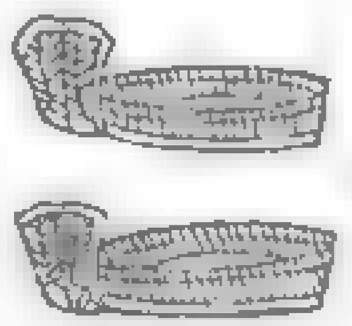

削杖

削杖桐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心者杖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也


布帶

布帶 [illegible]


疏屨

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為出母其父卒為繼母嫁者亦其 [illegible]

繐削杖布帶疏屨 [illegible]

適為後者為父母嫁女為父母 [illegible]

適人而無主者 [illegible]

大夫之妾為其子女子為祖父母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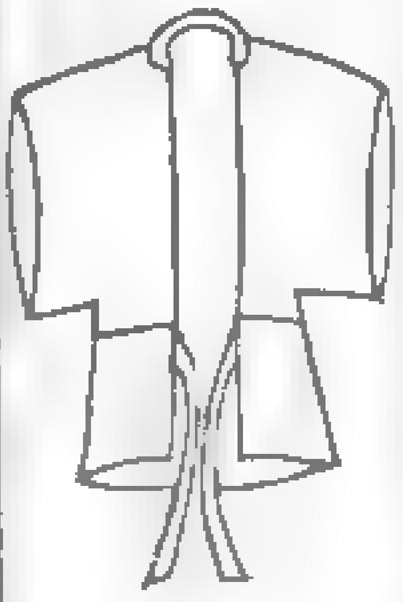
者也 [illegible] 寄公為所寓之國君服齊衰三月 [illegible]

妻繼父本同居今不同者及曾祖父母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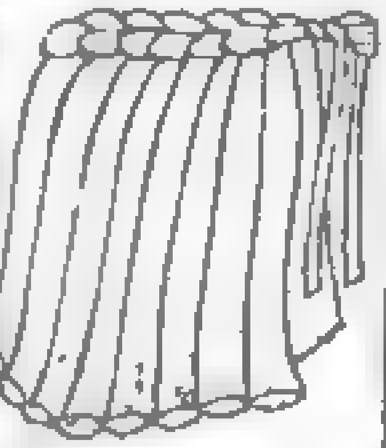
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二十成人而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皆齊衰三月

[illegible]

大功布衰



大功布裳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此直言絰不言纓絰者以其本服齊斬 [illegible]

今爲殤死降在大功者故次在正大功之上義齊衰之下 [illegible]

[illegible] 傳曰年十九至十六爲長

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

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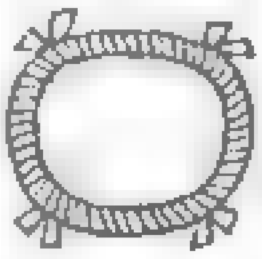
名則不哭 [illegible]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illegible]

[illegible] 叔父姑姊妹適孫麻子爲適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公之適子大夫之

適子而在長殤中殤者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皆七月不纓絰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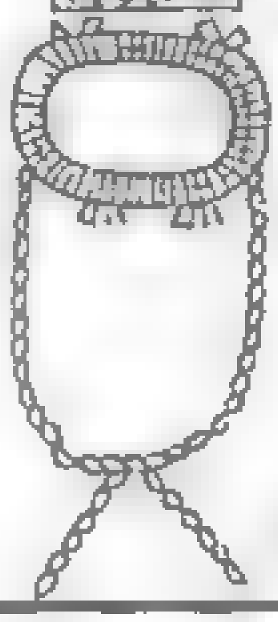
大功牡麻絰

中殤降在小功者絰無纓



大功牡麻絰纓

長殤與正服同



絰之有纓所以固絰猶如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也大功中殤七月絰無纓五服之正無

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有九月七月之喪三時者是也長殤中殤皆有絰者見

其情重故也 [illegible] 以稚幼爲之 [illegible] 適屈依繩 [illegible] 垂下爲

纓故知此絰之纓亦適屈依繩屬之於絰垂下爲纓 [illegible]

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則成人正大功之服也 [illegible] 傳

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皆有降有正有義除則長殤 [illegible]

衰九升冠十一升者降小功也十一升者正小功也傳以受服不言降大功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其大功至重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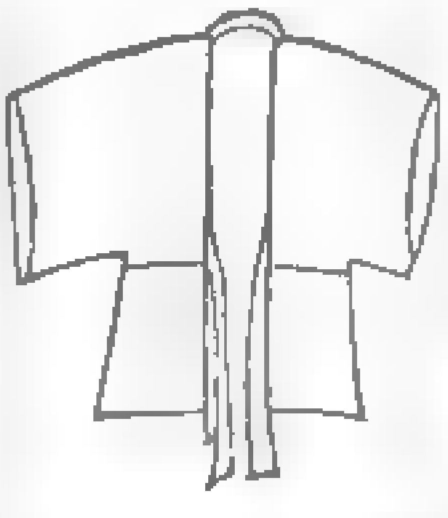
服皆衰無受服矣故俗以義大功而言也 [illegible]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illegible]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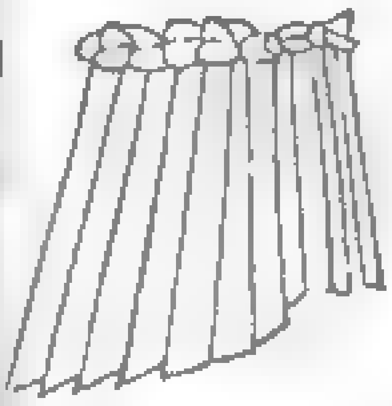
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嫁者 [illegible]

緦衰衣

緦加小功 細如絲



緦衰裳



緦衰裳牡麻絰既葬除

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服也傳曰緦衰者以小功之

緦也記曰緦衰四升有半

其冠八升賈釋云諸侯之

大夫天子之陪臣以時會

見於天子而服之以天子七

月而葬既葬而除故降

在大功九月下其縷雖如

小功升數又少故在小功上

也此不言帶屨者以其

云小功緦衰則帶屨亦同

於小功也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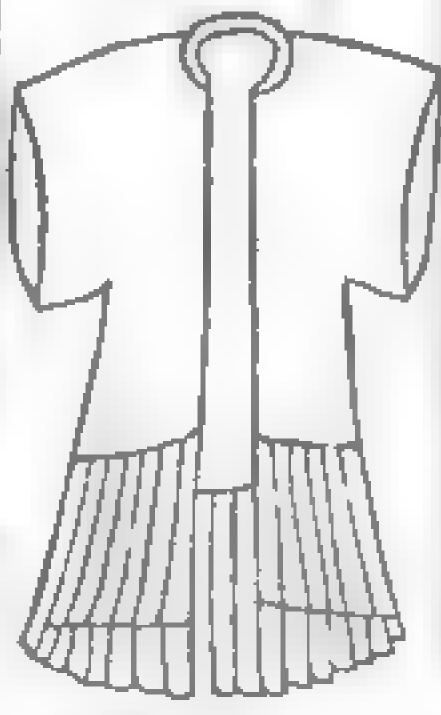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殤小功 [illegible] 以兄弟 [illegible] 至尊也 [illegible]

連衣裳婦人服特圖此者明

斬衰至緦麻婦人衰裳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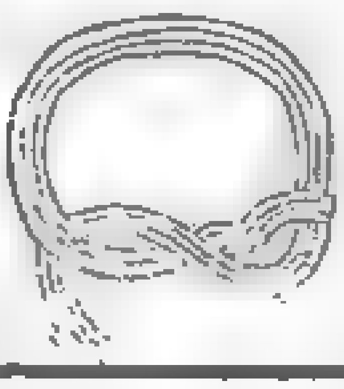
殤小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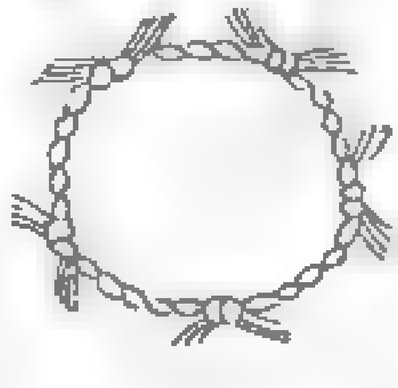
要絰

小功葛帶

上亦有要絰葛帶



小功葛絰



殤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注〕云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 記曰

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賈釋云此殤小功章本齊衰大功之

親為殤降在小功者故在成人小功之上 言小功者對大功是用功麤大則小

功是用功細精密者也

叔父適孫昆弟大夫庶子為適昆弟姑姊妹女子子

其昆弟從父昆弟 傳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

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 庶孫 在長殤

女子子

上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葛絰帶而五月 此小功成人章輕故次在殤小功下

冠亦澡纓 與前章異

叙服 從祖祖父母報 注云

祖父之昆弟之親 從祖昆弟 從父姊妹 孫適人者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外祖父母 從母丈夫婦人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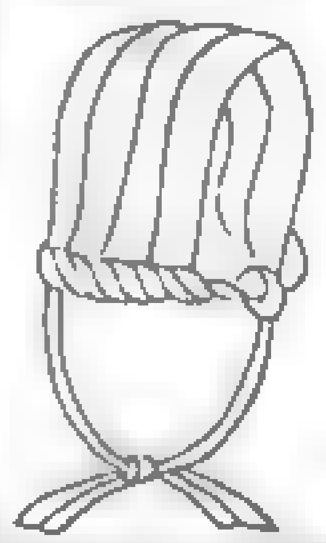
以名加而皆小功焉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 何以小功也 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 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也

緦冠

澡纓



緦麻三月者 此章五服之內輕之極者 故以緦麻布縷細如絲者為衰裳 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為絰帶 故曰緦麻 除自斬至緦雖年月不同皆法天道 故此服之輕者法三月一時天氣變 可以除之故三月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記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 傳曰錫者何也 麻之有錫者也 錫者十五升抽其半 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注云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 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也

則三衰升數雖同 但錫衰重故治其布不治其縷 哀在內故也

叙服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庶孫之婦 庶孫之中殤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傳曰何以緦也 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 因是以服緦也

士為庶母 貴臣貴妾 乳母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父之姑 從母昆弟 甥 壻 妻之父母 姑之子 舅 舅之子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夫之諸祖父母報 君母之昆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改葬緦 注云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

三禮喪服圖卷第十六

新定三禮圖卷第十七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掩　幎目　鬠笄　冒　衾

紟　夷衾　小斂絞　大斂絞　明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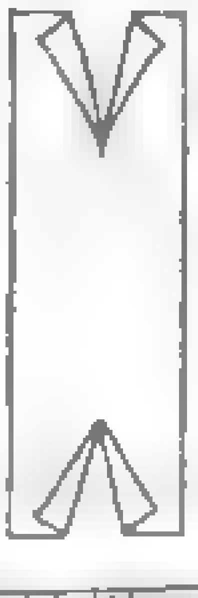
明衣裳　握手　續極　决　飯珠

含貝　浴盤　夷盤　夷牀　浴牀

組圭　重　銘旌　著(音并讀)　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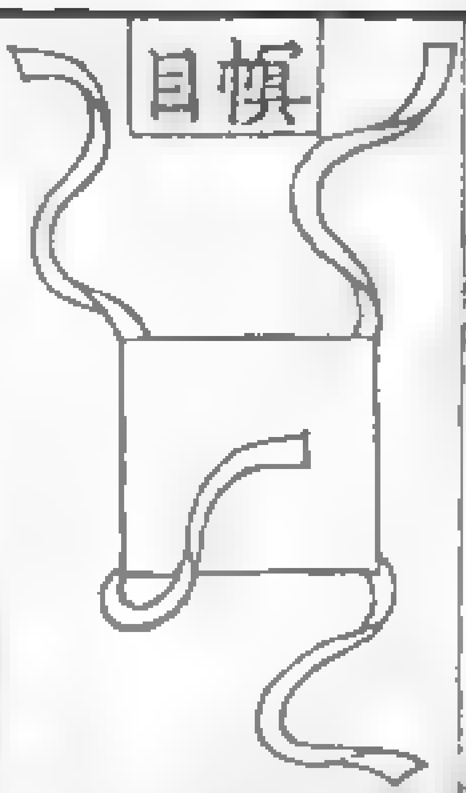
燋(音雀)　楚焞(俱附純音)

掩



按士喪禮云掩練帛也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作此掩謂裹屍首故也析其末老以後二脚於頤下結之既瑱幎目之後乃以前二脚倒結於項中(舊[illegible]用白[illegible]為之)

幎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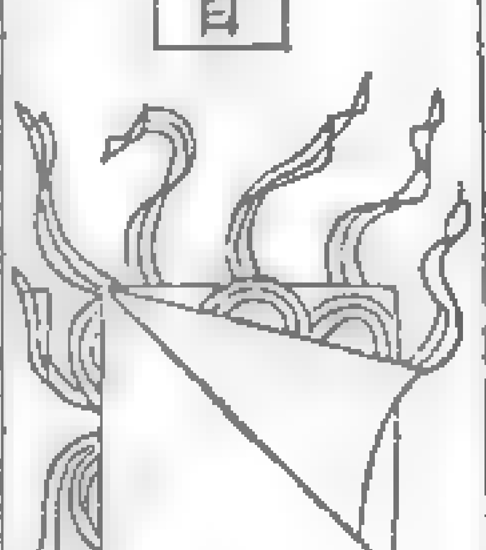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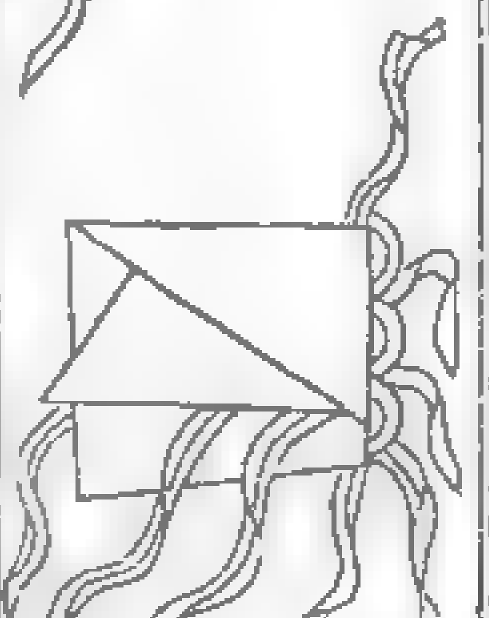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以絮注云幎目覆面者四角各有組繫皆於後結之幎鄭讀若詩云葛藟縈之

鬠笄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纋結也取會聚之義謂先以組束髮乃笄也注云桑之為言喪也為喪所用故以桑為笄取聲名之也笄長四寸者不冠故也若冠則笄長也古之死者但鬠笄而不冠婦人但鬠而無笄案下篇記云其母之喪則鬠無笄注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王肅擇家語云孔子喪有冠者妾也纋中謂中央狹則於髮安故注云以安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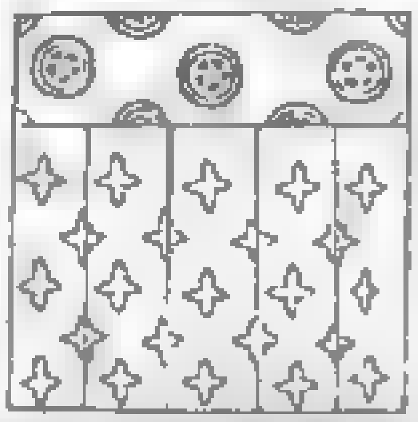
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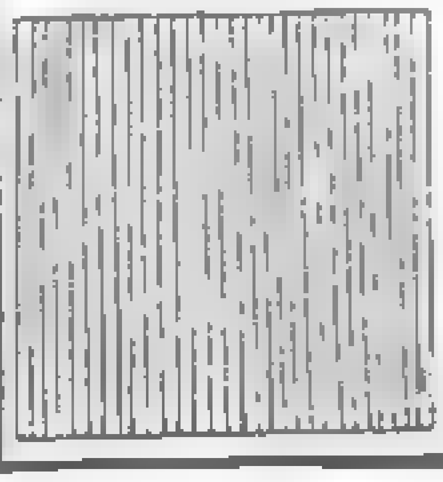
喪大記云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注云既襲衣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也又士喪禮云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注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孔義云於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綴旁五綴旁三尊卑之差也又爾雅釋云質正也者以其在上故以正為名質與殺相接之處則以線綴之使相連而不用帶二義相兼乃備

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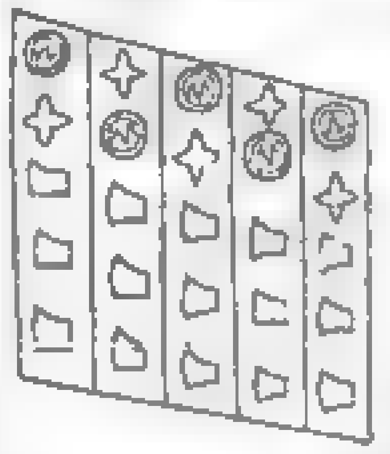
言衾者今之被按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至大斂又皆二衾君大夫士也凡衾皆五幅布於絞上

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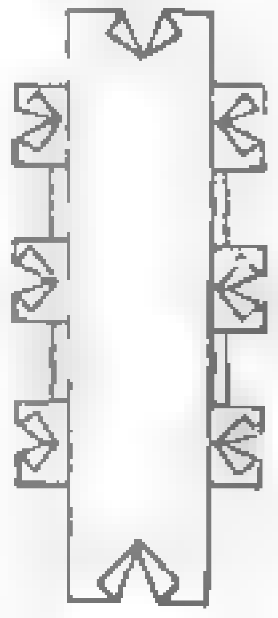
鄭云紟禪被也五幅白布為之別無緣飾也喪大記云紟五幅無紞注云紞被識生時禪被有識死則去之異於生也

夷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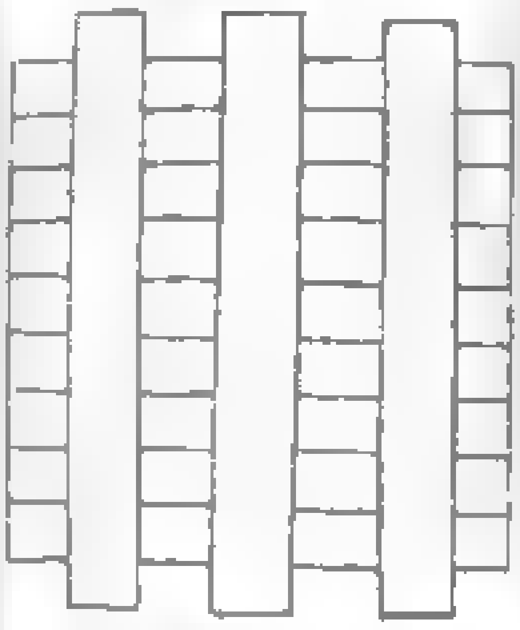
喪大記曰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注云冒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孔義云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往猶後也小斂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其夷衾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與質殺同但不復為囊及旁綴耳

絞 又小斂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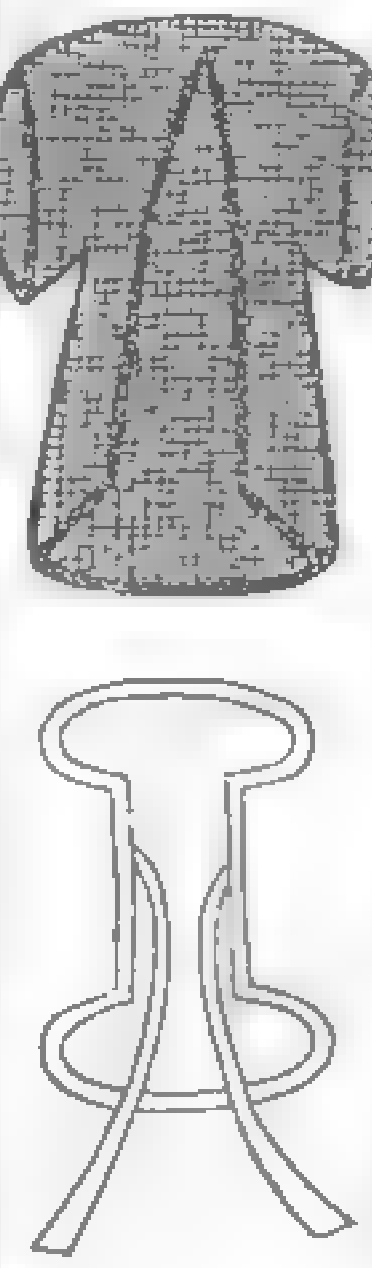
喪大記云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注云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也縮從也孔義云謂從者一幅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兩片以結束爲便也

絞 又大斂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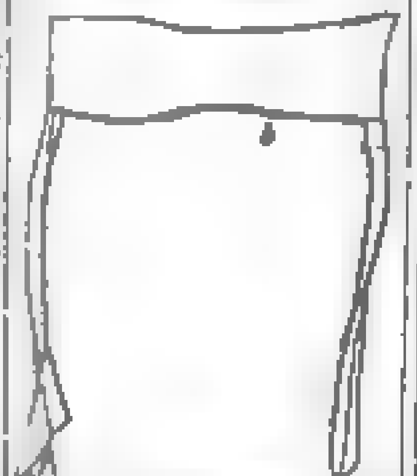
喪大記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絞紟如朝服注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如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大斂之絞取布一幅直裂作三片而用之其橫者五者亦謂取布二幅直裂爲六片而用五片置於縮三之下皆欲其堅之急也

明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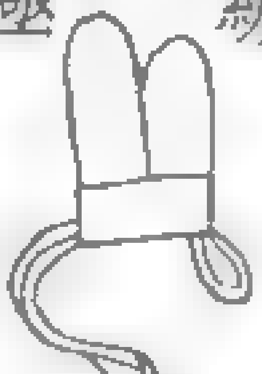
士喪禮云明衣裳用布又下記云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注云幕布帷幕之布數未聞屬幅不削幅也其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削去邊幅旁各一寸爲二尺計之此則不削幅但縫之使相著爲二尺二寸云長下膝者謂制此衣長至膝下亦有裳前三幅後四幅不辟積要間者以其一服不動不假上狹下寬也今亦用生絹爲衣裳其衣大袖與衣齊別以玄純領袖其裳亦前三後四以纁純腰襴即士喪禮下篇云縓綼緆是裳之飾也緇純即此衣之飾也彼注云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也謂純領與袂也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

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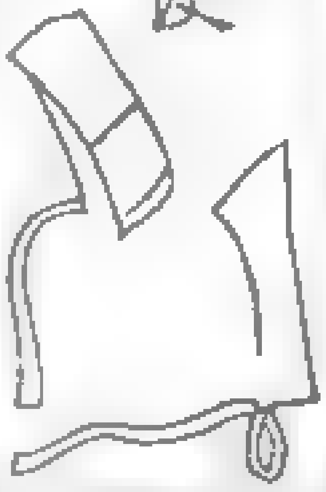


士喪禮云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注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令狹小以安手之四指也以經云長尺二寸廣五寸樓其中央兩旁各一寸則中央廣三寸在於三寸中央須容四指每指一寸則中央兩旁各去四寸方安得手之四指於四指外仍亦有八寸皆廣五寸又下記云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烏亂鄭注云掔掌後節中也此據手內置之故云握裏親膚既手內置之握長尺二寸中掩之手纔相對也兩端各有組繫先以一端繞掔一帀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向上鉤中指反與繞掔者結於掌後節中然手無決者以握裏亦如平生以韜藏玉玩非

纊極



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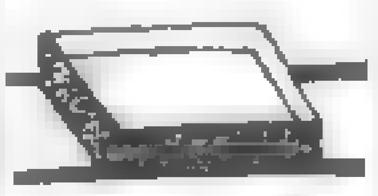
士喪禮云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纊極二注云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正善也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之木皆可以爲決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朱韋爲之而三死者用纊又用二明其不用一云令不挈者謂以近二者與決爲藉令弦不決挈傷指也

含貝

飯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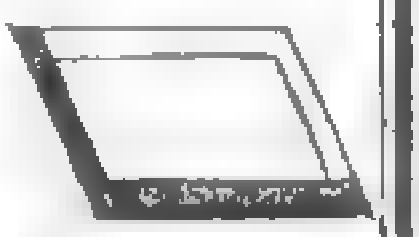
士喪禮云貝三實于笄稻米一豆實于筐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賈義云此月三下有稻米則士飯含用米貝也故檀弓云飯用米貝亦據士也此皆諸侯之士知者案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以爲天子之士又云天子沐黍與然則天子之士含亦用粱天子飯用黍米明矣且諸侯飯用粱天子諸侯大夫同用稷也既云飯用米貝不言兼有珠玉大夫已上飯米兼珠玉也案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天子飯含用玉也又雜記云天子飯九貝已下者鄭以爲夏殷禮也又雜記云含者執璧彼據諸侯也貝水物出於江淮故書傳云紂囚文王散宜生於江淮之間取大貝如車渠以獻於紂是貝出江水也漢書食貨志有大貝壯貝之等以爲貨用其古者以貝爲貨貝也

浴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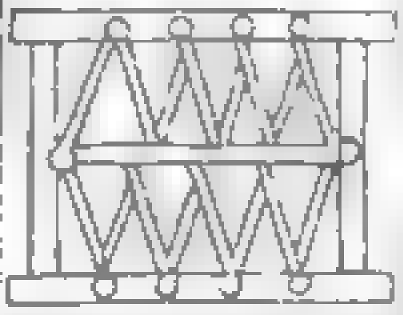
浴盤長九尺廣四尺深一尺有四周似盤漆赤中浴於中霤以此盤承牀下

夷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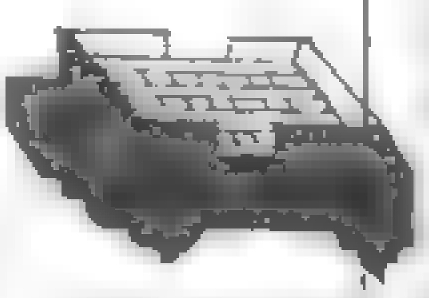
周禮淩人大喪共夷盤冰注云夷之言尸也實冰于夷盤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尸之盤曰夷盤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皆依尸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諸侯謂之大盤故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

夷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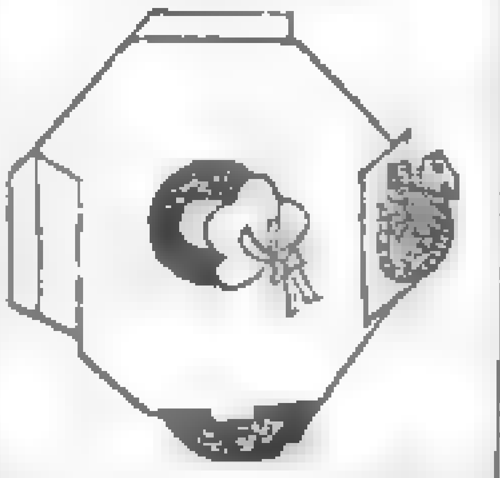
夷牀以憑尸長丈二尺廣五尺旁有鈕前後亦有鈕於兩旁以繩直貫中央使可引其直繩諸鈕悉解矣

浴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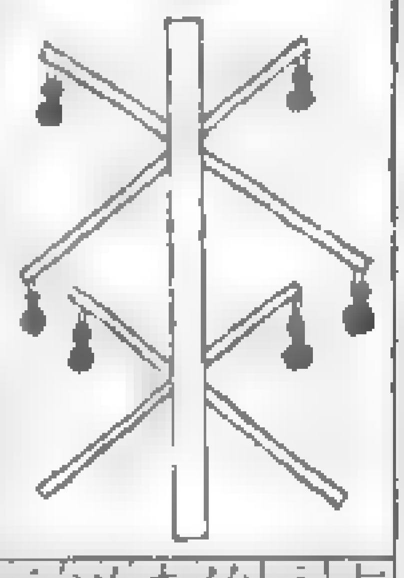
浴牀亦曰夷牀夷之爲言尸也長丈二尺廣四尺有四横上有木簀設枕前當首及後兩端士漆之大夫加朱飾諸侯畫五色天子加采緣已華也

駔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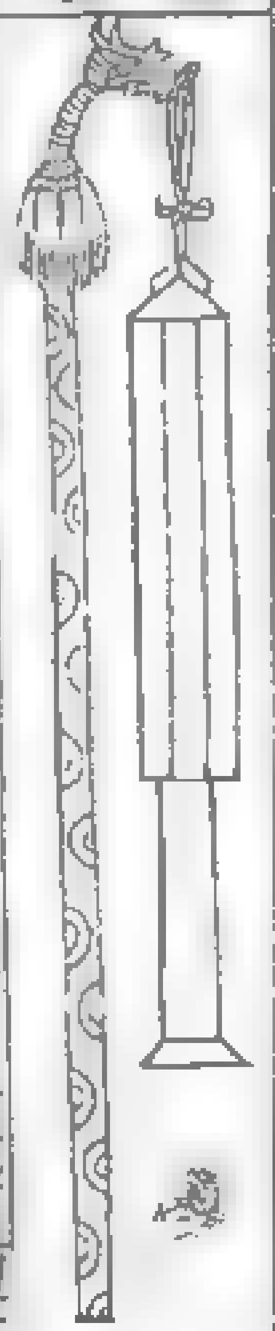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注云以斂尸者於大斂時加之也駔讀爲組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疏云知於大斂加之者以其六玉所與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加之也言渠眉玉飾之溝瑑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渠之兩畔稍高爲眉瑑故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也其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青圭以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然也疏云璧琮通於天地者置璧於背以其尸仰璧在下也置琮於腹是琮在上也而不類者以背爲陽以腹爲陰故隨尸腹背而置之天地爲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以璧琮以通天地也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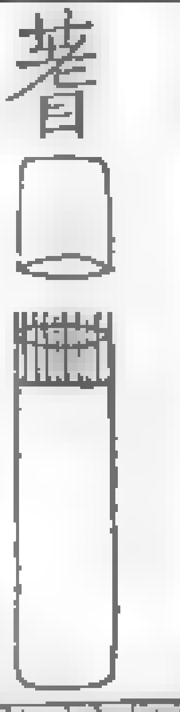
士喪禮云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云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之也鑿之爲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賈釋云木也縣物焉曰重者解名木爲重之意以其上有物縣於下相重累故得名重云簪孔者下繫用簪簪即鬲也鬲者竹[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貫之兩內此孔中言簪者若冠之簪使冠連屬於紒此用簪[illegible]於重木之孔故云簪也又曰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注云夏祝祝習夏禮者也鬻餘飯謂以飯尸餘米爲鬻也其鬲用疏布冪塞其口以[illegible]縣於重冪用葦席北面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illegible]之於後以東端爲下向西端爲上向東是爲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爲左衽然後以簟加束之結於後也賈疏釋云士重三尺則大夫以上各有差當如銘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據豎者言之其横者宜半之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注云就所倚處埋之也檀弓曰重主道也注云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也言所以依神在吉祭作主亦以依神故云主道也重起於殷代以含飯餘粥以鬲盛之名曰重今之魂帛即吉事虞祭也所以須設重者恩孝子思親之情有所憑依也又鄭注士喪禮云三尺大夫以上諸侯天子與其尊者以其大小高下而斂食之道故也士者以重置於西階下三分庭在南豎一木長九尺以横木二横之各長三尺横一木並孔貫於横木每横之兩端縣一鬲以葦席而後以重與葦席共一物重蓋以入壙橫木安於葦席爲凶

銘旌



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注云明旌神明之旌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周禮司常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也又司常職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尺數異耳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其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也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又從遣車之差蓋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注云杠銘橦也宇梠也緇黑也赬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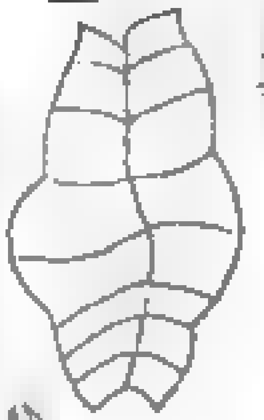
蓍



卒筮注云宅葬居也營猶度也兆域也言為葬度……其壤處為葬……
……筮者在主人之右命筮者……

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所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者士禮略也中封者中央壤也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按士大夫已上至天子皆有命筮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大夫與士則筮宅白此經是也又賈釋云不述命者士禮略者但使命筮者有命龜辭有三……有三……直有命筮無述命假爾大筮有常即是述命之事也

龜



卜葬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

東注云楚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注云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涖臨也吉服玄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在塾西者……上席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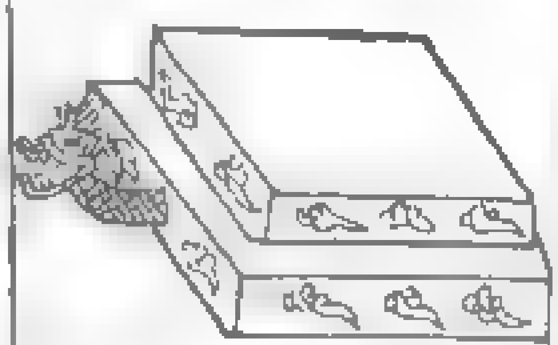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輁軸 龍輴 熬筐 耒耜 蓑 笠 折
抗席 抗木 茵 苞 遣車 筲 甕
甒 桁 明方 遣策 桿 功布 [illegible]

輁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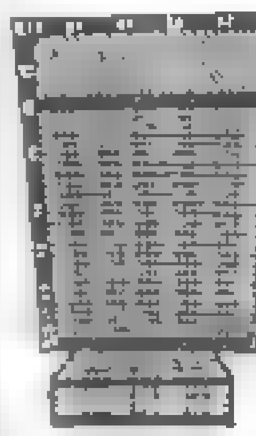
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注云遷徙也徙于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焉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已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疏云軸輁軸者卜記云夷牀輁軸是也云軸狀如轉轔者此以漢法況之漢時名轉軸為轉轔轔即輪也故士喪禮云升棺用軸注云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也挽而行是輪為轔也云刻兩頭為輁者以軸頭為軹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輁之兩髀前後二者皆然云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者此輁既云長如牀則有先後兩髀之木狀如牀髀厚大為之兩畔為孔著金釧於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於其中言桯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故名此木為桯云大夫諸侯已上有四周謂之輴者大夫殯葬雖不用輴士朝廟皆用輁軸則大夫朝廟當用輴諸侯天子殯葬朝廟皆用輴但天子畫轅為龍謂之龍輴大夫諸侯雖不畫轅以其皆有四周故同名為輴案阮氏圖云輁軸與輴長一丈二尺廣四尺士漆大夫以朱飾與浴牀則天子畫轅為龍加赤雲氣

龍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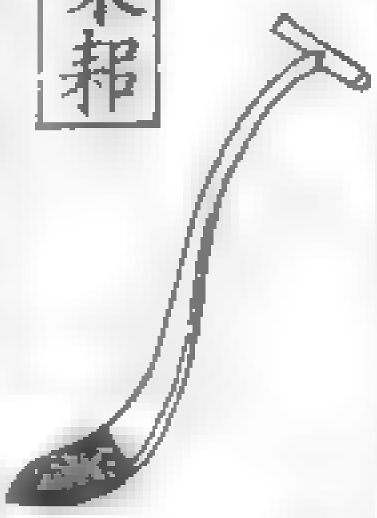
龍輴其制似轔軸亦長丈二尺廣四尺取稱於柩前一轅畫龍於轅加赤雲氣君殯以輴車備火之虞上有四周

熬筐



熬者以火熬穀使香以筐盛之將塗設於棺傍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鄭引士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傍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各一餘設於左右加魚腊者案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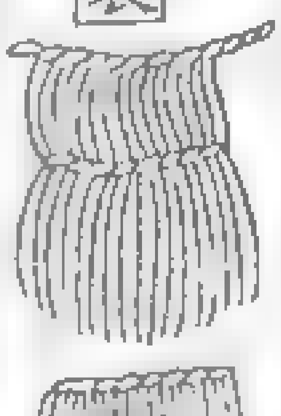
耒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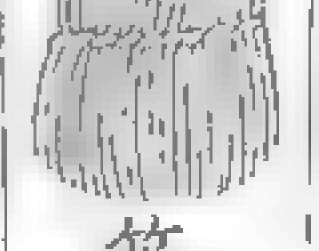
耒耜象生時田器既夕禮耒耜在用器之中按周禮車人職云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

鄭玄讀庛爲棘刺之刺刺謂耒下前曲接耜者即耒面也故賈公彥云耒面謂之庛又云耒狀若今曲柄杴又案鄭下注云耜異於杴據鄭意以耜即今之鍬也鄭云斷木爲耜者謂斷木爲受耜之處也然則除耜金也外揔謂之耒經云自庛緣其外以至於首者謂據庛下至手執句者之端逐曲量之有六尺六寸又云以弦其內者謂據庛面至句下望直量之而有六尺與步相中應也故下注云耕者以田器爲度宜所謂在野度以步以人步或大或小恐其不平故以六尺之耒代步以量地也若兼耜金則稍長故每量地用庛去耜而用之又匠人云耜廣五寸其庛亦廣五寸古者耜一金二耜爲耦人各執一耜爲耦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至漢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耕用二引或以山虞職説耒耜之木須堅韌依時取季材以木以爲之

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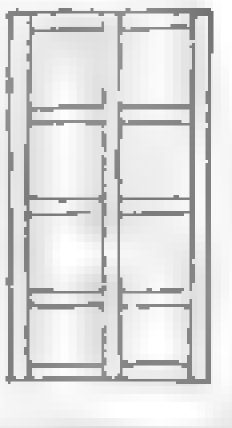


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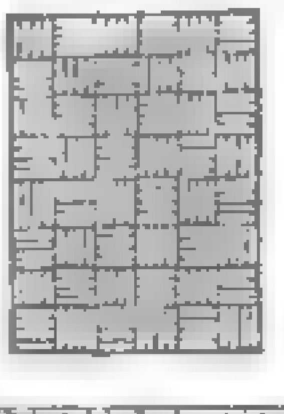
既夕禮記云稾車載蓑笠注云稾猶散也周禮司常斿車以田以鄙與此散車同是木輅也蓑笠備雨服笠亦以禦暑

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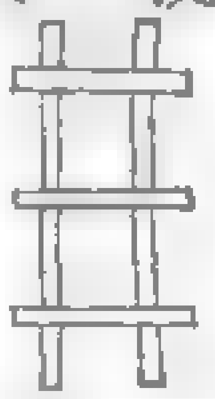
析横覆之注云析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二横者五無簀定之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賈釋横覆之者加於壙時南北長東西短其狀如牀縮者二言長者東西三言短者南北者定之也盖壙時則有簀向下庪所以庪藏物狀如牀無簀者以其横五以當簀處也

抗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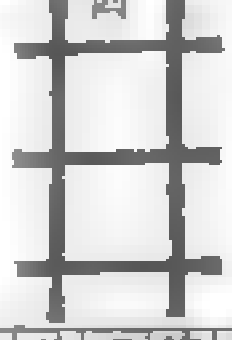
既夕禮云加抗席三注云席所以禦塵賈釋云既陳抗木於析北又加抗席三領於抗木之上故云加抗席三知禦塵者以抗木在上抗席在下隔於抗木當有塵向下故云禦塵也鄭貝在陳列之時抗席加於抗木之上茵又加于抗席之上及葬加折於壙上又加抗席於折上又加抗木於席上

抗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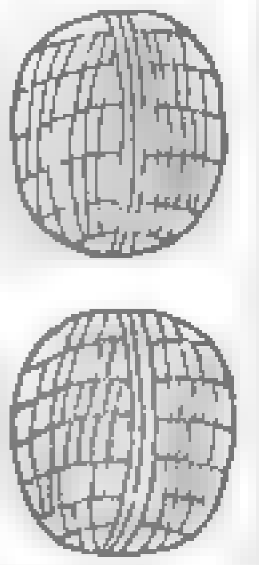
既夕禮云抗木横三縮二注云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横與縮各足以掩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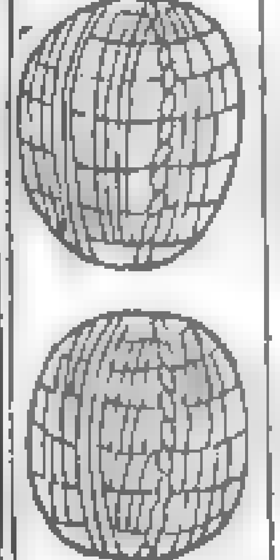
茵



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横三注云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縁之也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三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賈釋云縁之者每用一幅縁之布不去邊乃合縫之爲袋實以茅莠又別用物縁此兩邊幅縫合之處使之牢固因爲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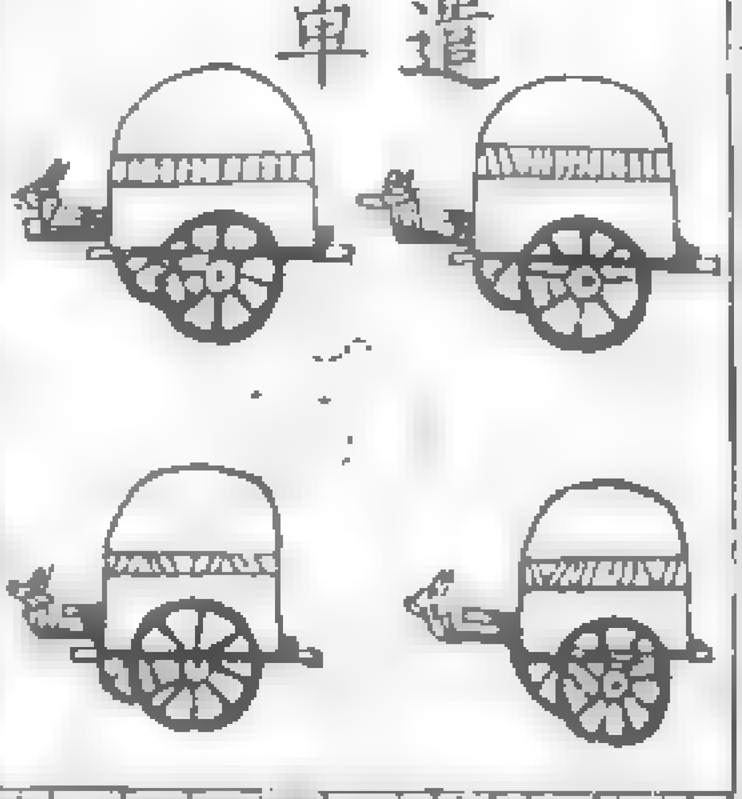
苞　苞





既夕禮云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也下記云葦苞長三尺一編以此羊豕之肉即遣奠所苞牲之下體也又注云用便易者謂以葦長難用截取三尺一道編之用苞牲體爲便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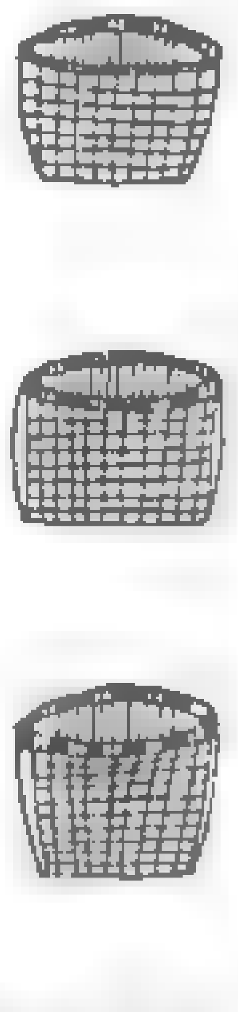
遣車



巾車職云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注云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曰遣車一曰鸞車布之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後飾云輤其蓋也四面皆有章故以為飾輤字内與上下椁中之四隅[illegible]貴賤之差遣車[illegible]孫行故書遣為[illegible]於之[illegible]用[illegible]車載之遣送之者之入壙也飾者還以金玉象革之如生存之車但麄小為之耳知小者

以其人各舉一置于椁中之四隅故也彼鄭注言[illegible]陳駕者解經陳駕也謂下車僕云大喪飾革車彼鄭解作之也此之既夕飾遣車已下作之是其言喪葬之故以陳器[illegible]解廞也又云行之使人以次舉知舉者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苞牲體之數也天子太牢苞九个遣車九乘諸侯太牢苞七个遣車七乘大夫太牢苞五个遣車五乘此謂當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器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以次抗舉之人各執一以如墓也名遣車者以遣車亦有寓奠苞故也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注云下體脛骨象行又[illegible]貴之從前也[illegible]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為三个則一个有二體然大夫已上皆用太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苞凡為五苞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苞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苞苞蓋尊者雖取三體其肉少[illegible]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个數未詳此遣奠所苞皆用左胖又車僕疏云王革車九乘除革車廣闕苹輕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今言遣車持以金飾以貝[illegible]校人大喪則飾遣車之馬及葬而埋之則是大生車之芻靈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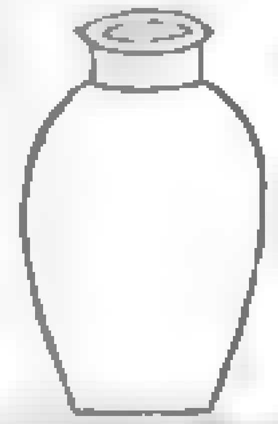
筲



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注云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也[illegible]

畚器所以盛種此筲與畚盛種同類故舉為況也又下記云苞筲三其實皆瀹注云米麥皆湛之以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為敬

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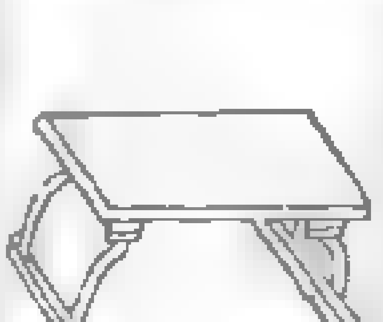


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注云甕瓦器其容亦蓋一觳屑薑桂之屑也内則曰屑桂與薑冪覆也賈釋云知甕瓦器者以其甕字皆從瓦故知是瓦器也云其容亦蓋一觳者亦上文注云其容蓋與簋同一觳此亦[illegible]而成觳以豆實四升[illegible]成觳則一觳受斗二升觳與簋俱容斗二升矣

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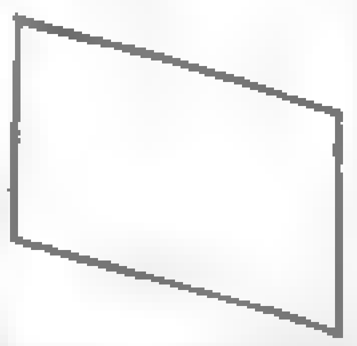
既夕禮云甒二醴酒冪用功布注云甒亦瓦器也容五斗賈釋甒與甕同中寬下直下[illegible]甕下銳與甒為異

桁



既夕禮云皆木桁久之注云桁所以庪苞筲甕甒也久當為炙炙謂以蓋案塞其口每器異桁賈釋云皆木桁久之者謂自苞筲以下皆炙塞之異桁故有苞筲等器物[illegible]以木為之置於壙所以庪甕甒也又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藉[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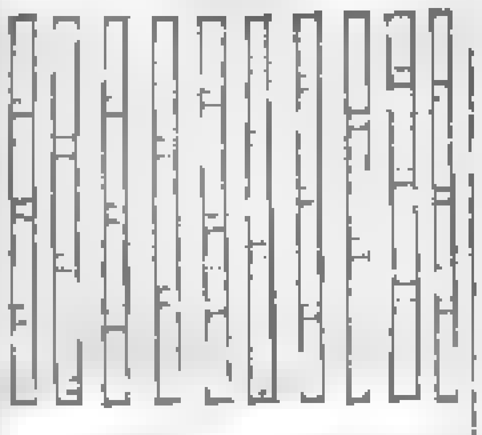
賵方



既夕禮下篇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注云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賈釋云以賓客所致有賵有賻有贈有奠直言書賵於方者舉首而言也但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公羊穀梁皆云車馬曰賵禮記曰賵

入廟門既夕禮云君賵玄纁束馬兩注云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賵者施於生及送死者其下注亦云賵者生死兩施是也兩馬士制也謂士常乘兩馬若出使及征伐則乘四馬又賻之言補也助也謂補助主人之不足也公羊云貨財曰賻又下經云知生者賻知死者贈贈者送也士喪禮下記云凡賵幣無常注云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也玩好者謂生時玩弄之具與死者相知皆可以贈死者故經云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就猶善也善器則玩好之器也以所贈無常唯玩好所有奠于明器之陳也奠者謂賵致之物或可甚為奠祭者也然則四者或隨親疏或各主於所知也是故小功兄弟有服之親且賵且奠許其厚也[illegible]所知則賵而不奠降於兄弟也[illegible]知死者贈知生者賻以其名主於所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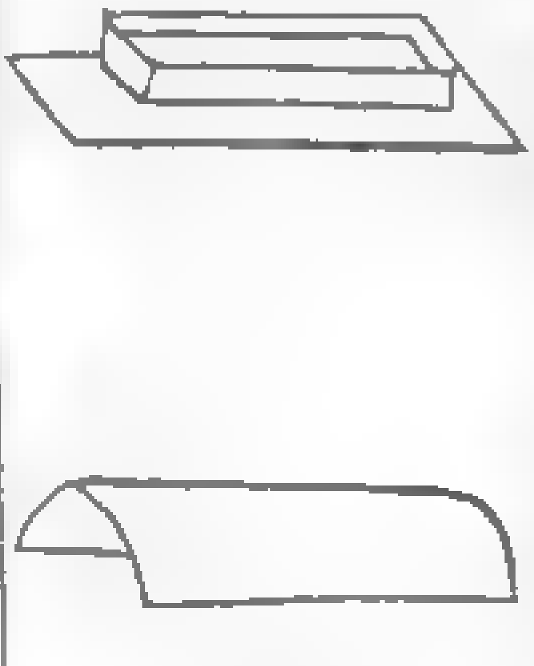
遣策



士喪禮下篇云書遣於策注云策簡也遣猶送也賈釋云策簡也者編連爲策不編爲簡上云書賵於方此云書遣於策者賵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及百名書之於方上以賓客贈賻物名字少故書於方則盡也

今主人自遣送亡者於苞筲以下明器用器之等并死者玩好之物名字數多故書於策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說文云簡牒也牘書板也蔡邕獨斷曰策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然則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句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之所不容者乃書之於策孔義云牘方板然則牘與方似同一物而異其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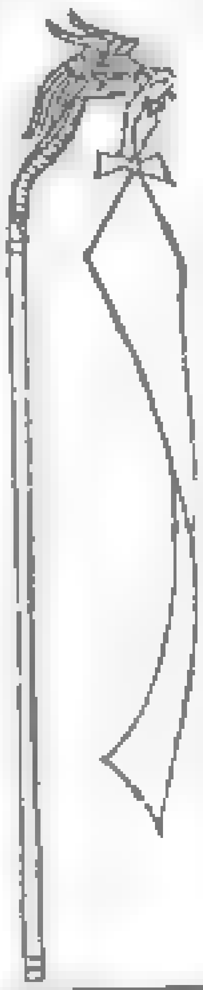
柙



君即位而爲椑歲壹漆之君未成然鄭又云椑內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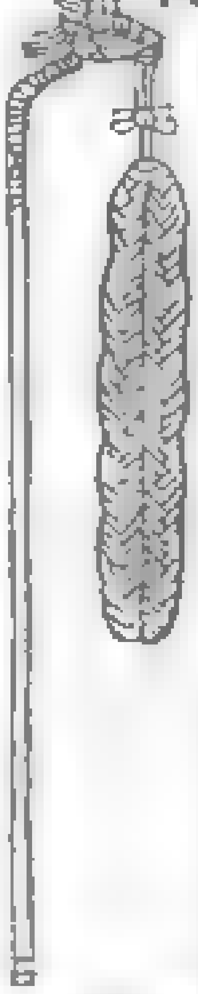
棺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各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從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皆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棺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爲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是多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葬時乘人故有柩車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台之又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謂下坂時也道有仰謂上坂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坂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坂也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覆也大夫御柩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皆持引之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爲也又既夕禮將葬啓殯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拭也賈釋云拂拭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氣也

纛



喪大記云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周禮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柩注云謂羽葆幢也纛與翿義同鄭又引雜記云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師執羽葆御柩孔義云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即蓋也雜記云執羽葆是諸侯禮故匠師執之周禮執纛是天子禮故鄉師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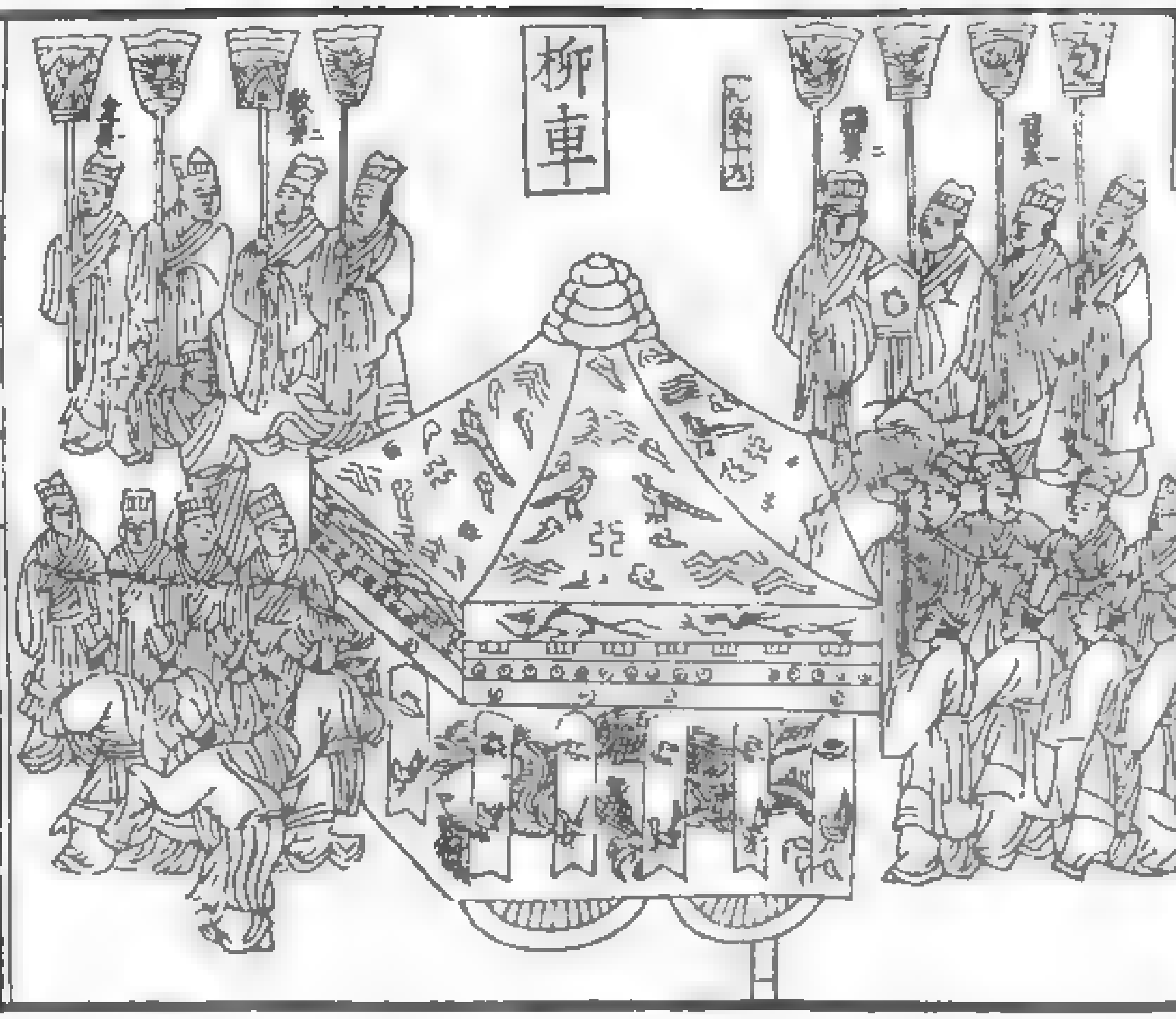
新定三禮圖卷第十八

新定三禮圖卷第十九

黼翣　黻翣　畫翣　龍翣　柳車　鄉師　方相氏　兆域

喪大記云君飾棺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大夫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

以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士二翣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



柳車名有四殯謂之輴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輻則曰輇車亦名墻置翣故名墻柳之形以象宮室其象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也又上注云牟子既夕禮見棺柳見飾一身既載飾而行遂乘之若生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牲雖無文繡其象亦嘗有文繡也其在牲帷幕則無畫飾故云加也今柩入壙還以此翣等加於柩上而葬之故云遂葬喪大記以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皆戴圭大記注輤載之禮也六紐披六在旁諸侯禮也棺飾君六披者上曰荒其形如蓋其下帷在旁曰帷帷荒之外以其柳車上覆謂之荒又書雲氣大貝其四周之緣文又畫火形如半環以畫兩己相背之黻又於其隙處白錦為屋也其在旁者謂柳也其柳上下又用白錦為屋以覆於上其上加帷荒其四周垂之以當宮室之屋雲也其象牟子在宮室之外也是也其中以竹為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著於柳上荒之以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天子四注屋四面皆有承霤池亦四面象之也諸侯屋雖四注而降一池闕於後故三池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幡其上畫雉以五采之羽雉又縣銅魚於池下車動則魚躍拂池也纁紐六者以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帛為紐連之相著於旁各三凡六用紐也齊者謂在荒之上當柳之中央形圓如車蓋上蘋矣其中央高三尺徑二尺餘又以五采五貝連之絡於其上齊如人之臍故謂之齊高三尺徑二尺餘又禮注云以三采繒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絳則人君以五采繒為之亦著以絳而各下有黃玄二色則五等相次故五齊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纁戴六纁披六者戴值也於車與兩旁各豎三纁戴子各當棺束用以纁戴其棺束之皮紐出兩頭皆結其戴子各使相值以固棺用纁披於棺上橫絡過而出各棺束之連結棺束者乃于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制之又棺橫束有三每束有二紐各用皮為之三束兩旁共有六紐故有六戴也披者若車登高則前引以防軒車適下則後引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按阮氏圖一柳車四輪輴車長丈二尺廣四尺高五尺周禮謂之蜃車故遂師云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及蜃車之役注云蜃車柩路也柩載於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又鄭注既夕禮記云其車之輿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許氏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注云輇讀為輇或作槫聲讀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又謂之軸載柩之車也與輔車同亦一轅為之設前後輅者上綏唯一云兩輅前以對後明有輅車也此輅謂以木縛於柩車轅上屬引而挽之故名此穀輔為輇也與上有四周者此亦與輔車同云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此與輔車異也以其輔無輻直有轉轔此則有輇輪而無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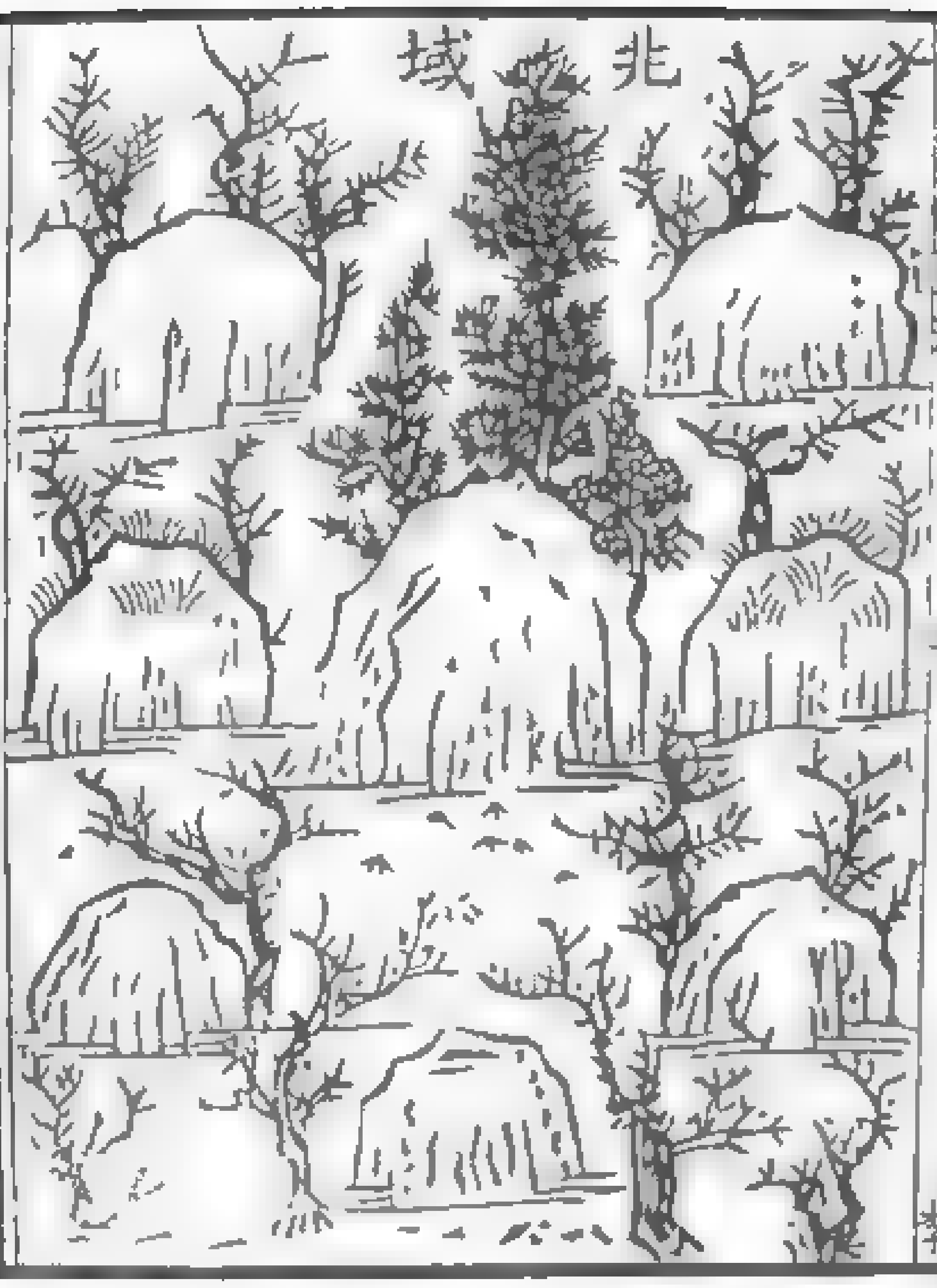
鄉師

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者翿羽葆幢也即羽葆也執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也

方相氏

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謂葬使之前導以御凶惡也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罔兩也

兆域



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賈釋注云公君也訓公為君者言公則諸侯之通稱言君則上通天子此既言之墓域故訓為君也圖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出其丘壠之處既為之圖明按圖置之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云先王造塋者但王之都有遷徙之法若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於洛邑所都而葬則是造塋者也若文王世豐葬於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文王弟當穆[illegible]既昭穆更父王合居中央則以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穆王為昭居左恭王為穆居右已下子孫皆然據昭穆夾處東西若然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或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於閔上為昭閔為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居昭位升僖於閔上為逆祀者案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始順祀先公而祈禱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得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於後皆亂也若然兄弟相事兄為君則昭穆易可知但置塋以昭穆夾處與置廟同也又下文云以爵等為丘封之度則天子亦是爵号也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以別尊卑也鄭知王公曰丘諸臣曰封者此無正文案爾雅云土之高者曰丘高丘曰阜以丘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聚土曰封人力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公中可兼五等鄭又引漢律列侯封高四丈者以周禮丘封高下樹木之數無文故以漢法況之案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者春秋緯或異代多與周禮相乖或者鄭所不見故不引也又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所不制故容楊柳也

新定三禮圖卷第十九

新定三禮圖目錄卷第二十

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集注

舊圖十卷形制闕漏文字省略名數法式上下差違既無所從難以取象蓋久傳俗不知所自也臣崇義先於顯德三年冬奉命差定郊廟器玉因敢刪改其或名數雖殊制度不別則存其名而略其制者瑚璉簠簋之類是也其名義多而舊圖略振其綱而目不舉者則就而增之射侯喪服之類是也有其名而無其制者亦略而不圖仍別叙目錄共爲二十卷凡所集注皆周公正經仲尼所定康成所注傍依疏義事有未達則引漢法以況之或圖有未周則於目錄內詳證以補其闕又案詳近禮周知沿革至

大宋建隆二年四月辛酉第叙訖既冠冕衣服見吉凶之象焉宮室車旗見古今之制焉弓矢射侯見尊卑之別焉鍾鼓管磬見法度之均焉祭器祭玉見大小之數焉圭璧繅藉見君臣之存焉喪葬飾具見上下之紀焉舉而行之易於詳覽

冕服第一

大裘冕無旒冕廣八寸長一尺六寸上玄下纁以綖覆飾之其板側則不用金飾有紐玉笄導以組爲纓色如綬衣服令云大裘以黑羔皮爲之玄領褾緣 [illegible] 朱裳白紗中單皁領青褾襈裾 [illegible] 革帶玉鉤鰈 [illegible] 大帶 [illegible] 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 [illegible] 白玉雙珮玄組雙大綬六綵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 [illegible] 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 [illegible] 朱 [illegible] 襪赤舄祀天神地祇則服之 [illegible]

袞冕 [illegible] 玄衣纁裳十二章 [illegible] 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黻 [illegible]

鷩冕 [illegible] 毳冕 [illegible] 絺冕 [illegible] 玄冕 [illegible]

冠弁 玄端 韋弁

上公袞冕 三公毳冕

玉具劍

子男毳冕 孤絺冕 伯侯□冕

爵弁 孤卿絺冕

皮弁 諸侯朝服 士玄端

后服第二

首飾 副 褘衣 褕翟 闕翟 鞠衣 展衣 褖衣 笄 纚 屨

冠冕第三

童子服 緇布冠 大古冠 青組纓 緇布冠 頍項 皮弁 爵弁 笄 委貌 毋追 章甫 周弁 通天冠 遠遊冠 法冠 高山冠 長冠 建華冠 武弁大冠 術氏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卻非冠 樊噲冠 卻敵冠 章甫冠 四冕 進賢冠

宮室第四

明堂 宮寢制 王城 九服 律呂 圜丘 丘樂 禘祫樂 大宗子小宗子 井田 溝洫 明堂

投壺第五

三馬 特縣鐘 特縣磬 編鐘 編磬 琴 古琴 古瑟 塤 篪 簫 柷 應 雅 相 牘

西漢 學 之 稱 承

射侯上第六

虎侯 麋侯 大侯 糝侯 熊侯 豹侯 及豻侯 熊侯 五正之侯 三正之侯 二正之侯

射侯下第七

獸侯 獸侯 獸侯 鼖鼓 鼛鼓 雷鼓 靈鼓 路鼓 晉鼓 金錞 金鐲 金鐃 金鐸 赤楯 玉戚 帗舞 羽舞 皇舞

弓矢第八

笄 并夾 彤弓 盧弓 彤矢 盧矢 福 韋當 鹿中 兕中 皮樹中 閭中 虎中 三遂 次 衆 几筵 算 扑 射物 著 畫 爻 木 卦版 佩玉 戲 龜 燋 楚焞 大箭 笏 長 竹 膊 六寸 燭

旌旗第九

太常 旂 旝 物 翻旋 授王路 節服氏 戈 戟

玉瑞第十

大圭 冒 鎮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穀璧 蒲璧 牙璋 穀圭 大璋 駔琮 琬圭 琰圭 圭繅 璧繅

祭玉第十一

黍尺 指尺 璧羨 蒼璧 黃琮 青圭 赤璋 白琥 玄璜

[illegible] 圭璧 [illegible] 兩圭有邸 [illegible] 璋邸射 [illegible] 方明 [illegible] 方明壇

匏爵第十二

匏爵 [illegible] 瓦甒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㕑尊

尊 [illegible] 大罍 [illegible] 大璋瓚 [illegible] 散尊

中璋瓚 [illegible] 邊璋瓚 [illegible] 小 方壺 圓壺 酒壺 [illegible] 罍 [illegible] 㪷

勺 [illegible] 爵 [illegible] 觚 [illegible] 觶 角 散 觥 [illegible]

[illegible] 柶 [illegible] 陳鼎 [illegible] 禁 [illegible] 覆饌巾 [illegible] 篚

[illegible] 大篚 [illegible] 小篚 [illegible] 竹簋方

鼎俎第十三

斛 [illegible] 釜 [illegible] 牛鼎 [illegible] 羊鼎 [illegible] 豕鼎 鼎冪

牛鼎扃 [illegible] 羊鼎扃 [illegible] 豕鼎扃 [illegible] 札

疏匕 [illegible] 畢 [illegible] 挑匕

鉶 [illegible] 鉶柶 [illegible] 洗 [illegible] 洗罍 [illegible] 洗勺

盥盤 [illegible] 匜 [illegible] 簠 簋 [illegible] 籩

[illegible] 簟巾 [illegible] 登 [illegible] 梡俎 [illegible] 嶡俎 [illegible] 椇俎

房俎 [illegible]

尊彝第十四

雞彝 [illegible] 鳥彝 [illegible] 斝彝 [illegible] 黃彝

彝 [illegible] 虎彝 [illegible] 蜼彝 [illegible] 畫布巾 龍勺 [illegible] 圭瓚

璋瓚 [illegible] 獻尊 [illegible] 象尊 [illegible] 著尊 壺尊 大尊 [illegible] 山尊 [illegible] 疏布巾 玉爵

爵坫 [illegible] 罍 [illegible]

喪服上第十五

斬衰衣 [illegible] 斬衰裳 [illegible] 斬衰絰 [illegible] 絞帶 [illegible] 冠繩纓 [illegible] 斬衰冠 [illegible] 苴絰 [illegible] 要絰

苴杖 [illegible] 菅屨 [illegible] 倚廬 [illegible]

喪服下第十六

齊衰 [illegible] 齊衰裳 [illegible] 牡麻絰 [illegible] 冠布纓 [illegible] 削杖 [illegible]

要絰 [illegible] 布帶 [illegible] 疏屨 [illegible] 大功布衰 [illegible]

大功牡麻絰纓 [illegible] 大功布裳 大功牡麻絰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繐衰裳

小功 [illegible] 小功葛帶 [illegible] 小功葛絰 [illegible] 繐衰衣 [illegible] 繐冠素纓 [illegible] 要絰

襲斂第十七

掩 [illegible] 幎目 [illegible] 笄 冒 [illegible] 衾 [illegible] 夷衾

[illegible] 小斂布絞 [illegible] 大斂

布絞 [illegible] 衣 [illegible] 握手 [illegible] 纊極 決 飯珠 含貝 [illegible] 浴盤

夷盤 [illegible] 夷牀 [illegible]

重鬲 銘旌 蓍 龜 燋 楚 浴牀 組 圭

喪器上第十八

輁軸 龍輴 熬 筐 耒耜 蕢 笠 折 抗木 茵 苞 車 遣 筲 甕 甒 桁 䈰

方 遣策 功布 纛

喪器下第十九

黼翣 黻翣 畫翣 龍翣 柳車

方相氏 北域

新定三禮圖目録卷第二十

三禮圖始熊君子後得蜀本欲以刻于學而予至因屬予刻之予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攷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淳熙乙未閏月三日

永嘉陳伯廣書

宋顯德中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二十卷援據經典考譯文象繇唐虞訖建隆粲然可徵然如尊彝圖中犧象二尊並用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之說是時齊子尾送女之器已出地中而聶氏考循未覈南宋人謂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有繇然也此等書經宋人考定其圖象皆昭命繪素不失豪髮近代雕本傳寫譌繆都不足觀今橋藏本出史明古家遵王此本有俞貞木圖記先輩名儒汲古嗜學其流風可想也辛丑夏四月四日蒙叟謙益書於城北之貽仙閣

學禮質疑二卷

（清）萬斯大撰

清乾隆萬福刻萬充宗先生經學五書本

學禮質疑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書考辨古禮、頗多新說。如謂魯郊惟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自魯僭行日至之郊、其君臣託於祈穀以輕其事。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遂以魯爲祈穀、見春秋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今考襄公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與孟獻子之言亦合。斯大既不信左氏、又據詩序謂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不言祈穀、遂立是說。不知大戴禮公符篇載郊祝曰、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則郊兼祈穀之明證。家語雖出依託、然皆綴緝舊文。其郊問篇稱、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王肅注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與鄭杜二家尤爲契合。斯大別爲創論、非也。斯大又謂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國中。今考五經通義、大社在中門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賈疏及通典俱宗其說。又左傳閔公二年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杜預注、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孔穎達疏曰、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則國社之所在爲朝廷執政之所在、其爲中門內無疑。諸侯之國社、與天子之大社同也。周書作雒篇曰、乃設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國中與南郊對舉、則大社不在郊而在國可知。斯大所云、誤亦顯著。斯大又謂士止爲小宗、不得爲大宗、以士無祖廟也。今考喪服小記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又荀子曰、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楊倞注曰、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據此則士亦得爲大宗明矣。又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元注曰、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孔穎達疏曰、若宗子是士、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又曾子問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鄭注曰、祭於家、容無廟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無爵、其家無廟、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無廟而爲宗子者矣。今斯大謂有始祖廟乃得爲大宗。充其說、不特士不得爲大宗、據祭法則大夫止有曾祖廟、將大夫亦不得爲大宗乎。斯大又

變其說、謂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引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今考孔疏、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與有廟者合祭。大夫蓋祫於曾祖廟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又安得援爲皆得有廟之證乎。斯大又謂小記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祔於高祖姑、是高祖有廟。今考小記孔疏曰、妾無廟、爲壇祔之耳。則妾雖祔於高祖之妾、不必高祖有廟。觀雜記父母之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孔疏、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嫡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不爲從祖立廟也。又安得謂高祖之妾有廟乎。凡此皆自立異說、略無顯據。其他若辨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精確。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闡。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之學也。

姚江黃梨洲先生點定

萬充宗先生經學五書

學禮質疑 禮記偶箋 儀禮商
周官辨非 學春秋隨筆

辨志堂藏板

重刻經學五書序

四明萬生福攜其大父充宗先生所著經學五書見示中間言禮者四學禮質疑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儀禮商二卷周官辨非一卷言春秋者一學春秋隨筆十卷按其作書之日則春秋爲康熙辛酉後所成而禮學四書尤生平所注意其喆嗣授一先生爲次第版行之者也萬生云乾隆庚申三月其家復不戒于火遺書盡爲煨燼此冊從友人插架攜歸者先人著述如一髮之引千鈞倘遂因此滅絕則某之罪滋大亟謀諸同志重梓以廣其傳而乞余一言爲之序竊惟先生爲梨洲黃公入室弟子故其學皆務實踐覃研經典務去剿說雷同傅會穿鑿之病其立說以爲非通諸經則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駁悉發前人所未發出馬鄭後千餘年數百家籍論之外故雖老師宿儒讀其書者無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傳于後無疑也先生纂春秋凡得二百四十二卷癸丑秋燬于火不留隻字茲編所載乃辛酉館于海昌陳氏所作者陳氏力能著書故先生搜羅更倍心力耗竭癸亥七月至昭公而先生遽捐館矣賚恨以歿年甫五十有一其一生具載梨洲先生墓誌銘及鄭禹梅梁所著跛翁傳中而郡邑又各志其行事若惟恐失其人者則

先生之人與先生之學其不朽惟均也顧不幸再燬于火流傳久遠尚將有愛慕之者抉剔出之况其殁世未久遺書尚存忍令其浮湛散失而莫之或顧者乎余嘉萬生之志爲助其刻資之半而重爲序之如此乾隆戊寅六月德州後學盧見曾書

學禮質疑序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習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賓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于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書儀幾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今斟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粗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嘗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于其異同淆亂因未暇覈而使之歸于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代巳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于當世薛士龍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後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梨洲先生叔子世其家學六經皆有排纂于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爭據推求折角斬關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于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者于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燕公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棼疑填膺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

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豁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姚江黃宗羲撰

自序

學禮質疑者何大自丁未學禮以來心有所疑取其大者條而說之而質之吾師梨洲先生者也始大請於先生曰學禮有疑求之註疏而不得求之唐宋以來諸儒而又不得以經說禮其可乎先生曰然又請於先生曰易書詩春秋而下左國公穀去古為近可擇而取也外此如汲冢竹書之類非古而託之於古附會多而確據少置而不道其可乎先生曰然大於是首取戴記諸篇相對次取儀禮與戴記對次取易書詩春秋及左國公穀與二禮對見其血脈貫通帝王制度約畧可考用因所得竊著於篇因歎禮之為禮發為恭敬辭讓之心而將之以俎豆玉帛行之以登降拜跪在淳古之世人皆學禮毋或自外然猶恐其徒習乎末而不得其原故又戒之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於乎先王之禮教如此三代而降聖人不作禮制廢闕義固不明數亦難考賴儀禮禮記猶存一二大槩而諸經諸傳有可以旁通而互見者先儒立說不能通貫往往拘文牽義襍以讖緯又其陋者於周說窮即推為殷夏就其所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得乎此而不可通乎彼暨乎禮數之未知何足以明禮義大不自揣私謂禮教弘深學者務使禮經與諸經傳逐節關通如大海之潮百川支港周流灌注從是而求之庶有以得乎恭敬

節議之原而因以見先王制禮之義焉萬斯大書

學禮質疑目錄

卷之一
古歷分至不繫時
古歷無二十四氣
泰時夏正由不韋始
商正改月改時
商周改正
周詩周正一
周詩周正二
郊唯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
祈穀禮不同郊　莽社稷章
太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報在國中
北郊主月
禘祫一事上
禘祫一事下
禘歲舉以午月
魯禘不追所自出
卷之二
東周祖文宗武
兄弟同昭穆
宗法一
宗法二

宗法三
公子宗道三圖并說
大宗百世不遷之圖并說
小宗五世則遷之圖并說
宗法四
宗法五 大夫士祭高曾祖禰
宗法六 氏族
宗法七 爲人後
宗法八 族譜 歐譜式 蘇譜式 附山陰劉子譜式 萬氏族譜 譜說 萬氏世系
適孫承重一
適孫承重二
承重妻從服
庶子爲其母黨服
鄉飲酒禮席次

學禮質疑卷一

四明萬斯大充宗著

古歷分至不繫時

造歷者必求端於分至分至者四時之中歷之所由以爲準也歷以爲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分不繫春秋稽之經傳易曰至日閉關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左傳曰士弱曰至而畢孟子曰千歲之日至此皆泛言短至而不繫之以冬也左傳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實指周正短至而不繫之以時也月令仲夏之月云日長至仲冬之月云日短至此從夏正言二至而不繫以冬夏也雜記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以周正言二至而亦不繫以時也蓋就日之長短極至而言則曰長至曰短至就日行南陸北陸之極至而言則短至曰南至其曰日至者則二義兼之郊特牲又云郊祭迎長日之至後世因以短至爲長至蓋一取極至之至一取來至之至意不同而義不相妨也獨周官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稱夫周正建子改月改時當短至時立春已半月當長至時立秋已半月即欲繫以時亦當以春秋而不當以冬夏也世傳周官創自周公周公聖人也豈其棄本朝正朔加以非時之名至於二分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謂之分者

以日夜至此而均長短自此而分也又以其當卯酉月日行至此而適中故亦曰日中左傳曰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周正也月令仲春之月云日夜分仲秋之月云日夜分夏正也觀此則無論夏正周正皆無繫之以時者然則繫時始自何時曰自漢始也有夏之後建丑建子建亥皆不得其平漢武時造太初歷改用夏正而分至啟閉（立春立夏為啟立秋立冬為閉）始均二十四節氣之名始立至繫冬夏分繫春秋亦自此始也蓋夏時分至與啟閉前後相距皆四十五日周正啟閉之後即過至分至分之距啟閉前止十五日後乃七十五日其多寡相懸雖云可歷之推測有常星辰之宿離不貸揆之於敬授人時之義終不若夏時之正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答為邦首及行夏之時也後儒不察乃云周雖建子未嘗改月改時則是周已行夏時而孔子之言為虛贅也其亦不達于理矣

古歷無二十四氣

或問曰子謂漢造太初歷二十四節氣之名始立豈前此之曆每月不分中節乎曰然曰何以知之曰二十四氣在夏正則安在周正則戾蓋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其啟閉前後實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之節猶以處夫此四節者是以知之也曰啟閉可移而前四節不可移而後乎曰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三統歷以穀雨為三月節清明三月中彼排移先後止半月之間其亦可也周正則啟閉前移隨值分至分至不可移使置此四節于一月之後不惟與時不合且使自餘諸氣中節混淆莫得其序矣又奚其可曰子云在夏正為安則夏時宜有之曰夏時記載不可得攷矣近古遵夏令以成書者莫如月令使夏時已分中節月令當必詳之矣又夏小正載夏令亦近古之書使果有中節當亦著之矣曰然則古帝王所謂敬授人時者將何所據乎曰陰陽消長而有寒暑天地變化而成歲功其間日月星辰之運行飛潛動植之生滅遲速有經先後不紊聖人仰觀俯察即為之明示其候（如寅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陟負冰獺祭魚候雁北草木萌動之類是也）以著令于民使之奉行而不失如是而已耳蓋其候之所至即其氣之所至不必多為之目也即如左傳所載于祀事則曰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于土功則曰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于農事則曰啟蟄而耕于馬政則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于冰事則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火出而畢賦此候之明著者也又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而除道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成梁本見而草木節解草木節解而備藏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又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魯語曰土發而社

收獵而烝禮王制篇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皆候之明著者也

秦時夏正由不韋始

周正建子改月改時蔡九峯書傳于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謂殷周俱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詳引秦之建亥而月數不改以爲證胡文定春秋亦曰秦以亥爲正而書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按史記及通鑑秦政二十六年并天下從水德以十月爲年始是謂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卽位后三十七年當太初元年始改用夏正是秦之改年始而不改時月固也儒者因秦之不改時月

遂謂周時亦然則左傳之春正月而日南至（僖公五年）六月日食而云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昭公十七年）其言豈誣乎世儒疑左傳不可信予就其文以察之縱非丘明蓋亦春秋後戰國前人也以周人言周時豈有錯誤而欲以生居千百年後之人與之較爭得失乎然周既改時月而秦實不改史于秦政改年始之前未聞有復夏時事于是周秦終始之際不能使人之不疑予讀月令而始得其說按史記秦政元年呂不韋爲相凡十年而免十年之間政年尚幼國事皆不韋專之其集諸儒爲春秋實在此時當時巳懸之國門莫能易其一字其十二篇首月令皆從夏時蓋不韋亦知周時之未善而有得於孔子夏時之語也不韋既成春秋見周巳滅亡遂用以改正時月時不韋以仲父之尊太后之寵相國之重世我主之其誰敢違之特以其時六國尙存未成一統止行于國中而未及乎天下至政并天下遂因之改十月爲年始而時月一如夏時之舊焉又攷史記政五年冬雷九年四月寒凍有死者若爾時猶是周正則冬乃酉戌亥月有雷不足異四月乃卯月寒甚亦無足怪何以特書之足以知此時之改從夏正也改時大事而史不言者不韋之意實欲于平一天下之後藉仲父之尊太后之寵相國之重逞其才智取其著于春秋者一舉而見之施行而無如子之不知爲父殘刻鮮

終史臣以其事由不韋且尙屬偏方時事曷敢公之載籍致此事湮沒不傳而萬世之疑遂由玆以起噫而今而後學者聞予此言可以無疑于秦矣亦可以無疑于周矣

商正改月改時

或問秦政改年之說雖明而商正之疑未釋則周之改月改時猶可疑也商果何如予曰商之改月改時同先乎周也曰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三祀十有二月非正朔乎曰書所言十二月皆子月也商之正月則丑月也先儒謂商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其說非乎曰爲此說者未析乎正朔之義者也夫改正與改朔有辨

改正與改年始又有辨曷言乎改正與改朔有辨也正爲一歲之始故歲首必以正月夏正月建寅商正月建丑周正月建子是謂改正朔爲一月之始故十二月首皆有朔夏朔以平旦商朔以鷄鳴周朔以夜半是謂改朔曷言乎改正與改年始又有辨也夏之建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皆曰春正月是謂改正秦之建亥則曰冬十月是謂改年始曰秦之首冬十月先儒以例商之十二月何以非改正乎曰聞有寅丑子三正不聞有四正也聞寅曰人正丑曰地正子曰天正不聞亥爲何正也彼秦以呂政李斯之君臣私智自用謂三代何足法故廢井田壞封建燔書滅儒凡其所爲無不與聖賢相反其首以亥月雖云尚水德實欲傑異于三代而不自知其無所取也且首以十月而不首以正月故謂之改年始則可謂之改正則不可先儒不察乃援以例商之建丑而反疑于周吾故曰未析乎正朔之義者也曰如子言商之正月建丑也決矣果何所據乎一徵之于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象曰治歷明時惟革命故治歷於革而言治歷明時則革寅而建丑革丑而建子可知矣一徵之於書咸有一德曰爰革夏正夫夏正寅也而商革之則商之正月建丑可知矣一徵之于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大辰申須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火心星也心必辰月始昏見商見于四月

則正月建丑益可知矣漢陳寵曰至日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達雉雊鷄乳地以爲正商以爲春夫言以爲春則以爲正月矣（[illegible]）林之奇曰夏正建寅湯革之而建丑是革正爲革夏正也革正之事古未嘗有始于湯而武因之遂以建子爲正斯二言者則明乎改正之義考古而得其傳者乎曰若然則伊訓所言十二月爲丁月矣彼祠先見祖正朔事也何以在是月乎曰孔傳言之矣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崩年改元可乎據春秋之義則踰年即位改元周制也商人尚質其禮簡易故表記云商人未瀆禮改元即位豈必與周同祭何以周禮疑商制也三祀之奉王歸亳宜在正朔而亦在十二月則何以說曰時太甲喪甫畢已能處仁遷義克終允德不必令久居桐而明年四祀之正月朔新君行朝正及見羣臣諸大事上云營于桐宮又曰王徂桐宮而此云奉歸于亳則桐在亳都之外使必正朔之日始迎則是日必不能及朝正且見羣臣矣故先于歲終月朔奉之以歸于理于勢固宜爾也藉曰必正朔可迎則使太甲終喪在數月前允德在數月前伊尹忍令其君始久處桐宮必俟數月後正朔至而後迎也哉有以知其必不然矣

商周改正

予謂商改月改時客尚疑於崩年即位改元與以建丑子爲春正月者應之曰觀伊訓元祀止書十二月而不書冬則知此湯崩之歲終即爲太甲之年始何則使太甲踰年即位改元則歲首無不書時之理亦必無故君末年之殘冬可以貫新君元年歲首之理唯崩年即位改元故十二月無嫌于不書冬冬領于十月也惟然故元祀亦止書十二月而不書冬且予疑丑子不可爲春正月則必如文定九峰之說然後可吾就其言而爲予陳之使商改正朔而不改時月則商史當日必若秦例書某年冬十二月嗣是而書春書夏書秋秋後復書冬十月十一月而後止使周改正朔而不改時月則周史

當日必若商例書某年冬十一月十二月嗣是而書春書夏書秋秋後更書冬十月而後止一歲之中首末皆冬言之于口實爲不順筆之于書病其重複是商周之改正反不若秦之始于冬十月春夏之後並止于秋而冬不再見也予不安于建丑子之爲春正月反安于一歲首末之再見冬乎果爾則商周亦僅謂之改年始不得謂之改正矣客恍然曰吾乃今而知冬之不可先春也予曰冬不可以先春猶踵之不可以加頂蓋天地間一氣屈信而分陰陽陽生于子著于丑成于寅故皆可以爲春正月秦政欲異于三代擬爲建亥而亥爲純陰彼亦知其不可爲春正月也故從夏時而首冬十月遂

使歲年失序何異人之身踵加于頂不成形質也哉漢武知其失而更之故三代而下改正朔者當歸漢武

周詩周正一

詩豳風七月小雅十月四月周頌臣工四詩所言時月朱子指爲夏時因有援此以說春秋謂春王正月爲建寅之月者詳玩詩文惟七月主夏時餘俱周時也序云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夫后稷先公皆夏時諸侯周公述后稷先公以告時君故就夏時立說如言七月八月之類是也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避不成辭故就陽年而言日如言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也十月序云大夫刺幽

王也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朱子云十月以夏時言蘇氏謂十月純陰故稱陽月日有食之陰壯之甚也古尤忌之予謂不然昏義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是凡日食皆爲變也故春秋必書日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左傳稱唯正月之朔（正月巳月也）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太史曰正月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由是觀之日食皆爲災而在正陽巳月爲尤甚未聞以純陰亥月爲言也班固五行志釋

正月爲正陽純乾之月杜預亦云正月正陽之月也夏四月周六月蘊氏誤分正陽二字以正爲巳月陽爲亥月而附會此詩以爲夏正之十月不惟不合孔杜且違左傳特與正月不異餘月之義故知十月之交乃周建酉之十月不必指爲夏正之十月也當是時幽王失道亂亡已徵西周震矣三川竭矣岐山崩矣艷妻煽處災變頻仍而上僭日甚忠臣義士痛結于中無可控告適因日食之變遂寄爲諷刺之辭以抒其憤懣不平之氣退計其月之爲陽與非陽災之尤甚與非尤甚也哉愚以爲卽無此日食西周亦必亡其詩必別行所託以爲端也奈何泥十月之爲亥月耶四月序曰大夫刺幽王

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據此則其詩所言時令乃周時非夏時也何以見之就夏時以言則類序而無奇不足以寫其隱刺惟于周時則見其乖錯反常爲災實甚故所謂四月卯月也六月巳月也卯月爲首夏至于巳月宜漸暑矣而反若暑之既往陽舒不勝陰慘外紀載幽王九年有六月隕霜之異詩有正月繁霜之變寔其時乎所謂秋日未申月也時陰始微而陽猶從逆炎暑未退涼風尚遲乃反淒淒然乍百卉之具腓吾知其災矣所謂冬日戌亥月也時宜漸寒而日反烈烈非宣陽乎臣工序曰諸侯助祭遣于廟也朱子云戒農官之作吾讀其詩上云維莫之春下云如何新畬則莫春非寅月而何若以爲夏之三月則歷稽經傳告戒農功未有如此之晚者說者泥于來牟將受二言以爲此建辰之月不知以爲將受猶是方來而未熟之詞言之于辰月可言之于寅月亦無不可也學者知四詩皆周正而後可與言詩而後可與言春秋

周詩周正二

朱子釋論孟言時月者皆從周正獨詩註皆言夏時蓋其晚年有周正不改時月之說而論孟註爲未定之言嘗以語門人晏淵故蔡氏書註亦受意于朱子而于商書之元祀十有二月周書之十有三年春皆以夏正言之自是而後主夏時以言春秋者若程時叔之本義黃

東發之日抄皆本詩書之註晏氏之傳方言周無改月改時之事噫武有天下改正建子則周人之詩斷無不從周正者如六月小明朱子就夏時言于謂朱子于六月援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以見此六月興師爲急于玁狁夫司馬法所言夏卽令指夏時之夏然謂此六月爲周之六月亦夏時之四月也將非夏乎夏正周正均皆夏也則興師皆爲急務矣奚必泥夏時而爲說耶小明首章云二月初吉次章云日月方除三章云日月方奧朱子釋爲夏正于除曰除舊生新于奧曰暖夫夏時之二月卯月也何舊可除何新可生且時方仲春安得爲暖故知此二月乃周正建丑月也所謂日月方除者除

有去義子月中日南至丑月則日去南陸而行北陸也
日月方奧者奧室西南隅也堯典冬時厥民隩謂亥子
丑三月氣寒民聚居室內周正二月正堯時季冬民皆
隩處之時曰月正當大寒之候也況采蕭穫菽夏正九
月十月事也而詩言歲聿非周正而何朱子于諸詩皆
以夏正言故于二詩亦從其類蓋其晚年所見之偏後
之儒者舍其論孟不刊之說堅守詩註傳說之言紛紛
致辨使湯武改正大義反因之而晦亦可謂不善承師
說者矣

郊唯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

註疏言郊之譌始于鄭玄成於大傳以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玄成謂受命而王者祭天以其祖配
鄭玄因之謂至日祭昊天上帝于圜丘曰禘夏正祭感
生帝于南郊曰郊故大司樂圜丘註與祭法虞夏殷周
之禘通爲一解其註郊特牲迎長日之至則曰周夏正
之郊用之始郊日以至則曰此魯禮又其誣之甚于大
傳小記之禘并指爲夏正之郊遂使郊之爲義錯雜于
緯書天帝之稱怪妄多岐如昊天上帝曰耀魄寶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是也周禮疏生帝即感生帝與可究詰王肅起
而排之謂圜丘即郊郊即圜丘日至之郊報天也夏正
之郊祈穀也郊始有正論然吾考禮之詳郊者無如郊
特牲詳繹其文止言日至之報天不及夏正之祈穀又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不言爲郊詩昊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不言祈穀噫嘻春夏祈穀于上
帝也不用以郊因知周時祈穀本不名郊其以祈穀爲
郊者由魯郊而混之也何以見之王者一歲祭天凡四
而五時迎氣不與焉日至郊一也夏正祈穀二也夏大
雩三也秋大饗四也四者之中唯郊大報天禮爲尤盛
魯僭行郊禮鄭玄謂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
卜三正王肅謂魯日至郊天寅月又郊以祈穀馬昭云
魯郊或用子或用寅杜預則云魯郊唯建寅之月趙伯
循葉石林林少穎亦皆云魯郊不同天子唯行祈穀之
郊諸說不同其以祈穀爲郊者皆緣孟獻子啓蟄而郊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之言也夫啓蟄寅月非日至之時
祈農即祈穀不得名郊吾取春秋而考之則魯直僭行
日至之郊獻子此言蓋魯君臣初僭郊時托于祈穀以
輕其事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過信其詞遂以魯爲
祈穀見春秋書郊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也宣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夫
正月日至之月也觀成七年正月書鼷鼠食郊牛角乃
免牛其書不郊猶三望在夏五月定十五年正月書鼷
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其書郊在夏五月則夫正月牛
死而郊書乃不郊猶三望即上于正月郊可知矣正月
而郊日至之郊也大報天也非祈穀也成十七年九月

用郊公羊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非日至之郊而何穀梁見春秋無二月三月書郊以爲不失時而不書也遂爲說曰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四月五月郊不時也夫豈知春秋書郊于四月五月者意主于誌牛傷牛死及卜不從之變而非止以其後時乎二月三月之或郊或否不可得而知正月之郊則見于經矣魯之郊行失于後時必無失于先時者妄行祈穀而書于正月者哉且春秋所書必以其實郊也祈穀也兩事也魯行祈穀春秋必不書郊春秋書郊則魯郊必非祈穀明乎此蓋信獻子所言果從來假托之詞而不得執此以

疑于周之曰祈穀爲郊也周郊惟日至一禮而已矣

祈穀禮不同郊　郊祀樂章

周祈穀不名郊而魯郊托言祈穀春秋據實而書郊此予之論也難者謂魯郊果托言祈穀似魯得行祈穀矣然郊也祈穀也皆天子禮也郊不可僭而祈穀可僭乎曰非然也郊與祈穀皆天子禮而輕重大小之辨存焉月令曰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之禮也左氏傳曰龍見而雩諸侯所同也春秋書大雩二十有一是魯僭天子也然而孔子嘆周公其衰止言魯之郊禘非禮而不及大雩則郊之重且大可知矣祈穀之禮等于大雩則視郊爲輕且小矣魯行其重且大之實而托居輕且小之名將以逃責而不知其不可沒也使魯不郊而止行祈穀亦且與大雩同譏而況其爲郊也哉蓋郊也祈穀也大雩也魯無一可行而郊其甚也曰昊天有成命朱子云祀成王之詩考之周語固曰是道成王之德也則朱子爲有徵矣序以爲郊祀天地而子引之是果可信乎曰一事而有異同之說者當原其始以爲從昊天詩之爲郊祀天地詩序之言也周語道成王之德叔向之言也詩序之作雖或云子夏或云毛公然其爲詩之意則自有此詩而卽傳之矣彼贈遺美刺之什無關于典禮者猶指之一無所失矧郊祀之樂有周三十世八百年歲行之盛舉而反致傳之失眞無是理也然則天地合祭

乎曰不然攷之禮經凡言郊者爲祭天凡言社者爲祭地蓋先王之制子月祀天于南郊午月祭地于大社皆歌此詩以爲樂章故詩序遂連言之正不得以辭而害意也若疑于詩言不及地則地道無成而代終天固得該乎地又況古人歌詩往往有非其類者如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德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不失職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而射禮歌之由是以觀則卽歌祀天之詩以祭地又奚不可哉宋元祐間蘇軾本此詩以言合祭劉安世力詆其非然其時人君不親祭地故議于南郊合祀因得兼致其父天母地之誠蓋通變制宜蘇氏之言未可盡非第以爲經義固然則不可

耳孔穎達詩疏謂夏正南郊祭感生帝北郊祭神州地祇不經之說奚足取哉

太社祭地在北郊王社所報在國中

周時子月祀天于圜丘圜丘在南郊即郊也亦曰太壇午月祭地于方丘方丘在北郊即社也亦曰太折然圜丘即郊王肅言之方丘即社則未有知之者鄭元謂地神有二夏日至祭崑崙之神于方澤曰禘夏正祭神州地祇于北郊曰郊曲禮孔疏或云神月祭之與郊天并而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其祭也配以句龍后稷其說固支離不經王肅雖并北郊方澤而爲一然以社稷之祭爲句龍后稷皆人鬼非地示則猶是岐社與方丘而二之也以

愚觀之郊特牲詳言社事一則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再則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且于郊曰報本反始于社亦曰報本反始則社非祭地而何又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曾子問言嘗禘郊社尊無二上而禮運亦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則社非祭地而何雖然社有二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即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者所謂方丘者唯此所謂太折者亦唯此夏日至地示之祭即于此行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也又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載芟詩序所謂春籍田而祈社稷良耜詩序所謂秋報社稷者即于此行焉祭土穀之神而以句龍后稷配此庫門內右之社不與郊並稱者也蓋大社以祭率土之地示王社以祭畿內之土穀鈞名爲社而大小不同猶之郊與祈穀大雩皆祭天于郊而唯郊最大通稱郊也黃楚望謂社非地示之祭乃曰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辱可責乎按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知有天下者必更立社以事地唯勝國之社屋其上而柴其下公羊云以爲廟屏戒是也如以爲辱地則凡王者易姓受命營建都邑更置郊壇者將謂發舊郊爲辱天乎天子固有大社有王社諸侯亦有國社有侯社左氏云閒于兩社是也大夫

以下有置社亦即里社左氏云書社千社及清丘之社是也非天子不得祭天而下至庶人得祭社者尊父親母之義也水旱頻仍犧牲粢盛始有變置然變置之事不見于記載惟左傳謂夏以上祀柱爲稷商以來易柱以棄孫奭謂湯以七年之旱故以棄易柱因引爲變置之證愚則謂商之易柱于古僅見而棄爲周祖周人祀之爲稷又稍改易之故知易柱之事必非孟子之所據若如趙岐說毀社稷而更置之則歷稽經傳書大水大旱者不知凡幾議興師者有之議徙市者有之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者有之不聞有毀社稷之壇壝而更之者也推尋其義或者水旱之方就此一方之社

稷變其常祭而爲奠以示減殺如郊特牲所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大祲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類然則即變置亦非責社稷況變置因不及天子之大社乎張子厚曰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示之祭此不易之論也

北郊主月

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緯書之言也今予謂太社在北郊因有疑予信緯而不本于經者復著之曰覲禮天子見諸侯畢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夫南門外南郊也北門外北郊也下文即云祭天燔柴祭地瘞不言所祭之處因知上禮日即禮天神禮月即禮地示而禮之

之處即祭之之處故不更言也因覲而祭雖非報本反始之正禮然禮有所謂類祭者其此之謂乎觀此祭地于北郊即知常期祭地之社在北郊也唯社在北郊故覲禮之祭地即行于北郊以從其類曰禮日禮月與祭天祭地無與也予而一之豈有說乎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故曰禮日即禮天神禮月即禮地示也曰古固有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之禮矣此禮日禮月安知非即是禮而必謂爲天地之祭邪祭義曰祭日于壇祭月于坎又曰祭日于東祭月于西玉藻曰天子玄端朝日于東門之外此春秋朝夕之禮也于東西不于南北其所以必于東西者則祭義所謂日出于東月生于西者乃其義也覲禮此文之上亦云拜日于東門之外此則因覲而拜日即春朝之禮非禮天神故于東門外不于南門外即是以推既拜日于東門外復禮日于南門外則禮日爲禮天神無疑也特以日爲主故言日不言天耳禮月不于西門外而于北門外豈得爲秋夕禮乎亦可見其爲禮地示而以月爲主故言月不言地耳曰祭天主日經固有之祭地主月吾未之聞也且祭義言郊主以日配以月則月亦天神也豈得爲地之主乎易云地道也妻道也昏義曰日食天子修職而蕩陽事月食后修職而蕩陰事由是以推天陽而地陰日陽

而月陰祭天主日以陽從陽也則祭地主月以陰從陰奚不可哉祭天配以月者陰得上從乎陽也祭地專主月者陽不下配乎陰也如謂覲禮別有祭天地之文而禮日月非祭天地則何以不于東西且日既拜于東何以更禮于南如謂禮日有二文可指南郊爲祭天主日禮月止一見不當爲祭地主月必從來祭月固于北郊而祭義之文可以不信且王宮夜明不必別有其所也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苟其不然此北郊之禮月斷可推祭天之主日而知爲祭地既北郊爲祭地則祭地之大社不可推此而知其在北郊乎是故祭天南郊以就陽位祭地北郊以就陰位陽主日陰主月禮取相配而義足相

成推類而識其眞亦聖人之所許也春秋傳曰食天子伐鼓于社蓋月奄日則日食社爲陰而主月故伐鼓以責之也否則天子之陰祀不止于社何爲而獨責之乎此可謂祭地主月之證矣然則既言禮日月何以更言祭天地曰覲禮禮月之文並及四瀆下并言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卽繼之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瘞蓋燔瘞升沉因高卑以見義山川足以見升沉故復言祭山川日月不足以顯燔瘞故明言祭天地使禮日月與祭天地爲二禮猶禮山川丘陵與祭山川丘陵亦爲二禮矣一覲也山川丘陵無二禮則日月亦無二禮而南郊爲祭天北郊爲祭地祭天主日祭地主月

不益昭昭哉

禘祫一事上

禮大傳及喪服小記皆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百代不易之典禮祫祭于經不數見獨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玄因之謂祫大禘小而王肅張融孔晁賈逵皆謂祫小禘大確分禘祫爲兩祭以愚考之禘祫一事也夫祫之爲文從示從合是凡合祭皆爲祫也禘之爲文從示從帝蓋帝祭之稱其制始于帝舜而夏商周因之不改其義則取諸審諦昭穆故上而追其祖之所自出下而及于毀廟未毀廟之主天子四時之祭嘗也烝也羣廟雖祫其有大于此者乎故春秋于諸祭或書有事而于禘獨書爲大事公羊氏亦以禘之祫爲特大而著之曰大祫蓋別發一例以補諸經之所未及也先儒泥于春秋書大事而不書禘公羊氏言大祫而不言禘遂謂別有祫祭故雖知禘之大祫諸祖而無能指之爲一者獨杜預以左傳無祫祭之文因以禘釋大事孔穎達卽而通之曰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斯誠不易之解矣趙伯循言禘泥于以祖配之之文謂以始祖配而不及羣祖夫始祖而下皆曰祖以祖配之獨不包有諸祖乎且公羊傳固云毀廟之主陳于大廟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禘之爲大祫昭昭矣爾雅云禘大祭也若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非大合昭穆寂寥短簡尚得謂之大祭乎善乎黃楚望之言曰始祖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所自出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斯言深得制禘之旨矣曰公羊言大祫而不及所自出果得爲禘乎曰公羊所言魯禘也異于天子故不及所自出也魯禘別有

辨春秋書禘屢矣文之二年何以獨書大事乎曰躋僖逆祀故異其文也曾子問所云祫祭及王制三時之祫果何說乎曰王制謂天子四時之祭禘嘗烝皆祫而非他有祫祭也鄭玄以公羊所言爲大祫以王制每歲三

祫為小祫且云天子先祫後時祭皆合無足信曾子問所言要即三時祭之祫耳若夫鄭玄以祫為三年喪畢之祭杜預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又鄭玄以大司樂圜丘方澤宗廟為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禘而以祭法之禘為冬至圜丘之祭以大傳小記所言禘為夏正南郊之祭皆不經之說吾無取焉

禘祫一事下

或問禘祫兩祭也子合而一之果有證乎曰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是因禘而致夫人非因致夫人而行禘說春秋文繹之曰致夫人則知有莊公矣蓋婦人從夫生共牢死配食故

祭統曰鋪筵設同几必無莊公不在而獨致夫人莊公既在矣因知并有羣公祭統曰祭有昭穆有事于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必無羣公不在而獨有莊公由是觀之使僖禘從來不合羣廟而獨祀周公僖公斷不敢創為合祭而因以致夫人也故謂僖不當禘可也謂禘不當致夫人可也謂僖禘非祫祭不可也僖禘然而周不可知乎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繼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上言天子之禘下言諸侯大夫士之祫則于禘雖不言為祫而祫義即見于諸侯大夫士之中不然禮因遞言天子諸侯大夫士盛祭之所及豈諸侯大夫士之盛祭得祫而天子之盛祭反不得祫耶故曰禘祫一事也烝嘗亦祫而禘獨稱為大祫同以其上追所自出而下及毀廟羣廟其祫為特大亦以較諸侯大夫士之祫止及其太祖高祖者為特大也自韋玄成議毀廟誤解公羊謂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又光武詔問禘祫張純據緯書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自是注疏諸家襲為踵謬未有能折衷于經而得禘義之正者趙伯循本禮文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僅以始祖配不合羣廟朱子深然之楊信齋廣其說謂禘為大祭不與祫混且以曾子問所云祫祭于祖王制所云祫嘗祫烝為時祫公羊所云毀廟之主陳于大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為大祫既析禘祫而二之復分祫祭而兩之馬貴與更推之曰祫有二禘亦有二大傳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禘也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時禘也既分祫而兩之又析禘而二之凡皆求勝于注疏諸家而不知其支離益甚胡致堂獨曰祫禘者合祭之名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為東鄉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于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于太廟是之謂祫其說似矣乃又謂天子無祫而有禘諸侯無禘而當祫則是以天子別有禘祭而禘非時祭諸侯別有祫祭而非烝嘗之祫也不依然時祫為兩事哉大抵先

後諸儒言禘皆未能綜覈經而會其通故往往意義分歧此從則彼違彼得則此失迄無一定之論予爲約其旨曰祭統王制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是禘時祭也大傳小記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即時祭之禘也王制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是禘合祭也曾子問云祫祭于祖通指禘嘗烝三祫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專指烝禘之祫也烝嘗之祫通乎諸侯故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祫祭烝禘大祫專于天子故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明乎此則凡詩頌長發之大禘雝之禘太祖與大祭法虞夏

殷周四代之禘皆可以相通而歸于一又何紛紛諸說爲哉

禘歲舉以午月

帝王之禘祭禮無一定之歲時後儒臆爲之說有謂三年一禘者杜氏春秋註是也有祖禮緯說謂五年一禘者鄭玄王肅諸家及孫炎爾雅註是也愚謂皆非也夫祭之有禘猶生人之族食始祖之廟與羣祖之廟祭薦時及得以將其孝思于稍遠之祖以其廟之不存也遂闕焉不祀于心安乎先王爲之揆情度之中酌疏數之宜而制爲之禘上以追所自出下及于毀廟而歲一行焉使子孫得盡其追遠之誠而祖宗倶萃于一堂即寓

淡之中亦若聯其歡愛君子以是爲禘之不可易也行遠而三年或更遠而五年縱不致嘆于餕而然明禋輟曠不已疏乎曰祭不欲疏疏則慢慢則不敬先王必不敢以不敬事其先故禘必歲行而行必于午月王制曰天子宗廟之祭夏曰禘祭統亦云夏祭曰禘時陽盛陰生求神于交接之間要亦即時祭之中爲之特大其禮耳先儒拘三年五年之說指王制祭統爲夏殷之禮周于四時常祭外別有祫禘二大祭果爾則禮文之言祭者備矣三年五年何不一見于經耶且每歲午月行禘之兩證也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據明堂位魯初以六月行禘春秋時間有行于五月七

月者其定以七月則由乎獻子此言疑獻子以宣九年夏如周得觀周禘歸而志之遂守而行之記以七月日至之禘對正月日至之郊郊歲行則禘亦歲行可知此每歲午月行禘之三證也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視學考校也記謂中年考校說者謂間歲方行不知此年入學則比年有當考之人所謂中年者乃就學者言在教者仍是比年考校也考校必于卜禘後者蓋方春時和俾得肆力于學至夏而後考其成故曰游其志也此每歲午月行禘之四證也獨天保詩及周官有禴祠烝嘗之祗或疑于禘非時祭然考詩作于文武時而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文王及身未王將守臣制武王即位不

入與禮未追其追王上祀而祫禴夏禘秋嘗冬烝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定周官明出矣即因此詩而為言也安得執彼而疑此乎且中庸云禘嘗之義左傳云烝嘗禘于廟皆不係禘于烝嘗則禘之為時祭昭然矣故愚謂王者合族以食數世降一等而歲必舉行因知大祫之禘合遠祖近祖而萃其精神斷無三年一行五年一行之理曰然則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之說非乎曰魯雖僭禘然且為殷祭間歲一行不若周之歲舉成王制亦有諸侯礿則不禘之言公羊所云蓋指魯禘非謂周禘然也

魯禘不追所自出

禮不王不禘東遷之後王綱不振禮樂崩壞諸侯行禘者有之若魯若晉是也雖僭用之未嘗不自知其非故藉為成王賜伯禽受之言以文其罪嗚呼魯文公納襄王可謂有功矣其請隧也襄王猶以大義卻之晉敬仲平戎于王室王以上卿禮饗之敬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受下卿之禮成王之賢何如襄王伯禽之賢何如管敬仲而謂其一為非禮之賜一為非禮之受乎果爾是欲藉以虛周公而不知適陷周公于不臣矣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讓于周請郊廟之禮樂王使史角往魯惠公止之其言必有所據者路史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有郊有禘是魯自僭之也乃前人僭而用之後人踵而行之至行不于大廟而于羣廟者更有所不可解矣其行禘也有謂祭文王于周公廟以周公配者有謂當祭于文王廟以周公配者愚考魯之行禘止于其裸獻尊彝之數樂舞籩豆之繁與夫拜坐登降之儀文一同于天子而非必追祭其所自出如說者之云也何以知之公羊傳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曰大祫也大祫即禘也又曰毀廟之主陳于大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而上及羣祖與天子同而上不追所自出與天子異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夫言以禘禮則用天子之禮樂也言祀周公則不追所自出也上文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

使禘果追所自出亦當如此例言祀文王于大廟配以周公矣其不言合羣祖者禘無不祫言禘則羣祖在其中也然則魯未行禘時毀廟其與合祭乎據祭法則諸侯五廟之外在壇墠者有禱祭之無禱乃止然一本之祖以其遠也而無祭可乎蓋諸侯之禮夏祭曰礿其或禘或祫不可得而知而要之裸獻尊彝之數樂舞籩豆之繁與夫拜坐登降之儀文其不得同于天子之禘可知也王制就東遷後為言不知侯禘之僭與天子逆文而又云諸侯禘一犆一祫夫禘豈有犆者乎此蓋因春秋書禘于莊公左傳云禘于武宮僖公襄公遂指為特禘而云然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

秋于魯禘不勝書特志其尤失禮者故閔二年以吉禘于莊公僖八年以致哀姜文二年以躋僖公

姪　言　經同較
于　　孫　瑨

學禮質疑卷一終

學禮質疑卷二

四明萬斯大充宗著

東周祖文宗武

祭法言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牽合孝經宗祀明堂之文謂祭五帝于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祭五神于庭中以武王配之祖宗通言耳王肅排之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于明堂乎長孫無忌據祭法云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既言五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明堂也二說較鄭爲優而祖宗二義究無明證惟吳幼清曰祖者始祖也宗者百世不遷之廟與祖同此解爲獨得特其于周謂始祖后稷文武皆宗而記言有失則尚拘于成說耳蓋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當通虞夏殷言之而後見虞夏之祖顓頊也殷之祖契也皆始祖也無疑也則周之祖文王也亦始祖也無疑也虞之宗舜也夏之宗禹也殷之宗湯也皆百世不遷之宗也無疑也則周之宗武王也亦百世不遷之宗也無疑也難者曰周始祖后稷也文王武王皆世室也今乃不然豈有據乎曰予所言者周之初制也君所言者東遷之更制也方周之始后稷爲太祖其廟不遷自餘六廟親盡迭毀懿王時文王當祧以其至德也爲立世室孝王時武王當祧以其

大功也亦爲立世室歷厲宣幽㠯遞祧成康昭二廟而后稷文武之廟如故也則其昭穆爲稷而宗爲文王武王及幽王亂亡平王遷洛不復如其舊制而但仍故有之文武廟以爲祖爲宗下自恭王以至幽王僅爲六世廟故西周之廟并世室而爲九東周之廟合武王而爲八周官作于晚周其列守祧奄也凡八人則其爲八廟無疑矣曰洛何以故有文武廟乎曰洛誥言之矣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不旣有文武廟乎觀襄王賜胙小白辭曰天子有事于文武顯王賜胙于秦孝也亦言文武文武之爲祖爲宗又何疑哉展禽居僖文之代就所見聞以爲言而祭法因之故止及東周之史制耳曰周祖文王登王季以上遂不祀乎曰東遷而後王迹熄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國蹙而財匱名爲天子僅同守府先王之故典存者有幾又安知其遷廟之祀與不祀也哉

兄弟同昭穆

天子七廟固爲定制然而處常則易明遇變則難曉何謂常父死子繼是也何謂變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以叔繼兄子之類是也經傳止道其常而處變者無從攷見惟春秋躋僖公一事三傳以祖禰父子爲言國語則直謂異昭穆諸家註疏皆謂閔雖弟先爲君僖雖兄嘗爲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假祖禰昭穆爲喻范甯獨不然之劉安國亦以兄亡弟及爲易世以愚觀之則諸家爲得會傳文而深得乎禮意者也蓋嘗思昭穆之爲義生于太廟中祫祭位鄉（太祖東鄉子孫南北鄉南鄉者爲昭北鄉者爲穆）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矣故父子異昭穆而兄弟則昭穆同如左傳所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皆一定而不可易在虞虢管蔡諸子雖生列藩封死亦不得入先王之廟然而昭穆之稱太伯虞仲不聞異于王季也虢仲虢叔不聞異于文王也管蔡及邘晉而下不聞異于武王成王也是則身爲諸侯且不與天子異昭穆之班而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即如父子之易世則設武王無子立管蔡而下一人成王無子立邘晉而下一人此一人者反以爲天子旋而昔爲文之昭者今爲武之穆昔爲武之穆者今更爲成之昭矣嗚呼非父子而以爲父子本兄弟而不以爲兄弟如是而以爲禮是徒知天下之足重天子之當尊不知兄弟之倫之不可無也抑何昧聖經之大義而不稽孔孟之明訓也哉康誥曰孟侯朕其弟春秋書天王之弟佞夫是天子有弟也祭義曰雖諸侯必有兄春秋于內書公弟叔肸于外書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衛侯之弟鱄衛侯之兄縶是諸侯有兄弟也夫生時兄弟爲臣猶不沒其爲兄弟豈死後兄

弟爲君反不得爲兄弟乎昔者夷齊兄弟讓國孔子稱之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象欲殺舜舜封之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親愛之而已足知聖人于兄弟之際天下國家在所可輕而一體無分之至情不因勢位而有變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使生爲一父之子沒爲異世之親將上何以接高曾祖考之神下何以協子孫臣庶之稱謂是昭穆一混而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卽隨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至當不易之理也至于兄而繼弟則弟爲適而兄爲庶庶不並適又昔已爲臣故雖兄不得加于弟叔而繼兄子雖本異昭穆亦必進之先廟（謂其兄廟）始不

至以兄子而子叔以兄而孫弟若夫廟制則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得指之爲後人之臆見也得乎此制則位置井然雖如殷之兄弟四人相繼（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亦豈有昭多穆少或昭少穆多如馬端臨所謂對偶偏枯之慮哉朱子之論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故孝王以叔居子列弟處孫行遂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蓋亦未耐乎此制也

宗法一

宗法何昉乎古之時諸侯之適長爲世子嗣爲諸侯其支庶之後族類繁多懼其散而無紀也因制爲大宗小宗之法釋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宗此五世則遷者也夫諸侯世子之兄弟不分適庶皆稱別子特以其爲祖爲禰不同故大宗小宗遂因之以異何以知之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祭法言適士二廟無太祖鄭註王制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此也據此則諸侯之別子亦必爲大夫而後得爲後世之太祖然先王之世使以德爵以功未有無功德而爲

大夫者諸侯之別子豈必皆賢其爲大夫者則爲後世之太祖故其子孫適長繼此祖而爲大宗其爲士者止得爲禰於其子而不得爲太祖於其後世故其子孫適長繼此禰而爲小宗太祖廟百世不遷故大宗亦百世不遷禰廟五世遞遷故小宗亦五世而遷也雖然大宗小宗之別漸別於其後非遽別於其初蓋別子之及身爲大夫士於公朝有宗道也（大傳云公子有宗道云云）而未實爲宗至其子大夫則立禰廟於中（卽後世太祖廟）士則立禰廟於昭（士無太祖一昭一穆）時則有親兄弟而下宗之以祭者至其孫大夫增禰廟於昭士增禰廟於穆時則有伯叔父而下宗之以祭者及於曾孫大夫增禰廟於穆而三廟備士祔

禰於曾祖之昭時則祭三世而宗之者自從祖而下及於玄孫大夫祔禰於曾祖之昭士祔禰於曾祖之穆時則祭四世而宗之者自族曾祖而下逮玄孫之子士之禰祔於曾祖而高祖之父已遷大夫之禰祔於曾祖而高祖之父乃尊爲太祖高祖之父遷而宗之者亦遷太祖之廟尊而宗之者不改由是以觀大夫士五世之內其宗無大小之分宗之有大小之分蓋在五世之後也其謂之大宗者何五世內外凡族人之同吾太祖者盡宗之所宗者大也謂之小宗者何雖五世之內族人之同高祖者宗之所宗者小也蓋凡大宗之世適得祭其太祖與禰祖曾高而諸子一不得祭其子始得祭諸子

以爲禰而其弟宗之其孫其曾亦如之此大宗之下復有小宗也小宗之世適指別子爲士之世適得祭其禰祖曾高而諸子一不得祭其子始得祭諸子以爲禰而其弟宗之其孫其曾亦如之此小宗之下更有小宗也族人宗小宗而諸子之小宗復宗世適之小宗此指非大宗之小宗族人宗小宗而羣諸子之小宗相率而宗於大宗經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又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先王之宗法所以爲盡善而無遺也

宗法二

按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曲禮亦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因是以思知古人之宗法蓋專爲祭先而

正也然大宗止一而易明小宗有四而難覺孔穎達云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繼祖者與從兄弟爲宗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斯語一定後世言宗法者皆莫能過之愚爲反復經文討求宗義竊謂其言之未盡也夫族人何以有大宗大宗者始祖即別子之正體也族人不得祭始祖而宗別子之世適以其祭故有繼別之大宗族人何以有小宗小宗者高曾祖禰之正體也庶子不得祭禰而宗禰之正適以其祭故有繼禰之小宗庶子不得祭祖及曾高而宗祖曾高之世適以其祭故有繼祖繼曾繼高之小宗然其謂之繼禰繼祖繼曾繼高者定於宗之者之身非定於

宗子之身何以言之吾身爲庶子而宗繼禰之適此繼禰之適或爲吾之兄弟與或爲吾兄弟之子及其孫若曾與未可必也吾身爲庶孫而宗繼祖之適此繼祖之適或爲吾之伯叔父與或爲吾之從兄弟及其子若孫與未可必也推此而族人不祭曾祖者所宗之子不問其爲吾之祖行父行兄弟行子行皆繼曾祖小宗也不祭高祖者所宗之子不問其爲吾之曾祖行祖行父及兄弟行皆繼高祖小宗也故有一人之身而兼四宗者如高祖之子當其兄弟宗之即爲繼禰也當其兄弟之子宗之即爲繼祖也當其兄弟之孫若曾宗之即爲繼曾繼高也推此而五世之內其兼三宗二宗者蓋多有

苟有一人宗一宗而兼四宗者如高祖之庶玄孫當其宗適以祭禰也則宗為繼禰當其宗適以祭祖也則宗為繼祖當其宗適以祭曾高也則宗為繼曾繼高推此而五世之內其兼三宗二宗者又多有焉是則小宗雖有四而宗之者無定故凡禮經稱宗子而不別言某宗獨曾子問載攝主之辭實有宗兄宗弟宗子之異亦可見宗之者不惟兄弟而孔疏為未盡也後之君子苟永信予言觀後宗圖則瞭然矣

宗法三

或問曰子謂小宗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定於宗之者之身非定於宗子之身然則經云繼禰者為小宗宗非定於宗子之身乎曰一言繼禰者為小宗即知其稱因有兄弟宗之而後定者矣按說文云宗尊祖廟也則宗子者族人尊上祭祖廟之子也大傳言公子之宗道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諸侯之弟止一人無人宗之故不為立宗推此而言則知宗子之名由族人宗之而起藉令別子之後世止一子則自祭其禰自祭其祖自祭其曾高已耳無所為宗子又安有所為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哉雖是適子下有支子適子祭而支子不祭支子雖不祭又不得竟諉之於適子而已即不與於祭於是而宗法以生於是而宗子之名以立是則禰雖為適子之禰而繼禰者為小宗實由支子宗之

而見也且經又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宗指族人宗之者言非指宗子言繼高祖是說宗之者言猶曰宗其繼我之高祖者云爾然則繼禰者為小宗由支子宗之而見不益明哉所以然者禰為適子之禰實亦支子之禰特一祭一不祭故支子謂適子為繼禰而已宗之若適子之身同高曾祖禰之正體也一本相代夫然之序何容有繼之名而又何容有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哉故欲知小宗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定於宗之者之身非定於宗子之身為設一世世獨子無兄弟者觀之而自見矣

公子宗道三圖

有大宗而無小宗圖

諸侯—嗣君 公子之兄[illegible]

適公子大宗 [illegible]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有小宗而無大宗圖

諸侯—嗣君 同上

適公子小宗 [illegible]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無宗亦莫之宗圖

諸侯—嗣君 同上

公子 或適或庶止一人不立宗亦無人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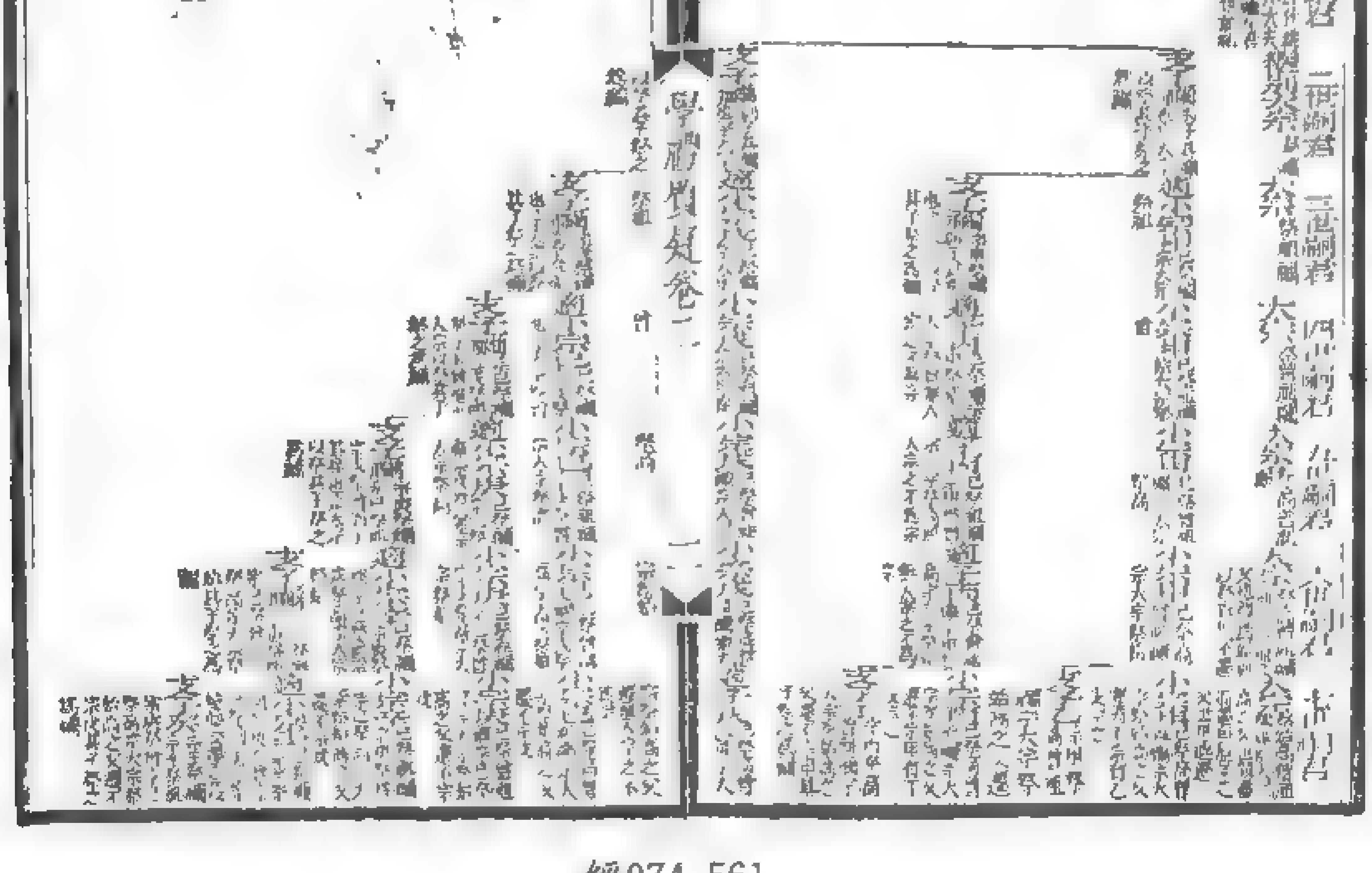
有大宗有小宗一圖庶公子參錯不可定此列人與宗繼世若大夫若士隨適而行無定例

公子宗道圖說

大傳云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因爲三圖以明之或問宗法之立以宗之而祭祀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則不祭不祭何以有宗曰公子之宗禮未言其何事以義推之專爲助祭而立也郊特牲云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立于私家非禮也故公子不得祭然獨不云天下無無父之人乎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主祭者宗子而同姓之兄弟異姓之賓皆執事于其中等而上之天子之祭也同姓異姓之邦皆在諸侯

之祭也同異姓之臣皆在然則諸侯之衆子俯率而助祭于公不亦宜乎且廟中之事有所統則一無所統則紛公子之不得祭者限於分也其得助祭以致其誠者情也亦理也於人各自致之中立之爲宗使之有所統壹先王之行事豈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者其不以此也哉不寧唯是滕人於傳曰吾宗國左傳鄭以邢凡蔣茅胙祭爲同宗是知周之先文王之諸子以周公爲宗周公之諸子以魯公爲宗然則諸侯尚有宗而何疑於公子乎特其宗及身而止無與于後世之宗也

大宗百世不遷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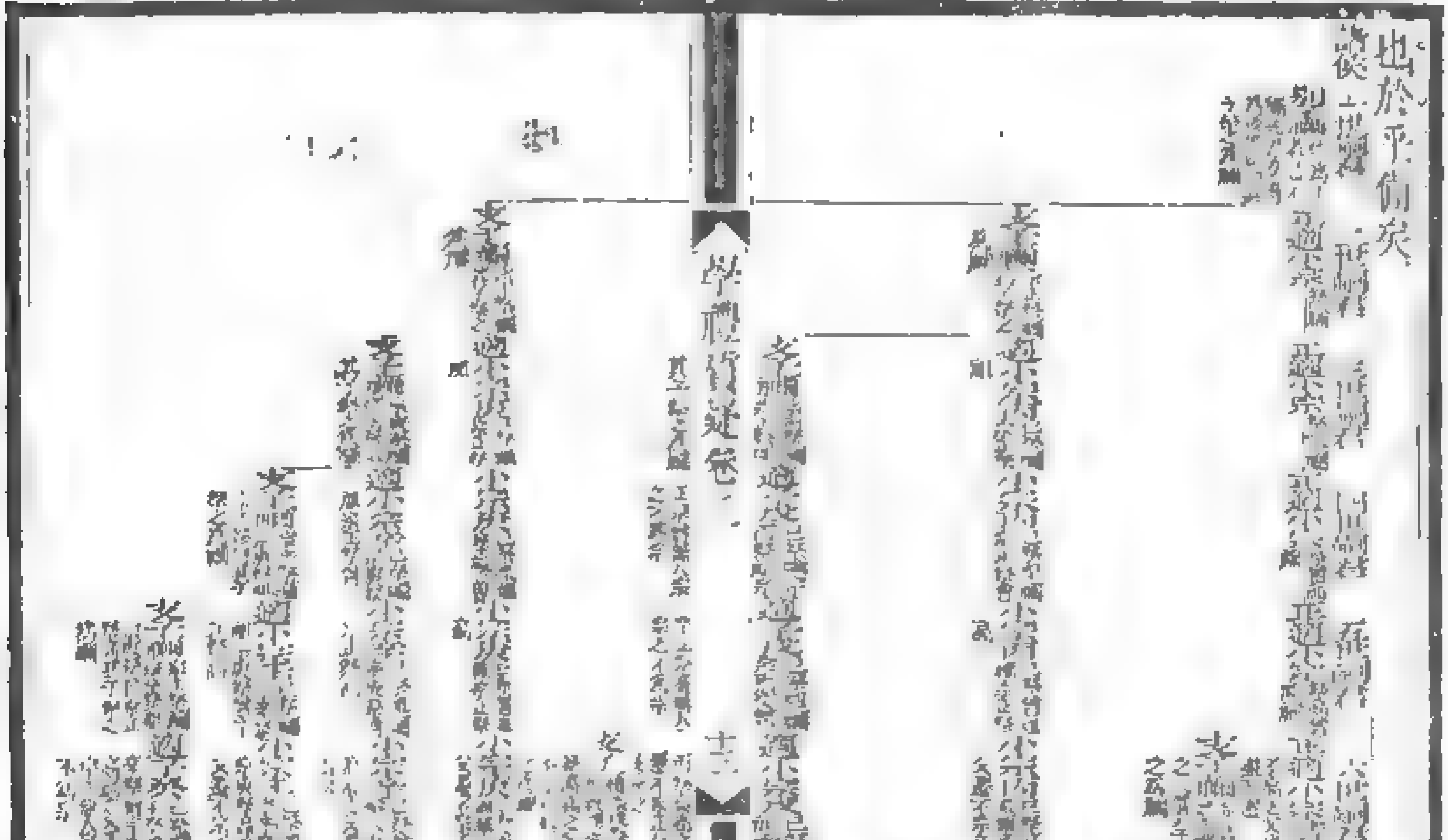


大宗圖說

謂祖以諸侯者宗法生於別子別子諸侯之子也別子而下列爲七世者五世之內別子猶爲親廟至六世而尊爲始祖七世而高祖之父遷族人仍宗大宗以祭始祖自此而八世九世以至百世可得而推也別子自其子至玄孫不稱始祖而稱禰祖曾高者人未有不始爲子孫後漸爲禰祖曾高稱禰祖曾高則見爲齊斬之親稱始祖則疑于疏而無服生人之序一本之親不因別子而廢也支子至玄孫亦稱禰祖曾高而不稱始祖者親同也別子三子一宗二支其子孫系以十干而大宗不系者尊宗也甲之後恒爲甲乙之後恒爲乙者便考

也支子系之以禰者支子就其父言禰就其子言以見繼此者之爲小宗也支子之支子書法同者人各有子皆得自祭其禰也支子之宗必書適雖適乃得爲宗也獨子無兄弟書適子而不書宗無人宗之不爲宗也（戊丙行）（戊行）別子二支皆二子故適爲小宗其適孫曾玄皆無兄弟而尊宗（甲行六世戊行之四世五世皆然）同祖曾高者尚宗之也（甲有丙已與辛壬宗之宗之戊）有其玄孫之子（甲行七世戊行八世）有兄弟者皆宗（甲有乙支宗之）獨子者更書適子（宗戊之）人祖遷宗易也曾祖父非宗而子書宗父有支子也（丙丁支行宗之七世一）身而事五宗已與高曾祖禰世皆支子也（指壬癸支子可二）統而觀之小宗各宗其親而大宗無或不宗故喪服傳曰大宗以收族

小宗五世則遷之圖



小宗圖說

圖小繼別子之小宗書正適而諸支子之小宗則否鄭註庶子不祭禰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蓋謂有禰之適在則禰適爲庶故不得祭禰推此則繼支子之適以別子世適視之皆爲庶也故書正適以別之第大宗唯別子設二支而修世否小宗之正適子六世亦系以支大宗百世不遷舉一世而百世可推小宗五世而遷不如是則六世七世適皆獨子而不爲宗非立圖之本意也餘詳大宗圖說

宗法四

宗法由別子而生鄭康成註小記指別子爲諸侯之庶

子註大傳則兼言來自他國之臣陳定宇陳可大因大傳註更加起民庶爲卿大夫者而爲三程叔子呂伯恭陳器之陳用之吳幼淸之說皆同小記註惡取喪服傳而衷之則專指諸侯之子者是也傳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斯別子之稱所自來亦宗法之所自始乎夫唯公子之皆出於君而近於君也先王懼其尊卑無別而或至於僭故稱別子以嚴之又懼其散而無紀故爲宗法以統之如曰兼他國始來與起於民庶者則彼固皆異姓之臣也異姓之臣有何不別而稱之爲別子乎謂然君子之於禮有推而進者有放而文

者文（禮器）宗法雖爲公子設而異姓之臣得依此而行猶亦推而進之放而文之之意先王之所不非也至於大宗小宗其說非一謂凡別子之後皆爲大宗而大宗之下乃有小宗者鄭註孔疏也謂別子之適子爲大宗而別子卽是諸子之禰諸子祭之爲小宗者程叔子也因註疏而立說者呂伯恭陳器之陳用之陳可大陳定宇也吳幼淸謂適公子爲大宗庶公子皆爲小宗呂與叔謂君之適長嗣爲君次適爲別子別子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每一君有一大宗適庶兄弟皆宗之而羣公子皆爲小宗按大傳云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蓋謂庶公子之爲大夫

士者皆宗其適兄其宗之也但適爲大夫則禮如大宗爲士也則禮如小宗宗止於一人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是也推此而言大夫之子爲大宗士之子爲小宗也何疑哉且經旣言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而又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則其祖實爲始祖而非祖父之祖矣使其爲祖父之祖則何人無祖何人不爲祖何獨於別子言之曰使爲祖父之祖則再世之後親盡遞遷又何以云百世不遷也唯其爲始祖故當詳考禮經人臣中何人得祭始祖而祭始祖者爲大宗不祭始祖者不得爲大宗昭昭可見彼王制言廟制大夫三廟有太祖矣（祖卽始）祭法於大夫不亦

言祖考祖卽始祭於壇乎鄭於大夫太祖則援別子爲祖以釋之於別子爲祖不取大夫太祖以明之遂指別子皆爲大宗而無大夫士之辨豈知公子之爲士大傳旣已明言而士之不得祭始祖王制祭法皆顯著而無疑乎如謂別子適者爲大宗庶者爲小宗其弊將至於適子爲士者不應祭祖而祭祖庶子爲大夫者當祭祖而不祭祖彼禮經所載天子諸侯大夫士儀文之降殺詳矣何獨於別子而淆之故幾別大宗大夫也繼禰小宗士也士祭止及高祖曰繼禰者明其漸進於高祖而即遷也大宗之弟不祭別子至其子得自祭其禰以爲小宗其決與繼禰小宗無以異如謂庶子得祭別子以爲禰則庶子不祭禰小記不已爲贅詞乎然謂一君之子止一大宗適庶兄弟皆宗之此公子及身之宗則可施之於後世將親屬旣竭又孰肯宗之以祭其非所同出之祖哉愚非敢求異先儒也懼從先儒而叛於經故不得不辨

宗法五 大夫士祭高曾祖禰

予言宗法謂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人或疑其無據更歷稽經傳以明之一徵之於祀典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夫大夫士不得常祫而及於高祖則其平時春祀者必自高祖而下但猶祭而不祫耳彼天子諸侯之祫皆其常祭之祖曾大夫士

不得祭高祖祫時又何以得及之乎再徵之於祔禮小記曰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夫與已同昭穆者祖也與祖同昭穆者高祖也中一以上則高祖姑矣祔於高祖姑則高祖有廟矣無廟不得祀宜也有廟而何以不得祀之乎更徵之於服制喪服爲曾祖齊衰三月說謂高祖服同推於族祖父母有緦麻之服推而得之其言是也又父爲長子三年爲適孫期所以然者以其傳重也然則設不幸而子孫亡適曾玄承重於高曾亦應爲之服斬矣以齊斬之親死卽遷之而不祀是豈禮之所安乎復徵之於廟制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夫太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遷則高祖之廟自當以恩立而親盡乃毀苟上祭始祖下祭祖禰而不及高曾是爲隆於義而薄於恩且將與知母而不知父者同類而詆譏之矣豈聖人之所許乎自還證之於宗法大傳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惟適玄孫之得祭高祖而族人之不得祭者悉宗之以祭故有繼高祖之宗苟祭止及於祖禰則惟有繼禰繼祖之宗而無繼曾祖繼高祖之宗矣然則經何以言宗其繼高祖者哉凡所謂遷者謂遷廟而不祀也遷廟而始不祀則未遷而猶祀也又何疑乎先儒況小記庶子不祭禰不祭祖之文謂大夫士祭不及高曾唯程子謂天子至士庶五服

上至於高祖其廟祭也亦必上及於高祖斯言深合禮意惜未能明指禮文而見其然耳然則大夫之祭與諸侯無別乎蓋諸侯廟有五而大夫廟止於三則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上之二廟者其昭穆如大夫而無太祖官師一廟者就中自爲昭穆而追其四親此所謂別同異也大夫之祫何以不及太祖乎蓋祫於太祖則已類乎君故止及於高祖而太祖唯行禘祭此所謂別嫌疑也

宗法六 氏族

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鄭注云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孔疏謂小宗六世之後各自爲氏與幼而更以爲小宗至六世十一世皆別立繼禰小宗考之於古公子爲卿大夫得賜族（族氏也）或以字或以謚或以邑或以官有土而賜者有及子孫而賜者其非卿大夫而不得賜則子孫自氏其王父字蓋姓受之天子（[illegible]）（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族宗之尚君（左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illegible]）姓繫於上（[illegible]）而族分於下（[illegible]）諸侯別子兄弟異族各自爲宗是庶姓已別矣然九世之內猶有相爲服之道故宜絶（[illegible]）不絶有詞罰之（見文王子）至六世而親屬竭是之謂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也此謂玄孫之子姓遂別於高祖

哉且古者士無世官五廟之孫祖廟未毀已有賤爲庶人者若魯叔孫氏之分爲叔仲氏（叔仲惠伯叔牙之孫）仲孫氏之分爲子服氏（子服懿伯仲孫蔑子）季孫氏之分爲公鉏氏（公彌季孫宿子）公甫氏（公甫靖季孫紇子）叔氏之分爲榮氏（榮駕鵞叔肸曾孫）皆其人有以自見又已爲公臣或時君賜之以氏然正未必皆玄孫之子且或未必卽先王之制其謂高祖爲庶姓而玄孫之子得別姓者果何據而云然乎夫人之始也孰不爲子爲孫及其旣也孰不爲禰爲祖玄孫之子於高祖之父遠矣獨不有其祖父乎奈何其別姓也然則小宗六世之後一木相承行遷宗而無易氏而所謂遷宗者亦止是四從無服之親其三從者之相宗固依然如昨也如諸儒之說天下豈有無祖之人哉又古者仕無世官宗法不以世降故曾子問有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祭於宗子之家者在此大夫之後得尊之爲祖而自爲宗而及身不得自祭無他孤尊得伸而先祖之正體不可亥卜也世儒不祭謂唯世爵可行宗觀武王之數紂曰官人以世春秋之法深譏世卿因知古者宗之大小視以行禮得而分及其旣分則不以爵爲拘也古之聖人心淳茂各安其分毋或自越故宗法之行也適子庶子祗宗子不敢以貴富入其門異居也同其財祭也牲物具貢宗子而由於庶子卽爲大夫祭唯爲攝士其身與其母妻之歿也皆爲之齊衰三月雖大夫不

降於乎宗子之重也如此後世人各自私雖凌衆暴壞法亂紀者衆遂至小加大少陵長大都耦國孽子匹適宗法漸失其初迨後封建亡而其制遂不可問矣於乎勢因時異封建之易爲郡縣勢也亦時也宗子之變爲族長勢也亦時也然則宗法不可復乎曰惟封建

宗法七 爲人後

爲人後之禮自古有之恭尊爲大宗而設所以然者大宗得祭始祖始祖功德最盛其廟百世不遷大宗無子而不爲立後則始祖不祀將一族之人皆不知尊祖敬宗或且忘乎得姓受氏之由矣故先王制禮使得立小宗之子以爲之後以承其祀儀禮所謂受重也小宗無

子不立後何則小宗祀及高祖高祖廟以恩亡親盡則遷故儀禮唯曰大宗收族不可以絕則小宗不立後可見其立後也以支子不以適子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夫其不以適子而以支子者何也大宗尊之統也小宗之適子亦猶然爲庶均之立庶即支子亦自無嫌若取小宗之適子則適子固小宗之繼宗更當舍適而立庶存大宗仍不絕爲立庶而已亂小宗逆庶之嫌若子不奪人之宗亦不可奪宗故不以適子而以支子也唯然故古者非大宗不立後非支子不後人族人不轉爲人後亦不樂爲人後惟其序所宜立分

與可辭然後不得已而爲之夫是以宗法行而人知尊祖敬宗各安其分也世運而降宗法既廢立後者不分宗庶爲後者唯視貨財貧則當後者亦避富則非後者亦爭且不知何人何日忽創爲以長繼長與夫絕幼不絕長之說明背聖經濟其私欲又其甚者一子而兩後於人一後而兩子並立獨子而甘爲人後無子而預立待生貪戾無恥詭道百端嗚呼彼豈不聞矍圃延射與爲人後者（鄭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猶奇之是貪財也此是也當後而學禮）（禮所許聖人豈絕之）至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擯於大子奈何忍心滅禮甘蹈此而不顧乎故就後世而言廢絕而繼雖非古禮意不失爲忠厚所在所可行其餘直謂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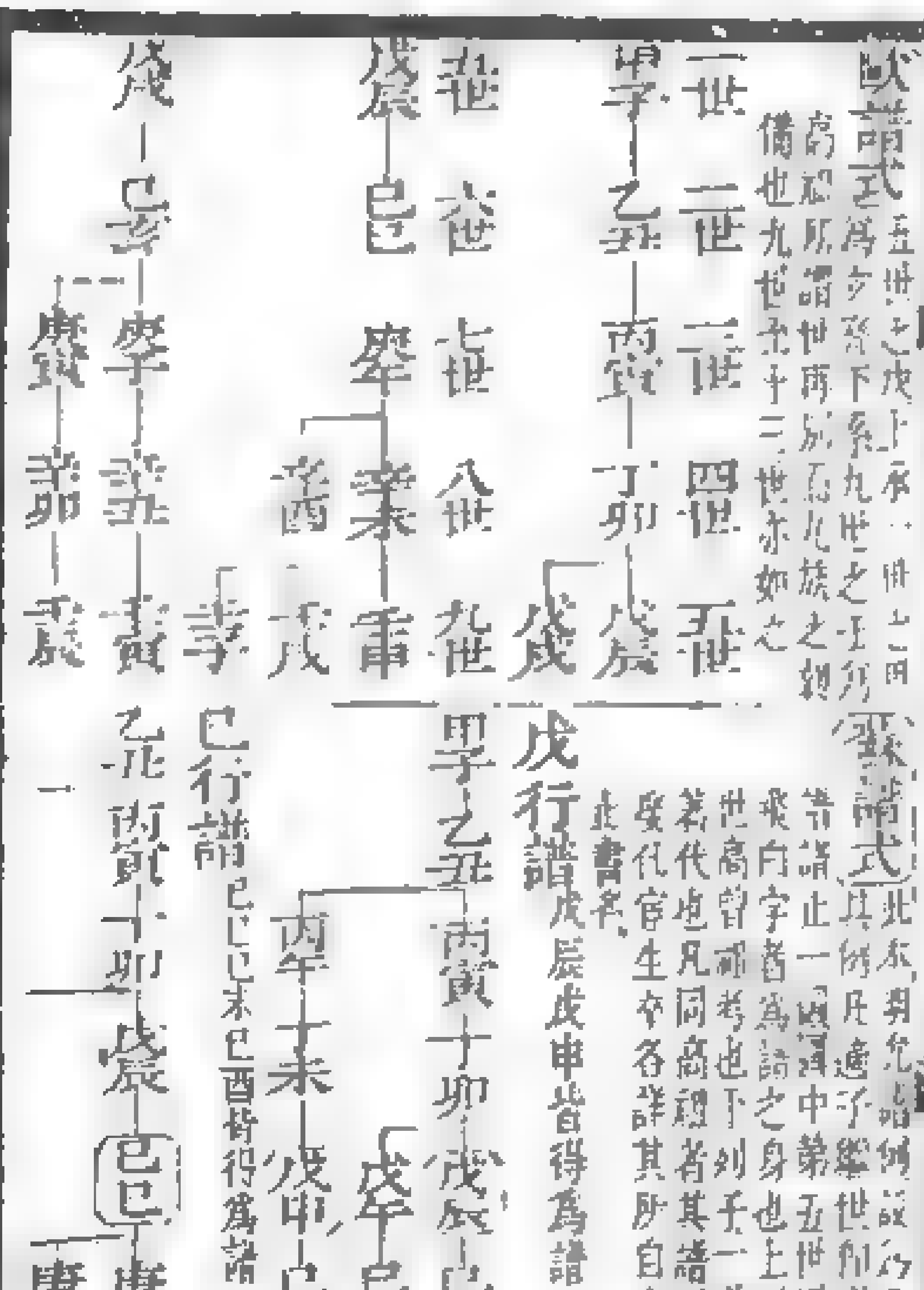
入道可也他姓螟蛉更不必言

宗法八 族譜 圖說附

自宋以來爲族譜者首歐陽氏蘇氏考歐譜采史記表鄭氏詩譜依其上下旁行作爲譜圖其五世則遷實古者小宗之法故其圖上自高祖下至玄孫而別自爲世蘇譜則言從小宗之法故其譜自高祖而下而高祖之父遂遷兩家所本則同而其異者歐譜則別爲世者上承高祖爲玄孫下系玄孫爲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是其譜世遷而不世變蘇法凡族人適子易世皆自爲譜同高祖者其譜同遷高祖之父而世存先譜子孫得合而考之其譜世遷而世變要而觀之歐譜合收

而易考蘇譜散見而難稽故世之爲譜者多從歐陽而不從蘇氏愚就兩家之學證之於經而考求其義皆有所未盡也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大宗無論已小宗五世而遷者謂玄孫之子於高祖之父親盡無服其廟遷而不祭不祭則凡此祖之庶子而下自有其當祭之宗不復宗先時之世適然而世適玄孫之子遞祭其父之曾祖以爲高祖其同高祖者復宗之以祭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也豈謂玄孫之子遷高祖之父遂并高曾祖考而盡遷之也哉先儒探經不詳斯義而歐陽遂本以作譜凡爲玄孫者別自爲世夫人之生無不始爲孫曾其後漸爲禰祖有遞遷而傳以漸[illegible]乃定以某爲玄孫使別爲世而上承高祖下系之孫以合于九族之親之說其於經意不已疎乎且所謂九世則遷特不祀之於廟耳乃蘇氏譜法因之而上不及高祖之父譜但存先譜就其見于吾譜者不疑于遺其所自始乎故愚謂宗者統族人以奉祀也祭已往之祖而收見在之族祖分而祭亦分故一族不止一宗譜者記族人之世次也追已往之祖而收見在之族祖分而族不分故一族可同一譜由是以觀宗法與譜法原不相謀而拘拘執宗法以爲譜法雖曰師古其如未盡何故蘇法宜舍而歐法宜廣也廣之奈何歐譜依

史表詩譜爲圖源流之所自可知子孫之多寡易見此凡爲譜者所宜遵不可易也其必限以五世而五世者上承其高祖下系其玄孫是名爲五世而實則四世施之于蕃宗巨族其世遠其人庶卷帙繁重子孫既苦于搆修復難于考索愚謂爲譜者特限于紙幅不能多列世數不得已而後別爲世如其可列即十世以外皆可書之字無取乎過大行不必其過寬人載其名子孫相繼而書止隔一宗是即歐法而廣之者也得乎此法即所謂五世則遷之宗與百世不遷之宗皆可于此考見奚必拘拘五世爲哉



附山陰劉子譜式　本隊法而稍變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始祖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
戊辰次子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戊辰次子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庚寅之子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壬寅—癸卯

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
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
戊午—己未—庚申—辛酉

庚行長房 譜以庚午庚申皆得為長房以其為乙丑長子之玄孫故別之曰長房譜
戊寅—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
庚子—辛丑
戊午—己未—庚申—辛酉
庚行次房 譜以庚戌得為次房譜以其為乙丑次子之玄孫故別之曰次房譜
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
辛卯

附萬氏族譜

吾二世祖遺言先世在宋皆有顯跡家傳譜牒兵燹無存故竹窩公作譜推本于四六府君斷自可知者始也後世修譜皆因之

定遠譜

體四六府君　義九八府君—斌

然義九八府君之上一世世居定遠譜闕不列故別為一譜我始遷寧波者

寧波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斌—鍾—文—全—麟—椿—表—邦肅—學泰—斯年—言
武
　　　　　　　　　　　　　　　　　　　　　　　　　　　　　　　　　　　燁

祺—楷—聚—自用
松　　　　　廣甫—邦和
　　　　　　謙甫—邦寧—復
　　　　　　　　　　　　音
斯稱—世德
　　　世懋
斯韻
斯昌—世澤
斯選
斯大—經
斯備
斯同—世楷

始祖從龍受國未官居寧依石灑嘉子為贅婿子孫即以寧為家故首寧譜以系世

族譜後說

有疑余譜為過簡者予因作譜之意將以志祖宗世系之源流使子孫不忘所自來也甚以此飾人耳目矜其族望哉今世故家之譜大都浩繁卷帙非有力者不能修譜成東之高閣族人莫由得見更多歷年族類益繁因循推諉漸致散逸在有子孫而不知祖父之名字者皆由于不簡之過也簡則易修簡則易考易修則子孫人人樂修而譜存者多易考則子孫人人樂考而知祖者衆此予之意也

附萬氏世紀

萬氏世居定遠、禮四六府君值宋末、耕讀不求聞達、義五八府君其子也、承父志、從師問學、見聞淹博、隱居苦節以終、此二世爲定遠祖、五八府君有子國琛、字文質、少負奇志、不修小節、元季擾亂、仗劍從明太祖、賜名斌、允萬戸、克滁和真三城、授顯武將軍副千戸、守禦滁州、尋定濠泗、洪武建元、授武略將軍、調永平衛、從取中原、賜誥世襲、五年、進征沙漠、戰死于阿魯渾河、是爲吾之始祖、子鍾、字榮祥、幼孤、痛父歿于王事、克自樹立、精韜畧、工騎射、初授武毅將軍、龍驤衛副千戸、征松州、攻旄州蓉美等蜖、皆先登、討吉安太和叛寇、平之、十七年、奉命捕倭寧波、積功、陞寧波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賜第

于鄞、因家焉、建文改元、拒靖難師、死于花園、二年冬、子武嗣職、武字世忠、髫年失恃、善事繼母、讀書尚氣節、公餘日集賢士討論經史、苦心研索、得誠意正心之旨、嘗秋夜見天空雲淨、月光如晝、嘆曰、人心不當如是耶、遂以秋月名其軒、永樂元年、擢討黃巖巨寇、生縛之、監司爭功、誣以稽遲、論戍廣右、六年、從征交阯、進兵相江、奮力戰而歿、年止二十三、無子、弟文、字世學、即世所稱射龍將軍也、繼兄受職、率舟師禦倭、獲其巨艦、生擒斬殺無算、夜次桃渚、忽雙艇漸逼、疑賊至、發矢落其一、乃龍目也、颶風暴起、溺焉、得年二十二、恭人吳氏方娠五閱月而生子全、自將軍已上、父子祖孫四人相繼死國事、

將軍既死、門無男子、全方呱呱泣、行道興悲、恭人與姑曹姒陳皆弱年、誓死以守、而將軍之女兒義顏亦誓終身不嫁、共保遺孤、持門戸、于是寧人稱萬氏四忠三節一義、至今如一日焉、全既長、字惟一、念祖父死忠、母姑節義、祭盡哀、養盡孝、作萬氏宗譜、以明世系、性愛竹、自號竹窩、入官後、一平濶括、三破島夷、退食則講切經史、以詩文自適、所著有竹窩稿、子禮、字天祥、別號蘭窓、恪共先職、其治兵恩威並立、好讀書、稿名蘭窓者、其詩也、子椿、字有年、自其先世皆工文事、于家學所傳、服勤無懈、究心經史、取慎獨之義以自省、號曰慎菴、居官嚴而有法、稱儒將焉、遺詩曰友菊吟、子一、即吾高祖鹿園公

也、諱表、字民望、性至孝、少孤、奉母王恭人、敬唯謹、母卒、廬墓三年、以世職中正德庚辰武進士、晉都指揮督運全淮、見饑民滿道、先賑後報、陞浙江司閫、抑鎮守中官、絕其干請、遷南京大教場坐營、飭營伍、宿姦懲、魏國悍弁之干紀者、歷任漕運參將、廣西副總兵、淮安總兵、提督漕運、僉書南京中府都督同知、公歷漕最久、于河漕利病、極意興革、凡所奏議、具載通考及經濟文錄中、嘉靖壬子、汪直勾倭內犯、東南騷然、公在告、憂憤激切、深究亂原、謂必誘斬首寇可平、乃薦蔣洲于當事、不聽、公既沒、胡總制宗憲用洲、致直東歸、以常使道杭州、適撫臣廵海、倉卒無備、力伯號問策、公亟選健兵數百、命增吳

指揮楊宣統以出大破之及僉書中府值蘇松寇急公散家財募兵以進猝遇賊于婁門身中流矢猶創大呼督戰賊潰去抵留都下血斗餘暈絕而蘇貽書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我一生持文墨不任兵今晚年身上增一箭瘢不亦美乎未幾復轉漕運踰年病卒年五十九公于學無所不究旁及老佛要以吾儒爲歸日與龍溪緒山荊川念菴東郭心齋講良知之學居官所至與學士大夫求問業者摩肩接跡凡所開發悉本之躬行心得聞者無不意滿著述甚多玩鹿亭稿灼艾集其尤著也子二庶長謙南以選貢仕萬年主簿方夫人生我曾祖諱達甫字仲京別號純初承鹿園公後偕兄屬

學禮質疑卷二　三十八

志于學受業荊川龍溪緒山之門嘗得未讀書與兄對坐溪橋遞相傳問每盡一紙投之中流歸而覆誦不脫一字已襲職歷官廣州參將所至皆有政迹軍民懷之莅政之暇唯文史是娛一時名宿如月峯赤水瀛園具區皆服其文行每過從旬日不舍卒年七十三所著曰皆非集高祖瑞巖公諱邦佐字汝承黃巖人出由先職歷浙西運總以軍法部署漕卒挽漕數十萬如期畢集不失釐粒晉山東都司僉書督蹕更入衛值三殿災忽中官傳旨毀五鳳樓保承運庫公謂樓國家象魏不可毀請執其咎乃率所部徹小屋塗大屋兩俱無恙後薄釜山朝鮮告急廷議謂公衛人習舟乃拜遊擊將軍帥

南京龍江營水師克日赴援已徵守鴨綠江轉漕遼陽給食不乏擢溫處參將移狼山副總兵軍民樂其德政謀爲立祠會改通州城發及塚墓暴骨如莽公惻然語衆捐金置塚佐以祠金衆感泣從之晉都督僉事總兵福建福建故嘗爲戚少保所守公一稟其約束而修其廢墜島民失風入寬撫軍欲掠以爲功公審其非寇也遣之期年以病歸與鄉先生飲酒雅歌詩名一枝軒草年七十五卒祖妣夫人張氏繼陳氏是生先考於乎由始祖及瑞巖公九世十人繼官戍衛雖號爲勳閥而自定遠祖下皆讀書明義以忠孝貽謀故世忠公至交趾爲里選書戒其弟守先世圖籍留心書史歷竹窗蘭窗

學禮質疑卷二　三十九

愼菴二公而益勤至鹿園公而大盛以經濟理學稱名臣純初公瑞巖公皆名諸生起爲大將世有文集我先考以鄉舉起家兩[illegible]文章節義卓卓千古世謂其崛起將門而不知家學淵源醞釀已三百年之久也先考諱泰字履安別號悔菴性至孝篤於友誼其爲諸生卽偕陸文虎黃黎洲[illegible]木劉瑞當于玄趾諸先生同學於山陰得聞證人之教復社盛行先考與文虎白甫東破荒而出婁東雲間莫不倒屣接之崇禎時勅行薦舉學使者以名聞固辭讓之文虎交滿天下汲引後進如恐不及至解人之紛出人於厄不避艱難如倪高中丞玄若李侗部宗海無辜之獄輸木仗義臨刃奪而生之朋友

中，至今能言其事。婉厲名節，人風益高，世望之爲鄭思肖、謝臯羽之儔。卒年六十，著有續騷堂稿。先妣閔氏，子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遐、斯大、斯備、斯同。斯年生言世、培世、懋世。斯程生世德。斯昌以兄子世灝爲後。斯大生子經。斯同生世楷。今言已有子承恩，世澤有子承伊，世懋有子承周矣。噫！吾祖宗一適相傳，中間不絕如綫，而傑人蹱起，照映後先。子兄弟稚昏無聞，弗克負荷，仰追先德，慙悚難安。唯是先訓所垂，詩書之澤，不以寒餓廢輟。斯大從事禮經，竊觀祭統云：子孫之守宗廟者，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因思吾先祖善不勝書，取而傳於世，亦禮之所許，故著吾家之譜，并畧述

先祖行實於後。斯大百拜錄

適孫承重一

武林張仲嘉著齊家寶要，有云：父母之喪，長子爲主，無則次子，或長孫主之。子謂當改云：無長子，則長孫主之。此古人重適之意，因引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孔子曰立孫爲據。友人吳秉季謂予曰：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且子所引，乃卿大夫之禮，士庶之家，不必然。予曰：某所言者，古今之通義也。君之所慮者，末俗之私見也。子亦知適孫爲主，即承重之謂乎？曰：雖承重，猶當次子主之。予曰：若是，猶未明乎承重之謂矣。古人子子無問衆寡，爲父後者，止適長一人，是謂適子。父老則傳重

父沒爲喪主，適子死，則父報之，故喪服父爲長子斬，傳曰：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註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此重之義也。適子死則適孫爲後。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註云：適子在則皆爲庶孫，必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爲祖後也。爲祖後則凡適子之事，皆適孫承之。故祖父卒，服斬，與子爲父同，此承重之義也。夫祖非無庶子，而必以適孫爲後，則知所謂正體之重，庶子不得傳之矣。庶子不得傳重，則爲喪主者，非適孫而誰？庶子何以不得傳重也？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註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觀此則庶

子不得傳重可知矣。不得傳重，而得爲喪主乎？使庶子而可爲喪主，則適孫可無承重矣。使適孫而不爲喪主，則所謂承重者，爲何矣？今天下喪禮廢壞，獨適孫承重，律令著之，通俗行之，猶見古人爲後之義。乃于此而更忽之，則古意亡矣。此君子之所深憂也。曰：適孫爲主，庶子反無所事乎？曰：非也。喪主者，喪禮所謂主人也。庶子者，喪禮所謂衆主人也。古禮，唯辟踊哭泣，哀麻苴絰，衆主人所同，而拜賓送賓及視斂之禮，與凡成禮于喪中者，主人所獨。今世俗喪儀節，大異古初，子孫不分適庶，槩施而無別，孰謂其無所事也？曰：然則庶子于父喪亦各有所重，適孫何以得專主邪？曰：庶子之于其儀節亦庶

子之不欲自異于適耳。謂各有所重。何以處子先父而死者。其子不爲祖承重乎。觀此。則庶子無所重而重在適孫也。庶子雖叔父之尊。不得以其爲兒子而厭之矣。曰。庶子雖不厭。然居喪儀節。適庶既均。適孫之爲主者。於何見之。曰。勢重者難返。欲一旦復古禮于今日。有所不能。就今言之。唯視祝辭及名刺之通于外者。先適孫而後庶子。存古意什一于千百而已矣。曰。如適孫復死。則如之何。曰。今制不有曾玄承重者乎。謂之承重。則毋問曾玄。服斬與孫承重同。服同。則其爲喪主亦無不同。次子亦不得而專之也。故次子爲喪主者。必長子無子。或適孫曾無子。不得已而後爲之。乃可耳。古人無子孫者兄弟主之。無兄弟。族人主之。無族。則東西家。前後家。或里尹主之。蓋喪有無後。無無主。聖人盡禮之變而爲之制。若言其皆禮。則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之爲喪主。其可得而移易也哉。

適孫承重二

或問適孫主喪之說既然矣。其有祖亡于父後。而曾祖尙存。孫承重乎。曰。否乎。曰。以古禮言之。重爲先祖祭祀之重。曾祖而在。重猶在。曾祖之身。然業有曾孫而爲曾祖。則既老且衰。重往有已傳未傳之別。何則。古人七十曰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弗及。故喪服父爲長子斬傳曰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老而傳重。則重在祖身。

祖因得立其長子以爲適子。長子而沒。即立長孫以爲適孫。如是而祖亡。則祖身之重。孫即承之矣。其或曾祖未傳重。則祖在且猶爲曾之適子而已。未立爲適曾孫迨祖亡而後立。祖無重可傳。孫亦無重可承也。然則重有已傳未傳之別。孫即有承重不承重之殊乎。曰。據禮經。皆言傳重。無言承重者。（爲人後門受重）書故儀禮于孫主祖喪。止言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雜記載喪祭祝辭。止曰哀孫。並不言承重。後人制禮。有承重之稱。蓋以上有傳。則下有承。義非不當。第專施之于孫主祖喪。則意實未該。何則。重爲先祖祭祀之重。父死子繼。豈獨非承。今以子死孫承。謂上祖喪爲承重。是重之義專指祖喪矣。亦曰。孫爲祖後而服斬。乃代其父爲喪主。非關承重乎。曰。五服莫重于斬。唯子爲父服之。孫爲祖本齊。今代父服斬。以爲喪主。不謂之承重可乎。曰。吾不謂祖喪服斬之非重。第言禮必本于經。承重之稱。生于傳重。傳重之義出乎上。祭則安得專指孫主祖喪而言承重也。且先祀之重既在曾祖。就曾祖言。則父之祭亦重也。得不謂之承重乎。曰。曾祖尚存。其祖禰無祔。不得祔食于曾之祖。祖祔食則無尸。其祭僅同于禰而未全乎。重安得遽稱承重也。然則孫主祖喪。宜何稱。曰。稱之爲適孫可也。古人有適子者。無適孫。有之爲適孫。即知適子之既亡。而孫代爲喪主矣。且稱之爲適孫。即知先祀之重在其

身不必更言承重矣故苟拘于承重之稱則曾祖尙存者苟傳重未傳重之別而孫若祖喪者因有承重不承重之疑皆以適孫爲稱無論曾祖亡而當服斬即曾祖存而亦當服斬無論曾祖重巳傳而當服斬即曾祖重未傳而亦當服斬蓋服斬者孫代父主喪而致其誠而重之在曾祖者仍無嫌于身之未承也不旣兩全而無失乎曰記謂父不主庶子之喪祖而曾之適子也則曾祖主其喪矣曾孫雖服斬豈得主之乎曰喪禮繁委非老者能勝故記云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又云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親喪且然況子喪乎故必孫爲主無疑也孫旣爲主可以齊衰將事乎故必服斬無疑也

承重妻從服

晉賀循云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此從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文而推之也故家禮及今制妻爲夫蒿服圖于凡承重皆云並從夫服而世俗承重者母在則妻不從其誤實始于虞喜孔瑚問喜曰玄孫爲後者其妻從服姑在服緦近輕違重情實有疑竊以有適子者無適孫又若宗子之母在則不服宗子妻推此知玄孫爲後姑在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不應歸之更推之曰有適婦無適孫婦祖服自以姑爲適由是世俗相沿姑在婦不從服迄于今不變愚謂宗子母在而族人不服其妻蓋體宗子不死其父之心而尊其所尊且以婦歷于姑故不爲之服非以重在姑也夫承重而妻從服爲喪禮之內主也兩者義別各不相蒙內則云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觀此則知宗子母雖存而凡吉凶內主之重皆其妻承之故喪服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亦如云者蒙適孫而言無適孫亦無適孫婦也（禮士男子立文先嫡則有適婦者無 通孫婦是以婦人爲主也適婦人從人）適子死而立適孫巳娶即爲適孫婦于其祖之喪也母在則服婦服之常孫婦主喪者則進服婦爲舅姑之服（古禮齊衰朞家禮斬衰三年今）各盡其道並行而不悖虞喜之言抑何

據非所據乎且古來吉凶之禮率成于夫婦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昏禮父命子親迎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故凡儀禮喪祭稱爲主人者皆宗子也稱爲主婦者皆宗子之妻也此之謂夫婦親之安有宗子旣娶妻而母尚主重之事也哉賀氏不察于宗子母在族人不爲其妻服援王制八十齊喪弗及謂宗子母未七十母自與祭不知王制指男子爲言（內則小記文）婦人舅沒姑老則固不以年計也（[illegible]）蓋得之又云舅沒姑老授祭事于子婦是旣知孫承重者妻承重巳乃其云有適婦無適孫婦祖服自以姑爲適何也如其言是一孫婦之身主祭則爲適服祖

則爲庶義無一定若謂雖主祭亦庶也吾未聞庶孫婦而可以主祭亦未聞夫既爲適孫而妻不得爲適孫婦者也故夫父死母爲內主者唯子幼未娶者耳已娶未有不主重者也（婦謂妻）主重未有不從服者也即玄孫爲後長主姑存者重在爲主不論遠近從姑緦婦服止得其常豈近輕遠重之謂乎若必如虞說將古禮無曾玄婦服者其大服斬而妻吉服以爲主可乎故曰婦人從夫

庶子爲其母黨服

身爲庶子於其生母之黨欲尊而親之則嫌於干適將薄而遠之則疑於賤母事處兩難據經斯得儀禮喪服傳子爲母黨之服小功緦麻章明著之（爲外祖父母從母小功爲舅緦）

（之子從母昆弟緦）妾子爲君母黨之服（妾子謂君母曰君母）小功緦麻章亦明著之（爲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爲君母之昆弟緦）獨不見妾子爲其生母黨之服唯喪服記有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外祖父母（何）從母（何）舅（何）無服（此指生母之黨）不爲後如邦人（不爲父後則服）與（[illegible]）恩反復思之乃知古者妾子於生母之黨一如適子之於母黨無與稱無異服也古者妾不得體君（尊夫）妾（[illegible]）於私家得遂（[illegible]）故喪服傳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期大夫之妾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大功（傳曰妾自服其私親也[illegible]）而記又言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illegible]）是妾得服其私親也妾既得服其私親則其子從母而服其私親不亦宜乎然其爲父後而於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則何也古人於子無問衆寡以一人爲後妾子而立爲父後則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此無論於生母黨無服即爲其生母父在服期父卒三年者亦降而止於緦也（[illegible]）烏乎古人之於妾子以其分雖異而情則同故於其服母黨也正傳雖略其文而後記則明其制益使之得爲服者所以厚私恩使之不得爲服者所以尊先統仁之至義之盡

也乃或者疑於所謂外祖父母從母舅者即君母之黨不知君母之黨大傳所謂徒從也（言其親屬從故而服之也）小記曰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喪服傳曰君母在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即爲後者亦然故小記又曰爲君母後者（即爲父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若夫生母之黨則屬從也（屬謂親屬以其親屬而從之服）小記曰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母死猶爲母黨服）唯爲父後則不問母之存否業承先統不得更顧其私恩故不爲之服果若所疑彼妾子於君母之父母從母已見於小功於君母之昆弟已見於緦麻此又奚復贅言不爲後如邦人也哉要知古人之妾不同有有私家者有無私家者曲禮所謂大夫之

姪娣士之長妾此有家者也所謂買妾不知其姓此無家者也無家者已矣有家者未有不為之服也所以然者天下無無父之人天下亦無無母之人也家禮八母服圖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為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無服蓋本儀禮而文義更明第不言不為後如邦人然可因之而想見今制唯妾子服母三年妾為其母服期而無妾母黨之服其有私親者視之如僕隸等嗚呼妾母之私家自適子異視之可也身為妾子而亦異視之其何以慰母心哉

鄉飲酒禮席次

古今異宜先王之禮存于今者蓋寡獨鄉飲酒禮郡邑

尚歲行之憶予弱冠時猶見正符公擇弟允誠季野兄于吉觀禮于郡庠見懸圖一軸書賓主位次其設席如其圖大賓之席（鄉人曰賓儀禮曰賓）在西北而向東南二賓之席（二賓儀禮曰介）在西南而向東北郡守為主人席于東南而向賓郡丞而下為僎（儀禮曰遵）丞席東北向二賓通判推官席東而西向三賓之席在堂西（三賓儀禮曰眾賓）予竊心異之謂古人有憂者側席而坐鄉飲酒嘉禮也胡為其側席也孔子平居席不正不坐鄉飲酒禮席也胡為其不正也問之相禮者則曰此見于鄉飲酒義古禮質然時予于禮未深致雖心疑之亦姑倚之年來纂集禮說取鄉飲酒義詳思之始曉然曰前章云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主人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者言其方也後章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于東方者言其鄉也後人行禮信其前而遺其後遂定為側坐相向垂為令典郡縣諸司以吏治為急于此無通行故事孰為審察其非其相禮執事之人類皆庸碌無知豈能深究行之既久竟視為禮之固然至有忘乎今之失而反致疑于經者如郝仲輿邃于經學其于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云此坐位與前異則亦以前文為側坐矣嗚呼不察經文而致今之失不可也因今之失而致疑于經益不可也儀禮鄉飲酒篇云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位皆不屬焉不詳其方與鄉故鄉飲酒義特明之然儀禮獻賓時云賓

升席自西方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則其席之正而賓南鄉介東鄉主人西鄉皆可得而推之矣鄭註儀禮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眾賓席於賓席之西是四面之坐禮經固明註家未失也又鄭云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則漢時亦非側坐也張子云坐位賓主不相對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也若相對則主於敬主矣斯言深得布席之義自餘諸家亦無解為相鄉者獨方氏云賓面東南介面東北主人面西北僎面西南蓋其附時俗行禮如此而為是言乎考明會典洪武十六年頒行圖式賓與經註同至二十二年更定則如方氏說其非禮不正明

世莫知蓋已久矣或曰古之時謀賓介也以齒德今率貴富人耳古之時獻酬交錯三揖百拜今皆略矣不責其大而責其席次之末無乃已疎乎曰吾亦知此禮之名存而實亡然吾甚愛其名之猶在也使其名存實亡而席次之設悉更從今俗如席地之易爲几案籩俎之易爲陶器也吾無責耳矣乃觀其設則俐鄉也問其由則曰自古然也嗚呼禮隨時變古禮之不行於今何害吾患其非古而托於古且恐儒者惑於今之失而遂以之釋經也故特爲之辨

學禮質疑卷二終

姪　言
子　經同較
孫　塏長沙周宜猷重較

乾隆己巳歲孫福重鐫

郊社禘祫問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郊社禘祫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前答門人李塨問南北郊分祀及問有禘無祫之說，末附艾堂問。自注云同郡學人集於艾堂所問，此則專論禘祫者也。其中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見於周禮本有明文，疑無北郊之祀者本無庸置辨。奇齡性喜攻駁，反覆詰辨，未免繁雜。至於時祭之外禘爲大祭，所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語出緯書，本不足據。祫對禫爲義，不對禘爲義也。奇齡辯大禘與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時祭必合祭，故稱祫。則皆發昔儒所未及，於經義不爲無補。錄存其說，亦足資禮家之采擇焉。

西河合集

郊社禘祫問

卷全

古社郊分祀
六來入享耕[illegible]
[illegible]不郊[illegible]
[illegible]非祭
[illegible]非於祭
[illegible]有無祫祭
[illegible]古事於乾
[illegible]經祫禘
[illegible]傳[illegible]並無禘論

一大[illegible]禾[illegible]
天地人合祭地祭
山川字郡社祭
[illegible]
禘非宗用[illegible]
[illegible]禘皆稱[illegible]非禘
三年五年諸說所始
二禘名禘同異
禘日

西河合集

郊社禘祫問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稿 [illegible] 王錫闕 較

李塨問陸道威曰南北郊分[illegible]之說始自漢武時。祠臣寬舒等一議後又引[illegible]大司樂文附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澤是分祀之據不知大司樂文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是論合樂非論大享也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說此豈真漢儒之謬耶

南北二郊予昔在館時以曾作配位一議已議及之大抵衆說紛紜多有言無地祭無北郊者予謂既祭天必當祭地既有南郊必當有北郊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徧是一歲之中既祭天又祭地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是兩祭之處祭天一所祭地又一所也是以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

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蓋謂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上是因丘之高而治以爲壇謂之因天事天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是因澤之下而營以爲兆謂之因地事地故孝經說曰王者事天明必祭天神于南郊事地察必祭地祇于北郊而漢志引禮記曰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是南郊分祀在諸經亦均有之不止周禮春官文也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所議則大不然泰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在澤中圜丘而漢文用禮官議謂古者天子夏日必親郊祀不止冬至爲然故漢郊祀志云漢文祭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日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二郊且冬夏二至亦俱仿舊制行之是必周末漢初猶有根沿定禮承襲不改故蛛絲馬跡彼此一綫若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于汾陰與郊雍對耳何嘗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而立南北郊于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數十人議定郊禮名爲元始儀以至後漢光武兆南郊于洛陽

之陽兆北郊于洛陽之陰悉遵其議而地祇之祭遂歷魏晉六代以至唐宋元明並未偏廢其或稱北郊或稱玄丘或稱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而要之有地祭一禮則自三古迄今未有異也

乃不學之徒謂二郊之名始于周禮而并周禮亦不學者且謂始于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諸語因欲變其說謂此是合樂不是大享揣其意不過欲辨圜丘方澤二名并郊祀地也不知圜丘即泰壇方澤即泰折圜丘因丘陵方澤因川澤二郊之名諸經有之不始周禮前亦既言之詳矣若謂大宗伯大享之禮祇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並無地祇之說則似全不知周禮者周禮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即祭地禮也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無非以地祇禮與天神對言即大司樂文亦有云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原不止奏

圜丘奏方澤數語乃即此數語又未全讀挑謂圜丘
方澤是合樂地非祭祀之地則後文即云于宗廟之
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豈此宗廟之中亦合樂地
非大享地耶且謂合樂非祭祀亦此宋儒最不通之
論又不可不一辨者也虞書夔曰[illegible]球一章是合樂
于宗廟者蓋舜祭瞽瞍所奏樂也宋儒應見謂舜不
當有瞽瞍廟不當祭瞽瞍此但合樂以志九韶之美
非祭廟文也則虞賓在位羣后俱至毋論樂不虛奏
且亦安得請召諸客使勝國之賓五服之辟無不畢
集如吳下伎客作勝會者今不知何故忽擇此冬至

夏至二日且一集高丘一會下澤而奏此大樂可怪
甚且夫合樂者合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奏之謂也
堂上有琴瑟搏拊謂之清歌堂下有管鼗笙鏞謂之
間歌合琴瑟管笙諸樂器而並奏之謂之合樂此非
細故矣故習籥習吹學干學舞雖在一節亦必居之
大學之中見合樂合吹皆爲大祭祀大燕饗所用未
有不習之學宮而可露處者是以月令季春大合樂
以爲獻酬之用仲夏合盛樂以雩帝仲冬季冬並合
吹以饗帝燕族人皆在學皆非虛奏而至于祭之日
則大司樂直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

以致鬼神示是此合樂即是大享謂大享時所合樂
一如鄉飲鄉射燕禮所云間歌某詩合樂某詩類故
重其文曰奏之蓋奏之則必有聽之者矣不然黃鐘
何律雲門咸池何舞無端聚衆器繞衆成衆變入丘
澤之間而漫曰奏之奏之奏誰耶
陸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並無合祀之說蓋
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
但從祀耳嘗觀魯之僭郊愈知古無南北郊之禮
蓋當時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皆僭之故
春秋頻書其失向使別有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

魯亦必並僭之春秋亦必並書之矣且春秋書乃
不郊猶三望此正與虞書類上帝侍禋六宗望山
川同則地祭原只在祭天之中何分祭之有
天地只分祭並不合祭周頌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
祀天地也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解者謂一是天牲一
是地牲也因之有天地合祭之疑不知昊天祀天地
非謂合祭同此詩謂分祭皆此詩也召誥用牲二一
是帝牛一是稷牛謂帝與配分此牲非謂天與地分
此牲也此則天地不合祀之明徵也乃謂天地雖不
並祀而地祇之祭當附見之祭天之中如祭天于郊

而社稷山川俱從祀焉即此是祭地令此則別無大
地之祭因引虞書望山川春秋猶三望爲據則天祭
從祀甚多自圜丘以入寢百神列祀典外凡旅上帝
類上帝大率以五帝六宗三辰四時四類五嶽四瀆
諸神從祀而不及社稷惟祈穀雩報之外告大災因
事之祭則雖祀天神而后土四望在所不免然亦並
與山川百源四海五嶽諸望祀猶有別是以天地正
祭各以類從在社稷並不從天而即巡狩出征凡因
事祭告如詩禡法王者興師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
瘞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亦天地兩告地不從

六

天其亦社稷山川皆不從天告而從地告是祭天而
及社稷猶不得謂社即是地况地是地社稷是社稷
山川是山川而以山川望祀坐之社稷不亦謬乎
今魯僭郊禘不僭地祭以是爲無地祭之證則更
不然凡魯所郊只是祈穀上帝一祭其于冬至旅類
諸郊並不僭及蓋郊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
帝類上帝祈穀上帝龍見雩帝季秋饗帝諸事雖皆
是天子之禮而二郊大事諸侯所絕至祈穀與夏雩
秋饗則諸侯皆得行之故家語定公問孔子謂寡人
聞郊而莫同何也而夫子直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

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是魯不僭郊在夫
子已明言之乃考春秋所書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
而不在春正月是建卯之月而並非子月其爲啟蟄
之郊非長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
用郊此即周頌豐年秋報月令季秋大饗之祭亦郊
之降殺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伯因于吳謂太宰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雖屬譎說然亦借秋
報之禮爲言並非僭天子大郊之祭乃謂其僭天祭
而不僭地祭遂疑無地祭已可笑矣復謂春秋但書
郊而不書地祭必是無地祭志故則春秋書郊不書

七

社者亦皆不書祠禴豈魯無社祭且并無四時祭乎
又問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又曰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
本反始也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
社而百貨可極王制天子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
明皆以社與郊對且他經郊社對舉者不可勝數
如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
新邑是周禮之見于行事者故胡宏謂郊所以祭
天社所以祭地其說似是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
敢舉焉社則次矣自諸侯以至州里皆可行之是

亦天尊地卑之義故中庸郊社對舉而以事上帝
弊之此其義與
此說在宋後多有之但仍未是者社爲地祭之一較山林川澤四方四望爲最重故與宗廟對舉而立之國中又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宗廟之爲仁義明是法地所爲與宗廟並然而泰折瘞埋原有地祭則自不得以社當地矣是以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禮運亦云杞宋之郊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與社稷明白分別是以周禮于地神稱大示其祭稱

大禮與社稷神之稱土示諸地神之稱山林示川澤示丘陵示墳衍示原隰示者截然不同故社有與郊對舉者皆是小郊與大郊無與大郊則地與天對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也小郊則社與郊對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皆是也蓋類郊旅郊四時郊五帝郊與巡狩征伐及祈禱報反有事之郊俱是小郊往往與社相對稱如所云報本反始百神受職者皆是秋冬報祭如周頌良耜爲秋報豐年爲冬報並非冬至泰壇之祭故得與社之報本反始百貨可析述類並言以是知中庸郊社之禮往嘗謂郊重社輕故天子得郊而諸侯祇社天尊地卑故郊祭限天子而社祭遍諸侯孰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兩兩對待並未嘗有偏畸也

又問社稷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稷非土不生土非稼不功也但據春秋傳則社爲后土即共工氏之子也稷初名農即厲山氏子也至夏末則周棄嗣農爲稷而后土如故則豈前此無社稷與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考虞舜類上帝時以六宗禋天神以山川望地神及巡狩亦然

柴祀天神望秩地神豈此望山川即社祀與
社義不一而重在田事故祀后土以尸其利祀先農先嗇以報其功祀社以稷自昔有然第后土者以勾龍脩爲土官故以爲名先農或曰神農或曰即厲山氏之子農司嗇或曰即后稷然亦古先有其名而後以其人實之蓋社本土神稷本農神禮家名太社又名太稷然後附之以人鬼曰后土曰后稷此如明堂祠五帝者原有青帝赤帝諸本神而後以其人實之其在五人帝則有太皞炎帝諸神在五人臣則又有勾芒祝融諸神是雖有人神而不礙其爲本神烈山

以前不必減周棄以後不必增凡前儒以人鬼地神
爭執是非皆無庸也若謂古無社稷恐是以山川望
祀當之則又不然古社爲田正之祭與四方相通而
反與四望不通故楚茨詩以社以方雲漢詩方社不
莫方雖四方屬地而仍以五帝天神主之如前所云
勾芒祝融類而至于四望則[illegible]祇而與社分別
一如周禮所云土示與山林川澤諸示不同蓋社稷
不是地山川嶽瀆諸神又不是社稷曲禮祭天地祭
社稷祭名山大川祭義天子爲藉以事天地山川社
稷明分三等讀者審之

十

恭又問古天子有禘而無祫凡春秋所言祫皆是
禘從以其合食羣廟有是名耳若大傳云諸侯及
其太祖則有祫矣然止及始祖不得禘始祖之所
自出至大夫則并祫亦無有故云大夫有大事省
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謂欲祫于廟不得專行必
干求于君請君省察而後行之其說是否
曰有禘無祫予遍觀羣籍後始有此論然猶以先見
亡後必質之徐仲山張南士二君始于艾堂質禮時
毅然言之而君擧見及可謂意識超倫甚矣然天子
無祫諸侯亦未嘗有祫大傳所云祫即是禘也周禮
閒祀有追享一祭加于四時類祀之閒即是大禘詩
侯大夫皆無之故諸侯追享但得及太祖而止不及
所自出也大夫則全無追享雖干請于君亦止得上
及親盡而追享終無與焉故此所云祫亦只是禘蓋
本論禘祭而漸及等殺若別出一祫則所請非所殺
矣且祫是合祭禘是加祭若求合[illegible]一親則所省
非所請矣見諸侯無祫經傳顯[illegible]此非可一
言次者大抵皆者問也審也干者請也有大事者謂
時祭即大祫大禘也若大夫無太祖廟正義以爲是
支庶不是適子故不祭太祖則不然大夫三廟有二

十一

等王制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是別子惟別
子祀所自出得立太祖廟外此則一如祭法祗立考
王考廟皇考廟三親而止則此所請者是凡大夫
小宗卿宗大夫耳
又問陸道威云五年之禘即是周時宗法帝嚳有
帝摯相承則后稷別子矣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
其不祖帝嚳者諸侯不敢祖天子也雖文武以後
得祖天子而宗法必不可亂因仍祖后稷而特創
禘祀一禮以追所自始此周公精意也若后王嚳
起非世諸侯無宗法可尋則但以始王爲祖而禘

于其廟五年一舉喪畢之禘可不必行也是說何

如

漢儒議禮尚不曉宗法及唐宋以後則長夜而已是以漢議定陶宋議濮國明議興獻各以宗法相糾纏並無有一人知其義者而道威能傍推其意以及禘禮亦屬難得第其說仍未是也按禘禮最古不始于周觀國語與祭法則皆有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語是五帝已來行之已久此中精意莫有言禘家所難測者故夫子亟稱之若不祖帝嚳而禘帝嚳則在商時已然據宗法次嫡爲別子則摯堯兩嫡

俱爲天子自宜以后稷爲別子何則史記以稷母姜嫄爲元妃契母簡狄爲次妃則別子在稷不在契也然而商已先周而祖契且先周而禘帝嚳則契非別子何有宗法然則追享一祭不必周公精意也祇商祖郊冥祖契周禮郊后稷而祖文王頗有參錯後儒謂文武定制實祖后稷後王改爲祖文王則大謬不然其云祖文王宗武王皆指明堂言與祖廟祀后稷不同古人文多互見耳若魯有郊禘則郊是孟春祈穀之祭禘是宗子出王之祭此是宗法禮記每云魯郊禘非禮謂郊壇禮樂或祀圜丘出王享獻濫及羣

廟故以爲言非謂魯不宜郊禘也至謂後王禘祭不及所出則漢後並然漢禘高帝並不及太公但云每遇禘祭則合食高廟他可知矣若云吉禘可不行則吉禘爲喪畢之禘必不可少蓋祭多名禘俱以審諦昭穆言而新主入廟則尤審諦所最急者然且一祧一祔前後有升降而中多遷移使顯然去就彼此雜安因特造此祭使遷主存主共合一室而審厭之後遷共祧行祔同親返各營毀而歸其廟此正先王精意所在故儀禮最殘闕猶有云吉祭未配吉祭者正此祭也此豈可少焉

文堂問 [康熙十九年三月五日同郡諸學人集于文堂有問]

問禘祫大小在鄭康成禘祫志王子雍聖證論已分門戶幸後儒辨定俱知是王而否鄭其在兩家有成說者固不必再請矣第禘祫二祭實未了了如孔氏正義謂毛傳說禘祫總是不明不知禘祫二祭所始與先儒爭執所畢竟原是如何

禘祫二名先儒久相爭執予亦散見其大意于論議間非一端矣若畢竟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祫即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祫然總是爲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四時夏禘稱作解說並非正祭之名蓋祫者

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祫猶之特祭稱禘但是虛
義並非實名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
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祫大禘稱大祫烝嘗禘
稱烝祫嘗祫禘祫而于是竟增祫祭一名于諸祭之
間實則並無此祭也
其並無此祭何也
蓋祭名雖多除虞祔卒哭禫禪纖諸喪祭外其吉
祭之名約有三等國語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其日
祭不可考矣月享即朔享每月朔以特羊朝廟因而
告朔然非正祭名也惟時類四祭以春礿夏禘秋嘗

郊社禘祫問 十四

冬烝爲一等歲祀二祭以三年吉禘五年大禘共爲
一等雖國語尚有禘郊宗祖報五名然郊是外祭而
宗祖與報則宗是明堂祖是祖廟報是不祧廟原非
祭等惟荀子有禘礿烝嘗及大祫五祀名似得要領
然礿禘烝嘗祇是時祭大祫即吉禘大禘同是歲祭
以四時分四祭名則無等以三年五年合一祭名則
躐等蓋歲時本二祭等而其名有三曰大禘曰吉禘
曰時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祭也大傳禮不王不禘
喪小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爾雅禘
大祭也曾子問天子有嘗禘郊社之祭尊無二上是

以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國語天子禘郊之事則
有合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禘郊牛繭栗而
學記曰不卜禘則不視學總言大也然其祭則自古
有之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祭法夏后氏禘
黃帝而郊冥商頌長發大禘也周頌雝禘太祖也而
魯則亦以宗國之故禘及文王論語或問禘之說仲
尼燕居明乎禘嘗之義禮運魯之郊禘春秋僖八年
禘于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凡諸經諸傳其言禘者不能遍舉然並無一字及祫
已可驗矣若夫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禘祧

郊社禘祫問 十五

昭穆者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祫此即亂祫于禘之所
[illegible]始然其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祫名春秋閔二年
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祫
[illegible]其禘逆于諸侯左氏于嘗亦有以寡君之未禘祀
語其或及時禘有烝嘗禘于廟語或及有事之禘如
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祫字見于傳文
至于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牲稱春
禘秋嘗祭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稱春礿夏禘王制稱
春礿夏禘周禮稱祠春禴夏要總是時祭之四名有
互見而無異制不必妄解作夏商之禮但其無祫名

則一也蓋時歲二祭有三禘而無一祫其所以誤見有祫名者亦總以諸經說三禘時偶易稱曰祫而謂者不深察也

、其三禘之易稱祫而讀者不察奈何

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然禘亦名祫博士徐禪引[illegible]傳謂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歲祫即大禘終禘即三年喪祭是大禘即祫矣是以漢元始五年創為五年祫祭而後漢志及司馬彪書皆稱是禘祭章懷太子謂祫即是禘祫無二名及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

郊社禘祫問

夫

有等殺諸侯及其太祖謂諸侯凡合祭如烝嘗禘等但及太祖而已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士則更殺矣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謂大夫士非別子無祖廟者雖有大嘗大烝干請于君以求追享亦祇及高祖而已并不及太祖也蓋其所云干祫者正謂有事于廟請得如歲祫之祭追及壇墠指禘言也下祫者干禘也不然天子是禘而大夫所請者是祫指甲而求乙不相蒙矣若謂天子有禘而大夫士有祫則大夫士可各立一祭與天子等乎至于吉禘則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商頌玄鳥祀高宗也注謂祀

者祫也以吉禘高宗而合祭之也而杜預鄭玄諸君亦遂以三年吉禘名為祫祭然仍是吉禘耳非別有一祫也若夫時禘則王制天子犆礿 句 祫禘 句 祫嘗 句 祫烝 句 諸侯礿犆 句 禘一犆一祫 句 嘗祫 句 烝祫 句 謂天子以春礿為特祭犆者特也而至于禘于嘗于烝則皆用合祭諸侯不然礿同特祭而禘則一年特而一年祫惟嘗與烝則皆合祭焉是以曾子問于時祭亦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蓋以時為祫而非于時外又有祫也自不善解經者以三年吉禘之祫分名為祫以五年殷祭之禘專名作禘遂妄增

郊社禘祫問

七

一祫祭于五年之間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併妄解此時祭之祫謂即是三年之祫苟其遇禘嘗烝時天子耶則必先祫祭而後禘嘗烝故曰天子犆礿 句 祫 句 禘 句 祫 句 嘗 句 祫 句 烝 句 諸侯耶則必先禘嘗烝而後祫且闕一禘祭而時作一祫故曰諸侯礿犆 句 禘一 句 犆一祫 句 嘗 句 祫 句 烝 句 祫 句 總不識時祭之自為祫而妄以三年之禘改名為祫而歷歷與時祭三名較列前後至于如此解經于是埽地矣彼亦知大禘吉禘時祭之必合祭故稱祫乎

何故必合祭願遂聞之

古者祭法不傳大抵重祫而輕禘天子自喪畢喪祭祗特祭死者外日祭不可考月享則天子周七廟諸侯限親廟而其餘時歲皆用合祭蓋天子有祭及毀廟之大禘吉禘而大祫而諸侯止有吉祫之祫而無太禘之祫祭也天子有祭及存廟之三時小祫曰禘曰嘗自烝而諸侯則止有烝嘗二祫而禘則虛祫半焉又殺也然則天子諸侯所共爲禘祭者獨春礿一祭耳蓋禘祭最輕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儀祭法不知何等但考古祭禮頻重卽四時恒祭亦必先月而滌養先旬而齋戒先三日而鐵擇先一日而省眡

十八

而至于祭之日則周觀從朝至闔終此日之力自啟禘以至送尸灌鬯以至酳酢好論薦腥薦熟合烹加凡歷有儀節卽其七獻九獻圭瓚非一舉祝告嘏告諸辭非一進于堂于祊索祭非一地出奏入奏工備非一樂而使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時必不周以一人而行七祭則力必不給若謂日祭一廟可以遞行則前祭諏日未可該後祭之日此廟卜牲焉能通彼廟之牲然且一祭未繹而一祭又將省濯矣一尸未繹而一尸又當筮宿矣兼行之則一日不能行數禮各行之則十日不能舉一祭又況文武二廟在七廟之外嫄廟還廟又在文武廟之外合之非有餘分之卽不足而至于行事瑣細倍難懸斷試問箭簴鼎鑊何住何移禰親祖尊誰先誰後求之諸經固無文考之祀典亦不載此斷曰必不可言身必不可行之一大事也第不知古來禘祭之法何以不傳卽從來議禮之家何以竝不計及張南士嘗曰吾不知禘祭何如假一日而歷七廟則質明祼鬯謂之晨祼歷七廟則不晨矣早食進饋謂之朝踐歷七廟則不朝矣使七日而行七祭則卜日而祭歷七日非所卜矣明日而繹歷七日非明日矣是以時祭有四而左傳稱烝嘗

十九

禘三名而不及禘礿誠以禮必祫祭雖喪祭蓋祭死者而禮于虞祭曰哀薦祫事于祥祭曰作此禘祫總於禘之以合祭之名惟春祭省薄專予以禘然究不知禘礿之減略而便捷其儀其法何等也是以漢後立廟皆同堂異室便于合享卽所在祠廟亦必使有司攝祀不能遍及正以禮雖禘祭祭則必祫蓋祫者凡祭總名不必別設一祫在凡祭間也

辨析至此眞是千秋長夜豁然見天日矣特尚有

諸者公羊稱大祫卽是吉祫左傳稱歲祫大傳稱干祫卽是禘祫王制稱祫禘祫嘗祫烝卽是時祫

此外無祫矣乃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實
有限年之祫限年之禘豈此祫非諸祭乎抑亦禮
緯本謬說不可用乎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雖緯書有之然實不始緯書劉
向說苑即有三歲一祫五歲一禘二語故後漢光武
初張純議禮亦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見郊祀志
此皆在西漢議禮家相傳之言推其始仍是公羊傳
三年一禘五年殷祭二語而誤作解說以致有此蓋
三年喪畢而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祫也殷祫既行又
五年而再殷祫是五年一禘也然而三年之祫是吉
禘五年之祫是大禘則仍是禘不是祫矣儒者用公
羊之說而不甚理會竟忘三年之祫爲吉禘遂列作
每三年一祫夫每三年必吉禘乎然且三年五年俱
不能校計鄭氏乃造一三年喪畢二十五月而吉禘
又明年而大禘然後又五年而又禘一則合公羊再
殷祭再字之義一則謂春秋書僖八年禘宜八年亦
禘則必實三年加五年而後與八年之數合于是增
一禘在吉禘之後而不知三年一祫則但一吉禘而
已畢無每三年再祫之禮何則吉禘不可再也五年
一禘則從三年喪畢後每五年而得一禘故僖之與

宣皆以八年有大事不從吉祫數亦不從先君忌日
數何則以忌祫有闕日也如以忌祫闕日未過三年
必增一禘于吉祫之後則僖宣三年皆未書禘爲不
可通矣如謂殷祭有再必作兩禘則禘繼祫也即是
再祫乃又增一禘于祫禘之間是爲三殷非再殷矣
後儒校計年限在魏晉以後尤爲紛紜有謂禘祫如
置閏然兩頭如四實不盈三故三年一殷五年再殷
八年三殷十一年四殷此博士陳舒之說而徐邈議
禮謂五年再殷必六十分中每三十月得一殷則三
年省六个月六年省十二个月適合五年再殷之數
各違臆見不可枚舉至唐睿宗後太常議三年一
五年一禘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而禘祫且同
歲矣又曰一禘之後併爲再祫五年之內驟有三殷
無一而可者則是祫禘並舉三五遞代其于理于數
俱有未當是何如屏祫存禘捐三得五爲可通也乎
然而諸經無祫周禮并無禘何也
周禮儀禮皆無禘名然皆有其禮儀禮喪服曰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周禮稱
大祭祀大人鬼大祇大號亦禘也蓋禘名殷祭殷者
大也夫猶是歷祭之先王先公而獨以大稱此非帝

嚳后稷與嘗殷祭莫嘗之矣是以大宗伯職在祠春禴夏嘗秋烝冬四時祭前原有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語其所云肆獻祼饋食俱指禘言以歲祭在時類前也卽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語其所云追享亦指禘言謂朝享卽月祭爲月朔朝廟追享卽追祭所自出也蓋追享與朝享以一歲一月間于四時之祭而追享舉其大者朝享舉其小者總稱間祀謂與時祭得大小相間故也舊儒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則大不然禘亦有祼獻陳牲吉祫亦有朝踐饋食豈可分屬此由誤解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以饗屬礿禘食屬烝嘗遂倣爲是說殊不知禘嘗皆饗食而春夏物產未盛以飲爲主秋冬穀畜成熟以食爲主大禘與吉祫無此義也若追享朝享舊儒亦以追享屬吉祫朝享屬禘則朝享者月朔之祭在禴祭中儼有是名春秋正義所謂以餼羊朝廟然後告朔者此也豈可溷焉

然則三禘皆祫祭其同異如何

吉禘之祫則祭于太祖之廟凡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東向凡昭南向凡穆北向以爲死者入廟當合先公先王而並諦視之且二祧當祧一主入毀廟矣是必迎毀廟之主齊食太祖然後將新祧一主隨舊祧衆主而並遷焉而新祔之主乃得從二祧三親而返于禰宮則于祧于祔兩皆甚然此固先王制禮之用心其遍及毀廟與存廟者非詩大也情有然也

至于大禘則雖間五年而其禮與吉祫等所與者祭出王耳故商頌大禘則及玄王相土諸遠祧周頌大禘則及烈考皇考諸親廟而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是遠祧遞禮記祝詞稱孝子孝孫是親廟此劉歆馬融鄭衆賈逵諸儒皆主此說有故也惟

後漢張純議禘謂毀廟之主皆合食高祖而存廟之主反不與焉此但及遠祖而不及親廟其說與諸經有未合矣若鄭玄則謂王季以上先公之主皆合食太祖而文武以下及四親廟則祇分食于文武廟中昭從武廟穆從文廟與太祖之祭判作三日而同一繹祭此則言合祭之最變者然舊儒多非之至唐陸淳則造一妄說謂祇祭出王與祖配爲二而羣廟遠近俱不之及此真毫無考據信口囬誕之謬論而宋人反遵之吾不解也

若夫時禘則第及存廟之主而已曾子問云七廟五

廟無虛主惟祫祭于廟爲無主耳又云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則其限于存廟可知雖小雅有礿祠烝嘗于公先王語于公者先公祖紺以上遠祧也先王者太王以下及後王即存廟也似遠祧親廟俱合祭者不知此該時歲諸祭爲言礿祠句是時祭于公句是禘祫概詠之也時禘止存廟不特先公不合食即先王亦不合食也制所限也

至其祭儀如何

則鄭玄欲爲祫大禘小之說謂祫有十二獻禘止九獻則與國語禘郊之事有全烝禘郊之牛不過繭栗爲相左矣謂祫備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則與左傳魯禘用四代之樂周禘用六代及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人鬼爲反戾矣

其祭日如何

則吉祫無時時祭在四仲或在四孟而惟大禘則徑與夏禘相通總在夏日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七月夏五月也明堂位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而崔靈恩謂宜在夏五月春秋宣八年六月禘即四月僖八年七月禘即五月要之總夏日耳。終